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經部第六三冊目次

詩所八卷 （清）李光地撰 清雍正五年李清植等刻本 〇〇一

詩識名解十五卷 （清）姚炳撰 清康熙聽秋樓刻本 一五七

詩傳名物集覽十二卷 （清）陳大章撰 清康熙刻本 三八〇

詩瀋二十卷 （清）范家相撰 清乾隆三十九年古趣亭刻本 五六一

詩所八卷

（清）李光地撰

清雍正五年李清植等刻本

詩所八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光地撰。光地有周易觀彖、已著錄。是編大旨不主於訓詁名物、而主於推求詩意。其推求詩意又主於涵泳文句、得其美刺之旨而止。亦不旁徵事跡、必求其人以實之。又以爲西周篇什不應寥寥。二南之中、亦有文武以後詩。風雅之中、亦多東遷以前詩。故於小序所述姓名、多廢不用。併其爲朱子所取者亦或斥之。其間意測者多、考證者少。如謂有女懷春爲祀高禖、則附會古義。謂有扁斯石扁字從戶從冊、古者額書於戶曰扁、以石爲之、亦近於穿鑿字說。（案戶冊爲扁、義本說文。以石爲之、則光地之新解）在光地所注諸經之中、較爲次乘。然光地邃於經術、見理終深。其所詮釋、多能得興觀羣怨之旨。他如鄭衛之錄淫詩、引春秋之書亂臣賊子爲之證。楚茨以下爲豳雅、載芟以下爲豳頌。引豳風之後附鴟鴞諸篇、以釋豳雅後有瞻洛諸詩、豳頌後有酌桓諸詩之疑。其言皆明白切實、足闡朱子未盡之義。亦非近代講章揣骨聽聲者所可及也。

詩所序

古者學校四術及孔門之敎皆以詩首爲其近在情性察於倫理而及其至也光四海通神明率由是也言志之義始於虞典夏商之間詩不槩見豈其代遠篇殘抑忠質之世發於文

者希與周自文王有作周公繼之郁郁乎文哉於斯爲盛矣今攷三百之篇出自文武成康者百二南風之自也小雅治之經也大雅德之本命之符周頌功之成敎之至也其篇皆以文王冠惟周公之詩自爲國風篤世

業勤王家蓋周室之所以安危上配文王者也邶鄘以下之爲風六月民勞以下之爲雅王德降焉政俗衰焉然下則有撫己言傷之音上則有憂國陳善之作蓋性情之不可遏文武之敎在乎人心故皆可以興可以觀

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而其究歸於思無邪者此也朱子鄭衛之說諸儒以爲不然今獨信之者謂非是不足以見亂之所生爲二南之左契抑雖其流至此猶有秉禮知義無文王而興者夫然後可以極無

邪之變矣惟節南山以下爲東遷楚茨以下爲豳雅載芟以下爲豳頌乃前儒所未定而今創說者夫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雅頌各得其所今觀大雅時世明矣小雅之亂而無序殆不可詰如毛氏傳三百年閒爲篇纔

七十餘而出於幽者將三之二是豈是信乎孟子言頌其詩者必論其世今失其世則又賴有詩存而可以推而知旁引而得也既知得所之義然後章求其次句逆其情稱名賾而不可厭也疊文複而不可亂也始於夫

婦之細而察乎天地之高深發於人情之恒而極乎天載之微妙夫如是則三百之繁言四始之宏綱小大兼舉矣夫子教人學詩近則在於牆面遠則使於四方要其指則曰可以興責其效則曰可以言嗚呼反之於身

而可哉康熙五十有七年春三月甲子安溪李光地序

詩所目錄

卷之一
國風 周南至衛
卷之二
國風 王至豳
卷之三
小雅 鹿鳴至無羊
卷之四
小雅 節南山至鼓鍾
卷之五
小雅 楚茨至何草不黃
卷之六
大雅 文王至卷阿
卷之七
大雅 民勞至召旻
卷之八
頌 周頌至商頌

隴西公詩所八卷始於康熙丁酉之冬而脫稾於戊戌之春恭惟
聖祖皇帝崇道稽古表章經籍修明四府以惠敎萬
世公首奉
詔編輯周易折中比成而
予假歸里及還
朝則書詩春秋三館所修傳說彚纂先後告竣
聖祖竝命公重加看定其時公著此書垂就因以爲
經學之傳章解句釋義理複密必逐條討論然
後進退羣言惟允將復繹古文今字之訓求屬
辭比事之指於尚書裁得七篇而絕筆於洪範

三經彚纂雖欽承
上命而不克終竟大業猶幸此書之旣成而已公之
身後
聖祖嘉重鉅宿有
旨總萃平生述著上獻
御覽此書竝經繕本恭
進藏於
秘府雍正丁未秋公之孫清植與景州魏君廷先

生刻板于邸策獲效校對越次年夏工訖公嘗論亭林顧氏音學妙契古先故畧吳氏叶韻而載顧氏詩本音者本公素志也雍正戊申中秋七月門下士陳萬策謹識

詩所卷之一

安溪李光地註

國風一

朱傳之說備矣。

周南

文王之時。殷都以北、漸染汙俗。惟南國服從文王之化。延及江沱漢汭汝墳之間。聞風慕義。形於謳歌。文王以服事殷。而黎庶歸心焉。故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也。及武王受命。周召二公分理中外。兼領采風之職。於是追摭謠俗。章盛德之感。顯受命之符。以示法於子孫。以化成於天下。協以聲律。掌在太師。召公爲相既久。頗用文武以後之詩附之。要取其合乎二南之義者。以無忝文王之教。其後世則太師所采。純駁兼收。畿內者附之雅。侯邦者還諸列國之部。邶鄘以下是也。夫南風溫和。北風勁厲。天地之氣殊焉。殷周之際德教又偏。故詩以南名。遠紹大舜之音。近表文王之化也。其時紂之北鄙。尤尚淫靡之俗。多殺伐之聲。此固徵兆實惟先見。二南之後。次之以邶。則南北之義明。與此

之揆顯矣。后妃之詩。雖與臣民相涸。周公以爲不繫篇首。則無以知風之自。而爲教化天下之原。易象所謂風自火出。周公之志也。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雎鳩摯而有别。以興淑女之貞一幽靜。欲得之以爲君子之善助。嬪御以下、皆所以助君子者也。與公侯好仇同。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古音蒲北反 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荇菜可爲鬼神。以興淑女可供祭祀。求之不得而思。思之不已。寤寐不安。勞心求賢。所謂哀而不傷者也。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古音以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鍾鼓樂陸德明音五教反之。

流者、隨波上下而始求之也。采者、求而得之也。芼者、得而擇之也。琴瑟者、堂上始奏。工歌之時也。鍾鼓者、堂下交作。合樂之時也。友者、如琴瑟之同調。始合而和也。樂者、如鍾鼓之宣暢。旣和而懽也。得

賢而不勝其喜豫之至。所謂樂而不淫者也。

關雎三章○文王后妃所自作也。古者朝有外職。宮有內職。外職曠而天工不舉矣。內職缺而陰教不修矣。故天則播五行於四時。而月佐焉。王則齊家以治國。而后妃佐焉。嬪御以下、皆所以佐內理者。如星之助月光也。后妃無妬害之私。極誠求之切。可以章文王刑于之化。周之興也有自來已。故關雎者、后妃求賢於內也。鹿鳴者、文王求賢於外也。家者國之本。故風始而雅

繼。以至大雅之文王。則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頌之清廟。則曰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嗚呼、觀於四始之義者。而知急親賢之爲務矣。或曰、詩風始而雅繼。樂初歌鹿鳴、亂以關雎。何也。曰、詩者化以漸而遠。故自內以及外。樂樂其所自生。故由後而返始。蓋相爲首尾之義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爲絺爲綌。

服之無斁。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汚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房以反 歸寧父母。古音滿以反

婦無公事。休其蠶織。雖后妃之賢聖。於外政不敢干也。故率嬪御以采葛成衣。衣既成矣。服之之久。愛惜而不忍棄。雖告師氏將歸寧於父母。猶不敢衣華鮮也。去垢取潔而已。勤儉於家。是后妃所以教也。

葛覃三章〇后妃所自作以訓嬪御者。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戶郎反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古音尤
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首章之我。后妃自我也。後三章之我。爲文王我也。古行役苦辛如此。必有所懷之而湯承盡姑酌酒以忘情而消憂乎。卒乃如聞其歎息之聲。而設問其爲何。知其必有所懷傷而不能已者也。或問聖人雖有勞苦事役。豈至于動情乎。曰。聖人亦人爾。未有忘情者也。但中節則聖矣。

卷耳四章〇后妃所自作也。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纍者繫也。荒者繁而掩之也。縈者旋而周之也。綏者安之於其始。將者大之於其繼。成者永之於其終。

樛木三章〇舊說后妃能逮下。而衆妾稱頌之。

益樛木。木之曲而下者。逮下之意也。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詵詵。羣生也。薨薨。羣飛也。揖揖。羣聚也。振振。振起也。繩繩。相繼也。蟄蟄。和合也。

螽斯三章〇宮人美后妃之盛德而子孫衆多。故因其作興。亦以百斯男之慶歸之。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古音敷之子于歸。宜其室家。古音姑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桃華則實。既實則復生葉而茂盛不衰矣。家者統言內外。室者專言內寢。女謂男曰家。男謂女曰室。家人則自家之內外長幼以至臣妾皆是也。女之初嫁。猶始華也。必能與夫相順。故自內以及外。而曰宜其室家。既嫁而成生育。猶既實也。必能與其類相和。故自外以及內。而曰宜其家室。助夫以理內外。猶既實而葉也。必能使家之尊卑長幼下逮臣妾無不得其歸心焉。故曰宜其家人。

桃夭三章。章四句。文王太姒之化。行乎國中。故有賢女。而詩人美之。

肅肅兔罝。[illegible]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肅肅兔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仇古音[illegible] 此章音[illegible]

[illegible]

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罝兔之人。椓之丁丁。有其具矣。故興其可為公侯之干城。施于中逵。得兔多矣。故興其可為公侯之良助。施于中林。無深不得矣。故興其可為公侯之腹心。

兔罝三章。章四句。文王作人之化。[illegible]野人皆有可用之材焉。此詩之作。必也[illegible]用之後。而追述其初。不特見人材之盛。益以美文王求賢之無方也。[illegible]以[illegible]有[illegible]焉。于以[illegible]方。[illegible]有臣三千。惟一心。然則此詩之作。亦有係矣。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古音以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初言則采之有者。采而得之也。掇者左右取之。欲其得之多也。捋者連屬收之。欲其[illegible]之[illegible]也。袺者卷而懷之。懼其捋者之或失也。襭者[illegible]而[illegible]之。懼其袺者之不固也。

芣苢三章。章四句。以為婦人之詩。[illegible]義可[illegible]。惟其采而收之[illegible]。[illegible]之理者。[illegible]為美善[illegible]。取藩之[illegible]。而詩之次在於兔罝之後。始以文王

求才之殷。取才之盡。作者因荇菜以起興。猶之
關雎荇菜之義歟。
南有喬木。不可休思。今文作休息。朱子從韓詩作休思。漢有游女。不
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古音于向反 思。江之永矣。不可
方思。
喬木之不可休者。爲其高而不可干。江漢之不可
子者。爲其深而不可狎。人之修身也。以義自處。則
亦不可干矣。以禮自防。則亦不可狎矣。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古音其補反 漢

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
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薪之錯襍者。則可以刈而取之矣。而喬木非此比
也。則此錯襍者。僅可以飼之于之門而已。猶可
歷從之與長枯也。故以江漢歎詠之。
漢廣三章○風化之行。民知恥畏。游女如此。爵
祿之家可知。猶免罪之意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惄如調飢者。慮其行役之憂。虞王室如燬。故也。不
我遐棄者。幸其役歸而歡聚。父母孔邇。故也。
汝墳三章○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民之役
於王事者。不敢辭其勞苦。惟能修方伯之職。盡
撫慰之道。故其民既知尊王之義。而又念父母
之恩也。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麟之角。古音祿 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定。額也。額在趾之上。角在額之上。公子。文王以下
者也。故以趾興之。公姓。同受姓之祖者。故以額興
之。公族。同遠祖者。故以角興之。其屬愈疏。其系益
尊也。
麟之趾三章○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
于家邦。文王之仁至矣。近自公子。遠至公姓。公
族。無不化爲仁厚者。所謂至于兄弟也。抑此詩

也。室在樛木螽斯之大。而序以終篇。故先儒以爲必有眾數之瑞焉。爲此詩者。因其旃。推其本。以爲麟不在他。自其一家之中。而麟之全體具矣。作者道其實。序者大其事也。關雎葛覃卷耳、后妃作也。樛木螽斯、宮人作也。桃夭兔罝芣苢、國人作也。江漢汝墳、侯國作也。麟趾則推王者之瑞以終篇。其詩之序以近而遠者。周南也。召南先儒以爲皆得之侯國之詩。然亦自爲近遠焉。鵲巢至采蘋、比之關雎至螽斯之義也。甘

棠至何彼穠矣、比之桃夭至汝墳之義也。騶虞則麟趾之義。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言君子以修身刑於家者爲急也。夫不行於妻子。而親戚畔之。雖州里行乎哉。況其遠者乎。故曰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是孔氏之家法也。

召南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王肅讀魚嫁反）之。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巢者鵲之巢也。鳩且居而有之。至于盈焉。家者夫人之家也。諸娣從之。而將亦以爲家矣。修其車之盛。則知從者之多。漢書云、陽以大生爲功。陰以不專爲義。是女德之首也。內德既至。夫然後內職修矣。

鵲巢三章。○文王太姒之化。南國效之。其夫人皆能廣德化下。比於關雎之志。故詩人美之。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采蘩三章。○夫人采蘩以休蠶事。猶之葛覃之志。曰宮曰公。所謂公桑蠶宮是也。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古音戶工反）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草蟲三章○感君子行役而作猶之卷耳之志。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古音戶 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采蘋三章○采蘩所以供祭衣也采蘋所以備祭品也故樂歌繼草蟲而用此。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

伐者取其條幹敗者殘其枝葉拜者攀拔而屈曲之也茇者曾舍焉憩者曾息焉說者曾一憩而停車馬物之措也至于微而無壞人之愛也自其暫而猶思。

甘棠三章○思召公也所謂父母孔邇者如此。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古音豫 謂行多露。

以露之沾衣與人之汗身。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
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
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鄭箋朱傳說備矣一說施橫暴於人者必有家之人恃其富貴者也故曰汝非有家何能速我獄乎然我寧困於獄耳汝之室家不足爲室家也獄且不避何有於訟哉其不汝從決矣。

行露三章○如周南漢廣之志而至於成訟者。

羔羊之皮古音婆 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羔羊之革古音棘 素絲五緎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委蛇者紆容而有度惟有德之士能之始也見其退食之從如此繼也見其自公而退之時如此終也見其方退自公之時如此蓋雖私居而不失其儀雖大從而不改其度也。

羔羊三章○美在位之能賢如周南之有兔罝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
歸哉歸哉。

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音戶何斯違斯莫或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靁三章○念夫行役也靁聲殷然自遠而近以喻祈和也而君子不歸足以思之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摽有梅頃筐墍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摽有梅未離乎木根也漸而稱之離乎本根矣求我庶士謂來求我者之庶士也士者總辭也今者擇吉也謂者告期也女子自言歸期將近傷離父母之家如梅之離其本根也

摽有梅三章○詩意與朱傳七月篇殆及公子同歸者同若說非情理之安俗化之盛矣且於摽梅比類亦疏摽與標同謂木末也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

嘒明貌與大雅有嘒其星者同月明則奪星之光今小星嘒然是有光也月朔後在西望時在東星隨月者也在東光當奪而不奪也參星大昴星微言大小皆有光也較之於月則皆謂之小星而星又自有大小也嫡不以勢分掩其下則媵御皆有光矣上厚於德而恩逮下下安於命而禮事上家道正矣

小星二章○文王太姒之化行列國夫人皆能惠下也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江別有決出之汜焉岐出之渚焉別流之沱焉喻有嫡則有媵也決出而復入故以喻嫡之棄己而悔岐出而安流故以喻嫡之安己而處別流而並行故以喻嫡之與己來往而嘯且歌也以、狀之也與、近之也過、相過也

江有汜三章○序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

以比牧備數。勝愚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案小
星及此兩篇。與周南樛木螽斯同義。然性焉安
焉覩勉行者則殊矣。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

死麕[illegible]也。白[illegible]也。懷春者。當春而出。若被
[illegible]也。樸樕。[illegible]樸不與白茅相似者也。純束。
[illegible]也。如[illegible]白也。始言白茅之包死麕。則

恐懷春之女爲士所誘也。[illegible]死鹿皆樸樕耳。
白[illegible]不[illegible]其[illegible]。懷春之女。貞白如玉。不[illegible]所
[illegible]史大[illegible]悅[illegible]之[illegible]。按人[illegible]之[illegible]動人
[illegible]當夜而號。言其謹於出入之防。帨不動
而大不[illegible]。鷄鳴狗吠。兄嫂知之。即此意也。

野有死麕三章。[illegible]貞女之[illegible]也。

何彼襛矣。[illegible] 唐棣之華。[illegible] 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何彼襛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春秋書法。天子逆后。不曰逆女。先正其爲王后。命
出而分定也。歸而後本其所生之女稱。其于嫁也。
不言來逆者。先曰築王姬之館。見其將有行也。歸
而後著其所適之國配。諸侯則反是。於其逆夫人
也。以女名之。於其來逆也。即[illegible]所來逆者。是[illegible]
[illegible]也。此詩先言王姬之車。是[illegible]矣。然未知
所[illegible]也。次乃指言平王之孫。下於齊侯之子。與春
秋之法同也。逆女之事。則歸之[illegible]。[illegible]釣[illegible]是

也。王此乃言齊侯之子。[illegible]
也。與先曰韓侯娶妻。而後云[illegible]
何彼襛矣二章。○先儒以[illegible]文王也。指
武王又曰寧王之側。[illegible]武王之後成康
時[illegible]。[illegible]召公壽考。[illegible]世。故召南之末。不
盡文武之時也。要以文王之化在[illegible]爾。

彼茁者葭。古音姑 壹發五豝。[illegible]音伯 于嗟乎騶虞。
彼茁者蓬。壹發五豵。于嗟乎騶虞。

毛傳云。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鄭箋云。君射一

發而冀五卵者。戰禽獸之命。仁心之至。某此以湯觀網取不用命者之意也。其詩亦必因有所生之瑞。而推所以感之者。故曰其仁如此。此之所謂虞矣。與周南于嗟於麟同意。

騶虞二章。章周道之行。恩及禽獸。易所謂王用三驅失前禽。雖所謂大庖不盈者。皆文王之德風也。是以四靈感之而至。而賢者識其應。非因外。孔子云。鳳皇麒麟皆在郊藪。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窺也。先王能體信以達順。此則順之實也。其麟趾騶虞之義歟。

邶

殷之故都。北鄙為邶。南鄘東衛。武王封康叔於衛其後兼有邶鄘之地。是以邶鄘之詩。皆言衛事。衛為殷都。習於亂世亡國之音。而北鄙為甚。周既革命。餘風未殄。三國之詩。大率皆夫婦之道乖。與二南之化反。而其被之以邶音者。則其哀傷慘戚。尤非所語於南風之和也。故成康而後。列國之詩。各歸所部。不收入於王風。以為文王之化既遠。故異俗殊。貞淫不均也。並存樂官。大師以時肄之。備周禮。故季札得徧觀焉。今說詩者多以東遷後事章句為據。若此則西周之風。存者僅矣。東遷之王不巡。大師不采。何得魯人收之。與六代樂歌並存哉。故知邶鄘以下。猶多西周時詩也。東遷後詩。其國自附入之爾。非太師所采。樂官所肄者也。今於列國之詩。非有證據明白者。皆釋明文意。知為何等之人之作而已。庶幾周初風謠。不至寥寥無數篇。蓋學者之大疑焉。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茹、納也。鑒之於物。無妍媸皆納焉。我則不能如是。言其善惡分明。不能忍爲容受也。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上章言其見之明。此言其守之堅。心既不可動搖。

不可屈折矣。即至言貌威儀。欲少變以徇人。而亦無可擇而棄取者。

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摽。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柏舟五章。○序以爲仁人不遇。朱子據列女傳以爲婦人之詩。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古音其反）兮。

訧與尤同。怨也。見賤者之責。不能無怨也。惟古人處此則無怨。是以思而效之。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古音方凡反）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過時而見棄。是可悲已。無怨亦能也。自然之情。人情不免焉。惟古人寬然有以自解。是以思之而有以默契於心也。

綠衣四章。○辭意與柏舟同。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叶上與反）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燕燕于飛。頡之頏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首章猶見其羽。次章但見其飛之頡頏。三章但聞其鳴之音。去而愈遠也。始則立望。終日佇而不忍歸。終則勞心乃不能釋。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其心誠實而深遠。其行和順而修飭。既去而猶相勉以思其先君。非賢者其孰能之。

燕燕四章。○莊姜婦媵相別。亦見其情之莊。姜不忍不敢指其詞也。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顧。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

定。寧不我報。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言其夫之性情反覆。不能自定也。旣兩章、言豈不亦我顧乎。豈不亦我報乎。但無定爾。後兩章、則言雖其無定。足以難我。而使我乃可忘。雖或報我。而非循理也。夫父母於人心。不能一日不忘於心。不容於口。況人倫之大者乎。至於可忘而不述。言若自絕而忘則今悲已。

日月四章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是悼。

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終風且曀。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曀曀其陰。虺虺其靁。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時或我顧。則謔浪笑敖耳。時或我報。而莫往莫來之時多也。寤言、無思之時也。願言、有思之時也。無思則不寐而已。思則氣窮於外。有如嚏然。不發於外中。若有所懷。至此而不復言其夫親之有無。亦人篇可忘不述之意也。

終風四章。與前篇同意。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音姥 于以求之。于林之下。音戶

言師之無律止亦散亂。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契合也。闊離也。言當日契闊者。生於離合不相忘棄。以偕老爲期。錯文以諧聲也。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洵亦信也。歎息而言今果隔矣。亦莫不能生還。而所謂偕老之信將不信矣。

擊鼓五章。○從軍者之所作。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二章言少受劬勞之恩。而長不能成立也。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叶音戶 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睍睆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一章乃復見其母之不安室者。蓋必七子皆有不從之予諫之言。致母怒不悅而加譴焉。故曰寒泉猶在浚之下以安。而我乃叛而不能與母相安乎。孟子所謂不可磯者。必皆兄弟之訓義也。又曰黃鳥猶能睍睆其色。好其音以悅人。我乃不能婉容柔聲以慰親心乎。

凱風四章。母不安其室而子自責。言既不能致身以悅親。又不能負觀以慰善。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雄雉、無雌者也。言雄無雌雄之親者。則反泄泄而安居矣。人有夫婦之情。不能無懷。今之日隔。徒自詒也。不言雌之無雄。而言雄之無雌。乃託言之體。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叶戶郎反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百爾君子、猶言凡今之人也。今人多不知德行者。故處之爲難。不忮不求。則與之無害無爭。而可以免矣。或曰、不知德行。故非忮則求。言世俗多然。欲其君子之反是也。

雄雉四章。婦人念其君子行役之詩。若與擊鼓相酬然者。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濟、卽禹貢之濟水也。匏有葉則未可佩。濟水深則未可涉。君子量而後進。如涉者之斟酌其淺深也。
有瀰濟盈。有鷕雉鳴。濟盈不濡軌。叶古音九 雉鳴求其牡。

言世俗之急進而求合也。濡、猶滯也。濟水方盈。則不濡其軌、而不能矣。雉之雌者。俟雄之儀而求之可也。今也濟盈而不知濡其軌。雌雉鳴而求其牡。可謂犯時而失義矣。飛曰雌雄。走曰牝牡。然可通稱。雄狐此類之類是也。傳氏說非是。
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承求牡之意而言。親迎之禮。男下女也。然猶必先時預事而不苟合如此。易所謂漸女歸吉者也。況

可自我而先求之乎。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房以反 人涉卬否。卬須我友。吾以

承不濡軌之意而言。始言徒涉當度也。継言車歩當慎也。今有舟焉。似無疑於涉矣。然而猶有否者。君子之行。必以其黨。我友未至。則猶不之涉也。傳曰。雖嫩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此詩之意也。

匏有苦葉四章。賢人有重者刺時之詩。所喩於涉水者。外度其時也。所喩於牝牡男女者。內

度其身也。時之不可。則無可行之義矣。然而進退之節。尤必要之以禮焉。夫義路也。禮門也。義不合而行。則是水盈而不知濡其軌也。禮不備而就。則是牝之求牡也。女之不待六禮而奔也。易曰。曳其輪。无咎。言其審於義而未濟。是以无咎。又曰。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言其愿於俟禮而猶未行也。是以其終必得。雖然、禮義者持身之常。而行止之決。必以同道與之。此亦大易得朋彙征之義也。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古人見好德如好色者。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承純苦矣。以我見之。則荼之甘猶如薺然。占其苦之甚也。行道遲遲者。眷然於其行也。是以其心甚苦。薄送我畿者。恝然於其去也。是以其宴其懽。

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

毋發我笱。古音矩 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古音戶

涇固以渭相形而濁。然當其止而自止也。則湜湜然其清矣。以己嫩年。倒遭愛退。今乃以新昏而見棄。故復爲新昏戒。逝、魚逝也。發、魚躍也。無逝於我之梁。無躍於我之笱。猶言無踏我履轍也。新昏雖宴安。知其不如今。益度其夫之不常而難信。故又言苟非吾身之所經歷。豈暇爲後人憂哉。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首言德音莫遺後言既阻我德此章則其德之實
也。
不我能慉反以我爲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恐
育鞠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潰
既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塈。
此遺驕矜尚溢之貌言今日之驕盈者我勤勞之
所詒也不念昔者我來息汝家之初乎謂其時之
窮困不能如今日也。

谷風六章○婦人見棄之詩然猶有待哀之氣
渦之自上故也。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
式微二章○舊說黎侯爲狄人所逐而寄於衛
[illegible]之詩也。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諸侯相謂爲伯叔言兄弟之國也。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古音[illegible]必有以也。

與以諸侯其或待他國而與之俱也以如春秋宋
國以某國之以。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illegible]亂貌也狐裘大夫服也[illegible]時更其裘久可知言
不諸侯之車不東來以救衛則[illegible]也所謂無與同約
[illegible]以[illegible]比[illegible]釋之而[illegible]其罪。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褎如充耳。
[illegible]之人[illegible]末而在人後[illegible]
旄丘四章○舊說[illegible]以[illegible]修方伯連帥

之職也。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碩人俁俁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
言因飲酒而面赤也。
山有榛隰有苓古音力珍反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
兮西方之人兮。
以山之有榛苓興賢人之在側陋。
簡兮四章○朱傳[illegible]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孌彼諸姬。
聊與之謀。
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
姑。遂及伯姊。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舝。還車言邁。遄臻于衛。
不瑕有害。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
以寫我憂。
泉水四章○序。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

而不得。故作此以自見。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
實爲之。謂之何哉。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
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
徧摧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王事國事。其柄在己。而其貧如此。可謂清矣。知有
王事罔事。而不顧室家。可謂忠矣。歸之天命而安

焉。庶幾於仁者乎。
北門三章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
其邪。既亟只且。
以歲之將盡。與國運之將終也。邪。餘也。傳以。歸於
終。古法朔虛閏餘。多歸之十二月。十二月一歲
之終。餘分閏合又一運之終也。既亟只且。言其時
已迫也。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
既亟只且。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
既亟只且。
狐烏皆陰氣所生。感盛寒而甚至者。
北風三章○切招以去亂也。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
靜女三章○舊說章合。文義皆塞。宜從朱傳爲

淫奔期會之詩。蓋自柏舟以下。雖不可考其時世。然其始也。夫棄其妻。君不恤其臣而已。至於北門北風。而君臣之道窮。靜女以後三章。而夫婦之倫亂矣。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古音仙

新臺有洒。古音銑 河水浼浼。古音免 燕婉之求。籧篨不殄。

不鮮、鮮之之辭。言若此類不少也。不殄、殄之之辭。

舊以刺不遍从也。

魚網之設。鴻則離古音羅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古音式何反

新臺三章。○從舊說。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古音於兩反 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二子乘舟二章。○從舊說。○邶詩凡十九篇。據舊說皆衛事。然繫之邶者。當時列土謳謠。各為聲調。用其調以歌謳。則入其國之部。如漢初所謂清平越楚之類也。鄘以後倣此。

鄘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古音俄 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柏舟二章。○從舊說。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牆有茨三章。○從舊說。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古音魚何反 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玼兮玼兮。與也為部 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象之揥也。揚且之皙音析轉音息側反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子之清揚。

經063 022

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君子偕老三章。○從舊說。○推首章見刺譏之意。後二章則微辭而意益顯矣。

爰采唐矣。沬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麥矣。[illegible] 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葑矣。沬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桑中三章。○此類之詩。序皆以爲刺時也。夫勸百諷一。猶或非之。豈有自比於亂。而設淫褻。始終無微文深意之可見者。而謂所以刺時。必不然矣。朱子與呂氏往復終不合者以此。其記桑中篇。雜論詳矣。大抵自古[illegible]以三百之刺。皆經聖手。而又有思無邪之一言。不應復存淫褻。況雜於其間。夫刪詩之意。猶作春秋也。春秋何嘗沒亂賊之迹哉。著之者。戒之也。況又有善惡之相形。禍福治亂之相應。春秋成而懼。詩三百而皆可以興者此矣。無邪毋也。思無邪。戒辭也。言學詩者以辨邪正爲急。猶學春秋者以正名分爲先也。未聞有以亂臣賊子之在簡。而云君父之可賊者。則於聖人之存鄭衛也奚疑。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人之無良。我以爲兄。叶虛王反

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鶉之奔奔二章。○從舊說。○自牆有茨至此四篇相次。推以舊說。則桑中亦必宣姜之詩也。蓋前者既皆爲中冓之事。後則於桑宮而相會。

淇上而相送。且顯然言之而無忌。與晉文姜齊襄之事同也。所謂孟姜者。疑即宣姜。弋庸或其娣姒耳。所以國人極惡之。而有鶉奔之作。序詩者繼以楚宮。若曰衛之滅也。宜其今狄歟。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宮、牆垣也。凡作室者。先環其垣之址。故以營室中而興工。既而構造堂室。則必定其東西南北之位。故測景以度之。又樹木以爲琴瑟之材。蓋將爲久

往之基也。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古音疆 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然今本作焉 石經作然 允臧。

卜其定居之初。升高以望地勢。設景以相陰陽。觀桑以卜物種。問卜以知人事。

靈雨既零。古音力 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

見春雨而省野勸農之處。可謂急於民事矣。故非特人之生服也。其有心之誠實而淵深。畜馬蕃息。且至于三千矣。美公當破亡之後。操心慮患。勞來生殖。一時人物向於豐阜者如此。

定之方中三章。○從舊說。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滿補反

陰陽和則雨。虹見而雨止者。不正之交。能絕陰陽之和也。是以暮則在東。而人莫敢指。喻幽暗之事不可道也。朝則在西。而雨僅崇朝。喻配合將不終也。重言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蓋必有背逆父母

集所約定之配。而他奔者。故下章云。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古音彌吞反

懷昏姻者。奔所思也。大無信者。背成約也。夫婦天之所合者命也。守信而待正者。謂之知命。故有配負約不良者。亦女之矣。史記云。人能弘道。其如命何。

蝃蝀二章。○刺奔者也。

相鼠有皮。古音婆 人而無儀。音俄 人而無儀。不死何爲。古音譌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相鼠三章。○刺無禮者。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

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干旄三章。○大夫能下士。而時人美之傳辨文

公敬叙勸學，故方任能，故自蝃蝀至此，人知厲恥，禮義興，吾與賢矣。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
陟彼阿丘，古音去其反 言采其蝱。古音芒 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載馳四章。從朱說。○卒章望於大邦，可見東周無王，權在方伯也。其後桓公糾諸侯城楚丘而封之，夫人之志遂矣。序以衛之木瓜為美桓公，無足據者。唯此詩之存，則桓公之美見焉。事在文公還國之前，而序於後者，非本國之詩也。

衛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古音於戈反 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骨角有條理，故以喻講學之精也。玉石有品質，故以喻修治之德也。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瞻彼淇奧，綠竹如簀。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淇奧三章。○序美武公之德也。此可信為武公者，以詩與國語合之，其言相表裏也。然我尤於謹言三致意焉。意武公之初，必有失言而可悔者，凡詩卒章稱其戲謔而不為虐，蓋謹口之效也。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考槃在阿，碩人之薖。獨寐寤歌，永矢弗過。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寬者，言其度之安。過者，言其行之美。軸者，言其心之堅也。不諼者，不易乎世。弗過者，無以尚之。弗告者，不言而自得也。

考槃三章。○序說未之，故朱子以為美隱者之詩也。觀其辭意，乃隱者所自作，自謂碩人者，蓋

兮之例也。

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
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
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
庶姜孽孽。庶士有朅。

碩人四章。○春秋傳。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爲之賦碩人。今以辭意觀之。似其初來時。宮中人之詩耳。未有刺譏憫惜之云。雖以強說也。聖人以莊姜之賢存之。刺譏憫惜之意。自在言外也。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卽我謀。謀音媒 送子涉淇。至于頓丘。丘去其反 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爲期。
乘彼垝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旣見復關。
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
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
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行戶郎反 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三歲爲婦。婦古音房以反 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旣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

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氓六章。○觀首章知其合之不正也。是以終離。易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夫以陽求陰。以男下女。正也。以澤感雷。非正也。君子知其終敝。而不正者不思其反也。故其爻曰。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然則其過在女矣。詩人存此。示男女苟合之戒。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右古音以 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
淇水滺滺。檜楫松舟。駕言出游。以寫我憂。
竹竿四章。○與此詩泉水同。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
垂帶悸兮。
芄蘭之葉。童子佩韘。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容兮遂兮。
垂帶悸兮。
悸。心動也。芄蘭柔弱者也。而有支有葉。童子未
乃成人之飾。而佩觿佩韘矣。雖然如此。然其所

能未有以見知於人。未有以出於衆。則雖佩然其
容以自遂其意。知其內不自安。悸悸然而心動
也。
芄蘭二章。○雖未知所刺。然以辭則善矣。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河廣二章。○從舊說。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爲王前驅。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
伯兮四章。○從舊說。婦人自作。非刺時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蒲北反
有狐三章。○從舊說。亦婦人自作。
投我以木瓜。瓜古音 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玖古音 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木瓜三章。○序說無據。且依朱傳。○邶鄘衛三
國。毛鄭諸儒惟以其首一篇爲兩周之詩。餘皆
東遷後事。今惟有證於經文及傳記者。則仍其
舊耳。三國皆衛事而互見。[illegible]風獨多。蓋自殷
之末世。北鄙之音盛行。[illegible]至于周。
康叔武公之化。不能變也。子路衛人。學於聖門。
猶好其音。故子曰由之瑟奚爲於吾之門。其問
強。則曰北方之強與。而強者居之。凡衛詩之欲

擿發其哀怨者多託之邶聲。故有事同而互見
音節不同故也。東遷後詩。既非周太師所采。然
而感事歎諷。民之情性。不能自已。又雅樂既崩。
國以其俗自爲淫慝。所以東遷而後。其風反多。
而皆蒙太師所名之部。律以孟子之言。則皆詩
亡以後作矣。

詩所卷之二

安溪李光地註

國風二

王

周初之風。是謂二南。其詩自畿内達於侯國。以爲
文武之世。道一風同。無關中外也。其後合諸侯國
者。歸其本部。如有邶鄘以下之下。畿内所得者。附
之於雅。則有小雅中謳詠之詩。故成康以後。畿内
無風。蓋俗化既敷。不能比於二南之盛。人不可别
自爲部。與列國夷。故歸之雅也。及乎既東。則巡守
不行。而列國無詩。平王初年。周太師獨舉舊職。欲
存風雅二體。於南山以下、作自卿大夫者曰雅。黍
離以下、畿内民俗曰風。其稱風而與西周别者以
此。至其晚歲。則并此而亡之。東遷風雅。亦僅止於
平王之世。故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也。先儒惑
於詩亡之義。乃以雅爲西。以風爲東。而有降黍離
於國風之說。夫王號猶在。雖則降之。尊猶有頌。夫
子弗更也。肯降周雅而爲風乎。其義多所抵牾。不
能盡辯也。

彼黍離離。音羅彼稷之苗。行邁靡靡。[illegible]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黍離三章。○序、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顚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今案首二句亦有興意。周室既遷。以其地畀秦人。故曰彼黍之離離者如故。而覩其自苗而穗。自穗而實矣。古者尊黍而稷次之。於以見平王之不能復興。而秦之漸强。兆已見也。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君子于役二章。○婦人思君子行役之作。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

君子陶陶。左執翿。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君子陽陽二章。○序說如詩箋之意。朱子以爲婦人喜其君子行役而歸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以有引之興也。彼其之子。謂不從行國之人與已更者。此令不行也。

揚之水三章。○從舊說。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有女仳離。嘅其嘆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中谷有蓷。暵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歗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illegible]

中谷有蓷。嘆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
何嗟及矣。
中谷有蓷三章。○朱傳盡之。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爲。音 我生之後。
逢此百罹。古音羅 尚寐無吪。
有兔爰爰。雉離于罦。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
此百憂。尚寐無覺。
有兔爰爰。雉離于罿。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
此百凶。尚寐無聰。

罹者憂也。憂甚於罹。凶甚於憂。吪者。寐而起也。覺
寐初覺也。聰。寐而聞聲能覺者也。
兔爰三章。○朱傳盡也。以首兩句文勢推之。
為下可以相證。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
亦莫我顧。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音米 以 謂他
人母。亦莫我有。以音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
亦莫我聞。
葛藟三章。○古注說近。亦當以朱傳為正。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采葛三章。○序以為懼讒者似門。朱傳以為淫
奔之詩。亦未有以見也。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大車啍啍。毳衣如璊。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大車三章。○詩意大義。皆以朱傳為狥。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式何反
丘中有麥。莫北反 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几音
丘中有麻三章。○古注以為思賢大夫者可從。
蓋與大車相次。則見周德雖衰。猶有流風善政
在耳。然以留子嗟為人姓名。子國為其父之子
為其子。則未可信。以其不可知也。自推其人姓也。

嗟者歎辭也。國者言其所治邑也。之子則序言其人也。其人之治此邑。必也能勸農桑。教種樹。故去而邑人思之。言今日丘中之有麻者。嗟乎豈非彼留子哉。何時復來施其教乎。丘中之有麥者。昔日留子之國也。何時復來會此邑乎。丘中之有李者。亦由彼留子也。貽我者李耳。我視之則如佩玖矣。始望其復來。終則不忘其遺愛也。

孔子曰。鄭聲淫。又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然則雅鄭之判久矣。漢儒以爲三百之篇。皆聖人所刪定。可以存爲訓戒。被之絃歌。故序於淫詩。悉歸之刺者之作。然實有不可通者。朱子之辨明矣。當日論難。以爲鄭聲則淫。非詩淫也。朱子荅以未有詩不淫而聲淫者。至哉斯言。雖孔子復生。何以易此。然聲與詩。亦有不可不辨者。論其合。則自言志至於和聲一也。故曰聞其樂而知其德。未有本末乖離者也。論其分。則詩直述情事。而樂被以音容。故曰

興於詩。成於樂。鄭詩可存也。而鄭聲必放。以爲述情事者。人能辨其非。飾之音容。則惑焉者衆矣。然則聖人何不并其詩而放之。曰。是於桑中論之矣。況又有雞鳴風雨東門之墠。錯出其間。苟究其本。無以知其善。放鄭聲。則猶之去佞人也。存鄭詩。則猶之知佞人之情狀。見而能辨。辨而知惡者也。

緇衣之宜(魚何反)兮。敝予又改爲(音訛)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緇衣三章。○朱子用序說。謂桓公武公相繼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愛之而作也。然如此。則改衣適館授粲。非國人所以施於卿士。或國則之辭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滿以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虛王反）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三章○舊說、仲子、祭仲也。而此詩爲莊公之意。以爲無從我家事。無殘我兄弟。我非所愛。特上有父母諸兄。下有人言。不可不畏耳。朱子不從。而以爲淫奔之辭。今考國風之例。多以關於君卿大夫者居前。民俗居後。民間淫奔之

詩。不應次此。且朱子於後二篇。旣從序說。則此篇亦一時事也。故姑仍舊。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叔適野。（音與油反）巷無服馬。（音姥）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叔于田三章○從舊說。

叔于田。乘乘馬。（音姥）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古音色主反）火烈具舉。襢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古音榭）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磬控、良御也。縱送、善射也。縱矢之代。猶作乎兮。

叔于田。乘乘鴇。（書作鳵。多以爲馬。今從之）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忌。抑鬯弓（古音肱）忌。

大叔于田三章○從舊說。

清人在彭。（古音旁）駟介旁旁。二矛重英。（古音央）河上乎翱

翔。

清人在消。駟介麃麃。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

清人在軸。（音逐）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車制左右中之說。箋疏詳矣。

清人三章○從舊說。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古音胡）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侯。與夫同。古人美其人則曰夫也。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三英之義未明恐所美者有三人也

羔裘三章○當從朱傳爲美其大夫之詩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無我惡兮不寁故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魗兮不寁好也

遵大路二章○箋說至矣朱傳謂婦人見棄者丘之妖或谷風之儔或氓之比皆不可知未有以發爲淫婦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翺將翔弋鳧與鴈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魚何反）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集傳皆叶入聲素來字歲可叶入聲贈字不可叶入聲姑從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下兩句有韻以倒首句不叶意能字誤來也古者能字有來音此則言人之相能也二音通讀因之轉寫誤耳

女曰雞鳴三章○朱傳蓋也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音敷）將翺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有女同行（戶郎反）顏如舜英（音央）將翺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有女同車二章○序說既闕以爲淫奔又恐不若是其顯揚修飾也疑鄭俗崇蕩在位家室有肆出冶遊者而見者賦之或譏或悅益不可知也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音敷）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山有扶蘇二章○當從朱傳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叶音昌禾反）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蘀兮蘀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以風高而木落喻時過而容衰欲及時倡和以相樂也

蘀兮二章○男女相說之辭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狡童二章章四句以狡童目君者理甚矣况辭甚

又不類乎當從朱傳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褰裳二章〇當從朱傳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古音胡貢反兮悔予不送兮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戶郎反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丰四章〇以為詩者倒之似有欲如其人不然

而後悔者

東門之墠茹藘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古音子六反

東門之墠二章〇從朱傳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淒淒風雨初至而寒涼也瀟瀟既至而有聲也如

晦雨甚而晦冥也雞初鳴則喈喈然相和再鳴則

膠膠然相樛三鳴而音且則接續以鳴而其聲不

已矣夷如病初覺瘳如病既愈喜則無病而且康

樂也

風雨三章〇序謂思君子者可從蓋以風雨雖

鳴爲興也雞之知時者有東方微明之景則必

之而鳴然風雨冥晦且無星月之光而雞鳴之

鄭不改也鄭俗昏亂而猶有心知禮義獨爲言

行而不失其操者是以問道者見而喜之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子衿三章〇序謂刺學校朱傳謂淫奔者詳詩

意俱無顯證或亦朋友相思念之辭爾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

人實迋女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此所見與毛氏同。而此下二人。王命不行於諸侯。此二人亦不能以間彼之文也。

揚之水二章。亦當爲朋友相要之辭。然亦於古矜見衰世朋友之道薄也。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

出其闉闍。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藘。聊可與娛。

出其東門二章。嫉淫者之詩也。天下之物。有非分之所當者。勿思存焉。雖不求之而已累其心矣。思不存。則與己無與也。豈獨女色一事然哉。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野有蔓草二章。男女相遇而苟合之詩。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溱洧二章。男女相遇相戲之詩。自鄭始封於宣王之世。故其詩斷自桓武以下。其可疑者。或曰。鄭詩之淫如此。出於民俗可也。而當時列大夫往往賦以見志。何也。曰。[illegible]。故則卿大夫之罪也。賦以見志云者。則古人多斷取其辭。而不必其本旨。雖聖賢引詩亦然也。此所以致誤由此爾。

齊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以物理驗之。無有雞未鳴而蠅鳴者。故一說非特雞鳴也。且有蒼蠅之聲矣。亦以促晚也。

東方明矣(古音彌郎反)，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一說月字乃日字之誤，言非特有螢光，而日亦出矣。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古音[illegible]) 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蟲飛，即指蒼蠅之類。

雞鳴一章。○賢妃與其君相警之詩。

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之間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兮。

子之茂(古音是)兮，遭我乎峱之道兮。並驅從兩牡(莫九反)兮，揖我謂我好兮。

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還三章。○相從田獵之詩。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古音敷)乎而。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古音央)乎而。

著三章。○著，當[illegible]時不親迎，婦及婿門，始見其俟己也。詳章中無刺意，且禮奠鴈而歸，則俟於門，烏知其非親迎乎。或是俗廢昏禮，而此人猶行之，蓋美辭也。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卽(子悉反)兮。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卽者，相見所就之位也。發者，導引而行之路也。

東方之日二章。○此詩似是與著相答者。

東方未明(古音謨郎反)，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力珍反)之。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古音[illegible])，不夙則莫。

東方未明三章。○序，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葛屨五兩，冠緌雙(古音書容反)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古音以反 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又以 既曰告止。曷又鞠止。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南山四章。序、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於其妹。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此詩恐亦衛詩佩觿佩韘不得之意。然舊說意理

自通。

甫田三章。刺人之好大而躐等者。

盧令令。力珍反 其人美且仁。盧重環。其人美且鬈。盧重鋂。其人美且偲。

盧令三章。朱傳、大意與舊說同。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齊子歸止。其從如雲。敝笱在梁。其魚魴鱮。齊子歸止。其從如雨。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敝笱三章。譏魯莊公不能制其母也。易曰、有魚、无咎、不利賓。又曰、包无魚、起凶。包之者。是魚在笱中也。不能包之者。是魚出笱外也。敝笱而出。敝可知矣。母可制乎。先儒云妨不可制。當制其侍御之人。此易所謂不利賓者。而此詩所以咎其從者之多也。若莊公能裁制其從者之人。夫人獨往乎。勞必可止矣。夫魚所謂如雲云者。以其得水也。雲盛而爲雨。雨下而爲水。魚之踊躍奔逝。不復可笱矣。莊公不制其侍御之

人。是猶決水以助之也。故聖人譏焉。

載驅薄薄。簟茀朱鞹。魯道有蕩。齊子發夕。四驪濟濟。垂轡濔濔。魯道有蕩。齊子豈弟。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音旁 魯道有蕩。齊子翱翔。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載驅四章。魯禮義之國。齊人猶知恥文姜之行。曾魯人無辭乎。曰、此其所以爲禮義之國與。知諱尊者之惡故也。出自齊人則直矣。而吾黨之直者異於是也。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
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猗嗟三章。○魯莊材藝之美。稱之者以爲可以禦亂。然而不得爲賢君。衛文魯僖之稱賢也。則曰秉心塞淵。思無邪而已矣。此君道之大戒也。

[illegible]齊[illegible]以[illegible]爲襄公作。以上皆不可致也。而杜預文之事。雖於天下。而皆無詩焉。或者謂美之過。而夫子刪之矣。

魏

魏者周同姓之國。東遷後乃爲晉滅。則其詩皆西周詩也。蘇氏乃曰。魏地入晉久矣。其詩疑皆爲晉而作。猶邶鄘之於衛也。此猶以其列序風之前也。檜之序於鄭遠矣。亦以爲檜詩皆爲鄭作。是蘇氏[illegible]謂兩周不應有魏也。二南既爲文王之風。[illegible]鄘以下。[illegible]爲[illegible]之風。成康而後。[illegible]而[illegible]太師之所采者安在。是衛武鄭桓秦仲之屬。皆在西周。雖序亦有不能爲之辭者[illegible]之首曰。二南所以用之鄉人邦國。而化天下。十三國則亦領在樂官。以時存肄。備觀省而垂[illegible]也。其實舊典如是。豈東遷以後事乎。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襋之。好人服之。[illegible]

其總葛屨。婦未廟見而縫裳要襋。故知其[illegible]儉[illegible]而褊急之也。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illegible]此衣裳之人。[illegible]處。然可刺也。刺其心之狹隘耳。

葛屨二章。章[illegible]句。依朱傳。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於沮洳中采物。亦猶屨履霜之意。美無度。猶所謂好人提提也。殊異公路。則亦刺其褊心爾。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彼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汾沮洳三章○依朱傳。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

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園有桃二章○此詩又亡朱傳說之。但不知何等時代。則不可明。大抵時世不可以離辨者。當觀其所起興。園有桃者。不獨觀其華而已。將以食其實也。亂世之政。多有其文而無其實。觀其人則曰是矣。責其實則非也。是以詩人憂之與。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滿以反。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虛王反。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陟岵三章○行役者念其父母與兄。又知其心已而願其處身以來歸也。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十畝之間二章○依朱傳。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坎坎伐輻古音方墨反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伐檀三章。○失所於賢者之無位也。從之去矣。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莫北反 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直者其失其得所宜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碩鼠三章。○說詩有兩。刺斂也。國人叛之。

也。至於十畝伐檀。而賢人逝。碩鼠而百姓畔之矣。國雖欲存。不可得也。

唐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居者、家中事也。外者、鄰里鄉黨事也。憂者、後來害也。瞿瞿然顧慮。蹶蹶然動之。夫然後可以休休而安矣。

蟋蟀三章。○民俗相樂而相戒之辭。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鍾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

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山有樞三章。○此刺太儉嗇者之詩。然不如蟋蟀之深厚矣。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揚之水三章。○序、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彊。昭

公從晉國人將叛而歸沃焉。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椒聊二章。○序、君子見沃之盛強。能脩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將有晉國焉。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古音胡故反 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古音渚 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綢繆三章。○依朱傳。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睘睘。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杕杜二章。○依朱傳。

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居居、慢也。究究、詩也。箋云、民之厚如此。亦唐之遺風也。

羔裘二章。○且從序說。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肅肅鴇行。叶戶郎反 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鴇羽三章。○從舊說。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無衣二章。○從舊說。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末二句無韻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
曷飮食之
有杕之杜二章○依朱傳後四句或云君子既
來喜而病其無以飮食之也亦通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 神與反 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夏之日冬之夜 音像 百歲之後 音戶 歸于其居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葛生五章○依朱傳
采苓采苓 力珍反 首陽之巔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
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 音戶 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舍
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
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苓、隰中之物也苦與葑皆菜類未必山上有之也
故有言民於此采者未可以苟信亦或者有之因

不可知其有觔秋以合而去者於未可苟以爲然
也二者皆不可苟則亦審其實而已矣必得其實
則人之爲言者焉得售其欺哉
采苓三章○刺聽讒者之辭○時蜂山椒、乱之見
西川之詩益晉之舊俗所謂關虞之遺民者如
此揚之水以下則東遷以後之詩而舊俗亦稍
變矣

秦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力政反

箋云欲見國君者必先令寺人使傳告之時秦仲
始有此臣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
其耋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
其亡
阪隰非興蓋言種植之盛也車馬既多種植又盛
秦人耕戰之業爲之見矣
車鄰三章○觀此何謂秦仲有車馬侍御者

未盡。蓋美〻俟下之例易和樂人作者〻也。
始也由寺人以自通。上下之分定矣。終乃〻人
而鼓瑟鼓簧。若其等夷者。故言未見如彼。
見乃如此。言而過望之辭也。何言劇等之甚。未
有不器兵體之上下之權。而足以移此亦秦所
以成霸之本也。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御者所謂逐禽左者。驅禽于左。以便射者之中勢

也。

游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歇驕。

駟驖三章○舊說公田狩而以從者作此。

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illegible]

文茵暢轂。駕我騏馵。言念君子。溫其如玉。[illegible]

在其板屋。亂我心曲。[illegible]

正義云。國人夸兵車之善。云我戎車既淺短其軫
矣。又五節束轉以歷錄比梁輈。使有文章貫縣馬
之外心。則有游環以止驂馬之外出。自脅至

服馬之外脅。則有脅驅以止驂馬之內入。陰板之
前。又有皮靷。以白金飾其相續之處。車上又有虎
皮之茵席。其車又是長轂之兵車。以駕我之騏馵
與騏馬。車馬備具如是。又閔其君子玉。我念君子
之德行。溫然如玉。今乃在於西戎板屋之中。思而
不得見之。亂我心中之委曲也。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
鋈以觼軜。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為期。胡然我念
之。

正義云。此四牡是何等色也。騏馬駵馬是其中。謂
當中服也。騧馬驪馬是其驂。謂當外驂也。其車上
攻戰之具。則畫龍於盾。合而載之。以蔽車。其驂馬
之內轡。則人以為觼環以止納之。

俴駟孔群。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鏤膺。交韔二弓。
竹閉緄縢。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
音。

正義云。俴薄金甲。以被於馬。之矛。以白金為
其錞。繪畫雜羽以為之。其文章蒙茸而美。其弓

則有虎皮之韔。其馬則有介鎧之□。其不用之時。
備其折壞。交二弓於韔之中。以竹爲閉。置於弓隈。
然後以繩約之。

小戎三章。○襄公承天子命以伐西戎。君子從
役。而其室家思之。先夸其兵威車容之盛。而後
及於離別之情。與列國之勞苦衆怨者異矣。
其眞有善人之教。蓋以先民戎。亦以能行強兵
刑政。講武厲戎。録功邮勲。風除民習足以
成俗。其後卒兼六國。蓋用此道也。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
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
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
道阻且右。以音 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蒹葭三章。○秦始立國。則尚威嚴。專刑殺。如白
露之爲霜。小物猶未晞。日高而猶未已也。於
是之時。猶有周之遺賢。守先王之道者。如蒹葭以

之蒼然獨秀後凋之節。然而非時所尚。□□□
自藏而已。追其道以求之。不可得見也。□□□
以求之。則未嘗不在焉。猶如所□之發□□。
所謂蒼蒼者。亦時如彼大道何以有之説也。□
道其子。尊與事殷之獻民。及言□□□之若成
陵衆。故曰嗚呼衆哉。雖今之人。不尚有焉。秦之
立國。與三代聖王。如陽春寄寅之相反。其征至
於盃咸仁義德教。蓋所由來者漸矣。延以有□
李斯。得售其術。而四時雨雪。至萬世猶未敢

出也。易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
冰也。然則茲詩之所見者遠矣。序説疑有所受。
以蒹葭白露之說則非爾。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古音渠之反 顏
如渥丹。其君也哉。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
壽考不忘。

終南二章。○襄公始命受服。其下頌之之辭。曰
君子至止。則是從南□□也。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戶郎反 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黃鳥三章章八句。首篇至此，由鄰則其所以興也。小戎則其所以強也。蒹葭則王道所以廢，儒士所以黜也。黃鳥則殽山之役所以兆也。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故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鴥彼晨風，方凡反 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晨風三章○序[illegible]之。朱傳以為婦人念其夫者，似之。抑味其[illegible]之[illegible]之於北林，如雄者之依強[illegible]也。蓋自[illegible]上有入秦取卿相者，而家室疏之，故百里大夫之妻亦曰今日富貴忘我為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illegible]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illegible] 與子偕行。戶郎反

王于興師，言以王命而興兵也。

無衣三章○晉文公定王室之後，[illegible]秦亦與焉。故有王于興師之[illegible]。序以為康公者，[illegible]因次于黃鳥，則穆公歿矣。故[illegible]于君子。此則軍中之[illegible]詩之次序，往往如此。[illegible]以[illegible]皆為康公[illegible]之時，故又以[illegible]追作。皆

[illegible]詩也。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渭陽二章○康公爲世子。送[illegible]公子重耳之詩。何以存之也。曰。婚姻之[illegible]。能存之[illegible]絶者。穆公之善也。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於我乎每食四簋。古音九 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權輿二章○穆公好賢。而繼世者不能承其美。權之於物。輕重不更也。輿之行路。轍迹不改也。不承權輿。猶言不遵軌度。

陳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古音戶 無冬無夏。古音戶 値其鷺羽。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値其鷺翿。

宛丘二章○依朱傳。[illegible]以[illegible]舊矣。故凡序說入東[illegible]之[illegible]者。[illegible]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古音戶

穀旦于差。古音嗟 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穀旦于逝。越以鬷邁。視爾如荍。貽我握椒。

東門之枌三章○依朱傳。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illegible]飢。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衡門三章○依朱傳。○人[illegible]衡門之[illegible]。東[illegible]無入而不自得。

東門之池。古音沱 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麻紵菅。皆非物之貴者。[illegible]以蘇體矣。有淑德之姬。則可以與[illegible]。非無桑管蒯。雖有姬姜[illegible]。

東門之池三章○語[illegible]之詩。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爲期。明星煌煌。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爲期。明星晢晢。

東門之楊二章。○依朱傳。楚辭以[illegible]而[illegible]。

先中[illegible]而反路。也王用此詩[illegible]。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

誰昔然矣。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illegible]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

以[illegible]楚辭[illegible]引此亦作誶

棘惡木也。有棘則斧必伐之。人惡則國必去之。

而是人不能止也。習染以是自不可然也。梅美木也。有鴞萃焉。以鴞之故。并惡及梅矣。故我懼其是人交之及身也。而歌以訊之。訊而猶不予顧。則必至於顛倒而後思予也。

墓門二章。○此刺譬之詩。其爲人友夫妻皆不可知也。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誰侜予美。心焉忉忉。

中唐有甓。邛有旨鷊。誰侜予美。心焉惕惕。

邛我也。苕即今爲帚者。鷊細草如綬。言防有鵲巢。則我有旨苕焉。可以爲巢之材。中唐有甓。則我有旨鷊焉。可以藉甓之飾。[illegible]用以[illegible]。張誑也。誰其誑予美者乎。是以心懷[illegible]也。

防有鵲巢二章。○此憂讒之詩。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

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懮受兮。勞心慅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

作懆 作燎

月出三章。○此與下篇皆刺靈公之詩也。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株林二章。○從舊說。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泗滂沱。

彼澤之陂。有蒲與蕑。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爲。中心悁悁。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爲。輾轉伏枕。

澤陂三章。○序以爲淫詩。然或夫婦相念。皆不可知也。

檜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羔裘三章。○檜之君臣。但美其衣服而無政。大夫傷之而作。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勞心慱慱兮。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素冠三章。○舊說。傷時人不能三年之喪也。然合上篇觀之。恐是一類。蓋素衣冠者。羔裘狐裘之反也。庶得見此人者而與之同歸。傷俗之甚也。棘人。作者自謂。言其憂心而棘爾。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天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華音敷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家。家音姑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隰有萇楚三章。○似未詳。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非風也。而有飄動之聲。非車也。而有疾行之勢。言政亂而人心不安也。

匪風飄兮。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誰能亨魚。溉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亨。烹也。凡烹物者。火大則[illegible]。以化之。而魚亂其爲性。而易散也。故老子曰。治大國如烹小鮮。言務安靜也。周之亂也。政從行役。天

下囂然。故曰豈有能烹魚者。吾將爲溉釜鬵。不敢謂己能烹。但須知烹鮮之法。猶可以助溉釜鬵也。誰將西歸者。[illegible]以好音。以歎嘆以告之。成其忠於傳聞於上也。

匪風三章。○周室衰微。賢者不忘周之心。不能自達。故作此詩。○檜滅於東遷之初。計其詩皆出於兩周可知矣。蘇氏曰。檜亡時。何事。而欲懷之。[illegible]亦不必皆東遷以後事。[illegible]之入鄭。皆遂其本

何飲沒其初不。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皮背北 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人無之憂者。如蜉蝣然。而其不知其所在也。人

之國政如之。則人人自危。故以我心亦似之乎。心

我之所歸究者焉。掘閱者。掘地而死。僅閱刻穴然

言其現也。

蜉蝣 一章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言候人之賤者也。而從人之。是遠君子

也。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音北

水鳥何在梁。其不濡其翼。故似乎其服也。

以比其不稱其服也。

維鵜在梁。不濡其咮。音晝 彼其之子。不遂其媾。古音故

媾。遇也。不遂其媾。言不稱其所遇也。實所以文中

者。故以興小人蒙君子之文也。末所以文食者。故人

興媾起所飲之也。

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孌兮。季女斯飢。

散草木則大木少。小人飽則君子飢。

言而負屈也。

候人四章。言刺小人也。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

心如結兮。

鳲鳩飼子。平均如一。君子之於臣民。亦如之儀。謂

法心執法之一者。由其心之不二也。故推本而言

之。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

其弁伊騏。

鳲鳩常在桑。而其子之所處不一。喻臣民之有賢

否也。此言梅者。是美木也。君於善人。則當榮以

爵命。帶有絲焉。弁有騏焉。大夫士之服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

正是四國。

棘、惡木也。君於惡人不加惠焉。則其法僭忒矣。亦不僭忒。故能使枉者直。有以正是四國也。墓門之詩。亦以梅棘喻善惡。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榛、木之叢生者。猶國人之羣雜也。君之儀一。而皆有以正之。則其邦家有不長久萬年者乎。

鳲鳩四章。○此詩朱子以爲不知所指。序言刺不壹者。意亦未明也。今合前後篇而觀之。使人

則爵祿濫於在位。而君子斯飢。下泉則[illegible]用於稂蕭。而黍苗枯槁。政之不均可知已。蓋鳲鳩之飼子也。旦自上下。暮自下上。均一者其常也。然子之或在梅。或在棘。或在榛。則又不能使之一也。君之於臣民也。進君子。退小人。惠良懲奸。其施之不一者。正所以爲其之一。異而施之而曰一者。猶不可也。況倒而置之。如曹之所爲哉。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歎。念彼周京。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歎。念彼京周。

冽彼下泉。浸彼苞蓍。愾我寤歎。念彼京師。

下泉、泉之下流者。易曰、井冽寒泉食。言澤之及於民也。今也下泉冽矣。而所浸者。稂莠耳。蕭艾耳。蓍蓍耳。患在小人。則良善困苦。由王澤之竭。故四國無政。以至于斯。是以愾然而念周之盛時也。正與候人之篇相應。朝有倖位。則民澤之不下究矣。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黍苗者。稂蕭蓍之反也。陰雨者。下泉之類也。亦其諸侯之澤。則曰下泉。近而長遠者也。以其王者之

澤。則曰陰雨。高而普及者也。而言郇伯。即京周之盛時也。方伯賦其政。諸侯行其化。豈有今日偏枯之事哉。所以慨歎而思念者以此。

下泉四章。○國亂民困。賢人傷之。與檜匪風同意。○以上國風之序。除豳衛之外二南。爲其教之得失。俗之貞淫。政之治亂。習之和寡。反對之義甚明。可以興焉。可以觀焉。[illegible]鄭衛之風。次之以秦之強國。次之以檜曹之小邦也。其末又系以豳風者。歸反其所自生。[illegible]

其序自始。幽衆之狀。亦叙其初。故亦終於幽風。雅
終幽雅。頌終幽頌。周詩三百有一篇人以商頌終焉。
其□一而已矣。

幽

成王初政。周公以爲未知稼穡艱難。惟來公制
位。述民間終年作苦。謂之幽風。爲王陳誦。止於七
月一篇耳。其後還流言之變。有東征之役。則鴟鴞
東山繼作。而其詩無所附麗。是大師皆編之幽風。
以爲皆周公之作。而其咸風勞狀。則固風體也。破
斧以下。以周公居東之事。而作者。亦出謠俗。故亦
以繫焉。

七月流火。古音毁 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
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
婦子。饁彼南畝。以滿反 田畯至喜。

此詩凡言月者。夏正之月也。凡言日者。周正之日
也。凡言春者。則夏之春也。正可改。時不可改。其以
周正爲春。如春秋所書者。蓋假以頒王朔。新一代
之制。若作詩書。定禮樂。垂法萬世。則行夏之時。周

公孔子之志一也。自子以午□□也。自午以亥
□月。陰也。氣起于周易史北西南之位。七月八月
之交也。惟巳□月。以推陰氣之始。辰言春。人皆見
時之寒。此章言建申之月。始肅則禦衣。建寅之月。
始和則謀食。蓋一篇之綱也。故繼此月而并叙之
時以迎寒迎暑焉。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古郎反 女執
懿筐。遵彼微行。戶郎反 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
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此下三章。皆申首章謀衣之事。時候至秋而始變。
女功當春而興。且述其時風俗也。摩采桑之女。
得此公家者。思慕父母。以始及歸期爲傷悲。召南
述其吉兮。迨其今兮。蓋爲俗如此也。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
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
爲公子裳。

八月萑葦、追去秋爲曲箔之具也。八月載績、於今
春成布帛之功也。不曰爲公子衣而曰裳者。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貍爲公子裘（求之反）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

秀葽秀也葽草夏實者也物至秋始成實四月紀陽而麥秋至草有實者蓋陰氣已萌故將言寒者之候舉此爲先而及下文通以月名之也上言蠶績者衣之事也衣可以禦輕寒故八月績之九月授之而其敘候自七月始寒之輕者推之近也此言于貉裘褐之事也裘褐所以禦嚴寒故一之日之日皆有事焉而其敘候自四月始寒之重者推之遠也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神與反）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音）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有木有爲可以禦冬此則言居處之備以終卒歲之事木其氣候之漸其指物又與上章異者以候蟲之出伏與農民之作息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瓜音）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自此至卒章皆申首章謀食之事此章先以下老農事以歲爲期圃則月有種穫先其輕者後其重者亦猶言衣裘之意也及穫稻者爲釀酒之用以養老者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古音古）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一句不入韻）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言農事之成急於公役又以餘力速治私室以爲來春寬然耕作之地蓋前雖言穹窒熏鼠塞向墐戶而備於風雨修葺苫蓋未之及也外有于貉之役上有公旬之功私有乘屋之事然則雖入室處而亦無有寧居矣故唐風云蟋蟀在堂役車其休無以太康職思其憂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沖韻字與東同附益小和方音）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幽民之勤，其俗歸於忠愛，故[illegible][illegible]于[illegible]，以爲公子衣裳，忠也。室處乘屋，而先入執宮功，忠也。農事之成，藏冰助祭，其方降場也，殺羔稱觥，祝君萬壽，中也。非君誠愛於下，何以致此。

七月八章。○案周官中春吹豳詩以逆暑，中秋迎寒亦如之。國祈年于田祖，吹豳雅以樂田畯。國大蜡，吹豳頌以息老物。鄭謂豳詩即豳風此篇，是已。然又謂豳雅豳頌，亦即此篇，而分取其雜義之相近者，則不可通也。朱子疑楚茨諸篇

爲豳雅，載芟諸篇爲豳頌。今攷此詩，星日風候時物備焉，用迎寒暑，義固晐已。雅云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稷黍，正與祈年之文相應。頌云胡考之寧，胡考之休，又正與[illegible]而[illegible]老之事。朱子之說信矣。獨豳雅之後，尚有豳頌以下篇什，豳頌之後，當有所拉發[illegible]。說於[illegible][illegible]，以豳風例之，則鴟鴞以下之[illegible]也。[illegible]鴟鴞以下之耕豳風，是周公憂於王室，[illegible][illegible]感歎時也。及作洛邑，冊命公後，公自任[illegible]，茲乎其明農矣。於是又有豳雅豳頌之篇繼作，周[illegible]遠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采章，用之田事。雖上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三篇，猶之七月也。[illegible]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會之詩，酌四篇，東都文武[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周公所作。不附豳雅豳頌，猶鴟鴞東山也。此則周公[illegible]保受命，雖未[illegible]與，而學已作時也。雖頌[illegible]有[illegible]未，[illegible]武世以造周[illegible]，非盡周公詩，[illegible][illegible]其得之足稱也。後人因以繫之，亦猶[illegible]今以一[illegible]例也。[illegible]雖頌思其篇[illegible]，或者夫子[illegible]之[illegible]。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之[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也。管[illegible]既[illegible]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如[illegible][illegible]於人矣。[illegible]役念其所生矣，故思勤而[illegible][illegible]之，以[illegible][illegible]取我子一句之意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以下三章，皆以終無毀我室一句之意。此敘其初

當此時急於補葺罹命而之卒至而下民或有侮予者。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

又敘其方營巢時。多所捋取以爲之材。多所蓄積以爲之備。手擭不足。繼以口銜。勞瘁之至。惟慮室家之未成耳。

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

予曰既勞敝羽毛而之殘壞。巢方且成而愚而果有風雨漂搖之至。羽毛亦存則於口既而施矣。此嘵嘵哀鳴所以不能自止也。

鴟鴞四章○當然所於武庚而作者而周公居東。成王之疑未釋。公乃爲詩以諭之。名之曰鴟鴞。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蜎蜎微蟲。蠕於桑野。而上卒之獨宿者亦在車下。

與微蟲同處。閔勞之辭也。此欽其在途時。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燿宵行。

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此兩章皆言其始至時。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此言其從役之事。倉庚于飛。以爲仲春昏姻時也。據言秋大熟未穫。則周公之歸。非以來矣。春事

東山四章○周公居東。未必有辟讓專征而事。

日亂人在東。而避居於此。非所安也。致之幽居。

故其序稱大。若鴟鴞順下。民歸從於大役。則

後追勞之作爾

不復伐柯之刺也。反而求以歡迎之禮者。亦於

後有大誥者。也專親之。自足羽儀。不得相媒。而

秦誓收哲鑄以武成。不得云矣。於之後。又步[illegible]

周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古音蟲禾反 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破斧三章。○周公東征。與之軍士。人思其勞。故既歸而勞之。當初征之時。一旦出國。而其撫恤我也甚大。既而四國已化。而其撫綏我也甚善。及四國既服。今來歸矣。而其遊以我也又甚使之優游而安樂也。序此于東山之後。若以爲上下唱酬者然。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之子。籩豆有踐。

伐柯者必以斧。取妻者必以媒。以比周公之[illegible]也。以有開之者。與合也。必有[illegible]之者。[illegible]而執斧者人也。人能視所執之柯。[illegible]伐之柯矣。取成於心。非斧之所能爲也。取妻者。男女相遇而相得。則可以陳籩豆而成其合。[illegible]其權亦非媒所能操也。屈原云。[illegible]而[illegible]分。[illegible]誠。苟中情其好脩。又何必用夫行媒。亦此意也。

伐柯二章。○成王之疑周公也。猶有[illegible]公在者而未之釋。然因信用二公。所以卒知周公也。[illegible]其未悟。二公固無如何。[illegible]之變。而自知之。則雖二公之力。而實成王之明矣。王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賢者感而爲此詩。蓋亦因親迎之禮而取類焉。

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袞衣繡裳。

九罭細網。乃有大魚。興下邑而得周公來臨。喜見袞衣繡裳之盛。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經063-055

消[illegible]上爲所安。暫將旅外。故以[illegible]公居東。不廷[illegible]
[illegible]非久當歸也。無所。言不定其所之。如傳云何日
之有。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九罭四章。○周公將歸。而東人思其不能舍也。

或曰。此與甘棠之愛召[illegible]何[illegible]。周南何也。[illegible]二南
者皆所以著[illegible]王之德。召伯奉命施仁。甘棠之
歌。文王之化也。東征之役。[illegible]傷[illegible]者[illegible]。而不得
已焉。豈得與關雎麟趾之篇相混哉。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古字胡

老狼頷下有胡。進而躐其胡。則爲所牽。退而跲於
尾。則爲所曳。以其性貪故也。周公聖者。無[illegible]欲於
天下。雖有大美。遜而不居。而況與人爭利哉。足以
雖[illegible]故。舉上其安命閒[illegible]。[illegible]其有以自信。而
人亦共信之故也。

狼跋二章。○周公勤勞王家。其爲武王請命。[illegible]
於神明。可謂忠矣。[illegible]非當[illegible]以風。金縢之書不

發。[illegible]史亦不敢言也。鴟鴞之[illegible]。[illegible]
辯也。詩人所謂孫碩膚者以此。自古聖賢其
錯綜之志。與日月而爭光。中和之誠。實[illegible]而
無[illegible]。不求其外者。雖格天之業。豈以自有於己哉。
既不以功美自多。故亦不以疑謗自沮。知其在
我[illegible]於性分。而[illegible]其德以終身也。東人[illegible]
衣袞。西人思其袞[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者[illegible]。

詩所卷之三

小雅一　安溪李光地[illegible]

風者室家之詩也。雅者朝廷之詩也。頌者郊社宗廟之詩也。始於室家。行於朝廷。達於郊社宗廟。故曰造端夫婦。察乎天地也。雅有小大。以義別也。通上下之情。聯親疏之權。其事未遠於風。是以為小雅也。推受命之原。述祖宗之德。其事已近於頌。是以為大雅也。自鹿鳴至菁莪。自文王至卷阿。皆文武成康之世。周召輔政時之所作。與風詩之二南同。然之正體。故先儒謂之正雅也。厥後惟宣王能抗王室。故其詩猶多。其從小雅者。六月采芑車攻吉日。命將出師。選徒講武。義亞於采薇出車也。其從大雅者。崧高烝民韓奕江漢常武。欲述天威。遇災而懼。既保南土。遂城東方。奄撫北國。而終之以淮徐之役。召伯先之。天子繼之。革正僭王之罪。而立中興之基。義亞於開豳荒岐作豐宅鎬也。小雅繼吉日者。自鴻鴈至無羊。或為宣王之時。或有幽王之詩。悉不可攷。要為小雅未遠於風。故繼

內歌詠。皆附於小雅矣。節南山至鼓鍾。東遷之詩也。楚茨以後。所謂豳雅者也。東遷之詩。不得入於大雅。故與小雅相附。豳雅則人自為部。而附之以東都之詩者也。此二篇者。亦始於朝廟之製作。而卒於遠內之風俗。其體與風雅皆相似。是以同為小雅。若大雅。則雖有厲幽之詩。而不得謂之風俗。雖與節南山諸篇義相近。而不得貶於東遷。蓋有周召諸公稱天述祖陳戒之遺意存焉。猶在周衰。天命未改。則以為義亞於文王大明綿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卜郎反

鹿之為物也。一鹿覺呼。則羣鹿皆至。以興賢者同聲相應。遇時以食於朝也。鼓瑟。堂上樂也。吹笙、堂下樂也。承筐、所以酬賓侑賓也。人之好我。猶言倘有愛我之心也。祈其示我以當行之大路。因燕會而欲聞賢者之善言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此則既聞其言。觀其動作威儀。而贊美之言爲君
子者。所當則其言而倣其行也。既我而游敖。未欲
其速去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
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凡燕。其初禮然而已。終乃無算爵而合宮和。故首
章者。禮行而樂具。賓之初筵也。此則堂下之樂不
作。不以笙管亂人聲。獨鼓瑟琴以盡賓主之歡。使
賓不徒享其儀。而中心安樂焉。蓋既有周行之示

我。尤願其好我於無窮。所謂心乎愛矣。遐不謂矣。
比之前兩章乞言寔德者而益深也。
鹿鳴三章。○毛傳云、燕羣臣嘉賓也。案漢儒以
小雅之首爲文王詩者。雖未必盡然。然此篇。者。
則必文王之詩。以四詩皆首文王故也。文王既
作靈臺。立辟雝。以大興文教。故多與賢臣燕飲
講論於其中。俯有麀鹿。仰有白鳥。作者多因物
以起興。此及振鷺之篇是也。斯時內有后妃聖
德。寤寐求賢。文王之。賢於外者又如此。足以

琴瑟鍾鼓之音。翔復相應。而後聖以爲樂而不
至。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四牡騑騑。嘽嘽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
處。
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
父。
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首言我心傷悲。懷離憂也。次言不遑啓處。則勞且
牽。後言不遑父母。則尤情之切而不可彈也者。蓋
幽體其私之至如此。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言爾心之懷歸者既然。我是以作歌勞汝。若有將
母之事。則來告我。我當爲汝寧其室家。使無內念
也。獨言將母者。父或能自通於君。母則不能也。
四牡五章。○序言勞使臣之來也。詳味詩意。乃
使臣猶在行而道勞之辭。

皇皇者華、(音敷)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諏、訪問也。

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音媒)

謀、計議也。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度、審處也。

我馬維駰。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詢、廣問也。始而訪問以知之。繼而計議以圖之。終

而審處以定之。既詳且慎矣。猶恐衆論有未周盡。而復廣其詢問。則庶乎事無過失矣。非常存靡及之心者。不能如此也。或疑既謂之問。則有廣詢之意矣。然周以事言。所謂每事問者也。詢以人言。所謂詢謀僉同者也。如濡、溫柔也。故以興諏。如絲、條理也。故以興謀。沃若、和洽也。故以興度。既均、齊調也。故以興詢。

皇皇者華五章。○序言君遣使臣也。自鹿鳴至此三篇。皆盛世君臣宴勞之所爲作。後人乃被之樂章。而自鄉飲食射皆用焉。至於始入學者。猶三肄之。皆欲其早識君臣之義於初仕。所以詩教也。凡詩樂本末皆如此。今言詩者爲不專而作。此或施於頌則可。而猶有不當然者。況風雅乎。有虞之今變者書之。是亦詩樂之一也。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鄂、承華者也。兄弟同本而生。如華鄂之相附。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音蒲侯反)矣。兄弟求矣。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

脊令水鳥。在原非所安。故以興患難。飛鳴搖動。急之象也。況、古與怳通。恍然悲歎貌。

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左氏作侮)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戎古戎字。有以音戎。又訓爲汝之與常戎字皆當音汝)

烝、盛氣之貌。雖恨於橫逆。而猶不反兵之禮。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言常情也。喪亂之時。維兄弟相恤相收。雖良朋有不能助者。處乎安寧。則徇朋友之歡。而忘兄弟者多矣。

儐爾籩豆。吉卉田故反 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此下則言終兄弟之愛之道也。人之幼也。兄弟同羣。飲食必俱。相親相愛。故曰孺慕也。雖居異食。則意漸疏。故必常陳酒食。使兄弟具在。則其和樂也。且將如孺子時矣。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湛。耽也。樂而不厭之謂。人方未有妻子。兄弟之愛無衰也。有妻子則有間之者。俱有妻子則又有交相間者。兄弟之愛。往往不終矣。夫妻室各緣異姓之合。不能與我齊心。固恒情也。兼於各子其子。則視兄弟愈隔。故必使妻子與我好合。如琴瑟之同調而無異聲。則兄弟翕聚而不散。其和樂也。且將耽嗜以終身矣。

宜爾室家。音奴 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友兄弟以順父母。然後室家宜矣。然欲宜爾室家者。在乎樂爾妻帑。妻帑不樂。雖欲儐爾籩豆。而德色誶語。乾餱必愆矣。世俗之偷安而不察。故欲其深究而熟圖之。此語誠然乎否也。

常棣八章○序以爲周公所作。其極情理之至。信非聖人不能道。然傳所謂弔二叔之不咸。吳儒或指夏商之末。其說近是。序遂以管蔡之事當之。反覆篇中。言兄弟急難禦務。發乎天性。正與管蔡相反。如謂詭辭以哀之。則又無復勸戒之意。故朱傳但以燕飲兄弟爲說。文王之德。刑于寡妻。至于兄弟。由關雎以致麟趾之應。故周公推以著誡者如此。他日急難禦務之言。不致於管蔡。蓋大舜不知象殺己之心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伐木者。將斲削以成材。朋友之交。將切劘以成德。故三章皆以伐木起興。此章又從以鳥和之。言鳥鳴相呼。出自幽而上喬木。人之于友猶是也。故人之求友。如鳥之求聲。欲其相呼以相悟也。忠告善道。溫厚而剴切。則可謂和平矣。雖使神之聽之可

也。其惟直諒多聞。古之益友乎。
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
微我弗顧。於粲洒埽。陳饋八簋。（[illegible]）既有肥牡。（[illegible]）以
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此下兩章。因燕朋友而復召諸父兄弟也。言伐木
者樂重勸力。則有酒以相勞。今既聚朋友而具肥
牲矣。然不可忘諸父諸舅之親。而必速其畢至。
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
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
迨我暇（古音稼）矣。飲此湑矣。
衍、寬也。伐木者既丁乎阪。則有酒以相寬。今既聚
朋友而踐籩豆。而兄弟尤不可以相遠。有酒湑我
以下。設爲兄弟之言也。其言迨我暇矣。猶之適不
來之意也。諸父諸舅尊者。故非異姓相不敢以致。
兄弟之親。則籩豆可共。有酒無酒稱其情焉。可以
合歡矣。
伐木三章。○此蓋因燕朋友而及親戚之詩。詩
意與前篇實相首尾。前篇言兄弟分形連氣。外

生安危憂樂共之。非朋友可比也。似乎朋友之
義。緩而不親者。故復作爲此篇。言天倫所以立
爲朋友之意。在乎德義相規。學業相成。惟生缺
患難之際。未嘗不盡其心力焉。然倫之出乎天
敘者。本意則不爲此也。世衰道微。故有同氣而
緩急相倚者。覆賴朋友救助。其甚至於孫其所
親。而植私以黨之風盛。恩義倒置。德學無聞。於
是先王肇修人紀之道。蕩然盡矣。是故、平居家
室之間。飲食宴樂。雖朋友不在可也。若朋友好
會。則兄弟未嘗不存焉。一則緣朋友之懽。而念
及親親者益篤。一則資朋友之益。而助於親親
者益多。此兩詩相爲首尾之義也。抑大倫有五。
夫婦、其本也。父子兄弟、天屬之恩也。君臣朋友。
人合之義也。父子則與君臣之分相較。不以私
恩廢公義。不以公義背私恩。是鹿鳴四牡皇華
之義也。兄弟則與朋友之誼相較。懼其亡本然
之恩。而以義相夷也。懼其廢當然之義。而以恩
相狎也。是常棣伐木之義也。風首夫婦。正其本

也。小雅閒篇。而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倫正焉。天然。故可以反始追遠。而推於祖宗。可以窮本極源。而達於天地。大雅與頌。由此而興。而五詩之終以天保也。爲之兆矣。子思言道。自造端夫婦。次及子臣弟友。以終於鬼神。其夫子序詩之志乎。○舊說。諸父諸舅兄弟。皆朋友也。雖天屬可通。而理未周至。蓋諸父昆弟。無擇者也。親愛之而已矣。朋友則擇德焉。今謂此無擇乎。則非所以言朋友也。謂有擇乎。又非所以語親親也。

既謂之親。又謂之友。名實亂矣。故不如仍其本稱。以此篇之義與棠棣相備者爲善。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言天之安定爾也。亦甚固哉。既使爾有專一淳厚之德。以爲受福之基。故其使爾得賢之多助也。亦濟濟克生而衆盛焉。以是知天之安定爾也。自鹿鳴以下五篇。皆君所以下享親賢。使勞勸勉之所爲作也。識心自明。而後能親賢。可謂單厚矣。親賢久勸。其爲益也多矣。故下所以荅其意者如此。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戩穀。盡善也。躬至德之厚。得人心之和。盡善之至也。是以動無不宜。而百祿之多。遐福之永。自大甲之不爲限量也。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此喻以申上意。上感下應。皆謂之興。天所安定。故

上下莫不興起。自其德之業厚。枝葉茂固而不可攷。山阜岡陵之象也。自其氣之弘多。茹納容受而不可窮。川流增長之象也。

吉蠲爲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又言祖考享之而助其福也。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

又言庶民化之而助其福也。大率獨多福者也。

然人者神所憑依。則於庶民猶之盛世之民。無驕奢者。不識不知。出入作息而已。又紀之興。皆季世也。是雖若無所助於君者。然而和氣之積。其所以爲爾德者大矣。

如月之恆。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音茂 無不爾或承。

又比喻以申上意。祖考帖之。民風成焉。是百世之基也。故以爲如月之上弦。日之東升。方呂而未艾。如南山之無損無隳。歷久而長存。如松柏之菁葆

末凋。而孫枝已秀。繼繼承承於不歸也。元福之成也。

天保六章。○註疏朱傳皆以爲臣下答前五篇之意。大致然矣。然五篇非一人一時之作。就其後世用之以燕親跡。亦未必一日之事。此篇之作。又未決爲前者之人否也。惟盛亡之君臣。夢勉須規。矢揚賡遂。斯固事之必然。藉非一時酬答。而序詩者意則存焉。不必據此以爲疑端也。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啟居。玁狁之故。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啟處。憂心孔疚。古音 我行不來。

一章皆言其春出而冬乃得歸也。首章言以玁狁之故。而不得已於役。次二章乃道其思家之情。如此。先公後私之義。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音敷 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

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illegible] 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此二章言師行戰則務捷。居則必戒。應首章玁狁之故。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應次三章憂思之意。

采薇六章。○舊說遣戍役之詩。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

此二章、敘其受命而出時也。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此二章、敘其往而在軍。及歸而在途時也。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旣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此二章、言其旣歸而所親若相慰。且兩美其西戎玁狁之功也。

出車六章。○舊說勞還帥之詩。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幝幝。四牡痯痯。征夫不遠。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爲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illegible]篇言憂心孔疚。[illegible]行不來。心自[illegible]役之[illegible]於事而不返也。古、此其室家念之曰。豈其有他故。

而未嘗載以來乎。心懷此憂疑。是以因憑期未至。而恤轉多。

杕杜四章。○舊說勞還役之詩。舊說似以二篇爲一事。首末諸篇同采薇出車。皆爲玁狁之事故也。毛鄭以爲在文王時。朱子從之。朱子[illegible]其時世。是也。[illegible]王卿士以南仲爲大[illegible]。則大抵康王以前人也。[illegible]繹二篇辭意。采薇似行者自作之詩。出車似僚友相勞之詩。杕杜似室家相勞之詩。皆役罷功成還歸之時也。大[illegible]不[illegible]一

罟。雖以先王之世。所以教何。猶不能無怨。
门之思。怨曠之變。皆人情所不免。觀其事者。不嫌於自言。然爲之者。亦不過以公義而奪其私恩。文王四牡。周公東山。率由斯志。至宣王諸詩。徒侈其威武於中國者。而此意微矣。序此于天保之後。爲訓不亦大乎。舊說於此意不相背。故今不改。

南陔

白華

華黍○舊說謂亡其辭。朱子以爲本無辭者。按儀禮言笙詩而云亡。由庚崇丘由儀亦然。案儀有升歌者。堂上之人聲也。小雅則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大雅則文王大明緜。頌則清廟維天維清之頌是也。堂下則尊者以管。有虞下管。周禮大司樂亦下管是也。卑者以笙。鄉飲酒燕射笙入。是也。今攷周人所謂管象管新宮者。亦與其辭。朱子之說。蓋其是與。

魚麗于罶。鱨鯊。君子有酒。旨且多。

魚麗于罶。魴鱧。君子有酒。多且旨。

魚麗于罶。鰋鯉。君子有酒。旨且有。以音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魚麗六章○此必薦魚宗廟之後燕飲之詩。

後遂通用之。

由庚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烝然。衆貌。罩者。以罩罩之也。下汕汕同。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

魚麗篇。是以魚饗賓也。此言南有嘉魚者。以下兩章例之。或是起興。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以瓠纍於樛木。興賓主之相得。既樂以衎。又從而安之。言其情之長也。

翩翩者鵻。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又去聲

以鵻之來。興賓之再來。再來則又燕之。言其思之

數也。

南有嘉魚四章○與魚麗同為燕飲之詩。

崇丘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每章言南山北山所有。興盛世之能育材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滿以反〕君子。德音不已。

此章申上兩章之意。所以能立邦家之基者。作民父母故也。所以能為邦家之光者。德音不已故也。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音某〕

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樂只君子。遐不黃耇。〔音古雅〕樂只君子。保艾爾後。〔音戶〕

此兩章又申首兩章萬壽之意。然一曰德音是茂。則所以為邦家之光者益盛。一曰保艾爾後。則所以為邦家之基者益固矣。

南山有臺五章○此亦當為下頌上之辭。余亦所以答魚麗者。如天保之於鹿鳴之[illegible]矣。

由儀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illegible]〕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譽處。有聲名也。以其素有聲名。故與之寫心笑語也。下言德。則譽之實。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不獨寫心笑語。又且藉為光寵。以其德之不失至於壽考而能不忘。美其篤於為善也。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兄弟、謂羣諸侯也。又見其和樂豈弟。能與兄弟之閒。和合無間。以此益知其德之壽考不忘也。故曰令德壽豈。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鞗革沖沖。和鸞雝雝。
萬福攸同。

此錫之車馬以榮之。而又祝之也。

蓼蕭四章。○序謂諸侯之詩。朱傳謂天子之詩。以辭義觀之。朱傳近是。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其桐其椅。古音於又反 其實離離。音羅 豈弟君子。莫不令儀。音我

湛露興澤也。日晞然後歡散。以興醉然後歸。豐草者露所鍾。以興宗廟者恩澤所出。杞美而棘惡。以興受澤者當自爲善。桐椅有實。故離離然。以興有實德者。威儀容貌皆可觀也。

湛露四章。○從舊說。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鍾鼓既設。
一朝饗之。

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鍾鼓既設。
一朝右之。音以

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鍾鼓既設。
一朝醻之。

藏載櫜當從鄭氏爲諸侯受者。

彤弓三章。○從舊說。○天保以上。親王朝也。而以采薇出車杕杜繼之。蓼蕭湛露。親諸侯也。而以彤弓繼之。文武之道。如循環然。弛而不張。文武不爲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音俄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有山陵。則草木無不茂。有水。則舟楫無不行。有王者在上。則人材之盛。賢路之通。亦猶是也。

菁菁者莪四章。○此詩當爲下頌上之辭。蓋若所以答蓼蕭三篇者。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蒲北反 玁狁
孔熾。我是用急。急字非韻。[illegible]引此作戒 當之之[illegible]入音紀力反 王于出

征。以匡王國。

王于出征言以王命而出征也。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蒲北反 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四牡修廣。其大有顒。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蒲北反 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戶郎反

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

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音九 飲御諸友。炰鱉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音以

首章言玁狁孔熾。四章則正言其罪也。二三章言車馬之壯。薄伐玁狁。五章則正言其功也。六章乃言功成受恩於朝、燕飲於家之事。

六月六章○玁狁內侵。宣王命尹吉甫伐之。功成而歸。其僚友作詩美焉。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音起 于此菑畝。側几反 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茀魚服。鉤膺鞗革。

師干之試、曰此三千之車皆用於行陳者。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軝錯衡。古音戶郎反 八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古音戶郎反

鴥彼飛隼。古音之大反 其飛戾天。協與下 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

蠢爾蠻荊。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焞焞。他雷反 如霆如雷。音以 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

采芑四章○荊蠻背叛。宣王命方叔征之。亦備友美其成功也○據此爲宣王之事而上推之。采薇三篇爲文武成康之世無疑矣。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古音龍 駕言徂東。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旄。搏獸于敖。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
言來朝之諸侯皆從。獵非正行會同之禮也。
決拾既佽。與柴協 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於戈反 不失其馳。古音陀 舍矢如破。
四黃則是兼兩服兩驂也。而只云兩驂不猗者。兩服居中。易于控勒。驂則在外。故有游環脅驅以制其出入。不使偏倚。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不驚不盈。須依朱傳。蓋逐禽爭禽。則喧嘩而驚也。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鄭氏云。晉人伐鄭。陳成子救之。舍於柳舒之上。去穀七里。穀人不知。可謂有聞無聲矣。然案徒御不驚。大庖不盈。是易所謂失前禽也。有聞無聲。是易所謂邑人不誡也。大成者。言田獵之有成也。
車攻八章。從舊說。
吉日維戊。古音茂 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古音姥 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禹貢云。漆沮既從。言二水從渭而東也。則此當是漆沮入渭處。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音以 儦儦俟俟。或羣或友。音以 悉率左右。音以 以燕天子。
悉率左右。當從傳箋。爲驅禽致於左右。以待天子之射。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

且以酌醴。
吉日四章。此與上篇若爲一時之事。則田於漆沮。非東都也。徂東者。地自在鎬京之東耳。甫草猶言甫田。亦未必鄭之圃田也。但非大義所關。姑從舊說。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古音與 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古音古
矜人。卽鰥寡也。言己所與偕者。皆鰥寡之人。而相哀也。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雖則劬勞、追其初也。百堵皆作。故安宅。

鴻鴈于飛。哀鳴嗸嗸。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哀鳴、興己作歌也。傳曰、沐浴青草而歌咏勤苦。不知者以爲驕也。

鴻鴈三章。○從舊說。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晣晣。君子至止。鸞聲噦噦。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煇。君子至止。言觀其旂。古音芹

庭燎三章。○從舊說。宣王之初。側身勤政。自六月至此。幷大雅諸篇觀之。可知也。雖不能昭文武之德。抑可謂有志之主矣。其後必武競而志衰。故此自沔水以下。幽雅自祈父以下。雖未能必指爲宣王事。而考其世似之。周人以爲會天禍者。厥有由矣。故曰武不可黷。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鴥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音以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滿以反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戶郎反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首章言水必朝宗于海。以興在位者世王室是依也。隼必有止。以興在位者必有安身之道也。次章言水未得所歸。則其流湯湯。隼未得所止。則載飛

載揚。邦人諸友不以爲念。而念之者。至於坐立不安。憂不自弭矣。末章又舍流水而言飛隼。以其卒然而至中陵。必有彈射之者。與亂世爲訛言者之很。我友其可不敬謹以防讒言之興乎。

沔水三章。○朱傳曰、此憂亂之詩也。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神與反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他山之石。可以爲錯。

鶴鳴在陰。聲必遠聞。誠之不可揜也。魚有時見迹之不必問也。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

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又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此詩之指。蓋於聖言有合也。園中樹檀。而其下有蘀焉。尊賢容衆之喻也。石雖粗厲。可以磨錯。橫逆自反之比也。由前二者。則中孚之必應。同心之必合。不待求之而自至矣。由後二者。則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待遠之而自化矣。四者皆修身進德之要。而形於論父兄友待人接物之間者也。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鶴鳴二章。此詩不知何為而作。而其言甚富。如序說則狹矣。

祈父。予王之爪牙。吾予 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

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祈父三章。軍士困於久役而怨苦之詩。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二章皆將行而暫款之之辭也。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

相與壯其行也。言不必以下位爲恨。設或以爾爲公爲侯。則所苦有大焉者。而逸豫不可期矣。故有勸爾以優游遲留者。不可不慎。而勉汝以遁去可也。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朋友之交。欲其雖去而音問常通也。

白駒四章。賢者將隱別於其友。而其友贈之之詩。古之人有相戒以勤者。當其職。則不得去而盡於義。有相慰以逸者。適其時。則可以去而得其心也。君子於去處之間。惟其宜而已矣。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明叶□反 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黃鳥三章。○此詩所謂比者。蓋以黃鳥之不集不啄。比己之不留會於此邦也。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畜叶姑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葍古音方墨反 不思舊姻。求爾新特。今本誤作我依 特音□改正 誠不以富。富叶方二字反 亦祇以異。

自責其來之辭也。鄉黨有舊姻。今我舍之而來。求爾新匹。意謂能恤我之貧也。爾不我畜。是不足以富。而祇自覺其去舊就新之可異耳。柳下惠以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似當以二語屬此。用下皆有齊景公而誤也。

我行其野三章。○與黃鳥同意。皆民不安居之驗也。自鹿鳴以下至吉日。大抵皆朝廷之[illegible]勞師田之詩。雅之正體也。鴻鴈以下。[illegible]作矣。益文武成康時畿內之詩。入於二南。其似雅於小雅。西畿所得者在此。東畿所得者在於[illegible]雅之終。說具王風。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茂音□ 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卑者之居。東房西室。房戶在東。室戶亦偏東。是西南無戶也。尊貴者有東西兩房。則西南有戶。特表出之。以明爲尊貴者之居。但不必其天子也。

約之閣閣。椓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革音棘 如翬斯飛。君子攸躋。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夢莫騰反 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羆古音波 維虺維蛇。蛇音陀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古音皇 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朱芾斯皇。祝之也。室家君王。言其爲室家之君也。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古音陀 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古音俄 唯酒食是議。古音魚賀反 無父母詒罹。音離

若將來不能修其婦道。則貽父母憂矣。

斯干九章。○舊以爲宣王作室。誦咏之詩也。然不然也。蓋當時卿大夫有成室者。而僚友落之。猶有取焉者。以其妣祖之續。兄弟之愛。生男生女之慶。可謂善頌善禱云爾。自丙水以下。大抵非朝廷之詩也。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爾羊來思。其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濕濕。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古音陀 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古音胡 三十維物。爾牲則具。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古音于陵反 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

衆維魚矣。謂魚之多也。旐維旟矣。謂建旗之處又有旐也。

無羊四章。○舊以爲宣王考牧者。於文義乃不類。以見恐亦牧者能於其職。而人美之之辭。

　安溪李光地註

小雅二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國旣卒斬。何用不監。

民具瞻之而憂不敢言。憂其惡而懼其威也。國旣斬滅矣。而不知以爲禍爲監乎。蓋作於平王之初世。而追斥幽王也。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於戈反 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

猗、倚也。實、或恐石字之誤。巖巖、興其位之尊。猗、興其心之偏也。言尹氏用心不平。以召天災。致民怨。而曾不知懲創也。嗟、歎辭也。

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言其任至重而不能稱。末乃呼天慰之。言天何不悲憫斯民。使斯人在位。以窮匱我衆乎。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膴仕。

言凡行政。非身平之則不親。庶民亦不信也。凡用人。非合論者則不可仕。其賢否豈可以欺君子哉。故戒之曰、用平當以己身親之。無任小人而爲所殆。官人則當合於衆論。而勿私其親黨可也。

昊天不傭。降此鞠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傭、常也。言天道失常。而降此窮凶。天心不順。而降此大戾。莫非人事之致而已。君子爲政。果能事事躬至而親平之。則民心庶幾稍息。而怨怒遠。所以回天者在此矣。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誰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

不自爲政、卽所謂不躬不親。任用小人而信姻亞也。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旣夷旣懌。如相醻矣。

方其作威之時。使人視之如戈矛然。可畏之甚也。及其溺於小人而夷且懌。則不啻如相醻然。心之

不平。蓋至於此。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大臣肆惡。則昊天爲之不平。天子爲之不安矣。猶不自懲。而怨人之正己者。親小人則疾君子。其勢然也。

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古音傳工反

王訩者、亂王政之人也。式訛爾心、猶望尹氏之能改化以從善也。

節南山十章。○平王承幽之亂。不能自強於政。

而所任用世臣。又皆親近邪慝怙勢作威之人。災變屢生。民心離叛。此王業所以遂衰。而周之不能復西也。此家父、即春秋桓公時來求車者。所刺尹氏、則春秋書其卒於隱公之世者是也。舊以爲刺幽王之詩。則家父不應至桓公時猶存。且首章云、國既卒斬。其爲西周既滅明矣。故韋昭以爲平王時作者得之。○正義曰、家父吉甫。詩辭自有名字。其餘有名者。他書傳記有之。故序得據之而言。其不言者。皆不知也。或云大夫者。止知是大夫所作。不得姓名也。又諸言姓名爵謚者。皆是王朝公卿大夫。縣蠻謂士爲微臣不言姓名。推此、則大子之傳及寺人譚大夫、不言姓名。亦爲微也。變風惟七月鴟鴞言周公所作。其餘皆無作者姓名。亦以諸侯之大夫。官位亦微。故皆無見姓名者。惟魯人作頌非常。特詳其事。言行父請周史克作頌耳。不然、豈變風百有餘篇。作者不知一人也。案正義此論。亦可以證部分二雅之例。微者所作。盡入小雅。爲其

未離乎風謠也。公卿者入大雅。以其有規戒之遺意。節南山以下五篇。閔政者所作。決非微者。而在小雅。故知爲東遷之詩。不編入大雅故也。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音彊哀我小心。癙憂以痒。

覩時之亂。小人則倡爲訛言。惟君子憂傷以至於病也。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音戶好言自口。古音苦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小人不知憂國之心。肆爲訛言。而反以是侮君子也。

憂心慘慘。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是時周京已入于秦。故有止於秦而不來者。有散在列國者。與爲人臣僕無異。故自哀其將何所從而何所止也。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始。視天夢夢。莫縢反 旣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蒙上章之意。言臣民憔悴如此。故起興於中林之草木薪蒸茂蔚。以傷今之不然也。危亂之世。人不信天。然其究也。天命不僭。無私好惡。而惟人所召耳。今時事如此。而莫知畏威者。此訛言所以日盛。而君子所以獨憂也。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莫縢反 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于陵反

以山之最卑者而曰岡陵。猶以衰替之朝而多曰明盛。此小人所造訛言。以誑罔其君者。誰能知而懲之哉。所以有時亦召故老。然不咨諏政事。但問以占夢而已。亂世不修人事而貪符瑞。往往若斯。如萌蒿築室牧畜。皆使大人占之。則風尚之來久矣。至於時事得失。莫不歸爲賢聖。君子小人之是非。孰能辨之。不知烏之雌雄。故曰亦循從而不知所爰止也。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局不與蹐爲韻大註 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蜴。

局蹐者。畏天之威。謹慎之至。此非訛言也。而曾莫

肯懲之。以安爲虺蜴。此必有爲天所勝之一日矣。

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抗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阪田猶有特生之木。何天不容有獨行之人。而使我危抗不安如是哉。蓋朝廷之求我也。惟恐其不得。旣而拘縻之固。亦未嘗使我得盡其力也。此所謂召彼故老。訊之占夢者。進退兩窮。故以爲天之抗我也。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

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烕之。
心之憂愈深。而政之暴更日甚。其意以爲燎之方揚。莫能滅之乎。然赫赫之周。褒姒則旣滅之矣。此天之所以可畏。而後事之師也。據此言。則爲東遷之詩無疑。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旣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
承上章言褒姒滅周。正如天之清明而遽陰雨也。我今亦憂其終。將復爲陰雨所窘。所以憂心如結

者此也。逮天之未陰雨。而求輔以自固可矣。如車行而棄輔。及覆墜而後欲其助也。不亦晩乎。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方畐反 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
又申上意言能無棄輔。則可以踰絕險矣。曾可忽焉而不以爲意乎。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
君子之居亂朝。如魚之在沼也。豈其所樂哉。蓋在

無知者。則樂其所以亡耳。然亂幾雖伏。而理甚炤著。欲不憂而樂也。豈可得哉。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
申上意言衆樂而己獨憂也。
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古旨 哿矣富人。哀此惸獨。
此佌佌然小人也。方安其居而食其祿。獨此下民。天乃夭阨而椓喪之。富者猶可僅存。惸獨則可

哀甚矣。此政之暴。國之虐之所致。終篇言憂心者以此。
正月十三章。○大夫憂乎于政亂之詩。蓋一時讒佞。以詭言閉錮王心。雖或羈縻君子。而不一行其言以收其用也。是以周雖僅存。而夷於小邦。去危亡無幾耳。此則平王之罪。觀節南山以下至於鼓鍾。可知矣。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以日之食而微。如君弱臣強。王室將衰也。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戶郎反 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天變可畏。有人事修救則免矣。四國無政。此下民所以可哀。而告凶不臧之象成也。

爗爗震電。不寧不令。古音力震反 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又言諸災變之多也。未必皆十月事。總言之耳。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棸子內史。

蹶維趣馬。音媿 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

豔妻、言其時自宰執以下。皆競爲淫樂耳。非斥褒姒也。舊說以爲幽王之詩。果爾。則褒姒爲亂本。當如大雅瞻卬挨本言之。不應敍於諸臣之後。且通篇責臣下之辭多。決非幽王詩也。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卽我謀。音媒 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

皇父不以其時而作都治宅。壞人之居。荒人之田。尚自以爲非戕害也。與禮當如此耳。所謂我者。代爲民之辭也。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慭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向在東都畿內。是時周旣東遷。故皇父食采於此而作都也。三事者。司徒司馬司空之屬也。古者天子六卿。公侯以下皆備三卿。司徒兼司馬行法。司空治事。故周公釋定六典。而以立政告王。猶曰任人準夫牧作三事也。冢宰體大。宗伯道尊。非天子不敢備。司寇則古者與司馬一官也。以後言三

事者皆指此皇父天子之卿。比外公侯故得具三有事。乃皆擇王朝之富者以自隨。而丁番、舊人以供王事。其驕且專如此。蓋自宣王之末。以平淮徐之功自矜。故上下畏之。莫致指議。所謂孔聖者也。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曰己之在朝。勞苦而服讒害。是國多小人。而無任事者可知。故又追言災異之孽。非從天降也。羣聚

經063-078

噂沓相背相憎,徇私怨公,孽由人作矣.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

我里者,所居之里也.首章言丁民亦孔之哀,此擧我里以槩其餘也.心有百姓之疾苦,故人富而我貧,人逸而我勞,性固如是.命實爲之,天命我者與衆人不均,我寧安於憂勞,而豈敢傚人自逸哉.蓋若爲怨天之辭,而所以自處者卓矣.

十月之交八章,口首二章,言天變也.次三章,言人事也.後二章,述己憂也.天災地變,以日月爲重.小人在位,以皇父爲宗.書言卿士維月,師尹維日.然則日月告凶,皇父召之矣.列卿傚之,樂以陷憂.凶德參會,寧能無喪乎.惟畏威之君子,甘於勞苦,情見乎辭也.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昊(今本誤作旻,依唐石經改正)天疾威,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言天降災於上也.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音豫)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爲惡.

言人離散於下也.正大夫者,正卿也.離居,如皇父作都于向是也.三事大夫,卿之屬也.莫肯夙夜,如皆從皇父于向,不守我王是也.邦君諸侯,畿內五等之爵也.朝夕者,以時朝覲,或朝見,或夕見也.其自遠於天子如此.庶曰或者其爲善於外乎.然出視所爲,則不惟無能補救於王之不善,而反至於惡矣.罪之之深也.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申首兩章之意也.辟言,法言也.若迪吉逆凶,福善禍淫之類是也.天既降喪,則有罪無罪,混然同歸.法言不可信矣.曹植云,崩城隕霜,臣始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皆無聊而怨天之辭也.卒乃返之人事,謂是諸君子不能敬身以畏人,畏大故也.不畏天而召天怒,命之靡常,固其所矣.豈眞辟言之

不信哉。

戎成不退。饑成不遂。曾我䙝御。憯憯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當作誶與墓門同聽言則荅。譖言則退。

亦申首兩章之意也。遂、成也。退、我親近而亂不退。飢饉荐臻而歲不遂。凡我親近之臣。受之而至於瘁矣。而凡百君子。莫肯以告王者。惟聽王之言。則順而荅之。遇有譖言。則退而避之。苟自遠害以為身圖而已。此所以至於離居而莫肯夙夜也。然其不畏人畏天也。不亦甚哉。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以音

前章所以責在位者至矣。此兩章又若代為自解之詞。言非不欲為天子言也。非不欲為天子使也。顧今所謂能言可使者。自有其人。其抱區區之忠者。則皆所謂不能言不可使者也。將為其不能言不可使者與。則身受其瘁。而罪且及之。將為其能言可使者與。躬雖處休。而朋友交謫矣。兩無適從。故甘心於莫肯用訊。莫肯夙夜。以自絕遠也。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姑言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卿大夫以下。既多離居。或勸之遷于王都。則以新都未有室家為解。然其憂思泣血。語皆疾痛。所謂無家者。非實情也。故詰之曰。爾之出居於外。誰為爾作室哉。總前六章之意。而終責以無君臣之義也。

雨無正七章。○此詩直言周宗既滅。則非幽王之世明甚。且在幽王時。室曰還。不室曰遷。室曰還。不室曰出。若倉卒者。則在朝在邑。皆有官舍。未有室家之對。誰作爾室之難。皆無辭理也。故為平王時在位者相責無疑。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

潝潝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今本作厎誤

此兩章言上之聽謀猶者不明也。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朱子從韓詩作就。當從之。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此兩章言下之爲謀猶者不善也。惟聽之者不明。故謀之者不善。蓋既以迎合爲心。則但計目前之依違。而不顧事後之成敗。但取不忤於當世。而不

復追師于舊典矣。身不任咎。如不行而坐計程也。

事不師古。如築室而謀諸路也。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音媒或肅或艾。如彼泉流。今本誤作流泉。依唐石經改正無淪胥以敗。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此兩章、懼善類之及於害也。政之亂。國之無人。既若此矣。然猶有聖賢之徒在焉。異日有用之者。則政興矣。當此讒賊之世。懼其如此亂流。而胥淪以

盡也。君子處此。有憂世之心。而不敢輕爲犯患之事。人知其避禍以全身耳。不知其爲國家計者遠也。後世如東漢之末。其君子可謂暴虎馮河。終而無悔者矣。身之既殲。而國從之。故郭泰有殄瘁之傷。董卓曹操無顧忌之意。易曰、碩果不食。又曰、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而夫子贊之曰、民所載也。志在君也。嗚呼、知此義者。則知小旻小宛戰戰兢兢之心。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之道矣。

小旻六章○自節南山至此、其憂時之辭至矣。

然與刺厲幽者。言之輕重緩急殊耳。蓋平王因昏亂。其暴虐威虐。則未至如厲幽之烈也。故數詩者。責臣下之辭多。惟推本則自王之不能自強而失道耳。如處厲幽之世。而所以責師尹皇父百有位者。如此其深。恐非情理與事實也。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鳴鳩戾天、與人之自振奮也、憂念父母。則自振奮以有所成立者。自不能已也。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方二反各敬
爾儀。天命不又。音肆
言不可安於逸豫。禍福無端。天命無常。不再來也。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古音房以反之。敎
誨爾子。式穀似之。
言成立之道。勤則能獲其所資。習則能移其所性。
二者皆興而比也。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
無忝爾所生。

脊令飛鳴搖動。興人不敢自安。自夕達旦。以儆思
之。則當夙興夜寐。以求無忝焉。申首章之意也。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塡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
自何能穀。
桑扈而啄粟。塡寡而岸獄。失所甚矣。世亂而禍將
及身。不特豫憂天命之不又也。是以問卜以求善
道。申次章之意也。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
如履薄冰。

溫溫之不足而惴惴。惴惴之不足而戰戰兢兢。豈
獨遠禍。乃修身之要也。習與性成。則敬爾儀而齊
聖可幾矣。申三章之意也。
小宛六章。〇此詩之意。朱傳獨得之。後三章申
前三章之意。然言愈危而意愈迫。其所處之時
世可知。其興物。曰鳴鳩。又曰脊令。又曰桑扈。始
也在高舉。旣而有動搖急難之象。困窮失所
之憂也。君子遇險則修德。顚沛必於仁。凡其孳
孳汲而後已者。不敢以父母之身行殆也。故曾

子臨終而引此詩。古之孝子。其用心一而已矣。
弁彼鸒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音羅何辜于
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鸒。鴉屬也。能孝其親。故以興己。
踧踧周道。鞫爲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
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
周道。大路也。大路而荒蕪不可行。猶已生王家而
窮無所歸。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滿以反不屬

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言人莫不父母。而已獨見棄。故哀其生之不辰也。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
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言以爲草木皆得所。而已無所依歸。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壞木。
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鹿奔行以伎伎。雉登鳴而求耦。今已母子夫妻不
相保。如壞木之無枝葉也。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君子秉心。
惟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自哀無所投命。而死亡將莫之恤。
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古音居我反矣。析薪扡古音徒可反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
幽王聽讒如飲甘。信評不緩察。如伐木者不見其
則。析薪者不順其理。舍有罪者而親信之。反以其
予罰他人也。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
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音戶
凡君子。猶言凡百君子。非斥幽王也。山水之高深。
而人至之。與雖陰密之地。而人竊之。當日太子必
以所言得罪。故以戒他人勿蹈己之危轍。意與邶
風谷風同也。
小弁八章。○案此來遷以論詩也。而序分此首。
[illegible]之詞。而無能改其德。故節南山
之詩曰。國既卒斬。何用不監。正月之詩曰。終其
永懷。又窘陰雨。十月之詩曰。胡憯莫懲。又曰。豔

妻煽方處。而無正之詩曰。庶曰式臧。覆出爲惡。
皆傷其以亂繼亂。目覩幽王褒姒昏敗亡之
禍。而君臣上下。恬然無鑒戒懲毖之心也。母子
被廢棄憂傷如此。而復甘受讒人。使忠直者
背然。乃言何人斯巷伯二詩皆是也。故在上風
曰。有兔爰爰。雉離于羅。當日以身爲戒。而曰恤
我後者安在哉。是故。序詩者次疾讒之篇。以此
爲首。周不復興。於此決矣。谷風以下。士民愁怨。
皆其故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
予慎無罪昊天泰憮予慎無辜
憮憮然傷心之貌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
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讒言僭忒而涵容之於始此亂之階也如能怒而
懲之則亂固沮而不生矣既乃聽信之於後此亂
之成也如能不信其所讒者而加福焉則亂猶可
以止也
君子屢盟 古音彌郎反 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
言孔甘亂是用餤匪其止共維王之邛
讒言之入由疑心生也故推本於屢盟爲讒之人
皆欲傾害家國者也故斥言之爲盜然所以取王
之信者其言甚甘耳害國之賓非甘旨之供惟
王有心病疑疾之故止當作旨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
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
寢廟者嚴肅光明之地大猷者正大弘遠之謀君

子齊敬故能作寢廟聖人通明故能定大猷人心
如是未有讒佞至而不能察者也易曰德行恒易
以知險恒簡以知阻人之情僞微曖其爲險阻多
矣吾又以險阻之心料之非獨不能管見且行陸
其欺罔之中而與爲化也故惟易簡者知險阻如
太陽之無翳物明鏡之無匿形也君子誠能去其
妬心如寢廟之洞達法大猷之深遠則一切幽暗
曖昧之態淺近苛細之言如見其肺肝然免雖善
於狡脫而遇犬則獲之矣今不能然故曰維王之
病也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
出自口 音苦 矣巧言如簧顏之厚 音戶 矣
荏染柔木以興善柔便佞者也君子[illegible]
者而惟柔木之樹故心數其所出入告君者亦能
蛇蛇而爲大言且言之巧而甚可聽出諸口而不
怍厚其顏而不知殆所謂盜言孔甘者與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既微且尰
爾勇伊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河之麋者。東都河洛之干。讒人所居也。拳勇、以喻勢力。微尨、以喻病敗。言汝亦有何勢力。徒能以讒巧爲亂階耳。愆過多端。身將病敗。起而爲謀者方多。如女之萋者豈少哉。蓋小人之卒。未有不自相傾害者。然當其合幷以危君子。則莫之思也。

> 巧言六章。○序謂大夫傷於讒而作。首呼天而訴之。末斥其人而悟之。中間則歸過于王也。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 不斥暴公而疑其從者。乃謂從暴公以來。蓋婉辭也。梁在邶風與前小弁篇、對笱而言。則當爲魚梁。此對門言。則當爲門外之橋梁也。文同而義異。

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

> 二人已與暴公也。誰爲此禍、疑之也。不入唁我。則有可疑之迹矣。然追其初之相然可。則不應有今日。韓愈所謂將疑斷還否也。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 彼人不但過我梁。又嘗至我庭矣。然亦但致聲聞而不相見。豈不以有愧畏於心乎。是可疑之迹彌顯也。

彼何人斯。其爲飄風。方凡反 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

> 興飄風者。蒙上聞聲不見身之意。言飄風豈不自北乎。豈不自南乎。時往時來。但有聲無形耳。攪者、疑惑之深。至於煩亂也。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古有舒暑起二音 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

> 過梁入陳而不相見。以行亟爲辭也。然又遑暇脂車。則非亟矣。終望其一來。以釋我疑也。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

> 去既以亟爲辭。還猶可入。尚望其一來。以安我心也。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

以詛爾斯。

伯仲者、如兄弟之愛。所留二人從行也。其初之相許可者。直若親貫。豈眞不我知乎。吾與汝之交。可刑三牲以相明也。豈應遂有今日之事乎。

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前數章信疑參焉者。作者之厚於故交。而亦彼人之陰密秘詭。加害於人。又泯其跡也。故卒言爲鬼蜮則不可知耳。人有面目相視。豈終可欺哉。

何人斯八章。○舊說蘇公被暴公譖害之作。首章。旣因從者而得其人矣。次章。念已禍害之由。以其不入唁我而疑之。又以昔者之交而未放遣疑之。以下四章。則見其頻數往來。而卒不相過。然後知平昔交好。果無孚信之誠心。故一旦反覆傾危。至於如此。昔者之不如今也。亦僞而已矣。末二章。乃見怨懟離絕之意。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音媒

萋斐而成貝錦者。言其事之紲織以成章。哆侈而成南箕者。言其言之自巧當而大肆。挾已甚之毒。極陰詭之謀也。

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愼爾言也。謂爾不信。

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旣其女遷。

緝緝翩翩者。往來文致。所以成是貝錦也。捷捷幡幡者。儇巧張大。所以成是南箕也。其終也亦必見疑而自受害。特不知耳。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小人害人而不知禍之將及者。驕也。當其得志。固無可如何。呼天使監視之而已。此又言其太甚之狀。

彼譖人者。音者 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人之所以爲人者信也。言之太盡。鬼神惡之。況心存於構誣。而言發於無端者乎。固宜爲萬物所共惡。天地所不容。此又極言其陰謀之惡。投有昊。猶之呼蒼天之意。

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其去反 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道者、所以通道也。猗者、倚也。畝丘者、闢丘爲畝也。將斫伐楊園者。自芟除一丘始。是其勢倚此而起也。小人行讒。始於小者。及其大者。故願凡百君子之敬聽之也。

巷伯七章○ 或曰遭讒爲巷伯。或曰巷伯遭讒也、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

習習谷風。維風及頹。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末二句無韻未詳

雨者、春風也。以興友之相好時也。頹者如從天頹下。夏風也。以興友之驕盈時也。至於草木皆暑枯者秋風也。以興友之離絕時也。崔嵬者、喩其勢位。山之絕峻而風高者。草木遇之皆萎死。人之志滿而勢盛者。親黨交厚不復存矣。草死猶可也。木萎則甚矣。小德不可忘也。大德其可忘乎。

谷風三章○朋友相怨之詩。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莪爲蒿蔚。傷其無所成也。

缾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音几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缾小罍大。缾罄則罍恥。故子不能成立者。親之羞也。鮮民者、無德之民也。無德之民。生不如死。況又父母既棄。出入憂傷乎。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又申首兩章之意。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南山而遇飄風。興父母之凋落也。何害者、云何罹此害也。不卒者、不得終其養也。又申第三章之意。

蓼莪六章。父母既沒而思念之詩。傷其不能早有立以遂親年。所謂樹欲靜而風不止者。末兩章之志也。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言顧之。潸焉出涕。

簋飧雖滿。而已之挹取有度。以興先王之道。取諸民者有節也。其道甚平而直。君子行之。小人視焉。今則不然。是以睠顧而悲傷也。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能能公子。

行彼周行。戶郎反 既往既來。使我心疚。音几

言東都大小國邑。疲於征斂勞役如此。

有冽氿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勞苦之甚。而庶幾其休息。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蒲北反 舟人之子。熊羆是裘。渠之反 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職勞不來。勞而不得歸也。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

饋以酒而不以爲漿。遺以佩而不以爲長。求索之無厭也。故庶乎天漢昭明。知織女之勞於杼柚。晨莫之間。七度經緯。無時而休耳。襄者經緯之意。織女星在雲漢之間。故云。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胡卯反 西有長庚。音冈 有捄天畢。載施之行。戶郎反

織女雖勤。而不能成報功之文章。猶所謂不以其長也。牽牛雖勞。而曾不念其服箱之苦。猶所謂不以其漿也。農女憔悴如此。故望啓明長庚之先後於日者。使有捄之天畢。沛滂沱之賜。而施下行耳。蓋觸意於近君之臣。降其膏澤。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雨澤將降。必有箕風之振揚簸動爲之先。必有北斗之斟酌調和爲之節。喻國家加惠百姓。必有號令之臧。綱紀之善也。今也箕則閉其舌。而號令之不聞。斗則傾其柄。而紀綱之已墜。故雖有天畢。而

施不行矣。揭。傾也。大雅顚沛之揭是也。北斗魁直戌位。故曰西柄。箕舌不開。斗柄不傾。反言之以切人事爾。

大東七章。○平王東遷。不能修復舊政。而仍厲幽之亂。東人苦之而作是詩。中言西人者。從王而遷者也。

四月維夏。(音戶) 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奚(古本作爰朱子依家語作奚) 其適歸。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爲殘賊。莫知其尤。(羽其反)

自夏而秋。自秋而冬。氣候益異。昔之具腓者。今盡殘賊。雖栗梅之能寒者不免矣。

相彼泉水。載淸載濁。(古音直谷反) 我日構禍。曷云能穀。

泉水猶有淸時。興政事之不淸也。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音以)

江漢能爲國紀。興政事之無紀也。

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生亂世者。不能如鳥之奮飛。魚之潛藏。庶幾山隰之間。采掇草木以終老乎。然未能忽哀思。故歌以告之。

四月八章。○大夫遭亂自傷之詩。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滿以反)

溥天之下。(音戶) 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四牡彭彭。(音旁) 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戶郎反)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魚賀反) 或靡事不爲。(音譌)

北山六章。○大夫行役者之詩。然王非能知其賢而勞之也。卽或知其賢而勞之。亦直使爲其

難而藉此以疏遠之耳彼燕息湛樂而出入風議者且將沮格而制其命蓋有驅馳憔悴而功無可成罪或不免者矣前三章不敢爲怨君之辭若君之知己而任之者厚也後三章則露其意彼從容風議者即此之所以慘慘畏咎而懼憂我父母者與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致洪無思百憂祇自疷疷當作疧唐人避太宗諱

車行則塵心憂則病也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熲

熲明也塵起則昏心憂反明者惟明故昏也

無將大車維塵雝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兮

思憂則昏益思則益重其昏

無將大車三章○行役者作此以遣憂益憂之深也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野神與反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曾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音求念彼共人睠睠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曾我往矣日月方奧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

首章言寒暑之毒苦耳二章則事孔庶而憚其不暇三章則事愈蹙而悔戚之自詒也此與四月北山同意皆盡瘁以仕而莫我有慘慘劬勞而猶畏咎者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刀墨反

此兩章朱傳以爲戒僚友然作自虞之辭亦可蓋遇勞苦之事則謂君之所以玉成於我去其懷安之心盡其靖共正直之道誠之至則通於神明矣而况於人乎上篇言無思百憂此其所以蠲憂之

衛也。

小明五章，自四月至此。詩意各同。蓋編詩者以類相從也。

鼓鍾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君子聞鼓鍾於淮水之上。以其聲之淫哀而憂傷之。故思善人君子懷其誠信而不忘者。蓋性情者樂之本也。

鼓鍾喈喈。淮水湝湝。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德之無邪。則聲不淫矣。

鼓鍾伐鼛。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猶、尤也。德之無尤。則聲不傷矣。

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此則所謂淑人君子之聲樂也。欽欽、敬也。樂以禮爲本。惟敬則和也。鼓瑟鼓琴。堂上樂也。笙磬同音。堂下樂也。雅者、歌鹿鳴三終。魚麗三終。笙南陔三終。白華三終之類。是也。南者、合樂之時。歌以關雎三終。鵲巢三終之類。是也。籥者、樂終而舞。左手執籥。右手秉翟。以爲文舞也。蓋雅樂之次第如此。而其始終條理。歌舞音容。皆無奪倫而不僭忒。非有淑人君子之德。誰能興之哉。

鼓鍾四章，東遷之後。禮壞樂崩。朝廷邦國之間。非復雅頌之舊。其時淮水之上。有鼓鍾爲樂者。賢者聞而悲之。故首三章。皆憂思古之君子。而卒章不言。則所思之君子如是。如曹風之念京周。末乃指其實也。

詩所卷之五

安溪李光地註

小雅三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蓺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爲酒食。以饗以祀。以妥以侑。（古音以）以介景福。（方墨反）

自昔者、遡舊俗而言也。此章言力田以奉祭祀之事。

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古音鋪郎反）或肆或將。祝祭于祊。（古音方）祀事孔明。（彌郎反）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古音羌）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此章言方祭而專今初獻求神之事。

執爨踖踖。爲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爲豆孔庶。爲賓爲客。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此章言亞獻二獻主婦賓客厲神之事。執爨而燔炙在俎、有司之職也。豆實旅百、主婦之供也。獻酬而禮儀不失、賓客之盛也。笑語者、祖考之笑語。記云、祭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笑語得則神之來

格可知矣。

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此章言卒獻而受嘏之事。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鍾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此章言祭畢而送神燕寢之事。

樂具入奏。（古音則故反）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音羌）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illegible]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此章終言燕寢之事。詩言祭祀、未有備始終如此者。中庸言宗廟之禮、至于燕毛、蓋與此相表裏。斯禮也、至武周而明備。然自后稷肇祀以來則禮樂已興。直侯王之制異耳。中言君婦者、作幽公之夫人也。餘文義、朱傳盡之。

楚茨六章。○此幽雅之首篇也。幽雅凡四篇。所

收所年於田想然至後二篇乃有此意歟二篇皆言內祭祀之事蓋先內後外序應如此頌所謂烝畀祖妣以洽百禮者也

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其畝（滿以反）

公劉爲后稷之曾孫自此以下言曾孫者大抵皆斥公劉而子孫之世修其業者以之槩之也大雅篤公劉之篇言度其隰原徹 此章正指其事是時當夏之世故推本於禹功南山是所謂乃

陟南岡者非終南山也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古音屋）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疆埸翼翼黍稷彧彧（古音于逼反）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

中田有廬疆埸有瓜（古音孤）是剝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莫九反）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

先言農者田圃之所得然後及於牲也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彌郎反）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首章闢地之利也次章得天之和也三章言田藝黍稷者也四章言田中之廬植蔬果者也五章言出廬中雞豚狗彘之畜可以爲牲者也六章乃終言祀事

信南山六章○與上篇意同上篇詳於祀事此篇詳於田事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滿以反）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有陳穀可以食農人者自古有年故也今所得之新穀則烝以會髦士士亦農而俊秀者助力於田日衆人敬之而別其食蓋隆義詩書之風已興矣

以我齊明（須即反）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音羌）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

以穀我士女。
社方之祭之外。又祈年於田祖。蓋於田間行之。無壇壝之制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以滿反）田畯至喜。攘其左右。（音以）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音以）曾孫不怒。農夫克敏。（音每占）
曾孫來則田畯從之矣。見耕者饁者之多。而田畯喜見田禾之易治。而曾孫不怒。皆以農夫能敏故也。此首章之意。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音池）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音羌）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曾孫公田之獲既多。又爲民間求倉箱盈溢于神。以爲農夫之慶上下一體如此。故神報以介福。而萬壽無疆。終次章之意。
甫田四章。○所謂祈年於田祖。擊土鼓以樂田畯者。此篇正言之。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以成反）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言農夫能趁事及時。以順曾孫之命。
既方既阜。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音毀）
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人力既勤。此兩章乃致禱祈之意。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以滿反）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墨方反）

前篇求上。勸耕之時也。此來止。觀穫之時也。收穫之後。又禋祀四方。以報以祈。興來歲之利。與前篇社方御田祖者相首尾。
大田四章。○終前篇之意。○自楚茨至此四篇。皆言豳公以來舊俗如此。蓋自后稷始興農事。公劉克篤其烈。故對后稷以稱而曰曾孫也。□風雅頌所稱上不及天子。下不係卿大夫。其稱曰公。曰公子。曰君婦。皆有國者名號。而信南山篇。所謂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則於天子及卿

大夫之事尤不相似而爲諸侯之始肆土地者
與大雅公劉綿荒豳與岐之文正相應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奭
以作六師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琫有珌君子萬年
保其家室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
保其家邦博工反
瞻彼洛矣三章○東都既成朝會諸侯因而講

武事之詩也蓋自文武既沒周召輔政皆不敢
忘武事故曰維有司之牧夫其克詰爾戎兵以
陟禹之迹又曰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首
兩章皆言兵革服佩卒章則示天位已安寓偃
武修文之意矣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覯之子我心寫音胥兮我心寫
兮是以有譽處兮
與蓼蕭首章同湑義亦同皆以物之被露而潤興
諸侯戴澤之意

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
章矣是以有慶音羌矣
亦蓼蕭爲龍爲光之意美其德之定也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
六轡沃若
亦蓼蕭鞗革和鸞之意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魚何反右之右之君子有之音以維
其有之是以似之
比人蓼蕭其德不爽宜兄宜弟之意蓋美其行之

無虧才之有裕乃推原其由於實德之素是以行
事悉似其本心非可以致飾於外者也孟子言自
得之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意正如此
裳裳者華四章○朝會畢而見諸侯之詩首章
聽其言二章觀其行三章乃至於車馬驅馳之
節而無不中度者故四章合而美之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羽興爲天子之羽翰也故曰受天之祜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屛

領與爲諸侯之長宰也。故曰萬邦之屏。
之屏之翰。百辟爲憲。不戢不難。乃多反受福不那。
戢難、言爲邦皆斂戢而畏愼也。罪、承次章言。翰、承
首章言。戢難、人承次章言。受福又承首章言。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乃言今日之燕、非以遨遊相交也。相與求萬福爾。
桑扈四章。○朝會旣畢而燕諸侯之詩。蓋必元
侯受方伯之任者。其杜東郊、則周公君陳畢公
之倫是也。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魚何反
鴛鴦、匹鳥也。與天子下交元侯。收爲匹配。故畢
之羅之。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方墨反
鴛鴦之宿、斂其左翼以相依。與天子倚毗元侯之
篤。
乘馬在廐。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
乘馬在廐。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以人馬而賴其力。與天子加惠元侯而收其

功
鴛鴦四章。○此爲諸侯所以答天子也。蓼蕭湛
露、與會燕享之詩也。此四篇辭義皆似。而篇什
不相從。以首篇推之、則皆爲東都 知。鹿
鳴以下、天保答之。魚麗以下、南山有臺答之。蓼
蕭以下、菁莪答之。瞻彼洛矣以下、鴛鴦答之。其
義皆相似。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旣旨。爾殽旣嘉。豈伊異
兄弟匪他。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

旣見君子。庶幾說懌。
實維伊何、問此頍弁者何人也。故下以兄、匪
他答之。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旣旨。爾殽旣時。豈伊異人。
兄弟具來。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
古音以 旣見君子。庶幾有臧。
實維何期、設問期以何時來也。故下以兄弟具來
答之。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旣旨。爾殽旣阜。豈伊異人

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
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雨集則草木零落松柏不凋而蔦蘿亦既枯矣
然則相見之日能有幾哉記曰親戚既沒雖欲孝
誰爲孝年既耆艾雖欲悌誰爲悌故孝有不及悌
有不時其此之謂乎

頍弁三章○當從朱傳爲燕兄弟親戚之詩然
細其辭意蓋受燕者之作非燕者之作也故以
蔦蘿自比而卒語曰君子維宴作主人言爾

寫此詩者蓋所以勸親親親如常棣之倫而託爲
兄弟親戚之意其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猶常棣
孔懷原隰之意也

間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
雖無好友（音以）式燕且喜

季女喻賢人也以其懷美德議言之故曰季女也
言間關命車爲思季女而往望其德音之來會不
啻如渴而如飢又復嘆言我雖德美不足相配非
汝之好友然亦願汝之聯且燕喜也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
好爾無射（音亦）

維文明之物也辰時也以其懷抱太美言之故
曰碩女也山梁之雉時哉時哉翔而後集者也碩
女亦應時而來以德教誨於我故既燕且譽而好
之無射前之飢渴以望其德音者至是始諧矣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
女式歌且舞

謙言酒殽之不備如風所謂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也又謙言無德以酬汝即前文無好友之意也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
我心寫兮（音寫）

析薪喻求賢也鮮我覯爾言其相見之非易而不
偶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戶郎反）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覯爾
新昏以慰我心

高山仰止欽其德也景行行止儀其行也既得賢
而覯之尊之故復序其間關往見之初馬驂車驅

特爲欲覩爾新昏以慰我心也。孔子曰、詩之好仁如此。

車舝五章。此篇蓋求賢之詩。其以季女碩女新昏言之、皆此類也。周公繫易、凡言女言婦言婚媾之者、大抵取義在君臣朋友之際。楚屈原知之、所作騷辭、周游求女。此歷訪賢人之義也。然則此詩之旨、乃孔子所謂好仁者、一言以蔽之矣。然弁及此、乃常棣伐木之嗣音。意者亦周公之作。蓋明晨、篤世業、輯會以親諸侯。而不

咸而睦同姓、明俊民以讓後人者、皆周公之志也。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

青蠅三章。疾讒之詩也。自此至魚藻、皆書爲厲王時詩。以賓筵魚藻例之、則此詩亦當爲東諸侯作。故曰交亂四國、構我二人、非微諸也賤也。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鐘鼓既設、舉醻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朱傳、此章言因射而飲者。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朱傳、此章言因祭而飲者。愚謂射者飲而後射、祭者祭而後飲也。各奏爾能、言子孫執事者各盡其能也。賓載手仇、飲賓也。所謂獻酬交錯者也。室人入又、燕寢也。所謂樂具入奏者也。康爵、猶言福酒。時、謂春秋祭祀、以時思之。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朱傳、此章以下、言凡飲酒者。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

是曰既醉不知其郵（音尤）側弁之俄（音我）
醉而出並受其福（方服反）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
嘉維其令儀（音俄）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
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
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音宥）
上兩章言威儀之失此章特以失言爲戒蓋酒
之害莫大於失言也
賓之初筵五章○韓序謂衛武公飲酒悔過之

作是也然雖自箴而亦以諷上與大雅抑同意
以二雅之序效之兩詩一當爲厲王之世則言
武公作卿士在此時者近是其又言仕於幽王
者非也序說多不可信矣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
君民猶魚水也魚非水不樂君非民亦不樂也此
酒則無酒荒之戒矣當是東諸侯道諭之
王在在鎬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能以豈樂 那安居貌
魚藻三章○此詩繼於賓筵而皆言飲酒之事
並亦衛武公所作以諷王與蕩之詩借言殷紂
沈湎之失今武公於自儆者作言之如彼
於上者如此臣子之辭也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
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
以筐筥之既往與車馬衣服一榮者侯也

觱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
淠鸞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所屆
觀芹之所生則知檻泉之所出矣與旂常車馬之
所至則知君子之來也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紓天子所予樂只君
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言旂鸞驂駟則君子原有車馬及此觀見
邪幅則君子有服紓緩也彼也謂彼
天子若素無怠緩此車馬章服皆天子之所

予。今又有此新命以申重其福祿者。以其有樂只之德故耳。此兩章、皆申首章之意。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博工反

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以枝葉之盛。與從來之人之多。蓋必燕賜及其下。故云。

汎汎楊舟。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

福祿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朝事畢。而天子復留諸侯。與之揆度政事。厚其禮意。故以舟之繫維而汎汎。興諸侯之款留於天子而優游也。蔽三章、賜賚之常。後二章、與之加厚者也。

采菽五章。○此詩與瞻彼洛矣諸篇不相屬。而在厲王之後。則必宣王朝諸侯之詩也。四章曰亦是率從。言諸侯來而其左右亦來也。五章曰亦是戾矣。言天子至而諸侯亦至也。蓋亦朝會于東都者。

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敎矣。民胥傚矣。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

此三章、刺親睦之不行。由有位倡之也。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戶音如食宜饇。如酌孔取。

毋敎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轉樹譽

上三章、刺廉讓之不興。由有位導之也。

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

甘於在下而受棄者。能讓者也。今之人皆欲居上而長驕人者爾。

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蠻髦、猶言胡越也。不相親之意。比兩章、兼應前六章也。

角弓八章。○仁讓之化旣遠。士大夫序競以先細民。王朝不能敎本厲俗。賢者以爲憂。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尼質反俾予靖之。後予極焉。

蹈、古注作悼。朱子據荀卿作神。然蹈義自通。蓋踐

蹈其下之意。正對高飛傅天。所謂發揚蹈厲者也。

有菀者柳。不尚愒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予靖之。後予邁焉。

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矜音居叶以

菀柳三章。○從舊說。○自采菽至隰桑。以爲從改之。當爲宣王之詩。然如角弓菀柳。則尊賢懷柔之道。亦既微矣。合觀大小二雅。凡繫宣王事者。大抵勵意武功爲多。其稱中興者以此。其不

久而亂。使後人稱厲宣幽平。亦以此也。若英武之君。志在功名。則小人多藉此以自進。而有愛爵不讓之徒。行其督責。則羣下多苟焉以自逸。而有不敢親暱之意。夫是以枝繫而本撥。材盛而德衰。勢強而心離。文武周公之道。於是衰矣。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彼都。指西都而言也。容有法。故不改。言有則。故成章。行本於德。故歸於合情中理。爲所嚮矣。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

言俗之儉素也。以臺爲笠。以緇爲撮。綢密而端正者。乃其髮耳。皆言首飾之不底也。如、與而通。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

言俗之有體法也。充耳以琇。舉一端而餘可知已。尹吉、氏。周之有家法者。故女皆慕效之。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我不見兮。

言從之邁。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我不見兮。云何盱矣。

言俗之尚寬徐而貴簡重也。短其帶。卑其髻。則行止爲之便捷輕佻矣。鄭氏曰、言非士故垂此帶也。帶於禮自當有餘也。非女故卷此髮也。髮於禮自當有旟也。旟、揚起也。

都人士五章。○厲王之亂。宣王繼之。人尚武健。舊時風俗衣冠。爲之一變。於時猶有及見成民

典所者。追感而懷思之。蓋居東都人之作。故曰周京爲彼都也。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爲期。六日不詹。

之子于狩。言韔其弓。（音悵）之子于釣。言綸之繩。

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維魴及鱮。薄言觀者。（音渚）

采綠四章。○此詩舊爲婦人念君子之作。然其味則已淺矣。反覆辭意。蓋刺人之欲有爲而不敢於事者。故言終朝所采無幾。而或偕言歸沐

而不繼矣。或期以五日采盡。而至於六日猶不見其來矣。狩則韔其弓而不張。釣則綸其繩而不下。問所欲釣者。則魴鱮也。然薄言觀之而已。未嘗一投竿施餌焉。則亦所謂臨淵羨魚者耳。雖未知所諷。然其取譬。則警人者至深切也。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古音疑）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首章、言召伯能恤軍士。所以人忘其勞。二章三章、則從役之安歸也。四章五章、則王事之既固也。

黍苗五章。○宣王命召伯爲申伯營謝。功成而從役者作此詩也。此與崧高凡一事而分二雅。彼則卿士賦於朝廷。此則從役作於行間。且亦是在東將歸時耳。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乃多反）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遐不謂矣、朱傳自爲一說。若據孝經之意。則爲欲盡其言之義。鄭氏亦以忠焉能勿誨乎釋之。

隰桑四章。○朱傳云、喜見君子之詩。雖不知爲何人之作。然以所興推之。隰桑之葉垂陰於下。蓋士大夫得見賢公卿之詩也。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白華成菅。則白茅爲束。草木之相依附者如此。然
當其陰陽之和。白雲英英。則菅茅皆沾濡潤澤矣。
及是則白茅枯槁。雖有白華。亦且萎絶。今也天道
艱難。異於白雲之候。故使之子之不謀念。而遺我
以獨居也。
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池能浸彼稻田。烘能烘彼桑薪。水火之潤炎於物
也。今澤池注而火移充。故惟有傷懷勞心而已。

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懆懆。視我邁邁。
鼓之必感。猶聲之必聞也。而我之心獨不見察何
哉。
有鶖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鶖鶴以比嫡妾。鴛鴦以比夫婦。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疧　俗本或作底　說文無此字
兮。
扁從戶從冊。器上者題書於戶曰扁也。以石爲之。

則石之卑直至矣。若以扁石而踐踏之。則卑莫甚
焉。今王之廢棄於我。而使我疧病。何以異此。
白華八章。章四句。此申后見黜於幽王之所作也。當其
居申時作。故次在此。而曰之子之遠也。此下字
當爲幽王之詩。
緜蠻黄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
敎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緜蠻黄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
敎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緜蠻黄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
敎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緜蠻三章。章八句。世亂人不安其所。于時猶有能養
物之救恤之者。故行者作此詩。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
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醻之。
瓠葉四章。章四句。與旅燕同意。蓋有飲之食之者。而

盛其禮雅淑篤之物而盛則直

漸漸之石。維其高。山川悠遠。維其勞。武人東征。

不皇今本作朝石經改作朝矣。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

不皇出矣。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

不皇他矣。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苦於征役者之作。

苕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苕之華二章。章四句。○困於飢饉者之作。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戶郎反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讀為鰥哀我獨為匪民。

草衰則黃。枯槁則玄矣。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與神反哀我征夫。朝夕不暇。子孫

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何草不黃四章。○亦苦於征役者之作。

詩所卷之六

安溪李光地註

大雅一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

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以晉

言周所以受命。由文王之神。上與天合。

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陳錫。所錫者多。如物之陳列也。文王身不受命。而令聞無窮。天廣錫在其孫子。本支既百世矣。異姓之士。亦光顯於時。與國咸休也。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士之傳世顯亦其猷為皆能自勉于敬。實天生之以為邦之楨幹。文王基業所賴以安者也。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蒲北反

假格也。文王之神之靈。由其闕之長也。文王之聲之駿。亦此德之盛也。雖億不已於敬。豈有圖度天

命之心哉。而德之昭假。天實有命于商之孫子矣。
天之旣命。是以孫子孔多。靡不臣服。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灌音 厥作祼
將。常服黼冔。王之藎臣。無念爾祖。
皆命于商。而今在周。何常之有哉。其本支旣臣服。
故其多士皆來助祭。與文王之本支多士世顯者
異矣。靡常如此。今爲王之藎臣者。可無念爾祖之
德乎。明今日所以陳此。一忠藎之心也。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方墨反 殷之

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念爾祖者。存乎修德而已。命之在我。雖德有以配
之。德當修則命常存。是自求多福也。昔者殷未失
衆。亦嘗配帝如今日矣。惟其大命之不易。是以遷
移而靡常。可不爲永鑒乎。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躬不與天同之 宣昭義問。有虞殷自
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孚音
遏絕也。修德而義問宣昭。且時時虞其若將之自
絕于天者。則於配命之道幾矣。然天事幽昧。易乎
惟此[illegible]王則與天合。而推之萬邦而孚
矣。夫文王之與天合者何也。敬而已矣。穆穆而
熙于敬。益文王之所以爲文也。
文王七章。○周人祓成王之詩。而後世因以爲
朝會之樂章。詩意欲其以文王爲法。以商爲鑒。
德之修。廢同其本已。其驗尤在於殷棄膚敏而
使之駿奔周京。文王之材。而克以楨幹王室。故
自此至思齊。多言文王得人之効。作人造士之
功。以迄于成王卷阿之後而始變。中間宣王修

之羣賢爲盛。陵夷于幽之衿穽終焉。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
使不挾四方。
有明明之德。則有赫赫之命。無常而不易。宜鑒于
殷者。皆即前篇之意。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嬪音 乃及王
季。維德之行。戶郎反 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言摯國之仲女任姓者。自商時來嫁爲周京之婦。
能與王季合德。實生文王。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方墨反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小心昭事。其德〻恭也。是以能來多福。而方國至焉。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初載、猶言生初也。嘉止、昏姻之時也。
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

言行嘉禮而納幣親迎之事。
有命自天。興莘編命此文王。于周于京。音纘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
大姒爲莘之長女。蒙大任而言。故曰纘。後思齊爲亦曰嗣徽音也。燮、和也順也。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說見小戎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陳于商郊。其勢興起矣。然既無疑懼之心。亦無覬幸之意。惟知畏上帝。俟休命。此所以爲順天應人燮伐之師也。女者、武王自汝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音旁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彌郎反
燮伐、順也。肆伐、咸也。然昧爽會師。一戎衣而大定。非咸之競。實順之極也。
大明八章。○文王大明緜、朱傳以爲皆周公戒成王之詩。然惟文王戒義獨顯。此及後篇。則陳王業之所以成。推王迹之所自基。蓋使不忘先世。而思所守之重。中間又及乎列王之德配。以

至尚父之功。四臣之助。凡皆至德感致。受命之符也。大武之舞。有總干山立者。有發揚蹈厲者。夫子推明其意。一以爲武王之事。一以爲太公之志。蓋屹然而不動者。正所以傳其無貳之心。特然而盛威者。乃所以[illegible]其鷹揚之烈。信乎聞其樂。知其德。觀其舞。知其行也。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
述太王居豳時。未有家室。起下築立室家之事。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音戶〕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述大王遷岐之事胥宇猶言同居也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述周都高平而肥美始謀于衆復決于龜遂止是而及時築室焉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音以〕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莫以反〕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述居民授田之事始慰安而居止之而分劃其左右居民之事也繼乃正其經界宣其衆而畝其地授田之事也岐在西以東為表自西至東徧執其事民功修也
迺召司空迺召司徒俾立室家〔音始〕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
述始作廟之事召司空者度地召司者聚役繩直以正其左右縮版以齊其上下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

鼛鼓弗勝
捄盛土於器也既將築而盛土於器陾陾然衆多又度之而繩聲薨薨然所謂其繩則直者至此然不正矣既築之而登登然高矣又屢削之而削聲馮馮然所謂縮版以載者至此無不齊矣申言作廟之事
迺立皋門皋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戶叩反〕
皋門應門毛鄭與朱子之說互異鄭謂諸侯有皋應路二門天子加以庫雉今始從之以大王賢人無僭制之事如此章司空司徒亦以諸侯備三官之故直至武王誓師時未改也春秋列國往往僭逾不足據為明證此言立朝置社之事案周制左宗廟右社稷則廟社俱在於朝中而在庫門之內此先言作廟後及門者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廟之既成乃因之而備宮室之制也
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

此章仍以太王之事言之。爲是孟子引以爲文王之事者。猶上以憂心悄悄爲孔子。蓋斷章之取。且因思齊四章辭義相近也。狄人之怒未殺。而太王之德愈彰。木拔道通。形勢足恃。是以混夷奔竄而伏息也。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音戶 予曰有奔奏。奏與走字同當音祖 予曰有禦侮。

此乃言文王之事所謂彼作矣文王康之者也。德讓化於異邦。而又內有四臣之助。故王迹之基者。

至此而王業建矣。疏。親也。謂親爲疏。猶謂治爲亂也。疏附先後。以近臣言。奔走禦侮。以遠臣言。

緜九章○說見前篇。周自后稷勤於農事。公劉修之。太王復修之。而又備廟朝社稷之制於播遷之餘。所謂日不暇給。而規模弘遠矣。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趣倉九反

濟濟。威儀之盛也。左右趣之。助祭者也。鄭氏曰。白桵相樸屬而生者。豫斫爲薪。至祭上帝二辰。則聚積以燎之。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峩魚何反

亦左右趣之之事。言助祭者莫非賢士。

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淠。舟行貌。言文王涉涇有所征伐。則衆徒奮櫂。六軍輯和而不相失。是文王能盡文武之用。而得其和。所謂祭則受福。戰則克者。蓋得其道矣。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專以兩事言之。上篇所謂疏附先後奔走禦侮者。於是可見。

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此下兩章。乃歌咏文王之德。克武得賢。是作人之效也。由其德之彰顯。天下文明。如雲漢在天。有目者共睹也。加以百年後崩。教化澤久。觀自麟趾。暨至兔罝。無非待文王而後興者。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上章言德之顯。此則言德之修。有雕琢之功。故成金玉之質。生安而不已於黽勉之勤。故能爲綱紀而大成其作人之化。

棫樸五章○序謂文王能官人。朱傳謂歌文王

之德粲之而義備矣。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旱山之麓。高平澤潤。則所生之榛楛必盛矣。君子有豈弟之德。則所受之福祿必多矣。其干祿也。以豈弟干之而已。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戶工反
申干祿豈弟之意。朱傳之說美矣。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豈弟之德。莫大乎作人。易言享于西山享于帝。則克享神明。亦莫大於此者。此蓋由其德之盛通類之爾應。易曰。本天親上。本地親下。則各從其類也。韓子曰。志同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飛也。蓋此章之義矣。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方墨反
上二章皆受福之本。此則受福之事也。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木之性。火附麗之而不去。君子之德。神憑依之而不離。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葛藟蔓生者。未必皆直也。然附於條枚。則皆直矣。福之在人。未必皆正也。惟君子以豈弟之德求之。則正而無邪。此兩章承介景福。而終首篇之意。
旱麓六章○序言受祖。朱傳謂歌文王之德。亦兼之而義始備。但祭祀皆然。不專文王。又序以為大王王季者。徒以玉瓚一句。不足據也。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滿以反　思媚周姜。京室之婦。房[illegible]反
嗣徽音。則百斯男。
言文王上有聖母。內有賢配。○專以內德言者。凡人修身。其於顯明之地。莫不齊束。閨門忱質。而放逸之心生矣。文王之德之純。同其性與天合。而母教內助之所成者實多。故撲本而言之。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博工反
又推本文王之德。言先世之德。實文王有以順之也。太姒之德。實文王有以刑之也。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刑于寡妻。以雝雝在宮。忠于宗公。故肅肅在廟。雝雝在宮。則暗室而未嘗褻慢。不顯亦臨也。肅肅在廟。則致敬而尚懼有失。無射亦保也。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無韻

文王上有王室之纍。外有敵國之憂。其疾也大矣。在常人處此。宜亦有所警戒。然而文王於大之疾。益以無歉者。蓋其性焉安焉。不待有所聞而後尤於法。有所諫而後入於善也。○上章見文王之敬以直內也。此章見文王之義以方外也。雖於不[illegible]之間。有順有逆。而處之如一矣。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無韻

德既備矣。而功業莫大於作人。作人者。亦惟是上文無斁之德。有以成就而彰顯之爾。德造、成就其材也。譽髦、彰顯其身也。

思齊五章。○歌文王之德者。此篇為至。蓋求端於不回之實也。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illegible]

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莫、定也。二國、商夏也。耆、惡也。憎、增也。式廓、大也。言天欲一民之安定。而二國政亂。天之所惡。故亡虐於四國之遠。有當乎天心者。則增而大之。以為[illegible]命之參。西顧於周。與以岐山而居焉。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啟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古音如 拓后 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菑翳、木之枯斃者。則拔除之。灌栵、木之叢襍者。則

其分之殆物、木之可用者。則留出之。檉椐、大中[illegible]柔者。則芟去之。帝遷明德於此。向之昆夷。滿路而去。是配天受命。已於是而固其基也。以上言太王之事。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illegible]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illegible]

卜之作對也。大伯雖讓日也。然兄弟之間友讓其
至。皆所以篤厚家慶而增其光。故能守國不失。并
至於奄有天下也。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
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
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貊當作莫。清靜也。天命自度。是帝度其心也。口無
擇言。是莫其德音也。其德之明著。則有明察分辨
之義。盡師長君上之職。成和順親附之化。傳之文

王。其德尤無遺憾。歷代帝眷。至此而實受其福矣。
以上言王季之事而遂及文王。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
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
按徂旅。以篤于周祜。以對于天下。音戶
文王性合天德。事順天心。故若天之謂之也。畔者
相攜貳。援若相牽引。歆者相貪羨者相慕。文王處
物交之間。既無攜貳。又無牽引。無利己之心。
無貪人之意。所以當商末世。亂流滔滔。而獨先登
于岸。論其所立之高。不淪于俗。而又足以拯拔沈
溺也。言此以起伐密之事者。明其無覬無私。一為
義動以救民也。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
無飲我泉。我泉我池。沱音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
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言伐密而無敵也。文王伐密後而徙都。此徙於程。
後乃遷於豐。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音棘不

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
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文王之德。懷于帝心。惟其潛修之厚。聲色不形。雖
身化方化。為諸夏之長。專尚文德。不以兵車。故其
聲色之泯然也。若無所識知然者。臨事而動。順天
之法。有所命討。奉而行之。於我無私焉。一曰此以紀
伐崇之事者。崇有譖害之仇。徙於斯師。然其動不
無適莫。行天命誅之。非文王爲其聲色之威而動
此兵革也。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古音莫悲反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絶是忽。四方以無拂。

之。伐崇而亦無敵也。文王伐崇之後。大邦畏其力。是無侮也。小邦懷其德。是無拂也。

皇矣八章○棫樸之詩。言文王祭祀則多士攸宜。征則六師恐後。故畢能言其祭之受福也。而繼以大任大姒。修文德者本內教也。皇矣言其戰之必克也。而先以太王王季。纘武功者重

先烈也。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靈臺之制。所以迎日月。望祲氣。書雲物以爲備。周官眡祲。馮相保章氏之所司也。文王伐崇之後。作邑於豐。而立一臺。臺高可以望遠。靈則以其占候天道。察知祇祥。而取名爾。孟子啟誘時君。而以爲百姓之所謂。非正訓也。

王在靈囿。肆音麀鹿攸伏。古音蒲北反 麀鹿濯濯。白鳥翯

王在靈沼。於牣魚躍。

臺下有囿。有沼。王者時游觀焉。上章言民情之樂。此章言物情之遂也。

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

辟廱。學名也。辟。璧也。廱。壅也。四面壅水環之。圓如璧也。文王既作靈臺。又辟廱。乃肄禮樂養老觀射之處。古人多學。以樂爲主。虞之典樂。夏殷之宗。止周之大司樂。皆學職也。文王修古制而肄樂於其中。虡業崇牙既設。鐘鼓成備。鼓之考之。無相

奪倫。故歎美而言辟廱之可樂也。

於論鼓鍾。於樂辟廱。鼉鼓逢逢。古音蒲工反矇瞍奏公。

鼓鍾之得其倫者。由矇瞍之得其職。

靈臺四章○文王大明緜。自文王而上推於大王王季。下及武王。益繞紛述之全體。故居大雅之首。而用之樂歌爲最重。棫樸以下。亦有組織功德焉。然大致皆爲文王作也。而終於此篇。德之精微。若思齊皇矣矣。語節目之大。則被天也。作人也。格于上下。德之大端也。諸篇之指。

不離乎此。而此篇之靈臺、則其指事上帝對時
而省驗之事也。辟廱、則其發號斯一、建宮以育
成之事也。周自太王已備制動之制。此三者實
至文王始興。不獨著其文武既修。功業明備。而
首篇所謂陟降左右、思皇濟濟者。知文王之無
一日而不勤其心也。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書音

下武言上文也。武王能以武顯。然非所上也。其累
世皆能修行仁是也。一戎之後。罷武修文。故曰下

武。世有哲王如三后者。德當天心。其神既已在天
矣。今王方受命而在京。德美實與之配。此詩不著
諡號。應是武王在時羣臣頌美之辭也。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孚音

德配三王者。由其能思世德以求合之也。配三王
即所以配天命乎。物之疑於中而成象者。猶二
者。永言不忘。參前倚衡。若或見之。此之謂成王之
孚。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下土則可以化邦矣。下土之式也。繹其永言孝思
。皆動其秉彝而法式之。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服叶蒲北反

一人者、百順之本。則而式之。則所以應一人者皆順
德矣。繹其永言孝思。故有以通乎神明。施于四海。
之昭其嗣服。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嗣服光昭。不特今日之法。天實乃來世之儀刑。使
之繼承其祖宗之道。而受天之福於無窮也。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佐、輔也。臣民者君之輔。朝賀踵至。則萬年而親附
不衰矣。

下武六章。○自文王至卷阿。多爲成王時詩。則
不應有武王在位之作。然作詩者意在述先德
以陳戒。則係於何王者。可以援引爲王誦之。後
世編詩。但論世次。固不以作者爲先後也。

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

有安民之心。有成治之效。文王之聲所以駿也。烝、

舊說作君然恐當爲美盛之意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築城伊淢作豐伊匹匪棘其欲（禮記引此作猶）遹追來孝王后烝哉

匹謂制度所比擬如諸侯不得僭天子之類也築城則有洫作豐則有匹非急於所欲乃繼前人之緒追從來之孝思爾蓋後來者曰來所由來者亦曰來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

作豐之後王功益以赫濯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四方攸同自文王而天下歸心矣然文王大邦維翰以服事殷至武王始革命而君天下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蒲北反）皇王烝哉

文王作辟廱武王復修之明文王有武功而武王有文德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illegible]音）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武王亦欲去豐也爲子孫計設險守國以燕安覆翼之子孫互文

文王有聲八章〇文王四章先曰文王後曰王后武王四章先曰皇王後曰武王明文王乃追王而爲王后者武王則先著其爲皇王而後存其本稱自棫樸以下歌文王也自下武以下歌

武王也毛鄭謂考不忘先也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后妃從天子祀高禖以祓無子故曰履帝武敏者步之速歆者心之動介謂與同御者參止者其所居也就所介止之處而震動有身之甚早（[illegible]）害載夙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古音方二反）無菑無害以

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初生之子而其易如此故父母赫異其靈也不寧
疑之曰豈上帝之不寧而不康我禋祀乎何居然
而生子之異也所以起下文棄之之意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與翼協）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
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
實訏厥聲載路
腓若以足援之字者以乳食之
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

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
始能匍匐而容貌清峻既知飲食之後則所樹蓺
無不盛者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音老）實方
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
邰家室
有相之道言有相助上帝之道所謂克配彼天者
也或曰道稼穡之方言有鬼神助之而授之方也
方苞以下朱傳確矣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恆之秬秠是穫是畝
（音門反）之穈芑是任是負（音以反）以歸肇祀
天爲之下嘉種有此四者而長久植之獲于田棲
于畝任于肩負于背歸而共祭祀之用言肇祀者
蒙始號國有邰言
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蘇九反）烝
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
興嗣歲
疏云或使人在碓而舂之或使人就臼而抒之或

使人簸揚其糠或使人蹂踐其黍朱子云謂蹂禾
取穀以繼之也釋淅米也烝炊之也皆爲酒及簠
簋之用祭之日則以蕭合脂爇之又軷於行道之
神而於諸牲之肉或傅火而燔之或加火而烈之
皆粢稷爲神羞蓋祈年祈穀之祭也故曰以興嗣
歲
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與今協）胡臭
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朱子以上章爲后稷之祀此爲尊后稷之祀蓋以

諸侯不得祭天而有上帝居歆之文故以郊祀言
之然恐天子祭天周制始定古或可通也卬盛于
豆師蒙上章雖以陽斷月言曰后稷肇祀則無罪
悔以迄于今亦似前後之非兩祭安在其混爾
生民八章○歌 后稷之事推受命之始也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
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行葦之茂猶不使牛羊踐履況兄弟之親豈可以
疏遠乎鄭氏曰少者爲設筵而已老者加之以几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 古音古 醓
醓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或歌或咢
肆筵者皆設席以坐之授几者則有緝續御侍之
人焉先行獻酢之禮洗爵飲者也奠斝不飲者也
不歆者爲敬周曰爵殷曰斝等蕪代也緝行爲醓
醓之禮然後燔肉炙肝加以脾臄既飲既食或鼓
或歌和樂之至也
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既句
既挾四鍭 古音猴 四鍭如樹序賓以不侮

既燕而射以樂之且觀德焉先序其賢多者也
既序其不侮敬者優也雖同姓亦曰賓故下曾孫
曰主
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 古音主反 以祈黃耇 音苟
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方墨反
古者燕會其終有無算爵之禮所謂不醉無歸者
蓋此時也酌以大斗祈其黃耇通言之也其黃耇
台背者則扶御之人引之翼之以其壽考爲邦家
之祺故更祝之以受大福是以此一燕也而親親

尊賢敬老之事備矣
行葦四章○燕同姓之詩也朱傳以爲祭畢者
以列在大雅別於小雅之燕享云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方墨反
享其飲食思意之厚願其受福也答上篇以介景
福之語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彌郎反
德者福之本故又祝其明明德於無窮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

無如若昭明之極。高朗則令終矣。令終[illegible]也。公
尸嘏辭其豫告汝者尒。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音俄
公尸之所告云何。謂其祭物潔美。禮儀卒度。靜之
享之。嘉其愛敬。朋友攸攝、斥相禮之人也。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公尸又言爾之威儀旣孔時矣。又有孝子以佐佑
之。孝思相繼之盛如此。故神永錫汝以善也。
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作詩者推言神意。謂所謂類者非他。室家之中。有
以祚其子孫於不絕者是也。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又言所謂胤之祚者如何。受天之祿。而景命附焉
爾。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又言之附於何見之。為擇女士以為賢配。而所
生孫子。從之皆賢。是則天祚明德無疆之實也。
旣醉八章。○朱傳以為答行葦者精矣。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旣清。爾殽旣馨。公尸
燕飲。福祿來成。
鳧、水鴨。鷖、鷗也。爲公尸者。必證慮忘機。乃與神近。
故取以興焉。涇、在涇水中也。神安則福祿亦成而
安矣。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魚何反 爾酒旣多。爾殽旣嘉。
公尸燕飲。福祿來為。音僞
進水而沙、沙水旁也。故宜之。神宜則福祿亦為
無不宜矣。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旣湑。爾殽伊脯。公尸
燕飲。福祿來下。音戶
進沙而渚。渚、水中之高地也。宜故處之。神處則福
祿亦下而不去矣。
鳧鷖在潨。公尸來燕來宗。旣燕于宗。福祿攸降。戶工反
公尸燕飲。福祿來崇。
進渚而潨。潨、水外之高者也。處之故宗之。神宗則
福祿崇而不替矣。
鳧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

燕飲。無有後艱。

進濂而疊疊、水絶夾山如門者也。來宗故熏熏然和說。楚辭云、君欣欣兮樂康。是也。神和說則福祿來保。無有後艱矣。

鳧鷖五章。○祭之明日賓尸之詩。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編反之。自天申之。

有嘉樂之德。故宜于民人。得民人之和。故享于天心。既受祿矣。又保右之而使不失。申重之而使益

加。

千祿百福。方墨反 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此保右申重之實效。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

又申言令德之實。容貌則抑抑其謙和。言語則秩秩其從順。人無怨而樂之。無惡而嘉之。而又聽納虞受。視同德者而順從之。此言以受福無疆。而為

四方之綱也。

之紀。燕及朋友。以音 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塈。

又申言宜民人之實。其綱紀也。先安及於有位之朋友。能使百辟卿士。皆忠愛於其君。可謂宜人矣。君臣不懈于位。則民所由以安息也。可謂宜民矣。

假樂四章。○朱傳謂公尸所以答鳧鷖也。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埸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郎戶反

篤者。言其力本勤農。風流篤厚。書— 劉克篤烈。加篤於公劉之上。猶曰於皇武王。允文 王也。

首言其居西戎而將遷豳之事。迺埸一疆者。就其疆埸而蓄儲行備也。思輯用光、言思欲安集其民人。以光大其國土。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歎。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

言初至豳而胥民於此原。則既從者繁庶。順上遷

寔告。而無怨歎之聲矣。蓋遷國非民所樂。觀之盤
庚可見也。於是公劉登降相視。欲定都居。佩玉與
刀。觀自厥履。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迺覯于京。（音覯）京師之野。（神與反）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叓中上意。逝百泉以瞻原。所謂降于原也。陟南岡而覯京。所謂陟于巘也。皆居而非久者。曰旅曰處。易曰、旅于處是也。既定京師之地。於是卽其野處而處之。爲廬而旅居之。出號施令。詢謀衆庶。皆於是焉。基室家未備。而草次爲宮之時也。

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既登迺依。迺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二末句無韻）

〻、朝宁位也。就此草創之時。設爲朝宁之位。肆筵登依設豕酌匏。以會臣民。飲食之後。爲立之君以統之。立之宗以屬之。公有長。私有尊。則民不渙散而易使矣。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

溥〻、言定其廣袤也。既定國土之疆界。於是登岡測景以視其山川方位向背。天道得矣。觀其流泉以制溝洫。而域民爲三軍。人數得矣。度原隰之高下肥磽。以徹法治田而徹其糧。地利得矣。西方負山。少見夕陽者。則居人寒苦。故又度其有夕陽者。以定人居。起下章作室之事也。單義未詳。或曰、諸侯三郊三遂。是雖曰三軍而實徧也。公劉初遷。民戶未衆。僅有三郊而已。故曰三單。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衆爰有。（以古）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迺密。芮鞫之卽。

館、謂宮室也。君宗既立。人民既定。廬旅不可以恆居。於是修築家室。以爲久住之基、亂流以取厲鍛。用爲斲削。且貢軍械田器也。止基既理。人居稠衆。或夾皇水之澗而相向。或遡過水之澗而相屬。又不能容。則就芮水之外而家焉。

公劉六章。○歌述公劉之事。按武成云、先王建

邦啟土。公劉克篤前烈。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克勤王家。文王克承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故后稷始封有邰。公劉遷豳。太王遷岐。文王伐崇。作邑于豐。皆周家受命之所由也。太王王季文王之事。自文王至有聲備矣。然後及於后稷公劉焉。然又更越行葦四篇者。凡歌詠祖德之詩。不特陳戒。亦受釐之所歌也。公劉不在七廟之中。則時祭所不及。而行葦四篇。乃祭畢受釐之事。考其篇次。固宜在此矣。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興以比

行潦。水之濁者也。然酌之以寘於大器之中。俟其澄清。又挹而注之小器。則皆可爲祭祀之用矣。餴、沃以烝也。饎、酒食也。左氏傳云。潢汙行潦之水。可薦之鬼神。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罍、祭器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溉。豈弟君子。民之攸塈。

濯溉、泛言器物。塈、謂依之以安息

洞酌三章。○舊爲召康公戒成王之詩。然所言詩意各別。今次之。乃謂盛世之無棄物。王道在乎器使。一行潦之水也。上者可以沃酒食。次者可以濯罍尊。下者可以滌器物。人材亦猶是也。在乎豈弟君子兼收而並用之。故其上者教養成就。是眞父母之道矣。次者因材拂拭。亦人心之所歸也。下者備用代匱。亦人類之所依也。

有卷者阿。興與歌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舊說以爲比諭。朱子言從王游歌者得文義之安。

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

伴奐、優游豫也。游歌而言其有泰平無事之樂也。彌、[illegible]也。彌爾性、言德之周塞也。頌歌成王。以爲人以受命宥密。其有得於斯乎。酋、終也。欲其似先

生之命終。性者命之根也。
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音戶）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
百神爾主矣。
昄章、版圖也。由今日宴安而推念及於所守之重。
必彌性以為天地山川社稷之主。人者神之依也。
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
嘏爾常矣。
受命長、言自文武受天之命。至爾而已久也。受命
久。福祿安。則必思所以常之。故又由所守之重而

永念及於天祿之終。德者福之本也。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
馮、忠信可任者。翼、能敬者。孝、有本行者。德、有道術
者。得此四者以為導引輔翼。則四方以為則矣。
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
顒顒者、誠信存中而著於外。易曰、有孚顒若。是也。
卬卬、尊嚴而可仰也。如圭如璋、德之純粹也。與馮
翼者游。則有顒顒卬卬之令望矣。與孝德者居。則
有如圭如璋之令聞矣。亦言彌性。德之本也。此兩

章則言親賢德之助也。
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
子使。媚于天子。
鳳皇應有德者而至。比賢人也。其初集也。如賢之
始至。故謂之士。始至則使之。而其忠愛形於上矣。
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
子命。媚于庶人。
其高飛也。如賢之升用。故謂之人。升用則命之。而
其惠澤下於民矣。

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
雝雝喈喈。
鳳皇非梧桐不棲。賢士非明君不附。有菶菶萋萋
之盛。則有雝雝喈喈之應矣。彌爾性而馮翼孝德
從之。亦猶是也。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音陀）。矢詩不
多。維以遂歌。
車馬既集。蓋游而將歸矣。故言陳詩不能多也。聊
以繼王之歌而已。與首章相應。作者之體也。

卷阿十章。○舊說召康公戒成王。蓋因宴游而乘歌也。自文王大明以下。皆成王在位周召之徒納誨之所爲作。多稱揚祖德之詩。亦有述文武在時臣下頌美之篇焉。惟行葦四篇。似爲成王作者。然亦緣於宗廟之事。又以泂酌卷阿終。爲其專於陳戒也。

詩所卷之七

安溪李光地　撰

大雅二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反韻 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朝政亂而天下失其樂生之心矣。故綏四方者。自國中始。朝有詭隨而無良者。則外多寇虐而不畏法者。縱之者誰乎。執政有責焉。故欲其柔遠能邇以安我王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逑。無縱詭隨。以謹惛怓。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

逑、聚也。王之國中。天下所聚而歸者也。惛怓、行事之亂也。心之無良。行事必亂矣。寇虐者既不畏法。民能無憂乎。爲大臣者而不知此。是棄其勞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行事既亂。則將何所底止哉。夫子所謂苟患失之。無所不至也。寇虐之人。不但病民。又將作慝。益與

罔極者中外相應也。爲大臣者。亦惟近有德而已
矣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
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
憂泄者。翔紓民之憂也。罔極之人。鄙惡傾危。故曰
醜厲。寇虐作慝。則正道大敗矣。式。法也。汝雖小子。
而所爲法者大。所謂民具爾瞻也。維時執政用事。
其新進之徒乎。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

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罔極罔醜厲者。必能繾綣固結於君相。故曰繾綣。
正道旣敗。則與亂同道。而無不相反者矣。王方實
愛於女。而責用之。我其可不竭誠以相規諫乎。
民勞五章。○朱傳以爲厲王之世。同列相規戒
之詩也。大抵政之亂也。君誤於相。相誤於所親
近之人。誤者非他。悅其詭隨而已矣。夫隨不可
也。隨而出於詭。非無良而何哉。其初亦　是何
能爲也。我取其所順而已。是以縱之也。及其久也。

至於滔媮以亂政。無極而作慝。始終縱之也
則以其善於繾綣而不能自克也。寇虐之興。實
由於此。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爲猶不遠。靡聖管管。
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此上帝與蕩之上帝。同皆謂王也。板板。反也。君是
反道。民皆如病者而失其常。[illegible]出言旣[illegible]
[illegible]又不遠。非聖人之道。管管。無所依據。[illegible]
不實之於誠信。及今猶未遠也。我是以大相規諫

也。[illegible]同係言之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
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憲憲猶欣欣也。蹶。動而危也。泄泄。紓緩之意。凡言
泄泄其弱是也。辭合於正理。則民洽。辭說於人心
則民定。此以出話之然者言之。欲諸臣之陳善閉
邪。出納王命者。以是爲則也。
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我卽爾謀。聽我囂囂。我言維服。
勿以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蹻蹻自得而不受人之貌服猶審察思服之服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熇熇不可救藥

謔謔戲貌灌灌款款也蹻蹻驕貌熇熇熾盛也

天之方懠無爲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懠怒也羣爲夸大曰夸毗夸故威儀卒迷毗故善人不得啓口如尸而已殿屎疾苦而呻吟也葵揆也蔑資無所藉賴也泉澤也民疾苦而莫之揆度若以爲當世之大忌然者是以至于流亡無依以莫之收恤此連上二章皆以諫之不遠言之而漸深切

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牖開明也天之牖民猶言天啟其衷也義理幽顯之奧吉凶明昧之幾達於是者若或相之迷於是者若或奪之然非眞有相之奪之一人心之所爲可如壎與篪此倡則彼和如璋與圭此有則彼合

[illegible]取與小取數多[illegible]無虐歸故其竭而歸者非天有以益之也所取[illegible]而造物者無所該耳然則天之牖民也豈不易以今民心既多邪辟矣亡君子當正其志安天之[illegible]而以先知覺後覺也安可自立邪辟以先之乎前數章刺動以天人之際者凡以窮本言之[illegible]福人也自求其禍人也亦自取也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illegible]

价人大德之人也[illegible]民衆也宗子君也大德之其望及遠故維藩[illegible]者邦本本固則安故維[illegible]邦臣之扞蔽故維垣[illegible]大宗同之根幹故維翰[illegible]者皆爲城而設而[illegible]則城也懷之以德則四方安而城亦安矣德之昏亂是不懷也藩垣屏翰之傾城能無壞乎當此時也子然獨立於上豈不可畏也哉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天之難也蹶也虐也憯也。皆其怨而變焉者也。所謂憲憲泄泄謔謔而今仳者。豈非戲豫馳驅者乎。結第二章至第五章之意。天之危明明察。日監在茲。凡人出入往息無適而不與之俱者。故曰德之休明。而有以敬其心。不敬則 之昏亂而有以奪之鑒。結第六章之意。惟能敬則德足以懷人而出話也。然後可謂也遠矣。又總結通篇之意。

板八章。序以爲凡伯刺厲王。朱傳謂與民勞相類。皆列相戒之辭也。周之 厲 瀾 游於文

武周公之傳。故其言之精微切至如此。爲此詩者。其知道乎。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居上以寬。故蕩蕩上帝則下民之君也。病民而作威。其命令必多邪僻矣。君命既多僻。則天命不可常。所以有初而有終者鮮焉。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蒲北反 天降滔德。女興是力。

彊禦。暴虐之臣也。掊克。聚斂之臣也。此天所降之慆德以害民者。然曾是知此之人。自能在位而在服乎。實汝力與起而用之耳。鄭氏曰。不敢斥言王惡。故上陳文王咨嗟殷紂以切刺之。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屆靡究。

自謂所執者義。實則用彊禦以斂怨。造流言以禦人。實則用掊克爲寇攘。假借謂紂智足拒諫。辯足飾非者此也。義類似義而非義者也。寇盜攘奪者居中用事。故曰式內。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炰蒲交反 卿音去

炰烋自矜之貌。用彊禦掊克之人而以斂怨爲德。則所謂德者。昏德而已。以昏德而與昏德。背側陪貳。安得有正人哉。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紂之信用奸宄。虐害生民。旣如此矣。然使非沈湎
於酒。猶庶幾不義者能從式也。旣愆爾容止。而飲
酒號呼。遂至無明晦。而反易晝夜。此德所以愈昏。
不義所以愈甚也。敗亡將至。有若天涵之者。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音岡 小大近
喪。人尚乎由行。戶郎反 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
亂日將亡。尚恬然行之。自近及遠。莫不怨怒。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古音忌 雖
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言其不能循守舊章。以取傾覆。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顚沛之揭。枝葉未有
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歎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而紂身爲極
惡以自絕。殷鑒在夏。以切今之宜鑒于殷也。
蕩八章。○舊說。刺厲王也。一二四章。引用內鄂。
指紂之虐所謂其命多辟者。五章。指其同有悅
心也故。以湛于酒而德益昏也。六七八章。乃言
大命之將至。天之匪諶。祚將不終。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
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此詩言修德之事甚備。而皆要之以威儀。蓋自靜
有所存。動有所檢。皆于威儀驗之也。抑抑者。謙卑
之意。靡哲不愚、言自以爲皆哲。無有不愚也。能以
抑抑爲心。則必無自賢自聖之事矣。愚而自用。罔其
疾也。哲人蹈之。豈非戾乎。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定
命。遠猶辰告。敬愼威儀。維民之則。四句無韻

莫強于人。自強則四方法而效之矣。德行必覺者
而能修。有覺則四國順而從之矣。訏謨遠猶、謂古
聖賢之大訓遠謀也。定命、劉子所謂人受天地之
中以生謂命。於是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
者。是也。辰告者、以時告誡。慮其亡且失也。聖賢大
訓。所以定生人之命。蓋吉凶禍福之本也。惟自強
則命自我立矣。其遠謀每隨時而警告。蓋吉凶禍
福之幾也。惟有覺則動無失時矣。二者皆發見於
威儀之間。能莊敬則日強。能謹幾則先覺。欽愼威

儀而民則之。所謂訓且順焉者此也。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興刑協）顚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此譬不能自強者也。其在于今、斥厲王時事言也。迷亂于政。顚覆于德。惟酒之耽。不競甚矣。汝欲從之耽樂。豈不念世緒之重乎。無亦求先王之明法。如所謂訏謨者。而敬守之乎。

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今本誤作流泉依唐石經改正）無淪胥以亾。夙興夜寐。洒埽廷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

（必良反）用戒戎作。用逷蠻方。

此譬不能有覺者也。皇天弗尚、亦斥厲王時事言也。天之所棄。則危亾及之。汝豈可與之胥淪以亾乎。夫危亾之幾。敵國外患非所憂也。亦謹之臧僕而已矣。下[illegible]班朝治官也。夙夜之間。庭除之近。寢興洒埽之細、皆足以為民之章表。然後修其車馬戎兵。以防猝而服遠。此則思亾保存之道。古之為遠猶者。其如此矣。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

（音俄）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二句無韻）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音以）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此二章承慎之意而言。質人民以謹侯度。所謂本諸身、徵諸庶民也。戒不虞者。必先於言行之間。而言尤行之先也。發之於身。則瑕玷者不可補矣。加之於人。又無有不讎報者。自朋友以至庶民小子、

莫不順而施之。則言特朋友之事信哉。其[illegible]、子也。而子孫繩繩。有以化於家也。其施於[illegible]也。而萬民靡不承。有以喩於國也。其必質爾人民者以此。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古音路）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音鐸）思。

此章承敬之意而言。友於君子之[illegible]。和柔其顏。而不遠其過失。可以勉而為也。必也觀其[illegible]

中。能庶幾不愧于屋漏否乎。人多飾於明而懈於暗。以爲莫己見也。然神之來也。無時無處。猶不可準擬以致恭也。況可怠慢而不敬乎。此中庸所謂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者。自强不息之至。修德之極功也。

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愼爾止。不愆于儀。愆叶 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

上言修德之事備矣。此下皆致其儆戒丁寧以盡首章之意。淑愼則不僭。不愆則不賊。人之則之。知投桃報李之相應。所謂無言不讎。無德不報者也。無知而曰予知。猶童者自謂角也。此爲人之所欺罔潰亂者。愚之甚矣。首章云靡哲不愚。此之謂也。

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

柔木。猶桑也。桑柔則緡絲之所出。溫恭則盛德之所基。然惟哲人則信而順之耳。愚人則反以此言爲僭差。而各懷其心。首章云。哲人之愚。亦維斯戾。此之謂也。

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

言我之儆戒。切且至矣。汝既抱子。而猶未之知乎。推此以受人。不自盈滿。則知之早者成之易矣。申前章彼童而角之意。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慘書作懆 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

天道昭明。民生於憂勤而敗於逸豫。奈何夢夢其心。藐藐其聽。反以教汝者爲虐乎。豈汝既耄而猶未之知乎。申前章覆謂我僭之意。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

舊止者。前人之所行。所謂訏謨也。遠猶也。先王之明刑也。天方艱難。曰喪厥國。以厲王時事言也。譬不遠。昊天不忒。猶前篇殷鑒不遠之意也。世

側其德而使民大危急如此可不戒乎

抑十二章○序謂衛武公刺厲王之詩朱傳據國語以爲自警之作今案篇中呼小子者皆以自警以爲序王失之然章之首末則顯以時事言是兩說當兼用也自上蕩板蕩下屬桑柔以類相次故序說不可廢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兄塡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居鰥反

塡塞也倉兄塡兮言愴怳塞胸也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

上有車馬之盛羽旄之美而下至於無國之亂皆生而不泯無民之黎皆罹禍以燼故歎息而知國運之頻危也無國猶言凡國也靡有黎者黑首而壯大期未及者也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古音其竟反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古音古杏反

蔑資與板同無所藉賴也將息也養也[illegible]私無所往豈其有競心而梗塞若此乎有遺其身厲之基者也

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痻孔棘我圉

此民播遷無有寧處豈不懷歸乎所覯多痻亂而我圉亦孔棘甯圉猶疆也

爲謀爲毖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能謀能毖則亂由斯稍減矣果能毖乎則今將告

爾以憂恤果能謀乎則吾將誨爾以序爵憂因[illegible]賢以濟亂如執熱之用濯也苟不能然則相胥於溺而已

如彼遡風亦孔之僾民有肅心荓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荓與屏同氣噎不通曰僾雖而去之曰荓[illegible]進猶遡風而行必不能達也故民雖有敬事如之心者皆推卻自云不逮寬伏田畝力耕以代下上之不能憂恤而序爵可知矣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贅、綴屬也。京師爲下國所綴。具贅、猶言凡所屬也。初謂稼穡可代食也。然而亂亡既至。蟊賊爲害。稼穡盡病。屬國皆荒。憂天者君子之心也。至於救亡不暇。而無力以念之。亦可哀已。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二句 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秉心宣謀。慎擇輔相者。能憂恤庶衆者也。不順之人、愚。則自謂賢。嗇而不用人。自有肺腸而不憂民之流離疾苦。上之窮困愁蹙至于違室家棄妻。而急天禍。不幾於狂乎。

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此至終篇。皆責僚友之辭也。鹿猶羣行。而人譖。不能相成以善。然此亦小人之失也。被譖者。固憂畏而不得自安。譖人而進者。亦而卒身於無窮。是進退皆谷。何如胥以善。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承上章起下效章。言維聖人所見者遠。愚人則維一朝得志。以狂爲喜耳。此所以有譖人之事也。我爲朋友。非不能盡言以招之。而如此畏忌何哉。下乃自答其意。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爲荼毒。

詩人之人。於良人則惡之。弗求弗迪也。於忍心者則親之。是顧是復也。豈其不知忍心之人能爲荼毒。惟其貪亂之志同。是以寧受其荼毒。而終惡正士。此則言不入之端也。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爲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古音古

風者天地之清氣。故其行也必於虛通之處。若墮卑汚之地。則不行也。以興君子之行之高明。小人則行乎汙穢之中而已。所趣不同。是以此則求弗迪。彼則是顧是復也。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

其貪亂者。以行之培也。行之培者。以心之貪也。貪人既非吾類。又豈肯與善者親而用其言乎。其聽吾之言也。勉强酬答而已。與之誦言。則如醉人然。不可醒也。既不能用善言。則必以我為悖。我亦必至於失己而自覺其悖也。此其所以畏忌也。與。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女。反予來赫。

先啟於中林之鹿。予之朋友。親之之辭。蟲謂之惡人。謂之不順。謂之貪人。斥其實也。其或謂之民。則猶言人也。上既反覆其不可與言之故。此又呼為朋友而吝嗟之。以下三章。皆所謂覆俾我悖者。作。謂作歌。言我作此詩。豈與所聞知無所察見者乎。蟲雖善飛。時離繒繳。以喻禍殃之發。非邂逅所得施。我以密告於汝。而反以我為來相恐動也。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職競用力。

民猶言此人也。職由也。涼作諒。信也。此人所以罔極者。由其方信而善背也。為言此事之不利。則凡為之而如不克。故其入于回邪也。由其勇於為不善而不顧也。

民之未戾。職盜為寇。古音苦故反與予協涼曰不可。與歌協覆背善詈。雖曰匪予。既作爾歌。

戾。罪也。盜者寇之細。寇者盜之大。又推原其初。以為方此人之未　也。由盜以至于寇。先亦信為不可矣。遂反背之。而[illegible]其規己者。所謂職涼善背者如此。背之又詈之者。為其揚己過也。然事之彰著。雖非予亦既作爾歌矣。言惡之不可掩也。

桑柔十六章。○舊說以為刺厲王也。今繹其文意。首四章。言世亂不生。民困苦。危殆無歸。次四章。言王不能悔禍用人。使賢人遁去。甘於飢然。自賢聖而不恤民。所謂厲階也。下開所進讒人。饉荒之苦。皆以時事言。未必作者之自履也。後八章。爲僚友而發。非斥在上者。其章句亦別。自與前八章。各為一事感諷。而皆一人之作。一生

言芣采詩者聯而屬之。一則爲其所感同。二則見同之亂。上下交識也。○自民勞至比、知爲厲王之詩者。以文武成康之後。周道浙衰。然至厲王始大亂。且下屬宣王之事。甚明也。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

旱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說見七月）耗斁下土。寧丁

我躬。

此上章靡神不舉之意。后稷、主木旱者。不克、言力不勝也。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

言昊天上帝將使我與黎民同盡。則亦已矣。先祖無罪。不相憂於殄其祀乎。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

因上帝而又訴於羣公先正父母先祖也。

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爲虐。如惔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

又不及父母先祖者。知父母先祖之必相憂而無力也。

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此首章大章之意。而又專以郊社言之。以致望於

上帝。故又不及羣公先正者。知羣公先正之亦必相憂而無力也。

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音以）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

散無友紀、言散而禱祈。不修本職。庶正、冢宰以下皆是也。里、疑與理通。言不知當如何變理之。

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爲我。以戾庶正。瞻卬昊天。曷惠其寧。

欽華臣共相修省。以格天心。不留餘力。勿致天命
之去。棄平日之成。求在我之何以召天災者。以定
庶政。蓋成湯六事責己之意。
雲漢八章。○舊說美宣王之詩。今尋其文意似
王所自作。雖有未曰之語。正如漢武所謂皇謂
河公者。不嫌於自稱也。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
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甫侯爲穆王作刑者。於今無矣。而并言之以其皆

姜姓之後。主太嶽之、。
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
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
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
王錫申伯。誤不入 四牡蹻蹻。鉤膺濯濯。
將營宮室。宗廟爲先。故城功方始。而寢廟既成。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音茂 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
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音記 近王舅者。言往而使南土之人近王舅也。若曰
往保南土。王舅是近云爾。
申伯信邁。王餞于郿。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
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戶郎反
信邁誠歸。皆狀謝人望之之切。以在地言曰土田。
界畫已定曰土疆。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
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不獨謝人望之。周人亦喜之。相謂汝今有在外之
良翰矣。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
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才兼文武。德又若斯。
崧高八章。○宣王之舅申伯。出封于謝。尹吉甫
作詩送之。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
昭假于下。音戶 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丁氏曰、天生衆民。其性有物象。謂仁義禮智信也。其情有所法。謂喜怒哀樂好惡也。民所執持有常道。莫不好是美德之人。天監視周王。欲安愛之。生仲山甫以爲之佐。言天亦好是懿德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嚴鄭氏說詩意。與朱傳微異。而義亦甚精。且其解下四句。比朱傳似尤浹洽也。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轉音如遇反明命使賦。

朱傳盡矣。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二句無韻續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上言德之備。此言職之重。既總法紀爲諸侯師。又布政令以發四方之事役。既保王躬爲君德輔。又司出納以酌號令之否臧。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鄙卬反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王命肅肅而能將之。於出納之職無愧矣。邦國順否而能明之。其賦政必當。而百辟[illegible]式矣。保其身者。身無失德。非如後世所謂保身也。不累其身。烏能保王之躬哉。德之既修。而又夙夜匪解。以盡其誠。此所以王躬是保者乎。此句義重。故於末言之。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寡音古不畏彊禦。

申言其布政以式邦國者如此也。恩足以惠鰥寡。威足以制彊禦。商頌所謂不剛不柔。布政優優意亦相發。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

甫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申言其修德以保王躬者如此也。德之微細如毛。言其精深要眇。非明哲者、不能知。非小心翼翼、古訓是式者、不能至。是以雖大事可舉也。而德之微細莫能舉。我亦嘗心儀而圖之矣。然獨仲山甫克舉、我不能至於是而爲之助也。德修誠格。夫是故有以補袞職而保王躬。古人之言事君者。於此止矣。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

彭。音旁 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受命以行。四牡勞矣。征夫逮矣。而猶常懷不及之心。其賦而於外者。如此其切也。周都在西。負海之邦最遠。言城東方。明爲要地。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方凡反 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身在行役。心於王室。故未能遄歸之時。則永懷而不忘。其念王躬衮職者。如此其至也。既速其歸期。又寬其懷思。益重山甫之德。謂不可離王左右。而

亦遄勉乎旅致助之以相待也。不然。雖有清風之詩。遠懷何以慰哉。

烝民八章。○宣王命仲山甫築城於齊。尹吉甫作詩送之。其稱道德美。覩巍高獨曲至。山甫之賢可知矣。詩之發首。爲夫子所歎。益相命之精微也。

奕奕梁山。維禹甸與命協之。有倬其道。與考協 韓侯受命。湖各反 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其爾位。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

有倬其道。大路也。山經禹甸而道通也。來受命而王命之纘其祖考。命嗣位也。能敬其爾位。則朕命不改易矣。又能正不庭之方。以佐汝辟。則勲庸愈著矣。

四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戶郎反 玄衮赤舄。鉤膺鏤錫。鞹鞃淺幭。鞗革金厄。

執封圭以入覲。而王錫以車馬衣服。淑旂綏章。旂飾也。簟茀錯衡。車飾也。元衮赤舄。服飾也。鉤膺鏤

錫。馬飾也。鞹鞃淺幭。車軾飾也。鞗革金厄。馬轡飾也。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侯氏燕胥。

賦其歸國之事。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音旁 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其選而昏娶之事。蹶父、周之卿士。故下言靡國
不到。爲王使也。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爲韓姞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
土。川澤訏訏。魴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羆。有貓有
虎。慶既令居。韓姞燕譽。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
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
籍。獻其貔皮。音毗 赤豹黃羆。音碑
韓之先祖嘗長是百蠻矣。故令嗣祖業。而錫以追

貊之類。因凡北國皆長之。使之皆有城溝池。田
畝所籍。而納其貢獻焉。所謂纘祖考而較不庭方
者。其意蓋在於此。
韓奕六章。○韓侯初立來朝。受命而歸。詩人送
之。意卽顯父之所爲也歟。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
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求者、責其所不共。鋪者、陳師以繫罪。傳所謂寡人
是徵。寡人是問。

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
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言成功之速。
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
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illegible]以[illegible]皆命其闢而疆理之。非以病民。非爲嚴
急。欲其皆來享于王。而以王一爲標準爾。蓋召虎
未歸。而卽[illegible]之命之。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

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爾公 召公之業。以受寵命。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
[illegible]反 自召祖命。拜稽首。天子萬年。
既賜以圭瓚秬鬯。又告于文王。而錫以山川土田。
且使就其祖廟以命之。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
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落成之謂考。此言考者。告成功于祖也。始受命

祖廟。而稱天子萬年。繼乃爲君　廟。而稱天
子爲壽本祖德而大君恩也。末又祝君之嗣其令
聞。而敷其文德。蓋頌王不究武。而且自表功伐。厚
莫至焉。
江漢六章。○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夷。雖理南國。
詩人美之。然玩其辭令。似穆公所自作者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與協 南仲大[illegible]。大師皇父。整我
六師。以修我戎。汝音 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皇父爲卿士而兼大師。蓋周之三公。往 六卿攝
之。自周召既如此也。皇父以南仲爲大祖。亦如召
虎以召公爲祖。蓋內公卿。視外公侯。故皆得立大
祖之廟。敬者重其事也。戒者厚其備也。惠則其與
師之本心也。茲其兵之三要與。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
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皇父、大司馬職也。休父、小司　職一。天子行則具
六軍。故二司馬皆從。三事與小雅十月而無正同。
師行 先固其根本。今不留處。而三事就緒。言[illegible]

內之素豫也。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二句無韻 王舒保作。匪紹匪游。徐方
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首言赫赫明明者。威明之遠加。此言赫赫業業者。
威令之動肅。則所謂有嚴者也。舒、安重也。保作、保
護耕作也。紹者。繼續調發也。遊者、遊兵四散也。安
重保護。不微調。不遊散。王者之師也。而徐方則已
繹騷矣。意在震驚之使伏其辜。如雷霆之發。未加
於物。而徐方則已震驚矣。兵有先聲而後實者此
與。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濆。
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師既至而克捷。遂屯其地。以待輸服也。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
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飛翰、言其疾。江漢、言其盛。山其止不可動也。川、其
行不可禦也。神速而又不可搖撼。則翼翼然形之
漢固。而誰能測之。衆盛而又不可抵抗。則緜緜然

之齊屬而誰能克之總言王師之節制所以無
敵也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
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猶謀也塞誠實也以敬戒仁惠而興師則其謀猶信誠實矣所以成功也及其來庭而不違也師無淹留而還歸之速以終惠此南國之意

常武六章○宣王親征徐國成功而歸詩人美之一雅言宣王南征北伐之事多矣未有自將者益徐自穆王以來負遠僭號在西京時罪浮吳楚非召師之所能服也抑斯舉也繼於召虎經畧江漢之後徐爲强大必也號召淮南諸夷爲之黨援是以先定南邦翦其枝葉然後執言聲罪六師移之始山甫吉甫單所共圖議故山甫城齊令其與魯合勢以扼北軼而休父之行受策尹氏中興次第於此可見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塡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
士民其瘵蟊賊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

定也屆平而止也夷瘳病平而愈也小人害民者不止刑罟陷民者不收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與說協）此宜
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

奪人土田人民蟊賊不止者也顚倒有罪無罪罪罟不收者也王政不綱則陷民者徧於天下鄭箋專斥王剛黜諸侯大夫者非也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二城字自爲韻）懿厥哲婦爲梟爲鴟婦
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
時維婦寺

此乃推亂本於褒姒也言非天實降禍婦人爲厲之階耳匪教匪誨謂其不識禮義廉恥之行與以禍福之幾

鞫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爲慝如賈三倍
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言幽王溺信婦寺方其窮人以詐害之心也其爲譖誣何所不至然譖人于始而終背其事實乃大相反而不然其姦惡昭著豈不亦極哉而王明有

以爲恩乎方與之出謀議參朝政以爲可以內知中外之事夫三倍計算非君子所能識豈政令大事乃婦寺所能知是以古之婦者蠶織之外無所干預周南豳風絺綌元黃之化是也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以方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責之據而不顯曰刺與之資而有所賴曰富介狄人害也言天何以譴其禍而益其疾乎神何以奪其資而去其賴乎使王舍婦寺之大害而輔淑正

之是忌乎胥衆辭言胥忌則非特一人而已夫女色在國家爲不祥不幸有之可弔者也今則不弔不祥且屢循焉而至于威儀不類可謂含爾介狄矣雖有工人胥忌而遠之賢人既亡而邦國能存者未之有也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罔網也舍爾介狄不弔不祥是也

觱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音戶

言亂所自來其源深心之憂亂其日久歎其不幸當此而又度天道雖遠其理無不堅定者猶望王之法祖以爲救於方來也

瞻卬七章○哀姒亂政周家將亡賢人憂之而作亡與大雅之首任姒嗣徽多士楨周者相首尾也

昊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

言民生之大困也居圉者所居之疆域

天降罪罟蟊賊內訌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

推亂原於小人也小人在位是蟊賊內訌也椓者剝喪之意昏故潰亂椓故回邪此等之人皆實當治平邦國之任者也

皋皋訿訿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貶

推亂原於王躬也。皋皋慢也。訿訿讒也。皋皋訿訿者。則不知其玷玷。兢兢業業者。則長不安於位。而且貶黜。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無韻）

中首章之意。言民生之困瘁流離。如歲旱之草。枯槁無色。又如棲樹之苴。飄零無依。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粺。胡不自替○職兄斯引○（末句無韻）

中一章三章之意。疏、粗也。粺、糳粺也。小人之於國。如粺之害稼。兄作況。茲也。彼粺之粗。何其不衰[illegible]乎。由茲之引而用之爾。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裁我躬○

頻、涯也。裁、咎責也。池竭而不知其自涯。泉竭而不知其自中。以今日之害之溥也。與泉池之竭何異。小人壅塞上澤。是其涯也。王者不能濬其德心。是其中也。害之弘大。由茲之弘之。而亦不知咎責其躬也。又申二章三章之意。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illegible]）

如瞻卬卒章之意。獨望其用舊人。挽亂政。

召旻七章○與瞻卬同。但彼則斥婦寺。此則通言臣工爾。

詩所卷之八

安溪李光地註

周頌

頌者、祭祀之樂歌也。自天地以及宗廟百神。無非祭者。然天地至大。不可以形容也。故郊祀明堂。惟言配者之功德而已。餘則自宗廟之祭而類及之。而以助祭之詩附焉。其篇先以文王者。以聖德受命。四始皆文王也。終以武者。大武、周舞也。樂歌不同。而舞惟一。故諸祭祀之用舞者。必以此詩。應是周樂之亂章也。成于四詩、非當祭詩也。蔵二篇、兗卷告廟。後二篇、其旬做者。先儒謂後世因用爲巻畢祭告之樂章。或者然與。載芟以下、當別爲豳頌。說具豳風。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無韻

顯相、助祭者。多士、執事者。是二者皆能秉持文王之德。故對越其在天之神。如見文王焉。駿奔走其在廟之主。如事文王焉。非文王之德。充顯於無窮。而繼承於不替。安能無斁於人心如此乎。

清廟一章。○此方祭之詩。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無韻

假以溢我、朱子從傳作何以恤我。駿惠我者、大惠愛於我也。首四句、言文王性與天合。後四句、言其遺澤在後。其何以恤我乎。我則當敬受之、庶幾其恤之辭也。既而言文王之大惠愛於我也。我曾孫當篤厚之。深感其惠之辭也。

維天之命一章。○此祭而受福之詩。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典者、祀典也。虞書曰、直哉惟清。大雅曰、於緝熙敬止。故清而緝熙者。文王之祀典如是。今祀文王者。能自始祭以迄成事。則勿替其典者。實受其福矣。

維清一章。○此祭畢而送神之詩。三詩皆祭于文王廟者。其後或於太廟亦用之。蓋文德之歌。武功之舞。周人崇之也至。而用之也廣。記曰、升歌清廟。下而管象以舞大武。又曰、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恐非獨文王廟爲然也。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烈文者。文德光昭也。辟公。太王以上之先公也。先公德澤深厚。故錫福以惠我。而子孫保之。猶前言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也。

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

封。大也。靡。滅也。王。太王王季文王也。繼序。謂武王。世周之先公。保其邦土。無封無靡。至太王肇基王迹。王季能勤王家。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於是而業始崇矣。念此創業之大功。故武王繼序。因而

大之奄有天下也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言自太王至於武王所以成王業者。非圖度天命也。自强修德焉耳。莫强於人。是以四方服而訓之。莫顯於德。是以百辟化而刑之。天下歸心。大命集焉。因歎息而詠其功德之難忘也。

烈文一章。此祭太廟之詩。首言辟公者。蓋代未祧。既祧之主。或時祫大祫。皆用之也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當作岨）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天作一章八句。禮入廟以昭穆相祔。此文王祔祭于太王之詩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illegible]

命。天命也。德者命之基。敬者德之聚。夙夜之間。極其嚴敬。是謂基天命于深密之中。易言洗心退藏於密。是也。繼續光明而盡其心。謂勤于學也。王自

作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又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此詩所頌。即述王意也。肆其靖之。莫其治功也。

昊天有成命一章。此成王祔祭于文王之詩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始則庶幾於天之右之而不敢必也。然而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我能儀刑文

王之德。則錫福之文王。可信其右享之矣。文王享
然後天亦享乎。而猶不敢恃也。夙夜以畏其威。時
時保守其所以命我者而已。聖人之事天也如此。
我將一章。○此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
詩。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
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
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
保之。無韻

時邁。巡守於邦國也。王、謂文武也。始言我巡守於
邦國。昊天其子之乎。亦未敢必之辭也。旣而曰天
實右序有周。是以震之而人莫不震疊。懷柔之而
神莫不享順。信乎王之作君后。而爲天之所子矣。
今我將明昭有周之德。而偃武修文。式序諸侯之
位而求賢布列。信乎亦惟王之有以保我。使之無
負于天之所子也。蓋歸功蕆工。告行而祈之之意。
時邁一章。○此巡守而告于廟之詩。春秋傳以
爲武王時作。然考之書。成王巡侯甸。六服承德。
宜以方岳巡守之制。則或成王之時。凡傳所謂
武王作詩。多不確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
奄有四方。斤斤其明。滿郎反 鐘鼓喤喤。音皇 磬筦將將。降
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旣醉旣飽。福祿來反。
執競一章。○此康王祔祭于武王之詩。言成康
者。猶稱祔祭成王而稱二后。蓋祔祖則亦告考。
文武功德相等。成康功德亦相等也。惟武王始
受天命。其入廟之典當殊。故惟武王祔于季無

詩。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
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四句無韻
稼穡有成而教興焉。故曰陳常于時夏。發語贊其
有文德者此也。孔子曰、后稷之爲天下烈也。豈一
手一足哉。
思文一章。○此郊祀后稷以配天之詩。后稷周
之太祖。七廟之尊也。旣爲宗廟之尊。又爲社稷
之主。四時旣有常祀矣。此則又於冬至元日之

大祭祈而顯大焉。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協與合 噫嘻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協與艾 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

臣工、農官之從祀后稷者也。保介、農官之副也。臣工配享先王。故曰在公。敬、謂崇祀之也。咨、亦歎辭。茹、納也。歎息欲其來格而歆納也。農官稱事。故又呼其保介而命之。言時即莫春矣。何所求乎。問新畬之如何耳。新畬者。百穀異焉。宜當春而有事者。就中則麥秋已近。將受上帝之眄賜。賴其明昭上帝之德。使之卒以豐年。我將命衆人具田器而觀收穫也。明昭上帝、猶前言明昭有周。

臣工一章。○此既祈穀於上帝。配以后稷。因而致祭農官之詩。下篇同。元日祈穀。去暮春不遠。故曰維莫之春。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協與平 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古音[illegible]

言自成王則既有祀典以昭假于爾矣。爾其率時農夫。以盡地利而齊人力乎。人力不勤。而欲明昭上帝。雖神不能也。故祝其陰有以率之。

噫嘻一章。○古者雩祭。謂其吁嗟以祭。爲民請命。故不勝其禱祈之哀。此兩詩以嗟嗟噫嘻發辭者以此。兩詩之所用同。然彼成王之詩。此康王之詩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音豫 以永終譽。

振鷺、興其修潔。辟雝、辟雝也。太學在西郊。故曰西雝。我客、指賓興之賢士也。在彼、學者也。不厭故曰無惡。在此、敎者也。不倦故曰無斁。以永終譽、期其以令聞終也。大雅思齊。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振鷺一章。○釋奠于大學之詩也。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二句無韻 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百禮、指凡先農田祖社方之祭也。古有事于家賽者。必先家祭而後行之。故楚茨信南山、皆言祭祀

先祖之事。甫田大田、乃及方社田祖。是皆自祖妣
以洽百禮之證也。
豐年一章○報賽田事之詩。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
鞉磬柷圉。旣備乃奏。簫管備擧。喤喤厥聲。肅雝和鳴。
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瞽、用以絃歌於堂上者也。設樂縣及鼓鞉柷圉之
屬於下。以奏簫管。所謂下管者也。肅雝和鳴、蓋約
而言人聲八音相應。無不和諧也。先祖聽之。賓客

至焉。如虞書所謂祖考來格、虞賓在位者。成、樂舞
之節段。至舞入而樂將闋矣。故以成言之。虞有九
成。周有六成。
有瞽一章○序以爲作樂而合乎祖之詩。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以享以祀。
以介景福。方墨反
潛一章○序以爲季冬薦魚季春薦鮪于寢廟
之詩。自振鷺至此。不能比於郊廟之祭。而皆列
在祀典。備以樂歌者。故類次於此。

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
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
音戶燕及皇天。克昌厥後。音戶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旣右
烈考。亦右文母。滿以反
安我以眉壽。助我以多福。使之得以歲時在考妣
之側。如見考妣之在右者。蓋孝子不以壽爲幸。而
幸其多伸一日之慕於父母。無存沒一也。
雝一章○武王祭於文王之廟。徹而歌此詩。後
世遂用以爲祭徹之樂。周禮所謂歌徹者此也。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
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
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古音古
諸侯自言來朝天子以求章法。則見天子車馬之
光華如此。先率以見武王之廟。繼而助孝享於先
公先王。成願爲天子求眉壽。而使其永言保之。故
又言多祜之辟公。宜綏以多福。使其緝續光明於
純嘏。蓋爲天子祝釐之辭也。思皇多祜烈文辟公、
猶嚴言伊嘏文王。但言辟公者。以先公爲尊也。多

祜也。多福也。純嘏也。其義一也。自神降之則曰祜。
自人受之則曰福。嘏猶祜也。
載見一章。○諸侯助祭之所作。蓋成王時詩也。
太師編入之。而祭祀亦用之。○用當與雝同。故
以相次。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姐音 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
宿。有客信信。言受之縶。以縶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
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始言其來而車馬徒從如此。繼言天子欲而留之

之禮意。終言留之不得。追而送之。安而慰之。蓋天
心降大威於商矣。今微子能承其祀。是以福降而
威乎也。
有客一章。○微子助祭祖廟而王遣之之詩。其
義與雝載見爲類。故以相次。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
勝殷遏劉。耆定爾功。無韻
言武王無競之功。實由文王文德開之。武王蓋嗣
文王之志。其勝殷也。除殘去殺而已。是以和於

老而始定其功。中庸所謂末受命者。明其無取天
下之心也。
武一章。○朱傳云、春秋傳以此爲大武之首章。
大武、周公象武功之舞。歌此詩以奏之。愚謂此
詩所以序於後者以此。蓋與舞相應之詩。當在
升歌下管之外。且羣祭皆用之。非如他樂章之
各有其所也。餘見清廟三終之下。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
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

繼序思不忘。
言皇考終身能孝。故思念皇祖。而如見其陟降於
庭者。今予小子可不夙夜而敬承其意乎。因歎息
而言繼文武之序。不可一日而忘孝敬也。
閔予一章。○朱傳云、此成王除喪朝廟所作。疑
後世遂以爲嗣王朝廟之樂也。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
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 多難。紹庭上下。戶音 陟降
厥家。姑音 休矣皇考。以 身。二句無韻

嘗者成就上爾之意。言問我於何所成就止猶望
推率循昭考之道。然其道甚遠。行者莫能至也。將
以為能就之矣。繼猶覺其判渙而不合也。況新經
大難之後。豈復堪家之多難乎。所賴者昭考在天
之靈。繼續而上下於庭。陟降於家。有以保護而開
明之。顯命、既保文武大訓。無敢昏逾。成王之保明
其身者如此。

訪落一章○與前篇同。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

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
緝熙于光明。彌郎反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戶郎反

首言天之聰明明威。敬之不可懈。繼言聰以成敬。
學之不可輟。乃歸功於周公二公諸人。輔導啓
沃之勤也。仔肩、肩也。身所賴以執持者也。不曰股
肱而曰仔肩。尊之之辭。

敬之一章○成王自敬之詩也。以類附於朝廟
詩後。意後世於成王廟亦歌之耳。下篇同。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
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荓與弃同。謂驅之也。桃蟲鷦鷯也。蜂之集於人也。
欲揲而去之。則致螫焉。鷦鷯小鳥。能化為鵰。以喻
小人者。疑之則因疑而生機。善信之則因信而成
權勢。夫惟明足以察之。不惑而嚴。則二者之患亡
矣。成王之初。管蔡流言。必有左右者表裏其間。既
已感悔。故察見情偽而疾惡之。言自今以始。豈復
堪家之多難。而又重其苦乎。所謂毖後患者也。

小毖一章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
耦二人耕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房以反
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滿以反播厥百穀。實函
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麃。

失傳之誤甚矣。

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
以洽百禮。

說見豐年。然彼所謂百禮者。先農田祖之類。此則
大蜡。合萬物而索饗之。其名轉多也。

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
蜡後則有養老之禮。故此并言之。壽考者國之耆。故曰邦家之光。寧者、養而安之也。
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無韻）
振古如茲。言自后稷以來如此也。即豳雅自告何為。自古有年之意。
載芟一章。○此下三章、所謂豳頌也。周禮國大蜡。擊土鼓而吹之者也。然惟此三章耳。朱子并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言之。恐非。蓋后稷配天之

辭。非所施於蜡祭。而臣工噫嘻。皆有時王名號。非道豳舊俗七月楚茨等之例也。
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滿以反）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音茂）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音球）以似以續。續古之人。（末句無韻）
上篇言酒醴。故此言牲。所謂續古之人者。續其烝祖妣、洽百禮之祭也。

良耜一章。○與載芟同。
絲衣其紑。（古音匹之反）載弁俅俅。（古音渠之反）自堂徂基。自羊徂牛。（亣疑）鼐鼎及鼒。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絲衣、爵弁。士之祭服也。自堂至於塾。省其地以定坐次也。自羊至於牛。自鼐鼎至於鼒。省其牲以定品味也。然後以兕觥酌酒而養老焉。又能致其尊敬。無有喧嘩怠慢者。是以壽考之人。不獨受而安之。抑且悅而美之也。

絲衣一章。○蜡祭擊土鼓吹豳頌。以息老物。於是國亦養老焉。此則養老之詩也。萬物助天以成歲功。于此為其老而勞。故息之。人則萬物之貴。期頤耄耋。邦家之光也。是以時於祭畢養之。而達其執事者之恭如此。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言文王有極盛之師眾。恭順小心。以晦自養。蓋豪無窺度天命之心。公之至也。然其德不可掩。是以

請而愈明。而純熙於是大介。介。如介以景福之介。天命維新。是純熙之大介也。今我既受之。而驕然成王業矣。其所以嗣文王之志者。實維師其大公之心而已。王仲淹曰。美哉公旦之爲周也。外不屑天下之謗。而私其迹。曰必使我子孫相承。而宗祀不絶也。內實達天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禍難不作。深乎深乎。安家者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故遷都之義曰。洛邑之地。四達而平。使後世子孫。有德者易以王。無德者易以亡。嗚呼。此其所爲師文王者乎。

酌一章。○此東都文王廟之詩。案洛誥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又曰。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然則東都惟有文武廟明矣。東都之雅。附於豳雅。故東都之頌。附於豳頌。其義一也。或曰。歸之雅頌正篇。不可乎。曰。因周公營洛。而有祠會祭享之詩。故後人不忍忘其志。猶之居東之詩之附豳風者云爾。及其後也。東都畿內歌謠。悉入於豳雅。以遠屬幽。蓋以其類繫之者。非周公之舊矣。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三句無韻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間之。

綏萬邦而屢豐年。可見天命之匪懈也。由桓桓之武王保有文王之多士。而用之於四方。故能安定厥家。使其家之先王。皆克配上帝。而於昭于天。王今又間一位於其間矣。是以陟降左右。而天命爲之不懈也。

桓一章。○祭武王廟之詩。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無韻

敷者普也。此言敷時。謂無時而不然。猶下言敷天。謂無地而不然也。言文王之勤民既如此。我應承而繼之。是以時時繹思文王之德。而不敢忘其志。我斯行也。豈富天下哉。求民之定而已。抑此非獨文王之志也。實天之所以命周者。丁以弗順天是懼也。因歎息而復使衆繹思之。庶乎有以諒其心也。

賚一章○武王克商而大賚之所作。後於武王
般歌之。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
裒時之對。時周之命。韻無
周。謂新邑也。皆蒙舊號稱周。曰大哉周也。陟其高
山而望之。則見嶞山喬嶽。信乎有似於翕聚其河
者。謂山川之相環抱。形勢之壯也。且其地居土之
中。朝貢之便。普天之下。莫不聚而歸向之焉。諸都
會之雄也。是誠天之所以命周者。故欲作周居於

洛邑而後去焉。
般一章○武王因殷遊而望三塗嶽鄙。顧瞻河
洛之間。有定都之志。故作此詩。其後成王與周
召成之。而武王廟樂。亦以此詩歌焉。

魯頌

案宋魯無風者。先儒以爲王者宋魯。亡字述職。不
陳其詩。明黜陟所不加也。然邶鄘以下。東遷後詩。
皆非王朝所采。而宋魯亦無之。緣其先有列國之
名焉。故後采者得以附焉。宋魯先無部名。是以後

雖有詩。亦無所附也。宋魯皆用天子禮樂。商頌。宋
人之廟樂也。魯之所用。或卽周頌清廟之類。其國
固不得私作矣。故魯人欲爲僖公作頌。而季孫行
父請於周以爲之。夫魯得祀文王。則頌亦止于文
王耳。雖周公無頌也。況僖公乎。此其失禮之中復
失禮者。然宗國之詩。天子所命。固不得而删也。僖
公魯之賢君。故聖人取節焉。
駉駉牡馬。姥呂在坰之野。神與反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
驪有黃。以車彭彭。音旁思無疆。思馬斯臧。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騂有騏。
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有駱。有駵有雒。
以車繹繹。思無斁。思馬斯作。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古音胡有驔
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音斜思馬斯徂。
駉四章○頌僖公牧畜之有成也。言牧馬而推
及於思者。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則無一之可成
也。然而貴畜荒禽。亦又其一事也。而思之無疆無

謂無斁而卒以無邪。可謂善言思矣。可謂知立功立事之本矣。

有駜有駜。駜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彌郎反）振振鷺。鷺于下。（戶音）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

有駜有駜。駜彼乘牡。（莫九反）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有駜有駜。駜彼乘駽。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音以）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有駜三章。○頌僖公燕飲羣臣之詩。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音芹）其旂茷茷。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蒲北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音國）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泮獻功。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泮水八章。○頌僖公作泮宮以興學也。前三章、述其方作泮宮而親觀學之事。後四章、述其既

作泮宮而征服淮夷之事。第四章、乃承上意起下意。所謂允文允武是也。古者文武之事皆於學。故師之出也受成。其反也釋奠告訊而奏愷焉。公克淮夷。適當泮成之後。故詩人述其事以美其志。抑是征也。春秋所不書。然以此篇及下篇攷之。則魯人夸大其事。非恒役不書之例明矣。意者無王命而自行之。且攷詩意。非公在行也。故亦例以恒役。所謂爲賢者諱者與。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

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方墨反）黍稷
重穋。稙穉菽麥。（莫北反）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
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
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神與反）無貳無虞。上
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
侯于魯。大啟爾宇。爲周室輔。
將美僖公。而敘自姜嫄后稷及太王文武之事。因
魯得祭及之故也。故遂言祭祀后帝后稷。以予周

公皇祖。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
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
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音許何反）是饗是宜。（魚何
反）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
秋而載嘗。夏而楅衡。（戶郎反）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
胾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音羌）俾爾熾而昌。
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
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音肱）公徒三萬。貝冑朱
綅。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
昌而熾。俾爾壽而富。（方二反）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
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壽胥與試者、髮黃而背台。壽之驗也。惟壽者將一
一而試驗之。此下四章、皆頌公有武功。而能復周
公之宇。所謂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者也。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
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與從協）淮夷蠻貊。及彼
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天錫公純嘏。（音古）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
侯燕喜。令妻壽母。（滿以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音以）既
多受祉。黃髮兒齒。
令妻壽母、似不應並讀。既自祝其母。又使其妻爲
母壽也。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舃。
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比章乃結言新寢廟

閟宮九章○頌僖公能新寢廟以序祀也前四章敘魯得用王禮以祭祀之由次四章敘僖公有武功以修[illegible]之緒而卒章則是詩所以作也以此詩合泮水觀之僖公蓋用兵于淮徐而服之者書費誓淮夷徐戎並興自當爲僖公之事故與秦誓相次書序乃謂魯公伯禽所作豈有虞夏殷周之編悉用時世先後而魯公在乎前三百年乃以越亂如此其錯亂無疑矣

商頌

商頌殷之舊樂歌也微子承殷之祀修其禮物後嗣不能世守七世至戴公時大夫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編詩又以其七故商頌者殷人之作其辭於二百最古者也編次在此先帝後宋之義又三百皆周詩故魯頌附于周頌而以異代之樂終焉

猗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

猗那歎多之[illegible]祀而先奏樂以安神商人之禮也

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

此既迎牲而祭也管堂下之樂也不言升歌無口依我磬[illegible]則舉之矣蓋虞書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說者謂鳴球爲堂上玉磬聲清越以節歌者也鄭氏及朱子於此磬聲本云堂下之樂與堂上相依八音人聲和也穆穆厥聲者敬靜之意

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

朱傳云上文言鞉鼓管籥作於堂下其聲依堂上之玉磬無相奪倫者至此則九獻之後鍾鼓交作萬舞陳於庭而祀事畢矣嘉客先代之後來助祭者也愚謂[illegible]有頌鍾有笙鍾磬亦有頌磬有笙磬庸即鏞也與[illegible]笙相應者也此庸字亦當包鍾磬然乃在縣者與上玉磬別也虞書云笙鏞以閒此直言鏞以人聲爲重也以虞周之樂推之庸鼓有斁當爲閒歌萬舞有奕當爲合樂蓋未至閒歌則笙鏞未舉未至合樂則萬舞未陳而上管聲磬[illegible]

史相依者。則渾升歌下管而言之實則兩段也。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有作。謂制禮者也。恭於容而敬於事。以承祭祀。作者之意也。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庶幾神享之意。

那一章。○此祭湯廟之樂。因言湯孫。故說者謂爲太甲。然恐亦通稱耳。後篇同。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

言烈祖之福祜以及今日。

旣載清酤。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旣戒旣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

言祭時之敬如此。而祈其福之降於身也。

約軝錯衡。八鸞鶬鶬。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

言助祭之盛如此。又祈其福之及於天下也。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烈祖一章。○與前篇同。但此篇多祝嘏之辭。蓋祭畢受福而送神之。如周頌雝之比。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

言契開基而湯受命也。

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

方命厥后。奄有九有。猶書言外薄四海。咸建五長。申正域四方之事也。商之先后。謂[illegible]湯者也。皆能保天命不危殆。以至于今。

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

武王。湯也。武丁能繼湯緒。是於武王之事。無不克勝也。故龍旂十乘。以承祭祀。而無愧色焉。

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祁祁。

自成湯正域四方。至此而復一統天下。

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景。大也。員。猶環也。邦畿之域。環之者河也。

玄鳥一章。○此亦祭祀之詩。殷人祖契

湯故序自始封受命而亦及於舉厥功業其詩蓋作於武丁之時也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言商發祥於契乃及禹敷下土疆理方外大國之事者將起下章聲教遠達之意而不敢沒所自也魯頌敘后稷之功必曰續禹之緒而雖遠劉世業亦必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契玄文教而曰桓撥猶稷司播而曰思文皆表微之辭也率履不越等其教也其教達於小大之國莫不尊而循之不但身之循之更觀其心亦既發興起以應之比及其孫相土又有烈烈之功雖至海外其聲教截然如一也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命式于九圍

齊言積漸也天罔眷□于商然積累至湯則已齊矣湯之生也適應其期聖敬之德日升以昭假于天遲久而不懈其心一惟上帝是敬是以上帝遂命以法式于九圍也

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厖古音茫工反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百祿是總

此兩章方是言湯為方伯天下歸之下章乃言革夏之事綴旒以旗喻言其為四國繫屬也故舉德政駿厖以馬喻言其為四國雄長也故舉威武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櫱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實維阿衡戶郎反實左右商王

此兩章備言湯與伊尹伐暴救民之功中葉夏之季世也

長發七章○與齡篇同然彼時祫而此其大禘與蓋大禘兼毀廟之主中及相土是先公咸在

也。又盤庚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維大祫爲大享。中及阿衡。是元功在焉。故朱傳亦疑爲大祫也。那與烈祖居前者。以受命之主先。猶周頌清廟維天維清也。然後次以時祫大祫之樂章。猶周頌外文也。然商謂契玄王。周於后稷惟武成言先王。而詩未嘗稱王也。蓋子孫不敢伯號其遠祖以爲恭。茲乃周公之志與。

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罙入其阻。裒荊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維女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方墨反

自第二章至此。皆因伐楚而託爲訓戒諸侯之辭。言汝荊楚近在國之南鄉。非遠裔也。昔成湯時。雖氐羌之遠。莫不王享其來舊矣。繼自今多辟。各以歲事來上。勿復使予禍適。如荊楚然。惟保境寧以勤于稼穡可也。況非予之汝威也。天之監于下民者。至嚴而無僭濫也。惟其不敢怠遑于王事。則命之有國。而大建其福矣。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頌高宗之功德。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山名。商所之事。

殷武六章。○朱傳云。此蓋爲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昭三穆之數。既成始祔而祭之之詩也。愚謂玄鳥之篇。有武丁孫子之語。則及下長發之詩皆當爲高宗時作。蓋或從而追遠之辭。有所未備也。高宗思道好學。兼有文德武功。尤謹於祭祀之事。故書稱嘉靖殷邦。其沒也爲宗而世宗焉。頌終殷武。以爲商之賢君。於此究矣。

詩識名解十五卷

（清）姚炳撰

清康熙聽秋樓刻本

詩識名解十五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姚炳撰。炳字彥暉、錢塘人。自多識之訓、傳自孔門、爾雅一書、訓詁名物略備。厥後諸儒纂述、日久多佚。惟陸璣之疏、尚有裒輯重編之本。自宋蔡卞以來、皆因璣書而輾轉增損者也。此書亦以鳥獸草木分列四門、故以多識爲名。其稍異諸家者、兼以推尋文義、頗及作詩之意爾。然孔子言鳥獸草木、本括舉大凡、譬如史備四時、不妨以春秋互見。炳乃因此一語、遂不載蟲魚、未免近高叟之固。其中考證辨駁、往往失之蔓衍。如辨麟麐二物、義本說文、尚有關於訓詁。至於鳳凰神物、世所罕睹、而連篇累牘、辨其形狀之異同、則與經義無關矣。又詩中八鸞和鸞之類、本爲鈴屬、非鸞鳥之鸞、而列之鳥部。然則車之伏兔將入獸部乎。是皆愛奇嗜博、故有此弊。然核其大致、可取者多、固宜略其蕪雜、採其菁英焉。

詩識名解序

古人釋名物以說詩者惟爾雅一書爲最古次莫如唐陸氏艸木蟲魚疏借未該洽迨後作者疊出若陸農師埤雅羅瑞良爾雅翼蔡元度名物解許白雲名物疏鈔其義雖互有證明然彼此不無叢脞學者鮮折衷焉余維寰宇綦廣區類兆萌號物之數其能殫紀昔宣聖語學詩之益卒以多識以知鳥獸草木洵萃於詩也顧經生家手一編商稱六德五際之旨叩以名物輒置爲末事瞢惘惘焉於是假歸爲鑑指驗

爲鵬名實溷淆與似斜互若荀書之誤讀呂覽之誤注騁聰漫稱苦爾爲索者未易更僕今春試武林得錢唐姚生炳制舉文芊眠豐蔚殊有賦心文筆比來彌進所爲詩賦如干卷又以爲匪特留心風雅其於三百篇與作似有深造焉者旣而閱其詩識名解始歎其學術有原而益信余前言之不謬也居嘗與同人說詩謂詩人逸情逸致多寄在咏物間體物之情泥則纖離則失要於若遠若近求之今生作是解類族辨物廣摭而精核之又能於其中原情討義舉作

詩識名解序

古人通諸經以說一經江都傳公羊春秋而三策所對六藝偏爲外黃令演易并以洪範五行黃鐘九變爲六十四卦之用自帖括起而呫嗶與策以經義則訓詁日腐然而帖十括五六猶能誦經策大經兼策小經則于經師所解說猶僅僅也至元人造八比法而帖括亡即訓詁亦不可問矣今人習書義不識名物況毛詩名物萃于諸經凡學官所授以訛傳訛誰則能指物如指掌者乃夫子明曰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少時作毛氏續傳擬釋鳥獸草木爲別編而避人未暇祗得鳥名一卷附續傳後顧其書爲怨家胠篋遂已失去錢唐姚子彥暉生秉異才嗣其世父首源之學與其兄魯思俱以經生高等發明經術其所著不一名而彥暉于說詩之餘就夫子所言分勒鳥獸草木爲四部合十有五卷題之曰詩識名解其考據之博辨析之細雖名物而義行其間比類所及必與六藝相證明然且因名責實舉漢唐諸儒所廢稽而參辨者皆一一條理而刊定之誠箋傳後一要書

者微旨一一若探喉而出抑且正譌糾謬務得其真雖與昔人相翻齬弗顧也今

聖天子在上雅尚經學廣搜博物洽聞之士一時修明纂集歷有成書生首出一編爲葩壇樹赤幟他日副

聖主修明之選俾陸氏一疏免軼如之憾者必是書也遂喜而序諸簡首

時

康熙戊子中春上浣詹事府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修撰浙江督學使者南陽彭始摶題于武林公署

彭始摶

直上

竊聞聖人論詩欲以一言蔽然又謂鳥獸草木多識其名簡要繁瑣殊軌若此者何哉蓋聖人之言有如化工隨時示異不可爲拘滯也學有原委要之均不得略矣自此爾雅訓釋六經其中草木鳥獸皆有釋而唐陸璣宋蔡卞並爲專書爲韓昌黎有言爾雅註蟲魚定非磊落人乃其爲詩多術其詁訓直欺人耳嘗考自有經籍以來傳經者凡有兩途其先爾雅及毛公傳詩惟用詁訓若經義則任人自喻而得其後爲鄭之徒始爲箋註以釋經義善乎鄭漁仲之言曰宮室器服鳥獸蟲魚人不能識者故爾雅爲訓釋義理人所本有自能識之故爾雅不釋斯誠篤論已夫經義淵深古人言之後人詎能悉得其意乃欲執一已見以律下萬人可乎言下復繫以言是謂綴疣致使人舍其言以從吾下之言而經亡降而疑畔鋒起家自爲書人競爲說撑門樹幟後學若爲從抑且虛談性命陰雜異端恣其譸張惑亂理教而經愈亡有志之士所爲抱遺經而追恨於東漢諸儒箋註之學也予向著九經通論未免自犯其譏然正發憤爲此

也今
國家崇尚經學凡書肆論說有關五教者悉收入秘
府會 南巡杭州彥聞兄弟各有所呈進
上止華嘉賚之而受 温綸命留備 乙覽今此書一出不又爲秘府增一籤乎世無學人求其辨五色之駿識犇角之獸而不可得矣嘗予走四方祇思見一讀書者而北南萬里必不一覯以爲天不愛道吳菸之生人何便如是此則入比之烈真有酷于祖能者而既而思之自漢迄元其爲窮經者何限雖學人閒出不必如今日之寥絕然而江都以後詘指幾人閒嘗論列氏經學皦然可指者惟當陽北海漢唐二孔氏幷賈學士庶幾無媿而外此而韋昭王肅李善小司馬顏師古輩即皆不得與以其于經學無所關也今彥聞負實學而其所學者復能補經師之未備則雖以身厠諸儒之間而有何難焉

康熙丁亥首冬蕭山毛奇齡老晴氏題于城東之書留草堂

故耳從子炳奎年著詩識名解成請正於予予發而讀之曰從子亦猶行古之道也爾雅兼釋諸經子單釋詩名物皆不及釋義非猶行古之道與雖繁簡不同以古今勢異不能不爾然使爾雅毛傳傳經一途不至中絕不亦可嘉哉今約其要旨厥善有三一曰研經經之亡也由於箋註今日又必以論說救之救之不即得則姑假名物以通之其亦可也如斯飛之翰非是雉也泄泄之豕非言雨也方中之作桑不異于楚堂靜女三章夷郎藉夫彤管若此者由一端以

知他端亦可合他端以測全旨推之羣經無不類是非研經之一助與一曰博物實沈臺駘之知允稱弘覽白麟奇木之對亦號通才石鼓識自茂先紫珍明夫質子博物之學由來尚矣扶純詞豹鼠既辨其業亦緻者是也若夫爾雅不熟讀南華非僻書蛍蚩之輩抑又可羞焉今是解於動物則別牝牡雌雄[illegible]之類於植物則辨剛柔南北之宜以致飛鳴躑躅惡善體其性情葉葉花花亦直窮其旨趣經生之興寧有是乎其於物也可謂博矣一曰寫情詩云登高能賦大

夫之才謂春秋列國大夫相與燕飲賦詩也不類不能答則恥之是時詩亡專尚賦古不由己讖故蟋蟀草蟲皆足明君公之志禮分野蔓亦有關家國之端從子抱璞未彰陳書不答託以欲狄欲泣之情抒其侘傺無聊之惆一於詩之名物發之輪囷盆湓纏析緣分媧兹能事滿意而止又爰必作空梁燕泥之弱何賦池塘春草之纖詞哉以斯寫情微矣微矣厥善若此且可為三百篇功臣附之以傳後世也不亦優乎不亦美乎若其祖述宣尼明訓不略於中不溢於

外固其體例然也是書初名多識編邃朱竹垞太史為予言明閩林君光朝先有其書予求之見因屬更今名避雷同也併及之

康熙戊子中春月首源橒叟際恒書

詩識名解例言

錢唐　姚炳彥暉　著

名物於詩一端也而詩人遂情發致時有隱現於物中者故論詩於辨物所不遺焉若徒較量牝牡撫拾瑰奇以誇淹洽則方言博物諸書具在其於學詩之多識奚啻耶恐於辨物之後間多說詩辨物者什四說詩者什六志不敢淫於其末也後有言詩者或亦足為摛托之一助云

詩人觸物興懷若有意若無意必執彼物之情狀以

求此詩此穿鑿之病也自漢已然於宋尤甚恐謂賦物之詞愈淺作詩之情愈深要於不即不離間得之所謂上品撮皮皆其下品擺筋反偽梗槩略其情色白章不必曲為鈎索細作雕描也

六經注釋最古者無過爾雅一書其於詩較他經尤備蓋為周秦間儒者所作與辭博義近古罕及其後毛公為河間獻王博士首用其說作詩傳至武帝時終軍以辨豹鼠賜絹三百於是人競習之而爾雅之業益顯迨後人自為師家自為說闕奇逞臆是非紛如不止讀爾雅不熟貽譏也茲編折衷百家大要以是書為宗凡其艸木鳥獸及字義訓詁與夫天地山川人倫事物苟有附之錯見者按雅索義瞭若指掌庶藉以推廣無窮云

注爾雅者舊有犍為文學劉歆樊光李巡孫炎諸家惟郭璞注最傳郭氏用心二九載始成此書其後則宋鄭樵氏斟酌前聞間參獨見雖不無是非亦足資學者之考訂也愚於爾雅專引二家雜參樊孫諸傳說料與證同要以求名物之真得風雅之旨而已故

寧其蕪穢植茲秪和匪特葩壇之雄帥抑亦爾雅之功臣云

雅有確據則引雅以證經經有明文不改經以從雅此愚作是解大旨也如陳風鴟經無艸文則仍為鳥屬不作綬艸吉日麌經本雙聲則仍取多義不作牝麌略言兩條餘足槩見若夫綠竹定非竹節是風並是朝風黃鳥倉庚二名判列蒹葭萑葦三物殊稱識燕燕之雙名辨麐麟之異字聯皮不載諼艸無文則閒按簡籠然為說詩之左券焉

後世類學繁興分門別部必以靈物冠端一如朝位
森嚴略不容紊此俗學陋見也恐愛爾雅一書麐鳳
錯列鳥獸之內即此見周秦古意茲於鳥獸艸木悉
依詩前後序列覽者按文索義綱舉目張要於經學
有助豈徒玩物云爾哉
鳥獸艸木中有同物異名者有同名異物者亦有異
物同類者又有似類而實不族者如稻即稌女蘿即
唐白華即菅甘棠即杜柞櫟即栩牂羖即羊豝豵即
豕玄鳥即燕燕此同物異名者也荼有苦菜茅莠竹

有萹蓄竹箭飛鴞梟鴟絕異鴟鴞苞杞杞棘迥非杞
柳此同名異物者也鬱列李貓列虎鷹隼列鳩鸒斯
列鳥芹茆列葵匏壺列瓜蘩蔚列蒿梓楨列椅檿柘
列桑此異物同類者也鸞不可以屬鳳羆不可以屬
熊莪不可以屬蔚此似類而實不族者也爰是審名
定實同異纔分一如璋珪判合學者類以辨之庶不
至張冠李戴之誚云
字書以說文爲宗然其論物頗多差互如雌雄牝牡
之名與爾雅多相反者辨字之家每據之以駁爾雅

此可哂也夫爾雅作於周秦說文出和安之世溯厥
源流高下審矣加以秦隸紛雜末俗相沿實多譌謬
故徐鉉謂其於爾雅所載艸木鳥獸之名肆意增益
不復可觀誠哉言也茲精加稽核多糾正說文世有
研窮小學者取是書觀之或亦許爲同心乎
鄭康成扶風高弟爲東漢經術之祖然每以三禮之
學律三百篇故多拘滯匪近人情又如黃鳥喻后妃
形體甚楚比人少端愨皆杜撰強解不顧作者之旨
至於改竄字畫以就己說若其祁孔有祁作麎舟人

之子熊羆是裘舟作周裘作求尤爲誕妄不勝枚舉
茲編駁義隨物略見可得梗概至於全詩私心尤多
未安處顧以祗爲識名一家未敢多及焉
宋熙寧中王介甫新義懸爲功令使學者宗之禍幾
之遺莫此爲甚若嘉祐前陸農師以說詩知名晁子
止嘗稱之曰佃安石客也而學不專主王氏似亦特
立者則其非附和介甫可見而埤雅一書論物說詩
半多穿鑿不啻浸淫新義及字說諸書豈風尚爲之
耶若蔡元度爲介甫女夫所集名物解多本婦翁又

不足論也淳熙時吾新安羅端良著爾雅翼五爲條言考核甚詳識見獨出雖亦不無穿鑿然於三百篇之旨似別有窺者爬𡊮得此當爲之立一赤幟

有明設制義取士士競習帖括漫肥陳言以應科目能窮義理之學者什不得一若郝敬季本諸公以迂鑿之說詬經所得風雅幾何最後有閩儒何楷世本古義博綜羣說大爲詳核其中得失要各相半茲亦並采於編謬爲評隲以正於世之好學深思者

一代名儒輩出各有精思深識抉作者之奧不容有所徇執於其間也詩義自漢迄宋說家迴如冰炭泥古者本毛鄭爲淵源從時者遵考亭爲令甲要以權衡同異互訂可否則均在所取不可偏廢余於辨物論詩凡傳箋疏注及宋元明暨 本朝論說苟有奇識異義並采簡端第涉見寡陋缺遺殆半挂漏之譏所不免云

宗世父首源公嗜古力學鑽研經穴凡一十六年著九經通論一百七十卷存真剔僞識解高邁千古未有復時釋腹笥之餘著庸言錄其中凡聖賢正道二

氏異端諸經史子以及正譌砭俗人情物理下至游藝詼諧靡不兼該畢具炳受而讀之如高山滄海莫可梯涯覩茲編奚啻醯雞也其書皆藏于家不輕示人炳以夙承提命篇中備引諸書家學淵源不敢忘所自時登一二以見一斑窮經之士知所審正焉

詩識名解目錄

錢唐 姚炳彥暉 著

卷之一 鳥部

雎鳩 關關雎鳩

鳲鳩 維鳩居之 鳲鳩在桑

鵻 翩翩者鵻

鳩 宛彼鳴鳩 于嗟鳩兮

鷹 時維鷹揚

隼 鴥彼飛隼 其飛 集 沔水 飛

晨風 鴥彼晨風

黃鳥 黃鳥于飛 睍睆黃鳥 交交黃鳥 鳥鳴嚶嚶 黃鳥黃鳥 緜蠻黃鳥

鵲 維鵲有巢 鵲之彊彊 防有鵲巢

雀 誰謂雀無角

燕燕 燕燕于飛

玄鳥 天命玄鳥

雉 雉離于羅 有集維鷮 翟茀以朝 其之翟也

翟

附 翬

鷕 雉鳴 雉雉于飛 布于 乘 罹 有鷕雉鳴

雁 弋鳧與雁 肅肅

鴻 雝雝鳴雁 鴻則離之 鴻飛遵渚 其羽

烏 莫黑匪烏 瞻烏爰止 誰

鷽斯 知烏之雌雄 弁彼鷽斯

卷之二 鳥部

鶉 鶉之奔奔 有縣鶉兮 胡瞻爾庭 匪鶉匪鳶

雞 雞棲于塒 雞鳴 雞鳴喈喈 匪雞則鳴

鳧 弋鳧與雁

鴇 肅肅鴇羽

鷺 值其鷺羽 振鷺于飛

白鳥 白鳥翯翯 振振鷺

鴞 有鴞萃止 翩彼飛鴞

[illegible] 于 有 鳩

鶖 維鶖在梁

鸞 輶車鸞鑣 和鸞雝雝 八鸞鏘鏘 八鸞喈喈 八鸞瑲瑲 鸞聲噦噦 八鸞

倉庚 有鳴倉庚 倉庚于飛 倉庚喈喈

鵙 七月鳴鵙

卷之三 鳥部

鴟鴞 鴟鴞鴟鴞

鸛 鸛鳴于垤

脊令 脊令在原 題彼脊令

鶴 鶴鳴于九皋

桑扈 交交桑扈 有鶯其羽

鴛鴦 鴛鴦于飛 畢之羅之 戢其左翼

鷮 有集維鷮

鷖 鳧鷖在涇

鳳皇

梟 流離 流離為梟

鴟 鳶 附 鳶為鴟 戾天

桃蟲 鷦鷯 桃蟲

卷之四

馬 駒 騋 黃 鵠 驪

白顛 鐵 騏 馵 駵 騧

皇 駁 駱 駰 驔 騢

騅 駓 騂 驒 雒 騢

驒 魚 駽

我馬… 言秣其駒 …

兕

兎

麐 附 騶虞

卷之五 獸部

鼠 誰謂鼠無牙 相鼠有皮 碩鼠碩鼠 穹窒熏鼠

羔羊 羜 羖 牂 附 達 羝

麛 附 麑

鹿 野有死鹿 呦呦鹿鳴

虎 貓 有貓有虎

狐

象 象弭魚服

牛 犉 犧 九十其犉

卷之六

豹 赤豹黃羆

狼

貉 貍

貍 取彼狐貍

魚 象弭魚服

熊 維熊維羆，有熊有羆

羆 維熊維羆，赤豹黃羆

犬 尨 盧 獫 歇驕 遇犬獲之，無使尨也吠，盧令令，載獫歇驕

豺 投畀豺虎

猱 毋教猱升木

豕 豝 豵 特 附豣 有豕白蹢，一發五豝，發彼小豝，一發五豵，言私其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獻豣于公，並驅從兩肩兮

貔 獻其貔皮

卷之七 草部

荇 參差荇菜

葛 葛之覃兮，旄丘之葛兮，葛生蒙楚，彼采葛兮，葛屨五兩，糾糾葛屨，大東葛屨

藟 葛藟纍之，綿綿葛藟，莫莫葛藟

卷耳 采采卷耳

芣苢 采采芣苢

蔞 言刈其蔞

蕨 言采其蕨

薇 言采其薇，薇亦作止，山有蕨薇

蘋 于以采蘋

藻 于以采藻，魚在在藻

葭 葦 彼茁者葭，葭菼揭揭，一葦杭之，蒹葭蒼蒼，敦彼行葦

卷之八 草部

蓬 附諼草 彼茁者蓬，首如飛蓬，焉得諼草

葑 采葑采菲，爰采葑矣，采葑采葑

菲 采葑采菲

荼 誰謂荼苦，堇荼如飴，采苦采苦，寧為荼毒，以薅荼蓼

薺 其甘如薺

苓 隰有苓，采苓采苓

茨 牆有茨，楚楚者茨，如茨如梁

唐 爰采唐矣

女蘿 蔦與女蘿

麥 來牟 爰采麥矣，丘中有麥，無食我麥，貽我來牟

蓫 古采其蓫

綠 綠竹猗猗 終朝采綠

卷之九 草部

竹 竹竿 籊籊竹竿 箹 綠竹猗猗 如竹苞矣 維筍及蒲

葵 萑 葭菼揭揭 毳衣如菼 八月萑葦 萑葦淠淠

芄蘭 芄蘭之支

黍 秬 附 秠 彼黍離離 無食我黍 下 我黍 黍稷薿薿 黍稷方華 與與 黍稷彧彧 名伯黍苗 其 儦伊黍 維秬 秬鬯一卣 維秠

稷 附 重穋 附 植穉 彼稷之苗 黍稷薿薿 黍稷翼翼 黍稷重穋

植穉 菽麥

蒲 莞 不流束蒲 維筍及蒲 其蒲 有蒲與荷 依于其蒲 下莞上簟

蓷 中谷有蓷

蕭 彼采蕭兮 采蕭穫菽 取蕭祭脂 蓼彼蕭斯

艾 彼采艾兮

卷之十 草部

麻 紵 苴 丘中有麻 不績其麻 可以漚紵 衣如雪 或績云苴 九月叔苴 藝麻如之何 可以漚麻 禾麻菽麥 附 褧衣 麻

舜 顏如舜華

荷 菡萏 附 有蒲與荷 隰有荷華 有蒲菡萏

茹藘 茹藘在阪 縞衣茹藘

蕳 方秉蕳兮 有蒲與蕳

勺藥 贈之以勺藥

莠 維莠驕驕 莠言自口

莫 言采其莫

蕢 言采其蕢

稻 稌 不能蓺稻粱 稻有稌 豐年多黍多稌 十月穫稻

粱 穈 芑 不能蓺稻粱 豆之穈芑 薄言采芑 豈水有芑 入

薇 薇亦柔止 于野

萋 萋兮斐兮 卷耳

荍 視爾如荍

龍 隰有游龍

卷之十一 草部

苕 苕之華 邛有旨苕

萇楚 隰有萇楚

稂 浸彼苞稂 不稂不莠

蓍 浸彼苞蓍

葽 四月秀葽

薁 六月食鬱及薁

葵 芹 茆 亨葵及菽 薄采其芹 言采其芹 薄采其茆

菽 采菽采菽 荏菽旆旆 藿 荏菽 亨葵及菽 食我場藿 中原有菽 采荏菽

瓜 疆場有瓜 苦葉 瓞 綿綿瓜瓞 瓜瓞唪唪 匏 酌之用匏 瓠 齒如瓠犀 甘瓠纍之 壺 七月食瓜 有敦瓜苦 八月斷壺 幡幡瓠葉

卷之十二 草部

茅 白茅 晝爾于茅 白茅包之 白茅束兮 露彼菅茅 荑 自牧歸荑 手如柔荑 荼 有女如荼 予手拮荼

韭 獻羔祭韭

果臝 果臝之實

苹 食野之苹

蒿 蔚 蘩 食野之蒿 匪莪伊蒿 匪莪伊蔚 于以采蘩 采蘩祁祁

邶 邶

芩 食野之芩

臺 南山有臺 臺笠緇撮

萊 北山有萊

莪 菁菁者莪 蓼蓼者莪

蓫 言采其蓫

葍 言采其葍

藍 終朝采藍

白華 菅 白華菅兮 可以漚菅

堇 堇荼如飴

蓼 以薅荼蓼 又集于蓼 予又集于蓼

卷之十三 木部

桃 桃之夭夭 投我以木桃 園有桃

楚 言刈其楚 綢繆束楚 不流束楚 葛生蒙楚 揚之水不流束楚 止于楚

甘棠 杜 蔽芾甘棠 有杕之杜 有杕之杜 其葉湑湑 杕杜 有睆其實

梅 摽有梅 其子在梅 墓門有梅 終南何有 有條有梅 侯栗侯梅

樸樕 林有樸樕

唐棣 唐棣之華

李 鬱 華如桃李 投我以木李 丘中有李 六月食鬱及薁

柏 汎彼柏舟 亦汎其流 新甫之柏 松柏丸丸

棘 吹彼棘心 園有棘 營營青蠅 止于棘

榛 山有榛。樹之榛栗。其[?]在榛。止于榛。榛楛濟濟。

栗 樹之榛栗。東門之栗。[?]隰有栗。烝在栗薪。侯栗。[?]風隰有栗。

栵 其灌其栵。

卷之十四 木部

椅 椅桐梓漆。其桐其椅。

梓 維桑與梓。椅桐梓漆。

楰 北山有楰。

桐 梧桐 其桐其椅。梧桐生矣。

漆 椅桐梓漆。阪有漆。山有漆。

桑 析我樹桑。言采其桑。集于苞桑。阪有桑。上于桑。桑者閑閑兮。鳲鳩在桑。

葚 檿 柘 降觀于桑。桑之未落。無食桑葚。

詩識名解 目錄 十一

爰求柔桑。蠶月條桑。猗彼女桑。桑者泄泄。南山有桑。無集于桑。維桑與梓。隰桑有阿。菀彼桑柔。食我桑黮。其檿其柘。

檜 檜楫松舟。

松 松柏丸丸。山有橋松。如松茂矣。徂徠之松。松桷有舄。施于松上。

木瓜 投我以木瓜。

檀 坎坎伐檀兮。無折我樹檀。爰有樹檀。檀車幝幝。檀車煌煌。

扶蘇 山有扶蘇。

柳 杞 楊 檉 折柳樊圃。有菀者柳。菀彼柳斯。

北山有楊。東門之楊。楊柳依依。菁菁者莪。采菽。

其檉其椐。

卷之十五 木部

樞 榆 枌 附蕿 山有樞。隰有榆。東門之枌。無浸穫薪。

栲 山有栲。

杻 隰有杻。北山有杻。

椒 椒聊之實。有椒其馨。

栩 樸 柞 集于苞栩。宛丘之栩。山有苞櫟。析其柞薪。

詩識名解 目錄 十二

維柞之枝。瑟彼柞棫。柞棫拔矣。

條 有條有梅。

六駁 隰有六駁。

檖 隰有樹檖。

棗 八月剝棗。

樗 采荼薪樗。蔽芾其樗。

杞 集于苞杞。言采其杞。隰有杞桋。南山有杞。言采其杞。

常 棣 常棣之華。維常之華。山有苞棣。

枸 南山有枸。

穀 其下維穀 無集于穀
桋 隰有杞桋
蔦 蔦與女蘿
棫 柞棫拔矣 瑟彼柞棫 芃芃棫樸 柞棫斯拔
楛 榛楛濟濟
椐 附翳 其檉其椐 其菑其翳
樅 虡業維樅

詩識名解卷之一

錢唐 姚炳彥暉 著

鳥部

鳩 雎鳩 周南關雎

釋鳥首列鳩族。王雎其一。鳩眼未化。識者憎之。其爲猛摯明矣。郭璞以爲雕類。江東呼爲鶚。陸璣謂大小如鴟。幽州人謂之鷲。蓋其屬也。其他白鷺之說見禽經。蒼鶻之說見風土記。梟類之說見通志。𪃹鳩之說見詩詁。更相擬議。要鮮確據。至謂鳴互和順。游於水而息於洲。常隻不雙。又謂至秋化鷹之時。能搏擊他禽。所謂鷙。常居幽淵。人亦罕見。所謂在河洲。皆緣詩釋物。吾無取衛矣。集傳狀類鳧鷖。蓋云詢之淮人。然祇狀類而已。鄭漁仲直以爲鳧鷖。且云多在水邊。尾有一點白。故揚雄謂之白鷢。反以鶚雕類爲誤。則其誤也。摯與鷙通。曲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是也。說文又至也。商書大命不摯。言受大命者何不來至。亦無說至之義。鄭氏乃謂王雎之鳥情意至然而有別。遂使後

儒附會謂猛摯之物不足比后妃之淑善於是杜鵑鳧鳲紛紜擬議則鄭氏實開之端矣

羅瑞艮引思玄賦雎鳩相和歸田賦交頸頡頏之語以爲明是乘居匹遊鳥在論其有別且后妃之意方樂得淑女與其君子相與如雎之相爲顧並暇言其別此解最得猶未暢厥旨也余世父通論云雎鳩有此和聲在於河洲游泳並樂其匹偶不亂之意自可於言外想見傳謂摯而有別夫曰摯猶是食魚有搏摯之象此但釋鳩之性習不必於正意有關會也若

云有別則傅會矣孟子夫婦有別此二字所從出豈必以夫婦字加於雎鳩上哉詩人體物縱精安能擇一物之有別者以比夫婦烈女傳因云人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夫謂之有別乃不亂萃之謂耳非與處也今云未嘗見其乘居匹處則非所以比夫婦亦大乖關關之旨矣

關關和聲本釋詁文何元子謂通作綸引說文云織絹以絲貫杼也蓋象衆鳥飛翔往來之狀如穿梭形則易字求解矣

嚴華谷以鄭子五鳩備見詩中分配整齊然雲鳥紀官事屬荒渺難可據信且以類考之亦頗舛錯未足爲典要也但釋鳥以雎冠鳩餘四者又各有鳩名則亦從鳩類備列於後以俟考者

召南鵲巢 傳以此鳩爲鳲鳩歐陽正義辨以爲拙鳩謂惟今人直呼鳩者不能爲巢如佝所傳架枝隨墮破卵逐雛之事王雪山歌之云詩人偶見鵲有空巢而鳩來居而後人必以爲常是譚詩之病也此翻案語已爲古今說詩者下一針砭余世父又不謂然通論

云王說名爲擺脫實成固滯按詩言鵲鳩者以鳥之異類況人之異族也其言巢言居者以鳩之居鵲巢況女之居男室也詩義止此不穿鑿不刻畫方可說詩

一切紛紜盡可掃却矣讀之不覺煥然

衛風氓篇 傳以此鳩爲鶻鳩按釋鳥云鶌鳩鶻鵃郭璞以爲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是也至孫炎謂一名鳴鳩舍人謂即今斑鳩陸璣亦謂鶻鳩一名斑鳩似鵓鳩而大項有繡文斑然二說皆非陸農師云鶻鳩似山鵲而小釋鳥鷽山鵲故此一名鷽鳩與郭說

食。

正義云爾雅鳩類非一知此是鶻鳩者以鶻鳩冬始去今秋見之以爲喻故知非餘鳩也愚謂沃若黃隕自是顏色盛衰之況不必拘上章秋興爲仲秋季秋也况貿絲是孟夏時事桑葚又是孟夏時物俱非秋時所見明矣故謂此鳩爲鶻鳩則可謂因秋見而知爲鶻鳩則不可鄭氏以爲戒鳩非時而食葚者并滯語也

葚味最甘鳩貪食則不厭猶私情易溺士女耽樂則

不自禁惟其如是是以爲戒耳傳謂鳩食葚過則醉而傷其性夫詩第言無食而已未嘗言無過食也因過食以至醉因醉以至傷性皆是添足

鳲鳩（曹風鳲鳩）嚴華谷云舊說鳲鳩凡十一名惟李氏別以爲今之鵓鴣愚按鵓鴣似鳩而有幘亦謂之咧咧其非鳲鳩明矣所謂十一名者鳲鳩也鴶鵴也秸鞠也布穀也穫穀也擊穀也戴勝也桑鳩也妲引也擊正也搏黍也若博考之方言梁楚之間謂之結誥[illegible]瑞氏謂又呼擬穀又呼郭公又呼鵾鵻則一物而十五名矣然鳲鳩自即布穀所謂鴶鵴秸鞠穫穀擊穀結誥擬穀郭公有音同而字異者亦有字異而義同者同是一物無疑搏黍與黃鳥名同或亦布穀之義至以爲題肩擊正謂即鷹化之布穀釋鳥謂之茅鴟者則大謬矣不知彼乃木化布穀之雀鷹所謂隼耳服虔可笑尚欲從其稱而名之耶

斑鳩禽經作班鳩注云班次序也凡哺子朝從上下莫從下上故謂之班非頂有斑文之謂此蓋因傳養子均平之說起義未可據

鵻（小雅四牡）鵻一名夫不釋鳥謂之夫不郭璞以爲今鵓鳩是也方言有鵖鷎鸊鳩鴿鳩鵴鳩鵁鳩鳻鳩鷦鳩鶻鳩諸稱凡八名廣雅則別鵖鴀專名鵻而以鶌鳩梓鵖鵴鳩鶉鳩爲一物陸璣以爲即今小鳩幽州人謂之鷂鳩梁宋之間謂之鵻陸農師以爲一名荊鳩一名楚鳩一名乳鳩嚴華谷以爲鵻一鳥十四名內有鶌鳩祝鳩鷹鳩之稱又在諸說外愚謂其中有以音轉者夫與鵴是也有以字轉者鴀與鶉與乳是也有以地轉者荊與楚是也

鄭漁仲以爲其者指之之詞鳥之短尾者皆謂之隹惟夫不專名焉故指隹爲夫不此亦曲解通爾雅中無此行文之法當爲衍文闕之若嚴華谷竟以隹其二字爲名更無義矣

騅改作隹隼贅作騅並爲杜撰字書已辨之其害使人以隼同隹以騅同隼張冠李戴名物混淆則皆予雲莽好作奇字之遺孽也

廣雅釋隹爲鶉按隹者短尾禽總名鶉頭細無尾亦是隹類但謂鶉爲隹則可以隹屬鶉則不可說文隹

註云騅又從隹一或曰鶉字此誤隹爲鶉之本矣

小雅小宛篇　傳以鳴鳩爲鶻鵰非陸璣云鶻鳩一名斑鳩陸農師駁之謂鶻鳩短尾青黑色多聲故名鳴鳩斑鳩與此全異璣之言非愚謂璣以斑鳩釋鳴鳩本不誤但不當以鶻鳩爲斑鳩耳鳴鳩自是鳥鳩即月令所稱拂羽者許叔重謂鳴鳩奮迅其羽直刺上飛數千丈入雲中此喻飛戾天之謎蓋鳥鳩鷹所變化故翅摩天固其能事若鶻鳩小物決起而飛榆枋時則不至控於地而已矣何以傳因鶻鳩起義故謂　幽王行小人之道責高明之功終不可得要是强解愚疑下有念先人懷二人教誨式穀無忝所生諸語當是亂離思親之詞與鳥鳩亦有關合鳥鳩性壹而慈有哺子之恩故即以起興耳

詩中宛字未嘗專作小訓若宛在水中央宛其死矣之宛不可以小通也如云戾天之鳩奮迅入雲遠不可即望之宛然如可見者較當且詩篇舊名小宛若宛并以小訓之則是篇義作小小矣何元子引考工

記懲訓孔小爲解亦强證

鷹　大雅大明篇　釋鳥以鷹爲鶆鳩郭璞謂鶆爲鷞字之誤杜預左傳註云鷞鳩鷹鷙鳥是也又禮月令鷹化爲鳩王制鳩化爲鷹蓋一物而相變化者故爾雅通以鳩名之今依其義類辨於此夏小正亦云鷹者其殺之時也鳩者非其殺之時也

隼　小雅采芑篇　鷹隼醜見釋鳥文隼當爲鵻鵻即鷹之小者故茲從鷹并見鳩類陸璣云齊人謂之擊征或謂之題肩或謂之雀鷹春化爲布穀者此屬數種皆爲

隼是矣。雅所以隼爲鷙，李善言鷙擊之鳥，通呼爲隼矣。
顏師古謂即今所呼鶻，一曰鷂子。許叔重解淮南子
又以爲鳩鷂，即今鵶鶻，皆未得其實也。
舊有合引月令、列子、淮南子、艸木疏諸文，謂鷹隼鶚
鷂鳩鷂布穀晨風諸鳥，總順節令以變形，故爾雅曰
鷹曰鷂是也。但淮南鶵字當是鷂字之訛，世無鶵化
鸇之理，況未云復爲鷂，必本上鶵來可證。
戾天要止，專爲下試字取與，隼有戾天之見而翔止
合其宜，隼有三下之眾而練習得其法，二語自適合。

鄭氏舊分兩義，失其旨矣。
小雅沔水篇 沔此飛止，對上朝宗，當從未亂時說，若謂喻諸
侯驕恣，狀朝不朝，自由無所懼心，便與二章飛揚意
復。且沔水上何以言歸海，下何以言湯湯耶。
何元子引說文訓隼中陵之隼爲捕鳥畢，對下懲字
作解，恐謂隼字之義，非必因爲網而制，且其用不過
爲掩取之具，恐戾天之隼未必入其機中耳。
晨風 秦風晨風篇 晨風鸇。釋鳥文。郭璞以爲鷂屬，陸璣以
爲似鷂，青黃色，燕頷鉤喙，禽經曉曰鸇，鸇曰鷂，蓋一

以日名，以翼名也。列子鷂之爲鸇，鸇之爲布穀，布
穀久復爲鷂，則其先後變化之序如此。若大抵鷹類
始生爲鷂，鷂羽翼長成，能翱風搖翅爲鸇；月令鷹化
爲鳩，所謂鸇之爲布穀也；鳩化爲鷹，所謂布穀久復
爲鷂也。
或謂顧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亦謂風也，非晨風爲
鸇也。按李陵詩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躕，長當從此
別，且復立斯須，但是長途把別，不能遠隨之謂。鸇飛
急疾，故云願因晨風之發（發如木玉切，亦訓發之發）鯢 託賤軀以

長隨耳。且其屬多由遂游上，李陵在匈奴送別之作，
因是卽其所見云然，不得謂晨風爲朝風也。舊引古
詩證之，云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又亮無晨風翼，
焉能凌風飛，又願爲晨風鳥，雙飛翔北林，若非指鸇，
何以言鳥言翼，何以晨風與蟋蟀並稱。若晨風爲朝
風，合古詩二句觀之，似言風凌風，文義難通矣。此最
也論。
六書故訓鴥爲風之迅，謂通作颰，風迅，林木披靡，故
言鬱彼北林；若晨風爲鸇，當言集彼北林，不得言鬱。

自爾雅誤認鴥為鳥飛因以晨風為鸇俗遂制鸇字此强駁也按鴥字詩中凡兩見一為晨風一為隼大抵鷹隼之飛急疾故謂之鴥耳若以鴥為風迅世飛隼亦風名耶且制字從鳥其為鳥飛明甚不可以風之疑通也

晨風北林各自為義以其風迅飛喻賢臣之歸往以北林茂盛擬秦國之多才如下章苞櫟六駮亦自分山隰對言也傳疏皆以二義穿合故於鬱字難通遂滋後人擬議耳

晨風但取迅飛為歸往之意未嘗以其義為賢臣比也陸農師憑空撰出義字又從義生仁厚釋黃鳥為祀史從三良之死逆出賢臣之生牽擬支離不可紀極矣

黃鳥

黃鳥（周南葛覃篇）黃鳥有搏黍離留栗留黃鸝黃鸎諸名恐謂栗離聲之轉也離鸝字之訛也黃鸎取其聲也黃鳥從其色也搏黍因其時也若倉庚商庚鶬黃楚雀恐別一族否則爾雅不應復列如駕陵車前車前來昔諸條皆連類相釋此何不類舉而釋以黃鳥耶其謂黃鳥即倉庚者以釋鳥文又有倉庚黧黃之語訛黧作鵹遂以倉庚為鵹黃因以鵹黃為黃鳥誤再誤不可復辨識者審之

喈喈說文訓聲衆且和其義止此通論云毛傳加遠聞意以后妃處深宮而聞之然安見深宮鄰於產葛之地耶指出一笑

（邶風凱風篇）傳釋睍睆為好貌集傳皆主容貌言惟集傳以為鳥聲按六書故云睆目圜轉也此集傳圜轉二字

所從出但易睍為鳴加清和二字未知何據耳何元子謂睍以視言睆以目言乃注視凝眸之貌則從人之視鳥為說猶云瞻彼相彼也杕杜有睆其實大東睆彼牽牛皆可作如此解

（秦風黃鳥篇）按交義共也合也互也友也又交加參錯也今重文曰交交自是往來如織之狀傳訓小於義無取

（小雅伐木篇）嚶嚶不當專指黃鳥之聲按釋訓文丁丁嚶嚶相切直也鄭氏以為兩鳥聲要是鳥鳴通稱樹獵

賦亦稱鴻鴈嚶嚶是矣羅端良引禽經鶯鳴嚶嚶謂詩即指此又苦無山谷遷喬之驗泥甚

小雅黃鳥篇 通論云此黃鳥黃雀也非黃鶯鶯不啄粟呼黃鳥與呼碩鼠同一寓言不必實指此物嚴華谷以爲民適異國無可告語惟黃鳥飛鳴往來於此故於將去告別之引杜詩禁花送客檣燕留人之句謂送留惟花燕亦此詩告別黃鳥之意恐未然

小雅緜蠻篇 傳釋緜蠻爲小鳥貌於義不可解集傳以爲鳥聲何元子分釋之謂其聲之微細不絕如緜而鳥

語不可與人解又似蠻也然鶯聲圓滑可人故有雙柑斗酒之聽若南蠻鴃舌何足入高人之耳而以是爲好音評所謂愈解則愈鑿不可通矣

韓詩章句云緜蠻文貌亦未似又許由箕山歌甘瓜施兮葉緜蠻則爲葉盛之詞合之黃鳥究未有當也

鵲

鵲召南鵲巢篇 鵲大如雅而長尾尖觜黑爪綠背白腹尾翮黑白駁雜舊呼爲鵲實不與鳥類羅端良以爲鳥之屬故周禮總謂之鳥鳥非也其名亦不一以性惡濕曰乾鵲以知人喜曰靈鵲以色駁雜曰飛駮或稱神女或稱芻尼雜見禽經釋藏諸書

月令鵲始巢乃巢成而居之候鄭氏必謂冬至架之至春乃成正義因以始巢爲季冬未成之驗恐未然也

鄘風鶉之奔奔篇 韓詩以彊彊爲乘匹之貌鄭氏謂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大都對宣姜與頑言也然其義但可意會不可泥字求解嚴粲師貞以剛釋彊補傳云鵲能不淫其匹故以剛言今試以彊彊易作剛剛便

難通矣

禮表記引詩作姜姜傳註云爭鬬惡貌愚按彊有二音亦分二義釋詁云彊當也註謂好與物相當值也釋言云彊暴也註謂彊梁凌暴也則當義讀若姜暴義讀若彊此作姜姜則義取當不取暴明矣故有溺傳解以爲刺暴非刺淫者非也且左氏有明徵矣襄二十七年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笫之言不踰閾況在埜乎

陳風防有鵲巢篇 防傳訓邑集傳以爲人所築以捍水者按

防與中唐對舉廟中路謂之中唐不必實有所指傳訓爲邑陳無邑名防者惟郡國志陳國陳縣註引博物記云邛地在縣北防亭在焉則或爲亭上之巢未可知也若築隄捍水皆列柵如堵非樹枒可棲無結巢其上之理且鵲性惡濕必巢枝杪今郊外喬木巔多有之不聞有水小巢卑之事說文云鳥在木上爲巢在穴爲窠若以隄防穴處則是窠而非巢義更難通矣

雀

雀（召南行露篇）陸農師云雀因物之淫者也凡鳥皆雄乘雌鳴此鳥雌乘雄鳴又四時有子故詩以譬強暴恐謂詩但以穿屋爲雀憎耳何必言及其淫說詩者多因詩起義而并以誣物大率如此

呂氏春秋云季秋候鴈來賓雀入大水爲蛤許叔重謂賓雀者老雀也棲宿人家堂宇之間如賓客然古今注亦謂一名嘉賓按禮記通論云賓濱通王莽傳率土之賓可證以其時更寒鴻鴈悉來南而宅於水濱也則雀又恐無賓名附識於此

燕燕

燕燕（邶風燕燕篇）鳦鳥本名燕燕不名燕以其雙飛往來遂以雙聲名之若周周蛩蛩猩猩狒狒之類是古之言凡三見爾雅遺今此詩及釋鳥文燕燕鳦與漢書童謠燕燕尾涎涎是也餘書省其文多單言之其後詞章家習用乳燕䴏燕之類不知單言燕者乃鳥名釋鳥云燕白脰烏小爾雅謂之燕烏鑿然可據則傳以燕燕爲兩燕及曲爲重言之說者皆非也說文訓巂爲周燕遡雅駁之謂失爾雅句讀引呂氏

春秋云肉之美者有巂燕之翠因以巂周爲燕之一名或又引周周銜羽之說謂巂者周也燕燕者鳦也三說互異愚按郭璞註子巂鳥出蜀中禽經亦云巂巂周子規也則巂之爲周與爲周燕恐皆贋擬不敢傳會惟是燕燕之名於斯益信耳

差池鄭氏兼言尾翼於一燕義猶未快陸農師引禽經向宿背飛爲說謂兩相差爲差池通作遲徐行也則竟作兩燕矣愚謂此當專以尾言燕尾雙岐如剪故云差池耳左傳臭味差池臭與味不可分二物明

甚。

頏說文云亢頸也頏同亢釋鳥云鳥嚨也又與吭通何元子謂鳥高飛直上故見其項頸上向是也然則此亦當以抵燕言如戴媯涕泣而長往耳傳據三章下上以釋此章未確後人刻描雙燕之狀便謂一下一上爲頡頏尤傅會

下上作低昂訓以音之輕重疾徐言猶高下其手之謂不然雄雌一鳥不應亦言下上其音矣傳疏皆貫看上下二字必從飛論音泥甚鄭氏獨以爲與戴媯將歸言語感激聲有大小此正低昂之旨也

玄鳥 商頌玄鳥 玄鳥生商乃詩人傳語欲求甚解已非何况傅會其事諸書紛紛語怪遂相祖述雖識者不免惟傳獨以己意斷之又據邕月令章句云玄鳥感陽而至其來主爲孳乳蕃滋故重至日因以用事與傳意合

通論云今人居數千載下豈能逆測古事但依文說經不必先立主見如生民詩文義實似謂履迹而生者不必爲之闢異也此詩實無吞卵而生之文不必爲之好異也此最爲確論

玄鳥降即玄鳥至也月令戴勝降于桑謂之天命可乎舊註云言降者重之若自天來亦飾說

雉

雉 邶風雄雉 說文謂雉有十四種皆本釋鳥文惟以鷂雉重出不列別分鶾雉鷂雉爲二以足十四之數又易鸕爲盧鷮爲喬鸐爲翟鶾爲翰鵫爲卓鷂爲搖鶅爲甾鵗爲希鷷爲蹲頗失其本恐疑戲者雉之總名即下鷮雉鷂雉之類故謂之諸雉其東西南北之名特方言不同非於上諸雉之外別有所指也

傳箋據序刺淫之說直指雄字穿鑿鄭說則更破矣

陸農師云雉死耿介始終護疆界之內要以一雄爲長餘者雖衆莫敢鳴雊潘岳所謂畫墳衍以分畿者也愚按此即詩稱雄雉之意雄雉爲衆雉之長猶君子爲一家之長視物使人因以爲詠無他義爾

泄泄下明有羽字蓋以飛之羽言不專以其飛言猶二章下上乃音之下上非飛之下上也舊解多以泄泄爲飛故無確詁按字書泄泄弛緩貌又散也蓋雄

之翟者有翅長尾身多文采翤羽而飛則文采舒徵可觀所謂泄泄其羽耳

嚴華谷云詩人之言不必盡同燕燕言下上其音習雙燕相追逐而飛鳴也此言雄雉下上其音則止是一雉之音或下或上也愚謂此正是蹤低昂之義彼以詩鑒言雄雉不能仍訓一下一上又慮燕燕無以為解乃曲為詩言不必盡同之說此所謂欲蓋彌彰直為前篇注一左券耳

（邶風匏有苦葉篇）傳以鷕為雌雉聲說文云字從鳥唯省聲顧

光謂唯者應聲也雌佀雌餘故從唯存其說

舊解皆以飛雌求走牡為喻惟嚴華谷主飛走迎之說謂凡鳥鳴皆雄求雌雌不甚鳴今乃雌求其雄為不知羞恥也愚謂嚴說固是而仍未得其解按此詩為刺淫之作首二章俱屬比以淺濟之宜喻理濡軌求牡之況言情蓋男女大欲所存如濟盈未有不濡軌者雉鳴未有不求牡者但非理不可以相干故鳴雁歸妻又由情而制為禮如此也似此文義明順舊解多為牡字拘牽所謂以文害辭耳

翟（邶風簡兮篇）傳以翟為翟羽按釋鳥有鶅山雉之文郭璞以為長尾者此云秉翟蓋持其尾羽而舞也周禮羽舞惟用翟羽取尾長而色備禹貢羽畎夏翟是矣公羊說萬舞以鴻羽韓詩說以夷狄大羽皆不經南齊鄭義泰更以翟為箾謂箾飾以氂箾飾以羽采武帝云翟是五雉之一取其毛羽以秉之耳寧謂羌箾耶宋元豐二年詳定朝會儀注以為今文舞所秉翟羽以雉尾插綠漆之柄求之古制蓋無所本梁崔廣樂記載聶崇義圖羽舞所執類羽葆幢析羽四重

以結綬系之於柄請依崇義圖以翟羽為之其說與古義合則知以翟為箾者謬矣

（衛風碩人篇）周禮王后五路翟車在重厭二者之外重厭但以翟羽飾車兩旁非車後戶也按釋器云輿革前謂之鞎後謂之笰竹前謂之禦後謂之蔽則笰是後戶之飾今正義乃言蔽車前後誤矣且笰蔽二名又有革竹之分不當混詩所謂翟笰者當是革車其後戶亦以革飾而畫翟羽之文於革上耳

（王風兔爰篇）正義云兔言緩則雉為急此曲解傳緩急啟

耳。憑謂文鳥離羅。不過無辜受禍之況。何得泥爰爰之緩。遂以雉爲急乎。

附 翬【小雅斯干篇】 說文云。翬大飛也。此翬飛猶釋鳥其飛也翬之意。非翬雉也。詩取象在飛。不在采色。且雉飛不過尋丈。不可以擬翬革之勢。鄭氏訛據素質五采文。以爲奇異之鳥陋矣。陸農師又謂翬雉從軍而不悟此詩之翬非雉意。以矢棘鳥革皆指物言之。則首句如跂斯翼跂又當指爲何物耶。

雊【小雅小弁篇】 鄭氏但訓雊爲雉鳴。正義誤引說文謂雊爲雄雉鳴。取配衛風之鷕。截分雌雄。恐未然。按雊者勾頸而鳴之謂。羅端良謂鴝鵒以足相勾。雉以頸相勾。故皆從勾。商書雉勾鼎耳。不特鳴而已。是也。勾非一雄。則雊亦非一聲。是說文雄雌鳴之義。孔氏謂雌作雊誤矣。詩中求雌之喻。亦爲幽王黜申后云。然非真以雊爲雄求雌聲也。且鷕雊二者。古亦並用之。潘岳射雉賦云。麥漸漸以擢芒。雉鷕鷕而朝雊。

夏小正。雉震呴。注云。震呴是之謂也。蓋取雉求雌而雊以朝之義。按說文雷始動雉鳴而勾其頸。則震乃雷震耳。必牽合朝雊。易字求解。誤矣。又月令章句云。雷在地中。雉性精剛。知之應而鳴。是也。

鷮【小雅閒關篇】 郭璞以鷮雉爲鷮雞。鄭漁仲以鷮雉爲鸐雉。恐按上有秩秩海雉。鸐山雉之文。明以此名釋彼名。璞分鷮鸐爲二。而漁仲合之。當非無據。但山海經謂女几之山多白鷮。則又與青質五采之鷮異矣。要以尾長者鳴爲驗可耳。陸璣云。鷮微小於翟。走而且鳴。曰鷮鷮。其尾長是也。

說文謂鷮長尾。雉走鳴。乘輿尾爲防釳。著馬頭上。按張衡東京賦。方釳左纛。李善註云。五寸鐵。中央低兩頭高。如山形。翟尾結著轅兩邊。防馬相突也。則尾又是翟。非鷮。抑如陸璣所云微小於翟者。故亦謂之翟與。

正義云。此鷮是雉中之別名。以雉有耿介之性。喻碩女有貞專之德。詩義止此。陸農師取翬表喻狠鷙見爲說。謂鷮又下鷙一等。故詩用以況衆妾。亦鑿甚矣。

雁

雁【邶風匏有苦葉篇】 雁有翁雞鵝鵞三名。李巡謂埜曰雁

家曰鵞。而方言謂自關而西。謂之鴈。鵞。南楚之外謂之鵞。或謂之鶬鴚。鴈。雖瑞艮以爲鵞。兼有雁名。雁又假鵞以爲名。愚按二物形相似。蓋相易爲別名者。釋鳥舒雁鵞。是鵞有雁名也。若方言廣雅諸書。以鵞呼雁。是雁又有鵞名矣。但舊說楚鵞大於雁。似人家者鵞。謂之駕鵞。亦曰鳴鵞。則駕鵞似又非雁族。然今人直謂雁鵞耳。

法言云。能來能往者。朱鳥之謂與。搢以爲玄鳥。朱鳥皆燕也。陸農師則謂燕、一名玄鳥、一名朱鳥。今按二鳥並有往來之義。然玄乃燕色。朱於二鳥皆無取。

或云雁以陽鳥名。故曰朱。朱者、陽色也。爲貢陽鳥。自以隨陽之義。而名但昏禮所取不當在此。鄭氏以爲似婦人從夫。蠡矣。本艸唐註云。雁得中和之氣。熱則即北。寒則即南。以就和氣。所以爲禮幣者。一取其信。一取其和。其說似當。

親迎非所時。不當言旭日。則此詩之雁。自爲親迎以前時用。但昏禮云。下達納采用雁。執雁請問名。納吉用雁。請期用雁。此章爲淫者。陳其正禮。固當通指。鄭氏專以爲請期之用。不免執一耳。

鄭風女曰雞鳴篇。 古無以雁爲饌。惟內則有雁宜麥。及雁腎之文。得皆謂人君燕食之物。要非常用者。且古以雁爲贄。及六禮之備。皆生致之。此言弋。言宜以供飲燕。當是田舍夫婦其見。不宜如正義。將大夫食禮爲說也。

小雅鴻鴈篇。 傳解肅肅爲羽聲。嚴華谷引小星傳以爲疾貌。則此亦爲羽聲之疾。何元子云。肅者矜莊之義。鳥之振羽。其形肅然。故曰肅肅。愚謂雁飛行列不

亂。有整肅之儀。故謂之肅肅。唐風肅肅鴇行。鴇亦有行列。如雁也。

首章以雁之行列整齊。興民之劬勞離散。次章以雁之棲止得所。興民之還定安居。二義各有所取。故或以春北秋南。專喻民不安居。又或專以爲避危就安喻者。皆執一之論也。

易以鴻漸于木爲失所。嚴以陽鳥攸居爲得所。要之得所亦非易事。此詩于垣作堵。全從劬勞處得安。陸農師云。雁夜泊洲渚。令雁奴圍而警察。有遠害之道。此

正其集中澤之劬勞也

鴻(邶風新臺篇) 陸璣云鴻鵠羽毛光澤純白似鶴而大長頸肉美如雁又有小鴻大小如鳧色亦白恐謂此亦雁之一種詩註別大爲鴻小爲雁淮南鴻烈別仲秋來者爲鴻雁季秋來者爲候雁說文謂鴻雁從北漢中來過周維南去至彭蠡候雁從北漢中來南之彭蠡八月來者其父母九月來者其子合諸說觀要是一族又杜詩云故國霜前白雁來白雁者鴻也

皆以魚比俊鴻比宣公爲所得非所求之喩愚謂上二章皆有燕婉籧篨語則設網離鴻取譬當不在此蓋宣公作新臺而邀齊女猶漁人設魚網而罹鴻鵠反常背理之喩也

(豳風九罭篇) 鴻乃水鳥洲渚固其棲所傳謂鴻不宜棲渚喩公宜在朝廷而乃留滯東土者非也易鴻漸于陸有夫征不復之象二章疑亦取不復之義非謂不得其安也何元子謂遵渚者自北而南之時況公之避京師而居東遵陸者自南歸北之時況公之自東而歸不復來東亦盤玩一歸字可知專取北鄉乎

烏

烏(邶風北風篇) 烏似烏鴉而小多羣飛作啞啞聲淮南子云烏之啞啞是也有哺子之慈故廣雅謂之慈烏又有反哺之孝故說文謂之孝烏與凡烏迥別詩凡單言烏者皆屬此

小爾雅云去陰就陽者謂之陽烏鴈雁是也純黑而反哺者謂之烏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鴉烏白項而羣飛者謂之燕烏白脰烏也按此足盡烏類然惟純黑而反哺者專有烏名林罕謂烏字全象烏形但不注其目睛萬類目睛皆黑烏體全黑遠而不分別其睛是也今玩北風語意當指純黑者言若白腹白脰雜素斑然安得云莫黑匪烏耶

慈烏反哺白脰不祥二者吉祥異類必以此詩所言烏爲不祥之物作危亂徵不能不爲慈且孝者負屈也古語云愛人者兼愛其屋上之烏惟慈且孝故足愛耳若梟以爲不祥之物思援弓繳之不暇而暇愛之乎

(小雅正月篇) 無祿猶云不幸與左傳無祿獻公卽世義同

疏謂神祿者福慶之事故謂福佑爲祿雖民無福亦
謂無祿是矣傳因卒章傳會作富人之屋正義乃謂
烏求食陸農師因以爲趨利總爲祿字爲地夫烏非
惡烏何經說詩者之口動極醜詆如是不知詩但謂
刑法之嚴如此我民從何而得生猶彼網羅之密如
此飛烏何處而安止耳豈有他義耶
誰知雌雄亦必以純黑者言惟其全體皆黑雖目睛
不辨何況首尾毛色之間釋烏云烏之雌雄不可別
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殆亦爲此類設者

此詩前後二烏絕不相蒙前烏比無祿之民後烏喻
予聖之君陸農師謂詩人每引烏以刺者爲其初皆
利合不以道匪特誣烏其誣詩甚矣夫詩人銜口吟
咏不拘一轍如天保前頌岡陵後復以南山爲祝各
有取義不相關涉說詩者何自固乃爾耶
鸒斯（小雅小弁篇）鸒斯即鴉烏有鵯鶋烏雅屋賈烏諸
名此烏自名鸒斯不名鸒以釋烏已有明文也正義
謂斯爲語詞取蕭斯柳斯爲證似矣然他書未有稱
蕭柳爲蕭斯柳斯者惟鸒斯數見別本自釋烏文外
若會經法言類如小爾雅注皆有斯字則此斯當非
語助之比故或加鳥作鷥六書統收正韻傳多遵爾
雅立說傳本疑皆有斯字非衍孔氏專以定本爲據
余未敢信
鸒斯專有鴉名以其亦是烏類故謂之鴉烏非名爲
烏者即是鴉也如北風作俑止指烏爲烏鴉誤矣烏
鴉性貪鷙善避矰繳見異則噪古有鴉經以占吉凶
即此然昔人專以白脰者爲不祥則鸒斯恐猶不受
不祥之名耳

樂府朱鷺魚以爲統言烏也昌黎元和聖德詩魚魚
雅雅皋烏之一也以叶上妥下隨韻故易字成文耳
弁州卮言乃謂烏轉爲鴉鴉轉爲雅恐未然
傳訓弁爲樂集傳以爲飛拊翼貌或云通作般謂般
旋也俱未確按禮玉藻弁行剡剡起屨孔氏以弁爲
急是也詩意當與此同蓋歸飛爭宿有急疾意杜詩
昏鴉噪晚林情狀可見
提提不徒取羣義蓋衆鴉歸棲先後翔集若同體而
追隨者有提挈提携之狀便覺隱隱關情或訓提爲

擧。詩羣飛高擧之貌。高擧則不似歸飛先集矣。即鸒斯之羣飛。見追隨聚首。為可幸。嚴華谷謂烏鴉不能反哺。猶己之不能致養。是為不孝。自罪之詞。詩意似未及此。

詩識名解卷之二

錢唐 姚炳彥暉 著

鳥部

鶉

鶉（鄘風鶉之奔奔篇）釋鳥云鷯鶉其雄鶛牝痹李巡以為鶉一名鷯非也鶉無鷯名釋鳥詣言之自是二物鶛痹取義未詳張萱以為不亂其匹與其牝偕者曰鶛其匹不亂故其牝曰痹若牝雖可徒非以不安於巢之義乎此皆因刺宣姜立論未足據也

鶉鴽相似而非一族張揖云作鶉也鴽鶴也月令仲春田鼠化為鴽淮南子蝦蟆為鶉又釋鳥鶉子鳼鴽子鸋各有類屬可見

奔奔禮表記作賁賁註云爭鬭惡貌是也然鬭鶉自古有之蓋其性然亦不必謂惡亂其匹以求合詩旨且賁同奔國語天子有虎賁諸侯有旅賁註云執戈盾夾車而趨是趨即奔義也夏小正十二月玄駒賁註云賁者走於地中是走又即奔義也必易賁求他解鑿矣左氏鶉之賁賁亦用成語為文取奔義耳豈

天文鶉火固有旂象耶

魏風伐檀篇　此因韻成文錯括物類並無取小之意舊謂在位貪鄙小禽尚公之如此或又謂特比貌爲易得而鶉此特爲尤小皆非且上言三百廛囷何於禾並取其大而於物並取其細此說之不可通者也莊子云吾未嘗好田而鶉生於宎若勿怪何耶語意正與此詩相似

小雅四月篇　傳以此鶉爲雕正義取說文之鷻證之或云赤鳳亦名鷻六書故因傳訓鵰謂當作鷻則是泥傳而欲改詩也舊註又音團引詩釋爲鵰沿詩傳而誤愚按此鶉疑確禽經赤鳳謂之鶉鶡冠子亦云鳳鶉火之禽陽之精也鳳皇翱翔千仞翽翽羽高鶩足涉戾天之說但與爲並言于義未協舊說鵰屬似是然改字作解余素未敢信也茲於鶉部兩存之苟有相詰者亦但應之曰匪鶉可耳

雞

王風君子于役篇　釋鳥云雞大者蜀陸農師謂雞有蜀魯荊越諸種越雞小蜀雞大魯雞又其大者雞瑞及辨以爲荊越相近若蜀者非也蜀蓋魯成公會於蜀者亦魯地云爾愚按釋鳥有鶾天雞之文逸周書以爲文鶾若彩雞成王時蜀人所獻又說文云魯郊以丹雞祝疑即蜀雞之類也蓋魯之蜀地人所獻而郊用之耳若蜀道至秦始通成王時安得有來獻者耶邪詩解蜀爲雞之名恐未然

雞瑞及引風俗通云呼雞曰朱朱相傳雞本朱氏翁化爲之而漢有祝雞翁呼雞名則種別而至疑朱爲祝之轉又引古今註雞名燭夜因通爾雅之蜀謂燭音本於此愚按朱祝轉音不可考燭夜之燭猶燭奸之燭蓋以其知時而名莊子見卵而求時夜註謂度時而呼更意與此同非祝音之近也若蜀則雞所產之地尤不可混燭明矣

雞爲知時之畜故聰明風雨皆能應候而鳴人以夜漏雞憑獨重其晨啼爲興居之節耳故棲塒棲桀亦以其止息驗日夕又匪特其鳴爲能知時也

鄭風風雨篇　喈喈聲衆且和與黃鳥同然此當主衆爲說羣雞感時而鳴雖風雨慘凄皆不改其度有齊一之

義和於雞聲無取陸農師解膠膠義爲因於雞聲更不可通嚴華谷謂膠膠擾擾是雜之意則專雞聲是也然按說文膠訓昵昵與黏通有相接之義此云膠膠蓋雞鳴相應此倡彼和如接續而爲聲者此所謂當度耳非擾雜之說也何元子又謂雞聲與風雨聲相爲糾雜而不可分別尤不是

古旣與以雞鳴爲節禮內則雞初鳴而衣服齊風雞鳴朝盈孟子雞鳴而起列女傳雞鳴樂師擊鼓以告

旦后夫人鳴佩而去凡自帝后至於士庶朝會以及閭閻莫不皆然此時羣動俱作尚欲爲桑中之期必不然耳則雞鳴之非淫奔時可知且傳以東門之楊爲淫者負約不至矣其詩云昏以爲期明星煌煌夫奔者顧待雞鳴時耶

齊風雞鳴篇 雞鳴蠅聲古今聚訟余世父論之稔矣迺論云嚴氏謂蠅以天將明乃飛而有聲雞未鳴之前無聲也非是蠅聲夜中間有然亦不必泥蒼蠅之聲猶云蟲鳴聲耳秋夜有蟲鳴此必見夜故云蒼蠅或謂賢妃誤聽或謂君誤指皆無不可乃謂蠅以天將明乃飛而有聲是誤以蚊聲爲蠅聲矣蚊則天將明乃飛而有聲仰下所謂蟲飛薨薨是也自嚴氏爲此說後人均疑蠅聲在雞鳴後與下月光不一例是以紛紛繁解朱懋儀謂月字乃日字之誤季明德以一章爲疑其已遲二章爲幸其尚早何元子謂賢妃警君毋謂雞鳴爲早過此以往不但聞雞聲將有蒼蠅之聲矣因歎詩人本誤以蠅聲爲雞聲解詩者又誤以蠅聲爲蚊聲眞堪捧腹

鳧

鄭風女曰雞鳴篇 鳧卲釋鳥沈鳧一名鷖一名水鴨方言謂南楚之外謂之鷿鷉大者謂之鶻鷉陸璣云大小如鴨靑色卑脚短喙是也此是埜鳧其性畏人晝見人則沒水中故飛而啄食常以晨夜陸龜蒙詩冬視發於前田夜間往往聞有聲類羣而疾至者一夕數四以此驗之則知星爛翱翔非虛語耳其名因以晨稱故古賦云晨鳧且至說苑魏文侯嗜晨鳧廣志晨鳧肥而耐寒皆可證

鳧與鶩日行家埜之分釋鳥云鸍沈鳧又云舒鳧鶩玩詞旨分上下爲釋其賓主可見故尸子云埜鴨爲鳧家鴨爲鶩是也余首源世父鼎昔錄中論之尤晰謹列於篇以資博覽者

鼎昔錄云鴨之名最多孟子一匹雛曲禮庶人之摯匹廣雅作鴄是名匹左傳竊更之以鶩又名鶩爾雅舒鳧鶩又名鳧俗又名鴨一物四名或因以鴨爲家鴨鳧爲埜鴨又以鶩爲家鴨鳧爲埜鴨紛紛不一予以爲匹乃古字鴨乃近字家鴨爲鶩埜鴨爲鳧耳禮

庶人執鶩楚詞將與雞鶩爭食乎將汎汎若水中之鳧乎左傳竊更之以鶩又詩弋鳧與鴈則是鶩爲家鴨鳧爲埜鴨甚明若夫庾翼謂邉少有家雞埜鶩之說王勃滕王閣賦落霞與孤鶩齊飛此取音調用字不足爲據

周禮夏官司弓矢矰矢茀矢用諸弋註云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茀矢象焉茀之言刜也二者皆可以弋飛鳥刜羅之也陸璣蒙謂江之南不能弋常藥而得之羅瑞良又謂江南大陂湖中其誘鳧者皆以綱植兩表於水相去甚遠中綱爲以舟自前驅而逐之率一獲千百鳧則較弋爲便矣

弋本射飛鳥之稱但人情多貪并其宿者取之宿對飛言蓋棲止者非夜宿也陸農師泥序剌不說德之說强解弋爲不射宿鳥所以爲好德大是穿鑿且往弋之時鳧鴈羣集田間安知其孰爲飛者無宿者耶蓋由誤訓翔翔爲鳧鴈之飛逐逐至曲說如此耳

鴇

鴇 唐風鴇羽 郭璞謂鴇似鴈無後趾毛有豹文一名獨豹此以文似豹而名羅瑞良謂鴇豹爲聲之譌誤矣

鴇不與鴈族而實相類性近水如鴈託宿洲渚間然鴇旣連蹄當不棲木故以集栩集棘集桑喻征役之危苦文義本順陸農師以爲鴇之勞苦如此尚得以其類集則多一折矣羅瑞良專謂水鳥不木棲亦泥夫所以不木棲者以其連蹄耳若近水之鳥何嘗不翔止山林也且鴇亦鷙鳥詎水鳥耶

六書本義毕作𠦒象立於樹杪上按鴇性本不樹止

反以立於樹樣象形豈制字意耶今人以七十鳥爲
鴇尤謬
傳訓行爲翮正義謂鳥翮之毛有行列故稱行陸農
師云鴇性羣居如雁自然而有行列詩稱鴇行以此
愚按陸說得之今詞章家稱蜂行蝶隊亦以其羣飛
成行言也
肅肅鴇羽辟其義或取勞苦或取急疾或取振肅不
一其說愚謂此當與鴻雁肅肅其羽同義蓋狀鴇飛
翔其行列亦自整肅不亂故曰肅肅耳

鷺

鷺（陳風宛丘篇）陸璣云鷺水鳥也汶陽謂之白鳥齊魯之
間謂之春鋤遼東樂浪吳揚人皆謂之白鷺大小如
鴟青脚高尺七八寸尾如鷹尾喙長三寸頭上有毛
十數枚長尺餘毵毵然與衆毛異此可盡其狀矣其
名亦不一杜牧賦稱風標公子李昉稱雪客蘇子瞻
詩稱雪衣見海錄一名帶絲禽格物論一名屬玉然
屬玉紫紺色不白又可以厭火故漢武宮取以名觀
非鷺別名也傳說楚威王時有朱鷺合沓飛翔而來
舞故鼓吹有朱鷺曲要是偶見非白鳥族耳
禽經露翥則露復註以爲鶴然鶴無露名物類相感
志云鷺人養之於池塘馴若家禽每至白露日即飛
騰而去則仍謂鷺也故陸農師云亦或謂之白露
傳謂鷺鳥之羽可以爲翳鄭氏云翳舞者所持以指
麾也愚按古無以鷺羽舞者周禮國子羽舞舞人所
執皆翟羽籥師教吹籥以節之邶風左手執籥右手
秉翟是矣鼓吹朱鷺曲亦援楚威王故事取其合
沓飛翔之勢所謂魚以鳥耳非舞鷺羽也且詩中但

有擊鼓無舞羽文雖璘良引隋樂志云建鼓商世所
作又棲翔鷺於其上考梓人之職鸁者羽者鱗者以
爲筍簴陳風鷺羽鷺翿皆筍簴之所懸說詩者乃以
爲舞翳而訓值爲持不知值者乃植立之義耳此亦
猶論但有簴惟懸鐘磬與鼓不合見三章易鼓爲缶
亦云值其鷺翿則又未敢執雜說以强斷也
周禮羽舞皆國子舞之樂師則教以采齊肆夏之儀
不自舞也至若籥師但教國子吹籥爲舞節更與舞
羽無涉何元子因鷺羽之舞無據遂謂此與周禮之

羽舞不同蓋翟羽舞人所執鷺羽舞師所執其說較
誕然則宋樂志文舞之不用翟羽而用鷺羽非誤於
此詩乃誤於後之說詩者耳
翳華蓋也蔽也障也凡艸木延蔓所蔽曰翳又鳥名
又翳者所以隱射也射雉賦以講肄之餘暇習媒翳
之事蓋其用不一傳所云不知何指而鄭氏槩言舞
者所持遺矣
釋言訓翿為纛則纛亦非舞器周禮干戈羽籥其用
具備纛雖武舞不用之何况文舞鄭司農鄉師註云

翿羽葆幢也蔡邕獨斷云以旄牛尾為之大如斗在
左騑馬頭上所謂黃屋左纛愚疑陳公游蕩宛丘常
在其下擊鼓行人見乘輿之纛曰值其上不去故因
以為刺倘不必強作鼓上棲鷺解也
白鳥大雅靈臺上實言麀鹿此白鳥當有所指或謂鳥
羽色白者偶舉所見而言非也鷺好而潔白汶陽謂
之白鳥則鷺本有白鳥名故陸璣師解此詩直云鷺
白鳥也
周頌振鷺篇傳以振振為羣飛貌然此詩只言振而已未
嘗言振振也玩詞義則翔集之鷺為振鷺錢氏所謂
自振其羽近是後人加鳥作鷺為鷺別名誤在左思蜀
都賦鴻儔鵠侶鷺鷺鵜鶘本借詩振鷺文選譌作鷺
非鷺一名鷥也此或當如羅說為鼓上所棲者詩言
振鷺即樂志所謂翔鷺是矣
羅端良云說者以西雝為澤案西雝當是置禮樂器
之所蓋大雅於論鐘鼓必於辟雝之地以在西故曰
西雝而春秋傳則云西辟案備是辟雝西雝西辟皆
樂器之所在也大射儀建鼓在阼階西南書亦云大

貝鼖鼓在西傍則西雝振鷺之飛為鼓上之鷺明矣
鼓常在西振鷺在鼓之上有飛之象耳存以俟考
何元子云此與有瞽有客之詩為微子作也微子封
宋修其禮物作賓王家故有客詩云亦白其馬商尚
白也鷺乃白鳥而客容似之意其衣服車旂之類皆
尚白與愚按此論頗似不則客字便難立言今鄉作
我客之容貌修潔取潔合白終爲勉強故謂爲二王
後者恐非也
周頌有瞽篇此鷺確為鼓上之鷺以下皆有鼓咽咽文可

據蓋振之爲言奮也裂也動也言擊此棲鷺之鼓其鷺振然如飛動而欲下者是以鼓聲咽咽而醉且舞爲可樂耳上振字解作擊字下振字解作翔字文義不連二鷺則皆指鼓上所棲也

舊以鷺羽爲舞者所持因下有醉舞之說似也然二章不云鼓咽咽醉言歸耶鼓則猶是而舞者變舞者變而爲終不變否故曰鷺爲鼓上之鷺也

舊解謂舞鷺羽外又有訓鷺下象舞者尤謬若使鷺鷺之下而象舞則二章鷺于之飛亦云象歸耶鄭說之不可通於此可見

此詩之舞對歸言不過醉飽之餘起舞以申暢其情耳說者乃欲將樂師進國子而行羽舞考之典禮則不合揆之情事亦非宜雖使詩人復起當不易吾言矣

鴞

鴞陳風墓門篇　鴞一名鵩鳥見廣雅或引天問繁鳥萃棘謂繁即鴞之誤未可據也陸璣謂大如斑鳩綠色即賈誼所賦鵩鳥正義謂一名鵩梟一名鴟以瞻卬爲梟爲鴟當之俗說即土梟非陸農師謂梟非鴟嚴華谷則合鴞與怪鴟鵂鶹四者爲一而以爲即瞻卬之鴟諸說互異愚按廣志謂鴞爲楚鳩所生如驢巨虛不孳乳或別是一種若鵩乃是鴟非鴞也漢賈誼傳云鵩似鴞賈公彥云鴞之與鵩二鳥俱夜爲惡鳴者明是兩物且以陸璣羨臛之說斷之莊子見彈而求鴞炙禮內則鵠鴞胖未聞鵩可爲羹炙也何氏辨之審矣

何元子云如邢陸說則梟鴟鵩乃一物而羅瑞良別

鵩與鴞爲二以爲鵩似鴞小如雌雞體有文采行不出域有隱服者故名鵩則鵩之非鴞明矣然鴞亦非梟廣雅謂之鵂鳥未詳其狀若何其名梟者乃爾雅之梟鴟耳亦謂之土梟故瞻卬篇云爲梟爲鴟舊說相傳皆謂梟者土梟鴟者怪鴟與鴞無涉不可不辨

列女傳易鴞作鴟不足據然所載陳辨女事與詩頗相似亦善於傅會者也

魯頌泮水篇　食黮懷音二語各自爲義絕不相蒙一言其食一言其聲自鄭氏以爲食黮音美而諸家祖之牽

爲輿實雖賢者不免長可嘆也且衛風戒鳩食葚傳因以爲過醉能傷其性此篇美鴞食葚箋因以爲味美能好其音明是緣詩傳會全無所本若使鳩鴞易地二者亦轉而爲說耳至季明德乃謂食葚變音可見講學之功格乎禽鳥則尤腐語矣

世說張天錫爲孝武所器頗有嫉已者於坐問張北方何物可貴張云桑葚甘香鴟鴞革響醇酪養性人無嫉心此亦援詩爲說要是詞令偶語耳如蘭成謝賚馬啓云柳谷未開翻逢紫燕陵源猶遠忽見桃花

此不過借馬名渲染也陋儒便欲向柳谷陵源求生活耶

蔡元度云惟僖公有仁厚之德故雖所惡之鳥能集可欲之地今不庭之虜猶之鴞去幽荒而集於泮林也此語淺合

謂鴞食葚變音已非陸農師復廣爲食椹不能變音之說强以陳風墓門傳會則穿鑿之尤也

鷊

鷊 陳風防有鵲巢篇 釋鳥無鷊釋草有虉故傳疏皆易字訓綬草意以對上苕古耳不知此大迂論觀篇中門有物皆不倫見上言鷊此何必不言鷊也今仍爲如字列鳥部中陸農師云綬鳥大如鸜鵒頭頸似雉有時吐物長數寸食必蓄嗉臆前大如斗古今注謂一名功曹今謂之錦囊此可得其名狀矣

戴侗駁農師云鷊之大僅如鸜鵒而臆乃大如斗亦不察矣嘗人有餽予錦囊者大如雞頷下有錦囊鳴則囊見又李時珍云吐綬雞頂有嗉囊內藏肉綬常時不見春夏晴明則向日擺之頂上先出兩翠角二

寸許乃徐舒項下綬長闊近尺采色煥爛踰時悉斂或剖視之一無所睹其說較詳

何元子引韻會小補謂鷊一名碎株以其行必遠艸木亦名真珠雞體有真珠點文食之甚美是鷊可食故稱旨鷊綬艸具五色作綬文字亦從鷊然未聞言鷊可食者則不得以旨名矣當作鳥名解爲正愚按何氏以鷊爲鳥固當但解旨字亦泥旨以美言與下予美相應詩蓋以草與鳥之美者與予之所美意境自佳必欲於可食不可食論之近鑿此誤於陸璣者

可生食之說也
陸農師謂鷊善相其天而吐綬樂則見其文采有戕賊之疑則不吐此緣序爲說也然序讒賊作讒言之讒此鷊爲戕害之戕音義迥別豈別有取爾耶
憂讒之說蓋緣傍字而生其實宣公信讒之事一無所考玩予美二字當如唐風葛生爲詞疑亦婦人懷夫之詞巢鷽帶言其意謂高丘之上草之美者有苕鳥之美者有鷊而予之所美雖有如無不可得見故心焉憂思不能自安也舊謂綬草雜衆色以成文猶

多言交織以成惑皆爲序中讒字穿鑿耳
說文鶂頁文作鷁按鶂水鳥高飛似雁色蒼白雌雄相視則孕莊子白鶂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是也與綬鳥迥別許氏謬謂頁文合一又譌鷊爲鶂引詩作旨鶂其改文舛錯如此不可不辨

鵜

鵜曹風候人篇一名鵜鶘一名洿澤一名鵜鶘又俗呼淘河按鵜鶘即洿澤從鳥從水義各有取至淘即洿意河即澤意亦不必分二說羅瑞良謂洿抒水也又屏抒亦抒水器鵜洿屏三字同音其義一是也此鳥本單名鵜釋鳥文甚明郭璞云今之鵜鶘或以其頷下胡得名抑讀爾雅者失其句讀以鶘屬上句傳音爲鵜鶘耶然其名自昔已有之莊子云魚不畏網而畏鵜鶘
或謂鵜鶘又名鵹鶘疑爾雅鶭即鵜別名婟澤即鵜鶘不得分爲二非也郭璞謂婟澤鳥似水鴞蒼黑色常在澤中見人則鳴喚不去有象主守之官故名俗呼爲護田鳥其形性與鵜迥別釋鳥兩列之郭璞亦

兩註之正未可混魏黃初中有鵜集靈芝池文帝詔之曰此詩人所謂洿澤亦不作婟澤也
鵜洗水捕魚雖深淵能沒有似淘河者故因以爲名陸璣謂羣飛抒水竭澤食魚恐未然小如尺澤亦源源而來未有鵜鶘能盡之理本艸謂其頤下有皮袋容一二升物展縮由嗉中盛水以養魚此或其胡之用也
山海經鵜鶘作鵹鶘謂其狀如鴛鴦而人足其鳴自詨陸農師本此爲說吳志伊廣註云俗以夏至前來

謂之犁湖七水夏至後來謂之犁塗主旱以其觜之形狀似犁故云犁湖轉聲爲鵜鶘又譌爲駝鶘恐謂不然犁如犁田之犁作活字看犁湖猶言犁河耳此隨俗而呼者非鵜鶘爲犁湖之轉也

不濡不稱語意緊對蓋鵜在梁則當濡其翼而乃不濡以興之子在位則當稱其服而乃不稱所謂服者上章赤芾是也

鸞 秦風駟鐵篇

三輔決疑注載光武時有大鳥高五尺雞頭燕頷蛇頸魚尾五色備舉而多青詔問百僚咸以爲鳳太史令蔡衡對云凡象鳳者有五多赤色者鳳多青色者鸞多黃色者鵷鶵多紫色者鸑鷟多白色者鵠今此鳥多青乃鸞也禽經則云青鳳謂之鶡黃鳳謂之焉而說文以鸞爲赤色五彩又禽蟲述云鸞亦爲丹鳳青爲羽翔白爲化翼玄爲陰翥黃爲土符諸書所載羽色互異大抵以青鳥之說爲正陸農師亦云之要是似鳳而不與鳳族者也狀如翟見山海經及孫氏瑞應圖

有虞氏之路謂之鸞車月令春則乘之蔡邕謂以金爲鸞鳥懸鈴其中施於衡爲遲速之節此乃天子乘車之制也若兵車用皮纏束取堅且捷利於馳驟安得爲金鳥之飾故懸鈴於鑣以爲聲觀小戎之車制可見箋謂置鸞於鑣異於乘車是矣

羅瑞良引古今注以爲五輅衡上金雀者朱鳥也又禮云衡而朱雀或謂朱雀即鸞鳥並誤朱鳥乃南方之宿取象鶉火與鸞無涉且禮朱鳥玄武青龍白虎皆建旗旐旟旗於車上而畫其形耳豈所飾於衡上之金雀耶

鸞本車上所飾之鳥其口銜鈴故統謂之鸞今無鳥有鈴者亦以鸞名或別作鑾無二義羅瑞良必謂以車前有鸞鳥故謂之鸞鸞口有鈴故謂之鑾鳥之鸞主形鈴之鑾主聲亦通分其說矣

小雅蓼蕭篇 傳訓在軾曰和在鑣曰鸞正義以爲無文此殆說據駟鐵例言之也齊詩和以設軾鸞以設衡韓詩在軾曰和在軛曰鸞干寶周禮注和鸞皆以金爲鈴鸞者在衡和者在軾總無有云在鑣者則鄭氏謂

乘車之制異於兵車於此詩益信

陸農師謂雌名和雄名鸞當上古時鸞與順動此鳥輒集車上雄鳴於前雌應於後後世不能致作和鸞以象之此誕語蓋本抱樸子及呂氏春秋諸書不足信也夫鸞鳴和應若倡和然有倡無和則不和故謂軾上之鈴爲和亦倣鸞爲衡之耳豈上古眞有雌雄二鳥鳴應於車上耶

小雅采芑篇 此詩在衡在鑣傳箋皆無明文以詩義與鄭氏兵車制考之則應是在鑣者或謂上言錯衡此疑

即衡上之飾如漢輿服志安車立車亦一衡立八鸞存其說

小雅庭燎篇 傳亦以此爲鸞鑣聲何元子引儀禮謂諸侯覲天子乘墨車載龍旂以朝疑墨車亦有設鸞之制恐謂鸞者鈴之總名惟車制有鸞鳥形餘不過設鈴取其聲耳杜預春秋注云錫鸞和鈴者錫在馬額鸞在鑣和在衡鈴在旂然統言之則鸞和鈴一鸞而已是也此鸞當爲龍旂之鈴故首二章將至但聽其聲三章既至則觀其旂確然可據者

小雅采菽篇 此亦如庭燎詩爲旂上鸞聲細玩語氣明是順遞惟旂淠淠而飛揚故旂上之鸞亦嘒嘒而聲動二語合觀正上所云言觀其旂也自正義以淠淠屬旂嘒嘒屬車馬兩義對舉語不貫穿失其解矣

大雅烝民篇 人臣出使四方則乘輶軒取其輕捷便驅驟故行人乘之仲山甫奉命城齊所乘當是輶車之制鸞不在衡而在鑣理固有之故他詩多言八鸞而不及四牡惟此爲可據耳

大雅韓奕篇 韓侯畢覲事而出國門遂於蹶父所居行娶

妻親迎之禮斷無乘戎路輕車者或如漢安車立車之制施八鸞於衡上故易四牡而言百兩與

魯頌泮水篇 此與采菽語同亦當爲旂上之鸞聲下章其音昭昭乃衡軾和鸞之音出其馬蹻蹻驗之也舊解誤認旂爲鸞車而以二章車音爲僖公之德音亦過矣

商頌烈祖篇 鄭氏解此詩又云鸞在鑣此自相矛盾語耳上文明言錯衡此斷當爲衡上之飾乃諸侯之金路所謂金飾錯衡之車也施鸞於衡以爲觀美夫何疑

耶然則周殆沿殷之舊者淡安車立車之制則又沿周之舊要不當以鸞鑣例耳

小雅信南山篇刀無鸞形而環有鈴故亦謂之鸞刀則鈴之統謂鸞明矣說詩者於鸞旂頗泥爲鸞車耶或云環有和鋒有鸞此不足信

正義引禮祭義文謂此鸞刀乃卿大夫親執是也鄭伯敬云禮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則人君祭禮執鸞刀者固謂卿大夫也若儀禮特牲則謂主人立於門戶視側殺少牢則謂主人即位於廟門之外司馬封

羊司士擊豕宗人告備乃退則士大夫猶視殺而不親封矣王介甫謂執中乃謂王執鸞刀以親殺此何據耶愚按鸞刀之執有二祭義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封此卿大夫執之也祭統夫人薦涚水君執鸞刀羞嚌又禮器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大夫曰羞嚌曰御祭曰割牲三者皆君執之也特俟司馬司士封擊後君大夫親行其禮亦如耤[illegible]躬耕三推五推以身親其事爲敬非必自爲殺耳豈可謂王無親執鸞刀之文耶

倉庚

倉庚豳風七月篇釋鳥云倉庚商庚郭璞謂即鵹黃也釋鳥又云倉庚鵹黃也郭璞謂其鵹黑而黃因以名此郭注之誤辨見黃鳥不贅但並列其文以俟覽者而誤自見終其誤已自毛公始之傳云倉庚離黃也以鵹剛離有堯燕千里之別不知釋鳥鵹黃之文紀其色非紀其名倉庚鵹黑而黃豈名鵹黃之楚雀又安得謬爲名離黃之黃鳥乎羅瑞良云倉庚黃鳥而黑章而爾雅有皇黃鳥倉庚商庚鵹黃楚雀之名觀其

詞旨彼固已心疑之矣

舊謂關西呼倉庚爲黃鳥按豳土屬雍州爲關中之域與關西接壤而此詩及東山出車何以皆不言黃鳥而言倉庚則當爲兩物明矣

蔡元度謂倉庚所以鳴其時也故凡紀時者皆言倉庚黃鳥所以命其德也故哀三良刺宣王皆言黃鳥此亦陸農師強分興賦之說不知謂黃鳥爲命德而爲車偏取紀時謂倉庚爲紀時而東山頗似命德可見本是兩物不容強合耳

山海經說黃鳥狀如梟而白首食之不妬此黃鳥并
非黃鸝後人亦即鸝爲倉庚尤可哂楊夔止妬論云
梁武帝郗氏性妬或言倉庚爲膳療忌遂令治之妬
果減半總是訶章傅會之說今安得如梟白首之黃
鳥更安得如梟白首之倉庚耶
月令仲春之月倉庚鳴說文鳴則蠶生其時蓋在春
分之後則感春陽頗遲邇經訓倉爲清訓庚爲新謂
感春陽清新之氣而出故名亦强解耳今以釋鳥商
庚考之商爲秋令庚更也謂其春鳴至秋而更變也
倉商則一音之譌耳

豳風東山　鄭氏主仲春嫁娶之說故謂歸士始行時新
婚今還序其情以樂之此大非也正義云毛以秋冬
爲昏此義必異於鄭宜以倉庚爲興得之然說家謂
賦時物以起興則舛未離乎仲春之說何元子因以
果臝熠燿苦瓜皆夏末秋初所有而倉庚之鳴在仲
春時不相值則當爲追述無疑概轉疑誤仍歸鄭說
而詩之本旨全失矣王肅云倉庚羽翼鮮明以喻嫁
者之盛飾此二語詩義已足蓋特以倉庚賁之于以
熠燿與苦瓜偶舉相況絕非因時而賦其物也故孔
氏謂嫁之得禮明亦及時可謂淨爲序擺脫者
陸農師爲及時之說所誤又疑於歸時不合因謂倉
庚鳴於仲春其羽之鮮明在夏則其鳴喈喈者昏姻
之時熠燿其羽者非昏姻之時此以言得及男女之
時而已其泥於傳說委曲作解如此
說文云熠盛光也燿照也此詩以言羽色當是借用
此擬蓋物之鮮明者莫如火今倉庚之羽灼然耀目
無可名象因舉火光似之猶上章熠燿亦舉以似螢

火之光非熠燿爲螢火之名也故以宵行爲蟲名者
固非以熠燿作螢火名者亦誤觀釋蟲於蛜蝛蟰蛸
下不列熠燿而別以螢火爲即炤可見且以詩詞按
之上蛜蝛蟰蛸蟲名對舉此町畽熠燿空文對舉詞
旨昭然無可疑者并附考於此
傳釋熠燿爲燐又釋燐爲螢火正義駁之云燐者鬼
火之名非螢火而陳思王螢火論又謂詩熠燿章句
以爲鬼火或謂之燐未爲得也然按室廬荒廢夜色
淒凉蟋蟀青燐理或有之杜詩陰房鬼火亦是此況

當存其說要不可以燐爲螢火耳

陸農師云一說螢非熠燿熠燿乃行蟲今卑溼處有蟲如蠶蝎尾後載火行而有光俗謂之熠燿此尤非也所謂如蠶載火者即未變化之螢火耳豈可別加以熠燿之名乎

集傳訓熠燿爲明不定而以宵行爲蟲名蓋恐礙於四章倉庚之說楊升菴解之云古人用字有虛有實熠燿之爲螢火實也熠燿爲倉庚之羽虛也有一明證小雅有鶬其領言桑扈之領如鶬之文非謂鶬即

桑扈也彼謂倉庚之羽如熠燿之明非謂熠燿即倉庚也然此亦是慧舌強解愚但作文采貌豈直指黃鸝耶愚謂熠燿其羽猶言差池其羽泄泄其羽耳

小雅出車此爲專爲紀時之語黍稷方華夏正四五月也此爲往城朔方之時雨雪載塗或云載塗謂路雨雪滿道也傳謂文釋爲章此非十一月也此爲城朔方還歸之時方其還歸在塗而又奉飭書西伐迨艸蟲鳴阜螽躍已踰年九月矣此爲伐西戎之時至倉庚喈喈則又踰年二月也此爲伐西戎還歸之時傳解皆謂凍釋乃正月鳥鳴爲二月出師而地未有如此神速者則倉庚喈喈當以三年仲春爲斷

鵙

鵙豳風七月篇釋鳥云鵙伯勞也郭璞以爲似鶷鶡而大左傳謂之伯趙氏陳思王惡鳥論云伯趙以五月鳴應陰氣之動其聲鵙鵙故以其音名徐音論鵙狀不一禽經註謂形似鴝鵒鴝鵒喙黃伯勞喙黑顏師古漢書註謂爲子規方言謂爲鸋鴂遯齋閑覽謂爲梟國史補謂爲布穀升菴錄謂爲架犁通雅謂爲苦鳥

衆說紛紜皆未可據其云子規布穀惡梟者尤誤

釋鳥文鳥飛有翪有翔有翬皆專狀其飛勢不應言足且翪字從羽當如邢昺竦翅之說陸農師本說文訓斂足爲翪謂鵙飛斂足腹下恐未然

鵙與鴂同夏小正鵙作鴂孟子註以鴂爲鵙是也禽經鶗鴂鳴而艸衰註本服虔說以鵙當之又楚詞恐鶗鴂之先鳴使百艸爲之不芳蓋五月一陰始生艸木凋零之根已基於此鵙又賊害之鳥感陰消殺而鳴故爲艸衰不芳之驗此詩麻熟戎績是矣何元子

乃謂鳩名鶻鳩與鵙無涉殆泥王逸楚詞註以鳴鵙名巧婦者爲鵙別名故力辨其誣要之單言鵙者卽鵙也

臨海異物志謂鶗鴂一名杜鵑至三月鳴晝夜不止

按此名秭鳺不名鶗鴂史記歷書秭鳺先滜索隱云子鳺鳥春氣發動先出楚澤而鳴是也未嘗以七月始鳴志說誤

陸農師云或言鶗鴂春分鳴則衆芳生秋分鳴則衆芳歇此是謬語大戴禮五月鵙則鳴逸周書芒種之

日螳螂生又五日鵙始鳴呂覽註謂仲夏陰作於下陽發於上伯勞夏至後應陰而殺蛇磔之於棘而鳴於上合諸說觀可知五月以前鵙未嘗鳴也如或所言仍以鵙爲杜鵑耳

羅瑞良謂伯勞以仲夏時鳴不當復有芳艸引離騷鶗鴂先鳴以爲鶗卽秭之譌鴂卽鳺字歷書所謂秭鳺先滜者也或轉而爲南蠻鴃舌之鴃則宜其以爲伯勞耳此非也按歷書云昔自在古歷建正於孟春於時冰泮發蟄百艸奮興則秭鳺之鳴正百艸始生時不當一云艸衰一云不芳是離騷之鶗鴂斷當爲逸鳩非秭鳺也且羅氏認芳艸亦太泥芳對衰言離騷謂之不芳者卽禽經所云艸衰耳蓋一陰始生爲彫零之基也否則仲夏艸正壯茂何云無芳耶若夫梟鵂萎折之說恐亦有未盡然者

天地之氣南煖北寒此一定者豳土在岐山北乃西北之域其寒應早鄭氏獨以爲晚寒故五月之鳴鵙至此始應之祇爲七月二字强解耳箋傳謂鵙仲夏始鳴至七月則鳴之極而將去嚴華谷亦云七月鵙

鳴蓋三陰之候而寒將至也兩說得之

蔡元度謂夏至則生者勞物鵙鳴同萬物而勞者也故謂之百勞此亦鑿說伯勞名頗不一左傳作伯趙傳註趙者疾也夏小正作伯鷯通卦驗又作博勞或云博勞之轉鶪勞之譌博百之近

鳥部

錢唐 姚炳彥暉 著

鴟鴞

鴟鴞（豳風鴟鴞篇）

鴟鴞鸋鴂釋鳥文郭璞以為鴟類邢昺疑之謂與先儒意異愚謂此說鴟鴞為惡鳥之始前此毛鄭皆依釋鳥文以鴟鴞為小雀與詩義極合自璞目為鴟類而後儒宗之以小易大匪特名物失其而詩義亦晦始作俑者於郭氏乎奚辭

陸璣云鴟鴞似黃雀而小其喙尖如錐取茅莠為巢以麻紩之如刺襪然懸著樹枝或一房或二房幽州人謂之鸋鴂按此正詩所云鴟鴞釋鳥謂之鸋鴂者其茅莠麻紩即詩之桑土綢繆也其一房二房即詩之牖戶室家也為物小故有拮据卒瘏之況著枝危故有漂搖風雨之憂核之詩義情狀脗合確然無可疑者

陸農師謂爾雅言鴟鴞鸋鴂繼以狂茅鴟怪鴟梟鴟則鴟鴞宜亦鴟類賈誼所謂鸞鳳伏竄鴟鴞翱翔是也此見最泥如鳳為羽族長而釋鳥列於桃蟲之下鷦鷯之上古人所作其不拘類此若賈誼所云乃以鴟鴞況鵩鳥耳且其曰鴟鴞者非鴟鴞也鴟與鴞也猶夫鸞鳳之為鸞與鳳也

鳥類無兩鸋鴂名呂東萊據方言云自關而東呼桑飛為鸋鴂謂此乃陸璣所謂巧婦者其名偶與鴟鴞之別名同與爾雅所載實兩物則更誤矣

鵂鶹亦名鴟鵂頭目似貓即釋鳥所謂怪鴟者莊子鴟鵂夜撮蚤是也舊傳其入城城空入室室空以為

不祥之物不聞其善搏擊且於毀巢取子事更無驗則是鵂鳥非惡鳥若謂鴟鴞為鵂鶹而并以惡鳥目之匪特誣鴟鴞并誣鵂鶹矣何元子云爾雅明別鴟鴞與怪鴟為二物無容混而為一得之

嚴華谷謂鴟乃惡聲之鳥今鴟鴞為鴟類則亦惡聲之鳥此所謂想當然耳今有延二客於一堂者其一人自北方來詰其姓名曰某某也其一人自南方來詰之其姓同其名亦近同則將以二人者之為一人與抑美隔各殊而語言大異也鴟惡則鴟鴞亦惡之

說何以興於是
鴟鴞非鴟亦非鴞何元子謂單言之即鴟尤誤若單言即鴞又何不云單言即鴟耶且物名固有半同異者不可偏舉如蝸牛莎雞之類是也從何氏之說則蝸牛即牛莎雞即雞矣然則鴞乃惡聲鴟鴟固未嘗惡聲也以為比流言者非穿鑿而何

周公大義滅親事出於萬不得已方將隱痛不遑未有既誅而又出忍言謂寧亾管蔡無能毀管蔡以毀我周室者此傳疏誤解也蓋鴟鴞小鳥善為巢而不

待所託故周公借以自比首章乃設為自呼其名者意以王室新造復遭流言既陷我管蔡於不義矣猶將不利於國家乎二章則轉信其綢繆之固見其不可動搖也三章又極數其經營之勞瘁四章乃言今日遭家多難已之東征不啻羽殺尾敝巢室漂搖是以嘵嘵哀鳴不能自已逐段按來與如微音婉轉敘述嗚咽核之陸璣巧婦之釋情態如見諸家皆未見及故詆為惡鳥且以破巢食子厚誣之耳

鳥名多自呼者非自呼其名也因其呼而名之也如鴝鵒為鸜鵒鴟為鴟之類鴟鴞當亦似此故首句先述其本然之聲下乃寫其寄託之情陸農師以黃鳥例作戒鴟鴞語謂非其自道則後三章何以無一語似相戒者耶

鬻有養義傳訓稚誤釋言云鬻糜也淖糜本養人之物莊子天鬻也者天食也此詩之鬻亦取食意蓋所以鬻稚子非鬻為稚故集傳通作育訓養是也

傳解嘵嘵為懼本釋訓文按釋訓自作憢不作嘵註即以此詩之嘵證之非是懼從心音從口今詩從口

作嘵嘵自是哀鳴不輟之意錢氏以為叫呼近之況羽殺尾敝巢室漂搖亦是悲境非懼境也且其曰嘵嘵者安知非即鴝之鴝鵒鴟之鴟鴟所謂鴟鴞鴟鴞其自呼蓋如此矣使先儒聞之亦必瞿然曰此非惡聲也

鸛

鸛（豳風東山篇）陸璣謂鸛似鴻而大長頸赤喙白身黑尾翅一名負釜一名黑尻一名背竈一名皂裙廣雅別作阜帔通雅又作阜君陳無功引作旱鞷以其能致

旱災之故謬也又負釜作負金謂舂負口而飛色如金或又謂周思方養鸛縱之後鸛背負金串卸於地故名說尤誕愚謂竈釜皆取黑意鸛尾翅多黑有背竈負釜之狀因以為名阜黑色也碏帔義通至以釜為金以阜為旱以碏為雀皆因字誤致生妄語耳故舊謂殺其子六十里旱能群飛薄霄激散雲雨亦出傳會之說

陸農師謂鸛有學術士禹步法能轉巨石為巢縛其說出北夢瑣言要是誕語不足信者

羅端良引講堂啣鱣事謂即鸛或辨之云後漢楊震傳有冠雀啣三鱣飛集講堂以雀有朱頂故稱冠雀非謂冠即鸛也愚按鸛本有雀名又舊稱其泥巢作池養魚則啣魚固其能事況可啣三鱣定非小鳥別作朱頂之雀其大小正不知何似通冠作鸛理固有之耳

釋鳥鸛鶇讀若歡圜字同音別非此鸛雀也今鸛形尾短故亦從隹為雚然狀頗類鸛作巢如車輪蓋羽族之大者而說文解雚作小雀故詩考異字亦以為爾雅之鸛鸍亦誤甚矣

傳以鸛鳴為將雨之徵先儒皆本其說何元子辨之云鸛俯鳴則陰仰鳴則晴又善群飛薄霄激雨雨為之散上文明言零雨其濛則非將雨矣以灑掃穹窒推之此鸛之鳴所謂仰鳴則晴者也愚按俯仰陰晴之說出禽經本未可據但就詩義推之上既言零雨此不當復以鸛鳴為將雨何駁是也要之下章倉庚祇與之子此鸛鳴亦祇與婦歎不過引喻階覘而已與上零雨何涉故知於鸛鳴爭晴雨者猶後義耳

垤固為蟻封然此詩垤字但作土丘言與蟻無涉況鸛啗蛇魚必無俯食螻蟻之事故毛鄭猶僅以鸛鳴為將雨之徵若更舍卻鸛鳴獨指蟻垤以驗雨候特謂鸛為得食而鳴者去詩義尤遠矣果爾則詩何不云蟻出于垤而云鸛鳴于垤又何不云鸛食于垤而云鸛鳴于垤也不知零雨四句乃四章總文其下觸緒成吟絕不相顧鸛鳴何關雨事鸛鳴于垤何關蟻事詩義愈穿鑿則愈晦此類是也

脊令

脊令（林箱 雅釋）釋鳥以䳭鴒為雝渠而廣雅別作鶺鴒一名雅按雅從隹音牽說文石鳥一名雝渠一名精列又為鵁鶄之別名上林賦云煩鶩庸渠（庸亦作鶶）乃水鳥也廣雅所釋蓋指此與詩脊令名同物異先儒每謂雝渠為脊令別名此誤脊令為水鳥之由矣

脊令大如鷃雀長脚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其別名有四雝渠見爾雅錢母見義訓連錢見詩疏雪姑見物類相感志然雪姑之名不過取其白似雪耳若云鳴則大雪豈無雪時長不鳴耶陸農

師以為極驗恐不可信

詩意取與脊令以脊令本有兄弟之誼舊謂其共母者飛鳴不相離又唐明皇時有脊令數十集麟德殿廷木翔棲浹日魏光乘作頌以為天子友悌之祥蓋其天性然也若徒以飛鳴行揺取急難意恐今鳥鵲類亦然耳

嚴華谷云鄭氏以為水鳥宜在水中在原則失其常處故飛鳴以求其類非也今雪姑非水中之鳥若失其常處而飛鳴以求其類凡鳥皆然何獨脊令哉按此最有識解惟其凡鳥皆知求類故飛鳴行揺不足為脊令之取況也鄭氏因誤認雝渠便多如許穿鑿不知即是水鳥亦何妨在原幾見近洲渚者便不翔山林耶

飛鳴行揺二語傳因急難態狀想出嚴華谷乃謂小宛取義在於飛則鳴常棣取義在於行則揺則益鑿矣即以常棣言之詩但謂在原而已不知其在原飛在原行也且鳥性無常未有行而不飛飛而不行者若必鑿分二章亦失物情與趣矣遑言詩義乎

小雅小宛篇題字義無所考按引此詩者中論作相潛夫論作顧皆取視義當依傳為訓孔子丘陵歌題彼泰山正與此同讀若第亦不必泥聯為邪視也

載飛載鳴非一脊令正與下而字我字對勘親切見脊令共母者或則飛或則鳴而不相舍我與爾同一所生者當日有就月有進而共相勉也舊謂口翼俱勞無有止息以興進修不得暇逸覺於詞旨涉泛非兄弟相勗語氣

鳴鳩念其父母不可得見故行宛然戾天之思脊令

故其兄弟身得相親故有題彼飛鳴之况觀此其爲亂離思親作無疑矣

鶴

鶴（小雅鶴鳴篇）鶴從隹形如鸛短尾相鶴經所謂足高而尾凋是也故陸璣但謂頂口赤脚青黑而不及尾若云頸尾俱黑恐誤蓋其翅杪色黑歛翮而立則羽尾勁然集侍因以爲尾黑不知凌風鼓翅黑在翼不在尾也子瞻賦玄裳縞衣殆亦未悟短尾故耳故陳晦伯稽疑云遇九皋之介鳥倬胎化之仙禽其黑者尾

耶

鶴爲仙禽取其能壽未有老而鳴下之理此禽經謬語而羅瑞良遂之也易之在陰蓋處三四重陰之下王弼以爲立誠篤志雖在闇昧物亦應焉耳乃謂鳴皋之鶴爲俊鳴陰之鶴爲老不知二爻位處上卦之中與五相應正士之及時而未仕者何以云老且物各從其類鶴鳴子和不過同類相應之意彼鳴九皋者雖聞於天豈更有非其類而應之耶焦弱侯引易[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文進[illegible][illegible]感露故去雨[illegible]誕

羅瑞良雖引諸書多言鵠者謂鵠即是鶴音之轉後人以鶴名頗著謂鶴之外別有所謂鵠非也或辨之謂諸書有專言鵠者未嘗謂鵠即鶴有鶴鵠並言者明分爲二能別鶴操雄鵠雌鵠辨命論龜鵠壽千歲持衣詩開緝舒龜鵠古原作鶴俗寫爲鵠豈可據今所見鶴與鵠容貌差別信如諸家言鵠即鶴則今人通謂鶴爲鶴鵠是鶴即鶴稱綬草爲鷊是草即鳥也愚謂二家各得其一說不知鵠本有斛谷二音斛音與鶴通用前說是也谷音者乃小鳥射者設之以命

中後說是也

傳訓皋爲澤何元子謂其於義無取別作滜引史記秭鳺先滜索隱亦訓爲澤又謂滜字說文不載疑即澤字之譌故史記天官書云其色大圜黃滜滜亦音澤即潤澤之義澤或皆作睪荀子側載睪芷睪芷者澤芷也睪或混作皋故睪有皋音列子望其壙睪如荀子作望其壙皋如又後漢書郡國志以成皋爲成睪皆其明證然則九皋之皋本澤字傳寫譌耳愚謂不然皋併不當訓澤左傳御以如皋不可云如澤漢

賈山傳江皋河濱皋對濱言非深澤可知又李奇云皋水於地若澤中水豈能溢於地上是皋乃澤之涯非竟為澤不可以字為強通也鄭氏云皋澤中水溢出所為坎得之

韓詩解九皋為九折之澤泥甚鄭氏謂從外數至九尤非鶴非水鳥要無深入澤中之理郝仲輿以為九皋深澤猶云九泉九天極言其深亦非詩旨也詩當取空曠之意故謂其聲上極於天下周於埜與鳳鳴高岡情見相似然則所謂九皋者猶四埜六寨八闔

九垓之說耳

桑扈

桑扈（小雅小宛篇）釋鳥兩列桑扈古今聚訟然物殊類而同名者頗多若山海經所稱嵎有鳥焉如鸎亦身白首其名竊脂又與釋鳥所列兩者絕異無容執此以泥彼耳但青雀青質非淺白嘴曲食肉好盜脂膏與扈不倫何以亦名桑扈若因其毛色而名又恐與竊藍之狄[illegible]混此則難以臆斷者也

謂釋鳥有兩桑扈則可謂詩有兩桑扈則不可蓋以竊脂對剖葦言之則為青雀以竊脂對竊丹言之則為淺白此有可據之文也若必以詩之詠鶯羽者屬淺白之竊脂而以詠啄粟者為盜竊脂膏之雀則泥且鑿矣陸農師云小雅桑扈所取者有兩竊脂故爾雅亦兩解此強說也

無肉而循場啄粟失其天性不能以自活理或有之故淮南子亦有桑扈不食粟之說然按交交詞義聲飛往來頗類自適情况且安知此詩所詠非淺白之竊脂而必以盜肉之青雀就啄粟解耶愚疑引喻顛

寐岸獄或亦人不如鳥意不必定作困境也

杜預註扈有九種以九扈為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民事賈逵樊光分為趣民耕耘收藏及驅鳥雀諸職此傳會不足據也必取釋鳥諸扈配合為九鑿矣若桑扈分為二種不且有十扈乎况爾雅鴳鳩老扈鴳之文李巡孫炎郭璞皆以老上屬扈下屬為解惟樊光定鴳鳩為句以老下屬今本文曰老扈鴳鴳是明以九扈無證強造釋鳥文作配耳吾誰欺耶

（小雅桑扈篇）舊以此桑扈為淺白之竊脂然竊脂既是淺

白其色淡然不應有文章仰謂其翅領與身與色亦未必遂文采之絢爛也若益脂之屈青質蒼翠又頗與鶩羽近似故吾謂兩詩不得各主一采甚耳

鴛鴦

鴛鴦小雅鴛鴦篇 鴛鴦指間有蹼頭似鶩故崔豹以為鳬類歸藏云有鳬鴛鴦有鴈鵝鶉是也羅端良分質杏黃色頭戴白毛垂至尾尾翅皆黑者為鴛鴦黃赤五彩首有纓者為鸂鶒要之鸂鶒別是一族說文作谿鵡陳昭裕建州圖經云溪游雄左雌右皆有式度

則其名各有所取特以並遊似鴛鴦而色紫故太白詩稱七十紫鴛鴦實非其種耳

匹鳥為鴛鴦專稱羅端良引禮記庶人之摯匹謂鶩鶩水鳥之類多相匹耦非也禮匹或作鶩鶩之名匹於義未詳一名未匹廣雅作鵝鴎徐冬序徐云鴎為匹蓋古省文要其類羣浮水上每一游輒數十未見其匹也鴛鴦匹處故傳以為匹鳥正不當與木鳥類同論耳

傳交物有道取之以時皆依序為說核之詩語固不相蒙然徒作頌若浮詞味亦如吐蠟且於興義無取按稽聖賦云雖鴒奚別鴛鴦奚雙亦謂雙飛相耦足稱好逑故後世閨闈投贈多引為佳語此詩自為伉儷之詠其云為年福祿必非尋常夫婦說此詩者惟何氏深得其旨錄之以俟斷者

何元子云此美大昏之詩故以鴛鴦起興若如序以為刺幽王則咏娶申后事也以白華之詩證之七章亦有在梁二語詞旨昭然矣幽王之娶申后當在未即位時詩人追美其初昏祝以萬年之福亦猶唐高

宗欲廢王皇后長孫無忌述太宗言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言猶在耳之意鴛鴦不再匹故以興新昏且刺幽王黜申后立褒姒也愚按如此則詩中字字有情語無泛設何氏此解可謂隻眼矣

白華詩為既廢後作故詞激而怨深鴛鴦詩為將廢時作故語恭而情切玩其立言之旨則又不當依序作刺詞觀也

陸農師嚴華谷皆衍毛鄭舊義而說益腐陸氏好引贅論不射宿文說詩最為可哂此其一也若嚴氏長

大能飛之説又本孔疏與儺長後食誥語絶類大弋射豈能悉獲非獨畢然也陷穽皆令自投非獨網然也乃以畢羅爲不盡物之意是傅會也且鴛鴦一小物耳品未聞供膳正味不足充飲御而猶既畢之又羅之多方以相戕若此是焚林竭澤之爲也有道明王顧如是乎

何元子云凡詩言于飛者六黃鳥倉庚雄雉皆單舉一鳥者燕燕雖重言之然以比莊姜戴嬀則猶之乎皆雌燕也（此説誤見燕燕）至鴻雁則有大小之異要非一族其以雌雄連言者惟鳳皇及此鴛鴦耳卷阿雖不從匹配取義而左傳齊懿氏卜妻敬仲亦有鳳皇于飛和鳴鏘鏘之占是以雄鳳雌皇之俱飛比夫婦也然則此詩雙舉鴛鴦以興夫婦何疑興義重于飛不重畢羅愚按此真解人語其看飛字極雅切有致則前此不隆卵不射宿之説不待辨而知其腐矣且云不重畢羅則嚴華谷有得有不得待其自入之語通是傅會可見

首章明言畢羅亦既捕取之矣豈無驚擾之患則鄭

氏休息無恐懼之説其不可通明甚嚴華谷謂在梁者乃畢羅之餘則是戢翼之鴛鴦爲幸而漏網者亦非盛世明王氣象序説之不可傅會如是

正義謂戢左翼舉雄者言盖從泥釋鳥左掩右掩之文何元子駁之謂詩明合言鴛鴦何得謂單舉雄者是也陸農師以爲飛而起則仰左翼飛而下則仰右翼則是飛翔時非止息時與在梁戢翼語不合此自取並棲爲義當以張子厚説爲正夫一正一倒是皆左翼也皆左翼則非獨一雄也故詩合舉之曰鴛鴦也

何元子云于飛畢羅皆可得所謂飛則爲雙也在梁戢翼以相向所謂止則爲耦也詩與夫婦之和睦如此宜其享長遠之福祉此二語詩義便自了然不當從小他説耳

（小雅白華篇）此與鴛鴦于飛篇無異旨亦不可以釋鳥左右掩之文解也釋鳥左右之辨乃爲雌雄之不可別者而設鴛鴦雌雄判然安得引此爲證鄭氏謂陰陽相下皆作語也謝疊山云鴛鴦不失其匹擬幽王乃

發其良心豈妾廢后有愧於鶖鶩矣其大意止此

鶖

鶖（小雅白華篇）禿鶖水鳥一名扶老一名舍利形似鶴鸛長頸赤目爪如雞頭項無毛形頗陋惡推豹謂其似鶴而大蓋髣髴聞耳若樊光以爲似鳳皇臬蜞又謂爰居卽禿鶖皆擬非其倫北史魏明帝獲鶖於宮中養之崔光諫云貪惡之鳥野澤所有黃初中鵜鶘集而去猶以爲戒見饕餮之禽必資魚肉菽麥稻粱之食豈可留意於醜形惡聲哉此可以知其狀矣

鶖禿似老人頭童故名扶老非禿鶖別名鴟也鴟乃俗字李時珍因禿作鵚誤鵚爲鴟以鴟同老因謂禿鶖一名鵚鶖引元朝常賦有鵚鶖之供飲膳要是謬證未可據耳

鶴善而鶖惡分喻申褒此不易之說但在梁在林只作一得地不得地彤子看如鶖立而中䖝云爾必泥魚梁爲言謂以得食不得食喻別飽與餓則鑿矣羅瑞良云鶖貪戀之鳥也故進造於梁鶴高潔之鳥也故退棲於林以喻褒姒申后之進退語最淺介

鷖

鷖（大雅鳧鷖篇）鷖傳以爲鳧屬蒼頡解詁謂卽鷗也一名水鴞風土記謂之鷖鴨海物異名記謂之信鳧按六書故云鷖鷗一聲之轉實一物說文有鷗無鷖則鷖當卽鷗無疑列子作漚相如賦作鷖皆卽此與鳧不族而別名信鳧又謂之鷖鴨故傳云鳧屬耳南越記謂其色白陸農師以爲蒼黑色羅瑞良云鷗亦有白者不專於青黑是也

水鳥皆能出沒水中然其性各有所便陸農師謂鳧好沒鷗好浮蓋鳧未嘗不浮而性便於沒鷗未嘗不沒而性便於浮耳或駁之謂凡駢蹠之鳥皆能浮湛而求魚必伏氣不息勢不能久此拘墟之見也

水鳥而居水中猶人爲公尸之在宗廟此語意淺而合陸農師謂鳧鷖安樂於水者故詩以爲神祇祖考安樂之喻此從序說推出亦覺添足矣總之詩之取興若有意若無意不可執物以求解也

羅瑞良謂水鳥滅沒浩蕩似不可羈然誠得其道有可馴之理因引海鷗不至之說以爲誠僞之不可掩

如此誕矣夫鷗鳥忘機此列子寓言耳豈可牽合作鬼神如臨如在氣象耶郝仲輿云鳧沒鷖浮有變化出沒之象以比鬼神其說亦做此

羅氏又謂古者祭義通於物理故自樂之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以至六變各有所致羽物既與川澤之示相應則所以美神祇祖考之安樂者比之鳧鷖亦其理宜也此說更誕詩人觸緒與懷斷無以物驗神之理且水鳥微族豈真有鬼神式憑之耶禮云索祭于祊不知神之所在于彼于此行若所言但求

之羽族之微足矣其傅會益可知也

何元子泥一鳥不當與一尸謂先言鳧後言鷖則鳧當與考鷖當與妣以鳧能遠飛鷖不能遠飛爲別又謂逸周書有鳧旌男子所執周禮有鷖總王后所用亦以定考妣之分此大穿鑿愚謂是詩爲繹祭享尸之詩一章內兩言公尸而不言祖考神祇蓋正祭所重在格神繹祭所重在事尸也且尸者神之所依考妣皆式憑之未聞有一廟二尸者乃牽合旌路別鳧鷖爲考妣之與亦誕甚矣

何元子謂涇爲水名其後沙渚潨亹乃參乎涇之詞非也涇水去豐鎬亦遠此詩所指不當爲水名乃水流之濁者莊子涇流不辨涯涘是矣與沙渚潨亹例言總言之則一水耳鄭氏泥五者分五等鬼神鑿甚元子又以爲高曾祖考之別更爲臆斷總非觸物連類之旨惟羅端良次序之說猶覺淺合

鳳皇

鳳皇 大雅卷阿篇 郭璞謂鳳皇高六尺許而京房易傳以爲高丈二傳疑爲雌雄之異未可據也鳳鳥雖大亦

無高至丈二之理此當以郭說爲正京房於辭亦云高丈二其誕可知且其形象亦紛傳不一如韓詩外傳載天老對黃帝語及緯書六像九苞飛行鳴聲要是汲詞羅端良云鳳生南方達中國甚遠而又不妄飛鳴飲啄其至蓋罕故孔子稱之而世好事者喜爲之傳道務奇怪其産紬繹其辭列於神聖故千世而不合焉其識達矣

山海經鳳出丹穴爲南方之産不應以五色別五方所謂發明焦明之名槩不足信又何論其爲祥爲孽

耶樂叶則徵所謂丹穴水草之鳥必非真鳳鳥也楊升菴謂西有鵷雀東有諫珂北有定甲南有錦駝皆竊鳳形而似者漢宣成之世鳳皇數集安知非此則傅會者之妄不可不辨羅瑞良云漢儒夸大其詞推爲希世之瑞夸而無驗極而必反則又推之以爲孽揆厥所由實亦指世鳥爲精耳

翽翽傳訓衆多因下多吉士爲說正義直以爲鳳皇衆多引白虎通云黃帝之時鳳皇蔽日而至此誕也鄭氏疑鳳乃希見之鳥不當云衆多因解爲羽聲以爲

衆鳥之從亦未是不知翽翽對藹藹不對多士釋訓云藹藹濟濟止也郭璞以爲皆賢士盛多之容止則藹藹以士之容言翽翽以鳳之儀言總於飛時見之義集止者飛而集傳天者飛而傳鳳皇上擊九千不知所至而啻見其止又見其傳故曰亦也何元子乃謂羣鳥相從不一對鳳皇言故云亦則謬矣

梧桐何地蔑有竹之實非佳物乃鳳皇樂棲之食之而又不見其一至可知莊子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二語亦因詩傳會成語耳

何元子謂高岡者朝廷之比梧桐者大臣爵位之比此說甚當按釋訓云藹藹萋萋臣盡力也噰噰喈喈民協服也本以梧桐比臣因無比君之說蓋鳳皇祇賢士之喻尚未應聘爲臣棲梧則居位雍職師濟同心而民亦協服焉然則說文所謂鳳飛羣鳥從之以萬數其非翽羽之時而雝喈之時乎鄭氏不會釋訓之旨易喻君德誤通論詳矣

通論云詩意本是高岡朝陽梧桐生其上而鳳皇棲於梧桐之上鳴焉今鳳皇言高岡梧桐言朝陽互見

也解者不知見詩是鳳皇鳴高岡梧桐生朝陽則鳳皇梧桐兩不相屬雖漫引莊子非梧桐不棲之言而究不知所合也於是鄭氏以鳳皇鳴高岡喻賢者居高位則於梧桐更無著落只得以之喻君且以朝陽爲溫仁之氣亦喻君德解者至今從之豈不繆而謬乎

梟

梟 大雅瞻卬篇 此鳥之最惡者與鴟絕異鴟但能爲聲禍民無食母之惡惟上梟偏伏其子百日而長羽翼既

成食母而飛蓋稍長從母索食母無以應於是而死
古者以春解祠用梟祠黃帝又漢使東郡送梟作羹
賜百官皆惡其惡也
梟亦有鴟名釋鳥云梟鴟郭璞以爲士梟是也然在
瞻卬詩明以二者對舉如爲鬼爲蜮各爲一物鄭氏
似混而爲一不可不辨且梟乃惡鳥非惡聲之鳥鄭
氏此言乃爲下長舌寫照使後人以鴞同梟未必非
其說誤之也
此但以鳥之惡者試人之惡者更無他義舊謂梟鴟
皆能聚致衆鳥以比幽王鍾愛褒姒則羣小並集恐
詩人念不及此矣

流離 邶風旄丘篇 傳以流離爲鳥正義引釋鳥文謂流
與鶹蓋古今之字離或作鷅以通其說此與所謂讀
爾雅不熟者也試以文義按之上云鳥之雌雄不可
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下云二足而羽謂之
禽四足而毛謂之獸皆統論鳥獸情狀故謂凡鳥之
少美長醜者俱呼爲鶹鷅耳況上旣釋梟鴟此不當
復贅明甚後人因黃鳥有栗留離留之通强以詩流
離比例且借爲食母則醜之說何其寃也
若以流離爲梟則梟長大食母尤惡莫甚安得如傳
以爲微弱之喻蘇子瞻謂以狄之微而不忌如流離
之養其子不知將爲己害其說似矣然玩篇中語氣
皆自傷其失國飄零而未嘗及狄之强暴不如依集
傳漂散之說爲淺合耳
瑣細也尾末也此不易之解今人稱微末事爲瑣屑
是矣毛公誤讀釋鳥鶹鷅之文强解瑣尾爲少好全
無取義而正義傳會其說以瑣屬少以尾屬好尤不
可解夫考之名物按其詞旨衆無足通其說者則流
離之非鶹鷅與鶹鷅之併非土梟不辨白明矣

鴟 大雅瞻卬篇 此釋鳥所謂怪鴟郭璞以爲卽鴟鵂是也
然惟此專有鴟名舊說大如鴝鷹黃黑斑色頭目如
猫有毛角兩耳晝伏夜出鳴則雌雄相喚聲如老人
初若呼後若笑所至多不祥蜀人呼轂轆鳥亦呼春
哥兒楚人名呼嘮鷹亦名快扛鳥吳人謂夜食鷹江
東又謂之車載板里俗忌聞其聲蓋與鴞同惡而實

不族者也今人謂鵩爲鴞又以鴞爲梟并以鵩鴞爲鵩梟紛紜舛錯如其說則鵩當卽鴞鴞又卽梟瞻卬詩人何爲叠床架屋乃爾乎

李時珍分鵩鵂鶹鴟爲二通雅合之按本草亦謂鵂鶹大如鸜鵒毛色似鷂頭目似猫鳴則後竅應之其聲連轉如休留休留故名正字通云此鳥初聲若呼若笑轉而若休留非呼笑爲鵂鶹之聲休留爲鵂鶹之聲則仍是一物也

莊子鵂鶹夜撮蚤蚤乃蚤爪後人誤蚤爲爪謂夜能

入人家拾人指爪知人吉凶有人獲之嗉中猶有爪甲故除爪甲者埋之戸內爲此此齊東埜語耳

鳶（小雅四月篇）鄭氏謂鳶爲鵰類恭頴解詁以爲卽鵰陸璣陸農師皆從恭說嚴華谷是之而別於瞻卬詩解云鵰有二鳶飛戾天者鷹類也亦單名鵰惡聲之鳥者怪鵰也此配梟言者恐以嚴氏後說爲當蓋惟惡聲之鳥專有鵰名鳶特從其類耳今以釋鳥考鵰推之廣雅別名爲老鵰者疑卽指此陶隱居云俗人呼爲老鵄者與鵰鶚並相似而大極善飛騰江淮間捕魚食之今人呼爲俄鵰則鄭氏鵰類之說不誣矣

鳶亦鷙鳥一種其異於衆鷙者在不擊惟乘風直上摩天回翔而已故以爲風之候越人呼爲風伯抱朴子云鳶之在下無力及至乎上聳身直翅而已此釋鳥爲鳥醜其飛翔之謂也

翰本爲鳥羽蘇子瞻以爲翼之說是也然此詩當訓高飛非鳥羽之謂如易翰音登天王弼亦訓高飛是矣且下云潛逃于淵潛取淺意正與翰之高例言若云翰爲鳥羽則鱗鰭何以不云尾云鱗而云潛耶

（大雅旱麓篇）傳褒中庸成語全無着落正義以爲化及飛潛乃腐儒耳鄭氏易傳求解義並強合皆因泥作人爲教化故鑿使於鳶魚皆義無解想謂作動也言其豈弟之德之盛有以感動乎人也有一明證棫樸以天人對言此以天淵與人對言蓋天遠而難至淵深而難出人衆而難動惟鳶有乘風之力故能至于天魚有泳游之性故能出于淵君子有豈弟之德故能動乎人二義融然絕無沾滯不必深於求解也

宋明諸儒說是詩者不可勝紀大抵淡言理者以爲

道在飛躍傍言化者以爲格及禽魚要於本詩作人
之旨去而遠果此皆溺於中庸斷章與義耳通論云
此言作人也上篇言倬彼雲漢爲章于天此言鳶飛
戾天魚躍于淵亦見淵魚文藻挾及天淵之意故亦
日豈弟君子遐不作人如此說詩便可掃除一切
陸農師云鳶鈍者也而乘風以作之則高飛魚潛者
也而乘氣以作之則奮躍故詩以况君子作人之盛
此解作字正合感動之義

桃蟲

桃蟲（周頌小毖篇）釋鳥以桃蟲爲鷦且云其雌鴱則但有
鷦名而非鷦鷯明矣郭璞謂之鷦鷯陸璣直以爲今
鷦鷯異也璣又引俗鷦鷯生雕之語尤不可信鄭氏
亦謂鷦之所爲鳥題肩或云鴞大抵因傳始小終大
之說傳會耳愚謂爾雅列桃蟲於鳥部則固是鳥無
疑但以其亦有蟲稱故借以爲訛猶云聞其名若爲
蟲覩其飛則維鳥不可因其名而忽之如武庚本爲
孤雛乃能挾奄徐諸國以叛事理之難測如此也
廣雅釋鷦鷯爲鷦鷯按鷦鴱白是鷦鷯別名無容混

入若從其說則是桃蟲即鷦鷯鷦鷯又即巧婦轉
相詭不可復辨且使後人因此反易鷦鷯爲惡鳥則
誤中又誤也

或以釋鳥桃蟲鷦又鷦鴱又鴱鷯爲一物誤甚桃蟲
但有鷦名鷦鴱但有鴱名（李巡云鴱名鷦）鴱鷯鷦鷯則音
近而已不可易鴱爲鷦也且鷦鷯之鷦叶力周切義
尤難合名物之失真皆自謬爲相通始之

拚與翻同不必爲手拚之義蓋泥桃蟲之名以爲不
在羽族未必能飛者孰知其竟飛而乃爲鳥也如此
說則鳥字上便可不添大字矣

余有灝世父嘗張氏向爲鼠後爲虎之喻斷桃蟲非
鳥名故通論云鷦鷯雖小鳥亦鳥也安得以蟲名且
莊子謂其所棲不過一枝不云桃枝也爾雅之說已
自難信而郭璞復實之以鷦鷯生雕之說幾曾見鷦
鷯生子爲鵰鶚來其傳會更何疑若鷦鷯生子爲雕
鵰不知鷦鷯又何物所生乎且詩第云鳥不云大鳥
也今爲彼說以桃蟲爲小鳥勢必以鳥爲大鳥增添
語字以就己說可乎總之若使桃蟲爲鳥詩決不又

云拚飛維鳥矣蓋謂蟲之小物忽變而爲飛鳥以喻武庚其始甚微而臣服後乃鴟張也此又一說

詩識名解卷之四

錢唐 姚炳彥暉 著

獸部

馬

周南卷耳篇 馬生於午在易爲乾象稟純陽之體而健行坤配乾取牝順壯故云利牝馬之貞以其行地因稱地類實與地無涉緯書謂地精爲馬非也貨殖傳地用莫如馬亦行健之謂健則貞貞則久故十有二月始生其齒遂以年加長考異郵又謂地生月精爲

馬因取應月之說並非應月者皆驗類如顧兔在腹魚腦盈虛是也

緯書以爲王者駕馬故字以王爲馬此僞說不足論也陸農師駁之謂王無駕馬之制古者天子乘龍蓋取周禮八尺以上爲龍之說亦未是釋畜云馬八尺爲駥易駥作龍此周禮美其辭耳陳用之又謂月令天子所乘皆言龍衛諸侯所畜則言騋是天子乘龍諸侯乘騋也其說並泥

正義云虺隤者病之狀似通作瘣頹是也瘣頹則罷

能則不能升高固是一意何元子穿鑿字義謂虺似
蛇而小隤說文以爲下墜也孫炎解虺隤爲馬退不
能升高甚猶今人言蛇倒退耳易罷爲退以就己說
誕矣且虺九經考異作瘣豈可泥字文爲小蛇耶
傳云玄馬病則黃如此則專指色黑者言矣若騂騏
黃白諸種又將以何爲病名耶郭璞謂虺隤玄黃皆
人病之通名人病則面目黧黑而黃此自然之理馬
之毛色病則不能潤澤亦當似此故或玄或黃耳

駒 周南漢廣篇 駒有拘繫義禮月令游牝別羣則絷騰駒
註謂季春妊孕已遂故仲夏不使同羣防踶齧是也
釋畜云玄駒褭驂郭璞亦謂小馬別名則是馬之小
者總名駒耳傳謂五尺以上株林箋謂六尺以下皆
從周禮庾人文義等之繇詁
舊說六書不專以馬齒立字說文馬一歲爲馬八歲
爲馱果爾則駟當是四歲𩣺當是二十歲他七歲當
作𩡧九歲當作𩧢豈古人制字本義况說文馬二歲
曰駒何以不從馬三歲曰駣何以不從馬卽如周禮
教駣亦第指馬之未閑習者駒䮃駣皆馬之通稱不

必拘年數分話耳此論最達然則以駒爲二歲馬者
亦拘也

陳風株林篇 傳云大夫乘駒其意蓋謂天子乘八尺者爲
龍諸侯乘六尺者爲馬則大夫乘五尺者宜爲駒華
此則士初試爲大夫者當乘三四尺爲駒矣此說之
不可通者也陸農師又謂駒血氣未定則有踶齧之
虞故大夫乘之夫門大夫之富數馬以對亦旣儼然
卿貳矣而必乘踶齧之馬以危其身此何體制耶

小雅皇皇者華篇 陸農師謂維騏維駱維駰蒙上之文宜皆
爲駒此亦泥大夫分宜乘駒之說陋矣夫駪駪征夫
衆多族行所遣不一人所駕不一馬安得盡爲五尺
以上者而乘之乎

小雅白駒篇 白駒取潔白意猶如玉之謂何元子謂此爲
賤者之詩由其不受周爵故退而就卿大夫之服
不乘馬而乘駒也白者殷所尚之色與振鷺有客義
同此本詩傳闕亦武斷

小雅角弓篇 此與下章皆根受爵不讓來老馬爲駒喻父
兄之退處教猱升木喻子弟之凌命所謂不顧其後

謂令日子弟不讓如此全不顧後時爲父兄亦不起
而麦我者復將自蹈於老馬爲駒之勢耳

騋鄘風定之方中篇 騋牝不當分訓釋畜云騋牝驪牡蓋騋之牝驪之牡皆馬之良者故指以爲言正義謂諸侯齊道高八尺田馬高七尺駑馬高六尺獨言騋者舉中言之非也若云兼言牝馬則周禮校人職云凡馬特居四之一謂一牡可配四牝此詩誇牝之多適形牡之少矣鄭氏概以詁引釋畜文又以玄駒之玄上屬謂七尺曰騋牝者色驪牡者色玄其於此詩騋牝

之義何居

後以邦國六閑之制例此詩謂文公徙而能富馬數過制國人美之泥甚後儒紛紜擬議其說不一以爲可用者三百乘而其牝牡乃三千此蘇氏說也以爲革車不用牝馬今併牝馬數之故爲三千此嚴氏說也以爲成周以民牧者如丘甸歲取馬四匹之類意天子十二閑是養之於官者文公三千舉官民通數言之此林氏說也以爲馬特居四之一騋牝三千則當有牡一千革車不用牝純用牡牡馬一千爲車二百五十乘取成數曰三百此羅氏說也愚謂三千不過侈言其盛以見良馬衆多如此其下焉者更可知耳若必泥三千之字以求合馬制迫於制不合則又曲爲之解以通其說不識無羊章三百九十爲數何限而詩人誇之邪仰左傳元年三十季年三百亦第謂其生馬蕃息十倍昔時不必定限以三百之數取合於邦國六閑也

衛風干旄篇 傳以轡爲多寡之數謂驂馬五轡其制不可考王肅因以爲夏駕兩殷駕三言驂則三馬之名駕

三馬則五轡王基駁之云商頌約軝錯衡八鸞鏘鏘是殷駕四不駕三明矣豈可據肅語以解傳併以解詩耶箋謂五見之六見之於義爲近嚴華谷云言來見者愈衆也只可作如是解

五之五馬六之六馬此以馬爲多寡之數然亦第謂極言其盛不可以禮制拘也若拘禮制言則五馬屬後世事不可入經解六馬之說雖歷見古文尚書及易孟京春秋公羊禮王度白虎通諸書然皆謂天子之制耳此爲衛大夫見賢之詩不當以是例也况大

雅駉騵彭彭武王所乘未嘗過四尚書諸侯入應門
皆布乘黃朱獻天子者亦祇四耶

衛風碩人篇 傳訓驕爲壯貌於義未確字書謂馬驍逸不
受控制得之蓋諸侯之女嫁於諸侯車馬之雄皆爲
上駟其辟易之狀若不受控制者故謂之有驕云爾
說文乃云馬高六尺爲驕由其見周禮庾人三等之
說六尺以上爲馬更無他字相代遂以驕爲六尺之
名其傳會如此

黃 鄭風大叔于田篇 傳以乘黃爲四馬皆黃何元子辨之謂

黃下必四鴇叔不應乘馬之驟易若此當於乘字略
斷讀之蓋四馬爲乘於乘之中有黃者有鴇者或兩
服爲黃而兩驂爲鴇也愚謂此不過舉馬之上色誇
之固不必泥四馬爲一色亦不必分驂服各一色如
小雅四黃既駕魯頌駜彼乘黃則亦非必不可得者
以叔之驕侈何如不比物齊色以快一時耳目耶
襄訓駕本釋言文但此詩直指約衡之處馬之所以
駕者而言所謂軶端橫木是也下齊首亦是此義蓋
服在驂前直近軶端而兩驂次之故謂服爲上駕與
驂之所行正相合鄭氏謂馬之最良者爲上駕誤矣
或通作駁引說文馬低昂之謂則又易字求解不必
從

小雅車攻篇 陸農師以四黃兩驂爲駕六之證誕甚兩驂
即於四黃中指其易於由入者而能不倚以見御之
良耳若泥兩驂在四黃之外以爲因獵盛事制固如
此則方其徂東伊始屬車載道何盛如之而罷罷者
僅以四牡稱耶

黃 魯頌駉篇 純色無雜易辨故釋畜無文傳悉黃白之皇

通混作黃故專言黃者加騂以別之然頗涉語贅不
必也試合舉之黃騂曰黃又云赤黃曰騂兩馬不幾
無辨乎

鴇 鄭風大叔于田篇 釋畜驪白雜毛鴇郭璞以爲今烏驄陸
農師謂其名取諸鳥蓋毛色似耳許舊本字從鳥釋
畜文從馬古通或云猶八尺以上曰龍二目白曰魚
馬可以曰龍曰魚馬亦可曰鴇古稱良馬如翔麟紫
燕駮龍紫鹿黃鵠騠兔鐵獵綠螭之屬不盡出馬類
也其說遠矣

驪（秦風駟驖篇）釋畜於驪無正文鄭傳謂純黑曰驪不知何据如黃白皆以色稱况鬣喙之黑者亦直言黑此何獨易為驪耶恐疑驪乃良馬之號故釋畜盜驪騵牡皆為上駟其毛色不同則分驪馬白跨驪馬黃脊青驪驎白諸種耳未必驪為純黑名也識者斷之

（小雅六月篇）四驪但稱此物不言齊色則驪固是良馬非黑馬可知鄭註以為旣比其物而曰四驪則其色又齊似爲添足

白顛（秦風車鄰篇）釋畜訓馰顙為白顛舍人云的白也顙

額也額有白毛今之戴星馬也愚按的顙亦名的盧盧與顱通猶額也馬政論云額有白毛謂之的盧是也世說載劉備乘的盧得出厄其為良馬無疑若相馬經云馬白額入口至齒者名的盧奴乘客死主乘棄市此誤也晉書庾亮所乘馬有的盧殷浩以為不祥勸賣之殆亦因相經而誤稱者按釋畜云白達素縣邢昺以為其白自額下達鼻莖者名縣俗謂漫臚徹齒此當即相經所云白額入口至齒者溯源名上必不發語其謂不祥者乃漫臚非的盧也的盧良馬而以為殺人何其宄乎且秦以牧馬開基馬政固其世業其於良駑自熟悉必不取殺人者而乘之而詩之明矣

陸農師引覲禮云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說者以為卓即的顙故以為上列而九馬隨其後此本鄭註素的之說而誤者覲禮卓者特立之義謂先以束帛匹馬特達而九馬隨以獻非卓為的顙名也

驖（秦風駟驖篇）傳解此直作鐵驪蓋以驪為純黑故合稱之亦不察甚矣月令駕鐵驪乃謂鐵色之驪馬耳鐵

為黑金說文以為馬之赤黑色者是也陸農師云先儒謂非特有取於色亦取其堅壯如鐵故曰鐵存其說

騏（秦風小戎篇）騏釋畜無文楚詞騏驥抗軛則騏疑亦良馬名未必為色名不當以青黑定之說文謂馬青驪文如博棊未知何據但字與棊通尚書二人棊弁曹風其弁伊騏但互用故正義謂弁色如騏馬之文此詩又謂馬色作棊文耳

（小雅采芑篇）陸農師謂騏中騮驪上騮北伐舉四驪南征

舉四騏者方是時馬政愈修故雖騏亦閑習爲用非
也騏乃馬之良者舊謂卽今驄馬非駑駘也故小戎
皇華騶篇皆備舉之況周禮軍事物馬而頒此乃供
元帥服御者其爲上駟之選何疑

翼翼驂服整齊之貌卽上襄爲行意傳訓壯健無謂
何元子謂馬在車左右如鳥之有翼亦是但謂兩服
爲兩翼兩驂又爲兩翼故重言翼翼則曲解矣

騏（魯頌駉篇）傳謂蒼騏曰騏正義以爲騏者黑色之名今按
祺從示者訓祥從衣者訓繫並無黑義傳作祺尤不

不可解豈亦通綦耶

馵（秦風小戎篇）左白馵釋畜明文郭璞以爲後左脚白是
也說文謂馵從馬一絆其足馵從馬二絆其足馽從
馬口其足則穿鑿之甚矣釋畜又云膝上皆白惟馵
亦謂馵之左足連膝皆白也郭璞謂馬膝上皆白爲
惟馵後脚白者專名馵恐未然

陸農師謂騏與馵祗兩馬正合王肅駕兩之說謂其
戎車未聞有兩馬者此省文耳必若所云則截驂載
駟當爲七馬矣且亦可謂騏馵爲騏馬而馵足是又
仍一非駕二也說詩者之以詞害志如此

騮（秦風小戎篇）釋畜騮無明文愚按騮同驊驊騮古良馬
之稱其毛色不一則有騮馬白腹者有騮馬黃脊者
有騮白者傳箋以爲赤身黑鬣並臆說也正義云騮
是色名說者皆以騮爲赤色若身鬣俱赤則爲騂馬
故爲赤身黑鬣因是強解

月令夏駕赤騮中央駕黃騮若騮定爲赤身黑鬣之
名則黃騮又作何解豈有赤身黑鬣而仍黃者耶

何元子謂篇中騏騮騧驪四牡備矣益以上章之馵

反成五馬則知騮卽馵也乃爾雅所謂騮白駁者因
其白之在足而題之以馵因其騮之在體而題之以
騮愚謂不然馵騮駁三者毛色自別釋畜分釋鑿鑿
無庸強混況本章中驂四牡言之甚悉必欲連馵爲
五謂其不成偶數遂牽合馬色武斷成文是猶執騏
馵爲駕兩者也方其出師西征車馳馬驟不可勝紀
詩特約畧言之若合二章始成一車之所駕則是二
車之外更無他車四馬之外更無他馬矣固矣夫元
子之爲詩也

駰（魯頌駉篇）按釋畜云白馬黑鬣駱白馬黑脊驔黑喙騧文義似蒙上白馬來而傳獨斷爲色黃不知何据郭璞酌衷於黃白之間謂今之淺黃色者爲騧亦騎犄見耳

皇（豳風東山篇）正義解黃白皇謂馬色有黃處有白處非也夫有黃有白是雜毛矣而釋畜此條未有雜毛之語且後文明釋黃白雜毛爲駓可證愚意皇蓋黃色之近白者疑今淺黃色是也

駁（豳風東山篇）釋畜云駵白駁蓋駵馬之白者名爲駁也

先儒誤以駵爲色名謂馬色有駵處有白處夫駵誠爲赤身黑鬣則直謂之駵矣又安得云有駵處耶此說之不可通者也今以釋畜文考之駵之白腹者名騵此則言其通白者耳徐鉉謂疑象駁文亦臆揣此言皇駁特取馬色燦爛若雲錦然與熠燿相輝映耳陸農師引文王晉侯乘駁事謂皇駁國君所乘詩亦言此則士昏禮攝盛故何其鑿也

駱（小雅四牡篇）白馬黑鬣爲駱釋畜明文廣雅易作朱鬣陸農師解之云今呼黃馬尾鬣一道通黑如界者爲駱蓋馬無分於黃白若今衣脊絡縫故曰駱也禮明堂位夏后氏駱馬黑鬣此以別白馬朱鬣之駱也月令孟秋駕白駱此以別黃馬黑鬣之駱也愚謂此正强解明堂位駱馬黑鬣卽白馬黑鬣蓋謂之駱者未有不白也月令駕白駱卽駕黑鬣之白駱蓋謂之白駱者未有不黑鬣也禮單言之省文耳黃朱之說並不必從絡縫爲駱尤鑿

傳訓騑騑爲行不止貌此因使臣作解於義未確正義引少儀云車馬之容騑騑翼翼雖行不止不廢其

容騑騑也愚謂此直當作車馬之容解不必爲傳行不止之語回護或本說文謂騑爲驂旁馬今云騑騑特指兩驂而言亦鑿

嘽嘽當爲喘氣舒疾之狀與戎車嘽嘽徒御嘽嘽王旅嘽嘽無二義蓋車馬行舒也又上聲音闡樂記其聲嘽以緩則緩弛之意傳因愍使臣勞苦卬以爲馬喘息貌與騑騑訓行不止皆相因起義耳陸農師謂駱善耐勞者而喘息不平如此以甚勞故尤傅會

駰（小雅皇皇者華篇）陸農師謂此詩馬序先後與駉合則駰

不如駱駱不如騏卒言騆者以明馬雖彌劣所以御之滋善此鑿說也皇華乃極道使臣每懷靡及之心不過借馬名同韻者押出諏詢謀度四字而其先後適與騆合耳何必拘牽文義以爲說乎

魯頌駉篇 陰白雜毛爲駰按舊解陰不一或云日下白或云白陰或云淺黑色見舍人樊光孫炎郭璞諸說愚謂陰乃幽陰之義如重雲密布風雨欲來昧曖難辨之狀又如漆室淡閉帷幔周遮於綸隙間稍露微光若隱若見合之於色當作淺黑無疑舍人謂今之泥

驄是也

小雅吉日篇 傳以伯爲馬祖正義云伯者長也馬祖始是長也何元子駁之謂未聞田獵有馬祖之祭亦未聞馬祖有伯之稱祖者始也伯者長也二義懸殊何得以伯當祖伯當通作貊亦作貉鄭司農讀爲禡師田皆行軍之事宜同有禡祭覯說文既伯作既禡可證卽田獵表貉之祭也愚按釋天明有馬祭之文亦作既伯說文易禡非也況爾雅既釋類禡爲師祭此何得以混之特竟以伯爲馬祖恐未然釋天云是禷是禡師祭也既伯既禱馬祭也通以祭名並舉則伯爲祭馬祖之名非伯爲馬祖名耳若云伯通作貊又讀貉爲伯是易字求解矣

小雅節南山篇 項無大義說文但訓頭後領卽項也駕四牡者必加衡軛於頸上故以項領言蓋駕車主於行今有馬可駕而無地可行故但見俛首伏軛好其項領而已新序宋玉曰此皮筋非加急而體益短也處世不便故也詩不云乎駕彼四牡四牡項領

小雅車舝篇 何元子云此乘馬乃親迎時所用與碩人車

牽之四牡同漢廣詩之子于歸言秣其駒事亦似此愚按如此說乘馬便覺親切有味存之 [illegible]

騵 大雅大明篇 陸農師以爲騵從原省縓淺赤也此穿鑿說釋畜明言腹白何得反以淺赤之名加之總因認騵爲赤馬故耳

先儒惟以騵爲赤色故謂腹白者爲上周下殷語尤誕夫三代革易之際正當異其所尚何必以勝國之色雜之且似兵家厭勝術非王師所爲傳說蓋本檀弓要不可據故或言方叔中止乘其四騏則於戎事

乘騘之說害矣此確證也陸農師反曲爲之解亦不
察耳
驈 魯頌駉篇 驈乃驪馬而白跨者郭璞以爲自在髀間係
炎以爲股腳皆白按跨者所跨據之處則其白當及
股本而止未至於腳若股腳幷白不得但謂之白跨
矣
騅 魯頌駉篇 釋畜以騅爲蒼白雜毛說文易白作黑不知
何據史記項羽駿馬名騅所當無敵一日千里世號
烏騅此別是一種豈可以烏泥耶

陸農師謂騅亦鵻類取騅之色騅在青黑之間亦在
青白之間此騎牆說也且騅馬未必因鵻鳥而名豈
可以鵻例而倂以爲一類乎
駓 魯頌駉篇 釋畜以駓爲黃白雜毛說文以駓爲黃馬白
毛夫既云黃馬矣而又以爲白毛豈黃爲馬名白爲
馬色乎其爲黃白毛相雜無疑也郭璞謂卽今桃花
馬按桃花是馬名梁簡文西齋行馬詩桃花紫玉珂
又蘭成謝賚馬啓陵源猶遠忽見桃花豈其黃白斑
駁如桃片零落者與

不言雜毛者乃純色之毛如黃白爲淺黃是也雜色
則是二色相間雜無疑耶畧於凡言雜毛者皆謂復
有雜毛又云兼雜毛則是二色之外更有他色相雜
矣爾雅立言之旨似不如是
騂 魯頌駉篇 騂釋畜亦無文正義解傳謂周人尚赤而牲
用騂剛禮稱陽祀用騂牲是騂爲赤色也從之傳兼
言黃者以馬色無正赤故謂赤黃爲騂於義近似特
上章黃騂曰黃則贅語耳
驒 魯頌駉篇 釋畜云青驪驎驒盖謂青色之驪馬有淺深

斑駁隱鄰者謂之驒孫炎以爲似魚鱗是也舊皆作
青黑斑駁解爲小異耳說文別有驒騱乃埜馬文亦
如鼉魚然駉篇乃畜牧不當入埜馬其中郭璞以爲
卽今連錢驄未知是否韓詩外傳以白馬黑髦爲驒
以色考之乃是駱馬焉可誣也
雒 魯頌駉篇 正義謂定本集註及徐音皆作駱而俗本多
作駁按上句既明言駱其以雒爲駱者固非俗本易
作駁尤誕孔氏論之詳矣傳見釋畜無文莫可定解
意以白馬黑鬣爲駱此亦名雒字與音同便取其文

例皆之爲黑身白鬣其說究無所出耳
何元子以騅乃鵻鵻鳥疑馬之色似之故名此傚鴇馬爲說但騅名釋鳥兩見皆作鵻說文從隹者訓鵻鳩從鳥者訓烏鵻又分二種則馬色亦不知於二者何似要是臆揣未可據也

騢（魯頌駉篇）釋畜云彤白雜毛騢郭璞謂即今赭白馬是也說文以爲色似鰕魚按鰕魚色青黑與赤白者全不類許氏因文同作叚故謬爲釋非是徐鍇謂騢色似霞近之顏延之賦云膺門沫赭汗溝流血有可想

見又宋梅堯臣雜志號碧雲騢謂莊憲太后以馬賜荊王王惡其旋毛爾以借上閑遂爲御馬策一以其肉色碧如霞片故號之此似霞之證也但堯臣特即其所見以刺朝紳又非必騢馬盡旋毛耳

驔（魯頌駉篇）驔釋畜無文今皆從傳鍾伯敬云毛傳本作豪骭白驔朱傳因此四種馬文連餘三俱有曰字故言豪骭曰驔若然則豪是長毛骭是腳脛註云豪在骭而白自字從何生出恐按鍾說是此章四馬皆應主維白者言驪陰白也騢形白也魚二目白也則驔當爲豪骭白者但毛傳今本皆作曰不獨朱傳也孔氏去古未遠其舊本或原作白今譌爲曰或曰上更有白字故釋毛意以白言朱傳仍毛譌文而又本孔舊義故其說如此

釋畜驪馬黃脊者名騽文甚明說文易訓驔而解騽爲馬豪骭此謬也然驔釋畜無文而傳所說又與說文騽同究不知其何所出耳

魚（魯頌駉篇）二目白魚郭璞以爲似魚目也羅端良引相馬之說云馬目欲得黃又欲光而有紫燄若小而多

白則驚畏驚畏馬之大病故其序尤在後此非也夫馬固以黃瞳紫焰爲良然相馬黃白之辨但就病不病而言若二目本白者自是一種不可以爲病馬而棄之序後之說泥甚

正義謂僖公使牧於坰埜馬皆肥健作者因馬有良戎田駑四種故每章各取其一此迂論也夫諸侯四馬禮無明文本不足據乃欲拘牽此詩分別良駑甚有一當乎即以駉篇之馬言之舊分首章爲良乃朝祭所乘者其不復別可知乃六月篇比物四驪御戎

車矣車攻篇四黃旣駕供田獵矣且二章備行陣而皇華維騏以遣征夫三章主蒐苗而四牡駕駱以勞行役卽此以推可知皆拘文牽墨執此例彼無論作詩者無是心卽傳舉是四者以爲言亦未嘗鑿鑿分配如此也後人於凡言馬者動謂其與駉序合此孔氏之作俑矣

駉與炯音同義亦畧同炯火光也後人借爲精神强壯意則駉駉猶炯炯所謂馬肥張也說文在冋之冋亦作駉故以駉爲牧苑此不足據何元子本之以爲

重言駉駉者一苑又一苑也此大可哂按傳林外曰坰又郡縣志坰澤俗名連泉澤在兗州曲阜縣東九里傳虛志實其字要皆從土無從馬者許氏訛其一何氏并訛其二試就其文言之一苑一苑之馬在一苑之埜叠牀駕屋有是理乎

駽 魯頌有駜篇 釋畜云青驪駽蓋青色之驪馬別名爲駽也孫炎謂色青黑之間青毛黑毛相雜者名駽此緫以驪爲黑色馬名故耳郭璞謂卽今之鐵驄未知是否在公郊以臣言何元子引漢樂府君黃臣蒼之說謂此詩特以黃駽相對當分屬君臣所乘非也樂府漢歌不必爲古制且其曰黃曰蒼亦不過錯舉爲言何嘗定屬君臣之分耶

駜傳訓馬肥彊貌說文訓馬飽也二義亦自蒙合

兕

兕 周南卷耳篇 釋獸謂兕似牛犀似豕兩形判然不容相混郭璞亦謂犀有三角一角之不同而於兕但云一角山海經嶓冢之山獸多犀兕蓋並舉二物言之考

工記犀甲七屬壽百年兕甲六屬壽二百年則犀革又劣於兕其非一族可知羅瑞良謂兕卽犀之牸者但犀青而兕黑兕一角而犀二角以此爲異又謂古人多言兕今人多言犀北人多言兕南人多言犀俱混爲一種恐未然也李時珍乃云犀有山犀水犀兕犀三種直以兕爲犀之一更誤

觥惟用兕不用犀故疏引先師說云刻木爲之形似兕角蓋不以犀代也今之角觥皆稱犀杯不知犀文頗闊僅入藥餌兕角則文理瑩然故凡帶鉤之飾皆

用之惟唐敬宗時南昌國進夜明犀上令解爲腰帶其餘通天辟寒辟暑却塵諸類僅供几座未聞琢爲服玩其不以爲酒器更可知左成十四年衛侯饗苦成叔甯惠子歌兕觥昭元年鄭人燕趙孟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以知觥未有不用兕者陸農師云老子兕無所投其角兕善抵觸故先王之制罰爵以兕角爲之酒陽物也而善發人之剛其過則在抵觸先王制此以爲酒戒其用兕之微意也與

鄭氏泥觥爲罰爵於詩中詞旨全無繫着夫我者后妃自我也憂思之深託言惟酒可忘耳何故忽以罰自勸又何故忽以觥自罰耶通論云罰爵偶用兕觥非兕觥爲罰爵也一語破的

豳風七月篇　傳解此詩亦謂觥所以誓衆蓋皆泥罰爵立論耳不知躋堂稱祝何等和樂氣象豈有舉罰誓衆之事不過酒行無算後稱觥以盡其歡耳

小雅桑扈篇　呂東萊謂卷耳爵觥並陳則不必指爲罰爵若此詩則罰爵也愚按下思柔匪傲詞旨近似觩其器凡燕饗皆設之亦不必以罰爲說如左傳歌兕觥舉兕爵未嘗定爲逆禮罰飲要是醉飽後稱觥以極其情亦如七月公堂之祝耳

周頌絲衣篇　鄭氏謂繹之旅大用兕觥變於祭也此亦因罰爵曲解大兕觥器之美者故以爲宗廟之獻詩人顧物思義取其不譁傲而寧胡考以是爲祭之備物蓋志云耳而反云變於祭耶曹氏云旅酬之後恐有失禮者以此罰之要屬臆說

小雅吉日篇　兕重千斤獸之最大者故以一矢而殪爲難羅端良謂射以得兕爲儁非也國策楚王游於雲夢

有狂兕忽至王彎弓射之應發而殪仰天而歎曰樂矣正此意

小雅何艸不黃篇　野獸當在曠野人不當常行道途此興義也陸農師謂兕抵觸虎搏噬先王驅而遠之則率彼曠野於義亦贅

兔

周南兔罝篇　兔似羊而小長耳短足毛褐色陰類也舊說爲明月之精月有時缺故兔口亦缺蓋秉其精氣而降生者今詞章家據傅玄擬天問之說動撫擣藥

事爲典實則陋矣
博物志云兔無雄望月而孕口中吐子故謂之兔此誑語也論衡兔舐雄毫而孕則兔明有雄者又古樂府云雄兔脚撲朔雌兔眼迷離亦並舉雄雌言大抵物類中相感或以聲或以視或以跡所由孕者不同要皆比雌雄而後變化者亦不必如陸農師說分其爲九竅八竅也若望月不過同氣相求之故非待望而始得孕耳
傳解肅肅爲敬此本釋詁文按肅自有敬義但釋詁

別有所指非以兔罝之肅肅爲敬也集傳以爲整飭貌得之玩語意文下連罝亦以其周張完密嚴不可越儼然干城之扞衛爲足美耳於敬義何涉哉
王風兔爰篇　爰爰緩意何元子謂宜通作緩緩非也此雙聲字連讀之取其意爲某字義猶藹藹爲和悠悠爲扙也狀行易本字爲雙聲之理乎
小雅小弁篇　狻兔之類窮則奔林未有反投人者鄭氏掩捕之說爲長此當如投鼠忌器之投先之者哀其生而顧釋之爾若春時反壯遇人回顧以待射則其不忍而先縱之理或然也
小雅巧言篇　傳以毚兔爲狡兔正義引蒼頡解詁云毚兔大兔也大兔必狡猾又謂之狡兔此爲傳義同故耳毚自爲大兔之專稱格物論云毚其狡者毚又其大是也夫三窟之智雖小猶狡況其大者特不可作毚義訓耳
小雅瓠葉篇　鄭氏訓斯爲白謂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夫是聽說兔多褐色少白者故瑞應圖以白兔爲祥今瓠葉之詩思古人不以微薄廢禮

安得擇白首者而燔炙之此當與秩秩斯干彼疏斯稗例觀皆助語并不必如傳訓爲此也
王肅孫毓述傳皆云惟有一兔頭此滯語正義已駁之矣集傳謂斯首一兔也猶數魚以尾也得之今人凡於牛羊類皆云幾頭是矣何元子引內則於兔去尻謂既棄其後將不用故但舉首以顯之亦不必炮燔炙三者統言之皆爲治庖之事詩中多換字法如駕鴛篇乘馬始言摧秣繼言秣摧倒句成文更無深義此詩亦然傳分新殺及割截臑乾三種何元子

疑兔不過二斤不當爲用之宏如此因有先孕後李之分亦不必也

麐

麐（周南 江氏）麐麕身牛尾一角見釋獸文此麐之實狀也其餘馬足黃色圓蹄五角有翼能飛含仁懷義音中律呂諸語要是襃美亦如鳳皇之多爲祥說耳雖瑞且云麐埜物也其爲性又善厲釋獸載之當若麕麏麏之屬初不之異其所見亦如此

陸璣云今并州界有麟大小如鹿非瑞應麐也故司

馬相如賦射麋脚麟謂此麟也愚疑此乃從粦之麟非從吝之麐麐與麟當有別齊詩麟趾本作麐趾爾雅公羊傳皆然廣雅作麟義同其後麐麟多通用無所分辨說文云麒仁獸也麐牝麒也麟大牝鹿也與璣說正合存考

舊謂不踐生艸不殺生物有愛吝之意故麐從吝牡麒牝麐陰主吝嗇故云麐也一說麐不世出世衰則麐兆故從吝吝惜之字義麟趾是穿鑿要不與麟同訓可知

辨論云振乃振起振興意傳訓仁厚欲附合麐趾旨麐信而應禮以足至者也不知振豈有仁厚意乎按此則仁厚字全從麐之不踐不殺生出於振義固無關也然即以不踐不履爲仁厚則但謂之仁獸可矣何爲又以麐屬信且修禮又何爲致屬信之麐吾不解也

以足至二字尤費解正義謂麐是走獸以足而至若然則凡獸皆足至者何獨爲麐麐耶且於定角一義又難通矣

定釋言作頞爲題此明文可據者何元子謂說文無頞字當通作頂非也說文多訛舛不可以彼所遺遂疑其無且頂不可以言額釋名云額鄂也有垠鄂也絕非頂義蓋頂乃頭之顛額乃面之顛顛者對末而言本始之通稱也何氏專以額爲頞因以頂爲額并以頞爲頂於義疎矣

以定角亦是即其所見錯綜之必謂從下而上取錄況愈上意則鑿矣何元子乃謂趾贊太姒定贊太任角贊太姜於公子公姓公族三者分別求解尤鑿

騶虞（名物 騶虞篇）騶虞舊說不一以為白虎黑文者始自毛公而諸緯書附和若衆其後司馬封禪之書中郎五靈之頌郭璞之讚薛綜之文陸璣之疏陸佃之雅其最著者也以為掌鳥獸之官者始自韓詩明於賈生疏於歐陽正義繼以嚴氏詩緝以為異獸者或執東方朔騶牙之說為豸以為神馬者或指淮南子文王之事為徵而愚獨取韓詩之說何也蓋爾雅一書於詩中鳥獸草木無不備列雖小物弗遺何乃赫赫仁獸與麐鳳同靈者而顧不列一名則匪特白虎

黑文無據即以為神馬異獸者總強合耳傳見周南以鳥始以獸終因指為感應自然之理而召南恰首鵲巢不可無物為應又其文皆有于嗟獸美詞指相似則騶虞當是靈獸無疑因傅為白虎黑文仍以不踐不履實之陽與麐異名而陰與麐同德以愚後人而後人亦遂以騶虞為與麐鳳同靈之獸也悲夫

詩識名解卷之五

錢唐　姚炳彥暉　著

獸部

鼠

鼠（名物 行露篇）鼠具尾足如獸其為者馳鼠鼯鼠皆出沒山林與猿兔同類說文以為穴蟲者猶倮毛羽介之說蓋生物通稱也爾雅諸書並列獸部陸農師謨譏說文別出附蟲族於義未當今正之按鼠屬凡十有三種廣雅增至二十餘茲不贅列取其見於詩者著之篇

說文訓牙為牡齒徐鍇以為比於齒為牡蓋齒之最堅者也然凡物無牙者齒必銳其用更厲於牙鼠雖四齒而能穿墉則似有牙者故傳謂雀角以無為有鼠牙似是而非陸農師亦謂必合兩說觀其義始是是也

獄與屋叶訟與墉叶取韻成文非有深旨也即以獄訟言之周禮司寇職註云訟謂以財貨相告者獄謂相告以罪名者則不得專以圖牆為獄明矣陸農師

謂雀言獄鼠言訟當別有義遂以晝夜難易之說解
之鑿甚且謂召南之初事易察者至獄而後明其後
貞信已與則雖難知者不待獄而明是直以獄作闘
牆解矣
鼫鼠屬 相傳以此詩之鼠爲鼫鼠亦名拱鼠錄異記云
拱鼠形如常鼠行田野中見人即拱手而立人近欲
捕之即跳躍而走今秦川有之愚謂今鼫鼠人畜之
家中何以食亦拱而受大抵足前高後卑者類然不
必別有鼫名也鼫鼠之名亦因詩爲說耳一說相州

所出之鼠故稱相鼠非
通詩語意以有無二字呼應蓋鼠一小物耳猶有皮
齒四體之具存而人反無禮儀容止之可法全是喚
醒人不如物意嚴華谷謂鼠只有皮人則不可以無
儀語意反懈此本正義不必從
止字當依鄭氏作容止解非止息也雖瑞民謂齒有
時以齧有時以止在易艮爲鼠故齒象止是強解取
與武斷甚矣此亦叶韻成文耳何必爲之說乎
碩鼠 爾雅釋獸於鼠屬有鼫鼠無碩鼠愚疑碩鼫古字

當借用郭璞謂鼫鼠頭似兔如鼠形而大故序稱大
鼠不必訓碩爲大也鄭氏所據乃釋詁文然釋詁所
指當是碩人之碩非碩鼠之碩今鼫鼠有黃白二種
人畜之家中多純白者馴擾從人每行遇豐草一食
輒盡則其害稼可知陸璣以鼫鼠爲螻蛄而別謂河
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脚於頸上跳舞善鳴食人
禾苗魏國今河北縣言其方物宜謂此鼠非鼫鼠也
不知璣所說正鼫鼠別無所謂碩鼠耳
說文謂鼫爲五技鼠廣雅謂一名鼩鼠陸農師謂一

名雀鼠何元子謂鼩雀碩音相近宜可信李時珍謂
關西方音轉石爲鼩鵲鼩爲雀又字書謂雀鼠即拱
鼠鼩鼠即鼫鼠不與鼫鼠同鼫省作鼩鼩無雀音鼫
無鼩名愚按鼫似蝙蝠有翅尾五技所謂能飛不能
上屋彼爲近之荀子亦謂鼫鼠五技而窮非鼫明甚
雀鼠當即鼩鼠曹憲釋廣雅亦作鼩鼠見人能拱而
立不必更有拱鼠也至別鼩作鼩與廣雅異又非釋
獸所謂豹文者恐未可信
通雅引蜀圖經虎鼠即鼩鼠亦刺蝟之一種又談藪

云虎必居草薄者是木上有鼮鼠也鼮鼬音相近省作鼬耳愚謂鼮鼬異字不當以音近而混且豹從豸亦不應省爲勺也世無孝廉則此業固當羞恥矣鄭氏謂鼠爲斥其君非嚴華谷以爲指聚歛之臣卽伐檀所言在位貪鄙者是也

幽風七月篇 此釋獸所謂鼮鼠夏小正云鼮鼬則穴是也邢昺謂鼮似鼬則形當如鼠狼其穴地中爲害甚大寒氣易入又穴於九月故幽人以十月熏之使出按之時令自是此種若莊子所謂鼮鼠深穴神皋以避

熏鑿又食物本草謂鼮鼬大如鼷豆卽今地鼠此亦皆穴地中者但小不爲患耳

小雅正月篇 癙憂之癙詩本從疾癙病釋詁文舊說扁刺也淮南子云貍頭瘉癙又瘁釋詁亦訓病說文同癙周禮瘍醫掌諸瘍蓋其小心憂思如人有隱疾備極痛苦不能告人者故謂之癙憂云耳舊必去疾爲鼠謂鼠伏獸病而憂在穴內人所不知則是鼠思之解非癙憂之解矣

小雅雨無正篇 此竟作鼠則當如字解猶今人言狐疑狼疾雖非之類舊說鼠性疑出穴多不果故持兩端謂之首鼠韓子所謂狐鼠進退是也

羊

羔羊 召南羔羊篇 舊說羔之德宜施於朝故古者以爲朝服春秋繁露云羔羣而不黨有角而不用類仁執之不鳴殺之不嗁類義飲其母必跪類禮又公羊傳註云羔死義生禮者此羔羊之德也

傳謂大夫羔裘以居正義辨之以爲居於朝廷非居於家是也如羔裘逍遙檜君以朝服而遊燕詩猶刺

之豈有大夫而反爲私居服者況下云退食自公明是由朝歸家其非燕居時可知嚴華谷何元子皆主趨朝之服是也

緎紽總皆合絲所成卽俗稱綫是也西京雜記謂五絲爲䌰倍䌰爲升倍升爲緎倍緎爲紀倍紀爲緵蓋綫縷細之殊名耳此乃爲縫裘之用非飾裘之名也嚴粲氏乃謂緎寀於總紽寀於緎以貽儉德何居且謂裘革縫爲裘敝之漸尤非理夫既儼然在位而一裘裂可謂儉不中禮矣奚爲反舉羔羊美之耶

詩所謂五者明是紽與緎與總而補傳因序中儉字
立說易作五羊之皮此大可哂姚旅又謂皮小則合
縫多而用絲繁五紽見其皮之大皮大則賤正言其
儉皆傅會也夫詩旣稱羔羊則皮必小皮小則一裘
必非五羊所能成明矣且裘縫內蘊不露何用復假
素絲以飾其外耶邇論云大夫羔裘乃當時之制何
得謂之節儉此詩因贊大夫然無一字及其賢何以
獨知其爲正直乎若夫或以其服羊裘及以言革言
縫爲節儉或以爲羊性柔順遊牽不進像士難易進

退爲正直所謂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已聞此可爲
掃卻一切

三英（鄭羔裘篇）　三英之爲裘飾無文可據范祖禹謂五紽五
緎五總皆所以英裘是之謂三然紽緎總只是縫皮
之縫而已豈爲裘外飾者且古亦無飾裘之制其訓
英爲飾者蓋因二矛重英之英訓爲矛飾云然不知
彼亦但作鋭字解不可云飾也此疑即三事大夫之
稱傳訓三德謂剛克柔克正直亦太泥

（檜風羔裘）　脂膏色白此羔裘當指其白者言所謂白亂

烝肪是也故日出照耀有光非但取潤澤義耳

牛羊（王風君子于役篇）　羊牛行文者偶倒其詞非有義也陸農
師謂先羊後牛者羊性畏露而早歸常先於牛此固
物理有之然詩人亦念不及此今坊本文章作牛羊
俗話以爲下山時羊先於牛到家時牛先於羊或云
首章敘歸之先後次章論類之大小皆是鑿說
詩中先羊後牛者凡四見小雅無羊篇何元子謂羊
躁進競前又其性畏露歸先於牛與于役意同周頌
我將篇何元子謂明堂祭天當用特牛而有羊者周

禮積共羊牲乃積柴祭天則用羊實柴先柴後獻故
維羊文在維牛之上絲衣篇傳云先羊後牛者從小
及大也郝仲輿主繹祭之說謂祭牲入先太牢後少
牢微故羊先出而牛從之諸說紛如愚謂于役無羊
我將三詩不過從小及大錯舉之耳絲衣則以牛叶
紑觩不必別爲穿鑿也

羜（小雅伐木篇）　未成羊羜釋畜文郭璞謂今俗呼五月羔
是也或駁之以爲羊自始生時形體雖微即已成羊
未可謂羜爲未成羊此迂論耳所謂未成者乃極形

其小猶今童子謂之未成人不得謂之非人也
說文訓羜爲五月生羔羅瑞良疑其似謂仲夏所生
引齊民要術五六七月生者兩熱相仍惡中之甚以
速諸父不應用此當是生及五月者是也
羅瑞良謂諸父用小羊諸舅用大牛陸敎不同者食
禮享禮之分各有所宜也此說非理詩限於韻束於
句所謂釃酒灑掃陳饋羜牡皆一時行舅父皆一時
速互文以相通亦因韻以成章耳正義曾分上爲燕
下爲食又謂二者爲一禮皆不必泥要之三禮之學

不可以說詩也
小雅羊篇 無 羣乃衆多之意不可以數泥六書故謂自三
以往爲羣是也周語獸三爲羣亦謂自三以上蓋一一
則獨兩則耦皆不可以言羣故羣爲三以上之通稱
若依正義必三百之衆始成一羣而羣又不可勝數
恐無是理愚意當其降阿飲池時或三三五五或什伯各
自爲羣約計羣數則饒有三百云爾史記卜式脫身
出分獨取畜羊百餘入山牧十餘歲致千餘可知羊
息亦非易事讀詩者善會之可也

濈濈有聚意有斂意惟聚且斂而不相觸故和然所
謂聚者卽聚於降阿飲池寢訛之所非歸也三章麾
肱來升乃正言其歸耳嚴華谷謂羊不歸而聚則不
見其角之濈濈恐未然
羊行安緩同羣不爭先後此言矜兢有相路前行矜
愼不躁之意故能不患騫崩也傳訓堅彊無此義陸
農師以矜矜爲愛牧人兢兢爲畏牧人不免體物過
當何元子謂矜之爲言兢也兢之爲言競也陵競不
讓競先爭歸乃是羊態如此則詩何不云兢兢競競

而云矜矜兢兢耶
騫之爲虧義可通崩之爲羣疾殊不倫陸農師以死
爲札敗訓崩尤非其旨何元子有一說其一謂天保
騫崩指山體言山中有虧損者有崩圮者今羣羊皆
從此道而行木皆夾道傍山於崎嶇險仄之處致雖
收攝故謂之不騫崩此爲近之其一引說文解騫爲
馬腹縶通崩作綳爲束縛義則强合矣愚按字義騫
亦訓虧損蹶進貌柳州乞巧文齊齊騫騫是也又自
上墜下曰崩蓋羊行矜愼安緩無輕佻蹶進之態故

能䂂攀隨人山中自上而下不患崩墜所以庪之以肱皆來升入於牢也核之詩義殊較諦當

羖（小雅賓之初筵）夏羊牡羭牝羖釋畜明文說文反以羖爲牡羊遂致後人通羖作牯其誤甚矣觀郭璞夏羊註謂之黑羖䍽則當時便統謂夏羊爲羖其實但爲牝者專名也且夏羊自有黑白二種又不得專以羖爲黑者耳

抑詩彼童而角童字訓作幼字謂牛羊之幼者無角也此童羖之童乃無角之稱如人之無髮山之無木

者皆謂之童傳所謂羖羊不童是矣

牂（小雅苕之華篇）釋畜云羊牡羒牝牂則牂自是吳羊牝者之名說文亦易牝作牡不知何據廣雅謂吳羊牝一歲曰牸䍧二歲曰牂則牂非小羊也正義欲合墳首之義訓爲牝小羊羅瑞良駁之是

傳訓墳爲大羅瑞良謂猶羒也牂羊羒首嫡婦人而爲男子之事何元子引焦氏易林作羵謂說文有羒無羵其字當通然終嫌非詩本字不如仍依傳作大訓謂儀併之徐自物凋耗羊瘠則首大故但見其墳

首爲通

附 達（大雅生民篇）生箋訓達爲羊子何氏辨之謂羊子名羍詩乃達字非羍也達通也以言語相通也此時后稷未生而如有神焉告語之者即下不坼二句是也愚按小羊作羍此作達說文本分二字正義因鄭說便以其訓羍者實之恐未當也然何氏謂神以言語相通于詞旨不似愚謂不過后稷當彌月時通達易生絕無留難二語是畢其解下不坼不副正所謂如達耳

羝（生民篇）廣雅謂吳羊三歲者名羝羅瑞良以爲羝是牡羊之總名而羒乃吳羊之羝者古者大牢多言羝羖羝羊觸藩漢書蘇武牧羝又齊民要術畜牧之法大牢十羊二羝皆是然則此詩所指當統謂牡羊非必謂吳羊之羝者也

麌

麌（吉日篇）釋獸有麇無麌周禮犢人註云齊人謂麌爲獐說文訓亦同今從之其義以偉俟爲近所謂性麌最快飲水見影輒奔走也陸農師謂爲章炎之

義非字從風亦取諧聲故俗或作麎其善聚散之說
尤鑿
陸璣混麎為麕以為青州謂之麇說釋獸麇麕並舉
明是兩物且其牝牡之名各異非子種類亦殊無容
合而為一也
麇音音群麕音文彩此好事者之說也今使獵者舍
其罝羅弓矢而張樂空山以待逸材之獸吾恐麇鹿
見之決驟矣是樂鶉以鐘鼓也且麇麕一物頗或以
彩服誘之而或以音樂導之兩者各異如此可知皆

從文字穿鑿非物情之真耳
詩以死麕為興鄭氏浸謂麕肉作婚姻禮物陋矣此
猶論語束脩之訓干脡也若使死麕可為禮物則下
章樸樕死鹿二者對舉亦將以樸樕為禮物耶愚謂
麕鹿性奔逸不受拘縛林木勢高竦不可攀折然已
死則包之而已樸樕則束之而已今貞潔之女子如
麕鹿之奔逸林木之高竦者非可以無禮誘之耳
嚴華谷謂麕肉以茅包恐為物污也羅泌謂死麕可
束而包茅惡其污地也二說相反然均非詩旨郝仲

與云麕鹿比奔也死脩死鹿如惡惡臭醜詆之詞若
然則何必以白茅之潔清者包之乎亦强解
小雅吉日篇 麕牡為麌本釋獸文然但可作一字訓不可
作兩字訓今鄭氏解之云麌復麌言多則强合矣若
然則麀鹿亦何不重言麀麀鹿鹿耶此與三章其祁
孔有易祁作麌皆武斷不可從也或乃謂於鹿則麌
牝於麕則麌牡足盡乎麕鹿之類所謂强言耳

鹿

鹿 召南野有死麕篇 按釋獸文鹿牝麀牡麌異名而詩中俱

作麀鹿則似謂牝者為麀牡者為鹿麌名不概見也
又今人通謂牝牡為鹿則併不言麀矣蟫史云鹿牡
有角而無齒牝有齒而無角然其角易辨齒之有無
陸農師謂別於其上齦要是內藏難見耳
上言麕此言鹿乃換字文其義亦猶首章耳若依毛
鄭解謂麕可用之物以為昏禮而次及於鹿則占者
麗皮為禮一死鹿足矣何必云凶荒殺禮而廣及羣
田之獲哉此以知麕鹿肉之為昏禮屬臆說也
何元子踵惡惡臭之說謂全用白茅裹束此死鹿亦

惡其臭此陋說也臭豈可以苯包而遂掩耶况玩文
義純束白總上兩語亦不得謂專爲死鹿用明矣
（豳風東山篇）町畽田畔踐蹈之所不必定爲鹿踐以下云
鹿場則人跡少而鹿跡多故傳直訓爲鹿跡不可泥
也孔鮒云兔之所息謂之窟鹿之所息謂之場場之
說本此詩
（小雅鹿鳴篇）焦氏易林云白鹿鳴呦呼其老少喜彼茂草
樂我君子則呦自是相呼之和聲重言呦呦者呼之
長也野有苹必相呼而共食與君有承筐必筌貲以

相將詞旨燎然其謂以臣呼臣者謬矣懇誠二字亦
是從下承筐好我看出必謂鹿無外貌矯飾之情得
草相呼出自中心則贅也
借以鹿呼同類如君呼臣子嫌於鳥獸爲比然古人
無所拘忌也若魚藻明以魚在王在對言豈至如後
世長箋稱麐美麒對爲應制體耶
（小雅吉日篇）一奔則疾舒則緩二義相反然則毛言奔不得
爲舒傳箋所謂安舒而稽留失其解矣何元子云通
作跂說文以爲足多指是也然則伾伾蓋奔趨足相

及貌鹿愛其類發於天性同羣而奔是指甚衆所以
同求雌之雌雄與無枝之壞木耳
（大雅靈臺篇）攸鄭氏訓所是也然云所伏不得云伏所此
是不了語蓋謂文王視麀鹿所伏息之處則見麀鹿
濯濯然耳趙岐孟子註韋昭國語註皆作懮孕伏息
之說何元子辨之謂樂記羽者嫗伏毛者孕鬻不應
以伏味麀鹿且於濯濯不聯貫信然但又謂攸有行
義伏有止義詩意言麀鹿行止皆自得亦強解
濯濯自取鮮澤義孟子是以若彼濯濯蓋謂山無材

木童然如洗濯者今麀鹿毛潤無汚之義亦當似之
何元子所謂濯本訓澣取以擬鮮澤之貌如言新沐
新浴是也傳作娛遊非其旨
通論云攸伏濯濯合二語觀有自得境象詩人之描
寫幻露善於體物如此要不可就字覓訓解也嚴華
谷謂孟子最善說詩只民樂其有魚鱉一語道盡詩
意毛氏以爲靈道行於囿沼今兆養之久則自馴自
鳥木有不驚魚木有不躍者豈皆靈道之行乎後之
說詩者推廣毛意其詞愈美而去詩義愈遠矣此深

得子興氏說詩心法

大雅桑柔 甡甡有竝立相角意說文云衆生齊竝若鹿角然按之詩意似謂中林之鹿其角森然見人若將抵觸者以喻交爭之可畏亦如此是以進退維谷也

虎

虎 邶風簡兮篇 虎名不一白者名甝黑者名虪見釋獸文陳魏楚宋之間呼李父南楚之間呼李耳或呼䖘關東西呼伯都見方言然按左傳楚人謂虎爲於菟而方言兩誌楚語所稱各異然則其姓其名不過好事者爲之耳舊說虎舌大如掌生倒刺夜視一目放光一目看物有威骨如乙字長一寸在脅兩傍尾端亦有之故較他獸爲獨猛說苑又謂其能知衝破每行以爪坼地卜食觀奇耦而行大抵物之靈者有之如豺祭狼卜之類是也

舊本以有力如虎二句下屬惟集傳別作一章今按上兩言萬舞此緊從舞說來下又明言執籥秉翟之事似不當以才藝浮語解之或疑是武舞之形容蓋武舞中有所謂發揚蹈厲者故見爲如虎也存考

鄭風大叔于田篇 或引說文作膻肉膻也亦作亶荀子露亶是也今文作襢乃丹縠衣與肉膻義無涉此說泥甚愚按襢同祖裼大紀設牀祖第又大夫上襢之註卽訓祖不必定從肉作膻也釋訓文與詩合可據

秦風小戎篇 小傳以文茵爲虎皮愚疑此無明文如三章虎韔則明言虎可據且覲禮云包干戈以虎皮是韔之用虎皮古制然耳茵之用虎皮何所考耶釋名蓋亦本傳爲說恐未足取徵也

小雅小旻篇 先儒解此詩皆以暴虎馮河易見之端引起小人無形之禍於義殊淺按論語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可見君子之戰兢無時不有暴虎馮河之懼所謂如臨如履卽是不敢暴馮之心耳此詩中一與他二字之義也

貓 大雅韓奕篇 按釋獸虎竊毛謂之虦貓正此詩之貓也傳謂貓似虎淺毛則似指畜貓非虎類矣陸農師引記迎貓迎虎之文以爲貓食田鼠虎食田豕故詩以譽韓樂誤也鍾伯敬云以上下文熊羆虎貔知是猛獸非捕鼠貓得之蓋此貓特淺毛虎別名西域傳

註謂師子似虎即釋畜所謂狻麑如虦貓可知其狀必猙獰異常物而乃以尋常捕鼠者當之眞鄙瑣之見矣且捕鼠之貓何地蔑有而獨韓以爲樂耶

虓（大雅常武篇）不獨爲虎怒之狀蓋怒而發於聲者說文訓爲虎鳴得之風俗通作哮格物論云虎怒而吼其聲如雷百獸爲之震恐而風從之生是也說文又訓爲師子名非

狐

狐（邶風北風篇）狐形如黃狗鼻尖口銳尾大其性奸猾每

以類聚舊謂多疑蓋恐他物害已如郭緣生述征記聽冰始渡之說非必嫌其同類也陸璣師謂疑則不可以類合故文從孤省要是強解耳

狐烏爲比在毛鄭舊義亦然但謂喻衛君臣相承爲惡如一莫能分別則赤黑判然非其解矣愚謂此全取下惠好同車義蓋欲以類相從如狐烏之各從其色爲類也所謂莫赤莫黑猶云麗朱者赤附墨者黑之意值此世亂時危苟有與我同類而相好者皆當與之攜手偕隱矣似於詞旨較合

綏綏（衛風有狐篇）毛傳訓匹行朱傳訓獨行二說正相反要皆就序中喪耦起義耳嚴華谷以爲定綏之意稍迂何元子云易稱小狐汔濟濡其尾亦其尾重善濡溺古語所謂狐欲渡河無如尾何者此論可謂創獲但以綏通緌謂狐尾如冠結之餘散而下垂者此但得一字之解而於兩字尚未詳也蓋狐前小後大行則其尾綏綏然而散舒故易有濡尾之占荀子綏綏乎其有文章舊註亦謂采色散舒之貌以知綏綏爲散舒意耳

（齊風南山篇）對文則飛爲雌雄走爲牝牡散則可以相通正義之說是也陸璣師以爲非牡狐之稱宜讀如狐不二雄之雄雄君之象羅端良引春秋秦穆伐晉之筮詞爲證似矣然按伐晉之役筮得蠱卦狐有蠱惑之義因以爲繇又軍中無婦人而占獨稱雄故知所惑者非他人必晉君耳如駱丞討武氏檄直指武氏狐媚惑主可知狐爲物妖淫凡有淫行者皆得比之此詩刺齊襄故繫以雄若云雄爲君象則迂矣

（小雅何草不黃篇）說文芃草盛貌徐鍇以爲汎汎然若風之

起是也狐尾長大散而下垂芃芃然若草之叢生者故以為況亦猶綏綏意耳傳凡於字義難解者輒以小訓如交交緜蠻之類尤可哂也

邶風旄丘秦風終南檜風羔裘三篇 狐裘旄丘傳大夫狐蒼裘言終南正義士狐白裘言羔裘箋云狐黃裘言三詩互異愚謂皆當言狐白者按陳用之云士不衣狐白裘不特以其德之未成亦不敢以貴服僭也禮玉藻君衣狐白裘君謂國君君以下有卿有大夫禮皆不言而獨於士云不衣狐白則士以上大夫至天子皆得衣之斷

無諸侯不敢私服之理其衣狐青之君子乃專指士而言也旄丘狐裘黎侯所服非黎臣所服此時侯雖失國而服猶仍其舊所以蒙戎欲敝耳終南秦人創見詩美諒非褻物且有錦衣為褐詞旨略然且黃冠草服田野之飾故都人士皆服之檜君務為作美不衣狐白而反衣狐黃是舍錦繡而窮敝縞必不然矣覽者斷之

蒙戎傳訓亂蓋服久而毛敝之狀與如濡正相反又其為物毛深溫厚故敝則愈覺其蒙戎耳

小雅都人士篇 舊說狐裘黃衣黃者亦服之但以次章言臺笠乃野人所用故知此當為野服耳愚謂狐白惟士以下不得服狐黃則通貴賤服之此云都人士必非尋常百姓所謂河南帝城多近臣是也豈可竟以為野人之用即嚴華谷云若專以為民則萬民所望非庶民之事若專以為士大夫則下章臺笠非士大夫之服故士者通貴賤之稱凡詩中以士對女者皆謂男子耳此都人士對君子女言亦指男子得之

象

象 鄘風君子偕老篇 南州異物志云象鼻長六七尺大如臂其所食物皆以取之俗傳象牙歲脫猶愛惜之掘地而藏之人欲取當作假牙潛往易之覺則不藏故處是也又其十二生肖肉各有分段惟鼻是其本肉膽不附肝隨月在諸肉間其異於他物如此

傳謂象服尊者所以為飾蓋即鄭氏所云褕翟闕翟之類也正義誤解傳意以為言服則非揥明以象骨飾服惟尊者為然則與昔傳之所未聞矣嚴華谷云翟皆刻繒以象鳥羽故謂之象翟是也皋陶謨所謂

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諸屬是其明證字說以爲人於象齒也服而象焉於天象也象而服焉二語殊不可解

揥摘髮具正義謂以象骨搔首因以爲飾名爲揥嚴華谷辨之云若摘爲摘取之義則彌子矣搔首之摘因以爲飾者若今之篦兒也何元子云整髮斂也愚按揥若印篦亦非佩物疑所謂整髮斂近是古禮服有玉瑱無象揥今並舉之或是燕居之飾歟

象骨印象牙古通稱齒左傳象齒焚身又羽毛齒革

君地生焉皆是漢後始易稱牙釋文云牙植牙也隨形言之蓋象口中自有食齒惟兩吻出兩牙夾鼻所謂植牙是矣

魏風葛屨篇 象揥白是華飾偕老與玉瑱對舉國侈言其盛此儉樸之物可知此詩下有維是一轉則上正言服飾威儀之美無譏刺意何元子泥魏俗儉嗇謂婦人維佩不一今惟象揥見其儉樸無華之甚非是詩詁謂女子首飾男子佩之按摘髮固男子所有事而詩兩言象揥皆屬婦人且習傳不聞男子佩揥之事陳用之又謂有事則爲飾無事則佩亦贅語

小雅采薇篇 弭是弓之兩頭所以上弦鉤結之處以象骨飾之取其滑也弓弰無解紛之理鄭氏誤耳釋器云弓有緣者謂之弓謂繁束而漆之無緣者謂之弭謂不以繁束骨飾兩頭者也而李巡謂骨飾兩頭曰弓不以骨飾曰弭則象弭二字何以連文又郭璞毛詩拾遺云弭者弓之別名以象牙爲之今西方有以犀角及器角爲弓者則似謂純以象骨爲之矣俱非

牛

牛 王風君子于役篇 牛名甚殺藏爾雅及說文中然頗互異如釋畜謂體長者爲犑而許氏則作二歲牛名要當以釋畜文爲正又謂三歲爲犙四歲爲牭亦如馬駒駉之說疑爲可哂俱不發論取其見於詩者列之

傳訓括爲至亦通何元子引說文解作絜謂絜之爲義麻一耑也蓋以繩繫之絜而來歸曰下括也愚謂牛羊性依行任鞭驅不任牽絆今牧者輒數十頭爲一羣兩人前後驅之豈能一一以繩繫耶不知括與佸通有會意車舝詩德音來括是矣蓋於牧四散任

其所之至日夕則復相會聚而來耳
犉（小雅無羊篇） 釋畜云黑脣犉又云牛七尺爲犉有二義何元子以爲牛類頗多不應獨舉黑脣言當是標其最大者是也愚按牛原未嘗以黑脣重釋畜所載有黑背黑耳黑腹黑脚諸種不專列黑脣者詩人奚取於此而獨標之惟七尺高大者有九十方見牧養之蕃與衞風騋牝三千同意彼舉馬七尺者以侈其多此亦舉牛七尺者以誇其盛耳
牛色騂犂各別黑脣之牛其身色絶無明文傳因釋

畜謂設加黃牛二字先儒多本其說果爾則凡黑背黑耳黑腹黑脚者盡屬黃牛耶郭璞以爲此宜通謂黑脣牛其見達矣
傳以濕濕爲食時之狀食與耳無涉陸農師謂病則耳燥安則潤澤亦無其據或云臥則下垂下垂要不似濕意且牛亦非歸息何以獨云臥狀乎愚按字書濕叶他合切乃水名即禹貢漯字與燥溼之溼異自漢後以形似借用紛然莫辨故佩觿集引水名之濕不當借爲燥溼之溼是也今此詩齊本皆作濕不作溼恐不想從潤澤取義但濕字水名之外更無他義耳
牛之耳對上羊之角言不過舉一體以見其馴擾於義本無所取陸農師必欲於耳求解引祭義尚耳及戎右贊耳之文於是紛紛於主聽戒聽之說首持兩端究無一當也
騂（小雅信南山篇） 牲色惟牛有騂者羊豕但有黑白二種詩言騂牡當爲牛無疑故何元子謂此與下啓毛取血膋諸文皆以牛爲主蓋牛乃牲之大者周禮大司徒奉

牛牲羞其肆祭義謂卿大夫毛牛而說文亦解膋爲牛腸脂是也
犧（小雅甫田篇） 正義引郊特牲謂社稷太牢則四方之神亦太牢又周禮少司徒職云小祭祀共牛牲是祭四方得用牛明矣而鄭氏解犧羊爲純色之羊不言牛誤也按犧從牛當爲牛美名故禮天子以犧牛不與肥牛索牛等又犧尊作牛形因謂尊爲犧莊子見夫郊祭之犧牛乎孟子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徐幹七喻大宛之犧是犧直以牛言此詩犧羊亦疑

謂牛羊耳鄭氏純色之說本閟宮傳駁義見後

小雅大田篇 傳分騂黑爲三牲箋以騂黑爲方色愚謂牲毛騂黑者多詩特錯舉言之與黍稷句相儷耳據甫田方祭禮同於社則牲亦自具牛羊豕三者其說當從傳爲正

何元子謂所以取騂色者以螟螣蟊賊秉畀炎火故報祝融所以取黑色者以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故報玄冥祝融主火玄冥主水故也此從詩中看出用騂黑之別亦確存之

小雅黍苗篇 傳分車牛爲二正義釋鄭意云既言將車者車中有牛而將之而別言牽傍牛者此牛不在轅中故別牽傍之語費周折此宜從集傳謂輦車以人挽大車以牛挽較明顯不然則輦與車無所分別且據周禮牽傍之文此牛仍所以輓車其□□今載器者役任於車中爲牛輓之而罪隸者爲牽傍之也以下徒御師旅文推之旅屬於師徒行御車還是師旅之人則必分四者爲四事亦迂矣

大雅旱麓篇 正義引公羊傳周公白牡魯公騂犅羣公不毛之說謂太王王季爲殷之諸侯其牲亦應不毛而云騂牲者據周所尚而言之此謬也牛牲以騂爲貴書雒誥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則上祀先王先公亦應如之故詩多言騂牡騂剛騂犧耳卽謂周制所尚亦何必以本朝之典推及祖宗之在前朝應用何毛色而爲之說耶

周頌良耜篇 正義泥地官牧人文謂正禮陰祀用黝牲至於報功則以社是土神故用黃色仍用黑脣者此因傳黃牛二字傅會耳釋畜黑脣爲犉未嘗顯其身之

色安知不是騂與白者又安知不是七尺之牛以路報功之盛者乃據傳爲文以爲黃而黑者用報土功則穿鑿甚矣

大東傳訓捄爲長貌故傳於此謂社稷之牛角尺然禮無其文也緯書則云社稷宗廟角握亦臆說愚按社稷之祭統於地中庸社對郊言則祭天地之牛角繭栗有明文矣其角握角尺者恐均未當要之王禮不可以律詩集傳所謂角上曲貌妙得情狀以兕觥其觩角弓其觩二詩證之義亦近似則捄與觩字當

通耳

魯頌閟宮篇騂犧卽雒誥之騂牛也傳訓騂爲赤訓犧爲純可略夫既專言騂定是純色何必又云赤色之純者若騂而有他色雜之則是犁牛騂矣恐故謂犧卽牛之代字也儀羊之爲牛羊何疑

楅衡傳謂設牛角以楅之是周禮注謂楅設於角衡設於鼻非按說文楅木有所畐束也衡牛觸橫大木明是一物但牛穿鼻以任牽縛楅角時鼻亦繫於衡上耳

牲色貴騂其次則玄白純色者皆可用論語獨言騂且角亦衆共最貴者非必騂爲周尚也然祭祀安得盡騂牡而用之故玄牡白牡之文亦雜見書傳必以白牡爲殷牲遂謂周公死有王禮嫌與文武同於是紛紜擬議之說從此起矣通論云白牡騂剛見周亦不專用騂言其無不備也且以白騂成文猶後言朱英綠縢之意傳謂白牡周公牲騂剛魯公牲何据而分之耶

犧尊有二其一尊腹或足爲牛首形其一作全牛形鑿背受酒舊謂畫牛於尊腹此卽腹足爲牛首形者但少一首字便失其制蓋本阮諶禮圖說也而王肅云太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爲尊又永嘉中賊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公塚得二尊亦爲牛象分其背受酒合之如全牛此卽作全牛形鑿背受酒者二尊皆有可据昔聚像謂徽宗崇尚古器遂盡見三代典禮文章其犧象二尊正如王肅所言而讀先儒解說有可哂者云云則亦僅得全牛之一說也

傳謂沙飾殊不可解後人因沙通娑因娑通犧葛藤無已此鄭氏周禮注誤之耳顧太初辨之云古者犧通爲戲以其字音之相同戲或爲獻以其字文之相近娑沙同音犧之爲娑亦如皮之爲婆儀之爲我上章騂犧叶孔多一詩之中具有顯證騂犧尚音娑則犧尊之犧非緣酒尊而異其音也知犧所以音娑則尊當爲牛而鳳羽婆娑之說非也此辨最晰

詩識名解卷之六

錢唐　姚炳彥暉　著

獸部

豹

豹（鄭風羔裘篇）豹似虎圜文色黃黑者多若玄豹白豹青豹之類惟載書傳中不槩見其屬亦各有種舊以為虎所生非也釋獸文無豹名惟以貘為白豹與貔白狐文同其非狐豹可知且据郭璞所說貘形與豹絕異或云豹白色者別名貘則舛也而王會篇言屠州有黑豹白豹別名貘又有以洞冥記所載青豹為即貘者並不足據蓋貘之別名為白豹豹原未嘗有貘名耳陸璣謂毛白而文黑者為白豹此疑即土豹所以別於赤者亦非貘也

列子程生馬注訓程為豹陸農師亦謂豹一名程言有所程度而食此強解耳餘冬序錄云列子之程言蟲也秦人謂豹曰程蓋方言如此而張耒謂沈存中聞秦人言此中有程遂以為生馬之程不知秦俗謂蟲為程謂虎為大蟲劉貢父亦言關中呼蟲為虞也

愚按青寧程馬本不根語無從核實若以程為豹是豹生於竹馬又產於豹胎人又出於馬腹縱極謬悠何至支離若此大抵程之為蟲亦無所据或如前說秦人謂豹為蟲讀蟲若程因訛程作豹耳不然豹亦安得有程名耶

正義以君裘用純此詩褎飾異皮為臣之服引唐風作證謂緣以豹皮為袪褎也陸農師言國君體柔而文之以剛其義上達引玉藻豹褎豹飾與文明飾非褎傳所謂緣蓋言領人君之服也愚按飾義通用凡

緣領緣褎緣履皆謂之飾豹飾自指褎袪而言褎惟有緣褎之制未聞有緣領者玉藻以豹飾為君子之服注君子亦指士大夫言未嘗專指人君之服也左昭十二年楚子次於乾谿皮冠豹舄又晉語云范獻子獵遺其豹冠則豹之用亦不獨以緣褎禮書謂取其武而有文古人蓋取之矣

武力與豹無涉謂服豹飾之褎者其人之威儀足以為一邦直道之主耳正義文甚明或牽豹為說謂豹武而有力故下三英亦以褎飾言之恐未然

唐風羔裘篇 陸農師以豹袪爲下大夫服豹褎爲上大夫服非是袪褎無別袪即褎之口豈有等殺之分耶正義云袂是褎之大名袪是袌頭之小稱其通皆爲袂是也

傳以裘身爲本裘袂爲末皮異則本末不同喻在位與民異心此臆說也裘制自有取義若使以本末不齊爲嫌君子何爲服之且鄭風方以武力爲服之者美此復以異心爲服之者刺同一服而憎愛不同若此可知皆緣詩起義非作者本旨耳

居何元子謂通作倨引前漢書郅都傳丞相條侯至貴居作踞取倨傲義近似究究皆訓窮謂窮極其惡恐未然愆意究究即察察之謂蓋好用其明以苛察爲知者總言之則皆是惡也故釋訓云居居究究惡也

大雅韓奕篇 傳謂書傳所載豹有赤豹白豹黑豹青豹土豹玄豹凡六種詩韓奕篇祗載赤豹若豹飾豹褎豹袪之類並未詳何色疑因裘色異用其說非也宜爲裘者正此詩之赤豹即世所謂金錢豹者色黃而赤文黑如錢圍袪褎之類亦必用此故以爲美物而獻之餘皆罕見要未必爲冠服飾耳

狼

齊風還篇 釋獸謂狼之牡者名貛其牝者直名狼今人通呼爲狼蓋舉其總名耳羅瑞良以爲獸之類牝猛於牝故狼爲貛之牡而狼名獨著非也又名貛見廣雅陸璣云其鳴能小能大善爲小兒啼聲以誘人蓋物之最貪暴者故古言狼疾狼貪皆取諸此陸農師又謂狼從良此字說妄語果爾則是升木之猱柔而

無技仁趾之麐吝而多貪矣然乎否

陸農師以爲一章言肩二章言牡三章言狼蓋狼物之尤暴戾者故詩以爲後此即騶序之說也若以狼列後則前肩牡二者不知何獸而先言之且安知非狼之三歲者爲肩狼之牡者爲牡耶

羅瑞良又謂首章從狼之子次章從其牡又末章從其牝先牡而後牝者蓋鳥之類雄摯於雌獸之類牝猛於牡以乳護其子非可犯也此亦恐未必然總之先後之說不可以論詩如陸氏況言肩牡而謂以

狼之貪暴者列後羅氏又以豜壯屬狼而必別其子母牝壯之序作者之意豈暇及此耶

陳祥道云周禮庖人掌共六畜辨其名物春秋傳言六畜五牲以奉五味鄭司農謂六畜者麋鹿熊麇豕兔而鄭康成以爲有狼無熊杜預謂五牲者麋鹿狼麏兔今考之於詩及禮內則少儀諸文當有麇豕無狼愚按古以狼皮爲裘供僎自內則八珍外不槩見惟熊蹯登見經傳舍狼取熊或當如司農說耳

豳風狼跋篇 狼

跋之訓躐有引挛之義李巡以爲跋前行曰

躐是也正義謂與疐皆是顛倒之類失其解矣蔡元度云胡跋則可上而不可退退則觸尾尾疐則可就而不可進進則躐胡此得兩語互微旨有傾前失後傾後失前之況諸說皆以進退對言於詞旨未當集傳用則字代詩载字與蔡意合蓋狼胡垂地礙於前進引頸挛之則尾又擁地而躓後總一進退維谷之意也

傳以狼跋疐實指周公進退爲論有謂進爲東征退爲復辟有謂進爲立朝退爲居東不如此總在流言一時耳當其疑謗忽起王室傾危二叔不咸冲人未悟周公欲進不能欲退不得此際與是跋前疐後情狀不必分時實指也

嚴華谷謂狼猛捷之獸其老者頷項下垂胡若在平地亦無跋之之理所言跋疐者謂其落機穽之時進退求脫不能耳愚謂此亦取其意而已必謂在穽時始如此亦覺拘滯且似爲周公遭疑謗起義正不必也

貉

豳風七月篇 貉

貉似貍銳頭尖鼻斑色毛深厚溫滑可爲裘嗜紙人或畜之行數十步輒睡用物擊竹警之乃起旣行復睡蓋其性然也此卽釋獸之貈與狐同類者故論語言狐必言貉詩義問云狐之類貉貒貍是也傳解卽以爲狐貍因下文誤耳

豸無種說文以貉爲北方豸種非若謂從豸者皆豸屬則豹豺貓貉之類豈盡爲豸類耶

貉與狐貍乃三獸名皮皆可爲裘豳人亦皆取之特詩限於句故上下分言傳謂于貉卽是取狐貍皮則

混矣通論云于貉猶上之于耜于茅先言于貉者往取貉也若謂往取狐貍又謂取彼狐貍世無此重叠文法信然

鄭氏謂搏貉以自爲裘因下爲公子裘起義其實繫也正義便以禮無貉裘之文惟孔子服狐貉裘以居明貉裘爲賤尤非理貉爲狐類毛深厚溫滑亦如狐其種頗少故狐裘之用獨著若謂貉賤故禮無明文則孔子何以與狐裘同爲居服且論語與衣狐貉者立亦並狐言明是貴者之裘可知蔡元度云貉之性

不與物俱不爲物宗故爲居服爲賤者之裘詩言于則有見于往非必得之詞言取則得之蓋其時則可以爲貉其志則在於取狐貍綏於賤而要於貴也說更支離

陸農師謂貛之出穴以貉爲導詩云于貉言往祭表貉因取狐貍皮爲裘周官所謂祭表貉即此羅瑞良亦從陸說引穆天子傳云天子獵於漆澤於是得白狐玄貉焉以祭於河宗以爲此周禮獵祭貉之驗尤誕

貆 魏風伐檀篇 此即貉之子釋獸云貈子貆是也郭璞以爲其雌者名㹼江東呼狹貔廣雅謂之貐蓋皆貈之通名貈音叶下谷切即貉重文故釋獸有貈無貉說文謂貈似狐善睡引論語狐貈之厚以居皆可證

備考以貈爲貂本字兩史以貈爲貉別名皆誤貂無從舟之理郭璞謂貆雌者名貍貍乃刀反亦不竟作貂也貈爲貉重文其謂貉別名貈者亦讀貈若貂聲不知仍是貉字耳

羅瑞良謂貆形狀與貉與貉子似貍蓋貉之爲貉取

義於此此誕也小則爲貆大即爲貉若使所生者盡與形則世當有貆無貉矣

貍

貍 豳風七月篇 貍狐之類也故釋獸云貍狐貒貈醜羅瑞良以爲狐口銳而尾大貍口方而身文黃黑彬彬蓋次於豹是也文從里取諧聲陸農師謂其脊間有黑理一道如界故字從理省此亦如駱馬衣脊絡縫之說不足据

貍有數種皆說大小似狐毛雜黃黑有斑如貓圓頭

大尾者為貓貍善竊雞鴨肉臭不可食斑如貙虎方口銳頭者為虎貍食蟲鼠果實似虎貍尾黑白錢文相間者為九節貍皮可為裘領宋史安陸州貢埜貓花貓二種即此是也文如豹而作麝香氣者為香貍即靈貓南方白面尾似狐者為牛尾貍亦名白面貍善緣樹食百果廣雅云玉面貍人捕畜之鼠帖服不敢出又登州島一種貍頭魚尾者名海貍而本艸圖經載邕州有風貍似兔而短多棲息高木候風以過他木此又一種豳人所取自是可為裘用者釋獸云

貙似貍又云貔貗似貍亦謂似虎貍與九節貍二種也

陸農師以為狐善疑貍善擬不可以有為故古者以為燕居之裘陳祥道謂公子無預於事而貍裘東郭即攻而貍製則貍裘非禮服之裘皆臆說也狐與貍類深厚溫滑孔子所以為居服者亦取其適體耳今泥此一語便謂其非禮服則錦衣狐裘最為貴重而華美者豈亦褻服耶左傳貍製正為東郭書誇美故豳人專取此二者以奉公子也若云公子無豫於事而貍裘則反非豳人奉公之心矣

何元子疑此章即射義諸侯貍首之詠非是傳謂貍善搏為小步以擬度其發必獲謂之貍步是侯道法之古者王大射則射人以貍步張三侯恐意貍首之義當取諸此按射義註云貍首詩亡此篇所引曾孫侯氏八句疑即其詩而大射貍首註云貍之言不來也射諸侯不來朝者徐廣封禪書貍一名不來可證總與豳風為裘義無涉何氏欲與騶虞采蘩諸詩相匹所不敢信

魚

魚（小雅采薇篇）魚獸書不槩見故傳亦但訓魚皮不言獸也惟左傳歸夫人魚軒服虔註云魚獸名而陸璣以為魚獸似猪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雖乾燥為弓鞬矢服經年海水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水潮還及天晴其毛復如故與博物志所載東海牛體魚狀如牛之說合又周益公言周麟之使北塞得鮑牛魚歸皮懸潮當即是此則疑仍是魚屬或江豚類也

羅端良以魚為鮫魚謂其皮有珠文而堅勁可飾物

從古以然按今刀鞘諸飾多以其皮爲之斑駁如沙石最堅緻世所稱沙魚是也不聞有用魚獸皮者故陳祥道云所謂魚服者魚皮之堅者皆可爲之不必定魚獸也亦一說

服同箙國語檿弧箕服釋名云矢其受之器以皮曰箙謂柔服用之也初學記云織竹曰筵以皮曰箙今傳直訓魚服爲魚皮則似以皮訓服矣

小雅采芑篇　何元子謂此與采薇之魚服不同當是以魚皮飾馬服引荀子鮫韅註及左傳魚軒註爲證蓋以

上下文皆言車馬之飾不應從一矢服於中此說似是然愚又謂簟茀句專言車鉤膺句專言馬蓋茀僅是車後戶之名其旁亦當有飾或以魚皮爲之如左傳之魚軒是矣但魚軒乃君夫人所乘恐未必用以飾戎車此則所不敢臆斷者耳

熊

熊小雅斯干篇　熊形不一舊傳有猪熊馬熊二種以能人立足絕似人亦號人熊其一身之佳者有白有掌有膽白與掌供飲膳膽入藥艮陸農師所謂脈脊中當心有白脂如玉味甚美俗呼熊白又冬蟄不食饑則自舐其掌故其美在掌其膽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是也東土人呼爲子路不知何取見祖冲之述異記又異苑亦云以物擊樹呼子路可起於是便下不呼則不應也

鄭氏以熊羆在山爲陽之祥故生男虺蛇穴處爲陰之祥故生女愚謂男女之占原不在別陰陽陰陽之義更與在山穴處無涉且即以四物言之虺蛇何嘗不在山熊羆何嘗不穴處正義已言之矣必以是而

別陰陽又因陰陽而占男女則穿鑿之甚也其義如陸農師所謂强力壯毅柔弱隱伏近之

小雅大東篇　熊羆爲裘古無所見惟貢羆之獻見韓奕詩及禹貢梁州貢熊羆然云織皮亦非裘用其毛不溫厚潤澤既勿適體亦鮮美觀若依傳解以此誇西人之富則說苑所載叔向聘吳事正足取證豈有不以狐貉之裘爲美而反取熊羆耶說苑晉平公使叔向聘於吳吳人拭舟以逆之左五百人右五百人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裘者　愚疑此乃東人行役而操舟者狩獵皆容葛屨履霜無以禦寒聊取野獸

之皮蔽體而故謂之曰裘耳玩一是字有名實不相稱意鄭氏易舟爲周裘爲求未有集及豐昉僞本皆依之不可据

大雅韓奕篇　上文訏訏甫甫語俳而意貫爲一殺麀鹿三句乃言山獸之多耳斯干正義云熊羆大較是山獸亦居澤在穴故韓奕言川澤訏訏有熊有羆則謨謂矣何元子以爲不言山者韓地多山故略之然要是行文錯綜法

羆

小雅斯干篇　釋獸謂羆如熊則羆形與熊相似郭璞以爲似熊而長頭高脚猛憨多力能拔樹關西呼貑羆是也但熊色多黑羆色多黃白爲小異耳然古但稱熊掌不及羆蹯璞謂羆脂文理不及熊白之美又秋冬則有春夏則無則固是異族當不可混

熊羆自是二物各具牝牡羅瑞良謂今獵者言熊是其雄羆則熊之雌者或云相類爲牝牡猶麋與鹿交鮪與魚游皆非也李時珍又謂熊羆魋三種一類按釋獸云魋如小熊夫僅曰如之而必以爲一類不亦泥乎

或謂此詩所夢熊羆虺蛇皆屬噩夢噩者驚愕之義愚按古未有占夢之書惟三夢六夢見周禮其他左氏所載不免浮夸詩中亦言占夢要是寓言若使以夢爲真是舍其日用切近而索之渺不可知之中君子必不然矣夫詩言夢熊羆而兆男左稱夢黃熊而致疾感同而應異如此何可執一說以相拘耶

大雅韓奕篇　釋獸謂羆黃白文則黃固羆之常色詩錯舉黃羆以對赤豹非必羆之黃者爲貴也追貊北方苦寒之國其所寶貴者當是此耳

豹羆槩上貔皮白亦以皮言西北所產無長物所有者獸皮而已故以此爲獻然皮之用自廣如車馬弓矢之飾皆以皮爲之尤以猛獸者爲良非必盡爲裘用要不足取證熊羆是裘之說耳

犬

小雅巧言篇　犬與狗一類故說文謂犬爲狗之有懸蹄者然有田守家畜之分釋畜所謂未成毫乃犬子蒙上而言者也是以熊虎之子亦稱狗[illegible]律云捕

虎一購錢三千其狗半之是矣與家畜之狗不同禮
檀弓仲尼之畜狗死左傳叔孫婼如晉吏人取其吠
狗弗與此狗爲家畜之證史李斯傳牽黃犬出上蔡
東門逐狡兔述異記載陸機少時頗好獵在吳豪客
獻快犬名曰黃耳此犬爲田畜之證大抵犬主逐狗
主吠傳謂犬有田犬食犬吠犬三種要亦混而言之
不可無辨
箋云遇犬犬之馴者此語殊不可解正義善爲說辭
謂遇非犬名以能獲兔知是犬之馴擾者然據其文

則直謂遇爲馴犬名矣
尨召南野有死麕篇 尨說文謂犬之多毛者字從彡廣韻以
爲毛長也徐鍇云彡以羽毛爲飾彡彡然則彡義於
長較合惟長故愈覺其多尨蓋狗之長毛者今俗呼
獅毛狗疑即是此此乃已成毫之狗與未成毫犬子
絕與覲詩稱感帨其爲家畜可知故釋畜別而言之
云尨狗也蔡元度乃謂未成毫則能吠而已能吠而
大故謂之尨直是臆說
狗性猜警吠所怪者此詩故爲家常韻語以絕人其

禦然不可犯之意自見於言外與詞所謂門外猧兒
吠知是伊人至貞淫雖別其語況正復相似舊解謂
正行昏禮不得有狗吠則風雅之趣索然矣所以然
者由其強以腐鹿之肉爲昏姻禮物耳
盧齊風盧令篇 何元子云韓盧宋鵲盧黑色鵲黑白色說
文齊謂黑爲驢則盧當作驢是也然盧與旅通皆訓
借爲黑色之稱故蒲樗戲號呼盧瓊采有五皆黑者
曰盧盧爲最勝之采劉裕擲五木成盧可證則亦
不必定作驢耳蓋田犬之黑者皆名盧惟韓氏之盧

稱駿於天下此詩所云亦取其色而已今世俗呼犬
聲近盧盧要非其字程大昌以爲借韓盧之名與犬
爲高亦未必然也
正義解傳以爲令令即下環鋂是也陸農師乃謂
令令鈴聲也鈴以令之環以制之重鋂又言貫制之
衆則非矣玩詞義令令上繫以盧則明是盧項下所
帶環鋂行相擊成聲令令然耳豈可引說文則以爲
旂鈴之聲耶
重環鋂帶雙環非一大貫一小之說若鋂更無一環

貫二之理果爾則重鋂是一犬六環矣犬以便捷輕利爲主安得如許繫項以躓其行乎說文云鋂大鎖也則應是領帶雙鎖者耳

獫（秦風駟鐵篇）釋畜獫但云長喙未言毛色說文則謂黑犬黃頭爲獫不知何据

歇驕（駟鐵篇）正義云此說獵事故知獫與歇驕皆田犬非守犬也陸農師云長喙善逐短喙善吠以守詩載獫歇驕獫以田獵歇驕以守故也兩說互異然農師所云守對逐而言乃謂田犬中之善守者非家畜之

守犬則仍與正義不謬耳一說短喙非田犬存考

傳據釋畜文作猲獢當是其本字說文亦同西京賦云屬車之簉載獫猲獢皆可證補傳反謂爾雅改從犬以合毛氏則誤矣又王雪山嚴華谷戴岷隱皆不作犬名謂歇驕歇其驕逸卽休其足力之意於義亦似愚謂如其說則驕又不當屬犬言衛風四牡有驕所謂驍逸若不受控制者今四馬既閑則車以載犬馬不從禽其驍逸難控之勢至此得少休歇所謂歇驕是矣似此本上四馬而言較有根據未知是否

鄭氏訓載爲始非也遊園當是從狩後事若云始試習獫與歇驕之犬皆曉達搏噬之事故今狩於囿中多所獲得則詞意皆嫌添足玩本文脫甚

豺

豺（小雅巷伯篇）釋獸謂豺之足似狗說文以爲其聲亦似之陸農師云似狗而長尾白頰高前廣後其色黃是也故今人直呼豺狗舊說狗者豺之舅遇狗輒跪如拜狀此俚諺耳要之別是一種也

說文以豺爲狼屬蓋從其類羅瑞良云食豺消人脂

肉損人神精蓋豺性本瘦其理或然也若狼有狼臅膏列八珍之數其皮又可爲裘而豺則一無所用是豺又劣於狼矣

舊解豺虎之食人寒鄉之凍物非有所擇言不食不受者惡之甚也愚謂如此則極醜詆之詞卽諺所謂狗彘不食其餘者似非詩人溫厚之旨蓋此譖人無所容於天地之間必謀所以制之之法惟有取而畀豺虎投有北而已設使彼若不食不受則無可如何姑舉而聽之昊蒼或者默正其罪卽上章所云蒼

天蒼天覗彼驕人之意耳識者斷之

猱

猱小雅角弓篇 猱即是猨釋獸猨作蝯以下猨父文考之則猱蝯連言爲一物之名非釋猱爲蝯也蝯猨猿字通然所別傳謂猱爲猿屬要之即其物耳而陸農師云狨輕捷善緣木大小類猿長尾尾作金色一名猱顏氏以爲其尾柔長可藉故制字從柔則是猱爲狨別名又似猿而非猿者抑豈猿之別種故釋獸謂之猱蝯與

蝯猲陸璣皆以猱爲獼猴且謂凡猨玃獑胡之名皆以其屬分愚謂猨與猴白是兩物按元康地記云猨與獼猴不共山宿臨旦相呼柳子惜王孫文云猨之德靜以恒王孫之德躁以囂勃諍號呶雖羣不相善蓋其性之不同如此又司馬相如賦蜼蝴猨狖獑師古以爲猱即今狨皮爲鞍韉者非獼猴是也猴乃是王孫陸璣所謂老者爲玃此其屬耳與猱自異不可混說文云猴夒也夒貪獸也今字皆以夒爲猱之本字並誤

何元子謂猱之類有五種一曰獼猴一曰母猴一曰猳玃一曰禺頭其一則猱愚謂上四者皆猴屬不可云猱之類也又或雜舉諸名曰猱曰蝯曰狙曰玃曰猨曰猴曰狖曰獨曰狨曰獼猴曰沐猴曰母猴曰獑胡曰猳玃曰胡孫曰王孫以謂其形有大小臂有長短鳴有曉夜色有青白玄黃性有緩急羣特故異其名亦方言不同如此要之仍未辨猨猴之分耳又爲毋者云猴詩謂之猱性躁而多智其說並謬

鄭氏以猱升塗附二語對勘失詩中如字此明以下

句喻上句也然如正義釋傳謂以猱之升木喻人心皆有仁義於理亦未順愚謂猱乃狡獸升木有不安其位之况以比子弟之凌尊者即上章受爵不讓意也蓋猱有登木之性教之則益縱其升子弟有不讓之心教之則愈長其上其勢如塗泥相附者愈積愈厚不復可解故下二句正言在上者有美道則小人自以分相屬而不相凌矣孫毓難鄭云若喻人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何爲禁之而云毋乎可謂一語破的

何元子謂猱字本作獿塗泥飾也服虔云獿人古之
善塗者又師古云獿善抆拭故今謂塗者為獿人樂
記所謂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子是也詩以猱
刺昏姻之小人猶史言沐猴而冠之意言其猱自能
升木假如安能王昨庸教之不必以假當眞也此蓋
呼朋邀類貫繫有徒猶如獿人之相附麗彼亦塗飾
此亦塗飾皆非其本來面目與天屬之親異矣王僖
任之亦何為乎愚按獿乃人名蓋古之善塗塈者施
廣領大袖以仰塗領袖不汚楊雄解難云獿人亡則

匠石輟斤是也與猱絕不相涉何氏欲合二句為一
義引此為說又礙升木二字雖於立言故其說仍分
而不合亦可謂強解矣獿非猱本字樂記之獶乃獿
之譌非猱之譌也安得因之作證耶

豕

豕（小雅漸漸之石篇）豕有豬有豶有豚有豨有豭諸名釋獸
謂豕子為豬孔穎謂豬子為豚字林謂豶豶者為豯
方言謂朝鮮之間呼為豭南楚呼為豨說文云彘其
尾故謂之豕象毛足而後有尾則豕固其總名耳雖
瑞艮以為凡六畜之屬皆見於釋畜惟豕見釋獸以
豕者通用豕之名故別異之是也
豕類非一舊謂生青兗淮徐者耳大生燕冀者皮厚
生梁雍者足短生遼東者頭白生豫州者喙短生江
南者耳小生嶺南者白而肥今豬最佳者稱南雄蓋
物土然也
豕為亥位屬水此後人五行之說理或有之然非謂
竟習於水如魚鼈然也豕性不過喜卑下穢濕之所
易稱見豕負塗是矣羅瑞艮乃穿鑿豬豥字義謂豕
為水畜又應於水為能克其類是欲驅負塗者而游

泳清波此不問而知其誣者其意總欲為涉波作一
實證耳
正義云爲蹢謂之豥則豥者蹢疾之言釋豕四蹢皆
白名為豥是蹢疾於餘豕駭與豥字異義同也據此
則其所以從亥者并不必作水畜應水之說矣
傳疏以涉波為雨徵其之說家皆謂豕性涉水是久
雨而停潦多故蹢濯其塗而見白非以涉波為雨兆
也愚謂將雨既雨諸說紛如總皆泥下離畢之義認

苦雨爲兵與鸛鳴蟻出之說同一可笑夫出師曠日
持久三年六月不知幾歷雨暘武人何沾沾以此爲
苦若東山零雨特就歸塗所遇以爲言不可以此例
彼也即令豕性喜雨不過羣聚卑濕之所苟游泳波
漣鮮不裁胥及溺矣蓋二者皆以不得其所爲與豕
性負塗而今涉波月行中道而今離畢武人有家室
而今東征是以行役久病不遑他事兩兩相况意在
提而味深雋詩人可作倘亦許我爲同心耶
鄭氏謂豕離其繒牧之處與衆涉入水之波漣喻荆

舒之君率民去禮義之安而居亂亡之危賤之故比
方於豕也非是通詩語意惟怨憤自憐更無倚疾之
旨况云進涉波漣亦豈穢賤之事耶
豕本火氣上升之義故又訓爲進涉說文云徒行厲
水也進而涉水必以足故即舉其白蹄者以爲言耳
彼以白蹢爲躁進於他豕又謂久雨則濯其塗而見
白皆穿鑿
或疑此豕爲江豚此皆泥涉波而云然者不知豕非
水族而云涉波猶魚游涸轍之意說詩者皆認涉波
爲兵故推類及江豚尤可哂也何元子辨之云江豚
乃風信於雨無與亦見其惑已
豐坊僞本於此章上又有一章其詞云馬鳴蕭蕭陟
彼崔矣月離于箕風揚沙矣武人東征不遑家矣蓋
因春秋有月離箕風揚沙之語而妄益之此不足論
也但就其文以風配雨而上云馬鳴陟崔於風無與
則以涉波爲雨徵者其識殆又出豐氏下矣
廣雅云獸一歲爲豵二歲爲豝三歲爲肩四歲爲特
則此四者乃羣獸小大之通稱非豕之專名也豝豵

特三者豕屬亦有其名舊解并謂豜亦從豕因以一
歲二歲文訓之遂與釋獸文相剌謬不可不辨今考
騶虞春田之盛也長林豐草百獸咸集一發見五豈
必盡是豕豳七月四章爲裘禦寒也若以豜豵爲豕
恐豕皮未必供裘用惟吉日以豝對兕伐檀以特對
貆雖不妨實指田豕言之耳余因論次豕屬備列如
右於豝豵特三者存其名於豜并黜其類要豬艾豭
亦勿使有亂耳矣
豝名物疏廣雅謂豝爲獸二歲通稱不專屬豕是也

豕之名豝者則以釋獸文爲豜豕而牝其體必大故
崔豹云漁陽以大豬爲豝孔穎亦云大者謂之豝皆
非誣也王安石謂巴猶婁婁豬求子之豬即其牝者
仍與舊說不異若說文二歲把拏之說宜通羣獸言
之不應專謂豕耳
羅瑞良謂射牝何足爲仁豝蓋牝豕之小者何元子
亦謂春蒐乃擇取不孕者若云豕牝則有孕道當從
二歲名愚謂如廣雅之說固當通指羣獸言則亦不
必定作牝豕觀自無害乎其仁心耳

集傳訓豝爲牡豕與釋獸諸書異不知何據
一發五豝一言其少五言其多皆不可泥若謂惜物
之命不忍多殺則選徒命卒攻車同馬僅區區爲一
發已耶嚴華谷直謂止於一發不忍盡殺則過泥仁
心之說也
馮時可云獸五惟一發者不忍盡殺仁心如是而朱
儒以爲中必疊雙起後世之巧射窮兵黷武者所爲
非三代之禮射矣至謂四矢爲一發偶一發疊雙乃
得五尤附會可笑愚謂馮說甚當然云五惟一發則
與中必疊雙之說迂泥相似不知方春和時庶類繁
殖豝豵皆獸之小者羣相聚於草木之際一發矢而
驚起騰躍其類約以五計焉不過極言其多之意耳
不可執成數以相求也
小雅吉日篇此可專指田豕言以與下兕爲對豝謂之小
儷兕之大者也羅瑞良據二歲文謂小豝之名因此
何元子又謂豝之小者無孕道故騶虞奉田取之無
非
羅瑞良牽序說合論二詩以謂吉日之臣自豝而殪

大兕不私於己所以爲奉上騶虞之君止於豝而已
亦不私於己所以爲仁此鑿說也田獵所獲不一禽
獸詩特舉一物以例其餘耳使春田僅止於豝何以
云發且下文無薦賓奉祭之文何以見其不私己而
爲仁至若吉日乃虞人驅禽以待天子之射豈得謂
不私所有以奉上耶
豵召南騶虞篇釋獸以豕生三爲豵傳以一歲爲豵正義
兩從之謂豵雖生數之名大小皆得名之言私其豵
謂小者此則君所射未必小也愚意不然傳一歲爲

豵蓋通謂獸之一歲者此詩所云正當指此若豕之名豵應以釋獸文生三爲正鄭志所謂過三以往猶謂之豵是矣而說文則云豵豕生六月豚則不足據也

釋獸稱三爲豵乃一豕所生此詩稱豵有五則羣豵所聚必謂文王化行庶類向之生三者今且庶而至五是刻舟膠柱之見也

豐坊謂專取豝豵以其獨害稼如特牲迎虎爲其食田豕所以除農害也果爾則春田之際雖盡殪之亦不爲過何爲又有不忍多殺之說耶以此知豝豵之俱不可泥爲豕也

葭蓬豝豵以草木禽獸分言各見其盛季明德謂豝大故藏於葭豵小故藏於蓬試思葭乃蘆葦蓬則彫胡野茭之類皆近水之草豈田豕之所棲息者乎

豳風七月篇 傳於此詩實指豕一歲爲豵正義但云相傳爲然無正文也愚謂定當通指羣獸之一歲者言耳說見前

特 魏風伐檀篇 傳謂獸三歲曰特正義云不知出何書何元子引爾雅豕生三豵二師一特之文以爲此詩蒙上特獵言如田豕是也愚按特義不一以上猶下鵠推之或當如何氏說爲田豕蓋各指一物而言且有釋獸文可據耳

豜 豳風七月篇 釋獸豕屬無豜名惟麕屬有之亦非其字傳獨以字從豕便定爲豕三歲者說文謂三歲豕肩相及因通齊風之肩亦爲豕愚謂肩與豜同乃羣獸三歲名耳鄭氏易傳疑豜爲麕鹿之類不屬豕可謂隻眼但以于貉推之又當通謂諸獸即上狐貉類爲長

貔

貔 大雅韓奕篇 貔名白狐又名執夷又名白羆郭璞以爲虎豹之屬蓋猛相似而實不族者也而圖讚定爲豹屬且謂白狐之云似是而非則誤矣愚按貔之形狀古傳不槩見惟陸璣謂其似虎又云似熊此可據也若釋獸白狐之文蓋其別名有然與獏白豹文相似豈其謂貔爲狐之白者耶郭璞泥族類而疑其名亦未之審矣

廣雅謂貔爲貍貓按貍與狐類其種不一今人亦呼爲野貓然各有類屬更無貔名貔出遼東追貊之國別是一種豈以其子貔身貍首故誤以爲貍貓與穀爲貔子見釋獸文蜀志黃腰貔身貍首長則食母能食虎牛孫恤以爲穀似豹而小腰以上黃俗名黃腰是也說文謂穀爲小豕又嘗作獒訓犬屬並訛字誤耳或引莊子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以爲即貔亦未是

詩識名解卷之七

錢唐　姚炳彥暉　著

草部

荇

荇（周南關雎）荇釋草作莕別名接余陸璣以爲白莖葉紫赤色正圓徑寸餘莖大如釵股上青下白鬻其白莖以苦酒浸之脆美可案酒是也但今世鮮聞食之者與蓴種別陸農師謂亦稱鳧葵非鳧葵蓴別名即魯頌之茆又本草唐本誤以荇爲豬蓴按豬蓴與[illegible]蓴一種亦呼龜蓴總非荇類羅瑞良辨之云荇葉雖圓而稍羨不若蓴之極圓今宛陵陂湖中彌覆頃畝黃花六出日照如金俗名金蓮子又豬好食民皆以小舟載取飼豬或因是亦得豬蓴之名但非蓴菜其說詳矣

陸農師本介甫繫說易接余作妾餘以爲妾餘惟后妃可比德行如此可以妾餘草故名荇蘋蘩藻所謂餘草也亦誕甚矣楷大抵不悟其妄反疑漢之婕妤取此義以名是爲前說所惑耳夫蘋蘩蘊藻之菜皆

可羞鬼神何獨爲荇之徐耶
箴華谷謂凡菜皆不齊不當於荇獨言參差今池州人稱荇爲莕公鬚蓋細荇亂生有若鬚然詩人之詞斯爲不苟此猶愚以燕燕差池屬燕尾言之意覺更親切故羅瑞良云博士皆以參差者是莧菜因呼人莧爲人莧亦可笑矣

陸璣謂茆與荇相似然未嘗謂荇即茆且茆乃豆實而蔡元度直云荇菜謂之茆殊引魯頌薄采其茆謂德足以事鬼神故以况淑女以薦神明則謬也

荇菜特以起興未嘗言其所有事如采蘩用之宮中蘋藻奠之牖下皆明言事宗廟可見此何所指耶且天官醢人陳四豆之實止於菁本茆芹深蒲而已未嘗有荇菜也傳謂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供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不知何據

陸農師因傳事宗廟一語遂有荇菜厚於蘋蘩之論且云荇止於芼不言用之盛之湘之奠之亦位滿事畧之義尤穿鑿可笑如左傳所稱可薦鬼神亦祇蘋蘩蘊藻而已未嘗及河洲之荇也且此水草之屬必淪爲菹而後可薦惟荇非所宜薦故但云采之芼之耳可知不用故不言用不盛故不言盛不湘不奠故不言湘與奠也今乃以爲后妃夫人等級之分不愈誣耶

傳謂流爲求本釋言文今不用說家或云順水之流或云潔於流水終非一流字確論愚按釋詁云流差來擇也則流似有擇義擇而後采采而後芼其義亦合

芼訓擇此釋言文傳易訓擇未是蓋采者小取之芼

則搴拔其全體也至東萊詩記改爲熟而薦之不知何考愚謂荇菜擢秀清流原僅供人搴摘而已未嘗可熟以爲羹也此總爲薦宗廟之說膠於胸中便謂芼爲熟薦不知內則芼羹芼字但作一菜字用昏義芼之以蘋藻亦謂生取蘋藻之類爲羹上飾耳何嘗訓芼爲熟烹乎羅瑞良謂民以小舟載取飼猪今熟而薦之宗廟神不其吐之耶

葛

葛 周南葛覃

葛類不一有就葛能葛治葛食葛諸種其

爲絺綌者乃山葛也周禮地官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於山農是矣

詩以葛起興蓋因手之所成觸目之所覩有風景滿眼流連不盡之致鄭氏乃喻及形體容色志在適人豈是后妃意耶宜今之皆不從也

孔氏訓莫爲大又與漠廣莫曠貌葛葉之纖縷闊遠似之傳因刈濩是可用之時但以爲成就貌則非字義矣何元子謂莫本古文莽字今云莫莫者蓋取稠密陰暗之義此又太泥

太姒歸父王時文尚未爲伯又周之先世習爲勤苦與民同稼穡凡桑麻織紝無不共之故后妃之於葛躬執其勞如此陸農師引王后親蠶織紞之禮以爲治葛勸女工之餘事則是從其後而論之也

邶風旄丘篇 此以葛興取瓜葛意但節長則延及者多應以葛之相及興衛伯叔之不相及耳郝仲輿謂旄丘前高後下乃丘之不斷續者葛亦不斷之物故以爲喻則鑿說也

誕字注訓爲葛覃之覃也書誕敷亦作覃敷是其明爲覃延也誕從延有延長意詩疏曰彼旄丘之上有葛其節何延蔓而長雖前高後下之丘猶遠相及而我之伯叔同處一地乃多日而不相恤是何心也傳釋誕爲闊於義無據何元子引說文誕詞訓大言遂謂誕轉訓大又因訓大轉爲闊亦曲解甚矣

葛自有節初生節密後延蔓則愈長此自然之理非關土氣也鄭氏欲爲衛伯不恤其職之喻遂謂土氣緩則葛生闊節皆緣詩說物於物情未必有當也

王風采葛篇 此詩宗序懼讒之說甚無解若以采葛爲真

則非臣子所有事以爲喻則擬非其倫故田藝衡謂葛性善攀附喻小人郝仲輿謂葛之爲物可以織讒言蔓引何以異是是皆因序說推勘縈嫌於詞旨無涉耳或云此賢臣見棄而思君之作葛藟蔓延本支聯屬比君臣情誼相維也又一說

唐風葛生篇 葛不自植必有所附而後延蔓楚棘其所附者也婦人之依託於夫義亦如之陸農師合葛蘞二物爲說取蔦與柔蔓意爲榮瘁隨夫之喻亦不必

齊風南山篇 施論云五伍通即參伍之伍爲儷相伍必兩

冠緌必雙此確解正義謂五爲奇是五隻非五兩矣若何元子謂著此屨者有五人則齊子歸止其從如雲豈獨五人已耶

傳引屨人注云有繶屨黃屨白屨黑屨散屨所謂五兩也愚按屨惟夏用葛爲便於時其繶黃白黑諸色未必皆以葛爲之士喪禮夏葛屨冬白屨變皮言白可見葛屨惟用本色故喪禮不易其稱耳況朝祭屨爲各從其裳之色並無用葛者亦安得有五者之異其制耶

魏風葛屨篇 嚴華谷云疏以爲糾糾稀疏之貌非也繚繞纏也糾三合繩亦繞纏之意故云猶繚繚也此解甚確蓋糾糾者糾而復糾止繚繞之狀今江東以絲合物皆呼繚繚即傳說耳集傳因傳繚字通爲繚戾寒涼意合下履霜愚謂此四字乃霜容秋氣之云耳恐非所以言屨者也

葛屨惟爲當暑之需餘三時皆不用傳引儀禮夏葛冬皮特舉其寒燠之期耳必謂履霜自秋始言冬爲寒甚則泥矣

魏俗儉嗇夏之所用至冬不易嚴華谷謂葛屨既敝而以繩糾纏之糾而復糾謂其可以踐霜奔走道路那寒不休是也若依鄭氏謂利其賤則未有當冬而反售其夏之所宜以爲用者相去之間爲利幾何

小雅大東篇 葛屨二句足上杼柚其空意所謂傷於財也惟其絲帛告匱故有葛屨履霜之感下乃言貴戚大臣之奔走道途爲困於役耳必連下取義謂公子著葛屨以履霜或又謂夏日供賦適周至履霜時始返國皆非

藟

周南樛木篇 藟亦作櫐爾雅列釋木中所謂諸慮山櫐是也郭璞謂今江東呼櫐爲藤似葛而麤大正是其物或疑草木異字不可援彼解此則泥矣按蘇頌云藟蔓延木上葉如葡萄而小冬惟凋葉即詩云葛藟者也此藤大者盤薄又名千歲櫐而韻會注謂千歲櫐即今言萬歲藤大者如盌冬夏不凋故從木其形蔓似草故從草蓋在草木之間則藟櫐固是一物無疑耳今詩字從草又文與葛連言故釋見葛後列草

部中。
徐鉉以藟爲葛蔓則直是葛矣非也陸璣云藟一名
巨苽似燕薁亦延蔓生葉如艾白色其子赤可食所
而不美幽州謂之推藟按此與葛迥別併不可以爲
葛類耳。
下曲之木能繫葛藟君子之德自召福祿兩兩相況
取義自捷併不必繫云能逮下也或謂弱小之國有
所依歸如葛藟之得所繫則福履句直是贅疣矣
或引說文訓荒爲蕪取蔓延廣遠意非也荒當訓奄

印傳奄義猶蒙楚蒙棘之謂禮喪大記飾棺君龍帷
黼荒註云荒蒙也可證
葛藟 王風葛藟篇 此但以葛藟之生長不絶喻宗族之飄零無
依緜緜終遠兩語對勘於河絶無關涉王城在大河
之南其地近河作者疑卽河滸之所見以起興耳鄭
氏謂生河厓取潤澤養蘩縷華谷謂不生丘野而生
河滸水岸善崩爲所危蓋本陸農師說而小變之
施盤。
傳引諸詩謂葛施中谷縈樛木誕施丘蒙楚棘施條
枚必是植於丘谷之上延蔓於草木之間不生於水
厓此拘墟之見耳卽以丘谷論之釋水云水注谿爲
谷谷中蓋兩山間流水之道也廣雅小陵爲丘丘非
高山可知今河滸河涘河漘乃近水高出之地並非
水中正葛之所託以生者而曰必生於山谷丘野而
不生於水厓吾不信也且楚棘條枚之木安知近水
之地無之使必執此律彼是凡作詩言葛者不云纍
于樛木卽云蒙于楚棘而後可此又不通之論矣
大雅旱麓篇 莫莫與葛藟同而傳一訓成就一訓施貌兩

說各異如此可知皆緣詩立說者耳
此章詩義與樛木無二解葛藟以喻福條枚以喻德
自不必以蔓延起依緣之說也

卷耳

卷耳 周南卷耳篇 卷耳名不一釋草謂之苓耳廣雅謂之
枲耳亦呼胡枲亦呼常枲又名葹博物志謂蜀人呼
羊負來陸璣云生子如婦人耳中璫或謂之耳璫草
幽州人呼爵耳羅端良謂幽冀謂之襢菜實如鼠耳
而蒼色人通謂之蒼耳取考之別有豬耳地葵野茄

道人頭進賢菜嗞起草緜絲草凡十八名皆合卷耳葈耳爲一物惟鄭漁仲辨以爲今卷菜葉如錢細莖彼地非葈耳今按本草葈耳之名注出爾雅然爾雅實作苓不作葈也而陸璣所釋卷耳狀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華細莖蔓生可鬻爲茹滑而少味四月中生子如璫則又與本草所說無異並存俟考

卷耳惟有常枲名今別作常思思卽枲之譌也李時珍謂詩人思夫賦卷耳之章故名常思是徒據俗詁強解耳此詩詎思夫之作耶

此以采耳喻懷人以頃筐喻周行蓋謂卷耳微草采之尚欲其盈筐豈我意中所欲得之賢者不登之高位而反棄寘道傍乎下章崔嵬高岡喻高位也馬瘏僕痡喻在位諸臣也於是且酌彝觥而勿至於長懷正念之切而思之深所謂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歐陽正義謂后妃以采卷耳之不盈而知求賢之難得因物託意諷其君子此說得之蓋賢才難得官位至緊欲求難得之才以實至緊之位是以思念憂勤不能自閒耳

擬作公宴張南軒詩直謂后妃主酒漿之事預采卷耳以爲麴蘖此大可哂按四民月令云伏後二十日爲麴至七月七日乾之殺以胡枲是卷耳固酒漿所需也但后妃至貴安得親主酒漿之事卽主之不過董率治而已未有自持器具而采之以覆麴蘖者解頤新語謂周官酒人之奚爲世婦役有女酒女漿若果親采之是后妃下同酒人之奚矣且罍觥之酌皆假飾詞耳豈謂忘憂惟酒預采卷耳以爲之乎羅瑞良因酒漿之說謂采采卷耳職之賤者引淮南

子詩師庶女位賤尚枲爲證今按尚枲之官古無可據惟淮南所云當爲麻枲蓋婦人所有事者故取以比庶女之職耳斷無采卷耳專設一官之理亦斷無采卷耳屬之婦人之理不足信也且求賢審官不思君名器散之徒而傾及於采枲之賤豈夫喋喋雖後世猶知惡之况聖德之太姒乎

芣苢 周南芣苢篇

○芣苢 本草名車前子鳥舌草 其穗兒水可作茶用俗名牛舌頭草

芣苢大葉長穗好生道邊有馬舄勝舄陵舄車前當道牛舌蝦蟆衣諸名王肅引周書王

會云芣苢如李出於西戎王基駁之謂遠國貢贄非
周南婦人所得采是也羅瑞良兩存其說以謂說文
韓詩皆云似李其實宜子孫不妨自有芣苢與詩所
說不同今按王會篇芣苢從木作桴枞及山海經亦
然皆云食之宜子川應別是一種非此詩芣苢明矣
蒜嶺云春初生苗布地如匙面累年者長及尺餘如
鼠尾花甚細青色微赤結實如葶藶赤黑色此芣苢
之狀也
陸農師引韓詩傳直曰車前瞿曰芣苢之說謂生於

兩傍謂之瞿今按釋草合二名爲一不分瞿直陸璣
亦云芣苢喜在牛跡中生故曰車前當道則不得謂
生兩傍者爲芣苢也愚謂瞿同衢丹鉛錄引靡蓱九
衢竹瞿山海經少室山有木其枝五衢註云樹枝交
錯五出象衢路也然則一本直生者曰車前數枝岐
起者曰芣苢耳其於兩傍之義奚取焉
韓詩說以芣苢爲澤瀉非也澤瀉叢生淺水中葉似
牛舌獨莖而長卽釋草所謂蕍蕮者確是別種乃欲
以芣苢當之且以爲臭惡之草殊不可解

何元子云車前善療難產特以其性大滑耳舊因以
此爲樂有子之證陋矣或又引本草云强陰益精令
人有子今考神農本經之語第云車前子味甘寒無
毒主氣癃止痛利水道小便除濕痺久服輕身耐老
初無宜懷妊之說至唐本餘等始增入此語蓋因毛
說而附會之也滑伯仁謂車前性寒利水男子多服
則精滑而易痿婦人多服則破血而墮胎豈宜子乎
此論快甚
愚意通詩重在文章蓋芣苢之采采其子耳曰掇子

之旣落者拾取之也曰捋子之未落者手撷之也始
曰采曰有采其子而方見之也終曰袺曰襭得其子
而歸攜之也婦人樂之相與采以爲兆曰有子矣故
曰樂有子也則夫治婦人難產之說猶後焉者也
以芣苢爲臭惡之菜比惡疾此劉向傳經之學耳卽
果有宋女之事亦是引詩自况非宋女之所作明甚
且惡疾之比出列女傳不出韓詩韓詩但言傷夫耳
劉向謂宋女傷夫之惡疾而歌芣苢薛君卽取以實
其詩劉峻辨命論又因薛君之說而究及冉耕蝂轉

相因譌成典故不亦謬乎
皆有蝦蟇衣理惑瘢之說據此則是以芣苢治惡疾
非以芣苢比惡疾也彼謂芣苢爲臭惡之菜者誣矣
本草又稱蝦蟇能治惡疾李時珍謂蝦蟇喜伏於芣
苢下故江東號爲蝦蟇衣豈芣苢以藏伏之故亦感
其氣而能治惡疾歟

○蔞

蔞（周南漢廣）釋草購蔏蔞無蒿名郭璞謂之蔞蒿大招
亦稱蒿蔞陸璣謂蔞葉似艾艾與蒿類皆有艾蒿

之稱蔞之名蒿當以此自唐孟詵食療以爾雅蘩由
胡爲蔞蒿而說家遂通稱蒿爲一以爲特有水陸之
分誤矣蔞可羹魚又生食香脆陸農師謂古今以爲
珍菜非諸蒿可比今從舊解以蒿蔞實之不入蒿類
庶無誤覽者云

許東陽引陸璣疏蔞葉長數寸高丈餘之語以爲長
言其葉高言其莖惟其高丈餘故亦可刈而爲薪集
傳恐脫高丈餘三字則於錯薪之義似有礙此足補
前人之闕也

錯薪舊解不一或謂芻蕘者以薪相譏即序所云文
王之美化或謂芻蕘各有疆境多取則爲淫故以喻
男女之非禮今錯薪猶不思自取則無思犯禮可知
或又謂蔞野草之賤者以喻游女亦直而異於衆木
故雖生於田野與薪相錯而翹翹可辨三者皆臆說
非詩意也詩稱于歸明是指婚姻正禮而言見彼游
女當以禮行不可以非禮求耳所謂刈楚刈蔞蓋引
以爲締姻之喻詩中多用此如析薪束芻伐柯歷歷
可證通論云兩章上四句言其女子有夫彼將刈楚

刈蔞以秣馬待其歸而親迎矣不可得矣猶樂府所
謂羅敷自有夫也

○蕨

蕨（召南草蟲）蕨鼈釋草文陸璣謂周秦呼蕨齊魯呼鼈
蓋方言異也陸農師謂蕨狀如大雀拳足不如其足
之蹷故曰蕨又初生者亦類鼈脚故曰鼈則是以形
似言亦曲說耳蕨新長如拳稱蕨至葉老不可食稱
蕨萁蓋即豆萁之意故今掘根擣汁取粉者亦名蕨
萁粉是也羅瑞良以爲今歲焚山則來歲蕨菜繁生

其舊生蕨之處蕨葉老硬紛披人誌之謂之蕨萁此亦一説但不可誤認廣雅作紫萁耳紫萁似蕨有花釋草綦月爾即此與蕨異種非如瑞辰所謂綦轉爲綦也郭璞辨廣雅紫綦之説爲非信然

或謂一種大蕨亦可食謂之綦蕨陳藏器所謂永康道中居民多用醋醃而食之者蓋指此此皆誤以紫綦爲蕨也不知花繁爲爾蕨無花而綦以爾稱其爲別種已明矣解之者云蕨芽拳曲繁盛如花故名月爾要是曲説

舊説蕨名烏昧又名烏㭢按丹鉛錄謂烏昧草即今野麥淮南謂麥曰昧故史從音爲文其説似非無據

又范仲淹安撫江淮進民間所食烏昧草乞宜示六宮傳諸戚里以抑奢侈愚意亦當是野麥若初生蕨乃山菜佳品而老者又枯硬不堪食雖歲儉不應取之其於奢侈之戒奚有焉然則烏昧固非蕨名耳

蕨薇野菜無奉宗廟之理如夷齊義不食粟故登山采之軍士行役在外則取以爲食非所以薦神明也陸農師引疏稱薇供祭祀之説遂謂大夫妻之祭於其將嫁則以蘋藻於其既嫁則以薇蕨直是傅會不根語耳即謂漢時官園所種亦止漢制非周制也況疏但言薇未嘗言蕨乎

羅瑞辰以爲薇蕨賤者所食薇猶禮家用之蕨不復用愈知其賤此與其宗廟之説正相反可見祀典無用蕨者亦足證陸説之誣矣愚謂蕨芽兒拳自是野蔬佳品不必蘋藻比之亦何必藜藿賤之耶

○薇

薇（名奇草蟲篇）釋草薇垂水邢昺以爲生於水濱而枝葉垂於水者曰薇案爾雅則非陟山可采矣故名物疏辨之云本草薇有二種生乎原川谷似柳葉者曰薇也生水傍葉似萍者薇也詩言陟山又言山有則是山菜非爾雅所云垂水者愚按陸璣直謂薇爲山菜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羹又可生食而項安世亦謂即今之野豌豆苗蜀人謂之巢菜東坡改名爲元修菜者兩説相合則俱非白薇也鄭漁仲則以爲金櫻芽不知何據

集傳以爲薇似蕨而差大有芒而味苦山間人食之

謂之迷蕨。疑即莊子所謂迷陽者。愚按胡明仲云，荆楚之間，有草叢生，脩條四時發葉，春夏之交花亦繁麗，條之腴者，大如巨擘，剝而食之，甘美，野人呼爲迷陽。集傳蓋本其說。然一云味苦，一云甘美，又各不同。且花葉條刺亦似未盡合者，不可不辨也。

陸農師謂薇爲微者所食，故草蟲序於蕨後，此即瞯篇馬序之鑿說也。如蕨不載與禮，反以爲共宗廟之用，至於薇以芼豕，記有明文，而云薇薄於蕨故後之，吾不知其誠何心耳。大詩人銜口成吟，豈論先後，若

四月之章，則取韻而已。何元子以爲薇蕨皆二三月所采，而言蕨者常在薇先，則蕨之生當稍先於薇，要亦不必然也。

小雅采薇篇　薇。戴侗謂薇即苦益菜，生山中，冬晚抽芽，至春采矣；夏而剛，宜芼豕。詩云薇亦剛止，歲亦陽止，薇蓋至夏而剛也。據此則以陽爲夏，與鄭氏十月之說不同。愚意仍宜與首章例觀。彼云歲莫，此不當云夏月。蓋薇之始而作，而柔而剛，雖因時分敘，然曰歸曰歸，則皆預擬之詞耳。况末云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其爲歲莫，不益可見耶。詩意謂草木隨時變遷，已自春徂夏，而屈指歸期尚遠，猶必須十月之期，是以憂心孔疚。此行恐不能歸來耳。

遣戍不必定以采薇爲期。文王之遣，適值其時，故軍士因以爲興，如左傳瓜期，而往及瓜而代，是兒戲軍非王師所爲也。至正義涉箋，先謂可行之說，分三章爲三番，以薇作柔剛定行期，尤非理。愚謂軍士始遣在塗，乃初春之時，故薇方作而采之，繼喻時而漸長，則見其柔，又喻時而已老，則見其剛，乃一歲途中之

閱歷耳。若三歲分遣，前者未歸，後者復出，暴師頓卒，莫此爲甚，有是理乎。

小雅四月篇　嚴華谷謂蕨薇杞桋四物皆可食，承上章欲逃世患之意，將遁跡山林，采草木而食之，如伯夷食薇、四皓茹芝之意，非也。通詩詞旨，似有凶年流移，百物凋耗，不聊其生之况，如百卉具腓，梅栗皆廢，高原下隰之間所有者不過如此，更無長物爲可哀也。

陸農師引孔叢子，於四月見孝子思祭之說，以明蕨薇所以祭也。下國構禍怨亂，並與不得饗其親，故詩

以告哀懇按左文十三年鄭伯會公于棐文子賦四
月杜預亦謂義取行役思歸祭祀不欲爲還晉然考
之此詩詞旨實無一語似思祭者不足據也

蘋

蘋名南采蘋名 釋草分小者爲萍大者爲蘋蓋同類而殊
種者郭璞混爲一集云水中浮萍江東謂之薸誤矣
韓詩洗者曰蘋浮者曰薸羅瑞良謂蘋葉正四方中
拆如十字根生水底葉敷水上不若小浮萍之無根
而漂浮是也嚴華谷云今薸只可養魚蓋萍可茹而

薸不可茹豈有不可茹之薸而乃用以祭祀乎其辨
審矣鄭漁仲又疑之以爲蘋卽萍之大者萍屬皆不
可食此必蓴類葉圓浮水上如萍耳然左傳明謂蘋
蘩薀藻之菜可羞鬼神而陸璣亦謂蘋季春始生可
糝蒸爲茹又可用苦酒淹以按酒則其非不可食明
甚但今世未聞有茹蘋者要不可以今而泥古也
蘋一名田字草取四葉合成一葉如田字形也又名
破銅錢又名四葉菜又名十字草皆此義湖塘田中
多生之陳藏器以爲蘋葉圓闊寸許下有一點如水
沫一名芣菜是也通雅辨蘋萍爲一類而別以天問
靡蘋爲田字草不知靡蘋卽蘋大則其莖葉分爲衢
道有披靡連延之狀故謂之靡蘋九衢云爾
風土記以蘋爲芹菜之別名此不辨而知其誣者舊
又謂蘋有水陸之異柳惲所云汀洲采白蘋蓋水生
而似萍者宋玉所云起於青蘋之末蓋陸生而似莎
者愚按蘋不陸生所謂似莎者乃藾蕭其字作苹不
作蘋兩者判然不容混也鄧元錫謂蘋爲青蘋而別
以彼銅錢爲白蘋亦未可據羅瑞良云蘋五月有花

白色故稱白蘋然則白因花名要之卽是青蘋耳
古者婦人將嫁教於宗廟教成有蘋藻之祭昏義所
謂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是也此當爲將嫁時之作觀
卒章稱季女可見蓋在家采盛湘奠能循法度預知
可以承先祀共祭祀耳鄭氏謂既嫁爲大夫妻能循
其爲女之時所學所觀以爲法度則不當復言蘋藻
明矣
陸農師謂大夫妻祭共蘋藻則使女之季者佩尸主
而奉之故傳以季女爲微上此大非也上祭之季女

自卿大夫妻於時教成將嫁因為祭廟之祭非女主之而誰主之且祭祀之禮主婦主設奠正將嫁時所當習者未有身臨祭而反使他人為主之理愚則謂奠之尸之者乃大夫妻也采之盛之湘之者其大夫妻之役者也貴族之女惟身臨其事以為敬耳又何必親執其勞乎

○藻

藻名南采蘋篇 陸璣謂藻生水底有二種葉如雞蘇莖大如箸長四五尺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謂之聚藻此二藻皆可食煮熟挼去腥氣米麵糝蒸為茹嘉美今按釋草但有莙牛藻之文郭鄭註皆云葉大當是似雞蘇之種其似蓬蒿者則與傳聚藻名合而顏氏家訓又謂牛藻乃璣所謂如蓬者詩人所采究不知於二者何屬也

藻與蘋異韓詩浮沉之說本謂薸藻非蘋藻也陸農師誤讀薸為藻而云蘋即所謂藻亦謬甚矣又分藻為二種以為萍薸之薸浮蒲藻之藻沈皆因誤讀而傳會者也羅端良辨之云水上小浮萍江東謂之薸又高誘亦稱大萍為水薸其字皆以漂蕩之漂首單瓢之瓢字似藻說者遂以相紊蓋非其類也得之蘋藻皆浮而不沈韓詩所謂沈非真沈於水底也浮者漂水而而不濡沈者漾水中而不出今以在水中之藻而便謂其浮則浮沈先未之辨宜其誤讀韓詩而多所附會耳

廣雅以麥菜為藻按風俗通云殿堂宮室象東井形刻荷菱水草所以厭火今屋上覆橑謂之藻井又西京賦云蔕倒茄于藻井披紅葩之狎獵註茄藕莖以其莖倒植于藻井其華下向反披據此則仍是荷與菱非藻也麥菜之名豈別有所據耶

陸農師以為后妃夫人采一大夫妻采二全是武斷荇非祭品蘩惟見左傳而采蘩詩又非以共祭者乃必苦相牽合以為一與二之分何哉

小雅魚藻篇 舊解魚性食藻藻茂而魚肥故以頒首莘尾為得其性此陸農師說也一云淺水生藻而魚在猶言魚在于沼亦匪克樂喻民之窮蹙窘迫此嚴華谷說也兩者相反然玩在藻依蒲自是安適之狀宜從

陸說但不可入王者德及淵泉諸僻語耳。

（魯頌泮水篇）此無與義。不過即泮水中所有以發語。或謂字下施渫取受教義。受教則洒濯自新而有文采。故以爲與此飾說也。又有謂古之入學者有釋菜禮。以菜爲贄。因即水中採三品之草。以薦之。故今釋奠先師。猶用芹云。要之亦未必因此耳。

○葭

葭。（召南騶虞篇）嚴華谷。謂葭蘆葦。又名華。一物而四名。愚按爾雅。葭凡兩見。華蘆異釋。大抵生植爲葭。取材爲

葦。方秀爲菼。未秀爲蘆。故與蒹並釋。則謂之葦。詩揭葭蒼蒼。言乎其彊盛時也。與菼並釋。則謂之蘆。詩葭菼揭揭。言乎其方長時也。

詩蒹葭葭菼。崔豹俱分二種。陸璣所謂蘆葭別草是也。惟李巡樊光一家。及字說紛紜。互異。而大車毛傳河廣集傳。亦各相混淆耳。今以釋草文考之。其萌蘿則數者同稱。至葭與葦。與菼本各爲釋。不相混也。茲綜其名類區之。曰葦曰蘆曰華則葭名。曰薕則蒹名。曰薍。曰騅。曰荻。曰烏蓲。曰馬尾。則菼名。別爲三種。

詳見後。

茁。即出義。文從艸從出。說文以爲艸初生出地是也。猶未及壯盛。莊子所謂怒生。近之。

（衛風碩人篇）說文。揭。高舉也。此既茁之後。日漸滋長。揭揭然如物之高舉。上竦無已。蓋猶未及蒼蒼之時也。夏小正。謂雚未秀爲蘆。故釋草文與菼並釋。則云葭蘆[illegible]。

揭時可謂葭出河中者。得氣尤厚。故衛風以爲河水洋洋。葭菼揭揭。北魏信都芳爲律管吹灰之術。律河

內葭灰用之。應節便飛。餘灰不動也。愚按衛地近河。故即河中所有。以爲詠。今葭江北是處有之。里俗取以爲薪。非必河內尤厚耳。律管凡葭灰皆可用。信都芳偶得其河內者試之。若必以河水者爲良。詩人豈專爲律管之用。而津津稱道不置耶。

（秦風蒹葭篇）蒼深青色。將黃之候。正義云。八月白露節。秋分。八月中。九月寒露節。霜降。九月中。此時葭正芳秀。風吹揚如雪。其聚於地。如絮。故釋草曰葭華。正蒼蒼之候也。

後至八月成材可采而豳風萑葦正其時也嚴華谷說采采以爲可采而不適於用蓋泥其但謂之葭而不名爲葦耳傳似亦疑其候尚早故謂采采猶萋萋於字義殊通陸農師訓爲采色之采尤強合

何元子云周之興也詩歌蒹葭是春和之明昊周德行而忠厚篤厲開卜年有道之長秦之興也詩歌蒹葭是肅殺之氣鼓周衰而強聚勝兆二世撲滅之禍愚按此以兩葭對勘言之有味蓋本序中不能用周禮而言也然彼咏春日此賦秋水因時抒其何足關興衰於其間設易地以觀恐又指成材爲强健而薄萌蘖爲微弱矣然則詞人之旨殆不足信乎

葦（衛風河廣篇）說文云葦爲大葭邢昺云葦卽蘆之成者是也然愚謂蘆之成材而未收者猶謂之葭至落取爲用乃謂之葦此章及七月可見集傳統言葦葭之屬若未之省耳

正義辨一葦爲一束謂可以浮之水上而渡若桴栰然非一根葦也愚謂此極言其易之詞文詳作不容刀夫刀小舟也以河之廣而若不容故言其狹耳則此一葦何必定作一束觀耶後世傳達磨一葦渡江蹈爲外術亦未嘗是一束葦也

（豳風七月篇）舊以萑葦爲曲薄之用按曲非卽薄薄苫爲曲萑葦乃爲薄中之苫者則但當云苫以爲箔耳月令註訓箔爲薄亦誤

（大雅行葦篇）敦依傳主聚義何元子以爲族生其義已足不必泥敦訓厚又云厚盛也

行當讀如杭蘆葦傍岸而生如有行列然故謂之行葦古註皆泥牛羊句謂是道傍之草故得而踐之不

知降阿飲池收人固任其所之矣豈蘆洲荻渚牛羊足跡所不及者耶

正義謂禁牛羊勿踐則是春夏時事而言葦者先王愛其爲人用人之所用在於成葦作者體其意故以葦名此不必然也葦尾蒲履紙籠古通詩言葦取其叶耳詎有他義耶

苞乃甲折之謂體則其莖葉而成蘆葦之形猶人既離母腹而備官骸之體故下云維葉泥泥然爾

泥泥自取柔澤之義廣雅別作苨苨云草盛也文選

說文作梶梶并無解

錢唐 姚炳彥暉 著

草部

蓬

召南騶虞篇

蓬似蒿散生故今俗亦稱蓬蒿要非蒿屬說文直訓為蒿非是釋草彫蓬黍蓬二種鄭漁仲皆名為茭不名蓬然按西京雜記宮中正月上辰出池邊盥濯食蓬餌以祓邪此即所謂彫胡者其為蓬無疑矣

陸農師分蓬為陸草茭為澤草然蓬亦產隰間如彫胡野茭之類皆傍水而出不得專指為陸草也此為南國春田當在江沱汝濆之地故即其所生之草以為咏者因蕃殖義盤分原隰以見其蕃則失之矣

衛風伯兮篇 蓬草散生少根傳謂末大於本故遇風則旋轉而亂髮之無膏沐者似之集傳獨謂其華如柳絮聚而飛若亂髮不以葉言不知何據

附諼草 衛風伯兮篇 諼不過萱萱草亦非忘憂者此說文誕詞耳蓋但訓忘本釋訓不易之解正義辨之甚明

是詩以思伯之故飛蓬首疾故以忘憂解之且其曰焉得者不可得之詞也草必不可得而𦵧終不可忘是以至於心痗則諼草之非草明矣况爾雅備列草名而惟有諼義別無諼草此其尤足据者也玆附辨飛蓬後如騶虞之繁麐趾亦勿使得竊其名耳矣羅瑞良云願得善忘之草而樹之庶幾澹然無所思然世豈有此物也哉蓋亦極言其情耳說者因萱音與諼同也遂命萱以爲忘憂之草蓋以萱合其音以忘合其義耳而所謂忘憂憂之一字從何出哉說文

養生論博物志古今注皆因解詩者之言而廣之誕愚按此最有識解語蓋諼草爲萱之謬刱自說文後無宗之者唐世如陸璣孔穎達輩皆勿存其說至宋而其說盛行惟瑞良抉摘根柢獨伸舊說可謂雞羣之鶴矣

集傳訓諼草爲合歡而云食之令人忘憂者余前辨毛西河先生辨之云養生論合歡蠲忿萱草忘憂雖見合歡而忘憂也乎夫合歡者青棠也董子所謂欲蠲人之忿則贈以青棠者也然則青棠非萱矣愚按此嵇論及董子可證也而梁何遜爲衡山侯與婦書有云始知萋萋萱草忘憂之言不實團團輕扇合歡之用爲虛雖不言青棠亦分二義可見

萱堂稱母乃世俗不根語覆既集引昏禮婦洗在北堂文正之且謂蕭爽中詩慈親倚堂門不見萱艸花亦非以萱比母是也愚謂就詩取義本當作婦事用若青沐爲容之詞豈母道所宜言乎何元子又据本草謂萱即今鹿葱蓋鹿食九草之一食其花健忘一名宜男而風土記謂萱花宜懷姙婦人佩之必生男

因以爲即稱母萱堂之義皆傅會也且云萱花宜懷姙蓋寓思夫尤鄙俚甚矣

葑

邶風谷風篇 傳但訓葑爲須無明文按釋草須凡兩見而葑蓯獨有葑名故漢儒多据此爲訓追後說家始以蕵蕪之須屬葑今合爾雅註參考之郭璞謂葑蓯未詳而鄭漁仲云積舊菱頭所成者其不堪采爲菹明矣若蕵蕪之須郭璞以爲似羊蹄細葉味酢可食而漁仲謂即蔓菁因當是此或云葑蓯即蔓菁一物

異名非是韻書訓蔓青者平聲訓菝葑者去聲分見東送二韻固自有別

正義謂葑也須也蕪青也蔓青也葑蓯也蕘也芥也七者一物愚按既以葑爲蔓青不當復列葑蓯之名邢昺易爲蕵蕪是矣然芥名亦有大芥辛芥㒵芥之分其紫花者謂之蘆菔東魯謂之菈遾見方言又蘇頌云一名蘴子河朔謂之蕪根塞北呼爲九英蜀呼爲諸葛菜則是隨俗異稱非止七名也但蘆菔當別是一種釋草云葖蘆萉非蔓青屬此又子雲之誤

蔡元度亦以蘆菔爲葑且謂葑者封也封之於土而後盛此傅會語按陶隱居云蘆菔是今溫菘根可食葉不可食蕪青根乃細於溫菘而葉似菘可食則明是二種無疑矣

陸農師謂蕪青與菘同類似菘而小有臺羅端良辨以爲梗長葉瘦高爲菘葉闊厚短爲蕪青固是兩者又有北變種亦猶枳橘之踰地而化故舊說菘菜北種初年半爲蕪青二年菘種都絕蕪青南種亦然是也但今所呼諸葛菜開紫花其葉可食而味不美今亦罕食之相傳爲武侯所止令軍士獨種蔓青即此蔓菁人所稱與今異物與

蘇頌謂蔓青四時供有春食苗夏食心秋食莖冬食根是根莖秋冬可食詩蓋取不棄其晚節之義若錢氏以爲下體莖葉近地多黃腐則凡菜皆然何爲獨咏葑菲耶箋謂不可以根惡并棄其葉葉字添出且根可食原未始惡也

根大且以古祭牲貴上體爲說擬非其倫至云蕪青之葉可食而不如其根美故采葑菲者不棄之尤未是蕪青根葉皆美非葉不如根之謂但根莖食於秋冬恐於衰晚相棄故戒以勿謂下體而遺之耳下體是詩人借詞不必泥如韭曰豐本亦取其近根者他若萊菔蕃薯之類惟根可用草木之質固不可以上下拘也

邶風谷風 采

鄭仲興謂亦取下體賤棄之義爲刺非是蕪根可食本不當以賤棄目之况此乃欲適所私而託爲采物以行者述言我宇當爲淫者自道之語韓詩云匹夫匹婦相會於將阡而明日有傳之者詩人即

其自道之語以刺之爾自道安得自刺則其於義尤
爲蛇足矣

荼邶風谷風篇 詩每連類與懷但取叶韻初非有意此云采
荼亦錯舉以諧下東從二音耳每不必云荼生於園
非山所有明其可以無信也陸農師乃謂荼有時而
甘有時而苦采荼則因人所甘所苦而辭之之說羅
端良又謂荼甘而苦苦遲者之入人必先甘而後苦
而荼則甘苦相半見讒人所以嘗試其君者無所不
用皆鑿說也且甘義更屬傅會說見釋荼

韭

韭邶風谷風篇 釋草韭凡兩見一爲芴郭璞謂即土瓜一
爲葖菜郭璞謂生下濕地似蕪菁花紫赤色可食兩
者異釋至陸璣合爲一以爲幽州人謂之芴爾雅又
謂之葖菜今河內人謂之宿菜正義從之今按舊註
皆以芴爲土瓜謂即月令王瓜王瓜但食實而莖葉
不可茹韭乃菜類宜從葖菜之釋不當混作一物
鄭漁仲謂葖菜即遂菜恐按釋草文遂別見舊以爲
即牛蘈俗呼羊蹄菜者則非韭種也韭似葍葍大葉

白華根如指正白可啖因當以其類求之耳
蔡元度解韭爲薄義以爲物之體薄而可食者此大
穿鑿不知韭本未嘗專訓薄也上林賦吐芳揚烈郁
郁韭韭有茂盛意若物之名韭者體即薄則名豐者
體當厚葑韭二菜果如是取義耶

韭根無所考舊以爲似葍疑亦如指正白可啖者而
唐愼微云土瓜根似葛細而多糝此又以韭屬芴之
說并存俟考

禮坊記引此詩證君子不盡利於人謂無以其根美
則并取之此是斷章於詩義迥別何元子謂與取節
義同則强合也

○荼俗名苦蕒菜

荼邶風谷風篇 此荼爲苦菜廣雅謂之游冬鄭漁仲云今
人呼苦益是也又本草一名荼草一名選王逸楚詞
疏以爲紫葉者爲香荼青葉者爲青荼蓋有二種其
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六月花從葉出色黃似
苦苣堪食按儀禮鉶芼羊苦則荼古食物固用之今俗
呼苦蕒菜用以羹肉者未知其即此否也

嚴華谷謂詩有三荼一曰苦菜二曰委葉三曰英荼此詩荼苦及唐風采苦緜蓳荼之荼皆苦菜也艮耜以薅荼蓼之荼委葉也鄭風有女如荼英荼也鴟鴞予所捋荼傳云萑苕疏云亂之秀穗亦英荼之類愚按諸詩之荼名同物異嚴氏之辨甚晰而集傳解此詩獨以荼爲蓼屬則是薅艸非苦菜矣讀者斷之

楊用修謂荼一名吳葵唐王冰註素問引古月令四月吳葵華而無苦菜秀一句唐本草註吳葵云卽關河閒謂之苦菜花俗作鷰兒菜又名野苦蕒可證然

按吳羅端良作胡謂卽釋草戎葵猶胡豆謂之戎菽郭璞以爲今之蜀葵似葵其華如木槿戎蜀蓋其所自也據此則吳葵與荼迥別又夏小正云四月小滿後五日吳葵華王冰之註本此與月令小異不應卽以苦菜當之

或謂以荼之苦喻新人之醜惡非是夫以醜惡詆新人則非詩人溫厚之旨且亦安見新昏者之爲醜惡耶此明根上薄送來見雖別大苦何啻如荼而其夫有新昏之戀一送不顧若甚甘之猶云甘苦失宜爲

儆

唐風采苓篇 正義釋此苦爲荼所以別於大苦蓋大苦僅入藥類而月令明有苦菜秀之文則不得以大苦名苦明矣今從之

陸農師以爲采苦則因人所苦而譖之之況此固曲說或云苦生於田非山中之物今云得之首陽之下者擬詞也亦未是按陸璣謂苦菜生山田及澤中此云山下何知非田澤閒應有之處而必以爲擬詞不可信耶

豳風七月篇 此食農夫之具與瓜壺苴三者並爲常食則是苦菜無疑陸璣云苦菜得霜甜脆而美是也

大雅緜篇 集傳解此荼爲苦菜又云蓼屬語錄亦謂詩人與菫並稱者乃烏頭非先苦而後甘也又云荼毒蓋荼有毒今人用以藥溪魚荼是菫類則宜亦有毒而不得爲苦蕒矣愚按飴謂之餳以言其甘甘與苦爲對者今乃置苦而言毒恐失其旨殆由誤認菫因以誤認荼耳

此以地之美言雖苦亦甘甚其詞耳若嚴華谷謂得

甜脆故言如飴則隨地皆然何獨爲周原與乎劉
勰有云黟音之醜豈有泮林而變好茶味之苦寧以
周原而成飴並意深褒讚故義成矯飾是矣

大雅桑柔篇 正義分釋茶爲苦菜荼爲蘩蟲則茶有苦名
而無毒性明矣集傳合之以爲茶味苦氣辛能殺物
故謂之茶毒則宜其別以爲蓼屬耳若苦菜不聞有
殺物者焉可謂也

周頌良耜篇 舊說此釋作委葉之荼也郭璞註引此詩直
作以薅荼蓼易茶爲荼豈舊本原如是與今附按苦

菜後以便考者

釋草以荼與皇並列荼爲委葉皇爲守田按名索義
則詩所云薅者或當是此然亦未聞其有毒也而鄭
漁仲又以荼爲茅針引良耜詩爲證則與如茶之荼
同亦是田間所有者亦存其說於此惟陸農師以如
茶附入苦菜則誤矣今從舊別歸茅部云

王肅分荼爲陸穢蓼爲水穢集傳合之以爲一物而
有水陸之異今南方人猶謂蓼爲辣茶或用以毒溪
取魚即所謂荼毒也何元子云爾雅於苦菜與蓼字
皆作荼而委葉字乃作荼又於別條有荼虎杖之目
則虎杖名荼疑此即委葉也疏於本條下引陶註本
草謂此物田野甚多狀如大馬蓼莖斑而葉圓此詩
以荼蓼並言當是其形相近故集傳亦云一物而有
水陸之異耳愚按虎杖一名斑杖秋有花正出作赤
子與蒴藋相似要是陸産不可與水蓼混也茶與蓼
自是二物宜從王說爲允

薺

邶風谷風篇 釋草薺類不一有菥蓂葶藶蒫芘諸種惟

其實名蒫者乃今所食菜附隱居謂味甚甘人取其
葉作菹及羹亦佳是也自冬至春開白花名蝸螺薺
俗呼地英菜一名甘菜師曠占云歲欲甘甘艸先生
即此

冬令百草凋殘無生物之理薺乃得春氣之早而生
者猶謂乘冬水氣而美非是且物壯則老早生則早
萎理之常也淮南以五行生克之說論之余亦未敢
信

說文薺蒺藜也引詩作牆有薺愚按二物音既各殊

種尤迥別。師曠占甘草為齊。早草為疾。救。其不相假明甚。今混而為一。寔擠茨之文。為擠薺。亦誕甚矣。

○苓

苓。邶風簡兮篇 苓。釋艸作蘦。大苦也。說文。於苓訓為卷耳。於蘦又謂卽苓。今考卷耳。自名苓耳。以其形如鼠耳。故以耳名之。若舍耳而專名苓。是失其與而已矣。此詩所詠。必不指此。愚按苓本通零。管子宙合篇。昔乃苓。漢書失時者。苓落可證。而釋詁苓落。又作蘦落。則苓與蘦。古亦通。釋艸有蘦無苓。故應以此當之。

郭璞謂蘦卽今甘草。蔓延生。葉似荷。青黃莖赤。有節。節有枝相當。或謂似地黃。沈存中辨之云。此乃黃藥也。其味極苦。故謂之大苦。非甘草。甘草枝葉悉如槐。高五六尺。但葉端微尖而糙濇。似有白毛。結角如相思角。作一本生。至熟角折。子扁如小豆。極堅。齒嚙不破。按今甘草。狀皆如存中說。璞所云自是大苦。所謂黃藥是矣。又按說文。蘦大苦。苷甘草。分釋鑿確。且以名義辨之。甘甘也。苦苦也。若以甘為苦。雖不知味者當不云然。

正義取榛苓得所。興碩人處非其位。意與下西方美人二語不貫。嚴華谷以為山澤之有草木。猶盛朝之出人物。近之。詩特以山隰與西方。榛苓與美人耳。非有深意也。

唐風采苓篇 正義解。傳以為采苓取草。故為細事。首陽在河曲之內。故為幽辟。大是鑿說。詩人託物起興。如葛覃卷耳。雖后妃猶繫思之。何獨於采苓而以為細。若首陽在今山西蒲州東南三十里。亦名雷首山。又名首山。左傳趙宣子田乎首山是也。雖在河曲。固非僻處。豈以夷齊所隱。而遂謂之幽耶。可見皆緣鑿言附會。非作詩者本意。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於此亦欲云然。

蘇頌謂首陽在河東蒲阪縣。與今甘草所生處相近。而先儒所說。苗葉與今全別。疑種類有不同者。此謬也。按甘草生河西川谷積沙山及上郡。陶隱居謂今不復通市。近出蜀漢中。悉從汶山諸夷中來。而苓隨處皆有。如邶地與首陽相去絕遠。而詩亦稱隰有苓是矣。頌溺於舊說。不辨黃藥之說。反疑其地近而狀

刺。亦私爲古人恐耳。

○茨

茨（鄘風牆有茨篇）釋草謂茨爲蒺藜。按蒺藜有二種。一種杜蒺藜。即今之道傍布地而生者。開小黃花結芒刺。一種白蒺藜。出同州沙苑牧馬處。子大如黍粒。此詩所指當是道傍布地生者。陶隱居謂多生道上及墻上。葉布地子有刺。狀如菱而小。長安最饒。行人多著木履。今軍家乃鑄鐵作之。以布敵路。名鐵蒺藜。易據于蒺藜。言其凶傷。詩墻不可埽。以刺梗穢是矣。故別有旁通屈人止行休羽之名。皆因其刺故也。

傳主埽刺傷墻之說。愚謂蒺藜刺人之草。難以埽除者。趙簡子云。樹桃李者。夏得其休息。秋得其實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蓋喻陽虎所植非人。而爲人害也。此詩亦當以傷人言。不當以傷墻言。墻上之茨不可埽。埽則傷人。中冓之言不可道。道則污口。二義較明。舊解殆因下中冓言醜爲合好掩惡之說。故云傷墻耳。

通論云。茨即青梓材旣勤垣墉惟其塗墍茨之茨。茨所以飾墻也。言墻上有茨。本不可埽。以比中冓之言本不可道。不必多爲鑿論也。毛鄭以爾雅釋茨爲蒺藜。謂墻生蒺藜當埽去之。不可從。按此與詩義較合。解同小雅如茨如梁穡稼如茨二詩。又周禮圉司職茨墻則翦闔。說文茨茅蓋屋。皆可證。

茨（小雅楚茨篇）鄭氏分茨與棘爲二物。大誤。嚴華谷辨之。謂詩中棘有二。其一爲酸棗。此篇與青蠅之棘。借不指爲何物。因以釋草茨刺當之。是也。然但知此棘爲草木之刺。而不悟此刺即蒺藜。亦知其一。未知其二耳。

按方言。草木刺人。關而西謂之刺。江湘之間謂之棘。今蒺藜子有三角刺人。兵家鑄鐵爲之。以梗敵路。亦名此非棘而何。況語氣順遞。所謂其者。正指茨而言。定是茨棘無疑也。

何元子謂楚茨疑即九夏中之祴夏。又名采薺。愚按釋草茨薺分釋判然。其誤以茨爲薺者。乃起於東漢說文與康成采薺之說。何氏反謂後人誤薺作茨。失其考矣。九夏出周禮。他書惟左傳肆夏云是其一。餘不槩見。今合鄭許之訛。以楚茨爲楚薺。因以楚薺爲

采薺并以采薺爲薇夏但取卒章鏚鼓既戒戒字爲械匪誤云不識字讀半邊良可哂哉

抽本無除義乃因抽訓爲拔合拔意爲除耳嚴華谷主抽發其條之說謂詩人感田野荒蕪言昔日豐穰之樂如此而今爲茨棘之蔽是可傷而思也於詞旨較合

小雅甫田篇 舊解如茨但取積義則屋上茅蓋是也與梁坻京三者取喻正相倫嚴華谷謂從高處視之則稼在下而見其密如屋茨其說更長

小雅瞻彼洛矣篇 正義解箋謂福祿非積聚之物故云如屋蓋以喻多要之未有不積聚而能多者三章既同同非聚義乎或云此當爲蒺藜之茨茨布地蔓生有連延屬續之意故取以喻福祿與葛藟義同亦一說

○唐

鄘風桑中篇 孫炎以釋草唐蒙連讀故云三名郭璞分之爲四名愚按釋唐爲蒙自傳始其讀爾雅必有所據惟以朱菖爲馬舄之文律之又似以女蘿釋唐蒙者不然則當多下一蒙字矣然詩亦單言唐不連蒙爾雅所釋因當指此但今兔絲子僅供合藥非食菜僻遐釋艸文爲訓而於蒙下增一菜字豈唐別有蒙菜之名非釋草所謂唐蒙者耶

蔡元度謂蒙取蔽義蒙蔽乎松者也淫者志在依蔽故以爲采果爾則采麥采葑其志又何在耶何元子引淮南菟絲無根之說謂其不擇物而附有苟合之象尤妄絲蘿松柏今約婚姻者多引爲佳話豈得以苟合汚之且此詩爲淫奔自道語設託采物以行私非有深義即有之亦應謂彼美孟姜願附絲蘿已耳

豈曰吾固苟合乎哉

○女蘿

小雅頍弁篇 傳訓此不及唐蒙而合女蘿菟絲松蘿三者爲一物廣雅分女蘿爲松蘿菟丘爲菟絲陸璣謂女蘿即菟絲而以松蘿爲別種吳普本艸則謂菟絲一名松蘿而無女蘿之名陸農師以爲在草曰菟絲在木曰女蘿羅瑞良又謂兩者皆附木或當有時相侵引古樂府花葉同根枝條兩處及唐樂府兔絲隨風女蘿縈抱之語以爲古今多知其爲二物者又據博物志魏文帝所記諸物相似亂者女蘿寄生菟

絲釋草或亦此義諸說紛如愚謂當以陸璣之說爲正且以釋草文斷之則仍是女蘿兔絲爲一物而松蘿別種也蓋松根結茯苓舊謂下有茯苓上有兔絲則兔絲明是松上所附者今女蘿亦云施于松上豈得以在草在木分乎抱樸子謂兔絲初生之根其形似兔是兔絲之名因此非有異種耳至於蘿類不一凡蔓延松上者疑通謂松蘿而兔絲乃專有女蘿名也又凡物小者稱女如女桑女蘿之類則兔絲或亦蘿之細者與

○麥

麥（鄘風桑中篇）說文謂麥以金王而生月令註則云麥實有孚甲屬木二說互異羅端良以爲鄭氏特據四時與中央所食爲說麥性微寒要是許說爲優愚按月令以四時分配五行此秦漢讖緯習氣固不足據至艸木春生夏長秋實冬成莫不備四時之氣未有獨稟一氣而生者麥性宜寒故秋冬種而春夏收不過得氣之早者耳舊傳小麥生於桃二百四十日秀秀後六十日成大麥生於杏二百日而秀秀後五十日成亦有春種而夏收者蘇頌以爲四氣不足有毒是也則其非稟一氣而生明矣

鄭漁仲以爲麥從來象其實從夂象其根或駁之謂草木皆有根何以不從夂皆有實何以不從來且來爲小麥來之下不從夂是來無根也牟爲大麥牟之上不從來是牟無實也愚按前說固泥駁義亦未爲得從來自因來牟取義非取象芒刺之說從夕則義何以爲夜吐花而晝合近之

郝仲輿謂麥秋不收冬不藏三時在外有奔之象百

物未長而獨先秋有淫之象此比唐蒙葑合之義較鑿若就其言反之霜雪含生比節後彫有守之象宋方春華彼已秋實有貞之象設易此爲漢廣行露之詩安知不反其言以相譏甚矣說詩者之附會也

麥（鄘風載馳篇）麥乃託言不當拘時爲說蓋夫人在許思衞預爲目擊心傷之詞曰我若行其野而故宮已不可復視也荒烟蔓草惟麥芃芃已耳將求援救於他邦不知其何所因而何所至乎此即黍離麥秀之傷也正義謂以今歲而思得來歲之形何元子又易爲次

牟入夏暵並泥

（王風丘中有麻篇）此詩通體無淫褻語或當依序爲思賢之作然麻麥必非指賢者所治特借以發端耳蓋丘之中有麥園之中有子國兩以所有爲興也若謂子治麻而父治麥以世其農業爲賢則三章之李又是父子二人同治者耶

或謂麥可養人故以興來食果爾則麻何以興施施李何以興佩玖乎鄭氏謂子國復來我乃得食亦非嚴華谷云猶唐風杕杜曷飲食之之意愛而欲飲食

之也得之

（魏風碩鼠篇）碩鼠傳說麥者絕續所賴今皆爲碩鼠所食則民之困甚矣愚謂黍以秋成麥以春實合春秋之收而皆爲食殘者所取是以不堪其困託碩鼠而傷悲耳下言苗則并其未成者亦取之甚言重斂之酷也

（大雅生民篇）幪有覆蓋意麻麥盛茂覆滿田畝如幪幪然法言云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帡幪也詩義亦當取此

何元子謂詩以麻麥連言者以此故濟之利人不及禾麥故言蓺菽即並繼以禾言蓺麻即並繼以麥愚謂此備舉后稷所蓺者如五穀之外尚言瓜瓞總見其無一不善稼穡無輕重緩急之意按齊民要術註以爲麥黃種麻麻黃種麥亦其候相因故連類及之不可以他求耳

來牟（周頌思文篇）傳但訓牟爲麥不及來說文云天所來也惟廣雅以大麥爲麰小麥爲麳愚按方言麥有麰麳䴬麱麴諸名別無稱來者則來牟自是一麰乃大麥名也大麥宜爲飯又可爲酢其糵可爲餳

皆所以釐禾之不遠者故古以爲重今考麥字從來當亦由來牟取義耳或作麰麳枎爲小事名並傳會之說

來牟劉向封事作釐麰古釐來音通（別見釋義）無殊義也但以爲自天而來亦美其詞如天命玄鳥之說非真有雨麥事則其字義固不必深考耳觀孟子言麰麥而不言來麥可見麥無單言來者是來之不得爲小麥名益信

蘇

蝱。鄘風載馳篇 蝱與莔音同。字異。毛傳以詩之蝱。爾雅之莔。後儒皆宗之。故陸璣直云蝱。今藥草貝母也。其葉如栝樓。而細小。其子在根下。如芋子。正白。四方連累相著有分解是也。然蝱從虫。即蚊蝱之蝱。不當爲艸名。此字義之不可解者。今俗或作莔。又作茵。與莔仍歸草部。義亦難通。或云根狀如蝱。故名。

陸疏。葉如栝樓。今世所見。郭註。葉如韭。今世不復見。此張萱之說也。愚按郭璞謂莔形。根如小貝。圓而白。其葉葉並似韭。非但謂葉。其說不如何據。然萱謂葉

如蕎麥。蕎麥亦非綠葉。如烏桕樹葉。而陸璣謂似栝樓。栝樓引藤蔓。葉如甜瓜葉。而穿叉有細毛。此兩說亦正未可一概耳。

貝母。廣雅作貝父。愚疑其一根而生多貝。如貝之父母。然因通爲名耳。何元子。既此章詩義易。貝作背。爲遠離父母之況。穿鑿甚矣。且詩並未明言及父母也。因蝱而推其別名。以爲貳。則蝱之名不一。如苓艸柴實。甘花。苦菜。商艸。勤母之類。亦將各有取義乎。

此專取與。亦各有行一句。蓋陟丘者。意在采蝱。馳驅有心存唁衛。故直接云。女子善懷。亦各有行也。傳疑焉。意本甚。說家因其說而甚之。乃謂夫人親往山中采療鬱結。亦鑿甚矣。至有云治目眩。不得返顧。尤爲夫夫人不過思衛憂心耳。何曾抱目眩項直之病。必須此以療之耶。

○綠 衛風淇奧篇 淇綠。齊魯韓三家。及禮記。許疏。皆作菉。惟毛公作綠。舊解因以綠爲竹之色。要之綠竹可通。菉竹則不可通矣。況小雅采綠。亦作綠。其爲王芻何疑耶。

水經注云。今淇川無復竹。惟王芻篇艸與昔無異。蓋其所親見然也。郭璞謂今呼鴟脚莎。鄭漁仲以爲即蓋草。按本草稱蓋草。葉似竹而細薄。莖圓小。產平澤溪澗之側。亦呼淡竹葉。即是其物。陸璣別以菉竹爲一草。不如何據。

羅瑞良引上林賦。綠蕙爲香草。而離騷。薋菉。又爲惡草。謂其各有取義。愚按綠本非芳艸。此詩特取其鮮澤茂長。有濯磨精進意。故以爲況。豈以芳艸而比之耶。若上林賦所謂綠蕙。對江離。晉灼。蘼蕪言。乃一物。

卽楚詞所云樹蕙百畮者況以綠字非王芻之綠也
小雅采綠篇 何元子謂菉草盪瀰可以爲攪洗之用故采
而動歸沐之思又感其染色鮮好因而修容也愚按
唐本草註藎草荊襄人煑以染黃色極鮮好采之者
或當爲此且以二章藍證之其皆爲染草無疑至溼
彌說本陸璣彼以綠竹爲一物謂卽木賊草故云然
今分言之則非矣乃謂因攪洗而思歸沐是誤解也
爲時華云手方采綠忽念髮之曲局歸而待沐其想
頭轉動處大可味此是解人語會此則因染修容之
說亦覺穿鑿耶

詩識名解卷之九

草部

錢唐 姚炳彥暉 著

竹

竹衛風淇奧篇 釋草謂竹爲萹蓄蓋謂此詩之竹也郭璞
以爲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傍可食羅瑞良云說文
引詩作菉竹韓詩作綠薄菉旣非色而薄又非竹不
可合爲綠色之竹箭故析而解之是矣愚按釋文薄
爲竹也則萹蓄自有萹竹名又形微似竹蘇頌謂其
細綠如竹赤莖如釵股節間花出據此則古或稱薄
或稱竹卽是一物且薄可名竹竹不可名薄以毛詩
之竹而合之韓詩之薄其爲萹蓄奚疑耶
舊以綠竹爲竹箭蓋本兩漢書及戴凱之竹譜亦自
有考然今竹盡出江南不聞衛地多有又稱地云東
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亦未嘗及大河南北豈洪
園之竹惟盛於漢時至後無遺種而宋復滋茂今又
蕩然耶其說雖有自要未敢據以言詩也
宋熙寧中太子右贊善大夫吳安度名試舍人院賦

人第三等論入第四等止綠竹青青詩不依註解作王芻萹蓄遂定入第五等因是改一官放罷宰臣富弼言切詳安度命意必謂王芻萹竹柔脆常草不足以詠武公之德又按史記河渠書云淇園之竹則知淇澳之竹只是竹箭之竹也又按陸德明釋文青音菁茂盛之貌於理甚通未爲不識題意乞再取安度所試下學士院看詳於是賜安度進士出身此以綠竹爲竹箭之始也

菉竹前兩說外惟陸璣別以爲一草其莖葉似竹青

綠色高數尺今淇澳傍生此人謂此爲綠竹俗呼爲木賊此亦一說羅端良則謂淇水宜竹箭從古以然然淇澳自出竹箭不妨兼有菉竹二草此又一說余前聞毛西河先生寫官記又謂當時淇上菉與竹本同生水濱而其後竹雖衰而菉猶存則菉竹本二物竹非草菉乃草也此以菉爲王芻而竹卽竹箭者又是一說

猗音讀如阿與猗儺之猗同傳訓爲柔順是也弱草初生柔滑可愛猗猗然爾何元子以爲竹林之狀互相依倚不可摧折因以興功夫夾持取合切琢風人之旨便爾索然卽此可見猗猗但宜言草不應言竹明矣

傳訓青爲竹色亦通但以猗猗爲始生青青爲堅茂如簀爲極盛以喻武公學問則未必然也首章切磋琢磨瑟僩赫喧內外已無一不善豈必復於服飾笑語閒論進修次第耶是竹之轉青與密比皆因武公學問起義耳且青舊讀如菁釋文直作菁菁與菁莪義同又凡草木之華皆曰青此可以言茂盛不可以言堅剛明矣

傳但訓簀爲積韓詩章句云簀綠蓐盛如積也羅端良以爲西京賦芳草如積亦祖此義愚按釋器云簀謂之笫舊註訓牀版非也笫卽今之席簟所使者粗弓華而晥亦美其組織多文耳蓋二草布生水涯一望文理錯雜若織固當似之若竹林繁亂何可相況凌蒙初云卽以況此之竹形容在林之竹是直欲指桮棬爲杞柳矣

竹竿（偏部竹 竿箭）此則所謂竹箭者釋草䈀箘簬篠簜是其

屬說文竿竹挺是也菽凱之竹譜云謂竹是草不應稱竹竹是一族之總名一形之偏稱也植物之中有草木竹猶動品之中有魚鳥獸也然爾雅竹類幷入草部而陸農師取以冠草類之首今仍其舊即附見綠竹後庶幾覽者得以類而辨之

竹竿亦不必泥作衞物是詩爲衞女思歸之詠所重在淇水不在釣竿蓋謂我繫情淇水之上思得竹竿以往釣然竹雖長而身去衞遠不可以釣於衞之淇猶鞭長不及之意也二語全注在遠莫致之句嚴華

谷謂其幼時所見亦是莫須有之說

何元子以說文無籊字謂通作擢猶引也蓋引竹竿以釣也引而又引故重言之愚按籊從竹當爲竹狀與擢無涉說文多有紕漏不得以其所無遂旁通他字耳

苞（小雅斯干篇）舊訓本按竹固一本叢生者然云竹苞非此之解釋木如竹箭曰苞蓋竹初萌時籜包固至長則脫苞而出有怒生之勢因以竹箭之茂爲苞故謂凡草木甲坼狀似竹箭者亦總謂之苞耳又釋詁云苞稹茂豐也苞即茂意今以一本叢生爲苞取根基叢密之兒豈竹固於下未密於上松密於上未固於下者與然則二語固不當爲本末之分明矣

此詩咏松竹惟取茂盛不取不凋正義因松之不凋轉及竹之冬青要非苞茂之旨也

筍（大雅韓奕篇）筍類不一釋草謂筍爲竹萌又謂䈽爲箭萌鄭漁仲以爲凡筍類惟箭筍爲美故會稽竹箭有聞焉今東南大抵皆三四月生若陸璣謂巴竹筍八九月生始出地長數寸鬻以苦酒豉汁浸之可以就

酒及食則又其一種耳

正義謂筍專所以爲菹者稱蔌則對肉殺言爾何元子辨之以爲說文訓菹爲酢菜而蔌者䤈食糝食之類二者皆有肉詩云蔌非云菹不可以不辨愚按釋器云菜謂之蔌蓋菜茹之總名也其類皆可爲和呂氏春秋以爲和之美者越駱之菌（注云越駱國名菌竹筍也）是筍之爲和不專爲菹明矣正義惟據周禮醢人有深蒲筍菹之文幷解蔌爲菹則亦徒得其一說耳

菼（碩人篇） 菼名薍薍名荻荻同蓫至堅成則名萑又
色似騅故名騅而方言別名爲蒹馬尾凡七名蓋與
蘆並生非蒹也釋草蒹蘼菼薍分釋自是二物舊解
多混而爲一非陸璣云菼初生三月中其心挺出下
本大如箸上銳而細其狀槩可知矣
介甫字說不惟混蒹菼爲一物并葭亦混爲菼尤爲
舛錯不可不辨
陸農師謂葭菼上極則鑣飾依焉而爲鼠之患故以
譬姜之上僭大是曲說蓋此數者皆河水中所有詩

故類舉之以侈其廣饒於義絕不相蒙也且通詩惟
美碩人未嘗齒及孽姜奈何深文至此耶
自河水至葭菼五句但說得齊地廣饒四字下庶士
庶姜則所謂士女佼好也禮儀盛備又從士女推出
此鄭氏述卒章詩義大略如此今或以葭菼喻親迎
禮容又或以揭揭盛長興姪娣衆多媵臣武壯則拘
牽甚矣
（王風大車篇） 傳於此以菼爲蘆之始生李巡樊光因謂薍
薍爲一物則誤也至其本釋言文訓爲騅義亦難解
鄭氏以爲毳衣有五色其青者如騅則是草色與烏
色相似故名也然陳祥道又云菼之初生其色玄如
菼言其衣璊之爲玉其色赤如璊言其裳據此則菼
又不得爲青色矣
傳泥序聽訟之說作解使後人以大車爲聽訟之車
毳衣爲聽訟之服其誤甚矣不知詩但謂此能決訟
之人乃乘車服毳之人其貌尊嚴爲可畏耳如東人
以袞衣繡裳美周公豈必東征時定服此袞繡耶嚴
華谷云乘是車服是服以朝享助祭儼然人望而畏

之不敢犯禮其說最通
陸農師據說文𦃃爲騅帛其色如虋故謂之璊明非
毳毼可知毳毼作繪宗彝非所以聽訟又其衣不得
如菼青璊赤若說文之義是或一服也愚按此又以
聽訟別有毳衣非如傳所云毳毼者然毳衣之屬衣
繢而裳繡皆有五色則如菼如璊自可通總不當泥
聽訟爲說耳
萑（豳風七月篇） 傳訓薍爲萑正義以爲初生者爲菼長大
爲薍成則名爲萑其中惟釋草之萑別爲推音同追

乃益母艸與此萑無涉萑之即菼即荻即薍今古不
異說夏小正亦云萑未秀為菼皆可證

蔡元度謂白露降然後萑可以為用詩言八月萑葦
未用也愚按白露正八月節乃萑成材可用之時元
度誤以此為周正故耳若八月為周之六月則五月
大火便下而西流耶

小弁篇小雅小弁傳訓淠淠為衆今按淠無衆義集韻云淠動
也字從水如水之動詩其旂淠淠是也萑葦植水飄
揚有如旂之隨風者故亦謂之淠淠云爾

○芄蘭

芄蘭衛風芄蘭篇釋草訓雚為芄蘭合之詩詞確不可易
郭璞失其句讀別作雚芄則誤也邢昺溺於其說引
說文芄莞為解尤誤中之誤今按釋草莞別列一條
但有苻離之名更無芄蘭之名若說文祇訓芄為莞
亦不以芄蘭為莞也至後人紛紜擬議竟謂莞叢生
水中似蘭而莖圓故字從丸而又呼之以蘭則皆裝
純之遺誤耳

陸璣云芄蘭一名蘿摩幽州人謂之雀瓢蔓生葉青
綠色而厚斷之有白汁鬻為茹滑美其子長數寸似
瓠子是也按蘿摩名亦不一或呼白環藤或呼羊婆
奶其實裂時如瓢因有雀瓢之稱至六七月開小長
花如鈴狀紫白色結實長二三寸大如馬兜鈴沈存
中云芄蘭生莢枝出於葉間垂之正如解結錐後章
所謂佩韘者疑古人為韘之制亦當與芄蘭之葉相
似核其形象其說未為誣矣

或引徐鍇訓竹葉下垂為支謂芄蘭之葉亦下垂如
竹故其莖以支名愚按支本通枝揚雄傳支葉扶疏
漢地理志亦以強幹弱支皆作支專訓竹葉非是芄
蘭當亦取其莢之綴於支上故以支為詠爾

○黍

黍王風黍離篇黍有牛黍燕頷馬革驢皮稻尾諸名說文
專訓為禾屬而黏者羅端良辨之謂其類有黏不黏
如稻之有粳糯其不黏者以為飯黏者別名秫以為
酒是也說文又謂以大暑而種故為黍今按齊民要
術夏種黍穄與稙穀同時非夏者大率以椹赤為候
諺云椹釐釐種黍時故舊謂三月種者五月即熟月

令五月農乃登黍是也奚待大暑耶
陶隱居謂黍苗如蘆而異於粟唐本草又謂黍有數種其苗亦不似蘆二說各異今北地一種名蜀黍莖高丈許狀似蘆荻而內實葉亦似蘆穗大如帚粒大如椒紅黑色南人呼爲蘆穄此則與黍大別也
許東陽謂黍稷二物相類但黍黃而稷黑黍小而稷大朱子解二物似差互今以傳文兩易之云黍穀名似稷而小穗黃色稷亦穀名一名穄苗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按此蓋以集傳之黍爲稷者彼必

有所見非虛語也然云黍穗黃稷穗黑則黍亦白有赤白黃黑數種耳
離有參差懸綴之意禮明堂位叔之離磬註謂編懸之磬歷歷非一疏以爲磬希疏相離是也故亦謂黍實之垂爲離重言離離者非一之詞
魏風碩鼠篇 或云此詩首言黍者五穀之長明黍是貴非也此不過以黍叶鼠取其韻爲起句耳猶鴇羽叶稷黍鴇翼叶黍稷換文成韻豈有他義耶
曹風下泉篇 羅瑞良謂黍之秀特舒散說者以其象火爲南方之穀詩云芃芃以此其說非也黍性寒出北貉之地故孟子以爲五穀不生惟黍生之今南方罕有種者若果爲南方之穀豈有不宜於南而反宜於北之理則散舒象火之說謬也且詩於麥亦稱芃芃矣詎亦南方產耶
小雅出車篇 鄭氏以方華爲六月時何元子謂植種有早晚則華實之早晚隨之非必定在六月中時方生華也今按黍稷華遲者則六月此云方華固當以早者爲說故恐謂是夏正四五月說見倉庚夫司馬法冬夏不

興師月令季夏之月不可起兵動衆此可以斷已舊說南仲復以六月自北徂西而伐西戎非也前二章但言出車城方不言何時此溯其所自以爲昔我往矣固當以出車之初言况下雨雪一時草蟲一時倉庚又一時歷歷數來星移物換爲日甚長豈朔方城於俄頃而西戎拒以經秋也與
小雅楚茨篇 與字有舒義漢郊祀歌專與萬物師古注以爲開舒是也黍苗垂實田疇秀特舒散故爲與與之象何論與與如也汙汝所言亦是開舒意舊解或云

薺糜或云和柔或云黍黍相並如人之儔侶有黨與之義並非也

彧（小雅信南山篇）彧與郁同或作彧亦作𩡺或彧猶郁郁今凡艸木茂盛者稱彧郁又稱芬郁是也何元子謂黍稷交錯成文故爲彧取證說文有文章之義然一畝斷無雜樹一若若各自爲區又不可以言交錯矣

芃（小雅黍苗篇）芃芃對下悠悠言悠悠者行路之長也此亦取長義爲允嚴華谷謂當如棫樸補傳之說不知彼以棫爲小木又下云爲薪故謂其短小而盛然要是

臆說於本詩且不可通況移向黍苗作解耶

稷（周頌良耜篇）黍稷古所並重特謂稷爲五穀之長禮稱稷曰明粢呂氏春秋云飯之美者有陽山之穄其非專爲賤者之食可知矣大約黍多而稷少詩中專言黍者數見凡言稷處皆連黍言疑古以黍爲常食故大耶變而食稷耳若使農人終歲勤劬不食其所自力之黍則將采薇蕨以爲生耶鄭氏於饎黍謂賤者食貴食爲豐年之徵蓋不信也

秬（大雅生民篇）秬爲黑黍此釋草明文愚謂秠糜也三者皆嘉穀通名惟秬乃專爲黍之黑者故左傳黑壯秬黍以享司寇是也今按周禮鬯人注云釀秬爲酒秬如黑黍一稃二米是混秬秠二者爲一矣集傳釋秠頗本其說何與

蔡元度以麻實入角而純黑者謂之秬不知彼名巨勝非秬也按陶隱居謂巨勝乃麻純黑者之名故元度因以黑黍之秬實之誤矣

（大雅江漢篇）秬鬯依傳說則謂鬯爲香艸即鬱金然鬱金無鬯名故鄭氏辨之以謂黑黍之酒自名爲鬯不待

和鬱是也何元子又謂秬鬱相須必合二者而後爲鬯亦未確愚謂鬯者旨酒之總名用秬則爲秬鬯用鬱則爲鬱鬯也且鬱鬯之酒凡黍稷皆可爲之此獨言秬者正以表其爲嘉種之釀而鄭重之耳若和鬱則反掩其秬之美矣故知秬鬯之不待和鬱也

附秠（大雅生民篇）羅瑞良云秬與秠之所以異秠必不黑秬必不一稃二米也而鄭氏解鬯人既云秬如黑黍一稃二米則是以秠之狀雜之於秬郭氏解釋草又云秠亦黑黍則是又以秬之色雜之於秠秬既欲兼

秠之狀秠又欲兼秬之色所以紊亂不復可推究者由此故也又引漢任城所生以顯二米者爲黑黍不知此漢異事歷世未有詩歌后稷降播乃民事之常必如任城所生而後降之則沒世不可待矣愚按羅說最通蓋釋草但言一稃二米爲秠而已未常實指其何種不得以黑黍槩也秬秠之相淆康成謬亂於其先景純强證於其繼後之紛紜又何足論乎

羅瑞良又謂百穀之中一稃二米者惟麥爲然爾所受瑞麥來牟一來二縫則秠者正指此古者來麰不二字相通秠卽來也此可謂創解但愚疑麰芑二者惟以苗稱而秠亦空言稃米當如穜稑穛穉之類皆爲通名麥之一稃二米者亦其一種耳因幷識其說於此

林光朝謂古之定律以上黨所出秬米之中者累之以生律度量衡或說秬黍之中者卽一稃二米之黍也愚按漢書歷律志子谷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孟康註云子北方北方黑謂黑黍也師古註云子谷猶言穀子耳中者不大不小也言取黑黍穀子大小中者率爲分寸也二說甚明並無一稃二米之語若以一稃二米黍合之則較常黍加大析之又較常黍加小不中之甚矣定律者何爲而取此耶（林光引名光朝閩人著詩經多識編今未見其全書今從別本錄其一條）

稷

稷（王風黍離篇）邢昺雅引書傳謂粢也稷也粟也正是一物而本草稷米在下品別有粟米在中品又似二物羅瑞良則謂稷也粢也穄也皆一名特語音有輕重爾愚按稷穄同音本一字粢則稷之嘉名非語音輕重之謂也粟又古黍稷粱秫之總稱非稷所專有者唐本艸註謂八穀之中稷爲最下蘇頌云所謂穄米今人不甚珍此惟祠事用之農家種之以備他穀之不熟然古宗廟中與黍並重稱爲粢盛則下品要是後人之說耳

戴侗謂說文本爾雅爾雅本禮記記云稷曰明粢祭祀之米黍稷稻粱通謂粢盛而各爲之嘉號故稷曰明粢粱曰薌萁謂稷爲粢亦可謂粱爲萁乎愚謂不然宗廟之祀黍稷爲重稷有粢名故通謂祭祀之米

爲桼盛耳曲禮諸號皆漢儒文飾不可爲典要者惟稷則因其本名而加一明字此禮記本爾雅非爾雅本禮記也

黍離稷苗乃錯舉成文不得云時有先後黍秀而稷未秀也正義又分稷苗爲六月穗爲七月實爲八月以其未得還歸故歷道所更見華谷辨之云使稷自苗而至於實果爲行役之久則不應黍惟言離離是矣愚謂黍稷之實同時詩人此時所見當是稷穗稷實之候先言苗者不過本其初而言擬字叶韻衍成

三章而已如桃夭先葉次華次實詩中立言次第往往如此若必泥三者爲三時豈行役之大夫每月各作一章而成此詩耶抑八月後追溯所見而道之耶固矣夫其爲詩也

韓詩外傳載伯封求亡之事要是傅會愚謂種黍之地豈必不種稷況宗廟宮室所在甚廣黍稷彌望正見其滿目荒涼若訛稷爲黍縱謂憂懣目迷有何意境劉勰云思親者我蒿不分悶周者黍稷莫辨此是詞章傳語不可作詩本旨也又先儒解詩彼黍者我后稷之苗尤非理

箕子麥秀歌亦但謂城壞生黍宮室未必盡淪滅也當時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及襄公討西戎救周乃以岐豐賜之秦遂有宗周畿內之地此朝之賜又未有數年豈盡沒其舊耶故有謂與言豐艸荆榛者不同其必爲黍得岐豐之後務本力農周大夫出過其地而見之知秦將以富強雄天下而傷周室之不競也亦一說

傳以穗爲秀嚴華谷云朱子論語註吐華曰秀是秀

爲未穗今傳所謂秀則已成穗而秀茂與彼秀別愚按秀無二解集註以秀對實爲華若禾苗之華不見其榮釋艸云不榮而實者謂之秀徐鍇以爲有實之形象下垂是也論語實以堅好言與初結實爲秀者異正此篇穗實之分不可不辨

小雅楚茨篇 曰畦行列整齊稷茂於其中如鳥之翅羽比次相附故謂之翼翼呂氏春秋云苗其弱也欲孤其長也欲相與俱其熟也欲相扶是故三以爲族正翼翼之謂也

小雅甫田篇 疏引前漢趙過爲捜粟都尉過能爲代田一畞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三甽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艸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云或芸或芓黍稷儗儗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耐風與旱故儗儗言盛據此可見黍稷薿薿在夏時也愚按耘耔本夏時事以之章祈而證之月令仲夏命有司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正其候爾

附 重穋 豳風七月篇 重穋惟以熟之先後異名更無先種後熟後種先熟之說此後鄭天官注臆解傳本不誤

也又重作穜穋作稑此周禮變字

附 稙穉 魯頌閟宮篇 傳謂先種曰稙後種曰穉此以種之先後言與重穋各不相涉後鄭合稙穉以訓重穋則誤矣此四者爲凡穀生熟早晚之通稱以詩與黍稷連文故并按於此

蒲

蒲 王風揚之水篇 此卽蒲菜之蒲傳訓爲草是也陸璣師古其說以爲似莞而褊有脊生於水厓柔滑而溫可爲席按逸周書云閑濕不殺樹之竹葦莞蒲蓋與蘆葦爲類生卑濕水濱者左傳臧文仲妾織蒲卽此鄭氏謂蒲爲蒲柳誤按蒲柳合言始爲楊別名釋木云楊蒲柳是也者傳從無單言蒲爲楊者若可專以蒲名則亦可專以柳名是二物矣左傳萑澤之蒲亦指莞蒲之屬言杜註正未可據耳正義解鄭意謂總上薪言宜爲木不知薪文從草漢廣詩錯薪翹楚楚豈木耶嚴華谷爲調停之說以爲毛言艸鄭言蒲柳皆蒲艸此何解

嚴華谷云楚愈輕蒲又愈輕至不流束蒲則弱之極

矣若然則蒲柳之蒲輕乎抑蒲艸之蒲輕乎孰是孰非有不待辨而自明者

陳風澤陂篇 蒲荷皆水艸之可愛者故以興人之可愛者必以其柔滑愉心性陋矣或更謂蒲所以爲席故及姬取以自況尤陋

小雅魚藻篇 依有休陰意蒲覆水涯魚游而就陰乃得所之況嚴華谷遵序謂蒲生近岸其水又淺愈更窘促於詞旨不似

大雅韓奕篇 此又蒲之一種人謂之香蒲春初生出水時

紅白色。菲菲然。其入土白色者。啖之甘脆。卽傳所謂蒲蒻也。鄭氏以爲深蒲。本周禮。其義自取入土白色爲深耳。說文別作蓡蓺。

陸璣云。蒲始生。取其心中入地蒻。大如匕柄。正白。生啖之。甘脆。鬻而以苦酒浸之。如食筍法。此爲菹之說也。然疑亦可爲和。如蘋藻芼魚之類。何元子必欲强作糝食解。以爲古無其傳。則泥矣。

莞。(小雅斯干篇) 莞爲蒲類。釋艸。莞苻蘺。其上蒚。郭璞謂今西方人呼蒲爲莞蒲。江東謂之苻蘺。是也。本草白蒲

一名苻蘺。皆可證。蓋蒲類之細者。周禮司几筵。有莞筵蒲筵。蓋粗細之分耳。一說卽燈心草。非是。

鄭氏謂莞席爲燕樂用。正義疑之。以爲其室寢臥衽席亦當然。愚按此明言寢言燕。自爲臥席。黃氏云几筵莞蒲則有之。而華竹無施於席。則知所以爲寢也足矣。

蓷。(王風中谷有蓷篇) 釋艸訓萑爲蓷。非萑葦之萑也。郭璞注卽今茺蔚。葉似荏。方莖白花。花生節間。廣雅名益母艸者。陸璣謂蓷說及魏博士濟陰周元明皆云是菴閭。愚按此當主益母之說。本草益母生海濱池澤。與中谷合。又莖本方類麻。亦有野天麻之稱。羅端良謂其葉似杜天麻。而不生橫枝。皆可證。

傳訓蓷爲鵻。嚴華谷爲之說云。彼萑音完。此萑音追。蓋借用鵻字。非以蓷爲萑也。愚謂此直由誤讀釋艸之萑爲蓷。故以鵻釋蓷耳。集傳從其說。而又云葉似荏。卽今益母草。則愈棼矣。許東陽辨之。以謂爾雅註及詩疏。皆作葉似荏。今作似萑。誤。不知其非字誤

也。蓋因傳訓爲鵻。鵻乃萑葦之萑別名。以爲蓷是萑亂之屬。而釋草文則仍是訓蓷者。遂騎墻作解。謂其葉當似之。反以荏作萑爲誤。遂改荏爲萑。而復謂之益母。是合毛鄭郭陸之說爲一者也。

嚴華谷駁傳陸草傷水之說。以爲茺蔚正生海濱池澤。其性宜濕。是也。然據傳誤解爲鵻。以爲萑亂之屬。則尤宜生水濱者。而反謂爲高陸之草。不先自相矛盾乎。

脩。集傳有兩說。今按長義之修從彡。此從月。不應以

艮訓釋名云脩縮也腊脯乾燥而縮此宜專取縮義艸乾則枯而縮併不必以脯言耳或作蓷蕡

羅瑞良以此詩爲燒薙行水之序愚按薙乃百艸不應專以蓷言況云中谷又非田間而燒薙行水亦於凶年飢饉意不合不足据也暵乃日火猛烈之稱故易稱燥萬物者莫暵乎火說文別訓耕暴田曰暵亦未足據

羅瑞良以燒薙不應獨言蓷故又謂蓷名益母仔子見之而悲詩人之託此亦其窮而反本之意則益傳會矣人情急則直呼父母何暇曲爲寄託若室家相棄時此何景象而思及豐年燒薙又於薙草中獨拈益母以寄其反本之思乎如但云以艸中益母興下有女則猶可通耳

蕭

蕭（王風采葛篇）釋艸蕭訓萩無蒿名郭璞謂即蒿鄭漁仲註亦謂即蒿蒿也說文以爲艾蒿陸璣非之云是今人所謂荻蒿者或稱牛尾蒿白葉莖麤科生多者數十莖愚按釋艸別蒿作菣又以蘩爲皤蒿係無蒿名則蕭不當列蒿屬仍如蘩類別見可也

釋草萩本蕭萩之萩從秋鄭漁仲本易從秋音秋嚴華谷羅瑞良皆主其說或當有据且取其別於蘆荻之名從之

傳謂蕭所以共祭祀故鄭氏云喻臣以大事使出然核諸詩中詞旨絕不相似也夫人君誠聽讒疎賢若趙高勸二世深居高拱臣下自無由見何必以事使他出而始不見之耶郝仲輿謂蕭可以蒸爲讒言薰灼之比要之終屬擬議不可据耳

姚舜牧謂蕭采於秋故下承三秋非也秋者百穀成熟之期故以爲言猶云再稔五稔耳又陰陽五行曆一月爲一秋三月爲三秋管子輕重乙篇歲有四秋謂春之秋夏之秋秋之秋冬之秋可知此不得專作商秋解也

（曹風下泉篇）此詩重在周京周京根本之地根本衰則枝葉隨之故以根蕭蓍之叢生者爲興取一苞字耳若陸農師說蕭乃共宗廟社稷之物以爲民喻則根蓍又何說以處此耶

小雅蓼蕭篇 傳訓蓼爲長大貌。戴侗謂艸蒼稍貌。以蓼本辛菜名，故以蒼稍象其色。蕭既受露，則色愈蒼稍。愚按此與蓼莪之蓼同解。莪色蒼稍，故謂之蓼蓼。又謂之蒿蒿。蕭與莪相似，後人皆以爲蒿屬，則亦以色言可知。凡與下笑語龍光有關合。

鄭氏謂以香物之微者喻四海諸侯，亦國君之賤者。此臆說也。蕭艸叢生，受露最多，故以爲被澤深遠之兆，猶湛露之豐艸爾。

小雅小明篇 此是西征大夫踰時不歸，託采此以自遣，乃

寂寞無聊之況。意謂歲欲莫而歸無期，何反在此掇拾蕭艸爲哉，是自貽之戚耳。董鼎以爲感時晚而祭事不得備，於詩義無涉。至蕭草秋榮，亦不必爲歲莫作證也。

大雅生民篇 傳引郊特牲文，原以此蕭爲宗廟之用，非軷祭也。軷惟有羝而已。此章本上肇祀而言。凡宗廟以至行神，皆有其典，以見自后稷貽穀至今祭祀備舉之意。下乃言今日郊稷之事耳。祭行神無燔蕭者，鄭說不足據也。

陸璣云：蕭可作燭，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爇之爲香。愚按古祭祀以黍稷之香爲香，至於鬯用鬱，爇用蕭，但爲降神禮，更無用他香者。章彫五禮精義謂祭祀之禮用香，今古之禮並無其文，是也。左傳一薰一蕕，及楚詞芳杜，皆是草類。若後世沉檀，乃隋唐通交廣海南諸郡始有之，則祭禮自無用香之文耳。

○艾

艾 王風采葛篇 冰臺，爲艾別名，見釋草文。博物志云：削冰令圓，舉以向日，以艾承其影則得火，艾名冰臺以此。未知是否。初春布地生葉，背白，苗莖類蒿，故郭璞謂之艾蒿，實非蒿屬也。以歷久者最良，故釋詁云：艾，長艾，歷是矣。

傳謂艾所以療疾。鄭氏因云喻臣以急事使出，此強解也。郝仲輿謂艾可灸，爲讒言爍膚之喻。此與蕭說同鑿。夫一焚一灸，因云熏灼爍膚，若採及水草，不又當云浸潤之譖乎？

蕭艾質類蓬蒿，其芳亦遜蘭蕙。楚詞用以相形，蓋嘆澆俗無識者取此棄彼，猶惡紫奪朱意耳。田藝衡乃

指爲腐穢之物以通讒人之喻寃甚且爇蕭求神天子之禮羅瑞良據張揖之説別爲士庶人所用而以二者爲賤吾不信也

詩識名解卷之一

錢唐 姚炳彥暉 著

草部

麻

麻 王風丘中有麻 一名枲羅瑞良謂有實者名苴而無實者名枲非也枲蓋有實無實者之通名其爲物衣食兼資絲衣之用多而食之用少蓋古人藝麻本爲績計至釆子其餘事耳素問以麻麥稷黍豆爲五穀彼所指乃油麻非大麻也如月令食麻實麻實則有之若三秋專食此恐無是事耳

釋草但有麻枲無胡麻名可知胡麻從大宛得來漢武以前無此種至廣雅始謂胡麻別名藤弘其非詩中所有明矣陶隱居以詩黍稷稻粱禾麻菽麥爲八穀而引董仲書云禾是粟苗麻是胡麻蓋其誤也

齊風南山篇 齊民要術云種麻得良田耕不厭熟從横七通以上則麻生無葉蓋古法如此愚謂衡從乃反覆熟治之謂不必定是南北爲衡東西爲縱也蓋麻生於畝必熟治其畝而後可執取妻之命由於父母必

告父母而後可取猶四章斧媒之相喻無深意耳

陳風東門之枌篇 此不績麻而婆娑者即上子仲之子也嚴華谷謂如桑中溱洧諸詩亦是述淫者之言以爲刺不績其麻正是誚責之詞非相樂之詞最爲得解若婆娑者自知荒績麻之業而情見乎詞則子仲之子不淫矣

箋云鬷總也於是以總行欲男女合行是也若以鬷爲麻縷之數則上云不績其麻已明棄其所有事矣乃復挾持其總而行何哉且婆娑者舞也將挾其麻

總而舞乎抑至其市棄其麻總而舞乎此又不可通矣

說文訓鬷爲釜屬按舊說烈祖鬷假無言即雍人陳鼎事凡祭必先雍人陳鼎以爲烹牲體之用自鼎初至時即能秉其肅敬靡有諍爭是亦以鬷爲釜也恐疑此時男女棄其舊業作旬日之遊各持鬷具以往不顧家室以是見其荒淫之甚亦通

陳風東門之池篇 池喻姬漚麻喻晤歌取兩可爲典耳若謂柔麻績緝爲衣喻柔順君子以成其德則鑿矣至何元子以爲古人貴麻與絲並言詩以麻比靈公而紵與苧則孔儀二人之況尤鑿甚

曹風蜉蝣篇 古吉凶皆用麻惟以升數爲別上言楚楚采采此白當爲吉服鄭氏以爲深衣諸侯之夕服是也麻本是白不必待鍛濯灰治傳云如雪言鮮潔不取白義甚當

蜉蝣微物而盛羽翼曹公小國而侈服飾此引喻本意非有取於朝生暮死也何元子以爲服深衣則薄暮之時蜉蝣之生亦不久其說甚稚

豳風七月篇 七正義以績染對言最爲得解蓋絲畢而麻績畢而染邇言其勢如此也周官染人秋染夏舊謂於時天朗氣清五色皆可染詩繫之八月之下以此故與

正義云禾是大名稻秫苽粱之總皆云爲禾若麻與菽麥則無禾稱故於麻麥之上更言禾字以總諸禾也此說是若左傳夏率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則麥已無禾名麻更不必言矣

苴 豳風七月篇 麻子名苴亦名萉一作黂說文又謂之[illegible]

或以賁爲牡麻之華非也
傳訓叔爲拾寫官記云收也叔之爲收雙聲之轉也

紵（陳風東門之池篇）說文謂檾屬細者爲絟粗者爲紵陸璣云紵亦麻也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今南越紵布皆用此麻愚按紵同苧說文苧艸爲繩即此今俗呼爲苧麻蓋亦麻屬之別種也

附 說文檾引詩衣錦檾衣或作蹟又作苘又云褧檾也古作頌字書苘或作莔凡六字爲一物今按褧通絅爲襌此本鄭氏今皆從之又何元子引親迎之禮

壻御婦車授綏姆爲加景衣乃驪景衣即褧衣也而說文同作檾字似覺不倫且其詞云衣錦褧衣是謂著錦與麻之衣語尤有礙更不似中庸尚絅之說猶可通也因麻屬并附論於此

舜

舜（鄭風有女同車篇）釋草無舜名陸璣以木槿當之故謂一名櫬一名椴今從其說別有王蒸朝菌日及諸名今南方用以植籬名籓籬艸亦謂之洽容又謂之愛老而楊用修謂重臺者永昌號花上花未知即其物否樊光謂花朝生暮落與草同氣故在草中存之

說文謂䑞草秦謂之葍楚謂之藑此別是一草非詩之舜華也而釋艸所謂葍藑茅者又無䑞名字書或譌作蕣又誤同䑞並謬

舜華但比顏色無朝生暮隕之刺陸農師謂舜取䑞義言其不可與久盤矣羅瑞良謂舜華枝葉相當有同車之象且太子忽當有功於齊之時而不取則若日及之不可待又盤之甚者也或謂舜並蒂之華彼以諸侯娶諸侯之女取華色相稱亦是强解且舜華

豈必盡並蒂者耶

舊解有女彼美皆指齊女言嚴華谷分同車爲忽所取者孟姜爲忽所不取者於義亦似然愚謂上云有女者虛想其容貌也下云彼美者實稱其氏族也通首皆愛慕稱美之詞更無刺意仍從舊說爲允

荷

荷（鄭風山有扶蘇篇）按釋艸文荷爲莖葉華實根的之總名芙蕖其別名也更有水芝澤芝水花諸稱郭璞專謂江東呼荷北方人便以藕爲荷蜀人以藕爲茄或用

其母爲華名或用根子爲母葉號此皆名相錯習俗傳譌然耳但荷之爲荷名義無考陸農師本字說取不知爲問謂備加連遐密之衆義則可以何物可以爲夫可以爲渠故曰荷芙蕖皆不成語

傳主高下大小得宜爲說箋主美惡上下失所爲說今以詞旨按之荷固名華扶蘇亦非小木則以兩有爲與者近是

陳風澤陂篇 鄭氏解此詩謂芙蕖之莖曰荷彼意以二章蕑爲蓮言其實三章菡萏言其華因以荷爲莖分三

義曲就其說耳樊光注爾雅引詩有蒲與茄亦本鄭氏改文蕑本未聞有作茄者也

此亦以所有與所有并不必云取華之美以喻女色也蕑謂女之形體佼大如荷或又云荷善傾倚言其質之柔皆鑿說

菡萏 陳風澤陂篇 菡萏乃荷華之莖說文謂未發爲菡萏已發爲芙蓉是也或云通謂艸木華未發者陳風菡萏非荷乃蒲之初生此大謬語釋草文其華菡萏明專謂荷其餘有假文通用者如陸機白雲賦紅蓮發

而菡萏杜甫亭太尉風雲菡萏以張蓋張說華山銘菡萏森爽要是借義形容耳

茹藘

茹藘 鄭風東門之墠篇 茹藘葉似棘頭尖下闊莖葉俱澁四五葉對生節間蔓延草木上根紫赤色釋草謂之茅蒐陸璣云一名地血齊人謂之蒨徐州人謂之牛蔓是也以其能染絳色類血如地之血故名說文乃謂人血所生舊因以爲蒐從草從鬼以此亦誕甚矣漢書千石巵茜彼自有滋種故陸璣謂今圖人作畦種

時之安得盡因人血耶陸農師又云茜草所產處東少西多故文西艸爲茜並鑿說也

東門外有墠墠邊有阪茅蒐生焉而繼之云其室則邇明是所居在阪之上故以茹藘爲表而心識之也鄭氏乃謂茹藘爲難又易越而出則非解矣觀室邇人遠予不我卽二語有想慕不得近意與漢廣游女相似不當以奔爲說劉公瑾云自昔說鄭詩者惟以東門之墠與溱洧爲淫詩吾猶未敢信

羅瑞良謂茹藘女所以染今方在門則衣服未備蓋

因後章縞衣茹藘之語設想耳要於此詩絶不相蒙也易林引詩作茹廬說家或解為菜廬不作艸名并存考

鄭風出其東門篇　此與縞衣皆為女服傳分男女非是鄭氏謂即所以染巾者亦泥上既云綦此又為絳貧家婦未必具備如此當是薄給之衣染赤色耳陸農師因傳以如荼之白為喪服故謂縞衣言服而非麻茹藘言色而非素明得吉服以相保不知荼自取繁衆意與如雲例言非喪服之說也紅紫婦人女

子之常服豈必專取吉哉

此詩疑即東門之墠之男子思得其女而作者以其雖不我即而我必欲求故謂如雲如荼皆不足欲而惟思得此女以為娛樂耳又其詩曰東門曰茹藘詞旨適合并論於此

蕳

蕳鄭風溱洧篇　蕳之為蘭俗名省頭草亦名水香羅瑞良謂即都梁香荊州記都梁縣山下所生蘭艸因山為號是也夏小正五月畜蘭為沐浴禮內則婦或賜之茝蘭皆指此非澤蘭也澤蘭祇可入藥餘無所用陸璣以為似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正是其物而已東萊獨謂即今山蘭且云陸璣指為他物甚泥毛公香艸之言必欲求香於柯葉置其花而不論耳愚按今山蘭乃家語所稱芝蘭生林谷不產水澤詩以溱洧所有為言明是水香非林谷產觀陳風澤陂蕳蘭並詠可見楚詞惟蘭蕙之蘭以芝蘭言餘椒蘭亦是蘭艸故與揭車江離並列要之惟蘭艸有蕳名芝蘭無蕳名也

韓詩外傳註以蕳為蓮謂即華苹俗呼蓮頭蓮者又或通作菅王氏詩考異字異義皆易為菅此康成一說

祓除事見漢書禮儀志蓋古俗有之然周禮女巫亦未嘗明言以何物釁浴禮內則男女皆佩容臭亦不必定為釁浴用也鄭氏謂今三月上巳水上之類以香藥薰艸沐浴其用蕳可知所謂想當然耳非有實證愚意此章為尋春行遊採花樂事所謂國香媚人托此結歡者不然則勺藥之贈亦將用以釁浴乎

通論云秉者身秉之不必定是手執也且手中既秉蘭又秉勺以贈亦稠疊不合矣愚按左傳稱服媚失詞言紉佩正此詩秉字之義其不以手而以身槩可知耳

陳風澤陂篇 鄭氏謂此詩之蕳當作蓮以上下皆言蒲荷則此，不宜别據他艸不知文以錯綜爲妙變荷言蕳此正按日思生銜口句就必易三章爲一艸如泥木偶全無靈趣詩境索然矣正義不悟蕳爲水香乃謂陸艸非澤中物故宜鄭氏易之則亦誤也

勺藥

勺藥 鄭風溱洧篇 此即今藥草勺藥無二種陸璣孔穎達皆泥傳香草之說以爲藥艸無香氣未審今何草則羅瑞良所謂醫方但用其根而不識其華者也廣雅一名攣夷本草一名白木一名餘容一名犁食一名解倉一名鋋一名黑牽一名沒骨花春生紅芽作叢莖上三枝五葉高一二尺夏開花有紅白紫數種秋時採根根亦有赤白二色但其華不甚載文字故傳惟以香草釋之而先儒欲於柯葉間求香過矣

通論云勺藥即今牡丹古惟名勺藥自唐玄宗始得木勺藥於宮中因呼牡丹又名以藥者其根古藥中用此甚廣故獨擬藥名即所謂白勺也漢人醫方有白勺無牡丹皮其丹皮亦後醫方始見之又鄭即今河南地今河南牡丹甚多蓋古時已然故詩人咏及焉愚按牡丹之名經傳不載亦叔記謂自唐則天以後始盛於洛陽蓋前此雖有稱之者惟張揖釋攣夷爲勺藥而以白术爲牡丹分爲二則魏時又先有其名存俟考者。

鄭氏謂士送女以勺藥結恩情此因上維士與女文言但云相謔則明是相贈不必拘也宋熙寧時始尚經術說詩者競爲穿鑿謂此爲淫泆之會必求其爲士贈女乎女贈士乎劉貢父爲滑稽嘗云勺藥能行血破胎氣此蓋士贈女也若視爾如荍貽我握椒則女之贈士也本艸云椒性溫明目暖水臟故耳聞者絕倒

勺藥之名雖艸出韓詩外傳然董子所謂將離贈勺藥相招贈文無乃詞章傳語非可爲據鄭士女相謔

以此爲貽猶木瓜桃李託物將忱耳羅瑞玉泥可離之名解爲使去之盼情境便覺索然且何知不貽於相謔之時而必云貽於相謔之後耶

莠

莠（齊風甫田篇）說文云禾粟下生莠羅瑞玉以爲先儒不適言何物惟葉聆解鋒論云莠草似稷無實又葉㬚問答甫田維莠今何草答云今之狗尾也然後此物方顯然今字書又謂狗尾非莠莠似稷而無實狗尾似粟而小穗兩者互異識者辨之

驕驕嚴華谷解謂人力不足芟夷不及見其蔓延長茂如有驕縱之狀是也桀則桀驁挺立之義何元子謂宜通作傑不必又作桀倣訓

（小雅正月篇）傳訓莠言爲醜言舊解云莠惡也穀謂之善則莠惡可知取義較確

莫

莫（魏風汾沮洳篇）陸璣云莫莖大如箸赤節三葉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今人繅以取繭緒其味酢而滑始生可以爲羹又可生食五方通謂之酸迷冀州人謂之乾絳河汾之間謂之莫陸農師云其子如椒實而紅乾絳之名以此今吳越之俗呼爲茂子是也愚按茂子一作海子蘇子瞻嘗謂劉貢父戲呼黎錞爲黎檬子一日鬧市有唱是果鬻之者吾謫海南居有此霜實纍纍高數尺有刺開花落瓣則爲子九月間紅熟可生采食之皆呼麥子其實即穆子也蓋其名以訛相傳不同如此

陸農師因疏有繅以取繭之說又與采桑相配遂附會使繅使蠶以實序中儉勤之說穿鑿甚矣正義云采莫之事賤官尚不爲之君何故親采莫乎以采莫爲君此陸氏使繅之說所自來也

藚

藚（魏風汾沮洳篇）藚釋草訓牛脣傳訓水舃陸璣直以爲今澤舃其葉如車前艸大其味亦相似郭璞謂形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續鄭漁仲又謂狀似麻黃亦謂之續斷其節拔可復續諸說舛錯不一愚按藚無水舃名其名舃者乃釋艸所謂蕍即澤瀉也陸璣以水澤同義遂因毛傳而誤爲澤舃鄭漁仲以拔續同

形又因郭註而誤爲續斷要之蕒與澤瀉續斷三者
各自爲種不相混耳以類度之釋草謂牛脣今一種
草生水中澤傍大葉長尺形似澤瀉又似車前謂之
牛舌菜疑即是此
舊謂采蕒所以治疾愚按蕒無論其是藥非藥即果
爲澤瀉之類國君何事而采之將自治其疾乎抑治
人之疾乎凡采莫云使纔采桑云使蠶則此采蕒必
爲使醫矣論至此直堪撫掌

稻

稻（唐風鴇羽篇） 釋艸訓稌爲稻字林云穤粘稻也秔稻不
粘者然則稻者秔穤之總名稌則稻之別名也說文
以稌稻爲穤名鄭氏周禮註又以稻爲秔名本艸分
秔米稻米爲名皆誤羅端良以爲詩書之文自依所
用而解如論語食夫稻則稻是秔月令秫稻必齊則
稻是穤歷歷援据其說達矣
秈亦秔稻之一 廣雅釋秈爲秔蓋從其類今俗號秈
爲早稻秔爲晚稻是矣又浙東有一種稻自播種至
收穫裁兩易月土人謂之六十日秈疑即羅端良所
謂占城稻也
（豳風七月篇） 穫與釀是兩事食以穀爲主未有養老其果
酒菜茹而不具粢食者穫稻所以爲粢食也與上鬱
與五者例言酒又因稻而類及之者自鄭氏專以穫
稻爲釀酒之需故本艸謂秫爲稻而別出秔則說詩
者之不善耳矣
月令章句云十月穫稻人君嘗其先熟故在季秋九
月熟者謂之半夏稻愚謂此得氣先後之故無二種
今晚稻大率以季秋成熟詩言十月者約其收穫之

期也或云豳土地寒十月乃穫
（魯頌閟宮篇） 此從上有國來堯封稷於邰使之專掌稼
之事故得因地土之所宜而降種於民所謂揚州荊
州其穀宜稻則俾民以稻使稼穡於其土故云奄有
下土也不然楚茨諸詩何以專言黍稷而稻不槩見
與
稌（周頌豐年篇） 黍稌皆所以享神曲禮宗廟之祭稻曰嘉
蔬是也蔡元度謂黍所以交神稌所以養人非是按
此章詩義首二句極言豐年收穫之多下酒醴亦是

從黍稌中帶出非必以黍稌之多專爲酒醴用也

粱

粱 唐風鴇羽篇 粱有青黃白三種青粱殼穗有毛粒青米亦微青而細於黃白米黃粱穗大毛長殼米俱粗於白粱號竹根黃香味逾於他種白粱穗亦大毛多而長殼麤扁長不似粟圓米亦白而大其香美亞於黃粱羅瑞良以爲古無粟名蓋以粱統粟今人以穀之最細而圓者爲粟則粱是其類愚謂古以粟爲黍稷粱秫之總稱今世惟以粱爲粟北人謂之小米者是

矣李時珍謂穗大毛長粒麤爲粱穗小毛短粒細爲粟要之皆是粱耳唐孟詵本艸言人不識粟大抵黏者爲秫不黏者爲粟因呼粱爲秫粟不知粱自有秔糯之別不得以秫名亦不得以秈名也

羅瑞良謂粱性微寒其聲爲粱蓋亦借凉音此謬語物性亦有大凉而不聞以凉稱者粱性甘平頗得中氣何獨以凉得名耶至引許叔重說黍大暑而種黍從暑粱從凉其義爲一則傅會之尤者也

孫元慶曰豐年言養人之物而不言粱者蓋稌加勝於粱則爲常膳愚謂古者食以粱爲重曲禮粱曰薌其宗廟之祭用之又大夫無故不食粱古天子之飯有白粱黃粱所謂膏粱之味食之最美者也豐年舉黍稌以例其餘豈有加膳常膳之別存乎其間耶

穈 大雅生民篇 釋艸云虋赤苗按穈虋字同然但謂之赤苗不言何物舊註皆以爲粱惟羅瑞良沈存中謂即丹黍存中又以爲稷之赤者鄭剛中云岐山之陽種床音糜穈尤盛米類稷可麵可餅西人飽麵非床猶倦據此則當是稷屬今從舊註附論粱後

季明德謂黍爲總名分言之則穈芑爲粱粱似粟而大即今膏粱也愚按穈芑以釋艸無明文故黍粱之屬任人作解至粱與黍種異性殊判不容混而謂黍中之穈芑爲粱則粱是黍之一種矣不亦謬乎

芑 大雅生民篇 釋艸但訓芑爲白苗亦無明文從郭璞舊註則謂即今白粱粟所謂穗大毛多而長殼麤扁長不似粟圓者未知是否

傳訓恒爲徧舊本多作亘字嚴華谷云亘義通也徧也竟也今傳訓徧則本作亘者愚謂詩明作恒不當

易亘為訓此疑與月恒之恒同恆月弦也凡引之弦直者皆曰恒楚詞恒瑟是矣蓋田畦一畝三甽謂播種竟畝若一如弦之直皆是嘉種是也或謂字同絙大索也言以大索捆載而歸故繼之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此又一說

芑（小雅采芑篇）此芑傳但訓菜陸璣謂似苦菜莖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肥可生食亦可蒸為茹青州人謂之芑西河鴈門芑尤美胡人戀之不出塞集傳則以為即今苦蕒菜宜馬食愚按芑菜於釋草無所見從之說者一云似苦一云即苦兩說亦未合惟嚴華谷力主嘉穀之說於新田菑畝中鄉較當有疑既謂之采則不宜謂之穀何元子引桑中詩辨之謂麥可言采何芑不可言采亦確今從之列論糜芑後

或引顏氏家訓謂江南別有苦菜葉似酸漿即爾雅所謂蘵黃蒢也今河北謂之龍葵梁世講禮者以此當苦菜據云此菜可以釋勞宜乎人馬皆食或青州鴈門以為芑江南無其名耳然按釋艸黃蒢別是一種鄭漁仲謂俗呼竹茶葉似蒴藋無芑名并無苦菜

名未敢援據臆斷也

諸解皆以采芑作引喻取義太深於詞[illegible]未合愚謂新田菑畝中鄉將沃不一土而皆有嘉穀之采喻其取三千上卒不一人而皆有佐師扞敵之用大意止此無他義也

中鄉不必定為美地蓋三千之衆非一處之人然之嘉穀之種非一處之地所以采之者于彼而又于此耳

芑（大雅文王有聲篇）傳於此芑又訓草未知何指正義仍作芑菜嚴華谷則主嘉穀之說似於詒孫燕子義較合今從之

山海經東始之山有木狀如楊赤理汁如血不實名曰芑又本艸地黃亦名芑然芑木於他書不槩見地黃釋艸但有苄名無芑名詩所詠亦不應指此若芑為地黃傳何不直云地黃而但云艸乎

豐芑引喻適意蓋謂豐水地饒至今猶有嘉穀之詒豈武王仁聖反無所以貽子孫者思文之詩云詒我來牟即豐水有芑之謂也有駜之詩云君子有穀貽

孫子卽武王以貽燕爲事之謂也若此則芑之爲嘉
穀可斷矣

蘞

蘞（唐風葛生篇）蘞於釋艸無所見惟有蘞兔荄之文郭璞
云未詳而本艸蘞有兔核之名取象其形又取蘞音
近或卽是此未敢妄據也說文謂卽白蘞陸璣云蘞
似栝樓葉盛而細其子正黑如燕薁不可食幽人謂
之烏服又蘇頌謂其蔓生莖端五葉花靑白色俗呼
五葉莓葉五椏子黑一名烏蘞艸卽烏蘞莓二月生

苗多在林中作蔓蜀本註謂或生人家籬落俗呼籠
艸此可得其大槩矣
按詩詞蔓艸凄凉枕衾虛設及百歲歸居歸室諸語
疑爲悼夫之作何元子云以次章予域推之域爲塋
域乃此婦之夫所葬之地地在野中故先言于野此
亦何嘗出塚上荒凉之景況然在首次章蔓野言域
知是賦其所見詩翼云讀此恍然荒塚纍纍祭掃悲
哀之狀存其說

蒹

蒹（秦風蒹葭篇）釋艸謂蒹爲薕郭璞謂似萑而細高數尺
江東呼爲蒹藡陸璣云蒹艸堅實牛食之令牛肥強靑
徐州人謂之蒹兗州遼東通語也按此則蒹惟有薕
名後人多誤菼薍爲蒹故陸農師以爲萑之未秀者
令人用作簾箔因名簾蔽嚴華谷以爲蒹薕荻一物三
名鄭漁仲以爲荻卽蘆葦之小者何元子以爲蒹自
小至大有七名菼薍鵻蒹薕荻萑也並謬觀郭璞但
云似萑則其非萑可斷矣
傳謂凄凄猶蒼蒼義混陸農師易之以爲其色凄而

未蒼亦未是凄不可以色言也嚴華谷云本亦作萋
尤非萋不與凄通說文凄雲雨起貌愚謂文從水有
沾濡寒凉意鄭風風雨凄凄義同此與白露未晞文
連蓋露零未乾之貌耳作萋者乃石經及豐坊僞本
不足據

荍

荍（陳風東門之枌篇）釋草謂荍爲蚍衃無葵名郭璞謂卽荊
葵鄭漁仲謂卽蜀葵陸璣亦謂荍一名荊葵崔豹又
謂荊葵一名戎葵羅端良以爲荊葵蓋戎葵之類比

戎葵葉小一名錦葵愚按釋艸別有荍戎葵之名戎
葵乃蜀葵也荊蜀之分蓋各從其地以為名而華之
小大亦與崔豹混荊葵為戎葵而滿仲遂以荍為蜀
葵皆未是今別見於此
或疑蚍衃字何以從蟲一說紫荊花生幹上連接甚
密如蟻窠故名俗一名火蟻猶荍戟之名豕首蘉艸
之名自鷊也愚按以荍為紫荊此濮氏說以其亦有
荊稱又不列葵名於釋艸文頗似存俟考者
舊說皆以芘芣之華比女色玩如荍貽椒二語屬對

工妙蓋一言其色美一言其臭芳總是愛慕形容之
意或乃以如荍比觀者謂同時湊集而觀子仲婆娑
其人亦如芘芣開華之盛於詞意反覺索然矣

龍

龍 鄭風山有扶蘇篇 釋艸訓紅為龍得亦以能為紅艸惟廣
雅云葒龍蘋馬蓼也陸璣亦謂游龍一名馬蓼葉麤
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愚按本艸謂能一名
鴻鸛如馬蓼而大陶隱居謂馬蓼生下濕地莖斑葉
大有黑點最大者是葒艸即水紅也下溼地皆有之

則能又非馬蓼大抵與蓼相似而葉較大故今水紅
俗稱呼紅蓼可證茲別見於此
或引管子五位云其山之淺有龍與芹則是龍生上
上不若諸蓼之下溼皆有此非也水紅生水涯乃最
下溼處又詩明言隰有與荷花並舉可見若管子所
云乃是山木如桑松杞非龍可牽合作本艸耶
游以水旁紅草生水中隨風蕩漾若泳游然故謂之
游能絳書地有四游游訓動與此義正相似鄭氏放
縱之說未合至淮南遊溯浮草所自必是從其始生

微者言之豈有紅龍之大而生莽叢細物者耶羅瑞
延以屈龍為游龍未可据也
水草皆柔弱附著水而不可以為陸草之比嚴華谷
引李德裕正人如松柏邪人如藤蘿之說欲以水艸
之柔者並山木之挺者不如與令片羽相懸萬萬胡
可同日語耶要之山隰各有其美不當軒輊以為美
惡之喻也

詩識名解卷之十一

錢唐 姚炳彥暉 著

草部

苕

苕（陳風防有鵲巢篇）釋草惟釋苕爲陵苕黃華者名蔈白華者名茇餘無文則陳風小雅二詩祇是一苕也傳於此苕別訓草又不明言何物惟陸璣確指爲苕饒以爲幽州謂之翹饒夏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藿說家多宗之大抵

因旨字解作味美故見有可生食之語遂据爲說耳要未可信也

正義謂陵苕生下濕苕艸生高丘強分二種無論下濕之說誤作鼠尾固非即苕饒豈必盡產高阜者此不過因詩中邛字爲說耳按博物記云邛地在陳縣北則邛又爲地名本不當訓高丘

傳說讒言感人必由積累而成如苕饒蔓引牽連以及我此緣序曲解非詩意也苕華或黃或白爲邛美觀以與下予之所美耳故何元子謂四有既皆比讒人則苕爲二物似不應以旨稱之此亦有見而云然者

（小雅苕之華篇）傳於此詩依釋艸文訓陵苕按陵苕舊說亦不一廣雅以爲蘧麥然蘧麥花紅與芸黃不類郭璞謂一名陵時陸璣從之謂別名鼠尾似王芻生下溼水中七八月中花紫似今紫草考璣所說乃釋艸所謂葝也苕爲陵苕葝乃鼠尾分釋判然詎可相混則正義之以下溼高丘爲說者不辨而知其誣矣惟鄭漁仲以爲今之凌霄花本艸謂之紫葳蔓生依緣樹

木當黃花少白花者此爲近之

釋艸苕花黃白異名可知白花外惟有黃者與詩芸黃正合故說文解蔈字謂苕之黃花是也傳謂將落則黃正義因謂苕華色紫初不黃就中有黃紫白紫之分衰則全變爲黃並誤羅端良云凌霄雖名紫葳而華不紫詩謂芸其黃者正自華開之色得之

後序謂幽王時戎狄交侵中國師起君子閔之此但刱其作詩所自耳詩人託物起興豈必泥此爲說耶鄭氏以苕榦喻京師京師天下根本不應以苕榦之

依附柔弱爲比至若中夏曰華取其體明衆備有華采之意乃通作艸木之華爲說尤非理也且詩但言華耳因華及榦復因榦及華輾轉穿鑿作詩者奚暇及此乎

宋時說家俱以苕弱取喻爲近情理但羅瑞良本序以周室言集傳則自作詩者一身言觀二章不如無生一語宜若自謂者若以喻周室則仍是鄭氏之旨不免多支蔓語矣

詩以花葉並言則不得以青青之葉爲花落後所見即此可以證芸黃非將落之色也鄭氏變落言衰總一意耳

萇楚

萇楚（檜風隰有萇楚篇）釋草萇楚訓銚弋或作銚芅郭璞陸璣皆謂即今羊桃廣雅謂之鬼桃本艸謂之羊腸又呼爲細子鄭漁仲謂之御弋又子亦狀如鼠矢亦名鼠矢皆是陶隱居云羊桃山野多有甚似家桃又非山桃子細小苦不堪噉花甚赤陸璣亦云葉長而狹華紫赤色二說正合而郭璞註獨以爲華白豈其華固有赤白二種與

字書謂羊桃藤長丈餘可以爲繩詩萇楚以枝言不以蔓言故鄭氏謂銚弋初生正直長而猗儺不妄尋蔓而羊桃乃蔓生之草則羊桃與萇楚爲二物其說非也枝即是蔓未可鑿分至鄭氏特爲刺淫作解故飾爲正直不妄尋蔓之語耳安得據以爲辨哉

陸農師又謂有兩羊桃一種華實皆連理故詩以刺淫恣此大鑿說羊桃祇有一種其連理者不槩見先言枝次言華次言實亦如桃夭次第蓋立言之序然爾豈可因此別生一解乎

序說皆不足据然首序但言疾恣而已恣有驕恣貪恣之不同而後序定爲淫恣尤不根語陸農師乃分猗爲有猗以立儺爲有節以生以實不淫不恣之說何也猗儺楚詞及相如賦王褒賦俱作旖旎高唐賦作猗旎南都賦作阿那洛神賦作婀娜義並同明是柔媚嫋娜態狀詎可以他義訓耶

或謂詩有室家之語明是爲男女之事而發故定從序恐謂政煩賦重正合序中恣義未可因室家二字

定作淫恣解也蓋苛政猛虎本欲避而去之但恨爲
室家所累不能遠去故歎其不如草木之無知耳一
入淫恣而便識脳至謂男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準
之數在外故與家實之舍在内故與室愈隱入惡道
矣

稂

稂 曹風下泉篇 稂名童粱見釋草文郭璞以爲莠類陸璣
云禾秀爲穗而不成崱嶷然謂之童粱今人謂之宿
田翁或謂守田也鄭漁仲亦以爲卽守田俗呼鬼稍

愚按守田釋草別列一條郭璞謂似燕麥子如雕胡
恐又一類從璣之說則是禾秀而不實者說文作蓈
亦謂禾粟秀采生而不成謂之蕫蓈是也然則莠乃
惡艸稂非惡艸耳
根當作涼此鄭氏妄語耳艸類無名涼者故亦不明
涼艸是何物但以蕭蓍之屬混言其本無据可知愚
謂稍田正浸潤之所及易不言根趣韻而已况此但
從苞字取義稂蕭蓍不過艸之叢生者因類舉以爲
言耳

傳謂稂非溉艸得水而病非也稂卽稻禾之屬性亦
貪水但病在一浸字以叢生之苗無溝洫之界而苞
本全溺水中且寒泉浸灌方未有已所以爲虐耳不
然禾在黍苗何以反需陰雨之膏乎
小雅大田篇 羅瑞良論大田詩謂其稱稼之茂美繼以稂
莠螟螣蟊賊則皆是害稼者莠既別是一物則稂亦
當是一物因以本艸狼尾艸當之愚按釋艸狼尾別
列不與童粱並舉何可以音字相近謬爲擬議至於
莠爲狗尾尚在疑似羅氏乃取以狼尾尤穉說也舊

又謂稂卽莨菪引倉公傳飲莨菪一撮作證迭至
稂與狼尾莨菪三者淆然莫辨亦不察甚矣

蓍

蓍 曹風下泉篇 陸璣謂蓍似藾蕭青色科生陸農師以爲
蒿屬按今蒿是處皆有而蓍艸不槩見且其莖花皆
與蒿異不得以科生便謂爲蒿屬本艸蓍生少室山
谷今蔡州上蔡縣白龜祠傍其生如蒿作叢高五六
尺一本一二十莖至多者三五十莖生便條直與於
衆蒿秋後有花出於枝端紅紫色形如菊花此蓍艸

之狀也

傳以蓍草爲神靈之物上覆靑雲下守神龜此亦如攀緣粉飾之說耳蓍艸特爲不易生之物聖人取其科生條直足供分掛揲歸之用故用以筮且因神之德存乎易乃易理之寓非蓍草之靈也史稱千歲百莖而王充謂七百歲十莖則百莖又當七千歲矣若說文五行傳博物志諸說更互異均未可盡信耳陸農師云蓍從耆草之壽者也六十爲耆卦之別六十有四蓍數窮於此羅端良云今取蓍不能得滿百

莖長丈者取八十莖以上長八尺卽難得也人民好用卦者取滿六十莖以上長滿六尺者卽可用矣然則廣爲六十莖從爲六十寸故應耆耳愚謂易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蓋取象天地原不因卦數爲多寡也至六十莖六尺之說特爲滿百與八十者不可必得因通其窮以爲六十亦可用耳若謂字從耆祇以六十爲率何爲又獨重一本百莖者耶何允子又謂芭蕉以比王城之中亦有老成人而從子胡爲逆者如尹文公名伯奐南宮極之類也此無於其質強韌卽古亦大可兩證蓍從老取義已是曲解若老復從耆取義其說不愈曲乎

葽

葽（豳風七月篇）傳不言葽爲何草釋草亦無單名葽者但有葽繞棘蒬之文郭璞以爲卽今遠志嚴華谷主其說謂遠志苦澁之甚醫家以甘艸熟鬻乃可用要之與詩所說似不相屬也按月令孟夏苦菜秀逸周書時訓解云小滿之日苦菜秀此疑卽劉向所說苦葽者丘光庭引月令疏謂苦菜似馬薊而花白其味極

苦以爲今四月秀者野人呼爲苦葽春初取煮去苦味和米粉作餅食之四月中根如蓬艾花如牛蒡花此爲可驗云

廣雅獨釋葽爲萎草通雅亦謂狗尾之秀葽非遠志葽繞又按夏小正云四月有秀幽戰國策幽莠之幼也似禾故或以幽爲葽聲之轉亦是一說但害苗之草田家務鋤而去之不應以此紀時令識者斷焉

鄭氏疑夏小正之王萯爲葽此謬誤也本草萯生田中葉靑刺人有實七月采之闕非四月秀者況月令

明有王瓜苦菜兩條鄭氏獨舍苦菜而言瓜殊不可解豈以夏小正一秀字而誤據耶若月令於王瓜言生於苦菜言秀此其猶足取徵者也

詩立言之旨在月不在物言物特錯舉以誌其月耳鄭氏謂成熟自秀葽始則四月以前果實菜茹之類其成熟者頗夥況李報先秋爲用甚大而區區以一葽艸爲物候之先耶

薁

豳風七月篇 傳以薁爲蘡薁不誤正義誤引晉宮閣銘

薁李以爲郁櫻類棣屬則誤之甚矣按蘡薁廣雅謂之蘡舌陸璣謂一名車鞅藤花木志以爲其實如龍眼黑色本艸謂之山葡萄苗葉蔓生與葡萄相似亦有蔓大如椀者實小而圓味酸色不甚紫蘇恭誤以爲千歲藟者是也吳越諺云蘡薁熟食新粥正此詩六月所食無疑茲因蔓屬定入草部明與鬱棣迥別用俟考者

嚴華谷云疏謂鬱是車下李薁是薁李則薁李非車下李矣陸璣既以唐棣爲薁李又云薁李一名車下李亦非有郁李亦云一名車下李則薁李亦作車下之名蓋由二者相類故名稱相亂也愚謂不然薁無李名薁與郁音同字別今誤以郁李爲薁李因即以薁爲李又以薁李爲車下李併混鬱薁常棣唐棣四者爲一物則皆正義之遺誤也何元子辨之云舊說皆以爲即唐棣而沈存中又以爲唐棣即鬱常棣即薁此皆非也鬱乃車下李薁乃蘡薁唐棣乃薁李木是三物何得相混此辨甚晰惟謂唐棣乃薁李則又誤當云常棣即郁李耳

毛子晉云陸璣止釋鬱豈以薁即是唐棣故存而不論其實常棣與唐棣鬱與薁原是四種傳云鬱棣屬則非棣可知疏云薁鬱類則非鬱可知但燕薁蘡舌是草大類與下文葵相似不應與木類相混此說得之

韓詩外傳薁作蘛說文及邢昺疏引詩皆然今按蘛亦音育釋艸謂之山韭羅端良謂山韭形性與韭相類但根白葉如燈心苗是也豈舊本因作蘛毛傳易作薁者與存其說

葵

葵（豳風七月篇）葵種類不一有丘葵廣雅所謂蘬是也有胡葵廣志所謂其華紫赤是也有蜀葵（一名戎葵一名蕲足葵）釋艸所謂菺戎葵是也（又有黃蜀葵錦葵與蜀葵相似而各別揀花葉小大亦殊）有終葵釋艸所謂蔠葵繁露是也（別有蒸葵天葵亦露燕葵諸名）有龍葵本艸謂即關河間呼苦菜者是也有菟葵釋艸所謂莃菟葵是也有荊葵舊謂即荍釋草謂之蚍衃者以無葵名今別見有蒲葵葉大可作扇者是也有楚葵釋草所謂芹楚葵是也有澤葵即莓苔鮑昭蕪

城賦所謂澤葵依井是也有鳧葵一名茆毛傳所謂茆鳧葵是也又有吳葵鴨脚葵蒓葵秋葵冬葵紫莖葵白莖葵是不一名若蜀葵諸類或可食或不可食雖皆名葵非葵菜耳葵菜但有紫白之分大約四五月種者可留子六七月種者為秋葵八九月種者為冬葵正月復種者為春葵王禎農書云葵為百菜之主備四時之饌可以防荒儉可以為菹腊是也

葵稱露葵潘岳賦菜則蔬葵含露王維詩松下清齋折露葵皆是舊謂摘葵必待露解語云觸露不掐葵日中不翦韭各有宜也然則謂露葵為葵之一種及以釋艸蔠葵繁露為露葵者並謬又顏氏家訓載蔡朗以父諱純呼蓴菜為露葵此則度詞耳

葵揆古字通采菽天子葵之蕩則莫我敢葵皆是陸農師謂因能揆日御訓葵則為衛足專名矣且葵癸皆癸耳羅瑞良以為天有十日葵與之終始故從癸尤鑿

芹

芹（小雅采菽篇）芹非葵族以釋草有楚葵名故併列葵中按本草芹有兩種荻芹取根白色赤芹取莖葉並堪

作菹及生菜舊謂其葉似芎藭花白色而無實根亦白色是也

采菽采芹祇取引喻不當以為燕享之物玩詩首章但言錫予之盛次章但言車馬之儀無從加入燕享等事且芹產於水故因泉及芹亦非尚潔清之意也傳本取興而誤有菽芑太牢以待君子之語鄭氏故從而甚之愈滋其鑿耳

羅瑞良又謂此與瓠葉同意芹葢微物古人不以微薄廢禮王能修之猶愈於無禮也此尤大謬彼詩惟

饋饌質菹故云嘗物若燕享之禮有鼎烹即有菹醢
上既作牛羊解矣則芹菹自是備物何云微薄耶且
彼詩烹炮皆獻明是燕饗之詞此第云采而已又焉
知定用以待諸侯乎何元子云詩意以檻泉自下上
出興君子自下國而朝於王朝檻泉之旁有芹可采
興君子之來朝亦有儀從可觀也此覺淺合
思采芹（魯頌泮水篇）箋為泮水發端無相況意陸農師謂芹
取有香士之於學攬其芳臭而至則采芹之譬此後
世之說也羅瑞良又泥古入學有釋菜禮以菜為贄
即於水中採三品之草以薦之其說尤固或又云教
不擇人猶采不遺芹亦是強說耳

茆（魯頌泮水篇）思　傳訓茆為鳧葵于寶謂今之鵝蹺草陸璣
云茆與荇菜相似葉大如手赤圓有肥者著手中滑
不能停莖大如匕柄江東人謂之蓴菜是也羅瑞良
以為今蓴小於荇璣所說大於荇則絲蓴蜆蓴之異
耳惟本草以荇菜為鳧葵而蓴別為一種今以釋草
荇斷之但有接余之名更無鳧葵之名則傳疏為足
據矣周禮茆菹後鄭讀茆為茅謂茅初生者非是

陸農師以采茆為學道知味之皆謂芹潔白而有節
其氣氛芳而味不如蓴美其說題矣或又謂蓴美宜
老魯侯在泮養老故與意取此此欲取與下難老尤
盤詩但云在泮飲酒而已未嘗言何事而飲也其於
於養老之典奚關耶
杜子春讀茆為卯說文用詩叶音讀若柳竊假是許
而非杜非也茆無柳音讀為卯古韻自叶不必轉音
作柳耳卯以今韻合之茆與老酒與醜則叶亦是一
體唐李建勳柏梁詩用此法如桑柔篇柔劉憂與旬
民瘠何相叶三百篇中往往有此孫月峯謂卯後世
之艞艫舳是矣

菽

菽（豳風七月篇）　廣雅分大豆為菽小豆為荅羅瑞良以為
菽者眾豆之總名按今小豆不聞有呼荅者則瑞良
之言是也呂氏春秋云得時之菽長莖而短足大菽
則圓小菽則摶以芳是大小皆以菽名明矣
羅瑞良含烹菽而以叔苴之叔為菽謂穀之微者故
以食農夫此大謬解按漢書元鳳二年令三輔太常

常郡得以叔采當賦則菽與叔古因通然據詩正文
瓜言食壺言斷荼言采樗言薪則叔自爲取物之義
豈可作豆菽解耶且豳民方窮菽以奉賓壽而曰吾
將與瓜壺苴荼以並食農夫也必不然矣

小雅小宛篇 傳於此菽訓藿正義本廣雅說以爲葉謂之藿明采取其葉或疑之謂詩言采芑采麥芑麥亦穀也安在藿可言采菽不可言采其說正矣猶未得其實也按說文藿同藿尗之少也又釋草蔨鹿藿郭璞謂即今鹿豆是藿亦豆別名傳易豆訓藿變文耳而

正義以爲豆葉因附會所以言采之故尤無謂也觀此則知廣雅亦徒據鄭箋謂藿爲葉耳其於大小之名又烏足信乎

鄭氏謂藿生原中無主以喻王位無常此因螟蛉句云然愚謂菽乃穀類種既方成豈有無主任人采取之理且下云爾子與所生對言蓋身之親枝也說者以辭害志便作繼子之喻可笑

中原者庶民所共之中原也原不一菽菽非一人各有之而各采之猶各有子而各誨之此喻人道之當然螟蛉句則驗物理之自然也嚴華谷泥宜曰奔申事謂民采則菽非我有於教誨式穀語意殊不似

藿小雅白駒篇 按傳謂藿猶苗也愚謂此亦當指菽言說文以藿爲尗之少蓋豆之始生者故與苗對舉耳

小雅小明篇 傳謂穫菽所以爲蓄時旣不得有備故憂之而感非也此詩大指但以行役爲勞未嘗以無蓄爲戚菽與蕭連類相及不過即道途所有所見者以爲言玩其詞旨祇在秋冬之交亦非定是穫菽事耳

小雅采菽篇 傳箋實指采菽爲享侯鉶羹論見釋序不贅

然傳云菽以芼太牢是芼牛以菽非以菽葉也鄭氏不解藿亦豆名故儀禮註謂豆葉爲藿而曲解此傳以證其說亦不察甚矣羅瑞良云菽於用甚多羞籩之實糗餌粉餈皆擣粉熬大豆以爲表則菽之得爲芼可知

何元子謂詩以菽與車馬衣服承菽而貯以筐筥將以待不時之需諸侯來朝有錫予之禮而不可亟儲其具乎詩意止此

荏菽大雅生民篇 按釋草云戎菽謂之荏菽此箋及孫炎

鄭漁仲皆以爲大豆樊光舍人李巡郭璞並云胡豆璞又引春秋穀梁傳解戎爲菽及管子北伐山戎出戎菽布之天下爲證正義辨之謂后稷不應舍中國之穀而求戎產即言齊桓伐山戎始布其種則后稷所種者何時忽絕而齊桓復布之禮有戎車不可謂之胡車明戎菽爲大豆其辨甚晰愚按戎本有大義見釋詁明文商書乃不畏戎毒于遠邇大雅肆戎疾不殄皆作大訓戎菽之爲大菽無疑若管子所云戎是伐戎時所得乃胡豆耳觀此則荏菽爲大豆名非

菽爲大豆名益信

或引齊民要術凡區種大豆令相去一尺二寸區種荏令相去三尺則荏與大豆異愚按荏乃蘇類今有一種白蘇名荏釋艸蘇桂荏郭璞以爲蘇荏類故名桂荏方言關東西謂之蘇或謂之荏是也與菽無涉后稷所蓺皆菜穀種不應以蘇荏並言且釋艸明有荏菽之條未可分二物訓也

旆說文云繼旐之旗沛然而垂名旆蓋旐以全帛爲之續旐末爲燕尾者名之爲旆也以比荏菽則是豆莢懸綴依間參差並出亦有燕尾形故曰旆旆不專取長義及揚起勢耳

瓜

瓜 豳風七月篇

瓜瓞生種類不一有龍蹏虎掌羊骹兔頭往枝蜜筩瓞瓝貍頭白𤓰無餘繼諸名具見廣雅今本艸所載惟六種而已羅瑞良謂周詩瓜無所出之地至秦漢間始有東陵瓜其後以遼東廬江燉煌之種爲美而瓜州大瓜如斛按古瓜州正唐燉煌郡左傳逝逐乃祖吾離于瓜州此其處也

羅瑞良謂古人以瓜紀時夏小正五月乃瓜始食瓜也八月剝瓜乃蓄瓜也周詩七月食瓜蓋夏五月其說非是豳風舊謂以夏正紀時此自不誤今瓜期惟王瓜四月即生其餘皆在夏秋始熟若七月爲夏之五月此時瓜實未成安所得食且古人食瓜最重故爲天子諸侯削者皆有異制今豳民儉於自奉而反以先時不多得之物食我農夫必不然矣

豳風東山篇

傳訓敦爲專專義究不可解即通爲匏繫亦曲說也嚴華谷讀肯則取圓成之貌似矣愚謂不若

與大雅敦彼行葦同解行葦傳云敦聚貌蓋瓜實纍纍叢生聚繫故亦曰敦耳首章敦彼獨宿敦亦當訓聚謂軍士聚處也云獨宿者對室家而言也

烝眾本釋詁文瓜實纍纍叢綴棲上自是眾義且與敦聚之解適合鄭氏改訓塵不可解正義釋塵爲久亦強語而嚴華谷從之且斷以獨宿非眾過矣

瓜苦瓜之苦者此即其所見言不必泥苦字求解而傳分心苦事苦二說鄭氏更取瓜瓣喻心則以久見使析薪作事誕甚

嚴華谷謂征人想像婦見苦瓜久在栗薪因思如我匏繫於東定作三年之歎爲說太曲其故在看我征聿至四字不實耳觀末章躊躇婚娶明是既歸之語闊別許久暫見故園風物且喜且悲情所必至唐詩始憐幽竹山窗下不改清陰待我歸正其見也必從征夫意中想婦語又從征婦語中作思夫意祇屬笨伯

小雅信南山篇 鄭氏稅瓜之說無所據以場人職及郊特牲文考之閒有爲天子樹瓜者非必盡出農力耳嚴華谷以爲野人獻芹之義亦曲解何元子云此疆場當主公田之場故於此種植以盡地利而獻皇祖也

是剝是菹二是字蒙上瓜言文義甚明不必以醢人豆實無瓜菹爲疑也何元子謂剝言剝棗菹凡七種無瓜菹詩但言剝菹而不言其物以惟棗用剝言剝則知其爲棗菹惟七種言菹則知其爲七菹也此大武斷醢稱削瓜削即剝義豈可易瓜言棗至瓜菹雖不見經傳然禮瓜祭上環則生者漬者自皆供祭品況齊民要術亦載瓜菹之法其由來舊矣烏得謂後

世所用非古祭禮備物耶

嚴華谷云方其削治未定爲菹故言是剝及已淹漬如是爲菹故言是菹於義較詳不然未有舍其生而專以菹獻者於瓜祭之禮未備矣

瓞 大雅緜篇 瓞瓝其紹瓞釋艸文傳解皆謂瓞有二其一爲小瓜種專稱即瓝之別名其一則大瓜之近本初生者小如瓝亦名瓞故曰其紹瓞也愚按文義其字蒙上瓝來蓋瓝瓞皆小瓜通稱故謂瓞即是瓝瓝之相繼而起者較瓝更小則謂之瓞也如此則兩瓞祇

是一小瓜耳詩言瓜瓞蓋舉小大以盡其類也
詩言自土沮漆則是已遷幽土在公劉之後矣義不及后稷何容溯稷所自出者况篇中皆言太王及文王之事與先世無涉正義解箋謂以瓜喻后瓞喻稷以下非是
集傳與箋疏取喻正相反箋疏先瓜而後瓞喻祖紺以上也集傳先瓞而後瓜喻太王以下也然以篇中詞旨合之則後說允矣愚則謂瓜生皆由小而至大始雖爲瓞纔斷成瓜瓜成又復生瓞此所謂緜緜不

絕意耳必謂近本者爲小至末者爲大說亦泥
大雅生民篇　傳訓唪唪爲多實不知何據按說文唪大笑也讀者詩瓜瓞菶菶則傳本疑原從艸同菶蓁之菶取茂盛意者或譌從口同唪耳字書又作瓞義同
匏　邶風匏有苦葉篇　匏謂之瓠此傳文陸農師駁之以爲長而瘦上曰瓠短頸大腹曰匏蓋匏苦瓠甘定非一物
愚按謂匏即瓠者自毛傳後如說文廣雅古今注皆仍其說然匏但爲器用此詩與公劉酌之用匏是也瓠甘可食詩幡幡瓠葉甘瓠纍之是也而匏又有大瓠之稱莊子魏王遺我大瓠之種故古今遂通稱之要之是兩物耳茲備列釋瓜中以俟覽者類辨云
首章總言濟涉之宜則匏木爲濟用者左傳苦葉不材於人供濟而已正此詩確解正義反以爲斷章何耶魯論匏瓜繫而不食瓜尚苦不可食何况其葉陸璣亦據傳謂匏即瓠故引瓠葉爲可食之證而不知其謬也以此斷之則匏之不得爲瓠益明矣
鄭氏謂匏葉苦而渡處深蓋八月之時陰陽交會始可以爲昏此以匏爲紀時之詠固非然云八月始可

爲昏庶幾猶是霜降逆女古制則以仲春爲婚姻之期者實自相矛盾矣
大雅公劉篇　匏取儉質故用以酌正義以爲自然之物不假雕飾是矣陸農師謂以匏盛酒冬即煖夏即冷物理有之然非用匏之旨也
瓠　衛風碩人篇　陸農師謂瓠狀要類於首尾類於要微銳緣蔓而生其狀與匏異矣羅瑞良以瓠爲匏之甘者猶莊子以匏爲大瓠蓋互易爲名實非一種也
釋艸云瓠棲瓣郭璞直引此詩爲解當是舊本原作

棲取瓣在瓠內棲集義耳今詩作犀于瓠瓣難通矣
按古以兕爲甲因謂堅爲犀漢書通錯傳器不犀利
是也豈以齒有堅義故亦通作犀與
相法齒瓣白如瓠犀青如梱子者貴詩所云白取潔
白義漢書張蒼肥白如瓠亦是其證集傳方正整齊
之說又從白中推出耳

小雅南有嘉魚篇 呂東萊謂瓠有甘有苦甘瓠則可食者此
亦誤通匏爲瓠故云瓠有苦者耳古書傳但有甘瓠
無甘匏亦但謂匏苦無言瓠苦者此可以斷已

嘉賓兼賢材言若有材無德則亦不足爲君子重矣
陸農師就魯語苦匏不材之說因謂甘瓠爲材且以
賢材分上下之等鑿甚夫傳明言供濟此匏葉正言
也陸氏顧不之取而專取一材字以穿鑿甘瓠之詩
不亦誤乎

瓠 小雅瓠葉篇 陸璣謂匏葉少時可爲羹又可醃鬻極美揚
州人恒食之至八月葉即苦愚按此正所謂瓠葉也
惟其可食故詩采烹以嘗耳璣通作匏遂繫於有苦
葉之下誤矣

傳以瓠葉爲庶人之菜恐未然庶人啜菽飲水而已
豈有瓠兔雜陳而反謂之微薄者按儀禮公食大夫
上大夫庶羞二十加於下大夫以雉兔鶉鴽則兔惟
上大夫有之瓠葉所以芼者其非庶人之饌明矣
幡翻通孟子既而幡然義同翻是也詩巷伯捷捷幡
幡賓筵威儀幡幡蓋亦輕率意大抵如唐棣偏反之
說而或乃泥字求解以爲瓠葉似拭布之形亦迂甚
矣

壺 豳風七月篇 傳謂壺即瓠按瓠讀若護與壺音不同以

形求之亦非一種瓠長壺圓故崔豹以壺爲無柄之
瓠亦猶匏之名大瓠耳然壺形但大腹而不細腰細
腰者俗呼藥壺盧廣志謂之約腹壺是也曹說玄蜂
若壺蓋指此非單名壺者

壺與匏皆中虛可涉水然匏形短頸大腹而稍扁壺
則長腹而圓不可以利涉之故混爲一物也詩匏有
苦葉此匏可涉水之證鶡冠子中流失船一壺千金
此壺可涉水之證

陸農師謂壺非食物豳民斷其壺使堅成可用其說

是也但嫌與下食瓠文不合長樂劉氏云枯者爲壺嫩者爲瓠八月宜斷其梢令勿復花實所以堅其壺而大其瓠此亦一說

詩識名解卷之十二

錢唐 姚炳彥暉 著

草部

茅

茅豳風七月篇 說文以茅爲菅鄭漁仲別茅葉爲菅皆非古者菅茅異用菅同麻並漚爲布而茅則以蓋屋其種佳者用包裹禮物及充祭祀縮酒如禹貢包匭菁茅春秋傳包茅不入及易詩白茅皆是並與菅不相涉也故陸璣謂菅似茅又異物志云香菅似茅而葉長大于茅皆以二物相例其非一種明矣

鄭氏謂取茅絞索以待時用不明言何事正義訓爲蠶具亦是臆揣蠶帷預備萑葦爲柄從未聞用茅者嚴華谷云取茅將以蓋屋索綯將以縛屋蓋公官所蓋必不用茅茅又不可爲索綯今以屋爲野廬取茅蓋之又作繩索以縛此屋而修治之上下文義始曉耳此解最楚

綯之爲絞釋言文不可易索則繩索也曰索綯者倒其詞趁韻而已而其詞益奇古集傳訓綯爲索訓索

爲絞蓋未審其爲倒文耳

白茅（召南野有死麕篇）郭璞謂釋草藗牡茅爲白茅陸璣云茅之白者古用包裹禮物以充祭祀縮酒用蓋同爲茅類而稱貴於諸茅者也釋艸謂之牡茅疑亦取其爲茅類之長耳邢詩泥牡字謂爲不實之茅亦如牡荍之云無子殆未足信

純當讀如準緣也書顧命篋席黼純注謂以白黑雜綃緣席也白茅裹束禮物有緣義蓋上章但云包之而已此則既包而又用白茅束縛之也舊或訓爲聚或通作全皆於義强合

白華（小雅白華篇）此詩言束猶周易言藉正與上章對言明白華可爲菅白茅可爲束二者皆有用之物非僅作裹束活字訓也舊解多以茅爲束菅之用謂如妻妾之相承皆誤愚謂白華白茅總取潔白義自兄其德也蓋以婧后之尊助理陰教亦如菅茅之濟於用非可等閒棄置者且白茅物薄而用重其非賤褻之比可知或乃曲解喻妾之說力詆爲賤又嫌於縮酒不可通强以宗廟崇重喻褒姒得肆尤可哂

二章以菅茅並言然菅白菅茅白茅鄭氏以爲爲菅之茅則誤矣正義謂上章言取茅而棄菅故此章申之不識一取一棄從何處看出也則皆引喻之謬以致此耳

菅茅生質潔白故白雲從而覆被潤澤之兩者有臭味相投意今之子乃憒憒然以色棄德莫我肯顧其覗菅茅之被澤於雲何如哉故曰不猶也猶同也

荑（邶風靜女篇）荑或作稊列子因以爲茅靡一作弟靡字書荑與稊弟通易枯楊生稊鄭注亦作荑是也性說

文分荑稊爲二物訓荑爲艸故或以荑爲柔艸通名然韻會謂今人食之謂之茅揠則其爲茅始生專有之名明矣

荑即茅所用以藉禮物者此即上彤管之藉也易茅言荑變文耳看下貽字明是藉以將禮故曰匪汝荑之爲美也乃美夫人之以彤管相貽者而荑亦覺其美耳末句美字略讀緊接上爲美來謂我美之也舊說以荑爲喻又解斷荑在彤管之外且以爲美人之所貽皆未然

嚴華谷又以荑爲男贈女之物報貽彤管按詞旨美人之貽自是人以此貽我而必云我爲美人之貽於文亦未順此與劉貢父所說贈勺貽椒諸語合觀可發一哂

何元子說此篇以靜女爲一人女美者又一人貽彤管是實事歸荑是假象紛紜舛錯語意不倫且旣以二章女美非靜女何以靚彤管而悅其美且珍重其貽而深以爲美耶夫美者非美其色也美其所贈而狀想其正靜之德耳

荑生郊外故從其地采之許東陽泥自牧二字以爲相逐於野非也且如周南之女猶由游江漢人亦貴其德之貞耳何必以城闕自牧爲嫌哉夫城闕而曰俟者從其人想望之也卽丁歸牧馬之謂也故下曰愛而不見也

衛風碩人篇　傳皆以荑新生取柔義然荑自爲茅始生者此以喻手背兼白言蓋柔則衆艸之始生所同柔而白則茅所獨也

茶 鄭風出其東門篇　鄭氏解此詩之茶爲茅秀按茅秀亦有茶名以釋艸蘩苓茶蒤蕪芳之文證之其說允矣陸農師混入苦菜非今正之

傳以茶色白因謂女見棄又遭兵革之禍故皆喪服此大非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方奔竄之不暇奚暇講求內禮必喪服以飭其室家耶且下綦巾茹藘或綦或赤何同遭禍而服色不同如此愚謂對上如雲自取繁盛義則陸農師之說得之

鄭氏謂茶物之輕者飛行無常蓋取亂離漂泊意然與上如雲義究不協而或乃以爲淫泆女子之見不尤謬乎

豳風鴟鴞篇　傳以此茶爲萑苕按茅亂相類其秀皆可稱茶然此詩通作鴟鴞自言陸璣謂鴟鴞喙尖如錐取茅秀爲巢以麻紩之如刺襪然正與捋茶之語相合蓋所以藉巢者則是茅秀非亂秀也

上綢繆牖戶必取桑根之皮此但納茅秀於巢中以爲之藉蓋桑土以葺其外茶租以藉其內也禮封諸侯以土苴以白茅周禮音義亦作租說文訓藉爲茅藉是矣

韭

韭（豳風七月篇）韭之爲物不與常艸同故自爲一類而無屬之本艸一名艸鍾乳一名起陽艸其收種法具見齊民要術說文謂一種而久者故謂之韭性內生根莫上跳蔥不用日中札詩夜雨翦春韭是也然釋艸但釋山韭爲藿而不更列家韭又字林別載水韭之名大抵形似而種各異者

正義謂祭韭者蓋以時韭新出故用之循皆主其說愚謂用韭非薦新之義韭逞味於春故凡春祭皆用

之若薦新當在三之日夏小正云正月囿有見韭是也況此祭原爲藏冰而設非爲薦韭而設春祭凡蔬菜皆用韭此舉時物以該祭品耳宋淳化中李至上言詩四之日卽今二月也又月令開冰之祭當在春分非四月所當行帝覽奏云韭長可以苫屋矣何謂薦新此辨時云爾若今韭二月已盛長無復新黃則苫屋固不待四月也

果臝

果臝（豳風七月）釋艸云果臝之實栝樓邢疏解爲果臝之艸其實名栝樓是也蘇頌謂其苗引藤蔓葉如甜瓜葉而窄作叉有細毛七月開花似壺盧花淺黃色結實在花下大如拳其形有正圓者有銳而長者似是瓜屬故有天瓜苦蔞之名然青時如瓜黃則如熟柿又但入藥品不與果蓏瓜瓠同類茲依釋艸文別列以識其名云

李時珍云臝與蓏同說文木上爲果地下爲蓏此物蔓生附木故得兼名栝樓卽果臝二字音轉也亦作菰𧄍後人又轉爲瓜蔞愚按釋艸謂果臝之實爲栝

樓是果臝者根莖葉實之總名栝樓其實名也時珍謂果臝兼得木上地下之稱近是至謂栝樓卽果臝轉音則誤矣若敘分圓者爲栝長者爲樓又有謂以雌雄異名並存考

宇乃屋垂卽今簷下故栝樓得而延蔓之與室戶有別觀七月詩在宇在戶之分可見

苹

苹（小雅鹿鳴篇）苹與蔞異種而相似蔞葉如艾白色莖正赤生食之亦香而脆葉亦可蒸爲茹故鄭漁仲謂蔞

卽苹然釋艸明以苹爲藾蕭郭璞謂之藾蒿不與蔞
泥也王弇州謂蔞蒿卽藾蒿則皆誤於漁仲耳盧氏
雜說載唐德宗聽政暇博覽羣書一日問宰臣苹是
何艸楊珏以爾雅藾蕭爲對上謂詩疏葉圓而花白
叢生野中似非藾蕭云云然按今所傳陸璣說但謂
苹葉青白色莖似箸而輕脆適無葉圓花白之語也
茲以釋艸無蒿名別列於此

傳訓苹爲蓱說文訓蓱爲苹皆大誤陸農師傅會之
以爲蓱無根而浮常與水平故曰苹尤非理也羅瑞

良又謂鄭氏以蓱非野所生非鹿所食易爲藾蕭然
古人稱水艸之交爲麋則麋鹿亦食水艸此皆曲通
傳說究爲強解

陸農師旣本傳釋苹爲水艸因謂鹿食苹亦兼飲言
以合序飲食之說尤鑿

蒿

蒿（小雅鹿鳴篇）專名蒿者釋艸謂之菣郭璞陸璣皆以爲
靑蒿愚按蒿類不一惟蒿菣及皤蒿杜菣見釋艸文
餘若傳中有蓬蒿白蒿艾蒿蔞蒿蘩蒿藾蒿蘿蒿黃
花蒿牛尾蒿馬先蒿諸類以釋艸無蒿名俱別見至
如陸農師說靑蒿亦自有黃色靑色二種博物君子
無槩視之可耳

說家誤於傳以苹爲蓱因謂鹿食水艸今諸蒿叢生
原野豈亦水艸類耶此不辨而知其誣者

莪（小雅蓼莪篇）嚴華谷引釋艸文以謂蕭蒿蔚莪之類春始
生氣味旣異故其名不同至秋老成則皆蒿此詩說
莪蒿其明愚按莪形似蒿故後人有蘿蒿之稱然釋
艸但云莪蘿而已所謂蘩之醜秋爲蒿者正以蘩有皤

蒿之名其長大則爲蒿類非謂莪蕭爲蘩之醜耳嚴
氏合莪蒿爲一物作解誤矣

詩說多分莪蒿爲二章得解然謂憂思亂神視莪爲
蒿則非羅瑞良云古言蒿以爲非美物者凉秋九月
枝幹益高荒壙枉徑蕪穢不治故蒿者農惡之然則
詩意蓋曰父母生我而不能得我一日養也彼蓼蓼
然莪者貌視之以爲菁莪之草也庶乎其美材也
乃熟視之則滿徑蓬蒿而無所用也此孝子之自咎
也則是本爲蒿而貌視爲莪者也

蔚（小雅蓼莪篇）釋草別蔚爲牡菣郭璞以爲無子者蓋從
牡取義而陸璣云牡蒿七月華八月爲角角似小豆
則又有子矣至本艸別以牡蒿爲齊頭蒿與璣說焉
新蒿與至云秋開細黄花細實如車前實而内子微
小不可見故人以爲無子亦是强語愚謂釋草有牡
贊牡茅共名牡者頗騭自非無子之義蓋蒿蔚皆菣
而蔚大於蒿猶雌之有雄牝之有牡者故曰牡菣嚴
華谷亦以蔚爲蒿之尤粗大者是也

羅瑞良泥無子之說謂蒿生子以喻母牡蒿以喻父
尤誕詩但以莪蒿喻材不材耳若果取義分喻父母
則何不如屺岵之詩明言之而乃先母而後父且喻
言則分父母爲二正言又合父母爲一耶羅瑞良又
謂蒿猶有子者蔚則無子以見父母得我之難且蔚
又治無子亦寓其意尤穿鑿與芣苢曲解相似

嚴華谷云詩人取義多在首章至次章則變韻以成
歌此舉蔚以言蒿之粗大耳猶揚之水一章言戍申
二三章言戍甫許借甫許以言申止是戍申不戍甫
許也此最得解蓋蒿蔚一種變文取韻非有他義舊
說皆爲過於深求故穿鑿至此明其義者可與言今
詩匪特揚水一篇堪例言也

蘩（召南采蘩篇）蘩爲皤蒿郭璞謂即白蒿邢昺以爲皤猶
白是也釋艸蘩名凡三見後二條註家皆以爲未詳
惟夏小正傳以由胡釋蘩又廣雅云蘩母旁勃也陸
璣亦謂皤蒿一名游胡北海人謂之旁勃則由胡當
即皤蒿無疑至陸農師引仙經兔食之說遂合釋艸
莵葵爲一物未可據也羅瑞良則分蘩爲水陸二種
其一爲蘩蒿屬水其一爲皤蒿屬陸然釋艸文截離

則列並不以爲蘩醜本艸謂白蒿生中山川澤何云
非水物今洲渚滸涘間艸根下滋於水而出乎陸地
者比比皆是又釋水小渚曰沚乃水中可居之地詩
云于沼于沚正根滋水而出乎陸者未可强分爲二
也

皤蒿似艾葉上有白毛粗澀實非艾也陸璣以爲凡
艾白色爲皤蒿非是

菹有七韭菁茆葵芹菭筍是也無有以蘩爲菹者傳
箋謂執蘩菜將以菹皆牽於序奉祭祀之說要鮮確

據但餚蔚香美可食又左傳蘋蘩薀藻之菜可薦鬼
神則古或以蘩列祭品不似后妃采荇之語尤爲不
根耳
陸農師以沼沚分內外謂荇采之左右蘩采之內外
蘋藻采之上下蓋位下事蘩之證此甚無謂夫荇藻
亦在沼沚之中凡采不越左右之際必紐三者分別
蘩箇爲后妃夫人等級則穿鑿之大病矣
通詩無奉祭祀之語又七月采蘩明供蠶事故語錄
云從來說蘩可以生蠶可以供蠶事何必抵死說道

只在奉祭祀不爲蠶事但不知於此詩集傳何故復
仍祭祀說也
何元子主蠶事之說解事爲成君服之事古者蠶室
必近川以便浴蠶故有于沼于澗之采宮即記所謂
桑宮之宮蠶室是也引據甚確特不當鑿云太姒親
蠶之作耳
首飾有副編次三者無被文古后夫人服三翟以供
祭祀其首服皆以副配之此獨言被則非祭祀之服
可知或引少牢禮主婦被裼之文爲證要之被乃卿

大夫禮耳爲蘩之說未敢据以爲確然也
豳風七月篇 白蒿所以生蠶此傳確不可易蓋蠶無食蘩
之事特其未生者鬻蘩水以沃之則易出古浴種是
其遺法所以不言飼而言生也集傳謂蠶生未齊未
可食桑故以此啖之不知何据
釋訓謂祁祁爲徐然采不一人自取衆義此指民閒
之女言蓋將從公室之女公子媵於他國者惟其有
同歸之故故染以爲裳獵以爲裘皆欲獻之公子也
何元子剏以采蘩之詩以爲宮中之人在其內則何

以不先豳公而先公子耶況彼專言彼此泛言人各
自爲義明矣

芩

芩 小雅鹿鳴篇 芩釋艸無文故傳但訓艸說文依傳而別
出菳爲黃菳是芩與菳二物蘇頌謂黃芩苗長尺餘
莖幹粗如箸葉從地四而作叢生類紫艸高一尺許
亦有獨莖者葉細長青色兩兩相對据此則與陸璣
所說芩艸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者相似當是一物
又廣雅云黃文內虛黃芩也字亦作苓可證

舊分萿芩二義謂說文作莶以其色黃或云芩者黔也黔乃黃黑之色然今黃芩多外黃內青鮮黑色者芩從黔恐未然

羅端良謂鹿鳴所食三物一曰苹始生香可食二曰蒿甚香三曰芩亦香艸蓋艸木之臭味相同有同類食之之義此强解也今黃芩無香豈可與蘋蕭青蒿並爲香艸此奚所據耶

臺

小雅南山有臺篇 臺夫須釋草文鄭漁仲謂即雲臺菜全

謬陸璣云舊說夫須莎艸也有皮堅細滑緻可爲簑笠以禦雨而羅端良又分莎艸與莎爲二物以爲臺則莎艸也一名夫須蓋匹夫所須若莎葉都似三稜根若附子周而多毛即今青莎與莎艸不同恐按釋艸云臺夫須又云薃侯莎自是兩物羅氏之說不誤

一說臺別名山莎而夏小正云薃也者莎蓆也通作沙隮亦名地毛見廣雅則釋艸所謂薃侯莎乃以莎隮二字爲名不單名莎且有地毛之名疑羅氏所謂根若附子周而多毛者近之而臺既一名山莎故舊說謂之莎艸或即青莎緣莎之類此大非也臺名山莎見箋文又取爲簑笠自是堅老可用者若緣莎但柔翠蔓延而已婁殊庭莎記云是艸耐水旱樂蔓延雖拔心隕葉弗絕也此則青莎緣莎之屬正釋艸所謂薃侯莎者耳

羅端良謂詩以得賢爲邦家立太平之基凡言八物以臺爲首蓋禦雨之具雖至微然必平日知其所在蓄以待之亦猶賢者之當預蓄此誕說也通詩八物

平列各自爲義安得取首義以槩其餘且簑笠固以臺艸爲之未有專言臺而取并笠爲義者今有制器者於此不入山度材漫取栝棬卮匜之屬而曰杞柳之爲杞柳即在是也然乎否

小雅都人士篇 鄭氏謂以臺皮爲笠故謂之臺笠是也此與緇撮對言明非二物傳分臺禦暑笠禦雨殊難解若依羅端良說以臺止爲衣而別笠於臺外則簑衣正禦雨之具而但云禦暑何耶今世笠制不一有用麥莖織者亦有以竹編其外而施椶皮蒻葉於內者此

與用臺正相似詎云臺必不爲笠乎
正義引郊特牲文謂艸笠野人之服是賤者也陸璣師辨之以爲尊者艸服臺笠而卑者蒲茅愚謂笠不必定爲賤者所服士君子家居亦用之如謝靈運好戴曲柄笠李太白詩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大抵登涉游覽多服此者與上狐裘下充耳對言此則燕居之飾必謂此爲賤服又或謂出田時所戴於都人士殊不相背

萊

萊小雅南山有臺篇 釋艸云釐蔓華說文云萊蔓華愚按萊本音讀若釐故釐萊古通范致能吳郡志云來釐吳音並用是也如劉向封事引詩貽我來牟作釐牟正與此合則萊之卽釐無疑者餘見他書或與義同字或與文同音不可枚舉後人復因釐藜音似故或引陸璣說訓萊爲藜而注爾雅家又不知雅之釐卽詩之萊但以爲蔓華并不言其狀此古今一疑案也然事物原始則云萊卽藜一名落帚初生葉可食大則爲樹可爲杖則二者又似一物未詳是否

傳因釋艸無萊故不明言何艸正義直以汚萊當之過矣陸璣訓萊葉可食今兗州人蒸以爲茹謂之萊蒸當有所據又字書汚萊之萊讀若賚則并不叶臺韻矣

或謂萊卽今紅心灰藋萊譙沛人以雞蘇爲萊三蒼以茱萸爲萊皆名同物異愚按灰藋別是一種玉冊號藜爲紅心灰藋葢形似灰藋而心赤者此卽謂藜爲萊之說若雞蘇茱萸則去之遠矣釋艸拜蔏藋註謂亦似藜左傳斬藜藋蓬蒿而共處則藋與藜相似

謂萊爲藜因謂藜爲藋此或有然耳

陸農師謂楊舟利涉以象濟難其義猶似若據萊葉可食之說推至於藜藋充饑以爲濟難之象則愈曲矣且作詩錯舉發端謂山之有艸木猶國之有嘉賓耳何能一一引喻之曰若者爲治平之佐若者爲濟難之臣乎

莪

莪小雅菁菁者莪篇 釋艸訓莪爲蘿郭璞謂今莪蒿亦名蘪蒿陸璣謂一名蘿蒿葉似邪蒿而細科生莖可生食

又可蒸食香美味頗似芰荇陸農師謂一名角蒿恐
按本艸角蒿似白蒿花如瞿麥徑三四分花罷結角
長二寸許微彎與莪絶異農師之說誤爾茲以釋艸
無蒿名別列於此
[illegible][illegible]以蘩不聞以莪陸農師引釋蟲之蛾羅以解釋
艸之莪蘿要是強合郝仲輿又謂蒿易長俄然而成
故名莪以此育才亦未然
羅瑞良謂莪爲古之蘩卽釋艸所謂蘩之醜者恐謂
蘩之醜釋艸不明言何物而莪蘿別列一條且無蒿

名則莪不當爲蘩明矣羅氏又據此詩中沚合名南
澗沚與春秋傳澗溪沼沚爲左券然名南一章云于
沼于沚二章又云于澗之中春秋傳云澗溪沼沚之
毛又云潢汙行潦之水前後說相合而此詩首曰中
阿三曰中陵夫陵阿詎亦水中地耶
莪陸生性亦宜水大抵在陵阿中者多陳藏器謂廪
蒿生高岡是矣詩云在沚者蓋根滋水而仍出乎陸
耳若陸璣所謂澤田沮洳處非必竟是水中也故以
莪爲水艸者未敢信

莪之在中阿陵沚猶上之在膠庠所謂得其地斯爲
長也詩之大指傳箋盡之其後說家淺淫益鑿並可
掃除耳
小雅蓼莪篇 蓼蓼傳取長大義無所據爾何以爲艸蒼蒨
觀得之蓋莪之色也愚謂蓼蓼猶菁菁陸農師云艸
之初生其色玄盛則乃青霜死而後黃落故菁文從
青正與蒼蒨之說合舊解多取長大義以便於莪變
爲蒿之解則其誤實自此始矣
嚴華谷云莪至蓼蓼然長大之時則非莪矣乃蒿也

其始爲莪猶可食其後爲蒿則無用此孝子自怨其
身之詞與凱風言棘非美材僅堪爲薪之意同愚謂
蓼蓼果爲長大之義則此長大者便已爲蒿不當仍
謂之莪矣且使莪長大必變爲蒿則少好長醜天下
最不材者無踰於此而菁莪何以爲育材之況耶夫
孝子誠自怨其身也曰吾固願爲莪而不得而直爲
蒿也

遂

遂 小雅我行其野篇 釋艸云遂薚馬尾卽此詩之遂無疑今

人誤讀爾雅皆以遂薚連文爲商陸別名因不識詩中遂爲何物不知遂一名薚一名馬尾觀郭璞所引本艸及關西方言可見又羅瑞良亦列薚爲一條不作遂薚此其證也蘇頌謂遂俗名章柳根多生於人家園圃中春生苗高三四尺葉如牛舌而長莖青赤至柔脆夏秋間開紅紫花作朶根如蘆菔而長此可以識其狀矣

傳但訓遂爲惡菜鄭氏以爲牛蘈陸璣主其說謂揚州人呼爲羊蹄似蘆菔而莖赤可瀹爲茹滑而美幽

州人謂之遂愚按牛蘈釋艸惟有蘈名更無遂名今舍蘈而以遂當之亦張冠李戴甚矣郭璞謂今江東呼牛蘈者高尺餘許方莖葉長如銳有穗穗間有華華紫縹色可淋爲飲據其圖狀與璣所說羊蹄迥異且傳以爲惡菜而璣甚稱其美又兩相刺謬矣本艸註謂商陸昔人亦種之爲蔬根苗莖並可洗蒸食頗與傳菜名合覽者斷焉

或謂說文無遂字遂亦作蓄谷風詩我有旨蓄亦以御冬陶隱居謂卽此菜鼓侗云今羊蹄菜卽之禿唐卽此物禿遂蓄蓄一聲之轉耳此尤影響傅會之說不可據也

嚴華谷謂詩意遂菜野生不待栽培猶可治疾今婚姻交結之素乃野菜之不如其義非也此特野行無聊之況觸物寓言豈暇計及治疾之用耶

葍

葍 小雅我行其野篇 葍訓蓄釋艸文郭璞謂大葉白花根如指正白可啖者是也廣雅以爲烏麸陸璣云河內謂之蓘幽州人謂之燕葍根正白飢荒之歲可蒸以禦

饑其艸有兩種葉細而花赤有臭氣也愚按葍與蒠葉相似故陸璣釋非爲葍類當以郭註大葉白華之狀求之鄭漁仲謂卽商陸是以遂爲葍矣陶隱居釋木通或云卽葍藤莖又本艸唐註江東人呼木通爲葍葍子色白者乃猴葍也則木通原有葍名蘇頌謂木通莖大如指夏秋開紫花亦有白花者又與郭璞說葍近似當是一物耳

釋艸又云葍藑茅郭璞以爲葍華有赤者爲藑藑葍一種是也此卽陸璣兩種之說藑茅乃華赤者或當

有臭氣耳鄭漁仲仍以爲商陸之赤者誤甚
鄭氏以采遂采葍爲婚姻之期故云仲春可采誤甚婚期迨冰未泮此不必言卽果如仲春俗說亦當賦桃夭豈有采野艸惡菜而識之以爲佳期者此明是眼前流落光景不可因婚姻傅會也

藍

藍 小雅采綠篇 釋艸葴馬藍郭璞以爲今大葉冬藍也羅瑞良云菘藍汁抨爲澱堪染青蓼藍不堪爲澱惟作碧色其大葉者別名馬藍凡物於其大者多以馬名故以馬藍爲作澱之藍愚按詩但言藍於諸藍中未知何指然采以爲染則自取其大葉堪作澱者言之
鄭漁仲通志藍分三種謂俱堪作澱然但稱大藍無馬藍名至釋艸葴註別云馬藍葉要未可據蘇頌又謂菘藍卽爾雅馬藍則三者之分又混淆矣
崔實謂五月可刈藍與月令正相反愚謂采藍不必拘時大約以五月爲始故以爲五月藍已漸長初及可刈之候此民間私事若月令則國家之制必有關係故禁之非直爲微艸細事已也夏小正啓灌藍蓼

因是分移之說然安知不刪繁作染薦古刈之耶至鄭氏以日作月則六日不贍采藍之期又過五月矣總之早晚先後固無定時說詩者尤不可執成說以相拘也
陸農師謂藍大於綠又其畦植如韭則采之盈襜較易故詩以爲後此傅會之說也綠乃鴟脚莎其葉細藍爲馬藍其葉大此大小之辨固然然以是爲易盈不易盈之別因謂序有先後詩人豈暇及此耶

白華

白華 小雅白華篇 釋艸正列白華而以野菅釋之蓋以白華無他名取其已漚之名加一野字爲識則白華其本名也二章總云菅茅者文成句耳陸農師乃謂菅花白故一云白華則似本名菅而偶呼爲白華者誤矣至晉以爲茅屬尤誤
束皙補白華詩泥序謂孝子之潔白意故有涅而不涅無營無欲之句說者以此見白華之美愚謂凡華白者頗多何必於爲菅之華專揚其美且如笙詩無文其序本不可信束皙所補但泛寫一白字而詞頗

漢匯去作者之旨遠甚詎可據彼而論此耶

傳有謂菅蒯皆茅也黃花者俗名黃芒白華者俗名白芒黃芒即蒯白芒即菅愚按若華見釋艸文黃者自名蔈白者自名茇與菅蒯無涉且菅蒯又不名芒釋艸芒杜榮郭璞謂似茅皮可以爲繩索履屩本艸別名芭茅亦有黃白二種乃別是一物不可混

陸農師云白華不菅則脆薄白茅不束則散亂故詩以譬夫婦菅與漚麻漚紵漚菅同義矣束與束薪束芻束楚同義矣按此以二語例看得解且菅與束對

舉引證二詩確甚

菅（東門之池篇）陸璣云菅似茅而滑澤無毛其根如渣芹而甜根下五寸中有白粉者柔韌宜爲索漚乃尤善愚按此即白華之狀正義謂菅者已漚之名不誤至其未漚者但當云白華不當云名爲茅也本艸註茅有白茅菅茅黃茅香茅芭茅數種直以菅爲茅之一又謂夏花者名茅秋花者名菅二物狀皆如筋可通呼地筋不可並名菅則菅又非茅要之皆矛盾語耳

堇

堇（大雅緜篇）此堇定當爲苦堇釋艸云齧苦堇郭璞謂今堇葵葉似柳子如米汋食之滑是也本艸唐註以爲此菜野生非人所種俗謂之堇菜葉似蕺花紫色者說文亦謂堇根如薺葉如細柳蒸食之甘皆可證嚴華谷引內則堇荁枌榆又公食禮鉶芼皆有滑以爲內則言婦養舅姑公食禮言君待其臣皆以堇則堇是美菜傳以堇爲菜不言毒物知爲堇荁之堇非芨堇之堇也其辨稔矣

正義解箋謂性苦者皆甘如飴若是堇荁之堇雖非周原亦自甘矣明堇是烏頭此大誤也堇菜亦有苦名詩正與苦荼並舉而見其甘美耳嚴華谷云若爲驪姬寘肉之堇則與鴆毒同類與荼菜可食之物非其類矣且詩人稱周原之美當言宜稼宜蔬不應言其宜毒物也荼雖苦得霜而甜故可言如飴烏頭毒物不可食何由知其如飴乎賈山言江皋河濱雖有惡種無不猥大地之美者能使物無美惡皆猥大耳安能變毒物而爲美物其論甚暢備錄之

釋艸苦菫之菫與芨菫之菫音字原無異同亦煩於詩義何如耳字書別苦菫作蓳芨菫作菫又別爾雅苦菫之菫爲上聲詩芨菫之菫爲去聲皆不必也

蓼

蓼 周頌良耜篇 釋艸有薔虞蓼之文郭璞謂虞蓼卽澤蓼是也蘇頌以爲蓼有紫赤青馬水香木七種紫赤二蓼葉小狹而厚青香二蓼葉相似而俱薄馬水二蓼葉大上有黑點木蓼一名天蓼蔓生葉似柘葉諸蓼花皆紅白子皆赤黑木蓼花黃白子皮青滑按此則

蓼類不一良耜所䒷是田間水中所生者其爲虞蓼無疑矣說文以虞上屬讀爲薔虞則似木蓼專有薔名非是

正義謂蓼是穢艸此因䒷云然愚謂田間不使艸生恐妨五穀故凡非種皆鋤何必定是穢者始䒷之耶至蓼與荼水陸異產斷非一物俗呼辣荼者荼卽苦字之代蓼味辛而苦故云辣荼蓋苦之易言荼猶辛之易言辣也舊解混而一之不知何据

周頌小毖篇 有集蓼言辛苦此妙諦但陸農師虛爲後患言何元子專指武王喪言以時考之武王旣崩流言初興周公避而居東二年之秋天有風雷之變於是王迎公歸明年免喪朝廟而作閔予此詩繼作於閔予之後則非居喪時矣集蓼語當不指此與越春秋載越王念復吳怨臥則以蓼詩語意雖不必著迹似亦當作如是觀是乃所謂懲毖也

錢唐 姚炳彥暉 著

木部

桃

桃周南桃夭篇 雅釋木刑桃旄桃褫桃諸條皆有桃名而形種各異今按花有紅紫白數種其實有緋桃碧桃緗桃白桃金桃胭脂桃取其色而名也有絲桃油桃方桃扁桃偏核桃象其形而名也有五月早桃冬桃秋桃霜桃因其時而名也其性易生易死陸農師所謂白頭種桃其華子之利可待羅瑞良亦云華實早茂而早成七八年即死是矣

天說文通作枖徐鍇以為艸木始生未幾得地力而先長大與毛傳少壯集傳少好義同陸農師云桃皮束堅餘頗急四年以上宜以刀劚其皮不然皮急則死故周南取少桃以興嫁者谷亦謂與書厥艸惟夭皆少長之意然按少稱之夭讀若杳月令孟春毋殺胎夭王制不殺夭要皆指蟲獸言無作雙聲者今讀平韻作雙聲惟見此詩及凱風與爾論三者大抵是形容態度之詞愚謂桃幹舒放茂長近是不當泥之于取少為義識者斷之一說讀若歪唐人詩隨風趁蝶學天斜又錢唐蘇小小人道最夭斜今詞章家多以此言桃杏但作雙聲義究未安耳

天天以樹態言灼灼以華容言二語開說首句但拈出桃字為發語之端故三章華實葉交遞變而夭夭不易也舊皆因少盛為說故正義謂桃或少而未華或華而不少此詩並言之由桃少則華盛皆是添足

何元子云周禮仲春令會男女康成謂仲春陰陽交以成昏禮順天時也意古制如此后妃始嫁時或當桃始華故詩人本而詠之此大謬解按古婚制霜降而逆女冰泮而殺止孔子對哀公云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迨冰泮而婚禮殺故媒氏職以仲春大會男女使之急並其婚姻為失時也此詩託賦桃夭不過取其華葉穠麗果實成熟為之于宜家顯兆豈必定為婚期況后妃貴族之女自應以時來歸何至遲及仲春大會而始嫁耶且下云蕡實葉蓁則是夏

時乎非祿時矣

傳以實爲虛之匹故對色言取興婦德然按之詞旨似未暇及大抵此詩爲始嫁祝頌之語以華喻色以實喻子言之親切而有味道論云桃花色最艷故以取喻女子開千古詞賦之祖本以華喻色而其實其葉因華及之毛傳以實爲喻德而以葉爲喻形體至鑿近滯且形體至盛語尤未妥大抵說詩貴神會不必著跡如華喻色矣實喻德可喻子亦可蓋婦人貴有子也有實之時其葉亦至盛即承有實來唐人詩

云綠葉成陰子滿枝不必定有所喻耳

羅瑞良引麻實之蕡證蕡實蕡麻實亦別作顛蕡木中多子者頒䰉何必桃實而以麻子爲喻耶嚴華谷云墳爲大防鼖鼓爲大鼓有頒其首用宏茲蕡皆訓爲大則蕡亦桃實之大貌似也碩其字義爾雅中巳有之釋木云蕡藹郭璞謂樹實繁茂但藹則大義猶非眞論耳

釋訓云蓁蓁孽孽戴也郭璞謂皆頭戴物按戴義不可解故傳註皆不引其文若訓頭戴物於桃夭更難通此滯說也愚謂蓁同盛貌孽同蘖萌芽也公羊傳以爲孽賤子猶樹之有蘖生則孽亦旁生之盛者戴則當爲盛字之誤

（衛風木瓜篇）傳謂瓜有瓜瓞桃有羊桃李有雀李此皆枝蔓故言木瓜木桃木李以別之是也然桃本木生謂之木桃者因上木瓜而言耳陸農師乃謂圓而小於木瓜食之酢澁而木者爲木桃則即木瓜之類矣姚寬亦主其說蓋由誤據于以爲桃故也不知任昉述異記有云桃之大者爲木桃

（魏風園有桃篇）園是假境桃亦汎設傳取桃喻民詞旨遠甚鄭氏以爲不取民而食巳之桃尤滯陸農師則謂國君有一國以自養今園之外莫能理亦拘牽之論也愚謂桃不在山林而在園則園小而迫之譬有實而殽之以爲殽則日以侵削之譬猶此其凡得不心憂而發於聲也乎故直接之曰心之憂矣我歌且謠

楚

楚（周南漢廣篇）說文云楚叢木一名荊羅瑞良謂楚者楚地所出其名荊故楚國入春秋稱荊其後稱楚而

荆州亦以此木得名也按荆有牡荆蔓荆其種各異廣志以牡荆即蔓荆復別赤荆大實者爲牡荆亟誤蘇頌云牡荆即作箠杖者枝莖堅勁作科不爲蔓生故曰牡葉如蓖麻更疎瘦花紅作穗實細而黃如麻子大蔓荆莖高四尺對節生枝初春因舊枝而生葉類小楝夏盛茂有花淺紅色蕊黃白花下有青萼秋結實斑黑如梧子大而輕虛此與羅瑞良所說合翹翹訓遠不訓高以楚言之蔓荆莖高僅四尺而衆薪尋丈者頗多其不得以楚爲薪中之尤高者明矣

江漢泳廣正歎其必不可求而反云我欲取其尤高潔者抑何孟浪至此耶詩蓋曰薪遠不可致也近有荆爲我庶幾而刈之女貞不可求也乘有馬爲我庶附而秣之是則所謂執轡忻慕之心已矣

（王風揚之水篇）傳謂楚小於薪蕭輕於楚按楚高者僅四尺薪之小者也首章薪總楚蕭而言此言楚小於薪語滯耳觀此則知楚爲薪之小而易刈者漢廣翹翹之解不待辨而自明矣

（鄭風揚之水篇）此與王風異解取喻全在一束字嘗以此詩君陽忽之無臣而作無臣則孤立少助易致侵辱如楚木雖輕而能盈束則雖有洪波激揚亦或不至漂流而忽則子然一身而已故以是爲憂也

或謂此先楚後薪以見臣之愈疏愚按楚即是薪詩凡言薪必及楚言楚者薪木之一也漢廣戍申綢繆三詩皆從薪指出楚此章因楚槩言薪隨文先後更無別意勿拘可也

（唐風綢繆篇）首章總薪而言次云芻芻艸也三云楚薪木也不過易字成文絶無區別何光子乃引漢廣詩所

誤解者以解此詩謂楚在衆薪中特爲翹起故以與衆者見其美異於他女則更誤矣且亦思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此際如飢渴飲食雖媸亦妍何暇求其尤美者耶

傳謂薪者析於彼而合於此有婚姻之義蘇子瞻云合異姓以爲婚姻譬如錯取衆薪而束之薪之爲物束之則合而釋之則解是則綢繆固之而後可以堅其合是也愚按古多以薪爲婚姻喻者漢廣南山外如車舝四章亦然蓋即述何之說大抵取分合義近

之

葛生（唐風葛生篇） 蒙楚蔓埜 蓋錯舉言之不必定以葛蘞所生之高卑言如葛生河滑未嘗不蔓野圖經謂烏蘞苺多在林中作蔓則亦未嘗不蒙楚棘也陸農師謂葛生高而蒙楚蘞生卑而蔓埜各繫所遇殊泥陶詩荊棘籠高墳與何元子所說荒塚纍纍景象適合（詳見艸部蘞條）

（秦風黃鳥篇） 此詩首尾以棘楚言荊棘非好鳥所棲今三良從葬恍若在荊棘叢中不復得出蓋惜之也或謂棘桑楚人所共見丘隅則人所不見以止非其地故不免於禍則是責之非哀之矣

甘棠

甘棠（召南甘棠篇） 杜爲甘棠此釋木明文也後又恐混於白者故復釋爲赤以別之則赤棠爲杜杜爲甘棠明矣白者但有棠名無杜名幷不可以甘名陸璣謂棠美而杜惡白者爲棠赤者爲杜其說相反說文分牝爲棠牡爲杜鄭漁仲又謂南爲棠北爲杜要未可據或云棠杜實二物杜蓋小梨實小於梨大於棠棠則

澀紅嘉慶來禽之類併存其說

蔽芾也齊語使海于有蔽註云可依蔽也芾說文云艸木盛貌召伯巡行聽政舍止甘棠之下必是枝葉敷舒可休蔭者則陰翳茂盛之說得之傳獨訓爲小義不可解

嚴華谷云召公所歷不止一處所憇亦不專在棠下詩人偶因其嘗憇之木而起興此論最活愚謂召伯侯國命吏巡行所至自有候館斷無容止樹下而布化宣澤之理此必驛路之傍偶一休蔭人思其德遂作勝跡耳鄭氏謂不重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與韓詩外傳及說苑之說同要是鑿論耳

九域志載甘棠樹在陝州府署西南隅今其處當猶有可考者

翦傳訓去說文解爲齊斷是也蓋翦有盡去之義釋言云翦齊也禮記公族無宮刑不翦其類註謂翦滅其嗣皆可證伐謂斬刈之落其枝葉未去其根幹如伐其枝肄以伐遠揚俱是故三章皆以勿翦貫而伐敗拜與文遞輕之詞也若伐猛於敗則不應與拜敗

倒言矣
鄭氏釋拜爲拔較伐尤猛今不從是也說文但以首至地爲拜無他義則攀屈近之恐亦不至折折即敗意更與一章無別矣

杜（唐風有杕篇）杜多一本特生至上則枝葉散舒故名伯坐其下聽政詩中言杕杜者凡三見可知惟杜之特生者謂之杕非凡樹通稱也說文汎訓樹貌非湑湑自取茂盛不取稀疏嚴華谷云木無枝葉則日爍其根上之土而其木易枯有杕然特生之杜其葉

湑湑然潤澤雖無旁木之蔭而葉猶足以庇其本根是也傳爲無兄弟引喻故云不相比然對下菁菁便難通矣

杕（唐風杕杜篇）先儒皆泥杕取孤特義故以喻寡弱不知榦則特生葉自繁蔭正爲往來休息之所是以下文直接肯適肯來何云陰涼寐寐即觀甘棠言蔽芾前杕杜言湑湑菁菁小雅言萋萋皆可證
鄭氏以道左爲道東謂日中之後樹陰道東不可休息果爾則下何又易左言周耶不知左與我叶周與遊叶取韻而已豈有他義耶

杕（小雅杕杜篇）傳解睆爲實貌無所取義何元子引檀弓華睆之睆訓明亦強合愚謂字從目當以人之視其實言按字書睆窮視貌莊子睆然在纆繳之中又陸士衡擬古詩跂彼無良緣睆焉不得度皆可證蔡元度云睆者實大而可見萋者葉齊而已成亦取視義舊以萋萋爲新葉言杕杜睆實是去年十月間物色於今杜葉萋萋則實落而又生葉爲今年之二月矣歷按行役踰期以爲去年新葉亦通但當睆實時舊

葉猶未落固自萋萋然盛也且詩先言實而後言葉者如桃夭類然又未可執以驗先後之期耳
趙顧光謂杕棠北杜與楊柳同義是詩代爲室家思夫之詞故以杜寄興此大可哂詩但因時序之變覩物興懷而已孤特義亦覺是贅況取類北杜耶正義謂杜實猶繁滋君子不得安於室家而長子孫亦是穿鑿

梅

梅（召南摽有梅篇）釋木三釋梅一梅柟柟木也一時英梅即

雀梅似梅而小一杭梨梅狀如梅其子亦色似小奈而和羹之梅未有釋詁今按梅古爲豆籩乃周禮所稱乾橑是也蜀志載蜀名梅爲橑而夏小正亦云五月煑梅爲豆實均足互證其枝葉形狀是處可驗若釋木文梅名三見要各有類屬不可强合耳

詩特以梅實之零落喻盛年之難久是以思及時婚姻耳何嘗念及梅之香色與花實早晚且即以色論之冰玉之姿較勝夭秾多矣陸農師必以華先桃李著實在後曲求風人之旨耶

梅實落三而始衰女年十六七而方盛二者正相反非可相例也正義解傳謂以梅落始衰喻女年始衰豈傳本意耶歐陽永叔云梅實有七至於落盡不出一月之間故前世學者多謂詩人不以梅實紀時早晚信然

傳訓摽爲落嚴華谷引柏舟詩寤辟有摽作證訓擊詞擊而落之愚按梅實自落者少又摽從手當取擊義左傳長木之斃無不摽也或又同拋作拋擲解公羊傳曹子摽劍而去之亦通

塈無取義嚴華谷引塗塈解作塗地亦强合何元子易土爲木謂卽槩量之槩傳寫訛者益信則以木槩之尤非理梅實非米粟比安得用此取平耶當從讀詩記作既訓及爲長或云去土爲旣旣者盡也義亦通

秦風終南篇　果實之梅無柟名釋木釋梅爲柟而傳用以訓此詩之梅當非果實之木若郭鄭諸註則仍謂是似杏實酢者誤矣陸璣又分梅柟爲兩種謂梅樹皮葉似豫章柟葉大可三四葉一叢木理細緻於豫章

以地近故亦有通稱而孫炎但以爲荊揚方言之異要當是柟之一種耳一說終南梅本作柟叶下丹如次章堂叶下裳傳寫者以方言誤也

陸農師解此詩仍以摽梅之梅爲說雖變枳變杏於義甚鑿然舉二果實以見地產之饒未爲不可不必定是巨木堪誇也集傳闕其文不釋嚴華谷引梅柟之文而存郭註兩賢之意殆亦同此

何元子謂梅柟與木不得相混蓋梅至北方多變而成杏故北人有不識梅者不應爲終南所有當通作

枚與汝墳篇條枚義同此易字求解未可據也且詠
文索義亦豈未安夫條者小枝也枚者別生條也今
不言何木而但曰終南之山有枝有條成何語
陳風墓門篇 傳亦謂此梅爲似豫章者以生於空山墓隧
中當是大木不應爲詞美之梅其說近是後之解者
或但云美木不直指爲柟或竟同摽梅例訓今並存
之
墓門不過山中之地不得謂非梅所宜生且詩但言
梅木耳未言梅子也亦但言鴞集梅木耳未言鴞食

梅子也陸農師總認食甚變音爲實事膠固於胸故
卽借以言梅謂鴞非梅所能養而美之者亦不根甚
矣
曹風鳲鳩篇 此當是摽梅之梅以對下棘榛俱有實可食
者故傳亦無明文
小雅四月篇 梅栗俱可供籩實故爲嘉卉不必定以奇果
爲嘉也侯梅不槩見書傳若西京雜記載梅七種有
侯梅要是標識作名以相炫美不可爲典要耳鄭氏
訓侯爲維作助語極當

鄭氏泥卉作艸故別謂嘉艸爲梅栗之下所生果爾
則侯亦不應訓維矣維者從嘉卉而撮舉之也

樸樕

召南野有死麕篇 樸樕 此木之名詩與雅倒置固是疑案然
以二字恰合又他書別無樕樸之名則其所釋或當
指此且樸非木專稱釋木云樸枹者郭璞以爲樸屬
叢生者爲枹詩所謂棫樸枹樸據此則詩之樸樕當
是單名樕者以叢生故加樸字卽槲樕是也槲樕似
樸亦有斗皆叢生彼云枹樸此則云樸樕詞義允合

且與下死鹿文對若爾雅倒其辭爲樕樸亦自有證
大雅芃芃棫樸是也今定其名與釋木合別出一部
以俟博考者
林有野有文義對舉蓋林中木衆不必盡是樸樕猶
野中獸多不必盡是死鹿也此就其中拈出一木爲
言亦足證樸樕之非小木通稱矣鄭氏誤以二語串
說故不言林而正義支離其詞尤難解

唐棣

召南何彼襛矣篇 唐棣 唐棣爲栘此釋木明文郭璞謂似白

楊是也本艸扶移樹葉綠花黃又古今注謂扶移圓葉弱蔕微風大搖一名高飛一名獨搖與此詩所詠穠華及逸詩偏反極合斷當指此陸璣以爲與李厥華谷謂即薁與並非也集傳於此詩依釋木文而註論語逸詩則云郁李恐有誤

況存中謂扶移即白楊而逸詩之唐棣乃白移小木比郁李稍大者又與扶移不同然按釋木文無他移且其所說白移小木書中不槩見不若扶移之黃華搖風於詩詞較有合殆未可据也

戴侗謂常棣唐棣棠棣特一物猶夫移扶移蒲移之爲一物常唐棠夫扶蒲皆聲相邇故通用自爾雅分常棣唐棣爲二遂啓後誤此大謬語常唐異字不可以音近通若其所說紅白花乃常棣非唐棣也惟辨郁李非薁言之甚晰而當

此但以華之盛喩車服之盛鄭氏取見顏色已非其旨陸農師乃牽序語爲反夫之說羅端良又從華之反合與及王姬築館於外爲有反而後合之道亦傅會甚矣

或謂唐棣華一樹輒生二萼以美夫婦如云並蔕芙蓉此後世新昏隱語不可以入經解且一樹二萼乃郁李花非此唐棣也

李

李 召南何彼穠矣篇 李類甚多西京雜記有朱李黃李紫李綠李青李綺李青房李車下李顏回李合枝李羗李燕李猴李諸名又閒居賦房陵朱仲之李而兩京記東都嘉慶坊有美李號嘉慶子皆其著者也其見釋木文惟三種而休痤諸名頗不經見他書云

二章穠承上唐棣言桃李則喻唐棣之華之色正見其穠也此是比中之比玩文自明惟正義得之其後說家多含唐棣而言桃李則失其本矣且桃李華同時色同艷子同繁故錄並言如投桃報李之類是矣而何二人之取與爲哉

衞風木瓜篇 陸農師謂木李大於木桃似木瓜而無鼻亦或謂之木梨此蓋以擬號爲木李謂與木桃俱木瓜類非也瓜不木生故謂楙爲木瓜若桃李本木實不過依上章木字以成文耳何必別求所謂木桃木李

毛傳有以枝葛之雀李別之足破其說(王風丘中有麻篇)李與麻麥皆是假設鄭氏實謂留子所治則是農圃細民耳賢者即放逐不應事此陸農師又引呂子文謂子產相鄭桃李垂街者莫援因以推及不盜而見其政之善尤非其旨矣(小雅南山有臺篇)李實非穀粟菜茹雖果蓏尚不及之而陸農師謂李可養人以喻父母之道亦強合矣近世俗詁謂李性多子以與下父母相關會尤陋通詩艸木者錯舉無他意

鬱(豳風七月篇)釋木無鬱名傳以為棣屬而正義定為唐棣後儒皆宗其說此由誤認唐棣因以誤認鬱耳唐棣乃扶移大木不聞有子可食何得以鬱屬之今據劉楨詩義問謂鬱樹高五六尺實大如李(陸璣疏亦同)而本艸又有車下李之名與西京雜記所載李名正合爰定為李屬附李後覽者辨焉

本艸列郁李一條而載薁李鬱李車下李爵李棠棣諸名於下則傳所謂棣屬者乃棠棣非唐棣也自正義釋為唐棣之屬而其名益紊矣今定鬱為李類而以本艸車下李之名屬之至以郁李為車下李及謂鬱為雀李者並誤郁李乃棠棣別名非李屬其不得有車下之名可知若雀李乃枝蔓所生又名罕見書傳尤不容混入也(互見後棠棣及艸部薁)

柏

柏(鄘風柏舟篇)柏有數種葉扁而側生者為側柏此乃真柏也若葉柏而身松者為檜身柏而葉松者為樅又峨嵋山一種竹葉柏身謂之竹柏皆非柏種今人呼側柏為扁柏葉尖者為圓柏疑即樅類不可槩以柏

混耳釋木謂柏別名椈而說文作鞠則古字當通月令鞠有黃花周禮鞠衣皆可證

嚴華谷云柏美材也以柏為舟美言之也詩有柏舟松舟楊舟皆言舟耳義不在柏與松楊也此說最得若徒取喻美材則是憤懣自矜之語非憂國意要從汎流看出無人維楫真是巨眼至其引歷諸篇並確持此說詩乃是風雅解人何慮陷入惡道而或猶沾沾以為內貞外困之喻何哉

(鄘風柏舟篇)鄭氏謂舟在河中猶婦人在夫家是其常處

詩取義止此陸農師仍泥柏求解謂柏不宜為舟喻婦不宜他適果爾則詩何以兩咏柏舟又與松楊並言耶且邶柏舟傳云柏木宜為舟喻仁人宜為官而農師說此詩則云不宜可知皆隨詩作解無定詞耳故嚴華谷謂詩人取義不在於柏此確論也

邶鄘衛地皆近河故詩每即所見以起興如河廣河水是也此云中河固非汎設言柏舟者河中之所有耳若必云夸汝歸齊當乘舟渡河時以為咏則泥矣

小雅頍弁篇　松柏皆以喻王先儒多主其說何元子引字

說柏親松之語謂松喻王而柏喻相甚無謂夫王為宗族所依託如史記所謂松柏為百木長而守宮闕故以為比耳卿士特以輔王者奚可與王並言耶

魯頌閟宮篇　新甫以所產之地言作廟非必盡用松柏取柏亦非必定屬新甫特敘名山名材以見其事之慎重而華美耳後魏志魯郡汶陽縣有新甫山又通典漢汶陽故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此故處可考者

商頌殷武篇　丸乃圓轉之名說文云圓傾仄而轉者字從反仄徐鍇謂仄者一偏欹而不可回也是故仄而可反為丸丸可左可右也木不圓則不能轉不直亦不能轉則嚴華谷兼圓直二義得之傳訓易亦因意惟圓故便易耳而薛氏章句云丸取也取而伐斷之使其丸且澤故曰丸丸謬矣如馬融長笛賦丸挺彫琢笛亦取圓直故稱丸挺此尤明證

棘

邶風凱風篇　棘與棗異種沈存中謂棗獨生高而少橫枝棘列生卑而成林以此為別要是二物也凡詩言棘者皆刺棘之棘惟楚茨之棘為棗棘刺解見艸部總非

棗屬然棘亦有實如小棗而可食故詩云其實之食耳釋木專有終牛棘文至其分列棗類頗夥無名棘者孟子養其樲棘是二木與上梧檟例看明甚又釋木云樲酸棗木皆連棘言則棘非棗益明矣冦宗奭謂棘生崖壍上久不樵則成樑人呼為酸棗更不言棘要亦美其名者而古今注直云棘實為棗誤矣陸農師援四時纂要云四月棗葉生正凱風之時此尤强合彼自言棗葉之生與棘無涉且下云棘薪則又成材時矣而凱風猶吹之豈亦棗初生之候與

羅瑞良引白虎通云棘風至棘造實以爲言棘心者
乃其造實之萌芽是也如此則與七子有關合詩所
以徑接母氏劬勞見其長養之恩勤耳

天夭亦舒放茂長之意與桃夭同但以對下黃鳥則
不妨從少取義且以見七子之自幼而壯皆賴恩勤
爲不忍忘也

棘至爲薪云伐立然僅其爨燎則非材而已必樵
二義始與下詞旨合

（經國風園有桃篇）此傳直訓棘爲棗陸璣師直以爲酸棗蓋因
上言桃不得不以棗爲配耳愚謂國君卽極儉嗇何
至於棗充饑豈有自取其棘實而以爲供者說者因
以傳會謂其安於儉嗇固陋而不知經制之大振起
之謀如園桃以爲殽園棘以爲實且謂推其氣量所
至必當以桃當肉以棘當殽其說益稚眞堪捧腹

（秦風黃鳥篇）棘多刺亦惡木又卑枝易見非黃鳥安集之
處猶三良從葬不得其所所謂曾見汝在荆棘叢中
正此詩取喻之意耳

（陳風墓門篇）取棘喻佗義自允合但鄭氏以斧析爲誅絶
之喻嚴華谷謂爲良師傅教誨之喻則嚴說爲長也

（曹風鳲鳩篇）棘叶國取韻故鳲鳩及青蠅之說同更無深
意蔡元度以棘之心赤外刺爲四國求解則鑿矣且
鳲子有七安知不各隨所飛而何元子必謂始之在
梅者降而在棘以合曹地被分不能成國之說尤曲
甚

（小雅湛露篇）何元子謂棘有二此棘乃棫棘之棘也愚按
棫無棘名（詳見棫）且露無物不被正見其溥荆棘雖非
美材與豐艸亦相埒豈獨不應沐霑濡之澤而必易
爲棫棘耶或據本艸謂杞木有無刺者故詩稱杞棘
實一木與楚茨說同存考

（小雅青蠅篇）棘與榛總以樊言傳說甚當亦不必訓刺人
求合讒言也

榛

（邶風簡兮篇）榛陸璣以爲栗屬其子小似柿子長皮黑
味如栗陸農師謂其樹似梓羅瑞良謂其枝榦如木
蓼葉如牛李色高丈餘子核中悉如李生則胡桃味
膏燭又美亦可食噉又一種大小枝葉皆如栗子如

杍子味亦如栗所謂樹之榛栗者其下云爰伐琴瑟是大木非榛楛之榛至女贄則宜兩者皆可用愚謂榛亦自有各種然皆有實可食不得以詩中所云別異同也羅氏說蓋本齊氏要術今人辨味如栗為樹之榛栗之榛葉可為燭為山有榛之榛通謂出自陸璣所云然正義引止數語他不槩見茲亦獨存正義所傳者以俟後

詞義以榛苓與美人二物皆山隰中之所有者故以喻西方之所思不必如傳作遯賢貢用樂物救思覩也讀詩紀云山則有榛隰則有苓惟西方然後有此人數語較淺合

鄘風定之方中篇 鄭氏因文順遞以六木皆為琴瑟用非是且琴瑟正不必泥通論云因桐梓以言琴瑟意主觀其久居於此所植之木與時直可伐為琴瑟之用猶唐人詩種松皆作老龍鱗也下終焉允臧即其意非真欲伐之也孟子故國喬木可見喬木亦為故國之徵豈有伐之者哉鄭氏以為預備蘇氏謂種樹者求用於十年之後皆謂真欲伐之固矣

曹風鳲鳩篇 陸農師取毋見念下意謂榛卑於棘尤強解榛木亦高尋丈豈有此棘更卑之理若其果實雖有先後然詩祇以取韻非以為序也此亦如駟篇說馬習氣最為可憾

小雅青蠅篇 榛亦以為藩只如傳解已足後之穿鑿者乃念及婦人所贄以生刺褻媟之說又因傳語謂榛木可為矢取備文武二義為讒人害善之典去詩人情旨遠甚

大雅旱麓篇 詩以艸木興者殆半如必依周語韋昭註謂

王者德及榛楛陰陽調艸木盛則本詩葛藟柞棫且不勝其說矣彼自斷章取義安可據以為言耶此詩傳謂受祖之作當自推本先衰以見其承藉之厚故即旱麓榛楛為喻傳泥艸木因未甚鄭氏因艸木及民亦覺無謂嚴華谷云山喻先祖施喻子孫榛楛喻福祿似覺切近

榛訓為叢此說文謬語榛乃木名叢則矣名有杞柳柘樸之分何云榛即為叢耶羅瑞良因此詭謂瑟彼玉瓚以下述文治之美而首章言武備誕矣且周之

先世積德累仁並未嘗耀武也即謂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則弓矢斯張干戈戚揚公劉之篇有之而此詩并未一語道及乃取託興之榛楛而曰是武事之證可乎

栗

鄘風定之方中篇　栗高二三丈葉似櫟花青黃色似胡桃陸璣謂五方皆有周秦吳揚特饒有莘栗與栗莘栗諸積寇宗奭以爲河北路有一種栗頂圓末尖謂之旋栗又西京雜記上林苑有侯栗瑰栗魁栗嶧陽栗

之名蓋其類頗雜亦任地生但分佳醜大小耳陸璣師以爲味鹹爲北方之栗不知何据

廣雅釋辛爲梟陸璣作莘以爲出桂陽業生大如杼子中仁皮子形色與栗無異蓋栗之一種也

鄭風東門之墠篇　栗對墠言明是表道之樹故以爲近女子之家而心識之傳說是也鄭氏以爲栗而在淺家室之內言易竊取故女以自喻此不可解詩但言栗之下有家室未嘗言家室中有栗且但言栗而已而必取其實與其味以爲色喻是尤幻也至舊泥婦贄爲說以爲今方在門不待禮而相奔亦非作者之旨且念及備贄之禮尤不當作淫奔解矣

唐風山有樞篇　此以山隰之有與子有意自淺合必因他人入室句謂山材爲人所取用則蛇足矣栗瑟相叶如鄘秦諸風皆然此但趁韻無取義也何元子謂栗供籩實以與酒食之事義尤强合

秦風車鄰篇　羅瑞艮說此詩以爲燕秦千樹栗是其出處是也故蘇秦說燕文侯亦云北有棗栗之利

阪漆隰栗舊以爲上君下臣之喻以下有並坐文也

或謂是伶工之輩與其儕侶並坐以供鼓瑟之事非君臣於秦風亦似

豳風東山篇　鄭氏解栗爲析義且云栗裂聲同此臆斷也從軍大役豈止析薪細事於義已不可通又書傳從未有謂析薪爲裂薪者況裂是分崩義栗是堅密義二字迥別焉得以聲同混耶愚疑栗堅木不易朽故人或取以爲棚架之類以苦瓜之繫庋之則何元子之說得矣或云栗薪猶云堅木併不必作栗樹言亦通

小雅四月篇 羅瑞良謂西京雜記稱漢上林苑中有侯栗此與均之語不可取信是也然侯栗不獨見諸此廣志云栗有關中侯栗大如雞子又三秦記侯國山栗皆可證要是與榛不應旣山有之仍以鄭氏語助爲斷

栵 大雅皇矣篇 釋木訓栵爲栭郭璞以爲樹似槲樕而庳小子如細栗可食鄭漁仲以爲即茅栗也通志謂橡實之類今俗謂之爲茅栗猴栗柯栗皆其屬愚按內則芝栭蔆椇並列諸果人君燕食庶羞用之陸璣亦

謂栵葉如榆其名具在不可沒也以有栗名附見栗部中并述行生爲栵之說於後以俟斷者

先儒謂行生曰栵解之者以爲灌栵並言灌非木名則栵亦非木名可知今字書以栭栵之栵屬脂韻音列灌栵之栵屬薛韻音例分爲二亦本此說然釋木於蔮蘀灌三者皆釋其狀而栵則列不與三者同條又以下檉椐櫰柘四木推之則亦各爲一木名所不敢強斷也

詩識名解卷之十四

錢唐 姚炳彥暉 著

木部

椅

椅 鄘風定之方中篇 釋木訓椅爲梓郭璞謂即楸陸璣以爲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爲梓梓實桐皮曰椅羅瑞良引說文及郭璞椅梓楸榎諸註斷爲一物而四名愚謂椅乃梓之一種釋木直云梓者從其類耳故傳定爲梓屬是也詩小雅其桐其椅孟子拱把之桐梓

皆類舉言可證其餘說家通混爲楸恐未可據按釋木楸別見又埤雅廣要謂楸葉榦喬聳至秋條垂如緜與椅梓異惟鼠梓樹葉木理如楸舊謂山楸之異者亦名苦楸豈以此而誤耶

陶隱居謂白桐一名椅桐然此詩椅桐明是二木觀湛露分言可見李時珍謂桐亦名椅與此椅不同此椅即尸子所謂荊有長松文梓者泡桐古謂之椅桐也先花後實故爾雅謂之榮桐其說似當又釋木梧爲櫬桐爲榮亦自分別今人混呼爲梧桐已失其考

陸璣乃謂俗稱椅爲梧桐其類不愈紊耶

小雅湛露篇 鄭氏以桐椅同類而與名喻二王之後然謂其相類則是謂其同類則非二王之後亦異姓而同爵者以此取喻頗稱但必分諸侯等級求三章興義亦是穿鑿何元子云桐椅又高於杞棘以象其威儀可爲人所瞻仰其說近似然要從離離取喻不必牽杞棘較高卑也

梓鄘風定之方中篇 蘇頌謂梓木似桐而葉小華紫六書故云江南梓木似桐葉小於桐生子成佩然今桐葉有三稜與梓葉不似木皮亦青黑相殊非一類也齊謂其樹有三種白木理者爲梓赤者爲楸梓美文爲椅則梓之正者乃得專有梓名今依釋木文序椅條庶覽者知所類辨云

梓不可謂楸猶椅不可謂桐韻語陽秋云楸花有香色杜詩楸花媚遠天蓋別是一木或謂古凡以皮皺者爲楸要不得與梓合爲一物明矣

小雅小弁篇 桑梓必恭敬猶魯論犬馬有養之意古者民居之制一夫受五畝之宅牆下樹木如桑梓之類既

在宅中則出入必所瞻依故以與父母耳傳乃謂父之所樹是以當恭敬則田間桑麻亦當尊必一一前人手植耶羅瑞良引伯禽見周公事亦荒渺未足據且與此詩無涉詩但言梓之當敬而已未嘗有欲如梓之俯而敬也至五行書種梓令孝之說尤無稽不可入解

楰小雅南山有臺篇 楰爲鼠梓亦稱虎梓乃梓屬非楸屬陸璣謂楰葉木理如楸山楸之異者要是形似而實非類也今附梓屬見梓後

通志稱鼠梓作鼠李且有牛李山李名又合椑爲一物恐按鼠李乃釋木之無實李椑乃烏椑絕非楰類蘇頌辨之云鼠李亦名鼠梓或云即楰然鼠梓花實都不相類恐別一物而名同則漁仲之誤可知矣

桐

桐鄘風定之方中篇 釋木桐梧分列梧桐乃桐之一種非即青桐郭璞謂桐木即梧桐邢昺以爲與上櫬梧爲一並誤其專有桐名者則青白岡三者也宋皇祐間陳翥作桐譜又分六種謂紫花者名紫桐花如百合白

花者名白桐類穀花而不實一種油桐名青桐實可脈油一種刺桐文理細密性喜折裂花側敷如掌髀有巨刺如欓樹實如楓一種賴桐身青葉圓大而長高三四尺便有花花色紅如火無實一種人家庭院所植名梧桐皮白葉青子可啖其槩具見於此

鄭漁仲說椅是岡桐桐是梧桐引陶隱居說云白桐岡桐俱堪作琴瑟因以爲白桐者梧桐也材最大可爲棺槨故爾雅謂之櫬其說迫謬夫琴瑟之材惟取白桐白桐乃葉三杈白花不結子者漁仲以梧桐當

之而謂岡桐卽椅亦不察甚矣

琴瑟必以桐爲體惟脣則用他木梓材其邊也椅又梓之美文者亦取以飾脣非謂其裏似桐直作桐爲琴瑟用耳乃或以岡白二者爲椅桐何居

小雅湛露篇 羅端良說此詩之桐爲油桐其子可以取油蓋因下其實離離云然然紫桐刺桐梧桐三者亦皆有實不必定是取油者也陸農師又謂岡桐生於高岡亦謂之岡梧然岡梧乃俗稱此明是桐不應謂之梧總之梧有桐名桐不可以梧名耳

詩意不在桐椅在桐椅之實舊謂以柔木況令儀非也蓋桐實參差懸綴離離可愛君子威儀蹌濟亦藹藹可親此取喻大指耳必謂下垂恭順亦是作時藝穿鑿法矣

梧桐 大雅卷阿篇 釋木專有櫬梧之文郭璞以爲今梧桐是也陸農師謂其別名青桐羅端良辨之以爲桐有青赤白而青桐又有有實無實之辨今人以梧之青亦云青桐蓋假以爲名耳然則梧別是一木故釋木專列而無桐名以其皮青不皺直生無節葉光滑有

尖絶似桐故詩稱梧桐而本艸諸書因附桐類分釋今從詩名併列桐後覽者類族辨物亦勿使與諸桐混可耳

梧固非琴瑟材卽梧櫬亦從無用梧者桐棺自是桐木不可以梧通也釋木梧別名櫬亦其名偶合非以材爲棺槨之義如必棺槨之用始名櫬則釋艸櫬木槿豈亦用爲棺槨而名耶

莊子據梧或以爲琴或以爲几或寓言取早凋之義其說不一然史記項籍傳莫敢枝梧注云小柱爲枝

邪柱爲梧是柱有梧名也天運篇言倚梧齊物論言據梧倚據之義於柱較合訓琴非是然則以桐梧通稱者乃里俗譌語絕無考據耳

詩明分梧鳳所在不當如傳以高岡合朝陽爲說且其云朝陽者祇取向明之義而已非必定是高岡之東也今梧桐是處有之山椒亦頗林立安得以高生爲太平之化耶正義因傳說梧桐連高岡遂謂不言鳳鳴處所直將詩中鳳鳴一語抹煞矣

釋訓所謂臣盡力者蓋取師濟盈廷之皃一如梧桐之向明而蕃茂耳傳似認梧生爲盡力之化則非比喻之旨矣何元子云中廚言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孟子言與共天位與治天職與食天祿卽此詩託喻菶萋之意是也

漆

漆鄘風定之方中篇之漆本作桼從水者乃雍州水名然詩書錄通用罕作桼者疑因取汁之義故亦從水爲漆與其木身如柿葉如椿花如槐子如牛李出漢中山谷及峽嚴歙州皆有之今廣南又有漆樹似小榎而大六月取汁漆物黃澤如金又是一種

漆自古用之爲貢豫州厥貢漆枲舊傳始造自舜故其貢亦始於此周制因之漢書陳夏千畝桼與千戶侯等其爲利廣矣文公樹此數木不專爲琴瑟用而漆於琴瑟則亦以固而飾之今世好古者於其斷處驗新舊豈舜時五絃之製便用此爲塗飾與

唐風山有樞篇或謂漆可成琴瑟故以興下鼓瑟此說最鑿與野與酒食論同若然則何不泛云鼓琴而只云鼓瑟耶

秦風車鄰篇序禮樂不可泥陳暘謂阪漆君子所以爲樂隰栗君子所以爲禮又引禮記並坐不橫肱以爲並坐者禮也鼓瑟者樂也秦仲始大有禮樂之好是禮樂自諸侯出此大武斷

桑

桑鄘風定之方中篇之桑詩詠桑種甚多世所名者荊與魯也葉薄而尖其邊有瓣者爲荊桑葉圓厚而多津者爲魯桑愚按今桑有白桑雞桑子桑山桑諸名白桑葉大如掌而厚雞桑葉細而薄子桑先葚而後葉山桑

葉尖而長類別之則判然各有其屬耳因疑釋木所謂梔者當是子桑子桑葉葉皆有子所謂瓣有甚是也瓣即辨字不應訓半今人乃謂一半有甚一半無甚爲梔誤矣種植書云桑以構接則桑大然則梔其未接者與

此章通是相地形勢曰虛曰楚曰堂又皆地名不應夾入桑木且下云卜吉亦祇爲形勢而卜與觀桑木辨土宜無涉愚疑桑亦地名即禹貢之桑土也樂記桑間濮上之音乃衛音鄘風桑中舊謂沬鄉中小地

通典滑州衛南縣衛文公遷楚丘即此城郡縣志衛置楚丘縣屬滑州後改衛南本漢濮陽縣地又郡國志濮陽縣有顓帝冢皇覽云冢在城門外廣陽里而博物記云桑中亦在其中合諸說觀之則桑爲衛地當在楚丘之傍與漕墟相屬故從虛而降觀耳且詩云望楚亦第望之而已猶未身歷楚丘何緣便降至其下察樹木而辨土宜哉劉公瑾云衛詩多言桑蓋衛地跨冀兗二州據楚丘在黃河之東兗州之境則文公所覩所說其桑土之野乎蓋亦見及此矣

三章桑田亦祇作桑中之田言靈雨方零土膏萌動故亟往田中勞勸之此明是勸耕未嘗勸蠶故說家以爲農桑並勸者非也何元子解觀桑句復補出田亦因其義有礙不得不曲爲通之耳

衛風氓篇 此桑白是寓言鄭氏實指爲秋期非也以下文斷之沃若時爲仲秋不應猶有桑葚且詩明以鳩桑與士女兩兩相形安得以爲實事嚴華谷以沃若黃落爲情爲歡弛之喻蓋從下就字看出於傳顏色喻較合況詩三歲食貧三歲爲婦則相隨至相棄曾未

數年何至顏色盛衰之速若此耶

鄭氏以秋桑無葚故謂鳩非時而食喻女子嫁不以禮此亦緣秋期之說而強合耳

鄭風將仲子篇 呂東萊謂孟子樹墻下以桑則桑在墻下引證適合愚又謂云里云墻云園皆取同居之義於叔段極有關照所謂蕭牆之內是也

魏風汾沮洳篇 鄭氏前謂國君采菜已非茲更謂其采桑尤無理夫治國猶男子之事親蠶則婦人之職魏君縱極鄙瑣未有身遊微行而躬代婦職者以致陸農師

佚蠶佚樂之說淫泆益甚直堪一噱

魏風十畝之閒篇 閑字釋文及移天子傳註皆作閒自是休暇之意魏國小政促民不安居故有避世之想欲得十畝而閒居耳傳箕謂地隘無所相避以至男女雜沓無別不如於閑閑義何取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禮記疏云徑一步長百步爲畝折而方之則東西南北各十步種桑之地亦寬然有餘矣何至一家聚采十畝便男女不可復別且亦何至如華谷所說十畝之桑鮮所可采徒閒閒然無所得而容歸如是耶

何元子引晉語子犯謀桑下殺蠶妾之事以實此詩觀與子還逝二語恰似姜與犯謀醉載同行情况終蠶妾已除不應有閑閑之象未可據以强證也

字書泄泄弛緩貌又散也十畝之外則地又寬廣采桑者散舒自得較閑閑更覺從容矣傳訓多人於字義絕不合正義乃謂地旁徑路行非一家則豈十畝之間定是一家所有耶以此益證十畝之非僻小之說也

曹風鳲鳩篇 傳依釋言文解苞栩之苞爲稹鄭氏以爲稹者根相迫迮梱緻也於苞棘苞桑義同故不復釋愚謂據孫炎叢生之解亦當指枝條言桑枝繁茂叢起故鳲集於其上若根雖迫迮梱緻於集者何與且使以根本堅緻之木而鳲集之其安甚矣奚言危苦耶易否卦上六有苞桑之占蓋桑枝柔軟不能繫集故云其亡與詩意正合說家皆以安固之義爲解恐非其旨

秦風車鄰篇 或謂以桑與下文其亡者桑之爲言喪也此

蓋本劉向祥桑傳會按喪亡之喪去聲乃喪本音其陽韻則變音也先有喪亡之喪傷其亡而後有喪服之喪今欲泥下亡義以桑通喪亦誕甚矣凡詩以桑楊與君子至鼓簧句爲一截未嘗與及其亡也不然則漆栗二者又於耋義何居

秦風交交黃鳥篇 陸璣謂黃鳥當葚熟時來在桑間故里語云黃栗留看我麥黃葚熟否則黃鳥固有時止桑特非其所恆止處耳舊以桑人所常採鳥性見人則駭爲說大是穿鑿

曹風鳲鳩篇　正義謂子自飛去母常不移此取首章儀一
義合序刺不壹之旨然詩以鳲鳩均養起興於在桑
之文無涉況其子有七則所棲自非一木惟養之者
均平故在梅在棘在榛各得其所以順其性不致羣
集桑間以求食於母爾首句毎章重言不必泥作專
壹解也

豳風七月篇　蠶桑之候相待蠶稚時桑亦正柔非謂因始
生之蠶而別求所爲柔桑也慭無深義何元子云爾
雅說文皆訓慭爲美以之言筐猶言精緻是也

條桑舊謂斫條於地就地采之則是下文斧斨之伐
矣愚謂條長也解如厭木稚條之條言蠶月之時桑
枝正條達可以采而伐之正爲下斧斨張本耳
嚴華谷云桑樹之高大者其枝條遠人而揚起人手
所不能及故取斧斨以伐其條然後就地采其葉而
棄其條即上文所謂條桑也此說最明要之斫條就
采乃從斧斨之伐存由不可以徑解條桑耳
女桑自是小桑之稱釋木訓爲柀桑按柀與茷字不
相通傳易作茷恐誤正義又通枯楊生稊爲生茷以
爲葉之新生者取合女桑則尤誤矣
猗角之猗從手鹿善決驟故角而猗之若桑乃植物
枝條柔軟隨人女桑更其卑小者何用此猗角東縛
耶補傳通猗作倚取猗東桉猗敝丘爲證其說近似
按倚有傾側之意猶甘棠之言拜也桑樹弱小者攀
其條使傾側就採見其不用斧斨之伐耳

豳風鴟鴞篇　桑土之土韓詩爾雅註及石經皆作杜方言
云東齊謂根曰杜又字林作𣏌云桑皮也則桑土之
爲桑根無疑者要非桑根在土之說耳或謂取桑根

和士膠結成巢此不學人語

豳風東山篇　此桑野疑亦是桑中之野東征時所經歷者
不當汎言桑麻之野也羅瑞良乃以爲蠋雖蠶類而
不食桑亦囿於言詩矣
烝之本義訓衆況蜎蜎之動其非一蠋可知此與烝
在栗薪無二解嚴華谷以爲喻獨宿不當取衆不知
彼對室家爲獨宿耳否則東征軍士不知凡幾而云
獨耶

小雅南山有臺篇　陸農師謂沃若之桑以負乎山有光之象

此較甚詩容色之喻更强合詩意不過以桑楊有用之木與君子有用之材光邦家正其材之有用處耳豈可泥光以求桑之解耶

小雅黃鳥篇 何元子又援劉向祥桑之說以爲桑非惡木而字音不佳故以爲醜太戊時桑穀供生謂之不祥此詩首章言穀次章言桑其醜可知此大謬也漢時儒者好言五行禍福之事每多臆測如太戊時所見其災不在桑穀之生而在七日之拱今乃傅會以桑爲喪亡之兆謬矣夫黃鳥食桑自止桑間特以非時而處故託爲禁語而去之耳

小雅小弁篇 傳謂桑梓爲祖父手植已非確詁更以梓屬父而桑屬母以爲桑者母之所事以供蠶繅則尤傅會矣

小雅隰桑篇 桑木原隰皆有然亦隨所見言如秦風所見者阪則言阪有此所見者隰則言隰有正不當泥爲君子在野之喻且汾沮十畝皆是隰地桑木於隰爲宜大抵在隰者多又不必如舊說以原爲對耳

次句明言其葉則有阿自以枝條總言然阿難二字合言之即茂芘之猗儺韻會小補作婀娜訓爲弱態是也正不必分美盛二義求解淌泝二語大有偏反自得意嘗取下樂字傳箋謂庇廕利人此可以言凡樹不可以言桑大植桑豈所以休廕者耶

傳訓沃爲柔義以阿難之狀推之其說爲近如六轡沃若亦取柔從之意是矣或云肥也故土不磽曰沃壤

幽色同近黑然謂桑葉茂盛而柔軟其色純黑則不可通矣愚謂幽乃幽陰不可以葉之色言惟葉盛密則陰濃而幽所謂桑陰是也

小雅白華篇 桑性斬伐始茂今田舍多取以爲薪如七月斧斨之伐桑既飼蠶則餘自供爨理所必然非獨以爲善也何元子引程大昌剝桑之說以爲爲薪者桑之附枝乃庶妾之比亦不必然蓋樵薪本爲烘煁之用烘煁則桑薪得所宜今妻妾易位貴賤相陵曾桑薪之不若耳或牽合氓詩謂鳩食葚則淫以爲刺褒姒淫亂不能不先爲嘉木負屈也

大雅桑柔篇 釋言謂何爲均均則徧故說文亦云徧也二

義自通若劉訓爍爍雖見釋詁文而義難解惟蘇子由援商書無盡劉左傳虔劉爲盡訓殘近是蓋捋采而至殘盡也周頌遏劉亦作勝殘解與此字義略同何元子引豳風七月詩爲配以爲采葉祁祁所謂采也猶彼女桑所謂捋也取彼斧斨以伐遠揚所謂劉也取諸亦確

桑葉雖茂而或采之或捋之又或劉之則無遺棄喻王之於民所以殘削之者無所不至也詩意蓋此故下經接云瘼此下民

魯頌泮水篇 說文專以桑葚之黑者名爲黮解之者云葚有黑白二種以黑者爲美故稱黮泥矣黮本黑之稱讀若黯上聲莊子人固受其黮闇東晳詩黮黮重雲是也詩特借通作葚耳詎可專謂黑葚爲黮耶泮林鴞黮通是寓言何元子以爲泮林有此桑黮亦可貴之物何其固甚

大雅皇矣篇 檿爲山桑顏師古以爲桑之有點文者其用亦止飼蠶故禹貢青州以檿絲爲貢蘇子由謂山桑之絲惟以求有之以之爲繒其堅韌異常萊人謂之山繭蓋即今所呼焦繭是也考工記弓人取榦凡七檿居於三又其餘用耳

大雅皇矣篇 柘亦桑之一種禮月令季春命野虞無伐桑柘柘與桑並言可見性喜叢生榦疎直葉圓有尖結實如椒名佳見古今注但其枝條柔弱婀娜葉太僅如掌寇宗奭謂其木理有紋亦可旋爲器是也古史考載烏號弓以柘枝爲之故弓榦以柘爲上然此但取韻不辨良否陸農師謂先檿後柘即駉篇馬序整論耳

此但開闢荒徑非是布列室家與公劉卒章不同公劉明有止旅之文此則僅如頌所謂有夷之行云耳既是刊除險阻則於衆木自當去其惡者存其美者故嚴華谷分作屏修平啓闢爲除去其木擴剔則成長其木義各有別是也凡如衛文徙楚猶皇皇樹木爲百年大計今岐西新定不爲小民謀農桑之本而若檿若柘務所誅鋤雖險阻刊除將何所賴以安其室家也哉

倫

檜 衛風竹竿篇 檜乃柏葉松身其松葉柏身者為樅此釋木明文不可混也檜大段似柏其葉亦如細杉謂之柏葉松身者對樅而言勿泥可耳羅瑞良謂有一種別名檜柏不甚長其枝葉作檜作柏一枝之間屢變此即柏之種非檜也其材亦鮮大者左傳翰檜乃棺傍飾非為棺之木詩亦但稱楫而已不徑言舟也

正義謂檜書禹貢作栝又字書別作桰愚按釋木無桰名亦無栝名說文專訓桰為矢桰不訓木此必有據禹貢杶榦栝柏榦為弓榦則栝亦當為矢栝杶柏皆弓矢之材謂之栝柏者錯文耳然則謂檜別名栝又謂檜有栝音俱未可信

玩此詩上下詞旨但摹寫故鄉風物無一託喻之意傳箋通作寓言以舟楫之配喻男女之合非也檜楫松舟乃是儷語猶云桂棹蘭槳而已觀下徑接駕言出遊明是乘此舟楫以遊故地則其非託喻顯然矣

駕猶言乘舟車通用子瞻賦駕一葉之扁舟是也嚴華谷別謂乘車出遊則與檜楫松舟何不貫亦未是

松 衛風竹竿篇 松別作枀不作寀寀乃榕樹南方巨木也說文以寀同松誤其樹磥砢修聳多節皮粗厚四時不改柯易葉二三月抽蕤生花長四五寸結實狀如豬心疊成鱗砌秋老則子長鱗裂葉有二針三針五針之別出遼海者子大可食謂之海松子是也

通雅云方書言松為五粒粒當是鬣誤李賀有五粒小松歌從鬣為正是也按太平廣記謂五鬣松皮不鱗俗謂孔雀三鬣松又李衛公言二鬣松與孔雀松別皆作鬣可證此蓋以音似誤通者

鄭風山有扶蘇篇 松生於山有凌雲蔽日之勢且釋木謂木下勾為喬其枝柯屈伸偃仰矯若游龍而正義反以枯槁為說以妃放縱之龍艸則非其旨矣愚謂山有名材隰有文艸猶人之有子都子充皆其可美者故類舉以為喻耳

山隰分言不相比例嚴華谷必以名材凡艸對勘非也此當與同車之詩同旨鄭忽不婚於齊而他娶故序謂其所美非所美詩取橋松四者以喻子都子充蓋指齊女而言見山隰各有所應有正配他齊大非

吾耦之說
小雅斯干篇 一說竹苞松茂皆表此地景物之美乃枚舉之詞其言如者孰如之主下文兄及弟矣爲言兄弟相好則其根本堅固而不可搖其枝葉茂盛而不可替所以擬之竹苞松茂也其說似合
小雅頍弁篇 三章變松柏言松上亦祇取叶句蓋古韻通也何元子有柏視公之語膠於其胸因別松上爲專貴王之詞非是
大雅皇矣篇 兌傳訓易直集傳訓通達嚴氏訓悅澤三說互異按松柏需幹磥砢鮮滑易謂直者兩頌丸丸訓易直彼自爲宮室之木云然此不當以易直訓也兌有徑路門闕之象則通義亦自有說然謂行道通則可謂松柏通則不成語矣悅澤亦取卦義要不可以强合松柏恐謂兌與隊通用通史王毛仲牧馬每色爲一兌注兌隊同是也以言松柏則亦茂長成行之義緜之傳訓兌爲成蹊與此集傳義同
魯頌閟宮篇 按郡縣志徂來山亦曰龍來山一統志在濟南府泰安州東南四十里水經注鄒山記云在兗州

梁父奉高博城三縣界今猶有美松
傳訓舄爲大貌王肅以爲無雕飾文章徒見碩大至半園義何元子謂通作舃禮記器之舃者不舃其餘皆舃注訓舃爲倒傳之又或加水作潟考工記以涂爲水義與此同屋之有桷其形斜長首高而末低所以瀉雨水故云有舃此又一說
商頌殷武篇 傳訓梴爲長按說文以梴爲長木室之深廣者其椽必長是也

木瓜

木瓜衛風木瓜篇 木瓜一名楙大者如瓶其木可以爲杖花作房生子形似栝樓蘇頌謂即榠樝之類蒂閒別有重蒂如乳者爲木瓜無者爲榠樝是也陸農師諸說家俱以榠樝爲木桃木李蓋就其類言耳六書故引釋木文楙木瓜也或云冬桃然冬桃別名旄見釋木不與楙同木可訛
或疑初學記六帖於果食木瓜門皆引衛風木瓜之詩爲誤謂詩以木爲瓜果如畫餅土飯之說果爾則其欺我甚矣而反答以寶貴之物此情理所必

無者且此詩為衛人欲厚報齊桓之作夫桓之於衛德亦大矣救敗存亡又遺以車服此奚翅木瓜桃李之投而乃比之画餅土飯反自多其報瓊之厚豈詩人忠厚之意與

傳謂木瓜為可食之木総投附正不取此意今惟用以製醶及療筋轉用之不可與桃李例言郭璞謂其酢可食疑亦椇櫨非木瓜也以此為投蓋猶蘭紉佩取芳臭以相遺耳或引古諺云梨百損一益楙百益一損報人之道宜有以益之則并及療筋諸說益

非其旨矣

木瓜自為衛人思報齊桓之作故孔子謂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賈誼新書載孫余之說亦以施報言又左傳韓宣子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思報德也皆其可驗者

檀

檀（鄭風將仲子兮篇）檀有黃白二種皮背而澤肌細而緻體重而堅木性彊韌類槐論衡云楓桐之樹生而速長故其皮肌不能堅剛樹檀以五月生葉後彼春榮之木其材彊勁車以為輻是也陸璣謂與梨迷相似梨迷一名挈醯按釋木有梾椴郭璞以為大木似檀鄭漁仲謂俗呼梾樹其木如檀子大如梧桐子而黃則挈醯固與檀相似者

或謂檀彊韌之木亦以比良然詩之取喻却不重檀乃重園內之檀以為兄弟之比耳

坎坎伐檀（魏風伐檀篇）坎坎傳訓伐檀之聲為是非用力也木之堅者伐之聲洪而壯故宛丘云坎其擊鼓伐木云坎坎鼓我皆可證或以坎為險義曲解作經歷險陷以伐

之則後章伐輻伐輪是已取材而製器矣而猶曰坎坎何耶

何元子謂伐檀為衛國女閔傷怨曠而作以檀比其夫以河自比此出陳暘樂書述古琴曲然通詩詞旨絕不似婦人語且夫婦相處今雖暫離終必歸其居室豈如檀輻河干之適然湊值已哉琴操載古琴有詩歌五曲伐檀與鹿鳴騶虞鵲巢白駒並傳又大戴禮投壺篇謂凡雅八篇可歌亦列伐檀並難深考

（小雅杕杜篇）此舉車之最堅者以為言堅車而亦敝則其

用之久力之疲可知徐鍇謂車敝則木連及華蓋金鋝起皆起若敗巾故字從巾爲幝也

小雅鶴鳴篇 此主求賢言檀蘀並列美惡判然以喻求之不可不慎蓋樂其園之檀即當別其下之蘀勿使雜進而後眞賢得升於朝耳若說向求理便僞蘀爲他木敗葉與下榖對舉明非檀葉可知且使檀而爲蘀是賢者而淪於不肖之喻矣奚以反樂觀之何元子謂檀葉凋零爲賢者衰謝之況則又不應聞並聞天聲名之著若此自當以長楷分觀較合

大雅大明篇 傳訓煌煌爲明於車無取即解爲鮮明義亦但可言旂幟之屬此則專云檀車而已愚按煌與皇通煌煌猶皇皇著盛之象言兵車服皇赫業也故韓詩外傳直作檀車皇皇

扶蘇

扶蘇 鄭風山有扶蘇篇 傳謂扶蘇爲扶胥然其名無所考何元子謂即管子所說之扶通作樗爲樗桑於蘇字又無著落均未可據要以下三者各專一物則此當有所指非僅如扶疏四布之空語耳

何元子駁傳謂下篇喬松是喬木則扶蘇非小木通論云蓋謂枝葉扶疏乃大木也扶蘇喬松比子都子充荷華游龍比狂狡義甚明然人不敢爲此解者以荷華亦佳卉也宋儒見重之以周茂叔愛蓮故不知詩意止以在山之高大者喻美在隰之卑弱者喻不美初未嘗拘自解者拘之於是不得不以扶蘇爲小木而以喻不美以荷花喻美下章則又以喬松喻美而以游龍喻不美使山隰倒置比物錯互非也

柳

柳 齊風東方未明篇 陶隱居謂即今水楊柳唐本艸駁之云柳與水楊全不相似水楊葉圓闊而尖枝條短硬柳葉狹長而青綠枝條長軟陶以柳爲水楊非陳藏器又謂江東人通名楊柳北人都不言楊楊樹枝葉短柳樹枝葉長而李時珍則以爲楊枝硬而揚起故謂之楊柳枝弱而垂流故謂之柳蓋一類二種也據說文爾雅則楊可稱柳柳亦可稱楊故今人猶併稱楊柳余宗植樹書又謂順插爲柳倒插爲楊諸說紛紜皆未盡當愚謂釋木之柳須辨多有河柳澤柳蒲

柳諸名而楊僅列柳之一則楊爲柳屬柳不可言楊屬明矣說家多謂柳有小楊木楊垂楊之稱並未足據

或謂古詩南楊北有柳分爲二其合稱楊柳蓋兼楊與柳言之非楊卽柳柳卽楊一物異名也愚按此僅別柳與楊爲二而不悟柳爲總名楊乃柳之一種所謂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今俗通稱楊柳不知此乃循柳專名耳

柳春初生柔荑卽開黃蘂花至春晚葉長成後花中結細黑子及蘂落絮出如白絨因風飄揚如雪則柳絮非花也至萍藻自有種非柳絮所生今詞章家稱絮爲楊花及以萍爲一物變化者並非

齊民要術云凡作園籬法高七尺便足匪直姦人慙失而返狐狼亦息望而廻其種柳作之者一尺一樹初時斜插插時卽編數年長成共相蹙迫交柯錯葉折似房櫳則柳正爲籓之木傳箋乃謂柔脆不足爲樊比狂夫之不能知時則非其旨矣集傳以狂夫瞿瞿屬樊圃解並比不能晨夜二句義捷而當

折柳折字卽齊民要術中編字乃所以作樊使之共相蹙迫要之仍是生柳耳蔡元度謂以柳爲樊下生之不足以爲固故折柳者柔之至也解誤

柳盛蜩多（小雅小弁篇）嚴華谷以爲物皆有依是也此緊對下不知所屆言蓋蟬鳴于柳草生于淵各有依託今空曰彼放無歸如舟流之靡所屆極則安得菀柳以爲蜩鳴之所灌淵以爲萑葦之地哉

菀柳（小雅菀柳篇）郝仲輿謂楊之垂者曰柳柔脆之木也柔車亦曰柳日西亦曰柳昧谷謂之柳谷蓋類敗衰亡之比愚按釋木文松柏曰茂柔柳曰菀所謂鬱而成暢茂積而成菀結是也柳以菀言自取其垂陰之繁反喻王之暴虐無親耳必謂比類敗衰亡則於菀義何居

杞（鄭風將仲子篇）此釋木所謂旄澤柳也陸璣云生水旁樹如柳葉麤而白色木理微赤故今人以爲車轂孟子猶以杞柳爲桮棬卽此嚴華谷辨之云詩有三杞將仲子無折我樹杞柳屬也有臺南山有杞湛露在彼杞棘山木也四牡集于苞杞雅杕杜北山言采其

杞四月隰有杞桋枸杞也其辨甚晰

楊（秦風車鄰篇）楊爲柳屬之一釋木所謂楊蒲柳是也與澤柳河柳文並列可見舊說或以柳爲水楊又以楊爲柳之揚起者並誤鄭氏解楊之水末蒲謂即此楊則誤之又誤矣

陸璣云蒲柳有兩種皮正青者爲小楊紅者爲大楊陸農師以爲有黃白青赤四種則又從楊之類而分之耳

何元子謂此詩之楊當指白楊白楊墓上所種以與

其亡此較桑說更幻果爾則有墓之楊何以反與蔦詩其於黃青赤三者又安所指耶

楊（陳風東門之楊篇）傳訓牂牂爲盛於字義無解何元子云楊木有四種以牂牂推之正謂赤楊牂乃赤色羊也前漢書天文志云牂雲如狗赤色又太歲在午曰敦牂午亦火德其色赤則牂爲赤色明矣引據皆確存其說

何氏又援周禮肺石注云肺石赤石也疏云肺屬南方火之色赤肺亦赤棗之色似之比牂爲淺此於赤殺亦有據或讀若弗與茀通叶下皙皙本音淅也茀有赤芾朱芾楊葉之色似之其說並存攷

陸農師別牂牂爲盛肺肺爲衰以言嫁娶之暮此強解耳肺無衰義可通且兩章詞旨無別何云一盛而一衰耶蔡元度又謂牂從羊言美而未大肺爲金臟言其已成所以刺婚姻之失時尤穿鑿無理

霜降逆女冰泮殺止古昏禮所傳可據至周禮仲春大合奔者不禁乃爲過時者而設也此詩云失時蓋失昏旦之時所謂親迎而有不至者不然赤楊霜降

則葉赤詩言牂牂肺肺正霜降後矣而顧失時耶若鄭氏以楊葉牂牂爲三月中則溺於仲春婚姻之說因并誤物候耳

（小雅采菽篇）傳專釋此爲蒲柳甚當以其爲柳屬故亦得稱爲楊柳非兼言楊與柳也今人不問蒲澤之類統呼楊柳可哂詩云依依則柔條初長婀娜可人正嫩柔之候爲往戍時矣

（小雅南山有臺篇）陸農師謂[illegible]彼之楊以貴乎山有光之象此較桑更強合桑猶有沃若光澤之稱楊益難通矣

小雅菁莪六 楊木不堅實性輕善浮舟之用利之故云載沉載浮言其與波上下耳嚴華谷云舊說沉物亦載浮物亦載韓退之亦從之且詩中載馳載驅載笑載言載僟載渴載清載濁載飛載止凡言載皆則也不當獨以此爲載物於舟是也

小雅采菽 楊舟喻諸侯紼纚乃喻天子之寵賜正下所謂綿纚之也鄭氏以爲治民禮法之喻何哉

檉 大雅皇矣 檉爲河柳陸璣云生水旁皮正赤如絳一名雨師枝葉似松鄭漁仲謂又名春柳一說檉得木

則垂如絲師當爲絲謂非如羅瑞良應雨之說宛宗爽謂人呼爲三春柳以一年三秀也花肉紅色成細穗河西者戎人取滑枝爲鞭亦謂之赤檉木以其材赤故也鄭氏因材可容爲盤合之說遂欆落爲一此因郭註而誤 辨駁見釋喻 至亦楊當即是檉故杜詩亦稱穎檉今漁仲分爲二木可據

檉柳性喜水故多生河傍然平原廣陸中亦時有之大書故謂詩言啓土不安先河傍此泥也且太王率滸至岐凡所經過之地必須開闢以便行李往來又安知不河傍折柳俾勿礙行塵而概云平原廣陸之是啓也亦見之固矣

詩識名解卷之十五

錢唐 姚炳彥暉 著

木部

榆

榆（唐風山有樞篇）陸璣謂榆之類有十種葉皆相似皮及木理為異愚按榆有大榆刺榆白榆姑榆柘榆朗榆梜榆榔榆郎榆諸名大榆出北方木性堅韌皮汁滑二月生莢亦稱莢榆其莢飄零又稱零榆皆大榆別名也刺榆即此章樞白榆即陳風之枌（俱詳見本條）姑榆即

廣雅山榆一作楱榆釋木謂之無姑說文謂之梗柘榆即刺榆別名朗榆郎榆並見廣志分有莢無莢二種或云有朗榆無郎榆郎即朗之譌耳梜榆莢葉味苦不如凡榆齊民要術稱梜榆刺榆凡榆三種色別種之勿雜是矣柳榆陸璣謂即大東之穫（附駁見後）茲從舊說以榆冠其類而列樞枌穫於後以俟覽者何元子引雜五行書謂舍北種榆九株蠶大得又榆種至十五年後中為車轂詩人因下有車馬衣裳之咏故即榆以起興此尤傳會夫衣由蠶而致車由木而成推本言之已是贅語乃更推及蠶所由安本所利用者以轉相牽合如此索解作詩者之心亦大苦矣

樞

樞（唐風山有樞篇）樞釋木作藲訓莖郭璞以為今之刺榆是也陸璣云其鍼刺如柘其葉如榆瀹為茹美滑於白榆齊民要術注云世有刺榆木甚牢韌可以為犢車材梜榆可以為車轂及器物凡種者直種刺梜兩種利者為多其餘軟弱非佳好之木按二說則樞固榆類之佳者矣

榆為西北之木今隴西有榆林驛唐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恒山之西樞榆皆其所產分山隰言互文耳篇中總以兩有為興如車馬衣裳卿公所皆得自有者亦在其能自用之而已羅端良言江南無榆但有樞晉風則兼有之其義可以說詩

枌（陳風東門之枌篇）按釋木榆白枌嚴華谷云爾雅謂榆白為枌陸璣誤謂榆為白枌枌乃榆之白者無緣榆又為枌之白者此可謂善讀爾雅者矣

郭璞謂枌榆先生葉後著莢而李時珍謂白榆木正

高大未生葉時枝條間先生榆莢形狀似錢而小色
白成串俗稱榆錢後方生葉似山茱萸葉而長其說
互與
陳風多言東門當是陳人所遊息處故榆栩並植於
其際可以休陰而舞者翠聚焉亦猶鄭之溱洧爲士
女相謔之所耳
此男悅女之辭鄭氏以男女別二章非是愚謂子仲
之子即不績其麻之人東門宛丘即市三章所謂視
爾如荍正指婆娑者而言陸農師分道舞市舞尤無

謂
附 穫 小雅大東篇 鄭氏見釋木有穫落之文因易傳訓木
名此大誤其後郭璞註爾雅因云可以爲杯器素者
陸璣以爲今柳榆鄭漁仲謂當是檉杉以譌傳譌皆
謂是一木之耑名矣不知爾雅之訓落猶傳之訓刈
也釋木文若樸枹者灌木叢木自斃柛立死椔之類
皆言木之情狀非實指一木言穫落亦其例耳此詩
謂已穫之薪生意既槁不可復浸猶已勞之人財力
既竭不可復役喻意自明無所疑似因附取榆後庶

覽者知所類別云
栲
栲 唐風山有樞篇 栲說文作柷釋木謂之山樗實非樗也樗
無山田之分總謂之樗而已此云山樗乃栲別名不
當以樗類求之猶方俗因其似櫟遂稱栲櫟亦非栲
與櫟一類之說俗語舉相似者以樗栲栲漆並言則
栲之似樗而非樗明矣陸璣泥山樗之名反以爾雅
爲誤不知與其所說葉如櫟木皮厚數寸者正一物
耳

張萱直稱栲爲柷栲謂其與櫟相類而以莊子不才
之木當之不知彼自爲栲此自爲櫟兩不相涉也何
元子借其說以爲栲全天年有長守之義取喻下意
則與誤矣
小雅南山有臺篇 陸農師說此詩以栲可爲車輻有久之道
故曰遐不眉壽此與全天年之說相似
杻
杻 唐風山有樞篇 杻一名檍郭璞謂關西呼杻子一名土橿
陸璣云或謂之牛筋正名曰萬歲葉似杏而尖白色

皮正赤爲木多曲少直枝葉茂好二月中葉疏花如楝而細蘂正白蓋梓是也按考工記弓人爲弓取榦之道柘爲上檍次之又輪人斬材牙以橿是材中車輞及弓弩之榦楊用修亦謂宮中多樹之取億萬之意謂之萬年樹注唐詩者以冬青爲萬年枝皆誤是也至張萱別以杻爲梓屬則非其類矣

他木取壽義者皆傅會惟杻獨有萬歲名差可通然通詩皆有宛死之句何獨於二章之木取長守義耶如使詩人果欲取木之壽者以爲興則茂以加於栲

柏矣而但云栲杻乎哉

小雅南山有臺篇 杻自有萬歲名陸璣師於此篇以弓榦取久義爲斜壽與巳覺贅設復因弓榦取象軍旅至別南北山爲君明暗之分牽引釋論仲叔困治賓客數語分配眾楊李杻諸木何其輾轉傅會至此耶

椒

椒 唐風椒聊篇 大椒釋木謂之檓鄭漁仲以爲俗呼樛子通志別有唐檓陸擬南椒之名其樹大略相等陸璣以爲似茱萸有針刺莖葉堅而滑澤是也寇宗奭謂秦椒葉差大粒亦大而紋低不若蜀椒皺文爲高異是樛當爲秦椒名又陶隱居云今從西來形似椒而大色黃黑味亦頗有椒氣或謂即今樛樹子樛乃豬椒恐誤則漁仲以俗呼樛子者爲秦椒亦誤矣

說文有茮無椒舊謂椒叢生如薔薇之屬非木故但從艸不知此乃譌文有似菽之菽不可從也

傳以椒聊連言陸璣謂聊爲語助詞一說聊薄略也何元子引爾雅云朹檕梅朻者聊則檕梅名朹其朻者名聊也朻說文云高木也聊即朹之高者此可謂

獨解但朹梅不見他書又與椒並言亦恐非倫愚疑釋木此條亦汎指木之叢生糾曲者言與樸樕者文相似不必專屬朹梅也椒條叢生因謂之椒聊即下所云遠條耳

椒性多實故以爲蕃衍之喻其采之盈升盈匊正其常事鄭氏欲合沃盛反常之喻強以少實解之誣椒甚矣王肅謂種一實蕃衍滿一升尤非理

傳訓兩手爲匊陸璣師謂匊二升也愚按篆文匊從手屈掌合窊象兩手用力形是兩手爲匊也然匊二

升二匊爲豆四升見禮器則匊大於升與農師說合
又詩以爲蕃衍因不當倚爲兩手所奉者耳
嚴華谷云椒實蕃衍采之盈升然方興未艾將不止
於今日之所觀故復歎是椒也其新長之條日益遠
矣條益遠則實益蕃猶椒之子孫將日益衆多也
舊說蕃衍頌大遠條之意重複今分別之以見詩人
紆餘之旨此最得解
陳風東門之枌篇　此乃男悅女之詞以觀爾貽我詞旨玩之
語皆虛活非真贈投蓋觀其如荍之容而忻慕愛樂

之恍若芬郁襲人與香盈握猶言風送蘭麝之意不
必便與贈芍藥觀也不然則其如劉貢父所云椒益
陽煖皆當爲女贈士之戲語矣
周頌良耜篇　椒實通謂之椒非專謂椒木正義以爲椒木
氣香作者以椒言香則泥矣古者以椒和酒取其芬
烈今俗猶用之此詩所謂椒馨乃實語非借用爲馨
香之詞觀楚辭直稱爲椒漿可見

栩

唐風鴇羽篇　釋木有栩無柞又但言橡實之狀而不復
釋爲何木則栩與柞櫟三者自爲一種或葉實小大
之微差爾陸璣謂秦人呼柞爲櫟徐州人呼櫟爲杼
風土記謂吳越之間名柞爲櫪孫炎謂櫟之實爲橡
古今注亦謂杼實爲橡均可互證或別櫟實之橡斗
與栩橡與恐未是鄭漁仲又以栩杼爲柞以櫟爲槲
不如槲乃槲樕卽名南樸樕耳顧乃混櫟於槲而別
杼於櫟其說不愈誣耶
爾雅苞義凡三見釋言云苞稹釋詁云苞蕪茂豐也
又釋木云如竹箭曰苞其義亦各有取然稹義之訓

叢生自屬枝條言栩枝條迫迮稠緻故謂之苞栩耳
鄭氏獨釋爲根之狀則凡木根皆叢生者何獨於栩
櫟是稱耶惟其如是是以於苞桑不得其解耳
陳風東門之枌篇　古者立樹以表道東門宛丘乃陳國之大
都會故植枌栩以識其處當是表道之樹非特爲遊
息休蔭之用已也詩稱柞棫蓬蓬莊子櫟社樹其大
蔽牛絜之百圍故遊者卽於其下而婆娑以爲樂爾
小雅黃鳥篇　何元子以桑穀爲惡木故引莊子櫟社之說
以爲櫟亦無所可用似也然今柞木人以爲梳子殼

又可以染亦非竟無用者不必過爲詆毀以申已説耳

櫟秦風晨風篇 陸璣云秦人謂柞櫟爲櫟河內人謂木蓼爲櫟椒檄之屬也其子房生爲梂木蓼子亦房生故說者或曰柞櫟或曰木蓼此秦詩宜從其方土之言柞櫟是也鄭漁仲駁之以爲釋木云櫟其實梂詩秦風山有苞櫟並此也其釋木云栩杼與唐風集于苞栩並是柞木而陸璣誤謂是此吁愚按櫟有黑心櫟白櫟縣櫟諸類白者子尤細縣櫟以堅忍得名非木

蓼也櫟即是栩蘇頌亦謂柞櫟也杼也栩也皆橡櫟之通名此當以陸說爲正或又謂橡實大於櫟葉冬凋櫟不冬凋亦未然至木蓼出南鳳州揚商如冬青不凋與櫟異種而上林賦注應劭云櫟辛木也顏師古以爲木蓼葉辛初生可食亦似混爲一木並誤此詩以所有爲興詞旨與邶山有榛鄭山有扶蘇唐山有樞諸篇同

柞小雅車舝篇 風土記云歷山在始寧邪郯二縣界上舜所耕田在於山下多柞樹吳越之間名柞爲櫟故曰歷山按此則陸璣所謂五方通語者有據矣故李時珍謂木草所說柞木乃鑿子木高者丈餘葉小而有齒光滑而韌其木及葉丫皆有針刺經冬不凋五月開碎白花不結子而別以柞爲橡櫟之名是也書傳或稱柞或稱櫟或合稱柞櫟或別稱栩杼要是一種今併入栩部俾覽者得互證焉

嚴華谷合引采菽縣及此詩之柞以爲釋文分昨作二音止此一木不得自爲參差愚按柞止有昨音其餘或隨文變叶不一如大雅載芟載柞叶下澤音側

則禮柞氏之柞鄭司農讀如唶唶之唶屋笮之笮又漢有五柞宮俗或讀如乍或讀如柝則音之譌耳

析薪即是執柯之說與南山綢繆諸詩義同取分合意爲婚姻喻足矣不必有葉盛蔽冏女姤蔽明之說也故下直接云鮮我覯爾

小雅采菽篇 此當從時解分與下四句蓋柞枝根本盤固殿邦之喻也其葉蓊鬱四蔭攸同之喻也皆屬來朝之諸侯言猶或分祖孫賢才或別天子諸侯俱未當何元子按尚書康王即位時事以實此詩故鑿分畢

於東西亦不可據

大雅緜篇 鄭氏謂以柞棫生柯葉之時使大夫將師旅出聘問此大武斷王肅援世紀以附入毛傳尤傅會正義駁之是也且此原未嘗言文王時事自一章至八章由在豳而遷岐而定宅而授田居民而作宗廟宮室門社卒乃美其木拔道通儼然成都成邑而混夷因之遠遁耳下章文王蹶生始及文王此明文可據者也

書訓拔為挺拔何元子引說文云擢也又增韻云攻

而舉之也柞棫拔矣如左傳篳路藍縷以啓山林之意此說得之柞棫叢生又多棘刺本非嘉木故古以供薪燎之用觀旱麓棫樸二詩可見太王遷岐芟闢險阻如皇矣作屏修平凡木皆然何況叢刺之柞棫又可以為薪燎者乎此斷當為拔去之解史記泰拔我襄城師古注謂若拔木并得其根本是也集傳亦釋為挺拔之義而後註則云太王之時林木深阻至於其後木拔道通則仍主芟拔之說耳

大雅旱麓篇 詩之詞旨本明順可合鄭氏每曲說之而義反覆如此詩明謂柞棫宜供民燎又有棫樸薪槱可證而必云燎柞棫之旁之草而柞棫始茂則蛇足甚矣嚴華谷以為不若謂民取供燎為不費詞則凡說詩而費詞者皆非詩之本旨可知也

大雅皇矣篇 斯拔亦訓芟拔之義二句緊蒙上作屏八者而言見其叢棘芟除楨幹挺峙儼然都會氣象故下云帝作邦作對也若柞棫皆任其蓬茂則岐西之地雜草宅之矣何為於菑翳灌栵檉椐檿柘諸木急急務去之哉

羅端良云詩人道柞尤多方周之興太姒夢商之庭產棘小子發取周庭之梓樹之於闕間梓化為松柏柞棫驚覺以告文王文王以為宗周興王之兆此詩斯拔斯兌未必不謂此也又述文王之事亦言柞棫拔矣山木頗多而獨言柞棫蓋柞薪者民之所燎且至於雜拔則其餘從可知也愚按此皆因詩詞杜撰典實要是不經語耳果爾則柞棫乃周家發祥之徵當竭力愛護培植之而乃以為薪槱以供民燎人言其可信耶

條

條 秦風終南 釋木謂柚為條郭璞以為似橙實酢生江南是也傳別訓為槄陸璣從之謂即今山楸並非按條惟為柚專名與槄無涉釋木云槄山榎又云柚條二者分釋判然不得以槄為條也又孫炎註爾雅槄山榎亦引終南詩今皆不從其說

何元子引列子文橘柚渡於北徙謂終南不宜有柚當與汝墳條枚義同愚按此易字求解於義難通駁見梅御即樲棗枳棗杏之說是條梅皆西北所罕見者且惟罕見而終南有之此其所以堪誇耳不然則枝曰條榦曰枚何山蔑有而獨於終南驚相比論乎

六駮

六駮 秦風晨風 陸璣云駮馬梓榆也其樹皮青白駮犖遥視似駮馬故謂之駮馬下章苞棣樹檖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按此足正毛傳之誤蓋駮名釋獸有文釋木無文故傳即以為如馬倨牙之獸然合之詞旨匪但草木不倫即謂隰間有此猛獸亦覺誕妄山海經謂中曲山有獸如馬而身黑二尾一角虎牙爪音如鼓名曰駮食虎豹此豈常有之物耶況草木中如游龍伏牛以鳥獸名者不可勝紀駮之為木無疑也古今注亦云山中有木葉似豫章皮多癬駮者名曰六駮

王肅謂言六據所見而言意謂駮馬有六此謬語或云六犖音同通犖為六即所云犖駮也愚謂此直名六駮如三柰三七之類物之以數名者頗有正不必易字作犖以求其義耳

檖

檖 秦風晨風 檖一名蘿郭璞謂即今楊檖實似梨而小酢可食陸璣云一名赤羅一名山梨一名鹿梨一名鼠梨齊郡廣饒縣堯山魯國河內共北山中有今人亦種之按此乃梨屬陸農師以為木文細密如羅故曰羅有赤白二種以赤者為上故傳專以赤羅釋檖也說文作椽此省文

陸農師謂秦詩初曰晨風卒曰樹檖者言人君所以用人之道始於能致之終於能立之樹檖以況可與立之臣此大強解夫樹檖緣何以立為義豈云樹者

杙立之意耶
或解樹檖爲成樹之檖愚謂此但增字成文以樹字代上苞字順言之則檖樹是也正不必於此求解若鶴鳴詩爰有樹檀文亦同此

棗

棗 豳風七月篇 棗與棘異小爾雅云棘實謂之棗陸農師亦謂棘大者棗小者棘皆混爲一種非也釋木棗有壺棗要棗白棗酸棗齊棗羊棗大棗填棗苦棗無實棗樸棗諸名凡十有一舊註於齊棗填棗未詳羅瑞

良所謂郭氏得其九者也又謂後世有紫棗玄棗西王母棗東海蒸棗洛陽夏白與夫雞心牛頭羊矢獮猴細腰諸名然釋木所謂羊棗即羊矢要棗即細腰白棗疑即夏白其餘土物又有天棗產南徐州樂氏棗產青州南棗產浦江密雲棗產密雲波斯棗產廣州別有萬歲棗一名千歲棗木名海梭其種類同異之不可勝紀如此
剝傳但訓擊正義以爲棗須就樹擊之所以剝爲擊是也陸農師云棗實未熟雖擊不落已熟則爛不擊自墮蓋收棗擊而落之故齊民要術所謂全赤即收收法摝而落之爲上又羅瑞良引大戴禮云剝者取也其修治則曰新之定之則剝之不得爲修治明矣王介甫好爲異義別以爲剝其皮而進之定其後悔奏除也

栲

栲 豳風七月篇 古語櫄樗栲漆相似如一故陸璣以爲樗樹及皮皆似漆是也蘇頌云椿樗二木形幹相類椿木實而葉香可啖樗木疎而氣臭北人呼樗爲山椿

江東呼爲鬼目寇宗奭辨二木以無花不實木身大其幹端直者爲椿其有花而莢木身小幹多迂曲者爲樗莊子所謂大本擁腫不中繩墨小枝拳曲不中規矩者正此
說文以栲爲薪樗之樗別樗讀若華重文作檴此謬也栲乃古樗字其讀若華者則樗與檴耳字書或合栲樗爲一或分栲樗爲二並非
薪樗因采荼帶言取韻成句而已凡木之不中材用者始爲薪如樗棘之類皆是若謂惡木以供農夫之

燹豈養老酒食所燎盡是桂薪耶

小雅我行其野篇 古婚期在秋冬此確不可易者鄭氏乃以樗葉初生為仲春之時嫁娶之月誕矣且蔽芾陰翳非歷夏不能有此茂盛何云始生耶若泥樗為惡木喻遇惡人亦是穿鑿又或取依蔽休息義與下就居於詞旨要未似恐謂此乃仳離流離之詞當與苕華同時所作凶年百物凋耗故野行荒涼惟見惡木陰蔽所采者蓫葍惡菜而已此是賦現前光景即苕華所謂鮮可以飽者別無取喻之意耳

杞

小雅四牡篇 此杞乃釋木文所謂枸檵者郭璞以為即今枸杞陸璣云樹如樗一名苦杞一名地骨春生作羹茹微苦其莖似莓子秋熟正赤是也別有枸忌地輔羊乳託盧三青蔓換骨菜天精子卻老根仙人杖西王母杖諸名見本草廣韻諸書

嚴華谷分杞為三種以此四牡及杕杜四月北山四杞為枸杞別南山湛露二杞為山木將仲子之杞為杞柳說本陸璣然惟枸檵當有杞名若杞梓則梓類郭璞謂之椵杞非杞也今惟以杞柳別屬柳餘諸杞仍乘釋同異是否覽者類而辨之可耳

廣雅以枸乳為苦杞地筋為枸杞分二物則陸璣謂枸杞作羹茹微苦一名苦杞似混而為一又蘇頌云枸杞春生苗葉如石榴葉而軟薄堪食俗呼為甜菜疑陸璣微苦之說當是苦杞非枸杞也

蘇頌謂枸杞莖榦高三五尺作叢此即詩稱苞杞之義叢生以莖榦言則其謂之苞亦指莖榦叢生可知其義與苞栩苞桑同總無言及根枝者

韻會小補載集韻杞或作梩增韻通作芑合芑杞梩李為一並誤

栩父杞母第取叶韻不必有義觀鴇羽亦咏集于苞栩而統言父母可見此何元子云爾愚謂趁韻成文凡詩皆然何獨鴇羽四牡二篇哉持此說詩方可免穿鑿一病

小雅杕杜篇 嚴華谷謂鄭孔說此杞皆不明言其何物以采言之當是枸杞是也然按正義直以為杞木之葉則似竟指杞梓之杞矣采之將安用耶

集傳有春暮而杞可食之語說詩者遂謂采杞又過
於木萋之時或辨之云采杞當即在卉木萋止之日
特期而未至故借此以致其想望耳愚謂采杞託言
原不當泥時爲說蘇頌謂枸杞春夏採葉秋採莖實
冬採根彼雖爲藥籠之須然亦足見其隨時可採不
必拘爲春初春暮作時物之變觀也
此當爲遥想征夫在役之事念其陟山采杞而以父
母爲憂耳與北山詞旨正合故上云女心傷止我心
傷悲而此獨云憂我父母也舊俱作婦人望夫之解

故謂呼夫爲父母尤非理
小雅南山有臺篇　嚴華谷斷此詩之杞爲山木蓋據陸璣之
說云杞一名狗骨山材也其樹如樗理白而滑可以
爲函及檢版其子爲木蝱可合藥故集傳說此詩亦
從之按此數語乃釋枸並非釋杞者此殆誤據云爾
愚謂仍當指枸杞言亦不必牽叅人爲義或謂杞與
李同可食以與父母則又陋說也
小雅湛露篇　何元子仍以此杞爲枸杞謂今枸杞一名狗
脊其樹亦如樗陸所云卽枸杞也詩以杞棘並言棘
木低小則杞非大木可知且以後章桐椅例之桐椅
相類杞棘亦當相類愚按木之叢生者被露獨厚杞
莖榦叢生與棘並有苞稱故以杞棘並言似不應爲
杞梓大木然杞與棘要是二種若何氏緣枸杞通枸
棘爲同類諸侯之喻則武斷矣
小雅四月篇　舊解有據禮表記註以詩豐水有芑之芑爲
枸檵因謂芑杞二字通用杞檖之杞亦當通作芑乃
爾雅所云白苗者此蓋强牽生民以歸肇祀之文合
孔叢子思祭之語亦武斷甚矣杞固無通芑者且蕨

薇皆以草言杞桋皆以木言此明文不可誣也
小雅北山篇　嚴華谷亦以此杞爲枸杞當從其說杞葉初
生可采以爲茹而鄭氏以非可食之物爲與郝仲輿
又謂苦菜爲食苦之比豈此詩之杞固卽廣雅所釋
苦杞者抑將同采芑之芑如陸璣所謂似苦菜集傳
所謂野苦賣者故以苦爲喻耶要未可據矣

常棣

常棣　小雅常棣篇　按釋木常棣專有棣名與唐棣逈別郭
璞謂今關西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者是也分赤白

二種以其結子如李而小因別有郁李之名其實非李屬也蓋棣之實大如李此如李而小其種各異故鬱并不得為棣屬觀釋木文及陸璣所說判然無可混者戴侗合唐棣為一物殊謬至其說棣以為小木叢生高不過五六尺其華或紅或白或單出或重出紅而重出者圓圍多種之白而單出者結實如小李頗得其實存之

陸農師云唐棣之華反而後合常棣之華上承下覆甚相親爾故常棣以燕兄弟又宋氏云世人多誤以

常棣為唐棣於兄弟用之唐棣移也移開而反合者也此兩物不相親合觀二說則唐棣與常棣其華性迥殊明甚

鄭氏謂承華者曰鄂按鄂同萼古通用曹憲訓為花苞是也說文引詩亦作萼唐明皇取此為兄弟之喻以華萼交輝名樓此皆可證傳云鄂鄂然外發於義未安前輩有說此詩者謂吾爾至鄂然字每不勝鄂然可為一噱

鄭氏謂不字當作柎字柎乃鄂足此語確不可易何元子引韻會小補云萼花葉也不花蒂也又左傳華不注山伏琛齊記引虞摯畿服經作柎言此山孤秀如華柎之注於水其讀入聲者誤也又通作趺亦作跗楊用修云束晳詩白華朱萼白華絳趺唐人亦有紅萼青趺之句皆可證又來斯行云郤至衣韎韋之跗注雜閒志作韎韋之不注可見柎跗不三字皆作通用按此引據皆確備錄其說存攷

正義謂華下有鄂鄂下有柎以鄂足比於弟華比於兄鄂既承華文與柎連則鄂柎同比弟也愚謂不然

合鄂與不始成一華然則華乃總言下鄂與不則言其華之實也自說詩者多宗傳以不作豈不解故唐世以華萼名樓而詞章家稱棣萼棠花無復有言不者惟蘭成作後魏賀拔夫人墓誌乃云鄂跗雖圓其言差有本矣此當以鄂比兄以不比弟上承下覆所謂兄弟相親之象也何元子謂一柎輙生二萼為連枝同氣之喻恐未然

秦風晨風　傳訓苞棣為唐棣正義疑之以為未詳聞不知此斷為毛公之誤耳釋木明以唐棣為移常棣為

棣則棣之名惟常棣得有之故常棣或稱常或稱棣皆可通而唐棣從未有舍唐而專言棣者戴侗謂常棣小木叢生故詩稱爲苞棣若扶移高聳尋丈大廣數圍當在喬木之列又安得以苞稱耶

小雅采薇篇 傳以爾爲華盛貌按爾有繁義以言常華則繁英歷錄之狀似之三倉解詁謂爾爲華繇是也故釋天地人物山川草木之書名爾雅又漢書儒林傳文章爾雅言其質文相副也其義俱可互証陸農師爾泥常棣之詩通爾作邇謂其上承下覆有親近之

象不亦遠乎

枸

小雅南山有臺篇 傳訓枸爲枳枸說文作棷檄崔豹云一名樹蜜一名木餳實形拳曲核在實外一名機枸子陸璣謂枸樹山木其狀如櫨一名枸骨高大如白枸所在山中皆有理白可爲函板按此正義華谷所引說南山有杞者其誤據無疑矣枝柯不直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噉之甘美如飴八九月熟江南特美今官園種之謂之木蜜是也木蜜蔣引作木蘮此漢中之誤陸農師謂今俗呼枅栱羅瑞良作

枅枸謂卽曲體枳椇之枳一名蜜曲錄詩話謂一名木珊瑚語錄云建陽謂之皆拱子吾鄉呼爲雞勾又按曲禮疏謂椇卽今白石李鄭康成謂今邳郯之間食其實亦名支枸又名屬漢腳指又一名雞距子一名木屜欘梵書謂之木鎺凡二十餘名皆是物也正義以釋木無文引宋玉賦枳枸來巢謂枸木多枝而曲所以來巢是也嚴華谷駁之謂風賦字作枳句李善注橘踰淮爲枳句曲也句音溝似非毛義愚謂此乃李注之誤枳枸爲一木之名非踰淮之枳明甚

荀子枳木必待檃括烝矯然後直又明堂位四代之俎商以椇鄭謂俎足橫木爲曲撓之形如椇枳之枝則枳枸木本是曲者李善誤以本狀釋木名故句讀音義皆謬嚴氏又誤據李注云然耳

或謂詩所以取與枸者不徒取高大堅久之義枸可代飴所以爲養朱句云保艾爾後艾之爲義則養也此大穿鑿枸實卽可代飴作養然其爲養有限果爾詩何不言其養之大者如豳風所云葵菽棗稻之類而區區一枸爲耶

穀

穀（小雅鶴鳴篇） 廣雅訓穀為楮陸璣云幽州人謂之穀桑或曰楮桑羅端良辨之謂太戊時桑穀共生朝向以為桑猶喪也穀猶生也是以桑穀為二物也而陸璣謂穀有穀桑楮桑之稱則又一物也愚按穀自有桑名書傳所稱不一舊傳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共生於朝則專言桑不言穀矣而韓詩外傳稱穀生湯之廷七日而穀亡又專言穀不言桑則桑穀之為二木明甚今楮紙最下者俗呼桑皮紙亦是其證陸農師謂先賢以皮斑者為楮皮白者為穀有瓣者曰楮無瓣者曰稱分三種恐未然

穀雖非美木然江南人績其皮以為布亦以為紙葉初生又可茹又斑穀之皮可取為冠廣州記謂蠻夷取穀皮熟搥為褐裘布鋪以擬氈則其資於用者甚廣安得以惡稱之陸農師謂惡木而以善名猶甘草名大苦之類羅端良則謂穀可久廢所生又李時珍謂楚人呼乳為穀其木中白汁如乳故以名之三說並非穀從禾從木字從自別六書本分不可泥也

以穀較檀美惡自分然非與桑材也論衡楓桐之木生而速長樹檀以五月生葉後彼春榮之木則穀之易生者戚之為賤矣此與上籜對舉皆不賢之喻何元子謂首言蘀萚欸賢人凋謝耳此言穀則喻所進用者無非小人是以蘀作檀葉解故云然（騷見前）

黃鳥（小雅黃鳥篇） 鳥性隨木所棲不必泥穀為惡木以喻所處之非地嚴華谷云說者以黃鳥集穀啄粟喻侵迫不知黃鳥人所愛玩集木啄粟未為侵害於人其說甚當愚按舊解以無集無啄為此邦之言不我肯穀為去者之言故以侵迫為說非也穀粟乃即其異國所依之處而言耳

桋

桋（小雅四月篇） 釋木以桋為赤楝白者直名楝是桋為赤楝當有之名也郭璞分赤楝樹葉細而岐銳皮理錯戾好叢生山中白楝葉圓而岐為大木按此則桋木叢生卑小以其與楝相似故亦名楝非若白楝之為大木也釋木女桑謂之桋桑豈亦以叢生不高大與桋相似故名與

嚴華谷謂此詩之棫與蕨薇杞並言當作荑也即自牧歸荑之荑何元子從之以為茅春生布地如針謂之茅針亦可噉夏生白葉茸茸然至秋而枯則皆四月維夏時所有愚謂棫與杞並言自當同為木類嚴氏通杞作芑因改棫為荑以與蕨薇配吾不信也何元子又據郭璞說赤楝好叢生山中則非隰地所有疑爾雅以女桑為棫桑而詩亦云隰桑有阿則此隰之棫或當為女桑此語尤誕詩多以山隰對言如樞榆栲杻漆栗之類不必定是言山者非隰有言隰者非山有也且唐風云隰有杻矣而小雅云北山有杻若以山隰之義泥之不兩相刺謬乎此所謂以文害辭說詩之大病也

蔦

小雅有頍者弁篇

釋木無蔦名但有寓木列木部中而說文從木作樢以其皆寄生木上者斷為木屬無疑東方朔傳在樹為寄生是也陸璣以為葉似當盧子如覆盆子蓋與女蘿絕異女蘿延蔓乃草屬耳鄭漁仲謂女蘿即蔦之一種通志亦謂大曰蔦小曰女蘿並非

蜀本草謂諸樹多有寄生莖葉並相似云是烏鳥食一物子糞落樹上感氣而生寇宗奭駁之謂若為鳥食物子落枝節間而生則麥當生麥穀當生穀不當生此一物其說亦自有理愚謂大抵別是木之一種不能自植必附木而榮者故桑柳楓槲皆有之通名為蔦而詩云施于松上則是松上寄生者耳或以寓木宛童蔦諸名屬桑寄生而別女蘿為松上寄生胥失之矣

正義謂蔦釋草無文寄生者毛以時事言之此不知翅寓木之條遂曲解如此

棫

大雅棫樸篇

棫一名白桵郭璞以為小木叢生有刺實如耳璫紫赤可啖者陸璣引三倉說謂即柞也其材理全白無赤心者為白桵今人謂之白梂或呼白柘愚謂棫與柞自是二木棫而稱樸固是叢生者凡叢生之木未必能高大若枳棘類可驗故此詩與皇矣皆云拔而旱麓棫樸則以為薪燎其為小木可知三倉

之說未可據也鄭漁仲於釋木棫注云即山柘而通志又以為柞別名說既矛盾而兩者又並謬亦不之察矣

大雅棫樸篇 傳於此詩分釋棫為白桵樸為枹木於文義未明鄭氏謂白桵相樸屬而生者是也何元子泥傳說以為樸當別是一木疑樸即樕樸又謂槲樕與櫟相類亦有斗櫟即柞也詩言棫樸猶之乎言棫柞此大廳斷懸按釋木以樸為木之枹者總名則樸非一木可知且樕乃槲名非樸為槲名詳見樸樕 樕樸正與棫

樸之文同詩作樸樕亦即苞櫟之謂也互證昭然豈可強分為一木名乎

月令註大者可析名薪小者合束名柴總言之則薪也或駁郭註謂棫以薪言棫既堪為薪不當云小木其見甚泥若漢廣詩蔞楚並可稱薪詎得執此以見棫之大耶

薪槱是喩言鄭氏因槱字便泥為積柴燔燎之用以合奉璋或又推廣其說以為類帝伐崇取合六師皆武斷不可據

大雅旱麓篇 瑟傳訓衆貌集傳訓茂密貌何元子謂鄭衆賈公彥於周禮註疏引此皆作卹彼玉瓚卹本義訓憂當是愛惜之意愚謂不然玉瓚之瑟潔也乃瑟字本義庖羲氏作瑟使人精潔於心是也以言玉瓚則純潔之意作棫之瑟蕭瑟也楚詞蕭瑟兮草木黃落琵琶行楓葉荻花秋瑟瑟以言柞棫則亦蕭瑟之狀故可取以為薪二義自明前說均未當

大雅皇矣篇 斯拔亦去芟拔之義拔柞棫與上作屛八者為一時事皆屬太王之世此句蓋承上八者而總言

之也觀下自太伯王季句可見其義與緜同

楛

楛大雅旱麓篇 楛木不槩見他書惟禹貢荊州之貢有箘簵楛又家語肅慎氏貢其楛矢大抵西北之產詩言旱麓蓋亦岐西地也陸璣云楛形似荊而赤莖似蓍上黨人織以為斗筥箱器又揉以為釵則又不獨為箭笴用矣

郝仲輿謂榛可以供籩楛可以為矢文武之材以比聖德此本羅瑞良之說亦穿鑿甚矣詩但舉草木之

盛以喻福祿之多更無他義嚴華谷云培壅無松柏由其氣薄故也以斯語反觀之則詞旨自得矣

椐

椐（大雅皇矣篇） 椐一名樻陸璣謂其節中腫可作杖以扶老今人以爲馬鞭及杖弘農其北山甚有之孔光傳賜靈壽杖顏師古云木似竹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有合杖制不須削治是也今本草直稱爲靈壽木山海經廣都之野靈壽實華又水經注來水合漆水湘水于秋水水出萬歲山山生靈壽木登山水亦因此而得名與

或謂今天台靈壽杖自然腫節乃藤也與椐別一種愚疑此即萬歲藤之類當與椐異存俟考者

附 翳（大雅皇矣篇） 傳謂自斃爲翳此誤讀爾雅文也按釋木云木自斃柛立死椔蔽者翳郭璞謂樹翳覆地者文義甚明今合卻自斃爲柛之條又認蔽爲斃而加一自字以翳爲自斃之木亦不察矣不知惟亂柯蒙蔽故名爲翳耳若自斃者則枯幹兀然而已其於陰翳之義何取乎茲于椐後附見俟覽者共證焉

樅

樅（大雅靈臺篇） 樅爲木名釋木篇列一條所謂松葉柏身是也郭璞謂今太廟梁材用此木又尸子亦有美樅之說今以詩義按之樅自當以木言云虡業惟樅者蓋謂此植木與大版皆以美樅爲之爾檜楫松舟之意焜美之詞耳陳祥道云詩虡業惟樅樅身葉皆直則虡業皆植木爲之此可以斷已傳訓樅爲崇牙不知何據正義以有瞽之詩證之謂文承虡業云然是膠柱刻舟之見也且傳但謂樅爲崇牙之名而已孔氏於義無解會筆釋云其狀樅樅然則又易爲雙聲形容之詞其不根可知樂書有樅圖其形圓首長柄所以撞鐘陳暘云撞鐘鼓謂之樅漢書司馬相如傳樅金鼓又古樂府戛玉樅劍是樅乃擊鐘鼓之木之名以虡業樅三者對下賁鼓鏞于義較合此又一說

詩傳名物集覽十二卷

（清）陳大章撰

清康熙刻本

詩傳名物集覽十二卷、湖北巡撫採進本

國朝陳大章撰。大章字仲夔、號雨山、黃岡人。康熙戊辰進士、改庶吉士。以母老乞歸。其於毛詩用功頗深。所作集覽本百卷、凡三易稾而後成。此乃其摘錄附梓之本、凡鳥二卷、獸二卷、蟲豸一卷、鱗介一卷、草四卷、木二卷。蓋尤其生平精力所注也。毛詩自陸璣以下、詮釋名物者毋慮數十家。此書成之最後、故於諸家之說採輯尤夥。其中體例未合者、如釋鶉之奔奔、則莊子之鶉居、列子之性變、以及朱鳥為鶉首、子夏衣若懸鶉之類、無所不引。釋雞棲于塒、則列子之木雞、呂氏春秋之雞跖、漢官儀之長鳴雞、亦無不備載、皆體近類書、深乖說經之旨。又每條首錄集傳大意、以紫陽為主。故如鄂不韡韡、則取豈不光明之義、而駁鄂作蕚、不作跗之說、為不煩改字、亦過於偏執。至如載宋太宗賜耶律休哥旗鼓杓窊印、則以遼事誤作宋事、尤為乖舛。然其徵引既衆、可資博覽、雖精核不足而繁富有餘、固未始非讀詩者多識之一助也。

陳雨山太史著

詩傳名物集覽

序

雨山先生著詩傳名物集覽成合百卷先生家居日冬自侍養外日課其子弟門人暇則手一編凡六經諸史諸子百家以及山經海志稗官小說之書莫不目給口吟焚膏繼晷鈎章摘句條析縷分兩腕告脫神氣愈道閱十餘年三易稿而後成之甚矣著述之難也四方學者欽其博雅踵門希得一觀先生退然不勝未嘗輕以示人今歲夏五舅氏子京自粵西赴都歸里門請於先生得鳥獸魚蟲草木十二卷將擕梓閩中昔陸璣著毛詩物類疏孔氏正義多引之後世譏其畧於采獲非邇雅所爲鄭夾漈作通志列飛潛動植三百六十條自謂總括無遺焉端臨尤譏其謬妄雖文人相輕自古而然然瑜瑕互見亦未易相掩先生之爲此書也首朱傳次箋疏旁與博攬萃薈兼該而間附以己意未知與元恪漁仲如何要以考信質疑可謂授澤融液與道大適者矣先生於經義辨晰極精別有論著茲編特未之及誠滇之也良驥受教有年親見用力之勤特書端委以應子京舅氏之命至於剖悉源流彰明述作則有當世之玄晏在非膚淺寡昧者之所敢贅及矣癸巳孟冬望日受業甥丘良驥謹識

詩名物集覧目録

巻一

關關雎鳩　黄鳥于飛
維鵲有巣　維鳩居之
誰謂雀無角　燕燕于飛
參差其羽　雄雉于飛
雉鳴求其牡　雝雝鳴鴈
流離之子　右手秉翟
莫黒匪烏　鴻則離之
鶉之奔奔　吁嗟鳩兮
雞棲于塒　弋鳧與鴈
肅肅鴇羽　鴥彼晨風
値其鷺羽　有鴞萃止
維鵜在梁

巻二

七月鳴鵙　鵙鴞
鸛鳴于垤　翩翩者鵻
脊令在原　鳥鳴嚶嚶
鴥彼飛隼　和鸞雝雝
鶴鳴于九皐　交交桑扈
弁彼鸒斯　匪鶉匪鳶
鴛鴦于飛　有集維鷮
有鶖在梁　時維鷹揚
鳧鷖在涇　鳳凰于飛
肇允彼桃蟲　天命玄鳥

巻三

我馬虺隤　蕭蕭兔罝
言秣其駒　麟之趾　定　角
誰謂鼠無牙　羔羊之皮
野有死麕　野有死鹿
無使尨也吠　壹發五豝
吁嗟乎騶虞　壹發五豵
有力如虎　莫赤匪狐
象之揥也　騋牝三千
羊牛下來

巻四

乘乘黄　乘乘鴇
羔裘豹飾　並驅從兩肩兮
並驅從兩狼兮　盧令令
四驪濟濟　有縣貆兮
有縣特兮　碩鼠碩鼠
有馬白顛　駟鐵孔阜
奉時辰牡　四馬既閑
載獫歇驕　駕我騏馵
騏騮是中　騧驪是驂
俴駟孔羣　一之日于貉
取彼狐狸　皇駁其馬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　嘽嘽駱馬

我馬維駰 既有肥羜
搏獸于敖 麀鹿麌麌
其祁孔有 殪此大兕
維熊維羆 九十其犉
躍躍毚兔 遇犬獲之
投畀豺虎 俾出童羖
毋教猱升木 有豕白蹢
牂羊墳首 駟騵彭彭
先生如達 取羝以軷
有貓有虎 獻其貔皮
亦白其馬 有驈有皇
有騅有駓 有騂有騏

有驒有駱 有駵有雒
有駰有騢 有驔有魚
駜彼乘駽 駜駹

卷五

螽斯羽 喓喓草蟲
趯趯阜螽 領如蝤蠐
螓首蛾眉 蒼蠅之聲
蟲飛薨薨 蟋蟀在堂
蜉蝣之羽 蠶月條桑
五月鳴蜩 五月斯螽動股
六月莎雞振羽 蜎蜎者蠋
伊威在室 蠨蛸在戶

熠燿宵行 鸛鳴于垤
維虺維蛇 胡為虺蜴
螟蛉有子 蜾蠃負之
為鬼為蜮 去其螟螣
及其蟊賊 營營青蠅
卷髮如蠆 莫予荓蜂

卷六

魴魚赬尾 鱣鮪發發
其魚魴鱮 其魚魴鰥
龍盾之合 必河之鯉
鱒魴 象弭魚服
鱨鯊 魴鱧

鰋鯉 南有嘉魚
炰鱉膾鯉 炰鼈鮮魚
成是貝錦 鼉鼓逢逢
黃耇台背 鰷鱨鰋鯉

卷七

參差荇菜 葛之覃兮
采采卷耳 葛藟纍之
采采芣苢 言刈其蔞
于以采蘩 言采其蕨
言采其薇 于以奠之
于以采藻 白茅包之
彼茁者葭 彼茁者蓬

匏有苦葉　采葑采菲
誰謂荼苦　其甘如薺
隰有苓　自牧歸荑
牆有茨　爰采唐矣
爰采麥矣　言采其蝱
綠竹猗猗　齒如瓠犀

卷八

葭菼揭揭　芄蘭之支
一葦杭之　焉得諼草
彼黍離離　彼稷之苗
彼稷之穗　中谷有蓷
彼采蕭兮　彼采艾兮

丘中有麻　隰有荷華
隰有游龍　茹藘在阪
有女如荼　方秉蕑兮
贈之以勺藥　維莠驕驕
言采其莫　言采其藚
不稼不穡　胡取禾三百廛兮
綢繆束芻　不能蓺稻粱
蘞蔓于野

卷九

蒹葭蒼蒼　視爾如荍
可以漚紵　可以漚菅
邛有旨苕　邛有旨鷊

有蒲與蕑　有蒲菡萏
隰有萇楚　浸彼苞稂
浸彼苞蓍　四月秀葽
七月亨葵及菽　七月食瓜
八月斷壺　九月叔苴
黍稷重穋　其始播百穀
獻羔祭韭　果臝之實
有敦瓜苦　食野之苹
食野之蒿　食野之芩
卉木萋萋　南山有臺

卷十

北山有萊

菁菁者莪　薄言采芑
食我場藿　無啄我粟
言采其蓫　言采其葍
田卒汙萊　匪莪伊蔚
是剝是菹　蔦與女蘿
言采其芹　終朝采綠
終朝采藍　苕之華
何草不黃　緜緜瓜瓞
堇荼如飴　豐水有芑
實穎實栗　維秬維秠
維穈維芑　不可救藥
其蔌維何　維筍及蒲

如彼棲苴　彼疏斯粺
貽我來牟　予又集于蓼
以薅荼蓼　薄采其茆
種稑菽麥

卷十一

集于灌木　南有樛木
桃之夭夭　南有喬木
翹翹錯薪　言刈其楚
伐其條枚　條肄　蔽芾甘棠
摽有梅　林有樸樕
唐棣之華　華如桃李
汎彼柏舟　吹彼棘心

山有榛　樹之榛栗
椅桐梓漆　降觀于桑
無食桑葚　檜楫松舟
投我以木瓜　木桃　木李
不流束蒲

卷十二

無折我樹杞　無折我樹檀
顏如舜華　舜英　山有扶蘇
蘀兮蘀兮　折柳樊圃
山有樞　隰有榆
山有栲　隰有杻
椒聊之實　有杕之杜

集于苞栩　隰有楊
有條有梅　隰有六駮
隰有樹檖　東門之枌
猗彼女桑　六月食鬱及薁
八月剝棗　采荼薪樗
徹彼桑土　集于苞杞
常棣之華　鄂不韡韡
南山有杞　南山有枸
北山有楰　其下維穀
以薪以蒸　譬彼壞木
無浸穫薪　隰有杞桋
如塗塗附　柞棫拔矣

芃芃棫樸　薪之槱之
榛楛濟濟　其菑其翳
其灌其栵　其檉其椐
其檿其柘　梧桐生矣
荏染柔木　苞有三蘖

俾名物集覽上目錄終

詩傳名物集覽卷一

黃岡陳大章雨山撰錄

鳥

關關雎鳩

朱傳雎鳩水鳥一名王雎狀類鳬鷖今江淮間有之生有定偶而不相亂偶常並遊而不相狎故毛傳以為摯而有別列女傳以為人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蓋其性然也又語錄見人說淮上有之狀如鳩差小而長雌雄兩兩相隨不失立處須隔丈來地所謂摯而有別也爾雅雎鳩王雎也郭注雕類江東呼之為鶚好在江渚山邊食魚爾經王雎魚鷹也亦曰白鷺亦名白鷢鄭箋摯之言至也謂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韓詩雎鳩貞潔慎匹以聲相求隱蔽乎無人之處陸璣疏雎鳩大小如鴟深目目上骨露幽州人謂之鷲揚雄許慎皆曰白鷢似鷹尾上白鄭漁仲云尾邊有一點白風土記白鷢鶚鷸於義無取蓋蒼鶚大如鷹而色蒼其鳴更和順遊於水而息於洲常隻不雙陸佃云鶚性好峙所謂跱王各云雎鳩交則雙翔立則異處是謂摯而有別傳云鷙鳥不雙是也左傳杜注雎鳩摯而有別故為司馬主法則嚴氏詩緝左傳郯子五鳩備見於詩雎鳩氏司馬此詩是也祝鳩氏司徒鵻鳩也四牡嘉魚之鵻是也鳲鳩氏司空布穀也曹風之鳲鳩是也爽鳩氏司寇大明之鳩是也鶻鳩氏司事鷽鳩也非斑鳩小宛之鳴鳩與氓食桑葚之鳩是也蔡氏名物解凡鳩皆陽鳥也則所能制真若乎陽和而不同有不可犯之道故謂之雎鳩又謂之鶚王大也於物為大故又謂之王雎勒以法度足以一眾故雎鳩氏為司馬金陽自然變化命雎鳩不再匹淮南子關雎興於鳥君子美之為其雌雄之不乖居也歐陽本義先儒辨雎鳩甚眾惟毛公得之曰摯而有別謂擷魚而食鳥之猛摯者也鄭氏釋鷙為至非也鳥獸雌雄皆有情意孰知雎鳩之獨至哉或曰詩本述后妃淑善之德不宜反以猛摯之物比之曰不取其摯取其別也雎鳩之在河洲聽其聲則和視其居則有別此詩人之所取也王宇通雎從且與非雎之雎雎水雎陽之雎從目義別俗作雎非按爾雅上曰王雎鄭郭陸許諸家皆以為鵰鶚之類蓋從爾雅白鷺而訛也黃直翁所疾為白鳧形在水邊尾有一點白皆從雎誤朱子特主其說則固不能無疑於諸家矣長箋謂王雎如鴨風土記疑為蒼鷺近代馮元敏謂狀似鴛鴦通雅定為鷗玉蓋各得其形似而郝氏指為布穀錢氏以為杜鵑則又擬非其倫矣

黃鳥于飛

朱傳黃鳥鸝也爾雅皇黃鳥郭注俗呼黃離留亦名摶黍鄭注黃鸝也陸疏黃鳥黃鸝留也或謂之黃栗留幽州曰黃鸎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鶩黃一名楚雀齊人曰摶黍一曰搏香關西謂之黃鳥當葚熟時來在桑間故里語云黃栗留看我麥黃葚熟[illegible]禮記仲春之月倉庚鳴野民曰黃鸝留[illegible]色黧黑而黃埤雅氏詩言黃鳥者興也言倉庚者賦也今知鳴於仲春其羽之鮮明在夏鳴則蠶桑故詩曰有鳴倉庚愛求柔桑爾雅翼倉庚

黃身而黑章羅氏曰性好雙飛故鸝字從麗又曰鸝必匹
飛鸝必單棲而東山之末章以此之子于歸者又詩鳥鳴
嚶嚶按禽經稱鸎鳴嚶嚶殆詩所謂鳥也今荊州每冬月
於田中得土堅圓如卵者破之則鸎在其中無復毛羽蓋
以土自裹伏候春始破土而出出谷遷喬恐似此矣禽經
燕以狂貯鸎以喜囀格物總論鸎黑尾觜尖紅脚青遍身
甘草黃色羽及尾有黑毛相間三四月鳴聲音圓滑韓退
之曰以鳥鳴春以蟲鳴秋若黃鳥之類其善鳴者也夏小
正二月有鳴倉庚鵖者績之候倉庚蠶之候名物解凡記
時者皆言倉庚形色有中和之美以命其德也故哀三良
刺宣王皆言黃鳥仲夏黍登而聲伏故謂之搏黍月令驚
蟄後五日小桃華又五日倉庚鳴陰陽運祚推移時至氣

動不得不爾故先王以候節令山海經黃鳥食之不妬楊
夔止妬論云梁武帝郗后性妬令倉庚爲膳妬果減半通
雅楊升菴引李邵言倉庚爲布穀謂當作博穀按布穀今
呼鄂公郭婆上樂雷之音聲壞矣作博穀尤無據

維鵲有巢

朱傳鵲鳩皆鳥名鵲善爲巢其巢最爲完固鳩性拙不能
爲巢或有居鵲之成巢者爾雅鵲鵙醜其飛也翪注竦翅
上下又云鳥鵲醜其掌縮注飛縮脚腹下月令季冬之月
鵲始巢周書小寒之日鴈北鄉又五日鵲始巢鵲不始巢
國不寧廣雅鳱鴠鵲也易通卦驗鵲者陽鳥先物而動先
事而應見於木風之象失節不巢癸氣不通故言春不東
風也箋鵲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詩推度災云鵲以復

至之月始作室家鳴鳩因成事天性如此也禽經鵲以音
感而孕又云鵲鳴唶唶莊子鵲上高城巢於高枝之巔城
壞巢折陵風而起故君子行則蟻行失時則鵲起又云
旋於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東方朔鵲立必順風
淮南子鵲識歲之多風去喬木而巢扶枝故高而不危也
又云蟄蟲鵲巢皆向天一又云太陰所建蟄蟲首穴而處
鵲巢向而爲戶又曰乾鵲知來而不知往乾鴞鵲也博物
志鵲巢開口背太歲向太乙歲多風則去高木就卑枝治
秋首無毛又練鵲白毛如練俗謂之拖白練山鵲曰鸄陸
賈云乾鵲噪行人至陶貞白云一名飛駮鳥以其色雜也
古今注鵲一名神女說文曰象文從隹昔聲荀子古之王
者其政好生惡殺鳥鵲之巢可俯而窺陸佃云鵲知人喜

作巢取在木杪枝不取墮地者皆傳枝受卵故一名乾鵲
莊子烏鵲孺魚傅沫也鵲以傳枝少欲故曰孺也列子所
謂細腰純雄其名稚蜂者與此同義埤雅云鵲巢大大則
高木小則卑傳枝而生子春二月有乳甗矣已而舍去以
鳥居之故召南稱鳩居鵲巢今[illegible]之類亦逐鵲而居其巢
鵲尾尤長故[illegible]崔豹氏冠民間謂之鵲尾冠能[illegible]其
所在蝎必反股而安啄埤雅鵲强而不淫好以成德於知
風之所在而作巢知歲之所在而開戶所以幾時故[illegible]以
譬國君詩曰防有鵲巢言不警懼之故卽有讒言不破
賊之故也俗說鵲巢中有梁見鵲上梁者必貴今二帶其
銜一木置中是也相法曰鵲行踏踏性行弗良故古人居
欲如燕行不欲如鵲淮南子以如鵲之駁一曰[illegible]皆昔之

言乾也考工記繲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紾而昔主物
簿云鵲啄槐實結入於腦謂之鵲玉此鵲終歲不復鳴噪
雖巢無胎卵天寶遺事鵲謂之靈鵲鵲聲皆喜以爲吉
兆名物疏按爾雅鸒山鵲注似鵲而有文彩長尾嘴脚赤
說文云知來事鳥也據此則羅書所言知來者乃是鸒非
鵲也通雅喜鵲曰乾鵲性惡溼故名王安石以乾音虔謂
健也小說謂之神女藏經謂之芻尼陳后山謂人必欲押
芻尼字爲韻甚無謂漢西京有鳷鵲觀說文鳥在木上曰
巢在穴曰窠淮南子鴈北鄉鵲始加巢

維鳩居之

毛傳鳩鳲鳩秸鞠也釋鳥鳲鳩鴶鵴疏左傳云鳲鳩氏司
空詩云維鳩居之謂此郭云今之布穀江東呼爲穫穀方

言云戴勝謝氏云布穀類也陸璣疏今梁宋之間謂布穀
爲鳩鵴一名擊穀一名桑鳩按戴勝自生穴中不巢生而
方言云戴勝非也禽經鳩拙而安注鳲鳩也禮記仲春之
月鷹化爲鳩然後設罻羅亦布鳴鳩拂羽列子鷂之爲鸇
鸇之爲布穀布穀久復爲鷂方言鳩自關而東謂之郎皋
大者謂之䳢鳩埤雅鳲鳩一名擊穀今之布穀江東呼爲
郭公牝牡飛鳴以翼相拂不自爲巢人皆知其有均一
之德蓋其哺子朝自上而下暮自下而上所以均也其子在
梅在棘在榛已常在桑者一也一以如一也妻道也以者
母道也小君之道均以制偷以正度故詩以況夫人周
官羅氏仲春獻鳩以養國老耆鳩性不噎食之復目氣故
也雅翼此鳥鳴時正值播種故以布穀似鷂長尾好鳴之

爲故月令謂之鳥鳩續漢禮儀志年七十者授之玉杖八
十九十有加禮杖長尺端以鳩爲飾欲老人不噎以愛
民也歐陽永叔云今所謂布穀戴勝者與鳩絕異惟今人
直謂之鳩者拙鳥也不能作巢多在屋瓦間或於樹上架
構樹枝初不成窠便以生子往往墜雛卵作巢甚堅既生
雛散飛則棄而去容有鳩來處彼空巢詩緝一名桑鳩仲
春鷹所化爲鳩也或謂之題肩齊人謂之擊正禽經一鳥
曰隹二鳥曰讎三鳥曰朋四鳥曰乘五鳥曰雇六鳥曰鶂
七鳥曰鳩八鳥曰鸞九鳥曰鳩十鳥曰章鳩字從九以此
名物疏楊雄方言尸鳩或謂戴勝邢氏已辨其非又云戈
謂之鶻鵃此即釋鳥所云鶻鵃鵰非尸鳩也其他鶌鳩鸊
鷗鴡諸異名皆不足據羅願以爲即月令之鳴鳩奮翼行

逐婦書云口如布穀則此鳥亦多聲者但鳴鳩自是鶻鵃
非鳲鳩也羅氏之言失詳究矣依歐陽氏則拙鳩別是一
種不在左傳五鳩之內此蓋以昨驗知之或得其實然古
之釋詩者皆謂鳲鳩有均壹之德故以比夫人若但拙而
已安足稱乎後漢書楊由曰鄉社中木上有鳩鬭此兵象
也又聚也鳩能聚陽氣故取義於其鄉與共工方鳩僝功
註僝見也言鳩聚見其功也左傳稱三國之圖以鳩其民
國語庶可以鑑而鳩趙宗乎皆物異名疏斑鳩春分化爲
黃褐侯本草曰春化爲黃褐侯秋分化斑鵻即青鵻也黃
褐古其色禪雅引之言所鳴有稱偁令其矣通雅凡小鳥
皆曰隹音錐曰夫不曰鵓曰鵓鳩皆是鳩之子曰鶉鳩曰
役鳩曰糠鳩曰即鳩曰卑以其文曰錦鳩五鳩以祝鳩

性言白孝爲司徒祝鳩養老也尸鳩壹而慈鶻鳩司馬鷙
也鷞鳩司寇鷹也鶻鳩司事則鶻鵃鷽也鳲鳩布穀也所
謂郭公化鶴者即此

誰謂雀無角

春秋運斗樞瑤光星散爲雀易通卦驗立夏雀子飛說文
雀依人小鳥雀豹云雀一名嘉賓言棲宿人家如賓客今
俗呼瓦雀亦名黃雀麻雀淮南子季秋之月候鴈來賓雀
入大水爲蛤許慎注賓雀者老雀也棲宿人家堂宇間有
似賓客故謂之賓雀禽經雀交不一雄交不再格物要論
雀頷皆黑通身毛羽褐色尾長二寸許指爪黃白與物大
率海有黃雀魚六月化爲黃雀十月入海爲魚埤雅雀賦
曰頭如顆蒜目如擘椒雀物之淫者鼠物之貪竊者故詩
言雀角鼠牙以譬強暴西方之書曰雀浴沙受卵禽經曰
雀以猜瞿雀俛而啄仰而四顧所謂瞿也凡鳥皆雄乘雌
此鳥雌乘雄又雀四時有子餘鳥月有子雅翼云雀小隹
其小者黃口貪食易捕老者難取性極多欲至[illegible]
旨不能爲巢穿屋居之力能勝[illegible]
去則居之字[illegible]
足足也大玄曰明哲彈雀內費不當也[illegible]
合李食之朝野僉載[illegible]
意也[illegible]鳥雀尾[illegible]上有肉[illegible]有穴者名脂[illegible]
脂以塗翅毛衣[illegible]
以味名物疏按此雀即依人小鳥凡緯書稱[illegible]黃雀者
瑞鳥也又有青雀禮記前有水則載青旌是水鳥也永元

中安息所獻者條枝大雀也並與此不同方書載頌曰今
肉和蛇床子熬膏和藥丸服能補下名驛馬膏此法始於
唐明皇服之驗雄雀矢曰雀蘇即白丁香入藥通[illegible]古
作爵雀古作爵今人混之非也雀性淫酒器一升曰爵戒
淫夫也俗曰瓦雀在堂簷也老而斑曰麻雀小者黃口曰
黃雀

燕燕于飛

朱傳燕鳦也謂之燕燕者重言之也孔疏漢書燕燕尾涎
涎是也爾雅燕燕鳦廣雅玄鳥朱鳥燕也禮記仲春之月
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祠於高禖春秋運斗樞瑤光星散
爲燕埤雅燕籋口布翅枝尾齊人呼鳦取其名自呼也一
名玄鳥取其色之玄也一名鷾鴯莊周所謂鳥莫智於鷾
鴯目之所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
襲諸人間此燕安之道也故其字又爲燕安之燕雅翼燕
有兩種越燕小而多聲頷下紫巢於門楣上謂之紫燕亦
謂之漢燕胡燕比越燕而大臆前白質黑章其聲亦大巢
於大屋兩榱其長有容匹素者[illegible]
[illegible]所不[illegible]者美好之貌也[illegible]
爲孳乳故古者以其至之日祀高禖[illegible]
多藏深山大空木中無毛羽[illegible]
蜃蛤淮南子云燕之爲蛤是也來去皆[illegible]
取土豈社主於土戊己土位土社[illegible]
艾則不居鷹鷂食之立死狐狢皮[illegible]
波雷[illegible]曰海竭江枯投遊皮[illegible]

棲於嵓崖者爲土燕左傳少皞氏鳥名玄鳥氏司分者也又曰猶燕之巢於幕下九章筭術五雀六燕飛集於衡衡適平一雀一燕飛而易處則燕輕田俅子少昊時赤燕一雙飛集少昊之戶遺其丹書夏小正二月來降燕乃睇降者下也睇者眄也視可爲室也九月陟玄鳥蟄先言陟後言蟄陟而後蟄也又曰玄鳥至至者入入室屋也一曰銜爲鵲處爲燕湘中記零陵有石燕形似燕得雷風則飛頡頏如真燕月令仲春玄鳥至仲秋玄鳥歸呂氏春秋燕雀爭處一屋之下子母相哺呴呴焉相樂以爲安矣突决上焚棟宇燕雀顏色不變不知禍之將及也博物志食燕肉不可入水爲蛟龍所吞七脩類藁云燕本水鳥故稱玄鳥而終入水又入水者戒食燕或其理也天玄主物薄戴玉之鵲巢於竹與燕同羣蓋燕能識寶也名物解燕就陽而畏陰南北往來有生息之道玄鳥西北乙鳥東南自所歸而言故謂之玄自所生而言故謂之乙玄中記千歲之燕戶北向禽經鷙鸞玄鳥愛其類又云鳥向啼背棲燕背飛向宿述異記燕千年生胡髯京房易占山見白燕則生貴女今俗名燕爲天女淮南子大厦成而燕雀相賀爾雅云爾雅曰巂周燕燕乙孫炎曰别二名也說文曰巂周燕也陸璣曰巂周子規也說文既失爾雅之句讀陸璣又昧乙鳥爲杜鵑爽尔因之曰蜀巂鳥多子規其誤甚矣按凡鳥之岐尾者曰巂則巂亦肉尾也岡門皆象形皆術曰觜觿觜言前一星似喙觿言二星岐似觿尾也觚觿者謂其尾尖也周周之鳥銜羽愛其尾也玩爾雅本文自得

參差其羽

說文羽鳥長毛也周禮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農凡受羽十羽爲審百羽爲摶十摶爲縛鍾氏染羽左傳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爾雅羽本謂之翮一羽謂之箴十羽謂之縛百羽謂之緷禮內則冬宜鮮羽注鮮生魚羽鴈也又羽蟲三百六十鳳爲之長又五音之一屬水漢志羽聚也物聚藏羽覆之爲水爲智爲聽爲物樂書聲出於腎而齒開物聚謂之羽羽水也

雄雉于飛

朱傳雉野雞雄者有冠長尾身有文采善鬭韓詩章句耿介之鳥爾雅鷂雉鷮雉鳪雉鷩雉秩秩海雉鸐山雉鶾雉鵫雉雉絕有力奮伊洛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采皆備成章曰鷂南方曰𪀽東方曰鶅北方曰鵗西方曰鷷雉之暮子爲鷚易離爲雉注取其有文章書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序華蟲雉也考約冕服議雉彼五采象聖人體兼文明又書高宗肜日越有雊雉左傳郯子少皡爲鳥師而鳥名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周官巾車掌王后之五輅重翟錫面注重翟翟雉之羽也大戴禮正月雉震雊雉震呴也雊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爲必聞之人雷始動雉聞而雊漢頸蔡邕月令雷在地中雉性精剛故應而鳴也春官大宗伯士執雉注士死制故執雉所謂二心一死辭者也士相見禮贄冬用雉注取其耿介交有時別有倫其羽文明可

用爲儀也月令孟冬雉入水爲蜃季冬之月雉雊雞乳曲禮雉曰疏趾注雉肥則趾開張也爾雅鴨鴈醜趾間有幕其足蹼雞雉醜指間無幕其足疏故曰疏趾也運斗樞璣星散爲雉化書雉不再合信也山海經少華之山其鳥多赤鷩可以禦火孟山鳥多白雉禽經雉上無尋鵠上無常雉上有丈鷃上有赤莊子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於樊中神雖王弗善也徐爰射雉賦注雉一界之內要以一雉爲主餘者雖衆莫敢鳴雊媒之雄不但欲擅一場又使兩雌相感志野雞屬陰先鳴而後鼓翼家雞屬陽先鼓翼而後鳴埤雅雉死耿介[illegible]雉飛不越分域畜岳所謂畫壤行以分畿也雉屬火南方之物陶氏謂丙午日不可食明主於火也雉飛若矢一往而墮雉雞類也

名物集覽卷一　十一

不能遠飛崇不過丈修不過三丈故雉高一丈長三丈也古者數數以萬度度以雉禮坊記都城不過百雉左傳五版而堵五堵而雉公羊五雉而城以此揚子云聆哀鳳於接輿歎雉噫於桓子雉噫孔子、晉事也爾雅雞雉皆曰絕有力奮以不能遠飛故云雉貞雉無義氣其鳴以頸相勾左傳賈大夫娶妻美不言不笑御以如皋射雉獲之其妻忽言而笑孝經援神契周成王時越裳獻白雉去京師三萬里又曰王者德至鳥獸則白雉見博物志翟尾長惜其尾雨雪栖高樹杪不敢下食往往餓死抱樸子白雉稀南越猶多今之九德古越裳也白雉之所出有媒雉者少養雉子至長狎人能招野雉故名雉性矢前其字從矢雉之文來矢故從矢也易曰射雉一矢亡簡兮曰左手執籥

右手秉翟此大舞也宛丘曰無冬無夏執其鷺羽此小舞也蓋雉取文明鷺取潔白之容而已所謂大舞者籥舞也所謂小舞者羽舞也故樂師云掌國子小舞而一曰羽舞名物疏古云雉有十四種今以爾雅計之鷂雉即江淮南青質五采者王后揄狄刻繒爲其形而采畫爲文章鷂雉即詩有集維鷮者鳴雉雉之黃色鳴自呼者鷮雉鷩名云鷩雉之憋惡者其取介甚於他雉似山雞而小背上黃腹下赤項綠色鮮明禮鷩冕七章之服畫之蓋取耿介與王后三翟異也秩秩海雉如雉而黑在海中山上鸐山雉尾長者俗呼山雞禽經云首有采毛鄭注周禮云翟雉名疾雉此雉稱鸐見簡兮言右手秉翟者此雉之羽也翰雉鵫雉郭云今白鵫也亦名白雉白雉古以爲瑞周時越裳獻

名物集覽卷一　十二

之抱樸子曰雉出南越[illegible]越裳所獻者也翟即斯干所謂如翬斯飛者爾雅[illegible]四方雉名除翬之可通諸雉但得十二種杜預注左傳以翟爲南方之雉與爾雅異史記呂后名雉故諱稱野雞又[illegible]日雉王莽云晉中生雉經於都城之時雉牛鼻絹也續水經注曰蛇雉卵入地千年爲蛟晉武庫閉甚密忽有雉鳴張華曰必蛇所化開視之其側果有蛇蛻注疏左傳五雉未聞其名雄六書故雉鳥也微雅鳥雄右掩左雌左掩右淮人物志草之精秀者爲英獸之拔群者爲雄老子知其雄守其雌物各有雌雄鱗介至蠛蠓皆然乘異記曰龍角長四尺日深[illegible]鱗上壯下殺者雄角靡根平鼻直目圓鱗薄尾壯於[illegible]物[illegible]日[illegible]五色備者雄不備者雌[illegible]

者雄逆者雌蜻蜓身綠色者雄腰碧色者雌鼠矢兩頭尖
者雄員者雌牡蠣左顧者雄右者雌蛤蚧皮粗口大身小
者雄口銳尾小身大者雌雌雄牝牡皆飛走通稱分屬禽
獸者非

雉鳴求其牡

朱傳所曰雌雄走曰牝牡詩詁牝畜母牡畜父分飛走而
言然雌雄亦從統則走獸也雉鳴求牡則飛禽也牝牡莫厚切
晉韻易離卦畜牝牛古書牧皆牝雞無晨老子谷神不死
是謂玄牝注谷虛而能受神無所不應玄到也牝有所受
而能生物至妙之理有生生之意程子取老說以此

雝雝鳴鴈

朱傳鴈鳥名似鵝畏寒秋南春北釋鳥云鳧鴈醜其足蹼

其踵企郭注鳧鴈指間有幕蹼屬相著故曰其足蹼也飛
則蹴跟企直夏小正正月鴈北鄉鄉其居也鴈以北方為
居九月遰鴻鴈遰往也猶曰其歸舍云爾非其居也周禮六摯
大夫執鴈又云落道鴈陸又曰鴈宜麥[illegible]兄弟之齒以
鴈行儀禮士相見士大夫相見以鴈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取其
知時飛翔有行列也春秋繁露凡贄大夫用鴈鴈有長者
在民上必有先後鴈成行列故以為贄也士昏禮云下達
納采用鴈執鴈請問名納吉用鴈請期用鴈注用鴈為贄
者取其順陰陽往來不再偶也又曰執以用鴈[illegible]鳴鴈
言生者也本草衍義鴈得中和之氣熱則北寒則南以就
和氣所以為贄者一取其信一取其和也周書白露之日
鴻鴈來鴻鴈不來遠人背畔小寒之日鴈北鄉鴈不北鄉

民不懷主[illegible]鴻鴈之無違時不化鷹不故易以鴻漸於
木為失所不安之象書以彭蠡既豬陽鳥攸居為得其所
也春秋說題辭鴈之為言[illegible]知晚候故鴈南北以陽動也
[illegible]鴈一名鶩[illegible]一名鵝又云鴻以冬南翔北
而南鴈以山言自[illegible]北張翼往江鴻以晉鴈冬遷於方集
於江干故字從干鴈亦晉鴈實盡北向漢代尚冥搜升於
山谷之間故字從斤山海經鴈門山在高柳北鴈出其間
淮南子鴈從風而飛禽經鴻鴈愛力遇風迅擊孔雀愛毛
遇雨高止王褒頌翼乎若鴻毛之遇順風也方言自關而
西謂鴈鳴鵝南楚之外謂之鶩或謂之鶬鴨古今注鴈自
河北度江瘦瘠能高飛不畏矰繳江南沃饒每至還河北
體肥不能高飛當銜蘆長數寸以防矰繳物類相感志大

曰鴻小曰鴈夜宿洲中鴻在內鴈在外更相警備狐與
人之捕已埋雉鴈行往步[illegible]鳥族往者為士成勞成行
鴈夜泊州者令鴈奴圍而警察飛則銜蘆以避繒繳者
害之道鹽鐵論曰嗈嗈鳴鴈旭日始旦登門[illegible]後
害此言婚姻以禮則有利無害也又曰貞[illegible]之君
子以是知出處之不免於曾[illegible]一名[illegible]一名朱鳥
玄鳥以春分來朱鳥以春分去法言曰能來能去者朱鳥
之謂歟淮南子曰燕鴈代飛是也精說[illegible]山令鴈
山之旁有鴈門鴈嘗蓋南[illegible]棲嶺人[illegible]山
而止陳琳曰[illegible]陽藥斥木牧輕鴻輕鴻四毛也人人[illegible]
劍令髮轉浮於水以刀斷之視其[illegible]木截[illegible]
也爾雅翼鴈鴻乃是一物初無分別至詩[illegible]曰

鴻小曰鴈鴈屬爲有小者按呂氏春秋仲秋鴻鴈來季秋
候鴈來月令云八月鴻鴈來九月鴻鴈來周書則曰白露
之日鴻鴈來寒露之日又來既是一種何爲先後不齊如
此按許重叔呂覽注云八月來者其父母也其子羽翼稚
弱未能及之故九月始來據此則月令周書同屬一義矣
又北方有白鴈似鴻而小色白秋深乃來來則霜降河北
謂之霜信春秋曹伯陽好田弋曹鄙人公孫疆獲白鴈獻
之漢武帝太子昏從白鴈於上林以爲贄即此庾雯曰按
鴻鴈非二物羅氏辨之甚悉陸璣亦以爲然故前篇釋鴻
此篇釋鳥而更不釋鴈但云鴻純白似鵠肉美於鴈又似
別自一種者杜子美云故國霜前白鴈來據今霜後南翔
之鴈其色俱蒼玄雜黃從無純白者考之諸家傳疏頗合

按鶩曰家鴈物之稱者稱曰鴈一作贋宋葉覈見稱帝而
贋天子韓愈詩前計頓乖張居然見眞鴈

流離之子

朱傳流離漂散也爾雅鳥少美長醜爲鶹鷅郭注鶹鷅猶
留離詩所謂流離之子陸璣疏流離梟也自關而西謂梟
爲流離其子適長大還食其母故張奐云鶹鷅食母許愼
云梟不孝鳥是也爾雅又云梟鴟土梟說文梟食母不
孝之鳥故冬至捕梟磔之字從鳥首在木上劉子云炎州
有鳥其名曰梟傴伏其子百日而長羽翼既成食母而飛
蓋稍長從母索食母無以應于是而死北戶錄古人尚鴞
炙欲殲其族非爲味美也埤雅云梟食母破獍食父甚說
梟食母始飛黃帝欲絕其類使百司用之故後世於歲始

後除凶災取以祠黃帝漢使東郡送梟五月五日作羹以
賜百官此遺象也北山錄曰烏反哺梟反噬蓋順逆之習
也淮南子鼓造辟兵壽盡五月之望許重叔曰鼓造蓋謂
梟一曰蝦蟆今世人五月作梟羹亦作蝦蟆羹是食梟之
驗也博之采有梟者博兼行惡道故以梟爲采亦梟得之
僞故盜賊謂之梟將也後漢五行志稱衆鳥之性見非常
斑駁好聚觀之至於小爵見梟者暴見猶衆故今人多養
梟以致鳥嶺表異錄北方人以梟爲怪共惡之南中晝夜
飛鳴與烏鵲無異桂林人羅取生鬻之家家養使捕鼠以
爲勝狸齊景公爲路寢之臺有梟鳴甚惡之伯常騫請禳
之至日梟當陛布翼伏地而死曹植曰梟鵩之鳴弗可更
者天性也昔荊之梟將巢於吳鳩問之曰荊人惡子之聲

鳩曰子如不能革子之音則吳楚民不易情也又曰得蟫
者莫不驚而放之爲利人也得蚕者莫不惡之齒牙爲害
身也自獄見蠱稱以名聲見異見吉士之與凶人乎雅翼
土梟穴土而居故曰土梟而荊楚時記稱鵂鶹爲土梟說
者云鵂鶹穴居誤矣聽聲考詳篇云鶴鳴宜學仙雉聲宜
習武烏聲宜習醫鴈聲宜習卜鵲聲宜習工巧梟聲宜
習符咒淮南畢萬術鵂鶹止人家鳴則方之害曰如土梟當
附塊爲兒傳既死可以令梟飛又曰梟鴟名鵂鶹歲下
梟與鴟子遇於株[illegible]以鴟子鳥也戰國策
周最王謂南陽和泰[illegible]梟者使則食不
使則不食何王之用智不如[illegible]六博中令殺于
梟即么也[illegible]艾攻石[illegible]艾曰梟遼

也亓擒得公者勝進攻破之愚按朱傳以流離為飄散[illegible]
氏云黎侯之子流離失職故瑣尾也而諸家皆釋作梟則
是瑣兮尾兮梟鳥之子矣於義無取始存之以備故實

右手秉翟

朱傳翟雉羽也孔傳翟翟羽謂雉之羽也此義公羊說樂
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illegible]以翟羽韓詩
說以夷狄大鳥羽按爾雅說翟鳥名雉屬知翟羽舞也爾
雅鷂山雉郭璞曰尾長者今俗呼山雞[illegible]羽[illegible]夏
翟傳云羽中旌旄羽山之谷[illegible]長尾尤珍
護之林木之森鬱者人入[illegible]不之
下恐爲濕也久雨亦不出[illegible]容自陰
作故秉翟於右右陰故也[illegible]雉雞十一雉而舞之

所取者特翟山雉耳以其羽[illegible]以舞所以
為蔽翳者也又云[illegible]翟謂之[illegible]
又曰干戚旌狄以舞之[illegible]八服[illegible]
搖狄闕狄褘衣續畫狄[illegible]素質五色皆備成章
者也揄狄[illegible]狄[illegible]者也所謂
羽者豈翟狄揄狄之羽[illegible]翟禮[illegible]翟
者樂吏之賤者也[illegible]古今注[illegible]時有
雉堆之祥服章多用翟羽[illegible]以為王后夫人之服乎

莫黑匪烏

朱傳烏鴉黑色不祥之物人所惡見者[illegible]謂之[illegible]考
工記北方謂之黑釋名黑晦也如晦冥時色也小[illegible]
黑反哺者謂之烏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illegible]

者北[illegible]謂之[illegible]白脰烏禽經慈烏反哺白[illegible]烏不
祥[illegible]喙烏[illegible]烏吟夜注云烏之白脰者西南人謂之
鬼雀鳴則凶咎說文烏象形林罕云全象[illegible]不注其
目睛焉類日[illegible]皆黑烏體全黑遠而不分別其睛也埤雅
烏一名鵶[illegible]自呼[illegible]子烏之啞啞[illegible]為寒
暑燥濕變其聲故詩曰莫赤匪狐莫黑匪烏狐擧者也烏
黑者也以況衛之君臣並為威虐也又曰瞻烏爰止于誰
之屋言富人之屋烏[illegible]在[illegible]王者之也又曰
誰知烏之雌雄言幽王君臣[illegible]知烏之黑雌雄無
以別也[illegible]烏[illegible]之交[illegible]雌雄[illegible]其以[illegible]合
也又烏為[illegible]故以為烏[illegible]
所異也[illegible]尚書大傳

云人者[illegible]屋上之烏[illegible]集者虛
也[illegible]起而知[illegible]傳曰烏樂
[illegible]莊子曰烏[illegible]感烏傳[illegible]而
孕[illegible]起重知天
將[illegible]蛇
[illegible]勝日[illegible]
一松[illegible]聲
之[illegible]
其道史武王渡河火自上復下至于王屋[illegible]史
府列柏常有野烏[illegible]其上故今稱[illegible]史府為烏府又[illegible]
東巡過亭障有[illegible]與上亭長射中之[illegible]
天下亭障皆畫烏名物疏說文[illegible]

足者得候皆以為嘉瑞非不祥鳥也莫黑匪烏以喻衛君
臣皆惡必不援孝烏為喻孔疏不之詳辨考爾雅注但有
反哺不反哺白腹白項之辨埤雅則混孝烏與不祥為一
按本草禽部有二種烏鴉慈鴉以吳地所產驗之慈鴉即
反哺者其頸白鳴聲啞啞人亦不惡之有一種純黑而惡
聲者謂之老鴉俗云聞其鳴者凶則此詩之烏即老鴉矣

鳴則離之

朱傳鴻鴈之大者毛傳大曰鴻小曰鴈陸疏羽毛光澤純
白似鶴而大長頸肉美如鴈又有小鴻如鳧色亦白今人
直謂之鴻周易漸卦初六鴻漸于干六二鴻漸于磐九三
鴻漸于陸六四鴻漸于木九五鴻漸于陵上九鴻漸于陸
其羽可用為儀吉尸子鴻鵠之鷇羽翼未合而有四海之

心揚子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禽經鴻儀鷺序注有行列
百官之象埤雅鴻之為物其進有漸其飛有序其羽可用
為儀君子之道也故以況周公易曰漸之進也公歸東都
則之進也然未至西都故為不復禮曰前有車騎則載飛
鴻飛鴻有行列故也載謂合剝皮毛置之竿首若所謂鴻
脰鶴杠者漢書旌翁注曰鴻鴈也博物志鴻鵠千歲者皆
胎產鴻鴈大略相類以仲秋來賓一同也鳴如家鵝二同
也進有漸飛有序三同也鴈色蒼而鴻色白一異也鴈多
羣而鴻寡侶二異也毛有粗細形有大小又曰鴻毛為囊
可以渡江不濡王凱陵史周紀載鴻滿野注蛾蛾也鴻鴈
之鴻與蛾蛾之鴻猶鯤鮞之鯤與鯤鵬之鯤並假借之類
或大而小或小而大洪纖巨細互見也餘詳鴻瓶

鶉之奔奔

朱傳鶉鵪屬爾雅鴽鴾母其雄鵲牝痺注鵪屬疏鵪即鴽鶉
田鼠所化者又鶉子鳼鴽子鸋注別鶉鴽之名內則
雉兔鶉鷃注斗極曰鶉尾故為鶉德義少殘百家則鶉生
夏小正三月田鼠化為鴽鴽鶉也化而之善故盡其辭也
鴽為鼠化而之不善故不盡其辭也周書時訓云清明日
桐始華又五日田鼠化為鴽素問鴽鶉也交州記黃魚化
為鶉本草四月已前未堪食是蝦蟆所化畢萬曰蟇得瓜
化為鶉禽經鴽鶉野則義禽則搏注尸令田鼠化為鴽關
東謂之鶉蜀謂之循在田得食鳴相呼夜則疊飛書則
草伏劉巷之久見食相搏鬬也淮南子一年夏秋間京
師鬻鶉者積於市門是時雨水絕無蛙聲人有得於水坎

者半為鶉半為蛙列子天瑞田鼠之為鶉斯不謬矣本草
衍義鶉有雌雄從卵生何言化也嘗於田野屢得其卵初
生謂之羅鶉至初秋謂之早秋中秋後謂之白唐一物四
名尸子曰堯鶉居注聖人鶉居不穀食又曰吾未嘗為
牧而牂生於奥未嘗好田而鶉生於窔是鶉常居而
有常匹俗言此鳥性淳不越橫草遇小草即旋行避礙簞
談曰古人取象必大物天文象朱鳥乃取象於鶉南方
朱鳥七宿曰鶉首鶉火鶉尾是也鶉有丹鶉經此丹鶉
也色赤黃鮮上文下夏出秋藏飛必附草[illegible]也或有
魚所化者魚屬蟲龍之類火之所自生也天文東方蒼龍
七宿有亢有尾有角南方朱鳥七宿有味有喙有翼而無
尾此其取象於鶉歟埤雅鶉也居[illegible]

地而安故言上世之俗曰鶉居鷇食尾特禿若衣之短結傳稱子夏貧衣若懸鶉性好鬬物之小而健無若此者張爾公云月令陳澔集說駕鶉鴿屬非鄭駕也爾雅駕鴾母郭注鶉也又鷚天鸙郭注大如鷃雀色似鶉好高飛作聲據此說江東呼駕爲天鷚青州呼駕爲鴾母是一物四名也餘冬緒錄云夏小正三月田鼠化爲駕注鶉也即鶉鴾莊子田鼠化爲鶉十二支神子水位爲水午位乃鶉火之次豈可移易蓋三月大辰候當出火故田鼠至建辰月化爲駕九月當納火而駕於建酉月爲鼠者辰巳伏也子與午陰陽之極神交爲變化如此餘可類推焦弱侯引禽經曰雉上有丈鷃上有赤雉上飛能大故計丈曰雉鷃上能赤與尺通不作斥鷃即鶉莊子斥鷃是也又李時珍分鶉鷃爲二物以駕爲鶉通雅曰一物二種無斑者鴾也按內則雉兔鶉鷃乃四物又曰爵鷃蜩范又曰鶉羹雞羹鴽釀之蓼則鶉與鷃亦其非一物明矣

吁嗟鳩兮

朱傳鳩鶻鳩也似山雀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毛傳鳩鶻鳩也爾雅鷗鳩鶻鵃舍人曰今之斑鳩某氏曰春秋云鶻鳩氏司事春來秋去孫炎曰一名鳴鳩月令鳴鳩拂其羽郭璞曰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今江東亦呼爲鶻鵃宛彼鳴鳩亦此鳩也本草鶻嘲南北總有似鵲尾短黃色在深林間飛翔不遠廣雅鶻鵃鵃鳩也埤雅鶻鳩一名鳴鳩一名鷽鳩莊子所謂蜩與鷽鳩笑之者也似山鵲而小釋鳥曰鷽山鵲也多聲故名鳴鳩唱鳩小物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控於地而已矣陸璣云鳴鳩一名斑鳩蓋斑鳩似鶻鳩而大鶻鳩灰色無繡項陰則屏逐其匹晴則呼之語曰天將雨鳩逐婦者是也斑鳩項有繡文斑然故曰斑鳩與此鶻鳩全異璣之言非今此鳩以朝鳴故曰鶻嘲也凡鳥朝鳴曰嘲夜鳴曰喚禽經曰林鳥以朝嘲水鳥以夜咬今林棲多朝鳴水宿多夜叫喚音亦字見龍龕手鑑周書時訓云穀雨又五日鳴鳩拂其羽鳴鳩不拂其羽國不治兵許重叔云鳴鳩奮迅其羽直刺上飛數千丈入雲中名物解鳴鳩或謂之鶻鳩或謂之鸒鵃凡名鳥者必有所善鳴鳩善鳴者也春者啟之時秋者閉之時鳴鳩以啟來而閉去故鶻鳩氏爲司事臣以骨鯁爲任而非倡和者故命官以鶻鳩而不謂之鳴鳩也

雞棲于塒

爾雅雞大者蜀蜀子鶵未成雞僆絕有力奮雞三尺爲鶤郭注蜀今蜀雞鶵雞子名今江東呼雞少者爲僆鶤古之名雞易巽爲雞疏巽主號令雞能知時故爲雞也周禮雞人掌夜呼旦以嘂百官庖人秋行犢麛膳膏腥大宗伯以禽作六摯工商執雞注取其守時而動雞人凡祭祀面禳釁共其雞牲禮記祭宗廟之禮雞曰翰音注翰長也又季冬之月雉雊雞乳又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夏小正正月雞桴粥桴嫗伏也粥養也運斗樞玉衡星散爲雞春秋說題辭雞爲積陽南方之象火陽精物炎上故陽出雞鳴以類感也雞之爲言佳也佳而起爲人期莫之也故詩外傳雞有五德頭戴冠者文也足傅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鬭

者勇也見食相呼者仁也守夜不失時者信也左傳季郈之雞鬬季氏芥其雞郈氏為之金距平子怒又實孟[illegible]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憚其為犧也又公[illegible][illegible]列子紀渻子為周宣王養鬬雞曰望之如木雞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也呂氏春秋善學者若食雞跖數千而後足淮南子雞知將旦鶴知夜半易林雞鳴節時家樂無憂風俗通呼雞曰朱朱俗傳本朱氏翁化故呼其姓按說文解喌字一口為喌州其聲也讀若祝祝誘致禽畜和順之意喌與朱音相近[illegible]異苑山雞愛其毛羽映水則舞古今注雞一名燭夜一名司晨九家易風應節而變變不失時雞時至而鳴與風相應二九十八主風精為雞故雞十八日剖而成雛二九順陽歷故雞知時而鳴也五行傳貌之

不恭則有雞禍管輅別傳雞者兌之畜故大白揚輝則雞鳴廣志雞有胡髯五指金骹反翅之種大者蜀小者荊白雞金骹者善奮九真出長鳴雞鹽鐵論[illegible]雞[illegible]猥吞[illegible]而食之每有所擇故曰小廉如雞雞有各種其雄者種越雞小蜀雞大蜀雞又其大者雞子伴為之雞非異雞也而數勝人者以狸膏塗其頭注雞畏狸也又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又見卵而求時夜又從化予之左臂以為雞余因以求時夜埤雅緯說日中有雞月中有兔然正西方之物兔正東方之物大明生於東故雞入之生於西故兔入之此猶西象入東鏡東象入西鏡其[illegible]之象猶兌見而巽伏故為雞雞知時善伏也故以兌[illegible]物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狸又曰伏雞日抱其卵伏而未孚始化之時謂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曰魚瞰雞睨李善以為魚目不瞑雞好邪視也雅翼雞鳴必三度故禮有初鳴而衣服者又能自守不為風雨所止故詩人以比不改度之君子雞有冠距文武之貌不為威儀貌氣毀故有雞禍漢官儀宮不畜雞汝南出長鳴雞衛士候於朱雀門外專傳雞唱應劭曰今雞鳴歌是也晉太康地道記後漢衛士習此曲於闕下歌之即今雞唱舊說正月一日雞二日狗三日豬四日羊五日牛六日馬七日人占其日以知登耗也名物解偶得陽出雞鳴按陽氣生於子雞應子而和鳴陰氣生於午雞應午而又鳴則非陽出故鳴也劉貴翁[illegible][illegible]雞[illegible]尾[illegible][illegible]拒山雞見巧終必招害由此言之出處之道可知矣戰國策則太史公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出戰國策延篤晉義云尸雞中之

王從牛子然則口當為尸後當為從俗以誤也　詩朱傳雞棲垣而棲為塒塒雞[illegible]王李曰鑿牆為雞作棲曰塒說文西鳥在巢上象形日在西方而鳥棲故因以為東西之西字從木栖禽經鷙鳥曰棲水鳥曰宿獸曰窠諸侯之不能一揆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棲也杙棲子雞有專棲之雄桀朱傳杙鑿雅雞棲于弋為桀又云橛謂之杙在牆也

弋鳧與鴈

朱傳鳧水鳥如鴨青色背上有文爾雅鷯鳧又舒鳧鶩也郭云似鴨而小長尾背上有文[illegible][illegible]郭[illegible]常知[illegible]人江東亦呼為鷯又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庶人之摯匹又舒鳧翠廣雅鳧鶩鴨也說[illegible]人[illegible]鳧也[illegible][illegible]大[illegible]

如鴨青色卑腳短喙水鳥之謹愿者也左傳公膳日雙雞饔竊之吏以雙鳧于尾怒埤雅鳧鳧好没與鴈常以晨飛容與與皮上下金樓子海鴨大如常鴨斑白文亦謂之文鳥易林鳧聲鼓翼嘉樂尭德雅翼陸璣蒙稱夜聞有聲類暴雨者一夕數四明訊其旽曰鳥鶩也其曹蔽天而來必竭禾穗而去江南不能弋羅常藥而得之今江東有小鳧其多無數俗謂之冠鳧善飛說苑鶩無他心故以之為贄万古野鳧甚小而好没水中者南楚之外謂之鸊鷉莊子鳧脛雖短續之則憂古今注鳧鴈常在海邊沙上食沙石皆消爛惟食海蛤不消異錄要縣有石首魚至秋化為冠鳧頭中猶有石也廣志野鴨雄者赤頭有距有露華鶩以秋冬生卵亞出蜀晨鳧肥而耐寒宜為臘南越志化蒙縣

池中有鳧樓息松間俗謂之松鳧楚詞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泛泛若水中之鳧乎考工記鳧氏為鐘注鳧入水不溺以名鐘上取虛浮之義昔說鶩為家鵝然自漢以來鴨亦稱鶩通雅董子繁露曰張湯欲以鳧代鶩祠祀宗廟仲舒不可陸龜蒙嘗畜鴨中使殺之陸詒之曰能言之鶩將獻至尊則鴨固稱鶩而鳧之為野鶩明矣

肅肅鴇羽

朱傳肅肅羽聲鴇鳥名似鴈而大無後趾郭璞云鴇似鴈無後趾毛有豹文一名獨豹作鴇鳥連蹄性不樹止樹止則爲苦穰文似鴈而大禮記雞肝鴈腎鴇奧鄭玄云奧脾也埤雅鴇鳥者今之獨豹也以其為豹聲之訛耳鴇亦水鳥似鴈上林賦曰鴻鷫鵠鴇鴐鵝屬玉交精旋目是也段成式酉陽雜俎云鴇遇鷙鳥能激糞射之糞著毛悉脫今鴇之毛能落眾羽其鷙烈足以服羽族此類之可推者鴇不以鷙稱而鷙為之落羽此類之不可推者埤雅毛有豹文一名獨豹一名鴻豹焦貢易林文山鴻豹肥腯多脂註鴇名鴻豹以鴇善食鴻為鴻之豹猶魚鷹也聞談曰鴇無舌兔無脾說文牟相次也從匕從十蓋鴇性羣居如鴈自然有行列故從牟詩故曰鴇行段氏云鴇鴨亦齡七語註引徐幹齊都賦鳴鵠鶩鴨奄薄水渚北語天鶩地鴇管子非十鈞之弩不能中鷫鷞雞鶩鵝鴇急就章鴇鴇並音普卽鴇字也皇象書作鴇並同皆轉注俗譌爲以毛詩爲正

鴥彼晨風

朱傳鴥疾飛貌晨風鸇也爾雅晨風鸇舍人曰摯鳥也宗云鸇屬鄭云似鷂而小陸疏鸇似鷂青黃色燕頷勾喙嚮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鴿燕雀食之禽經鸇曰鸇注晨風也向風搖翅生因迅疾狀類雞青色又曰鸇好風鸇惡雨則謂之晨風可知也又曰鸇之信不如鴈周之智不如鴻今鸇亦去來有時制字從亶又可知矣列子鷂之為鸇鸇之為布穀布穀久復為鷂也左傳見無禮於君者若鷹鸇之逐鳥雀也徐州云晨風今之鷂莊子鷂為鸇宋康王世有雀生鸇占曰小而生大必霸天下六書故駁爾雅說文謂晨風為剌風從古詩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又晃無晨風翼焉能凌風翔皆在詩頌為晨風鳥雙飛北林若非鸇何以言鳥言翼何以與蟋蟀並稱而謂不小

於驪所謂鵝或以鈿爲杓窊非也宋太宗賜耶律休哥於鼓杓窊印窊鳥爪切杓窊鷺鳥總稱以爲印發取疾速之義凡調發軍馬則用之

値其鷺羽

朱傳鷺舂鉏今鷺鷥好而潔白頭上有長毛十數枚以其羽爲翳舞者持以指揮也孔疏持鷺羽翳身而舞爾雅鷺舂鉏郭璞曰白鷺也頭翅背上皆有長翰毛今江東緝以爲睫攡名之曰白鷺縗陸疏鷺水鳥也好而潔白故謂之白鳥齊魯之間謂之舂鉏遼東樂浪吳揚人皆云白鷺大小如鴟青脚高尺七八寸尾如鷹尾喙長三寸頭上有長毛十數枚今吳人亦養焉好登飛鳴楚威王時有朱鷺合沓飛翔來舞則復有赤者樂府有朱鷺曲禽經朱鷺不擯

肉朱鷺不吞鯉鷺好露又鷗鷺之潔又宋豬鉏雝鴻儀鷺序注云小不踰大飛有大序百官縉紳之象陰陽自然定化論鷺影接而孕詩曰成而受胎鷺交顆野鵲傳枝物類相感志鷺人養之於池塘馴若家禽每至白露日即飛騰而去方言鷺鷥謂之獨舂其鳴聲亦如舂也埤雅鷺步於淺水好自低昂似舂似鋤故曰舂鋤色雪白頭上有絲毿毿然欲取魚則弭之故曰鷺啄則絲偃鷹捕則角弭藏殺機也其翔集必舞而後下故詩以況二王之後曰我客戾止亦有斯容今鷺之集每至水田必低回以盤其勢飛則徑起蓋其天性舞而後下故曰鷺于下醉言舞鷺于飛醉言歸也禽經山禽之味多短水禽之味多長山禽之尾多脩水禽之尾多促又曰鸛好浴鷺鷥好立其類之不

同如此古今樂錄吳王夫差時有雙白鷺出鼓中而入雲也隋志建鼓商世所作棲翔鷺於其上或曰鵠也取其聲揚而遠聞或曰白鷺鼓精也考梓人之職贏者羽者鱗者以爲筍簴其來舊矣海錄云一名帶絲杜牧稱屬標公子李昉名以雪客東坡稱雪衣兒格物論一名屬玉張騫公云鷺玉毛紫紺色非白也郭璞鸀鳿一名屬玉吳武以之名觀云可厭火山谷詩以鸀屬玉對舂鋤非一物可知山谷博物必不誤也

有鴞萃止

朱傳鴞惡聲之鳥也孔疏鴞一名鵩與梟一名鴟鵂云爲梟爲鴟是也俗說以爲鵩即土梟非也陸機疏鴞大如斑鳩綠色惡聲之鳥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鵩鳥是也其

肉甚美可爲羹臛又可爲炙漢供御物各隨其時唯鴞冬夏常施之以其美故也埤雅鴞鳴其民有禍證俗云禍鳥也今謂之禍鳥蓋聲之誤也肉可爲炙故莊子曰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傳曰夏省生鶚楚辭生鶚荊州記巫縣有鳥如雌雞其名爲鴞廣志鴞楚鳩所生如驢巨虛惟頰不滋乳也漢書賈誼傳鵩似鴞誼遷長沙鵩集其舍日以壽命不長作賦自廣舍注云雅服寒耳嶺表錄異北方梟人家以爲怪南中晝夜飛鳴與烏鵲無異桂林人羅取生鬻之家家食之誤其大以爲勝雞因陽積爼則紅鳴則後敵應之相傳鴞一千一百鴟不飲泉及井水惟遇雨需翩方得水欲亡如爪牙羽翼之才而以口向物爲物所惡故常集於鉤荒之上整門之鵰是已水日

鴞既以鴞集于泮林言僖公有仁厚之德故雖可惡之鴞
猶能去幽荒而集泮林所以美之也名物疏爾雅梟鴟即
鴞注土梟郭注訓狐也日暇而夜作惡聲之鳥也梟鴞音
相近也疏鴞一名梟古書多稱梟鳴指此非土梟也土梟
爾雅所謂之鵅鶹郭注誤矣本草鴞日昏、今人夜中見
多怪物志云鵂鶹一名鵋鵙夜日至明不測日而夜中見
物似說鴟鵂非鴞矣鴟鵂即爾雅之怪鴟又云鴝鵒鵝者
也異物志有鳥如小雞體有文色土俗因形名之曰鵩不
能遠飛行不出域周禮注云夭鳥惡鳴之鳥若鴞鵩賈公
彥曰鴞之與鵩二鳥俱夜爲惡鳴者是二鳥不可合爲一
也屬要曰周官硩蔟氏掌覆夭鳥之巢以方書十日十有
二辰十有二月十有二歲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則

去之先儒以爲天鳥惡名之鳥若鴟鴞之類日謂從甲至
癸辰謂從子至亥月謂從陬至余歲謂從攝提格至赤奮
若星謂角至軫蓋鴞鳴躁嘈嘈出出皆驚動人爲國惟
祥故設官驅之不使惑聽書十日以下則未曉其理豈歲
月日星辰五紀者天鳥所畏避耶漢書云霍山家鴞數鳴
楚辭注鴟鴞二物本草云其實一耳詩緝鴞惟鵩鵂鶹
即鴞此之鴞也內則云鵠鴞胖古人尚之胖音判注脅側
薄肉也蕭宗張后專權每進酒上所嘗宴鴞臑酒蓋服之
久醉令人健忘也

維鵜在梁

朱傳鵜洿澤水鳥俗所謂淘河也爾雅鵜鴮澤郭璞曰今
之鵜鶘也好羣飛沉水食魚故名洿澤俗呼淘河又爾雅

鵜鶘注淘河之屬也似水鴞黑若色常在澤中見人則鳴
喚不去小雅字之象故官名澤虞陸疏鵜水鳥形如鶚而
極大喙長尺餘直而廣口中正赤頷下胡大如數升囊若
小澤中有魚便羣共抒水滿胡而棄之令水竭盡魚乃陸
地乃共食之故曰淘河本草鳥大如蒼鵝頤下有皮袋容
二升物展縮由袋中盛水以養魚身是水沫惟胸前有兩
塊肉如拳云昔爲人竊肉入河化爲此鳥今猶有肉存也
故名逃河山海經云期之山多鵜鶘如鴛鴦而人足其鳴
自呼莊子魚不畏網而畏鵜鶘郭注公子鮍私鵜鶘有心
故魚畏之淮南子鵜鶘飲水數斗而不足鱣鮪入口若露
而死禽經淘河在岸則魚沒沸河在岸則魚出又云鵜志
在水鵜志在火前漢志鵜鶘集昌邑王殿下劉向以爲水

鳥色青青祥也楚辭鶚集兮帷幄喻小人在位也晁以道
曰鵜之爲有可以盡者以嘴盡水求魚無一刻之停有曰
信天緣者終日凝立不易其處李氏曰信天翁俗名青翰
又名青莊此可喻人之貪廉也廣韻鵜鶘丁度或作雅通
作澤以其形命之頷下有胡是鵜鶘也魏文帝曰詩人譏
唱洿澤刺其公居君子近小人

呼作名物

黄岡陳大章雨山採錄

鳥

七月鳴鵙

朱傳鵙伯勞也月令仲夏鵙始鳴補傳云七月則鳴之稍朱子曰鵙以七月鳴則陰氣至而衆芳歇矣爲鵙音相近既以[illegible]以爲鶗鴂即鵙也鄭箋伯勞鳴將寒之候也五月則鳴豳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爾雅鵙伯勞也疏光曰春秋傳曰少皞氏以鳥名官伯趙氏司至伯趙鵙也郭云似鶷鶡而大又云鶪鵙醜其飛也翪說云翪竦也不能翱翔直飛但竦翅上下夏至來冬至去應陰之動以聲鵙鵙得名說文曰翪斂足也大戴禮五月鵙則鳴鵙者百鳴也鳴者相命也時訓解芒種之日螳螂生又五日鵙始鳴鵙不始鳴號令壅偪通卦驗搏勞性好單棲楚詞恐鶗鴂之先鳴使百草爲之不芳呂覽注仲夏陰作於下陽發於上伯勞夏至後應陰而殺蛇磔之於棘而鳴於上陳思王惡鳥論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之動陽氣爲仁養陰爲殺殘賊伯勞蓋賊害之鳥也其聲鵙鵙故以其音名也埤雅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蓋禽鳥知分鳴鵙知至故陽氣分而禽鳥鳴可錄之陰氣至而鵙鳴可績之候也類從云鵙鳴在上蛇盤不動鵙鳴在上蝎反不行或曰金得伯勞之血則昏鐵得鸊鷉之血則瑩石得鵲髓則化銀得[illegible]則枯禽經注形似鸜鵒但鸜鵒喙黃伯勞喙黑相傳云性能緊擊擲集於林則[illegible]鳴聒候鷹飛輒擊之[illegible]也名鵜鶘五更輒鳴不止至曙乃息集韻等書春分鳴則百草芳秋分鳴則衆芳歇即鵙也楊雄賦鶗鴂作鷤鴂師古注誤以爲子規世本又誤以爲巧婦並非通雅曰鵙當以郭說爲正即今之苦吻鳥四月鳴曰苦苦又名姑惡俗云被姑苦而死東坡以爲水鳥亦誤鄭志道云伯勞食母代代相成此因避齋謂鵙爲梟而謫伯勞寃哉伯趙即伯勞聲相近而然或疑詩七月鳴鵙通雅以四月何也按易通卦驗云博勞夏至應陰而鳴冬至止故少皞以爲司至之官嚴粲云五月伯勞鳴應一陰之氣至七月猶鳴則三陰之候寒將至矣故七月聞之先時感事非至七月始鳴也據此則通雅與詩義自合

鴟鴞

朱傳鴟鴞鵂鶹惡鳥攫鳥子而食者也爾雅鴟鴞鸋鴂郭璞曰鴟類又往[illegible]今[illegible]鴟似鷹而白又陸璣注郎鴟鴞方言秦[illegible]也按爾雅云鸋鴂鴟鴞鴟屬非此小[illegible]黃雀而小幽州人謂之鸋鴂或曰巧婦[illegible]關東謂之工雀或謂之過羸關西謂之桑飛[illegible]之襪雀或曰巧女或曰鸋鴂皆惡聲之鳥埤雅先儒以爲[illegible]即今巧婦郭注爾雅獨云鴟類則璞與先儒異[illegible]爾雅考之宜知璞義蓋爾雅言鴟鴞鸋鴂[illegible]鴟則鴟鴞宜亦鴟類[illegible]所謂[illegible]一名[illegible]鬼車之類詩曰[illegible]似[illegible]鴟鴞之詞非鴟鴞自道也[illegible]鴟鴞[illegible]功愛子及室[illegible]矣呂東萊曰[illegible]鴞

之別名郭景純陸農師所解得之方言云自關而東謂桑飛曰鸋鴂此乃陸所謂巧婦似黃雀者其名偶與鴟鴞之別名同與爾雅所載實兩物也毛鄭誤指以解詩歐陽難知其失並爾雅亦非之蓋未考揚氏江東呂氏曰惡聲之鳥蓋梟類也嚴華谷曰鴟[illegible]而取其子爾雅鴟鴞注今江東呼鵂鶹為[illegible]亦謂之[illegible]鵂又云雃鴟注即鴟鵂也今江東通呼此屬為怪鳥禽經鴟以食顧以悲嘯似鷹猶小尾如舟舵善高翔者古人觀魚翟創櫓視鴟尾制舵是也莊子鴟鵂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不見丘山言殊性也博物志鵂鶹一名鴟鵂晝目無所見夜則目至明至人家鉞便鳴其家[illegible]本草鉤鵅入城城空入宅宅空怪鳥也又有鵂鶹亦是其類微小而黃纂

文曰鵂鶹夜能拾蚤虱蚤爪言相[illegible]博物志云拾人棄爪相吉凶妄說也淮南萬畢術鴟鵂[illegible]取鴟鵂折其大羽絆其兩足以為媒張羅其旁則[illegible]又呂刑罔不寇賊鴟義註以鴟張跋扈為義也又[illegible]人實鴟義而有其國山海經南海蒼梧有離朱[illegible]罔策宋王偃時有雀生鸇於城之陬注即鵂鶹也俗謂鬼鳥名物疏鴟是鴟類衛風流離之子注梟也[illegible]爾雅之梟鴟也並非此鴟鴞朱傳以為鵂鶹[illegible]謂之鶹鷅鶹又云雃鴟不得為鴟鴞也巧婦乃周頌之桃蟲耳據本草則鴟鵂鵂鶹是二物鄭氏云鵂鶹生[illegible]與鴟亦無所出難以定其然否韓詩說鴟鴞鸋鴂鳥名爰子不知託於大樹茂枝數之葉蘭風至[illegible]折子死卵破與荀子所說蒙

鳩同揚倞荀子注云蒙鳩鷦鷯也是韓嬰亦以鴟鴞為巧婦也廣要經云既取我子無毀我室雖比擬之詞其為惡鳥無疑嚴華谷云[illegible]破鳥巢而食其子朱傳云攫鳥子而食極合詩人之旨大凡說詩者鳥獸草木之名固應詳覈亦必與詩義相[illegible]此所以為得之[illegible]爾公[illegible]與鴞同類實二物大雅為梟為鴟楚辭[illegible]鴟鴞[illegible]賈誼賦鵩服集[illegible]伏鴟梟[illegible]按[illegible]三年楚洲梟與鴟相殺皆分言之如鴞[illegible]之類其為二物無疑說者以豳風鴟鴞合於爾雅之鴟雃鴟之外又有梟鴟後人遂誤指為一物矣

鸛鳴于垤

朱傳鸛水鳥似鶴者也韓詩章句鸛水鳥巢居知風穴處

知雨天將雨蟻出壟上鸛見之長鳴而喜陸璣疏鸛雀也似鴻而大長頸赤喙白身黑尾翅樹上作窠大如車輪卵如三升杯望見人按其子令伏徑舍去一名負釜一名黑尻一名背竈一名皂裙又泥其巢一傍為池含水滿之取魚及蛇置池中稍稍以食其雛若殺其子則一村致旱災陶隱居云鸛有兩種似鵠而巢樹者為白鸛黑色曲頸者為烏鸛本經所載鸛無丹頂無烏帶身如鶴者是兼不善唳但以喙相擊而鳴多在樓殿上作窠禽經鸛仰鳴則晴俯鳴則雨博物志鸛伏卵時數入水卵冷則不孵取礜石周圍繞卵以助煖氣自然鸛影接而懷卵襍俎云江淮謂群鸛旋飛為鸛井好聲飛人探巢取鸛子六十里旱能羣飛薄霄激雨雨為之散爾雅翼鸛生三子一為鶴[illegible]

生三子一爲鶉言萬物之相變也易之中孚九二鳴鶴在陰上九翰音登於天說者以爲鶴者別於鶴也震爲鶴陽鳥也巽爲雞陰鳥也鶴感於陽故知夜半雞感於陰故知[illegible]風雨鸛生鶴者巽極成震極陰生陽之謂也今通呼鸛不鸛鶴北夢瑣言南方有鸛甘食蛇每遇巨石如道士禹步其石彷然而轉因得而啖南方呈人伺其養雛緣木以篾細縛其巢鸛即作法解之乃於木下鋪沙即其足跡而彷學之埤雅俗說鸛巢藏形鸛石歸酒又曰鸛石溫鸛石以故能使卵不鷄水不臭腐也拾遺記鸛能聚水巢上故人多聚鸛鳥以攘火吳王作屋詩攻異字云鸛鳴于垤說文云小雀也想即爾雅所云鸛鷒[illegible]也郭璞同然云鸛鶴之鵝一名變昇應弦銜鏑矢不著地逕宋縮手養由不

睨後漢楊震傳有冠雀銜三鱣飛集講堂以雀朱項稱社非措鸛也舊註鸛引用非陳無功引負釜爲負金謂負日而飛日色如金故名一說周思方恭鸛縱之後鸛負金串卸於地串上結書云始於博士終於大夫此妄不足信

鶌鵃省雛

夫傳雛夫不也今鵓鳩凡鳥之短尾者皆雛屬毛傳雛一宿之鳥箋一宿者一意於所宿之木人[illegible]之屬[illegible]人皆愛之詩經雛鵓鳩也一鳥十四名[illegible]鴿鶉鳩鳴鳩楚鳩祝鳩鳩荊鳩[illegible]其鳩鴿王今鴟鳩方[illegible]鳩謂之鵝鶉關西秦漢之間謂之鵝鳩[illegible]其小者謂之鷦鳩或謂鴉鳩[illegible]

閒謂之鵴鳩爲陸疏今小鳩也一名鴉鳩幽州人或謂之鸊鶻梁宋之間謂之雛揚州亦然左傳郯子云祝鳩氏司徒也注祝鳩孝故主教民禽經雛上無尋鵲上無常言二鳥之飛不過尋丈也詩解頖詳篇雀聲悋毒鳩聲慈念埤雅雛今鵓鳩一曰祝鳩或曰雛與尸鳩皆壹鳥也故有尸祝之號尸鳩性壹而慈祝鳩性壹而孝禮云蝦以慈告祝以孝告今雛類賦尾皆促故其字從隹說文隹鳥之短尾總名也禽經曰拙莫如鳩巧莫如鵲今鳩巢止於數枝纔能載身而已鳩巧而危雛拙而安雅翼似班鳩而臆無繡采又頭有贊物之拙者不能爲巢纔架數枝往往破卵[illegible]不能居天將雨則逐其雌霽則呼而反之今人辨其聲以爲無屋住云雛既孝鳥故漢仲秋之月賜皆按戶比民授

民七十者玉杖端以鳩鳥爲飾琴操舜耕歷山思慕父母見鳩與母俱飛鳴相哺食感思作歌說者曰今之青鶴也歲時記四月有鳥如烏先雞而鳴聲云加格加格民候此鳥鳴則入田以爲催人犁格也爾雅鳥鴝即鵓鳩淮南云夏孟之日以熟穀禾鵓鳩長鳴爲帝候歲舊亦謂鵓按羅氏舉鵓一鳥十四名一曰鴿鳩方言謂大者爲鴿鳩[illegible]云即今鴿鳩嫁張華禽經注云班文序也凡鵓鶇從上下尊從下上此鳥皆否其為鳴鳩無疑矣廣要云昔人[illegible]鳴鳩非班鳩不能辨班鳩是鳴鳩皆泥班文之訓不如班列之班也凡鳩皆好鳴故鴻行述婦書云口如布穀羅氏遂班鳴鳩鴨鳩爲一鳥與陸氏分疏之意甚相矛盾

脊令在原　八

朱傳脊令雝渠水鳥也爾雅鶺鴒雝渠郭云雀屬也飛則鳴行則搖陸疏大如鷃雀長脚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故杜陽人謂之連錢物類相感志俗呼雪姑其色蒼白如雪鳴則天當大雪禽經鶺鴒友悌注鶺鴒共母者飛鳴不相離詩人取以喻兄弟相友之道也又云水鳥也大雀高尺尖尾長喙頸黑青灰色腹下正白博雅鶺鴒鵰鴒也埤雅詩曰脊令在原脊令水鳥在原則失其所矣義訓曰鵰鴒錢母其頸如錢文其鳴自呼或曰首尾相應飛且鳴者故謂雝渠渠之言勤也詩緝脊令雪姑也鄭氏以爲水鳥非今雪姑非水鳥濮陽曰小宛題彼脊令載飛載鳴亦言於兄弟之詩唐書明皇時有鶺鴒數千集麟德殿廷木翔棲浹日魏光乘作頌以爲天子友悌之

祥世以手足諭兄弟謂如左右手之相救一體同氣天性自然小宛取義在於飛則鳴故曰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此詩取義在於行則搖故曰脊令在原程子以爲首尾相應是也鄭氏以爲脊令水鳥宜在水中在原則失其常處故飛鳴以求其類上也今雪姑非水鳥飛鳴以求其類凡鳥皆然何獨脊令哉廢要詩攷作鵰鴒在原惟石經作脊令今江南洲渚間多有之狀小於雀輕俊可愛張茂先云高尺恐誤

鳥鳴嚶嚶

爾雅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又云二足而羽謂之禽生哺鷇生噣雛又曰凡鳥[illegible]注嚨喉也嗉受食之處淮南子羽嘉生飛龍飛龍生鳳皇鳳

皇生鸞鳥鸞鳥生庶鳥凡羽者生於庶鳥白虎通鳥所以飛何鳥者陽也飄輕所以飛也禽者何鳥獸之總名明為人所禽制也禽經鳥首曰咮曰喙爪曰距尾曰翠一作臎一名尾罌脽脛口與嚨曰亢曰員官項畜食處曰嗉翅曰翮曰翎頸毛曰翁脚短者多伏脚長者多立脚近翠者好步脚近臆者好躑山禽咮短而鋭水禽咮長而圓山禽尾脩水禽尾促剛鳥性勇帶鳥性仁纓鳥性樂風翔則風雨翔則雨霜霏則霜露翥則露林鳥朝嘲水鳥夜唳山鳥巖棲原鳥地處物食長咮殺食短咮搏則利皆鳴則引吭毛協四時色合五方周禮庖人供六禽辨其名物射鳥氏掌射鳥羅氏掌羅烏鳥掌畜掌養鳥而阜蕃教擾之四時貢鳥物翨氏掌攻猛鳥庭氏掌射國之妖鳥尚書考靈曜云

鳥爲春候易飛鳥遺之音宜上不宜下禮記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也又執禽者左手又凡獻禽加於一雙則執一雙以將命委其餘又羽者嫗伏卵生者不殈又曰處暑之日鷹乃祭鳥尚書日中星鳥以殷仲春鳥獸孳尾日永火星以正仲夏鳥獸希革宵中星虛以殷仲秋鳥獸毛毨日短星昴以正仲冬鳥獸氄毛禮記凡生天地之間者莫不知愛其類今鳥獸失喪其羣匹踰月踰時焉過其故鄉回翔焉鳴號焉蹢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凡有血氣之屬者莫智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左傳師曠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傑操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家語顏子曰桓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四海悲鳴而送之莊子八

家者鄭生又弓弩罼弋機變之智多則鳥亂於上晏子云公使顏涿聚主鳥而亡欲殺之晏子請數其罪三公曰勿殺之孫卿子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史記秦仲知百鳥之音與之語皆應家語鳥獸[illegible]喙[illegible]傳其翼者兩其足楚詞[illegible]寄言於二鳥

鴥彼飛隼

朱傳隼鷂屬急疾之鳥也爾雅鷹隼醜其飛也翬郭云鼓翅翬翬然疾鄭注翬猶揮也謂鼓起揮[illegible]說文隼鷙鳥也陸疏隼鷂屬齊人謂之擊征或謂之題肩或謂之雀鷹春化為布穀者是也此屬數種皆為隼考異郵陰陽氣貪故題肩擊宋均云題肩有爪芒為陰中陽故擊殺也禽經曰之小而鷙者皆曰隼大而鷙者皆曰鳩又云鸇好峙隼好翔鷹以膺之鶻而搏之隼以尹之法曰鶻之候儀鷹之師師其至矣乎鶻虎和和鷹隼殘殘未至也化書烏反哺仁也隼憫胎義也隼之擊物遇懷胎者不殺韋昭云隼今之鶚李善云鷙擊之鳥通呼曰隼陸佃云此之搏[illegible]為之搏噬隼故隼於文從隹從隼今鷹之搏噬不[illegible]其獨其為有隼旟必中或曰即今所呼為鶻者是[illegible]隼為旗蓋鳥夙也畫鳳以象其德畫隼以象其威[illegible]隼之擊物必中者或有所過取故詩以[illegible]不制之[illegible]而可致之官則以鷙[illegible]名之莊子鶻為鶌鳩[illegible]後化而為鶻即隼也然是古今言隼未有的指其物者[illegible]又解鷙云視明也思允切又去聲從十從隼[illegible]尺時之[illegible]胡者雖皆隼也又解淮南子烏力勝日而[illegible]

猶謂之鵐鶝鵯鳴又呵舍者鴻鳥皆畏之據訓所說則今鵐鳴鵯鳴小於烏而逐烏郭氏解鵯鶋亦云小黑鳥鳴自呼江東名為烏鵯解詩鵻者類引釋鳥佳其鵻鶋故逐以為雅鳩按佳字音錐此既从鳥自與隼通事不相與獨鶻鳩鵻鳩者是矣周禮鳥旟七斿注鳥隼為旟也禮記立秋之日鷹隼始摯易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國語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其長尺有咫陳[illegible]仲尼曰隼之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隼或作隼[illegible]皆精專鷙華岳峯尖見看準是也按說文不以隼為鷙鳥而詩疏引之云說文鷙鳥可知說文隨人所附會間有說者非盡其本文之失也

和鸞雝雝

朱傳和鸞皆鈴也在軾曰和在鑣曰鸞皆諸侯車馬之飾也周禮人馭[illegible]御路[illegible]以鸞和為節玉[illegible]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明堂位鸞車有虞氏之路也注鸞有鸞和也少儀鸞和之美肅肅雝雝韓詩內傳[illegible]鸞在衡和在軾[illegible]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illegible]大[illegible]法車之上[illegible]以大鈴如鸞之[illegible]爾雅說文曰鸞赤神靈之精也赤色五采雞形鳴中五音頌聲作則至一曰[illegible]為鸞[illegible]疏云蔡雀有咽喉之感鸞鳳有歌舞之容是也雖曰和雖曰鸞乘車和在衡鸞在軾而輶車置鸞於鑣驅[illegible]之車尚輕疾故也庭燎之詩曰鸞聲將將鸞聲噦噦鄭[illegible]曰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鸞刀刀有鸞者也以[illegible]割刀[illegible]節而

和也舊云鸞血作膠可以續弓弩琴瑟之弦或曰鸞鳳之
亞也山海經曰鸞鳥自歌鳳鳥自舞當上古時鸞輿悅動
此鳥輒集車上雄鳴於前雌應於後後世不能致作和鸞
以象之因謂之鸞伏准南子羽嘉生飛龍飛龍生鳳凰鳳
凰生鸞鳥其始生似鳳久則五采變易故字從䜌省其音
如鈴䜌䜌然故曰鸞也山海經女牀之山有鳥其狀如翟
而五采文名曰鸞鳥見則天下安寧春秋元命包火離爲
鸞詩含神霧云德化充塞照潤八寅則鸞臻春秋運斗樞
天樞得鸞鳥集孔演圖天子官守以賢舉則鸞在野言稱
其位也孝經援神契德至鳥獸則鸞鳥舞崑崙圖云鸞鳥
似鳳而白纓聞樂則蹈舞而至其雌曰和禽經鸞一名雞
趣首翼赤曰丹鳳青曰羽翔白曰化翼玄曰陰翥黃曰土

符瑞應圖云鸞鳥鳳凰之佐鳴中五音肅肅雝雝喜則鳴
舞人君行步有容進退有度祭祀有禮親疏有序則至一
云心感鐘律鐘律調則至至則鳴舞以和之師曠言鸞鳴
嗈嗈鳳鳴喈喈也東漢蔡衡曰鸞之象鳳者有五多赤色
者鳳多青色者鸞多黃色者鵷多紫色者鸑鷟多白色者
鵠禮云鸞車有虞氏之路蓋有虞之世鸞鳥遊至故作爲
鸞和以象其聲而後世因之鄭注禮記云鸞和皆鈴也則
鸞特鈴而已蔡伯喈崔正熊但謂乘輿之鸞以金爲鸞鳥
懸鈴其中施於衡上此自漢制非古也乘車鸞在衡和在
軾禽經注云綴以大鈴不必有八鸞卽漢制亦止爲一鸞
鳥銜鈴耳左傳疏謂詩詠每言八鸞當謂此者鸞鸞若
在衡衡唯兩馬安得置八卽如仲山甫徂齊然四牡之車

然祖諸侯助祭所乘金路而俱有八鸞者其義何居叢蕭
傳云在軾曰和在鑣曰鸞鄭注商頌亦依而用之則不能
自守其說矣杜元凱注左傳亦曰鸞在鑣和在衡

鶴鳴于九皐

朱傳鶴鳥名長頸竦身高腳頂赤身白頸尾黑其鳴高亮
聞八九里易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春秋說題詞鶴知夜半
注鶴水鳥也夜半水位感其生氣則喜而鳴所以壽者無
死氣於中也通卦驗立夏清風至而鶴鳴詩義疏鶴大如
鵝長腳青黑高三尺餘喙長四寸餘多純白或有蒼色者
今人謂之赤頰常夜半鳴其鳴高亮雌者聲差下雞鳴時
亦鳴風土記鳴鶴戒露白鶴也此鳥性警至八月白露降
卽高鳴相警移所宿處慮變害也浮丘伯相鶴經鶴陽鳥

而遊於陰因金氣依火精以自養食於水故喙長軒於前
故後趾短棲陸故足高而尾凋翔雲故毛豐而肉疎大喉
以吐故脩頸以納新故壽體無青黃二色者木土之氣內
養故不表於外行必依洲嶼止不集林木蓋羽族之宗長
仙人之騏驥也鶴之上相瘦頭朱頂露眼黑睛高鼻短喙
䶄頰䶂耳長頸促身燕膺鳳翼雀毛龜背鼈腹軒前垂後
高脛麄節洪髀纖指此相之備者也鳴則聞於天飛一舉
千里鶴二年落子毛易黑點三年產伏復七年羽翮具復
七年飛薄雲漢復七年舞應節復七年十二時鳴中律復
百六十年不食生物大毛落茸毛生雪白或純黑泥水不
汚復百六十年雌雄相見目精不轉而孕千六百年飲而
不食鸞鳳爲羣禽經鶴老則聲下而不能高近而不能遠

又□□以陰而惡陽聲交而孕又云鶴以怨□鷗以貪鶻雞以嗔鴻鳴以怨嗔雀以猜瞿燕以狂附鴟以忌喇鳥以悲啼鶯以飢鳴鵲以潔吸梟以凶叫鵬以怒嘯羽翼乾陸好陰故其羽爲陰羽易中孚九二鳴鶴在陰用著陰羽鳥雄也古今注千載變蒼又千載變黑所謂玄鶴王策記千歲之鶴隨時而鳴能登木色純白腦盡成丹其木千歲者終不集於林也古以鶴爲祥故立之車表又鶴之膝隆起故矣不鼓大者名鶴膝又作詩者以中字平爲鶴膝本草穆天子傳天子至巨蒐二氏獻白鶴之血以飲天子血主益氣力雲幡羽要鶴胎生者形體堅不啄食耗梁粢久飛去鶴合而卵生其體大食魚啖蛇甚不能去□□雅鶴雌雄相隨如道士步斗履跡而孕內典云鶴影生樂男

化也鶴皆一說鶴鳴也其羽曜曜然一名仙客一名胎仙一名露禽本草鶴有玄有黃有白有蒼百六十年則有純白純黑若黃鶴古人常言之又多言鵠鵠即是鶴音之轉後人以鵠名頗著故就釋鵠又釋鵠昭明時黃鶴下建章宮大夜也而歌則名黃鶴神異經鶴國有鶴衛懿公好鶴齊王使獻鶴之楚惠王命□鶴之辭□鶴一舉及田饒說晉哀公□□鶴或鶴者甚多以□□鶴之外別無所爲鵠也雖□□孔子云烏不日黔而□□日浴而白白即鶴也鶴鳴咕咕皓皓鶴也以飛鳴鳴爲□□六鶴也字通鵝鴻類一云鶴屬通作雅檀叫□□之鮮□鵠後時而寄處漢高帝歌鴻鵠高飛一舉千里一舉八百淵明女聞嬰病居作黃鶴□□諸家□未□□門□□

圖西都賦玄鶴白鷺黃鵠鵁鶄扣如子虛賦弋白鵠玄鶴加左思吳都賦鳥則鶤鵠鶴淮南子覽冥訓鴻鵠鶬鶴莫不憚伏竄首分鵠鶴爲二後古書如別鵠操之類鵠多爲鶴豈可據此謂鵠即鶴耶韓註古皆云鵠古鶴字担志黃鵠磯因作黃鶴樓後幾名黃鵠樓據此步讀書通云鵠通作鶴引唐風從子於鵠音鶴叶白石皓皓入聲按詩鵠讀如告叶去聲本不音鶴況鵠爲曲沃邑名非鳥名就令鵠果音鶴音同而物不同者多矣埤雅鶴鵠分釋今所見鶴與鵠形貌差別信如諸家言則今人直謂鵠爲鶴鶴是鵠即鶴稱鵠其爲鵠是鵠鶴鳥也其爲舛謬無疑

交交桑扈

朱傳桑扈竊脂也俗呼青觜肉食不食粟爾雅扈鴳又云

桑扈竊脂郭云俗謂之青雀背曲食肉好盜脂膏因名又云老扈鷃春扈鳻鶞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桑扈竊脂棘扈竊丹行扈唶唶宵扈嘖嘖注諸扈皆因其名色音聲以爲名疏云樊光云此竊□□之竊猶如小熊竊毛而黃竊即古淺字此鳥其色不純竊玄淺黑也竊藍淺青也竊黃淺黃也竊丹淺赤也四色皆具則竊脂爲淺白也左傳九扈爲九農正賈逵注交扈竊脂爲雞驅雀者也鄭注此鳥今謂之蠟觜性甚慧可教取微物其背似蠟言淺有脂色也又賈注春扈氾鶞趣民耕種者也夏扈竊玄趣民耘苗者也秋扈竊藍趣民收斂者也冬扈竊黃趣民蓋藏者也棘扈竊丹爲果驅鳥者也行扈唶唶晝爲民驅鳥者也宵扈嘖嘖夜爲農驅獸者也桑扈竊

為驅雀者也老扈鴳鴳趣民收麥令不得晚起者也
樊光注爾雅亦與賈同皆以扈為官令依此所以助作也
山海經嶓有鳥如雞赤身白首其名竊脂注今呼青雀為
竊脂疑非此也淮南子馬不食脂桑扈不食粟非廉也通
志桑扈多在桑木故名埤雅桑扈一名而二種詩所謂交
場啄粟者以性之竊脂膏者言故以啄粟為失其性所謂
有鶯其羽者以色之淺白者言故其序曰君臣上下動無
禮文焉爾雅主詩言之小雅桑扈所取有異故亦兩解左
傳九扈為九農正蓋九扈農桑候鳥扈民無淫者也故先
王名官以主農桑之事取其意云爾如棘扈主園事桑扈
主蠶事驅鳥驅獸非所難也雖傳文指其色或指其性實
一物耳字說桑扈性好集桑故名戶所以明邑所以守也

廣要云鳥獸異類同名者甚多如夏扈曰竊玄禽經竊玄
曰鷹乃是搏擊之鳥山海經有鳥亦名竊脂絕不相類鴟
鴞一名剖葦江東人呼為蘆虎陸農師誤為扈類誤矣須
雅竊脂白以色名然別有肉雀別有竊脂也淮南子與郭
璞青雀之言相符歐陽氏亦有肉食之論然爾雅兩言桑
扈竊脂又有虎鴟則同名者多未可定為脂色也

弁彼鸒斯

朱傳鸒雅烏也小而多群腹下白江東呼為鵯烏斯語詞
也爾雅鸒斯鵯鶋注云山鵲狀如鵲烏色有文采赤觜足皆
赤尾長不能遠飛詩云胡鸒叫呼[illegible]叫而小爾雅小而
腹下白不及哺者謂之雅烏說文雅楚烏也一名[illegible]一名
鵯居秦謂之雅孔疏斯字語詞猶彼也[illegible]

傳以有斯者衍字定本無斯字以為孝標之博學而類苑
鳥部立鸒斯之目是不精也法言頻頻之黨甚於鸒斯亦
賊夫糧食而已言小人之尸祿也丁義于純黑反哺者烏
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雅今俗呼反哺者為慈烏不反哺
者為雅通志雀類差小多群飛食穀俗呼鵯烏鵯音匹聲
相近埤雅方言曰齊宋之間凡物盛多謂之寇郭注今江
東有小鳧其多無數俗謂之寇鳧東都賦曰鶉鵯秋棲鶻
鳩春鳴今衆鳥秋分多群集非特鳥也至春則兩兩而翔
不復群矣里俗謂之分群月令仲秋曰群鳥養羞豈謂是
乎物類志烏雅亦有項白者古有鴉經占吉凶南人喜鵲
惡鴉北人反之師曠以白者為不祥俗呼老鴉亦名大觜
鳥字說能效鸒鳩聲性惡類相值見搏俗名山鵲音鷽構
沮曰赤觜烏鄭樵以為喜鵲誤通雅斯字爾雅已誤況禽
經注言乎俗因作鷽字尤非易林足居楚烏即卑居古卑
與疋通

匪鶉匪鳶

朱傳鶉雕也毛傳鶉貪殘之鳥也說文鷻雕也從鳥敦
聲字異於鶉也許曰鷻雕鳶鷙鳥也鷻鳥異名子師
曠曰南方有鳥名曰羌鷲黃頭赤目五色皆備鷻雕之
大者名鶚漢書音義曰鶚大雕也廣雅鷲雕也禽經解詁
鶚金喙鳥也見則天下兵作擊殺麋鹿爪距長五六寸餘
禁吳鈎埤雅雕能食草似鷹而大黑色俗呼皂雕其飛上
薄雲漢生刻制令大雕翔翔水上捕魚今出沸波攫而食
之一名沸河一名鶚性好峙立不移處[illegible]傳鷙鳥[illegible]

[illegible]以者鳥也六翮乘風輕勁堪
爲[illegible]土黃色似飛挈沙漠中空中盤
旋無細不覩亦能食[illegible]之屬可謂鷙有力矣鷲即大鵰
山海經景山多鷲黑色多力爲經雕以周之鷲以就之又
云淘河在岸則魚沒沸河在岸則魚涌雖貪欲長而額狹
項平頷大項後毛硃生勁疾目睛大滿臉長距子小而近
前主明慧爪近肉麤圓其末纖細主多力蹶千潤王巧捷
不夭鼻大主長飛不乏膝骨大如蒺藜實者上指長小無
圭角者下也指節大而少分成十字上相骨節細平者下
也純金色青潤者上羽淺黑者下也叢林色帶白者上相
黑賊者下也封[illegible]而[illegible]羅者上相細薄者下也[illegible]而滿
深者上相隆起者下也臆圓趺爲上相窄狹爲下尾狹厚

爲上相潤軟爲下[illegible]相同鵰唯頭欲小[illegible]腿欲圓旋毛欲
深味欲側專而[illegible]相亦與鵰同而[illegible]其尾[illegible]翅短爲
異耳[illegible]食諸鳥羽如磨錯[illegible]中有鵰毛必衆
鳥毛[illegible]物解決起而飛[illegible]以翼自斡而止
也[illegible]之類皆言斡爾雅曰[illegible]之鶚玉篇之鶚
蓋[illegible]長出[illegible]鶚之義出於[illegible]之鵰鶚性猛
利鵰性[illegible]也字通鷲徒柏切音閹說文鵰引詩匪鵰
匪鳶鵰鶚一作鷻[illegible]鷻亦作鵰[illegible]毛傳而[illegible]
鵰鶚音形各別[illegible]鵰與鵰[illegible]同
鳶朱傳亦鷙鳥也其飛上薄雲漢會韻解[illegible]鵰也說文
鳶鷙鳥也爾雅鳶鳥醜其飛也翔[illegible]不[illegible]食注不
[illegible]搏擊貪於攫肉又云風翔則風[illegible]之

風[illegible]翔則天大風古詩鳶起知風舞又茅[illegible]嘯愁鳶是
也抱朴子鳶飛在下無力及至乎上聳身直翅而已陶隱
居云鳶飛騰江湖間捕魚食之博物志漢舊儀國送鳶卵
給太官埤雅釋鳥鳶飛也翔高飛曰翔布翼不動曰翔鳶
鵰也與鳳同翔曲禮前有塵埃則載鳴鳶鳶鳴則將風故
也東觀漢紀馬援擊交趾下潦上霧毒氣上蒸仰視鳥鳶
跕跕墮水中鳶鈍者也乘風則高飛魚潛者也乘氣則深
躍列子云墨子作木鳶飛三日不集所謂班輸之雲梯墨
翟之飛鳶也今人乘風放紙鳶令小兒張口[illegible]以洩內
熱蓋放於此舊說觀魚翼而創[illegible]尾[illegible]于古人
仰視[illegible]以前民用其[illegible]如此[illegible]傳載鵲遺毒
仁鳥博逖左傳晉荀吳以鼓子鳶鞮歸並作鳶字夏小正

十二月[illegible]注當作鳶天[illegible]外史嘉陵[illegible]多

鴛鴦于飛

朱傳鴛鴦匹鳥也[illegible]言其止[illegible]爲[illegible]一性馴
偶也[illegible]止[illegible]則雙性馴[illegible]故取之易得古
今注鴛鴦水鳥[illegible]雌雄未嘗相離人[illegible]一者相
思死故謂之匹鳥[illegible]木[illegible]本草食鴛
肉令人美麗夫婦不和與食[illegible]曰有息
鴦鴛有[illegible]蓋見[illegible]雄名爲鴛雌[illegible]大如鶩杏黃
色頭戴白長毛垂至尾尾翅皆黑有[illegible]者
皆[illegible]鴛鴦匹鳥之有恩者[illegible]
思是已二章言左翼者蓋[illegible]
[illegible]而[illegible]則仰左翼飛而下則[illegible]

[illegible]也又[illegible]周宣王時有[illegible]者能養野禽獸雖虎豹
鵰[illegible]無不柔馴者王令毛丘園傳之此寓言也所謂梁鴦
名曰攻鴦鴦在梁下鴦投之義蓋莊列之書每寓名以見
意如梁鴦無足滿前得之類是也楊慎賦此鳩矣別鴦鴦
矣雙一曰鵰好外反鴦好內思[illegible]氏皆[illegible]鴦[illegible]雌雄
相須未止相匹楚詞鴦鴦兮噫雖飛猶[illegible]日食鳥也拔一
正一側戰左翼以相佐於內舒右翼以防患於外左不用
而右使故也

右[illegible]

朱傳鷸雉也微小於翟走而且鳴其尾長肉甚美爾雅鷸
雉郭云即鷸雉也長尾走且鳴說文鷸走鳴長尾雉也乘
輿以尾爲防飾著馬頭上陸疏鷸微小於雉走而且鳴邑

如雉雉尾如雉尾而長其頭上有肉冠冠上裝毛長數寸
如雉在尾角內其美及林麓山下人語曰四足之美有麃
兩足之美有鷸麃者似鹿而小也孔疏鷸是雉中之別名
雉性耿介士相見禮云贄用雉者取其文有時別有倫故
以吟頌女貞之德山海經女几之山多白鷸食[illegible]火爲
鷸尾爲鷸[illegible]云雉之使者爲鷸尾長六尺字說鷸从喬
尾長而走且鳴則其首尾喬如也鄭漁仲云鷸雉即鷸雉
也[illegible]而有五采者鷹要石雉類其多[illegible]雅翠雉首列鷸
雉鷸[illegible]爲鸐雉郭景純以爲四物鄭漁仲以爲一物陸
農師从郭說唆釋鷸又釋鷸然味下文秩秩海雉鷸山雉
似當以鄭說爲正

有鷸在梁

朱傳鵜洿澤也爾雅鵜鴮鸅[illegible]鵜醜鸕鷀埤雅鵜水鳥似
鶚鴞爪如雞性貪惡俗呼禿鶖長頸赤目頭項無毛其毛
辟水[illegible]劉[illegible]賦云[illegible]鵜鶖鷺色蒼青也古今注扶老禿
鶖也大如鶴而大大者高八尺善與人鬬好啖魚蛇說文
禿鶖作鶖俗曰鵜鶖如鶴[illegible]爪如雞取其毛以爲鶖翎食
經扶老強力注食之益人氣力走及奔馬北史魏明帝獲
鶖宮中養之崔光云貪惡之鳥野澤所有養之何爲又类
光以此鳥似鳳皇象類謂後居[illegible]擬非其倫

[illegible]

朱傳[illegible]物如鷹之[illegible]擊[illegible]也爾雅鷹鶆鳩注
鶆[illegible]爲鷞左傳鷞鳩氏是也又鷹色醜其飛也翬注鼓翅翬
翬也月令仲春鷹化爲鳩季夏鷹乃學習孟秋鷹乃祭鳥

王制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陳氏曰仲秋也禮季冬鷙鳥
[illegible]左傳郯子[illegible]少皞氏鳥[illegible]鳩氏司寇也杜
[illegible]爲可[illegible]如鷹鷙
[illegible]曰鷹化[illegible]日鷹乃祭
[illegible]星散爲鷹可[illegible]之日[illegible]有雉鷹
[illegible]鷹一歲爲黃鷹二歲爲撫鷹[illegible]鷹獲鷹周
鳥[illegible]鷙殺之鳥大戴禮正月鷹化爲鳩鷹也者
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其殺之時也善變而之仁故其言
之也[illegible]不仁故不言其[illegible]鷹也文選
[illegible]蠱搏擊王鷹隼之類也春秋考異郵金伐木
[illegible]弘景曰虎聞[illegible]見形而[illegible]祭邑
月令鷹化爲鳩[illegible]也[illegible]

[illegible]而不鬬鷙鷹不擊伏鶴不擊雌焦氏易林鷹捷疾搏伏雀往來隋魏彥深賦資金方之猛氣擅火德之[illegible]精陪重十字尾貴合盧立如植木望似愁胡[illegible]觜等[illegible]亦有白如散花赤如點血大文若錦細斑[illegible]眼類明珠毛猶霜雪身重若金爪剛如鐵生於窟則[illegible]巢於木是常立雙骹長則起遲六翮短則飛急毛衣[illegible]欣色無常寅生酉就總號爲黃二周作鷂[illegible]日成鷹[illegible]體大雄則形小還犬鷹猜得人馴擾埤雅[illegible]音拔兒切次赤也鷹鶴二年之色也頂有毛角微起今通謂之角鷹凡鷙鳥雛生而有慧出殼之外即於巢外放條大鷙恐其墮及爲日所曝損乃取帶葉枝插巢[illegible]防其外墮及作陰凉也十日後枝枯悴其雛大可取裴氏新書虎豹無事行部若將不勝其驅鷹在衆鳥之間若睡寐然故積怒而全剛生焉越之滅吳用此道也埤雅[illegible]若其類相語謂之咻啾今三館書有味激三[illegible]及醫療之術咻音以麥反鳥獸考鷹類甚衆[illegible]者以鷹名然角鷹有二種一種青脚有毛一種兩腳無毛名鵰[illegible]鷹鵰野食就蘇味道王方慶並爲鳳閣侍郎或問郎中張元一答曰蘇九月得霜鷹王十月被凍蠅

鳧鷖在涇

朱傳鳧水鳥也倉頡解詁鷖鷗一名水鴞形色似白鴿而群飛[illegible]日食小魚潮至則翔水鄉以爲信故爲[illegible]足[illegible]不知所以自容也晉中興說鷗湖澤鳥[illegible]海鷗在淡海中隨潮上下常以三月風至乃還洪[illegible]生卵似雉[illegible]色青頸知風雲若牽飛至[illegible]以此爲候謂之[illegible]以名[illegible]大如鴿[illegible]荷葉之上[illegible]鷗好浮故一名漚[illegible]子海上之人好鷗者每旦從漚[illegible]其父欲取之明日之海上漚兒舞而不下今字從[illegible]人加之也[illegible]鷗色青黑亦有[illegible]書故鷗[illegible]一聲之轉實一物凡鵝鴈鳧鷗鶩鴦鸂鶒鷖鷿鷈之鳥皆能浮湛湛而求魚必伏氣不息勢不能久相如傳有[illegible]鷺通作翳羅頸引陸璣叢言鳧散大而來江南人常以練擣塗杖得兒

鳳凰于飛

朱傳鳳凰靈鳥也雄曰鳳雌曰凰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釋鳥鶠鳳其雌凰大戴禮羽蟲三百六十鳳凰爲之長禮運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鳳以爲畜故鳥不獝說象鴻前麟後蛇頸魚尾鸛顙鴛思龍文龜背燕頷雞喙五色備舉出東方君子之國翱翔四海之外過崑崙飲砥柱濯羽弱水莫宿風穴文字從鳥凡飛則群鳥從以萬數故鳳古作朋字郭鶠也許慎說鳳凰一名[illegible]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在天爲朱雀[illegible]傳天老曰鳳首帶德頸揭義背負仁心入信[illegible]正尾[illegible]小音金大音鼓食有質飲有儀往必擇所飢不妄下其鳴也雄曰節節雌曰足足[illegible]論語摘襄聖曰鳳有六像[illegible]日[illegible]也[illegible]

者方也尾像緯者五色具也口包命者不妄鳴也心合度皆進退精也耳聽達者居高明也舌詘伸者能變皆也彩色光皆文采呈也冠矩朱者南方行也距銳鉤者武可稱也音激揚者聲遠聞也腹文戶者不妄納也山海經南禺之山有鳳凰鵷雛丹穴之山有鳥如雞五采而文名曰鳳凰首文曰德翼文曰義背文曰禮膺文曰仁腹文曰信飲食自然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安寧又曰軒轅之丘鸞自歌鳳自舞三輔決錄蔡衡對光武云凡鳳有五多赤色者乃鳳多黃色者鵷雛多青色者鸞多紫色者鸑鷟多白色者鵠禽經鳳青謂之鶡赤謂之鶉黃謂之焉白謂之鷫紫謂之鷟埤雅鳳凰不啄生蟲不折生草不羣居不旅行不罹網羅乾鵲斷舌則坐歎孔雀拍尾則立舞人勝之也鸑入

伏而歌鳳入朝而舞天勝之也爾雅注鳳鳥之美者能君其類鳳美而不大能乘雲鳳乘風故謂之鵬但也衆鳥俱服焉字說鳳鳥有文河圖有畫非人爲也宋玉對鳳凰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翱翔乎窈冥之中藩籬之鷃豈能料天地之高哉荀子詩曰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凰樂帝之心抱朴子古者太平之世鳳凰居其國而生乳至夏后氏食卵鳳始去之呂氏春秋黃帝聽鳳凰之鳴以別十二律使伶倫制十二筩雄鳴六雌鳴亦六比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爲律本少皞氏設鳳鳥之官以爲歷正舜作簫以象之故簫韶九成鳳凰來儀禽經皇以鳴鳴鳳凰以儀儀皇儀匹也衛詩實維我儀是也又鳳靡鸞吪百鳥瘞之註鳳死曰靡鸞死曰吪左傳鳳鳥氏

司曆杜預云鳳知時故以名曆官中候握河紀堯即政七十載鳳凰巢阿閣讙樹言讙譁在樹也又帝舜云朕惟不又百獸鳳晨注可晨鳴也白虎通黃帝之時鳳凰蔽日而至春秋合誠圖黃帝遊玄扈洛水上鳳凰銜圖至帝前帝再拜受圖瑞應圖鳳凰仁鳥王者不刳胎剖卵則至元命包火離爲鳳運斗樞天樞得則鳳凰翔五行傳貌恭體仁則鳳凰翔斗威儀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鳳凰巢於林苑樂叶圖徵云五音克諧各得其倫則鳳凰至又曰五鳳爲瑞者一其四似鳳並爲妖一曰鷫鷞至則役之感二曰發明至則喪之感三曰焦明至則水之感四曰幽昌至則旱之感夫旣稱爲瑞豈應爲孽且說象亦稱鳳與四者爲五方之神鳥矣蓋漢儒欲夸大其辭指爲希世之珍夸而無

驗極而必反則又指之爲孽皆無足據又漢書云凡五色大鳥多羽蟲之孽是則異鳥之不知名者漢世多鳳凰或者即此類可追鳳之耶淮南子二皇鳳至於庭三代鳳至於門周室鳳至於澤德彌麤所至彌遠德彌精所至彌近京房易傳鳳凰高丈二鶡冠子鳳鶉火禽陽之精德能致之其精畢至南思州北甘山壁立千仞鳳凰巢其上過大風而或飄墮其雛小者如鶴而足差短山海經有鳳丸山伊尹書丹山之南有鳳之丸注丸音卵又鳳凰棲止處擲土三尺如圓石白似卵者名鳳凰臺集韻鳳或作鷃通作皇周禮掌次設皇邸註皇羽覆上邸後版染羽象鳳凰羽色以爲之黃休曰書家作字省文如鳳皇皆夾翮郎下一字俱省其例皆起於六書建類如乞字從乙聲而乙弋字

非弋聲以弋爲類鳳從凡聲而皇非凡聲以凰爲類也

肇允彼桃蟲

朱傳桃蟲鷦鷯小鳥也鷦鷯之雛化而爲鵰故古語曰鷦鷯生鵰言始小而終大也爾雅桃蟲鷦其雌鴱其雄鷦又曰鳥鷦鷯剖葦說文曰剖葦食其中蟲方言桑飛自關而東謂之工爵或謂之過蠃或謂之女匠謂之宛鴂自關而西謂之桑飛或謂之襪爵郭璞曰即鷦鷯也陸疏其喙如錐取茅莠爲窠以麻紩之縣著樹枝或一房或二房鄭箋鷦之爲鳥題肩也又陸疏今鷦鷯是也微小於黃雀其雛化爲鵰故俗語鷦鷯生鵰爾雅又曰桃蟲鷦其雌鴱郭璞曰鷦鷯桃雀也俗呼爲巧婦即此曰是鷦鷯小鳥而生雕鶚者張華鷦鷯賦蓬藁蒙籠是焉遊集飛不飄揚翔不翕集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說苑云鷦鷯巢於葦苕繫之以髮鳩性拙鵲性巧故有巧婦女匠之名詩紀一說他書初爲鼠後爲虎不必負此桃蟲化爲雕

天命玄鳥

朱傳玄鳥鳦也春分玄鳥降高辛氏之妃有娀氏女簡狄祈於郊禖鳦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事見史記毛傳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帝與之祈於郊禖而生契鄭箋鳦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宋儒曰契生堯代舜始舉之必非嚳子以其父微故不著名其母有娀氏與宗婦二人浴於川中非帝嚳次妃明矣蘇老泉曰史記載行浴吞卵事神奇妖濫不亦甚乎使聖人有異於眾亦天地必將儲陰陽之和積元氣之英以生又焉用此微禽卵哉卵豈於何取而吞之簡狄其喪心乎毛公之傳詩以鳦降爲祠郊禖之候及鄭箋而後有吞踐之事遷之說出於疑詩鄭又出於從遷甚矣其以不祥誣聖人也金仁山曰長發祫禘之詩也不過推契始受封有國開有商一代之基未見其爲嚳子也豈以太史克有高辛才子之傳有娀人稱嚳之說遂繫之歟然以頌次之則史似亦不可信矣

詩傳名物集覽卷二

名物集覽卷三

黃岡陳大章雨山撰錄

獸

長馬虺隤

說文云馬怒也武也象馬頭髦尾四足之形石建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四不具是也馬一歲曰馰二歲曰駒三歲曰駣八歲曰馴高六尺曰驕七尺曰騋八尺曰龍易曰乾為馬地類行地無疆又乾為良馬又賁如皤如白馬翰如言未受飾於物也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戎馬齊馬道馬田馬駑馬天子十有二閑六種邦國六閑四種家四閑二種凡大祭祀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其屬有趣馬巫馬牧師廋人圉師圉人之官爾

雅絕有力又云宗廟齊毫戎事齊力田獵齊足左傳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又冀之北土馬之所生春秋說題辭地精為馬應陰紀陽以合功故人駕馬任重致遠利天下月度疾故馬善走埤雅古者天子乘龍諸侯乘馬故易以龍敘乾以馬明坤而天子乘龍東六諸侯乘四白虎通天子駕六者示有事於天地四方也莫若乾六車坤六馬列子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則古有駕六之制矣故書曰凜乎若朽索之御六馬春秋考異郵陰合於八八合陽九八九七十二二為地地主月月精為馬月數十二故馬十二月而生造化權輿曰馬陽起先前足臥先後足王物論馬生於午稟火氣火不能生木故馬有肝無膽膽木氣也相馬經馬頭欲得方目欲得明脊欲彊腹欲

腹下欲平長跟欲高鼻孔欲大口中欲得赤膝骨圓而長耳欲得促近而前豎小而厚凡相馬之法先除三羸五駑乃相其餘又云馬生一日墮地無毛行千里舉一肋行五百里尋筋豎者千里與骨如圖麴三闘莫速但知所發不知所宿也一筋從玄中出謂之上筋玄中者目上陷如井字舊說相馬望之大就之小筋馬也望之小就之大肉馬也可視見口旁視見胸後視見足駿馬也毛束皮皮束筋筋束肉肉束骨五者兼備天下之馬也莊子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又云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馬援銅馬式表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兵甲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

肅肅兔罝

爾雅兔子㝹其跡迒絕有力欣廣志兔大者曰㲋禮記祭宗廟兔曰明視又云食兔去尻又兔八知然不基雉兔皆有毛周禮加豆之實芹菹兔醢典略兔者明月之精春秋運斗樞玉衡星散為兔又曰行失瑤光則兔出月瑞應圖王者恩加耆老則白兔見視茂門亦多只論衡兔舐雄毫而孕及其生子從口中出說文凡字所多左顧朝陽也獸多右顧望月也兔反顧而左月出於西光照則東出也博物志兔望月而孕口中吐子張衡靈憲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象兔蛤抱朴子兔壽千歲滿五百歲則色白埤

稚吐而生子故謂之兎兎吐也楚辭顧兎在腹言顧兎居
月之腹而天下之兎望焉于是感氣一曰兎目不瞬視桂
毫而孕今孔雀亦合而先儒以孔雀聞雷而孕則兎雖舐
毫其感孕則以氣理或然也月缺也故兎口缺咀嚼者九
竅而胎生獨兎雌雄八竅兎嘗竊必背丘相通所在三窟
內則曰狼去腸狸去脊兎去尻狐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鼈
去醜鄭注爲其不利人也說文無兎字以兎爲兎兎生自
口口出宜有雷難吐而後兎故字通爲兎俗作兎非是今
産乳曰兎且兎前足卑後倨其形俛故俛又從兎也冕亦
從兎說者以爲位彌高而志彌俛其以此乎抱朴子山中卯
日稱丈人兎羅氏云冬月惟齕木皮至春草長麥繁而肉
反不美凡野獸有毳惟兎足底皆毛說建毛性狡良兎曰

東郭㕙與韓盧同走馮諼以比孟田文今兎之所處其穴
常爲三竅相通獵者攻之穎自穴出然其背自後入出穴
中古今注兎口有缺尻有九孔今兎從文從九蓋生於兎
也主物簿云孕環之兎懷於左腋毛有文彩間色至百五
十年當轉環於腦能隱形人不復見矣博物志孕婦食兎
令兒口缺俗語云兎無雄亦或謂兎吮毫而生然考之古
樂府雄兎腳撲擻雌兎眼迷離兎有雌雄明矣月也又
爾雅兎子曰娩注俗呼曰蹶竹書紀年宣王三十年有兎
舞鎬京古者以爲不祥[illegible]使兎漢
靈帝命作翻車渴兎首白[illegible]以氣引
水上也皆取兎前後拱之象[illegible]京山
曰決闕也豈以闕脣而[illegible]歐陽[illegible]從兎字

加一點俗作兎兎並非

言秣其駒

朱傳馬之小者爾雅玄駒注小馬別名毛傳五尺以上爲
駒周禮校人春執駒將事於四海山川則飾黃駒廋人掌
教駣攻駒鄭司農注馬三歲曰駣二歲曰駒禮月令仲夏
游牝別羣則縶騰駒毛詩疏騭也埤雅傳曰大夫乘駒蓋
駒血氣未定有蹄齧之虞故大夫乘之說文從句字音拘
以駒血氣未定宜拘執之焉爾淮南子方馬爲草駒之時
人不得制及至圉人優之良御教之雖歷險超塹弗敢辭
馬聾蟲也而可以通氣志按晉惠帝時童謠城東馬子莫
嚨哅比至來年纏汝鬉永元童謠野猪雖嗃嗃馬子空聞
嚨哅聞采皆狀馬駒也漢書重馬傷耗注謂馬懷孕者

麟之趾 定 角

朱傳麟麕身牛尾馬蹄毛蟲之長也爾雅麐麕身牛尾一
角京房易傳麐麕身牛尾狼額馬蹄有五采腹下黃高丈
二廣雅麟含仁懷義音中鐘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遊必
擇土翔必後處不履生蟲不折生草不羣居不旅行不犯
陷穽不罹罘罝文章彬彬尚書中候帝軒題象麒麟在囿
孝經援神契德至鳥獸則麒麟臻春秋繁露恩及羽蟲則
麒麟至大戴禮毛蟲三百六十麟爲之長禮記麟鳳龜龍
謂之四靈麟以爲畜則獸不狘註狘驚走也又天地不愛
其寶鳳凰麒麟皆在郊棷騶虞子麟者玄枵之精德能致
之其精必至春秋哀十四年西狩獲麟有以告者曰有麕
而角者孔子往觀之曰孰爲來哉于是作春秋按七篇

五事一曰言於五方屬金故天應以金方之獸是其義也
何法盛徵祥記麒仁獸也牡曰麒牝曰麟牡鳴曰逝聖牝
鳴曰歸仁夏鳴曰扶幼秋鳴曰養綏毛傳麟土畜也信而
應禮以足至者也箋麟角之末有肉示有武而不用京房
曰麇身馬蹄五彩終邑月令天宮五獸中有大角軒轅麒
麟之仁麟生於火游於土故脩其母致其子五行之精也
視明禮修則麒麟臻春秋運斗樞機星得則麒麟生萬人
壽春秋合誠圖歲星散爲麟感精符麟一角明海內共一
主也王者不刳胎不剖卵則出於郊又云明王動則有義
靜則有容乃見孔演圖蒼之戚也麟不榮也麟木精也宋
均注麟木精生水故曰陰水氣好土土黃木青故麟色青
黃不榮謂見絨也禮斗威儀君秉金而王其政平麒麟在

郊瑞應圖麟王者之嘉祥食嘉禾之實飲珠玉之英王隱
晉書大始元年白麟見羣獸皆從埤雅狼額赤目五蹄似
麕圓頂一角不角者麒然則麒從騏省不角故也爾雅麐
麟性能避患不妄集其遊於郊藪也以爲萬物得其性大
平之驗後世論者紛紛不一或謂其有翼能飛又善鬪蓋
若麕麇鹿之屬矣淮南子麒麟鬪而日月蝕蓋歲星散
爲麟歲失其序則麟鬪麟鬪則日月蝕矣麟善走故良馬
亦名麒麟王義曰傳鮮四靈多矣獨以麟爲與麟於五常
屬信爲瑞則應禮故以附公子信厚而與禮相應也鄭箋
公子與禮相應有似於麟服虔曰視明禮脩而麟至思睿
信立而虎擾言從義成則神龜在沼聽聰知止而名山出
龍貌恭體仁則鳳凰來儀羅氏曰麟只如麏麇之屬後世

之皆妄司馬相如賦曰射麋腳麟此麟并州界有之
大小如鹿歐陽五代史曰麟鳳龜龍王者之瑞而出於五
代之際又皆萃於蜀吾固知其非祥也昔漢武帝幸雍祀
五畤獲白麟以爲上帝而覽皆疑之夫獸而一角固麟
矣何疑焉夫武帝有一獲獸而不能用乃以白麟赤鴈爲
祥二子非疑之蓋譏之也晉書大始白麟見麟非必德盛
政平而後見也爾雅翼辨後世論麟之誤而不能不惑於
日蝕之說不知月掩日而日爲之食月亢日而月爲之食
春秋屢書日食豈皆麟鬪乎六書故曰陸璣謂麟不踐生
草不履生蟲果何食乎不羣居不侶行是孤德也王者至
仁而後出何爲見獲於鉏商至音中鍾呂行中規矩愈牽
誕矣按此說足正諸家之謬直稱爲仁獸可也麟字石經

春秋作麟公羊作麐穀梁亦作麟精藴作麐當以春秋公
羊爲正
趾朱傳足也麟之足不踐生草不履生蟲說又止下基也
象草木出有址故以止爲足釋名云趾止也言行一進一
止也字書足指古作止後人加足
定朱傳額也麟額未聞或曰有額不以抵也爾雅定題郭
注額也名物解始於趾終於角言德以升進爲美也易曰
德言盛故足許每況愈上
角朱傳麟一角角端有肉終無傷觸角義內設武備而不
用說文角獸角也象形角與刀魚相似周禮角人掌以時
徵齒角凡骨物於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爾雅角謂
之觷又云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詩經曰有足蓋

宜以觡可以踶而不踶有𧢼者宜抵觡可以抵而不抵有角者宜觸觡可以觸而不觸漢書律五音之角曰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獸角其義亦同黃山谷云麟有趾而不踶有定而不抵有角而不觸麟哉麟哉今人以一朝之忿棄身辱親嗚呼人中有獸獸中亦有人

誰謂鼠無牙

說文鼠穴蟲之總名也象形易艮爲鼠春秋運斗樞玉衡星散爲鼠左傳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呂氏春秋周鼎著鼠令馬履之謂其不陽也說文鼫鼠伯勞之所化埤雅鼠有齒而無牙性疑出入多不果故詩兩端謂之首鼠又鼠類最壽俗謂之老鼠是也鼠一名鼬南陽人呼鼠爲鼬今一種鼠見人則交其前足而拱

謂之禮鼠亦謂之拱鼠詩曰相鼠有體或取諸此乎傳窮鼠嚙狸蓋鼠窮則鬭也鼷鼠有螫毒者甘口齧人及鳥獸皆不痛春秋食郊牛之角者也博物志鼠之最小者或云甘鼠是也莊子鷾鳾以車馬樂鷃以鐘鼓傳曰蜂蠆不社鼷不灌鼫鼠兔首似鼠而大能人立交前足而舞害稼者一名雀鼠廣雅云鼫鼠𪕊鼠是也易曰晉如鼫鼠貪而畏人無所守是也鼬鼠健於捕鼠似貂赤黃色大尾俗謂之鼠狼廣雅曰鼠狼鼬也一名鼪莊子所謂騏驥捕鼠不如狸狌今栗鼠似之蒼黑而小取其尾毫可以製筆世所謂鼠鬚栗尾者其鋒乃健於兔栗鼠若今竹鼺之類蓋鼠食竹故名燕山錄黃羊以鼸黃鼸以蛟言性類相感皆火易熱也鼩鼠一名鼱鼩一名鼸鼩似鼠而小東方朔曰鼱鼩

以飛者也鼯鼠即仙州所謂夷由狀如小狐似蝠肉翅毛紫赤色脇短爪長飛且乳者亦謂之飛生或曰一名飛鸓狀如兔而鼠首以其髯飛生食煙火能從高赴下不能從下升上荀子曰鼫鼠五技而窮馬融曰猨蛙晝吟鼯鼠夜叫即此爾雅西方有比肩獸其名曰蟨即蟨鼠也鼠前而兔後趨則頓走則顛又鳥鼠山鳥鼠同穴爲雌雄杜詩所謂山空鳥鼠秋也郭氏曰鼠百歲化爲蝙蝠其大如鳥人食之呼曰家鹿俗稱耗蟲抱朴子鼠百歲則色白善憑人而卜名曰仆知一歲事雲仙志山中謂鼠爲社君又火鼠生岸旁冰鼠生北荒積冰下皮毛柔可爲席又火鼠出西域及南海火州山甚大取其毛績之爲火浣布述異記西域有鼠國商賈過其地不祈祀則齧人衣又河南禹州雪霽山

有鼠寸餘香如麝踰大路即死又說苑社鼠不熏李斯傳廁鼠倉鼠灌夫傳首鼠兩端又物多畏者惟鼠故曰鼠憂名物疏鼠種類最多爾雅鼢鼠地中行者廣雅謂之鼹鼠方言謂之犂鼠者也鼸鼠以頰裏藏食大戴禮所謂田鼠也鼷鼠似鼬之尾也鼩鼠一名鼱今之鼠狼也鼫鼠五技鼠即鼫鼠之頭鼠鼨鼠豹文鼠終軍所識者也鼰鼠如鼠而大說文䶂似鼮鼠也鼣斬鼣鼠似蚊雖者也鼲可作裘今之鼲鼠也鼶竹鼠也鼧胡地鼠跋也沙鼠今之黃鼠也甘肅志涼州有兀兒鼠尾若贅疣有鳥曰本周兒似雀色灰白與兀兒鼠同穴郭注爾雅鵌如鼠而短尾鼵似鵲而小黃黑色穿入地三四尺鼠內鳥外在隴西首陽縣孔氏云共爲雌雄首陽在今熙州渭源縣屬臨洮府

牙朱倚牙牡齒也說文牡齒象上下相錯之形徐曰於
齒爲牡也釋名牙樝牙也隨形言之字林齒偏人與物之
通稱陸氏曰鼠有齒而無牙王氏謂雀穿屋以角而實無
角其誣易見鼠穿墉而實有牙其誣難知毛山以爲鼠無
牙謂無牡齒耳觀此則說文之解益信朱許璉曰四古牙
字象獸參差露牙口外形而不相值故三之按獸與人異
類然人亦有牙何得專象獸也

羔羊之皮

朱傳小曰羔大曰羊所以爲裘大夫燕居之服說文羔羊
子也羜五月生羔也䍮六月生羔也羍七月生羔也䍽羊
未卒歲也周禮春行羔豚禮記仲春獻羔開冰宗伯以禽
作六摯卿執羔注羔取其羣而不失其類士相見禮上大

夫相見以羔注云羔取其從帥羣而不黨也春秋繁露凡贄
卿用羔羔有角而不用如好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啼類
死義者飲其母必跪類知禮者故羊之爲言猶祥故以爲
贄禮記羔裘緇衣以裼之鄭注諸侯視朝之服禮記疏凡
在朝君臣同服小羔大羊對文爲異此說大夫之裘宜兩
言羔兼言羊以協句名物說羔裘古之視服周禮王祀昊
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鄭注黑羔裘也其
五冕之服亦可用黑羔裘鄭注論語以羔裘諸侯視朝之
服在朝君臣同服則卿大夫之朝服亦緇衣羔裘也凡裘
人君用全其臣則褏飾爲異鄭風云羔裘豹飾是也鄭注
鄭風緇衣云居私朝之服皆以卿士朝於天子服皮弁服
其適治事之館改服緇衣此私朝在天子宮內非謂緇衣

羔裘爲大夫燕居之服也朱子釋此章云大夫燕居之服
其釋檜風羔裘逍遙又云諸侯朝服羔裘必用黑者衣裘
同色也既用緇則羔必是黑或云羔取其有禮黑取其合
道以道行禮以禮成道先王之所尚也余雖頑以爲羔裘
用白素絲亦因羔裘之色今人束注疏於高閣幾不知燕
服朝服之別與羔裘爲何色矣禮天子卒食玄端而居諸
侯適小寢釋服鄭注云釋服服玄端此玄端緇衣朱裳則羔
裘乃天子諸侯之燕服也其卿大夫燕居之裘則用狐貉
論語云狐貉之厚以居鄭注在家接賓客始飽所云羔裘
也陳祥道云古者行禮之裘必以羔與麛燕居之裘必以
狐與貉雖庶禮家人君狐白視朝之言然亦可知羔裘爲
禮服矣

說文羊祥也象頭角足尾之形牂牝羊也羒牡羊也孔子
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羊在六畜主給膳也羊大則美故
從大羸瘦也从羊以瘦爲病故羸從羊 角不齊觭角
三觭羒羳羊黃腹羥羊絕有力奮禮記祭 家羊又曰大
夫無故不殺羊又云大夫殺而 毛而毳羶皆物
之不可食者易羝羊觸藩羸其角周禮羊人掌羊牲凡祭
祀飾羔又云凡賓客共其羊又曰羊人掌羊牲凡祭祀飾
其羔羊登其首又云冬行鱻羽 春秋說題辭羊祥
也合三而生以養士也故羊高三尺五行 一人明
有羊禍尸子云大羊爲羬六尺爲羭 性 敬於
爲羣大爲獨也羊 以一 爲 人
所謂羣羣者是也非人之羊頭鄭氏儀禮 云

後帥蓋謂此矣易曰兌爲羊兌陰在上故羊性前逆牛性前順詩曰羊牛下來先羊而後牛者晚出早歸常先於牛故也合璧事類羊褐白黑二色亦有青者南人所罕見爾雅吳羊牝一歲曰羜二歲曰羝一歲曰牸二歲曰牂吳羊犗曰羯羖羊犗曰羯古今注羊一名髯鬚主簿左傳宋華元將與鄭戰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楊朱曰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箠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隨之則不能矣莊子臧與穀牧羊而俱亡其羊臧挾筴讀書穀博塞以遊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虞衡志英州多仙茅羊食之舉體化爲筋不復有血肉名乳羊

皮革朱傳革猶皮也周禮掌皮掌秋斂皮冬斂革遂以式

法頒皮革於百工共其毳毛爲氈以待邦事又云荊州其利齒革考工記攻皮之工函鮑韗韋裘函人爲甲鮑人之事望而眡之欲其荼白也進而握之欲其柔而滑也卷而摶之欲其無也也眡其著欲其沈也察其線欲其藏也韗人爲皋陶搉名皮被也被覆體也又剝取獸革生曰皮理之曰革柔之曰韋莊子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然且不免於網羅機辟之患皮爲之災也說文剝皮治去其毛曰革革更也正義對文則皮革異散文則通司裘曰大裘飾皮卑謂革輅去毛得稱皮明是有毛則稱革故攻皮之工有函鮑韗韋裘是皮革通言也爾雅革中絶謂之辨革中辨謂之韏注辨中斷皮也韏復分半也又[illegible]北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注虎豹之屬皮有文采者左傳宋

城者謳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

野有死麕

朱傳麕麞也鹿屬無角爾雅麕牡麌牝麜其子麆其迹[illegible]絶有力豜郭璞云詩曰麀鹿麌麌鄭康成注即謂此也[illegible]連言耳說文麕麞也埤雅齊人謂麕爲麞麞如小鹿而美故從章章美也易曰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古之制字如此麞從章麕從囷其義一也語曰四足之美有麃麃即麞也或曰麞性善驚故從章吳越春秋曰章者偉偉也若麕鹿皆健駭而麕性膽猶怯飲水見影輒奔道書曰麕鹿無魂又曰麕鹿白膽善怖或曰麋性喜聲音麕性喜文彩故麋從米麞從章今獵戶以彩服舞麞麕麕性喜山善聚善散故從囷囷聚也亦散也埤雅麞極能走然未及鹿大

者不過二三十觔老則牙見於外淮人謂之牙麞本草圖經大麞毛長狗足名麢麞稗史多麞其經名今陂澤淺草中多有之有有牙者有無牙者牙不能噬[illegible]今江鹿有角而不能觸麞有牙而不能噬呂氏春秋使麞疾走馬弗及也而得之者時順也[illegible]名物解考工記山以麞水以龍言者不必以龍其山必以麞也蓋麞性喜山麋性喜澤鹿性喜林博物志曰[illegible]草而食其場成爲名曰麋[illegible]語曰市無赤米而囷鹿空虛先儒以爲囷曰囷[illegible]鹿亦聚聚故因或謂之鹿正字通[illegible]文不文作麕今經史通用麕

野有死鹿

朱傳鹿獸名有角爾雅鹿牡麚牝麀其子麛其迹速絕有力麉說文鹿解角獸羣萃善走者也易卽鹿無虞周禮朝事之豆膋菹鹿臡禮記仲夏鹿角解又云居澤以鹿豕爲禮謂之不知禮又云鹿脯麋脯麕脯皆有軒左傳鹿死不擇音挺而走險急何能擇字統鹿性驚防分背而食以備人物之害孝經援神契德至鳥獸則白鹿見瑞應圖王者孝白鹿見又明惠及下則見春秋歷命序皇神駕六飛鹿化一百歲瑋琚鹿分背而食食則相呼羣居則環其角外向以防物之害已故詩以況君臣之義而毛詩草蟲經曰鹿欲食皆鳴相召志不忘也周官視朝則皮弁服正以鹿皮爲之鹿愛其類出於天性也爾雅麋曰其跡躔鹿曰其跡速麕曰其跡解兎曰其跡远豕曰其跡刻狐曰其跡內

蓋麋性迷惑故跡躔而不解麕性散驚故跡解而不躔鹿善决驟故跡速而不內狐善逃疑故跡內而不速豕性追突故其跡刻兎性跳躑故其跡远今兎將伏輒跳躑擺跡人反以此得之韓子曰蜂如兎得跡安用東西跳也韓子馬似鹿者千金雅翼古稱馬之似鹿者直百金今判是之地其鹿絕似馬當解角時望之無辨土人謂之馬鹿是知趙高指鹿爲馬蓋以類耳鹿無枝解角有枝曰解夏則解角而易毛冬則角長而毛深古伏羲之世麗皮爲禮按說文麗韻云鹿旅行也鹿之性見食則急而旅行禮麗皮蓋鹿皮云家語四九三十六鹿主律律主鹿鹿故六月而生運斗樞瑤光星散爲鹿衛波傳鹿生三年其角自墮史記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爲幣直四十萬王侯朝會聘享必以爲幣鹿皇述異記鹿千年爲蒼鹿又五百年爲白鹿又五百年化爲玄鹿成帝時中山人得玄鹿烹而視其骨皆異色仙者說玄鹿爲脯食之壽二千歲王物論云鹿者仙獸常自保樂性從其雲泉至六十年必懷瓊於角下角有斑痕紫色如點行或有涎出於口不復能急走也鹿藏玉而角斑魚懷珠而鱗紫方諸內未有不形諸外也物類考鹿林獸也性喜林牡者有角孕於仲秋生於春沈括云北狄有駝鹿極大色蒼黃無斑角又堅瑩如玉山海經杻陽之山獸如馬白首文如虎赤尾音如謠名鹿蜀佩之宜子孫山谷云胡居士常言鹿性驚烈多別良草食葛葉等九物餘則不嘗凡餌藥者勿食鹿肉以鹿常吹解毒之草也小爾雅曰鳥之所乳謂之巢

雞雉所乳謂之窠兎之所息謂之窟鹿之所息謂之場本草鹿陽獸夏至得陰氣而解角從陽退象本草麂一名斑龍乾寧記云鹿與遊龍戲必生異角麂得稱龍以此

無使尨也吠

朱傳尨犬也爾雅犬生三猣二師一玂未成毫狗絕有力狣狗四尺爲獒易艮爲狗說文犬狗之有縣蹏者也狗叩也叩氣吠以守也尨犬之多毛者也左傳固狗之瘈無不噬也說文狡犬多毛也猲短喙犬也猣犬吠不止也獒犬人心可使也猏壯犬也狄赤犬也呂忱字林獹韓盧宋鵲大也猏健虎犬也何承天纂文守犬爲犢瓏西以犬爲猇獫猲皆多毛犬也獟猘豱屈尾犬也公羊靈公有周狗謂之獒春秋考異郵七九六十三陽氣通故斗運狗三月而

生陽主於三故狗各高三尺宋均注狗斗精之所生也穆
天子傳天子之走狗百里執虎豹風俗通狗者金畜五行
傳雞畜之有冠翼者屬貌大畜之以口吠者屬言羊畜之
遠視者屬視豕畜之居閑衛而聽者屬聽牛畜之任重者
屬思埤雅犬有三種一者田犬二者吠犬三者食犬食犬
若今菜牛也名物解犯金獸秋得氣之正故天子於秋食
之全為則攸字從阜畜之成毫則剛果而善相愿未成豪
則能吠而已能吠而大故謂之尨

壹發五豝

朱傳豝牡豕也陳氏曰按毛傳牡恐當作牝爾雅豕牝豝
彙五尺為豝小爾雅豵豬也其子曰豚大者謂之豝說文
二歲能相把挐也古今注漁陽以大豬為豝字說豝所謂

婁豬巳豬婁也埤雅凡六畜之屬皆見於釋畜惟豕見於
釋獸以豕者通田豕之名故別異之詩云彼茁者葭一發
五豝于嗟乎騶虞然則豝牝豕之小者故又謂之小豝言
豝取害稼之物亦必待其成所以為仁也名物疏羅氏云
牝豕之小者對大豕而言若對豵則豝為大矣抗二章經
肯茁葭高故有豝葭蓬叢低故有豵葭茁文一歲為
豵一歲為豝之說始有所妨也廣雅云獸一歲為豵二歲
為豝三歲為肩四歲為特則豝豵之名可通於羣獸也

于嗟乎騶虞

朱傳騶虞獸名白虎黑文不食生物者也毛傳義獸也白
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山海經林氏國有
珍獸大若虎五彩畢具尾長於身名曰騶吾乘之日行千
里封禪書圖騶虞之珍羣頌曰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
黑章其儀可喜旼旼穆穆君子之態晉郭璞贊雖獸五彩
尾參於身矯足千里倏忽若神是謂騶虞詩歎其仁吳薛
綜頌婉婉白虎優仁是崇飢不侵暴困不改容然感揚德
悄悌之風中興微祥說騶虞仁獸也其尾參倍狀如虎而
白色嘯則風興犧身如雪而無標者是也近代所謂白虎
者皆班而虎文爾雅所謂彪虎耳瑞應圖白虎仁而不害
王者不暴虐恩及行葦則見河圖括地象令嘗野中有玉
虎晨鳴雷聲聖人感期而興埤雅騶虞西方之獸而名之
曰虎則宜以殺為事今反不履生草食自死之肉蓋仁之
至也漢武帝時建章宮後有異物出形狀如麋東方朔云
此騶牙也古者音聲之假借以牙為吾則騶所云即詩之

騶虞矣司馬子賦囿林氏之騶虞擾麋馬螭黃蓋此獸佼
遠故以馬之健者比之淮南子屈商拘文王於羑里散宜
生以間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以獻於紂雞斯
神馬也禮射義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韓詩說騶虞
天子掌鳥獸官賈誼傳古有虞騶者天子之囿也賈誼新
書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吳今季秋天子
乃教田獵命僕及七騶咸駕鄭氏云七騶謂趣馬王禹偁
官駕說者左傳晉悼公使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舜典
益作朕虞周有山虞澤虞大田獵萊山澤之野按騶虞舊
說皆以為義獸朱子云騶虞未來只可解做獸名以于嗟
麟兮之類可見歐陽獨引賈誼之言以為騶者文王之囿
虞其官也謂此詩美春田之盛上句發矢射豝下句[illegible]歎

騶虞不食生物乃是刺其留騶虞之不若也何贊美之有
又退齋詩補傳言方嘆文王之、忽有取於義獸可謂不
類特引賈生及禮記射義以為當時物被其澤皆蕃育以
遂生國重農事命蒐田以去害使騶虞之虞人宜以多殺
獸為有功而乃驅獸以待君能體其好生之仁如此可謂
王化之極致矣按二說亦自可通然終不若朱子之解於
詩義猶為決洽也瑞應圖[illegible]耳似虎而大見虎豹即殺之
大平則至郭璞曰[illegible]騶虞陳無功曰王會作尊耳王元美
亦作尊耳今考王會但作酋耳無作尊耳者

壹發五豵

朱傳一歲曰豵亦小豕也爾雅豕生三豵二師一特郭注
豕生子常多故別其少者說文豵生六月豚一曰一歲豵

尚叢聚也周禮夏官注豕一歲為豵雅翼豵从從義猶從
也畢以從母有約從之義說文又以小豚為豰生二月為
豯生六月為豵或曰一歲為豵二歲能相把挐二歲豕肩
相及為豜其說豵與爾雅不同然皆小豕之名

有力如虎

說文虎山獸之君也易雲從龍風從虎又履虎尾不咥人
亨又虎視眈眈書心之憂危若蹈虎尾爾雅虦貓白虎甝黑
虎熊虎醜其子狗絕有力麙漢律曰捕虎一購錢三千其
狗半之是也方言陳魏宋楚之間或謂之李父江淮南楚
之間謂之李耳或謂之於䖘自關東西或謂之伯都注虎
食物值耳而上以觸其諱故運斗樞樞星散為虎風俗通
虎者陽物百獸之長也月令仲冬虎始交通卦驗立秋虎

[illegible]人小虎不再交易乾九五曰風從虎又上爻大人虎變
而谷風至管輅曰虎者陰精而居於陽依木長嘯動於
[illegible]木相感故能運風考異郵曰三九二十七主陽氣成
故虎七月而生陽立於七故虎首尾長七尺般般文者陰
陽僳也虎嘯谷風起類相動也論衡虎出有時猶龍見
有期也陰物以冬見陽蟲以夏出也漢紀楊賜曰虎者金
行參伐之精狼戾之獸博物志虎知衝破又能畫地卜食
蓋蛇蟠向壬鵲巢面歲燕伏戊己虎奮破衝此亦知物之
靈也兵法曰將開牙門皆建向破以此虎行以爪畫地觀
奇偶投犬十月亦虎在腹中高奔夜生搏而獻於天子命
為柙畜之東[illegible]名物解吳越春秋虎之卑身將
以有擊也[illegible]之擊也[illegible]獸之擊先卑[illegible]虎成王夜方旦

曰[illegible]大[illegible]必倚巖壁淮南子虎之乳子不能
豹嘆者殺之[illegible]此君子所以貴夫[illegible]也易曰君
子豹變大人虎變[illegible]為[illegible]也[illegible]子曰[illegible]變則豹
所[illegible]文故象曰其文蔚也虎變[illegible]也揚子曰
豹變則虎[illegible]也[illegible]文故象曰其文炳也[illegible]人有置檻
者[illegible]虎[illegible]而[illegible]虎[illegible]不[illegible]以[illegible]之害
七尺[illegible]而[illegible]莊子養虎之[illegible]之則喜逆
之則怒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
以全物與之為其碎之之怒也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
者順也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俗云虎食
[illegible]醉猶食薄荷則醉虎食大則醉[illegible]所在麂必鳴以
告[illegible]史[illegible]裴旻守北平一日取虎三十一有一父老[illegible]此

皆虎似虎而非若遇眞虎無能爲矣旻躍馬往見一虎狀小而勢猛據地一吼山石震裂弓矢皆墜自此不復射虎扁經虎有威骨如乙字長一寸在脅旁尾端亦有之不及脅者良又虎被弩射目光墮入地掘下尺餘有狀如石子琥珀者謂之虎魄抱朴子山中寅日稱虞吏者虎也漢書猛虎在山百獸震恐及入檻穽搖尾而乞食積威約之漸也雅翼虎性至猛烈雖遭逐猶徘徊顧步搏物不過三躍不中則捨之夜以一目放光一目看物獵人候而射之目光墮地得之如白石虎豹之駒未成文即有食牛之氣韓子三人之言成市虎又虎之所以能伏大者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則反伏於狗矣淮南子蝟使虎申物有所制也西京襍記李廣射獵冥山見伏虎射之以其頭爲溺器謂

之虎子今鑄銅象之彭乘曰虎食一人耳成一缺汀州得一虎兩耳如鋸豈李耳之謂乎又虎腰內有骨如囊食人爪甲皆入其中滿則裂而死故謂之骨盈淮南子曰烏雄鷙獸牝猛羆爲熊牝狼爲貛牝乳爲虎牝一曰其猛也

莫赤匪狐

朱傳狐獸名似犬黃赤色考工記南方謂之赤釋名赤赫也太陽之色也易曰獲三狐得黃矢禮記狐死正丘首仁也說文狐祆獸也鬼所乘之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後死則首丘左傳狐尾大不掉韓詩外傳狐水神也周書成王時青丘獻九尾狐本草衍義居正江東無狐皆出北方及益州閒形似狸而黃藿爲魁圖經云今江南時有京洛尤多形似黃狗鼻尖尾大狐之類有貍狢二種大抵相類

頭足小別隅猾狸狐猯貈醜其足蹯其跡𠃬注蹯皆有掌蹯𠃬指頭處山海經青丘之國有狐九尾武都之山有玄狐蓬尾纔十歲儀君乘大而王攻于南海輸文狐玉策記狐及狸狼皆壽八百歲滿二百歲變爲人形素問曰其主狐將變化不藏北征記河水厚數丈冰始合車馬未過須狐先行此物善聽水無聲乃過水經注狐性多疑故俗有狐疑之說管子代出狐白之皮狐應陰陽之變六月而一見頗從口無識戊己不御泥狐滑上伏不越度所陌說文狐以孤省狐性疑疑則不可以合類故從孤省也大性獨狐性孤羊性羣鹿性寬旅也名物解人疑則冥乘獸疑則羣離故謂之狐疑者好思而難其動也南山之詩曰雄狐綏綏君疑而不明也何草不黃有芃者狐臣疑其上也

埤雅狐性好疑倂性好聽又皆藏獸故狐貉之厚以居而蜡祭息民以狐裘也禮記狐有媚珠禮非斗而雲善變化其爲物妖淫故時又以剌惡易曰小狐汔濟濡其尾小者材不足也狐者志不果也是以幾濟而有濡尾之難故彖曰不續終也亦其尾重善濡爾故易工以爲象里語曰狐欲渡河無如尾何是也狐狼知虛實虎豹識衡破狼狐搏物皆以虛擊狐狐從孤省或以此故也雅翼狐銳口而大尾色赤所在爲澤而嘷之蓋妖祥之禽所占也春秋外傳曰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無成功皆說心不定之貌山海經青丘狐九尾令人人食之不蠱名山記狐者古先之婬人其名曰紫化爲狐故多自稱阿紫

象之據也

朱傳象象骨也說文象長鼻牙南越之大獸三歲一乳爾雅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周官玉路以祀象路以朝玉仁也象義也故象路一名道車又壺涿氏以椊貫象齒制水怪左傳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又吳伐楚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杜預注燒火燧象尾使十握瑤光之精散而為象呂氏春秋肉之美者髦象之約莊子象兒子皮無遠近必從倚表錄異楚越之間象皆青黑惟西方拂林大食多白象雲南蠻族多畜象負重致遠若中國之牛馬帝王世紀舜葬蒼梧之野有群象常為之耕本草身有百獸肉體具十二皆白有分段惟鼻是其本肉炙食更美膽不附肝隨月轉在諸肉如正月建寅即膽在虎肉酉陽雜俎象膽隨四時在四腿春在前腿左夏在前腿右如龜無定體鼻端有爪可拾鍼古訓云孕五歲始產南州異物志象之為獸形體特詭身倍數牛目不踰豨鼻為口役望頭若尾馴良承教聽言則跪素牙玉潔載籍所美服重致遠行如丘徙地志九真郡龐縣多象生山中長尺餘脫其牙自埋藏之削木代之可得不爾窮其王得山海經巴蛇食象三歲出其骨南越志雄象牙長丈餘雌乃已牝牡交在水中以胃貼與他獸異淮雅象二年一乳行孕內藏十二牛性又識能浮水出沒命在其鼻食物皆以鼻取之其牙生花必因雷聲故古者以為器飾今眾服曰象以小斧刃斷之其金瘡見星月則合其理有不可解者舊說象之所在其土必豐周禮介氏掌皮弁會五采玉璂象柢玉笄以況基德而象即郎莊居所謂託循於義者許

同又具象許古有哉也袁子曰虎距南崎貂頭尖銳鹿頭劍長象犀高廣一口龍象六十歲骨方足令荆象色黑而牙江豬也雅翼象鼻長三丈大如臂能別道之虛實私慮輒不敢過馴者能拜起從人意感雷而齒亦合於天象云廣衡志象出交趾山谷大者六牙一歲之月行在鼻可以開闔取物中有少門雖芥子亦可拾出象處曰象山范石湖曰技者謂之象奴又名象公凡馭象必以鉤象故正蹲其頭以鐵鉤鉤其頭欲左鉤右欲右鉤左欲却鉤頭欲前不鉤欲其跪以鉤注按其脊其形雖大不勝痛故人得以數寸之鉤制焉遁本草說反斯以象牙白斑以其難識也柯古曰象皆璟王國一杜象管犹十十國以代推今雲南亦取之緬甸諸處其牙有文互鬘紋以血色為上雪貞白言夏月令學以象牙文簡得雷聲能發光舊說象膽隨四時近代見象為象死膽在腹中或曰四時之首易地而後皆在腹也

騋牝三千

朱傳馬七尺以上為騋孔疏七尺曰騋廋人文也定本云六尺恐誤同馬供用牝壯俱有桼騋牝以互見耳詩緝云左傳衛文公革車三十乘次年乃三百乘二百乘計一千二百匹周禮校人冊國六閑馬四種邦道四馬各一閑駑馬三閑閑二百一十六馬計一千二百九十六則二百乘正合侯國之數今以三千為言者不只牝馬合并牝馬數之亦見諸侯各務富強不守舊制久矣周禮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騋六尺以上為馬爾雅騋牝驪牡以下

也埤雅騋之字从來進於馬矣曰騋牝取其大也蓋騂馬
常小俗謂之小馬凡馬宗廟用龍戎事用駥田事用騋䮃
田馬也考工記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輈深四
尺鄭云田馬高七尺衡高七尺有七寸除馬之高則餘七
寸爲衡頸之間也雅翼騋藏於龍而愈於馬亦馬之良者
騋宜於牧故穉獸稱騋牝驪牡玄駒褭驂蓋言以騋爲牝
以驪爲牡而生玄駒則爲褭驂也腰褭良馬取名於此何
燕泉云俗呼牝畜爲草其言有自晉郭欽請魏牡穀課民
畜牸牛草馬宋縣曰李君有國土之分家有騲草馬生白
額駒此其時也

羊牛下來

朱傳日夕則羊先歸而牛次之說文牛大牲也象角頭三

封尾之形牛爲大物天地之數起於牽牛釋畜犀牛犦牛
犤牛犩牛犣牛犝牛犑牛角一俯一仰觭皆踊㹁黑脣犉
黑眥牰黑耳犚黑腹牧黑腳犈其子犢體長牬絕有力欣
犌易畜牝牛吉又服牛乘馬引重致遠又革卦鞏用黃牛
之革禮記祭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註毛
色純曰犧㮚於滌曰肥求而用之曰索又牛曰一元大武
注元首也武足跡牛肥則跡大又諸侯無故不殺牛註殺
者民之命牛能植穀故禁之又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
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又祭天
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周禮庖人
春行羔豚膳膏香大司徒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享先王
亦如之封人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牛人掌養國之公

牛以待國之政令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
之又凡軍事共其犒牛又戎右贊牛耳桃茢廣志犦牛一
曰犎牛有赤豹封牛周留水牛毛青腹大狀似豬有牧牛
項上堆肉大如斗似駝駝日行三百里出徐門有犤牛庳
小謂之稷牛又呼果下牛出高涼郡犩牛肉數千斤出蜀
中犪牛千斤出上庸郡旄牛長毛花蹄高六尺四耳角端
有肉蹄如蓮花麟牛似鹿又似羊肉美犏牛如駝駝能行
又有犛牛莊子所云大若垂天之雲也左傳介葛盧來朝
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問之信又鼷鼠食郊牛角
世本胲作服牛胲黃帝臣也又曰少昊時人始駕牛山海
經稷之孫曰叔均是始作牛耕五行傳思之不容則有牛
禍甯戚相牛經牛岐胡壽眼中有白脈貫瞳子最快壁堂

肩殿目也欲闊依欲如絆馬膺庭欲廣天關脊前骨欲成雋骨脊也
欲垂䫉味欲大䪿頭欲高百體欲緊豐岳膝骨欲大垂星蹄上
也欲得有怒肉力柱欲得大而成骨書專懸蹄欲得如八字
陽鹽夫尾兩䐈上前欲得廣常有似鳴者有黃也身欲得如卷毛
少骨多者有力稚翼特牛謂之犅牛父謂之特子謂之犢
吳人謂犢曰犢牛羊無子謂之犗二歲謂之犕三歲謂之
犙四歲謂之牭騬牛謂之犗純色謂之犉駁謂之犖白黑
雜毛謂之犥黃白色謂之犚駁如星謂之犗黃牛虎文
謂之犊黃牛黑脣謂之牸白脊謂之犥又謂之犗長脊謂
之犆白牛謂之牲椎牛牛土畜也馬火畜也土緩而和火
性健決躁速故易坤爲牛乾爲馬牛病則耳燥安則溫潤
而澤故古之視者以耳祭義所謂牛毛尚耳是也天子王

物論牛齒有下無上二歲二齒四歲四齒五歲六齒目驢
㲋而不橫牛生望前則子行母前牛生望後則子行母後
隨其天也抱朴子曰鴻銜蘆而捍網牛結陣以却虎牛善
角虎狼其首外嚮詩曰犉牛抹其角抹長貌杜穆
之牛角尺致曰拆角牛膏以者其耳無竅以鼻聽也管子
凡聽宮如牛鳴窌中牛含宮聲故柳子以爲黃鐘在脾也
周官牛夜鳴則庮許重叔曰庮久屋朽牛夜鳴則臭如之
言其病也左傳云執牛耳牛耳無竅聽以鼻盟者聽於神
人故執而正之以不聽爲戒易林牛龍耳聵蓋龍亦聾者
先儒以爲蛇牛皆聾故也造化權輿曰乾爲馬陽也
致蹄圓坤爲牛陰也故蹄拆陽病則陰勝故馬病則卧
病則陽勝故牛疾則立馬陽故起先前足卧先後足牛陰
故起先後足卧先前足世但以坤牛取順乾馬取健知其
一而已左傳風馬牛不相及按牛走順風馬走逆風牛馬
風逸往往相反故云莊子庖丁解千牛十九年而刀刃如
新又子見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太廟
欲爲孤犢其可得乎楊論新論畜生賤也然尤有貴者皆
見記識故馬稱驊騮騏驥牛譽郭椒丁櫟

詩傳名物集覽卷三

詩傳名物集覽卷四

黃岡陳大章雨山撰録

獸

乘乘黃

朱傳乘黃四馬皆黃也魯頌駜傳黃騂曰黃陸農師黃亦
馬之上色列于牝而黃牡而驪馬至果天下之馬也明堂
位周人黃馬蕃鬣言吉事乘此詩四黃既駕是也至於戎
事則乘騵騂騅駵須首牟曰有驪有黃有駽曰乘黃矣然
後乃言乘牡牡言青驪之騏則黃牝驪則乘之賢具矣瑞
應圖騰黃者神馬也其色黃一名吉光漢禮樂志魯時尋
星出房地出乘黃之馬白氏乘黃人疾吉黃似驪而有西
角漢郊祀歌有訾黃注一名乘黃黃帝乘之而仙封禪書
一名翠黃孟康曰乘黃也又名紫黃淮南子飛黃服皁注
乘飛黃也又六韜以此爲雜斯之乘大傳作吉光亦作去
皇

乘乘鴇

朱傳驪白雜毛曰鴇今所謂烏驄也爾雅驪白雜毛鴇疏
毛色黑白而腹有白毛相錯者今謂之烏驄埤雅鴇蓋取
諸鴇今抒其色驪白六尺以上爲馬其色如鴇雜色古者
大夫更駒乘馬則備諸侯之禮大夫之於不服車馬之聞
太叔乘乘馬而後之大夫素不失禮也晉鄭之所以亂也
字通鴇與䳄古通或謂馬鳥異族鴇當从馬不知古人命
名止取其色之相似猶周禮八尺曰龍爾雅白目曰魚必
欲易鴇爲騆則凡古稱良馬如翔麟紫燕駁龍紫鹿黃騮

以魚飾繆紲之類載在傳記可一一寘並之乎

羔裘豹飾

朱傳飾緣袖也禮君用純物臣下之故羔裘而以豹皮爲飾也豹甚武而有力故服其所飾之衆者如之易君子豹變其文蔚也爾雅貘白豹注似熊小頭庳腳黑白駁能舐食銅鐵及竹骨骨節强直中實少髓皮辟濕瑞應圖幽都即谷山上多玄豹隆皷毛赤而文黑謂之赤豹毛白而文黑謂之白豹周禮射以皮飾侯項語云范獻子獵逐其豹冠或曰豹別名者名貘本草圖經今黔蜀中時有貘象鼻犀目牛尾虎足土人鼎釜多爲所食其齒以刀斧椎鍛鐵皆碎落火亦不能燒人得之詐爲佛牙佛骨以誑俚俗行義云豹毛赤黃其文黑如錢而中空比比相次此獸猛捷

過虎故能安五臟補絕傷輕身此各有種非能變爲虎也埤雅豹化如錢黑而小於虎文易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古今注豹尾車周制也所以象君子豹變尾言謙也詩言豹袪下大夫之豹褎上大夫也禮玉藻孫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則豹飾明非褎矣毛傳飾謂緣以豹皮則緣蓋領人君之服也管子上大夫豹幨下大夫豹幨此齊一時之數非古也古云虎豹之駒未成文已有食牛之氣又長退毛然後疎明煥散蒸亦發[illegible]之語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然名不稱也廣志狐死[illegible]死首丘言不忘本也豹一名程列子程生馬古語[illegible]食不足飢豹食有餘言狠貪豹廉有所[illegible]勺豹七勺貓虎之擬也字說虎豹狸皆[illegible]物爪[illegible]

南子蜎使虎申蛇令豹止物各有所制也博物志豹死守窟文子虎豹之文來射雅翼豹似虎而圓文有赤者玄者白山海經泰山多赤豹幽都之山有玄虎玄豹王會云屠州有黑豹白豹別名貘今出建寧郡毛黑白臆似熊而小能食蛇以舌舐鐵可頓進數十觔溺能消鐵爲水舊云貘糞爲兵可切玉蜀都賦戟食鐵之獸即此古者軍正建豹尾車以令軍漢大駕屬車八十一乘作三行尚書御史乘之最後一乘懸豹尾豹尾以前皆爲省中揚子鯉變則豹豹變則虎帝王世紀散宜生獻黑豹楚詞乘赤豹今從文狸列女傳陶答子妻云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澤其衣毛而成其文章故藏以遠害管子武王命貂貉豹莪方得入廟故豹曰千金洞冥記青豹出浪坂

之山狀如虎色如翠又白面毛赤黃黑如錢圓中五圓左右各四曰金錢宜爲裘如艾葉者次之色不赤毛無文者曰土豹又豹胎至美爲八珍之一劉子曰飛鼯甘烟走貘美鐵所居隔絕嗜好不同未足怪也通雅云山海經豹尾郭注之樂反即豹尾也又屈陽山多犀兕虎豹犀牛按豺亦作犲可知犳即豹也

並驅從兩肩兮

朱傳獸三歲曰肩釋文亦作豜孔疏獻豜於公則肩是大獸故毛傳言三歲詩緝亦作豜鄭司農周禮注一歲爲豵二歲爲豝二歲爲特四歲爲肩五歲爲慎毛七月傳豕一歲曰豵三歲曰豜疏箋云豕生三月豵既易傳不以豵爲一歲之名則豜亦非三歲之稱釋獸釋鹿與麕皆云絕有

力皆能意蓋以麐爲鹿麐有力者又說文豣三歲豕肩相
及者引詩作竝驅從兩豣兮集韻或作豜猏

竝驅從兩狼兮

朱傳狼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陸璣疏狼牡獾牝狼其子
獥絕有力迅邪疏此辨狼之種類也舍人曰狼牡名獾牝
名狼子名獥孫炎曰迅疾也陸疏其鳴能小能大善爲小
兒啼聲以誘人去數十步其猛健者雖善用兵者不能免
也其膏可煎和皮可爲裘故禮記云小切狼臅膏與稻爲
酏註以狼胷臆肪和米作糜也又曰君之右虎裘厥左狼
裘明以威武衛上也周禮獸人冬獻狼注時之味也毛詩
草蟲經若狼項下有袋未食滿腹向前行乃觸之退後又
自踏踐上疐其尾進退有患故詩以況跋前疐後博雅豣

狼也酉陽襍俎狼大如狗蒼色作聲諸竅皆沸今訓狐鳴
亦後竅應之狼䏶筋大如鴨卵或言狼筋如織絡野䳡腸
直其糞烟直上烽火用之雖風吹之不斜王物論狐鳴凡
器物皆應之内則食狼去腸瑞應圖白狼王者仁德明哲
則見一云王者進退動準法度則見埤雅埤語狼卜食所
遠逐食必先倒立以卜所向今獵師遇狼輙喜蓋狼之所
在獸之所在也故古之造式者大用貔貅而以狼牙
爲杠取其善智也虎善旋前狼善旋後雖跋胡疐尾而能
不失其猛此詩之所以譬周公也狼性貪衆爭食以善卜
體而常害其身故孟子以爲狼疾人也雅翼狼貪猛之獸
聚物不整故稱狼藉又稱粒米狼戾楚語云令尹問蓄聚
實如餓豺狼然是也周禮王及五等諸侯之出皆有抄鞍

趨避者號傒狼氏條滌也謂滌除道上狼扈者狼好積聚
也或言狼筋如織絡小囊蟲所作也盜不可辨者焚狼筋
以示之則爲盜者攣縮無所容或曰狼筋者筋類非此獸
之筋也或作狽狽是兩物狽前足絕短每行常駕於狼腿
上失狼則不能動故世言事乖者稱狼狽釋文狼籍草而
臥去則穢亂爲狼藉淮南子聰視而狼戾賈誼曰失時而
雨民且狼顧鳥雌摯於雄獸牝猛於牡是以羆爲熊之牝
而羆猛於熊狽爲狼之牝而狼名獨著虎猛者彌牝虎蓋
其類也左傳狼子野心管子舉龍章則水行舉虎章則林
行舉鳥章則陂行舉蛇章則澤行舉鵲章則陸行舉狼章
則山行白澤圖曰百歲狼化爲美女誘人名曰知狀久則
必食人以其名呼之即逃去

盧令令

朱傳盧田犬也令令犬頷下環聲毛傳盧田犬孔疏犬有
田犬守犬戰國策韓國盧天下之駿犬也字林作獹

四驪濟濟

朱傳驪馬黑色也駒傳純黑曰驪月令孟冬駕鐵驪檀弓
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說文驪馬深黑色爾雅小領盜驪
注領頸也穆王八駿有盜驪盜驪淺驪也謂竊青色爾雅
疏竊即古淺字

有縣貆兮

朱傳貉類爾雅貈子貆疏貈似狐其子名貆說文貉類詩
義問貉子曰貊貊形狀與貉異名物解貆貉之小而善止
者也故步獲然必待狩獵而後得之故詩曰不狩不獵胡

[illegible]特今

朱傳獸一歲曰特先鄭周禮注云三歲爲特爾雅豕生三豵二師一特又一牲曰特書舜典歸格藝祖用特毛傳獸三歲曰特先鄭云當有所出考爾雅有豕生一特之文名物疏此特應謂豕耳上下章豜豵皆專指一物不應此章乃泛言獸鄙謂宜從爾雅字通凡壯皆謂之特陽數奇故壯稱特況又專指牛父況六書故凡專獨皆稱特特獨着同聲與犆通

碩鼠碩鼠

朱傳碩大也爾雅鼫鼠孫炎云五伎鼠郭璞云形大如鼠頭似兔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關西呼爲鼩鼠見廣雅說文鼫五技鼠也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遊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蔡邕以爲此螻蛄鼫音碩今本作鼫誤也荀子梧鼠五技而窮許叔疏碩鼠樊光謂即爾雅碩鼠也許慎云鼫鼠今之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脚於頸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亦有五技或謂之雀鼠其形大故序云大鼠也魏國今河北縣是也言其方物宜是此鼠非鼫鼠本草又謂螻蛄爲石鼠亦五技名今注上名蟲爲物異名同非鄙也文子聖人所找鼠制禮錄異記拱鼠形大如常鼠行田野中見人則拱手而立人近欲捕之即跳躍走去秦川有之雅疑許叔謂即河東大鼠也埤雅鼫鼠善鳴者一名雀鼠即河東大鼠能人立之所謂禮鼠拱而立者也爾

雅翼釋鼫鼠云鼫狀如小狐貌大事如服翼超尾項脇毛紫赤色背色蒼艾腹下黃喙頷雜白脚短爪長尾三尺許好暗夜行飛且乳亦謂之飛生聲如人呼食火能從高赴下不能從下上高東吳諸郡皆有之即梧鼠荀子所謂五技者一名由夷一名鼯又名飛鼯又名鼯鼠雖同有五技恐非鼫鼠之類古今注螻蛄一名碩鼠亦有五技序云貪而畏人若大鼠故以之斥君鄙頗新語曰蠶之食桑無昨而啄食盡而後已喻重斂者莫切於此鼠之食物且食且驚四顧不寧喻貪畏者莫切於此名物疏陸云碩鼠非鼫鼠而邢昺謂陸所說與爾雅注同今觀兩家之說未見其同也碩鼠能文前兩足於頸故或以爲拱鼠孫炎以相鼠有皮爲相州所出之碩鼠而錄異記云拱鼠出秦隴頭項鼠亦不名拱鼠古今注說螻蛄一名碩鼠然螻蛄不食黍麥食黍麥者自是鼠屬耳朱傳但以爲大鼠郊特牲云迎貓爲其食田鼠也大戴禮云田鼠者離鼠也然則碩鼠得非鼷鼠之大者乎通雅云鼫鼯爲夾生鼫鼠爲拱鼠飛生即蝙蝠之大者說文誤以鼫鼠爲五技鼠因之遂混爲一物

有馬白顛

朱傳白顛額有白毛今謂之的顙爾雅的顙白顛舍人曰的白也顙額也額有白毛今之戴星馬周易震爲的顙疏白額爲的顙取動而見埤雅觀禮奉東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說者以爲卓即的顙故以爲上列而九馬隨其後莊子齊之以月題蓋月題額上當顱如月者所以象顛之白

然則馬之貴的顙可知矣易震二陰在上故爲的顙大又入二爲白白陰色也二陰數也馬政論顙有白毛謂之的盧又曰準上有旋毛及白毛者謂之的吻凶俗云的斷也王氏曰白顛蓋名馬騂騮盜驪赤兔的顱之類蜀志所列乘的盧渡檀溪相馬經白額入口者榆雁曰的盧準上有旋毛曰的吻皆不宜乘

駟驖孔阜

朱傳駟驖四馬皆黑色如鐵也王肅曰古者一轅駕三馬則五轡夏后氏兩駕謂之麗殷益一騑謂之驂周又益一謂之駟駟者一乘四馬謂之駟也孔傳驖驪說文驖馬赤黑色也月令孟冬駕鐵驪注色如鐵埤雅說文曰馬深黑色驪馬赤黑色驖先儒云取其馬色如鐵非特有取於色蓋亦取其堅壯如鐵故曰鐵也駟驖孔阜六轡在手以美襄公田獵之事蓋馬之旅不一騑馬則居前駕馬則居後故古之御者驂馬以鞭爲主服馬以轡爲主驖性堅騑挺於難御而有絷手之勞今其六轡在手則是無事於轡詩取以美之也

奉時辰牡

朱傳牡獸之牡者辰牡者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之類奉之者虞人翼以待射也孔疏獸之供食各有時節故曰時牡周禮獸人掌罟田獸辨其名物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地官山虞云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於中以致禽蓋田是虞人所掌獸人獻時節之獸以供膳虞人亦應驅時節之獸以待射虞人無者獸也

故引此以明之耳

四馬旣閑

鄭箋四種之馬周禮校人辨六馬之屬種馬戎馬齊馬道馬田馬駑馬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注諸侯有齊馬道馬田馬其駑馬則分爲三以隆殺差之諸侯無戎馬種馬也此詩言獵事而及四種之馬蓋田獵所以教戰故四種之馬皆須調習也埤雅天子之馬盛則駕六常則駕四詩曰四黃旣駕兩驂不猗此駕六之証也穆王命八駿之乘右服驊騮而左緑耳右驂赤驥而左白犧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此駕四之証也

載獫歇驕

朱傳獫歇驕皆田犬名長喙曰獫短喙曰歇驕以車載犬蓋以休其足力也西京賦屬車之簉載獫歇驕韓愈畫記有騎擁田犬者此類說文獫長喙犬一曰黑犬黃頭鄭箋載始也謂其達搏噬始成之也孔疏搏者殺獸之名左傳國狗之瘈無不噬也名物解犬以牙爲威長喙則所制者衆故謂之獫雖喙短亦足以揚故謂之猲驕一曰黑犬黃頭曰獫唐李賀詩練香薰宋鵲注宋鵲田犬名犬而以香薰之豪奢之習亦車載之類也

駕我騏馵

朱傳騏騏文也毛傳青黑曰騏箋蒼艾色騧傳蒼騏曰騏疏騏者黑色之名蒼騏曰騏肎青而微黑今之驄馬也說文馬青驪文如博棊埤雅詩曰騏駵是中騧驪是驂蓋騏

馬中驂驪上駟故服以騏騑驂以騧驪淮南子曰騏驥
馳(…)步宣王之詩北伐舉四驪南征舉四騏者言方且
時馬政飭脩其所以執駒縶馬教駣攻特戒僕講馭夫之
法法廣故雖騏亦閑習任用不獨四驪矣孫卿子驊騮騹
驥纖離綠耳天下之良馬也　馵朱傳馬左足白曰馵爾
雅膝上皆白惟馵又云後右足白驤左白馵埤雅易曰震
為馵足蓋取其躁以躁故二絆其足作足言縶之而動也
馵足言制之而動也詩曰駕我騏馵王肅謂駕兩馬者古
者庶人駕一士駕二大夫駕三諸侯駕四天子駕六說文
駙駕二馬也尚書大傳曰命於其君然後得乘駙馬驂駕
三馬也駟駕四馬也驂以言大夫駟以言諸侯馬政論云
後足偏白者凶若馵之類是也此士之所以駕與

騏馵是中

朱傳赤馬黑鬣曰騮中兩服馬也孔疏爾雅曰白腹騮馬
白腹曰騵則騵是色名說者皆以騵是赤色若身體俱赤
則為騂馬矣故傳以為赤身黑鬣也車駕四馬在內兩馬
謂之服在外兩馬謂之騑左傳鄭有公子騑字子駟是有
騑乃成駟也箋云赤身黑鬣曰騮雅留古者騮非所貴故
淮南子旁光不升俎騂駁不入牲字林騂赤馬黃脊也
明堂月令五時駕馬而騂處其二春蒼龍秋白駱冬鐵驪
夏赤騮中央黃騮中央寓於季夏故所用亦同一色之
資其所別也漢郊祀志牲用騂駒師古曰騂赤色生角犀
也

騧驪是驂

朱傳黃馬黑喙曰騧爾雅黑喙騧注今之淺黃色者為騧
馬說文騧黃馬黑喙宋書明帝以騧字旁似禍改作䯄史
稱文帝騧馬脊有肉鞍行則先作弄四足

俴駟孔羣

朱傳俴駟四馬皆以淺薄之金為甲欲其輕而易於馬之
旋習也孔疏金甲堅剛則苦其不和物不和則不得羣鄭
箋俴淺也謂以薄金為介之札韓詩駟馬不著甲曰俴駟

一之日于貉

朱傳貉狐貍也于貉猶言于耜謂往取狐貍也字林貊似
狐善睡其子名貆又云狭貍類獄謂之貔郭璞云貉雌者
名貆今江東呼貉為𤝬𤝬類山云貉似貍銳頭尖鼻斑色
毛深溫滑可為裘墨客揮犀云貉狀似兔性嗜紙見則食
之淮南子螘知為垤貛貉為曲穴虎豹有茂草陰以防雨
景以蔽日此亦鳥獸之智也考工記貉踰汶而死此地氣
然也詩義問狐之類貉貒貍也南方異物志曰貉不踰汶
鸜鵒不踰濟狐不渡江而南橘不越江而北區宇之内咫
尺不同況分以華夷限以山海魁詭傚牲可勝言哉故周
官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以蕃鳥獸毓草木也字說貉
為居服賤者之裘曰于貉非必得之辭曰取則得之矣蓋
志在于取狐貍緩于賤而要于貴埤雅俗云貛貉同穴而
異處貛之出入以貉為導詩曰一之日于貉取彼狐貍為
公子裘言往祭表貉卜取狐貍之皮為裘故傳云于貉謂
取狐貍皮也周官祭表貉是也推巽貉專睡之獸畜而養
之扣之即卧已而復寐亦善捕鼠云櫻無貉裘惟孔子狐

貉以居卑貉賤也

取彼狐貍

爾雅貍子隸字林貍伏獸似貙本草圖經云貍類甚多似虎班文者可用貓班者不佳南方有一種香貍人以作鱠其氣甚香邕州已南又有風貍似兔而短多棲息高木行義貍骨形似貓其文有二一如連錢一如虎文肉味與狐不相遠江南一種牛尾貍其尾如牛善緣樹食百果人多糟食埤雅貍豸在里者里人所居也貍穴而薶焉故貍又通於薶字貍之伺物卑身而伏以候數者似貙而小文彩異於貓貍大射以貍步張三侯鄭氏云貍善搏者也行則止而擬度其發必獲是以侯道取象焉狐善疑貉善擬不可以有爲故古者以爲燕居之裘又射義諸侯以貍首爲

節貍首者樂會時也節者歌詩以爲發矢之節一終爲一節也左傳定九年齊大夫東郭書衣貍製是也貍狐貓貉性一也其跡皆內而不速袁狎曰河冰上有貍跡便堪渡崔劫以爲貍當作狐不知聽冰非狐獨然也內饔曰烏皫色而沙鳴貍馬黑脊而般臂螻貍言其氣臭如貍也內則作鬱蒿物宜露而反鬱則臭矣螻言其氣臭如螻也內則作漏蓋物宜覆而反漏則臭矣今貍脊間有黑理一道如界或曰字以理省以此與鯉之制字同義雅翼狐口銳而尾大貍口方而身文黃黑彬彬蓋次於豹禮貍首之斑然又貍去正脊狐去首爲其不利於人也太玄經辨人貍別其文萃也魏志管輅云雖有爪牙微而不強雖有文章粗而不明其名曰貍淮南子狸頭似鼠以類推也異物志靈

貍一體自爲夫婦故能媚人段成式言香貍有四外腎又如豹節楚詞文貍王逸注爲神貍者子思曰謂狐爲貍者非直不知貍也勿得狐復失貍者也徐廣封禪書注貍一名不來本草貍骨肉療諸疰心腹痛走無常處及鼠瘻惡瘡頭骨尤良字書貍有數種大小如狐毛襍黃黑有斑如貓善竊物臭不可食斑如貙虎方口銳頭者爲虎貍食蟲鼠果實又尾黑白錢文相間者爲九節貍善變幻皮可爲裘領宋史安州貢野貓花貓即此二種也廣雅玉面貍人捕畜之鼠帖服不敢出又登州一種貍頭魚尾者名海貍俗作狸山海經秬山有獸如豚有距音如狗吠名貍力見則其縣有土功貍與狸同

皇駁其馬

朱傳黃白曰皇爾雅黃白騜孔疏馬有黃處有白處者曰騜字書詩借用皇本作騜

朱傳駵白曰駁爾雅云駵白駁注駵赤色也邢昺曰謂馬有駵處有白處者曰駁易說卦乾爲駁馬禮斗威儀君乘火而王南海輸駁馬埤雅徐鉉曰駁象駁文晉侯乘駁乳虎見之而伏則象駁之文理或然也駁亦馬之上色故古者國君乘之文王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顴乘駁馬而偏朱蹄諸大夫蹵然曰此先君王也詩曰皇駁其馬昏禮攝盛故也爾雅所謂駁如馬倨牙食虎豹詩所謂隰有六駁者字从文作字說曰駮類馬食虎而虎食馬凡類已也而能除害己者在所交也則駮非此駁矣函史曰古名馬有六駁白身黑尾如駁取獸中六駁武健之名耳駁

與駮通

狠跋其胡載疐其尾

朱傳跋躐也胡頷下懸肉也載則疐跲也老狼有胡進而躐其胡退而跲其尾孔疏跋前行曰躐跲却頓曰疐說文胡牛顫垂也釋名胡互也在咽下垂能斂互物許東陽曰跋疐皆顛倒之意詩緝狼猛獸雖善用兵者亦不能禦之平時不至跋疐其老者雖項下垂胡若在平地亦決不至此所言跋胡疐尾者謂其落機穽之時進退求脫不能耳故以諭周公

嘽嘽駱馬

朱傳白馬黑鬣曰駱爾雅白馬黑鬣駱疏鬣鬣也說文白馬黑鬣尾禮記夏后氏駱馬黑鬣疏夏尚黑故用黑鬣埤雅爾雅曰白馬黑鬣駱廣雅云白馬朱鬣駱今呼黃馬尾鬣一道過黑如界者為駱蓋馬無分於黃白若今衣脊縫故曰駱也明堂位夏后氏駱馬黑鬣此以別白馬朱鬣之駱也月令孟秋駕白駱此以別黃馬黑鬣之駱也俗云駱馬喜奔勞苦詩曰嘽嘽駱馬言駱性善勞而今取息不平如此則以甚勞故也古者天子之卿純駟故曰駕彼四駱又曰乘其四駱若諸侯之卿則不能具純駟矣轉注駱又音駕同字奉紀非子為周大駱駱主車駕故字可互用亦猶甸之與乘也

我馬維駰

朱傳陰白襍毛曰駰爾雅陰白襍毛駰樊光曰駰者目下白也郭璞曰陰淺黑今之泥驄或云目下白或云白陰俱非也邢昺曰毛淺黑而白兼襍毛者名駰埤雅陰白雜毛今之泥驄也詩我馬維駒維騏維駱維駰先後與駉之序合則駰不如駱駱不如騏

既有肥羜

朱傳羜未成羊也爾雅未成羊羜郭云俗呼五月羊為羜陸農師云羜从宁宁佇也宁其美成而後足用詩先言肥羜而後言肥牡明其禮有加而無已羅氏云說文稱五月生羔似謂仲夏所生按齊民要術五月六月七月生者兩熱相仍惡中之甚古稱肥羜以速諸父不應用此當是生及五月者耳字通羜䍩羊也六畜䍩者味旨自始生形體雖微卽已成羊未可謂未成羊也說文五月羔為羜羊生五月為䍩羔其別名也

搏獸于敖

說文獸守備者也飛曰禽走曰獸又在野曰獸在家曰畜國語獸三為羣爾雅四足而毛謂之獸王制豺祭獸然後田獵周禮獸人掌共六獸辨其名物鄭司農云麋鹿熊麕野豕兔玄謂六獸當有狼而熊不屬又獸人掌罟田獸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又凡祭祀喪紀賓客共其死獸生獸完獸入於腊人皮毛筋骨入於玉府獸醫掌療獸病療獸瘍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囿人掌囿遊之獸禁淮南子毛犢生應龍應龍生建馬建馬生麒麟麒麟生庶獸凡毛者生於庶獸

麀鹿麌麌

朱傳鹿牝曰麀麌麌衆多也曲禮惟禽獸無禮故父子聚

麀駱賓王爲徐敬業討武氏檄致吾君之聚麀毛傳麌麌衆多也說文作噳噳鹿羣口相聚也釋獸鹿牡麚牝麀鄭箋麕牡曰麌復麌言多也爾雅麕牡麌牝麜孔疏音義曰麕或作麏或作麇是麕牡曰麌也或作麌牝者誤孔傳麌麌爲衆多與韓奕同鄭以麌爲獸名爲異耳

其祁孔有

朱傳祁大也毛傳祁大也鄭箋祁當作麎爾雅云麋牡麔牝麎其子麇其跡躔絕有力狄疏云麇總名也詩吉日云其麎孔有孔疏上所言皆獸名今傳但云其大甚有不言獸名不知大者何物且釋獸注引詩云其麎孔有故易傳而從爾雅也說文麋鹿屬也冬至解角運斗樞瑤光星散爲麋獸人云夏獻麋醢人朝事之豆昌本麋臡菁菹麋臡

左傳莊十七年多麋五云麋多則害五稼又麋興於前射麋麗龜又之人來告山澤有介麋焉又楚潘黨逐魏錡至滎澤見六麋錡射以獻黨乃不逐也月令仲夏鹿角解仲冬麋角解淮南子曰至而麋鹿解熊氏云鹿是山獸夏至得陰氣而解角麋是澤獸故冬至得陽氣而解角賈公彥云麋爲澤獸情淫而游澤冬至陰方退故解角從陰退之象鹿是陽獸情淫而游山夏至得陰而解角從陽退之象若節氣早則麋角十一月解故夏小正云十一月麋角隕墜若節氣晚則十二月麋角解故小正云十二月隕麋角又麋善迷善除故禮大夫麋侯表以知帥人討迷除害也周禮獸人冬獻狼夏獻麋註狼膏聚麋膏散聚則溫散則涼以順時也博物志南方麋千百爲羣食澤草踐成泥名曰麋㽥民隨之種稻收百倍莊子麋與鹿交又曰麋鹿食薦淮南子孕婦見兔而子缺脣見麋而子四目麋有四目其夜夜目也類從曰目下有竅夜即能視是也陶隱居云麋千百爲羣多牝少牡人言一牡輒交十餘牝交畢即死其脂墜土中經年人得之方好名曰遁脂埤雅白虎通曰熊爲獸巧猛麋爲獸迷惑故天子射熊諸侯射麋麋水獸也青黑色肉蹄一牡能乘十牝鹿肉食之燠以陽爲體也麋肉食之寒以陰爲體也以陽爲體者以陰爲末以陰爲體者以陽爲末角末也今人用麋鹿茸作一種又以血代茸此大誤也凡含血之物肉易長角難長骨最難長惟麋角自生至堅無兩月之久大者乃重二十餘斤其堅如石計一夜須生數兩此骨血之至強者雖草木至易生者無能及之頭者諸陽之會上鍾於角豈與凡血比哉麋茸補陽鹿茸補陰凡茸無樂太嫩世謂之茄子茸但珍其難得耳其實少力堅者又太老惟長數寸破之肌如朽木茸端如馬瑙紅玉者最佳又北方邊地有麋鹿駝鹿極大角大而有文堅瑩如玉其茸亦可用

殪此大兕

朱傳兕野牛一角青色重千斤爾雅兕似牛犀似豕說文嶓冢之山其獸多兕兕如野牛青毛其皮堅厚可制鎧傳曰陸剸犀象水斷蛟龍即此交州記兕出九德有角角長三尺餘形如馬鞭柄陳藏器云犀之雌者是兕而形不同山海經禱過山多兕圖贊云兕惟壯獸似牛青黑力無不傾自焚以革皮充武備角助文德周禮函人爲甲犀甲七

麂兕甲六屬犀革差劣於兕故增一也李尤鎧銘甲鎧之
施捍禦鋒矢尚其堅剛或用犀兕埤雅兕善抵觸故先王
制罰爵以爲酒戒大玄云庚首東南射兕西北其矢呂氏
春秋楚莊出獵射隨兕獲之申公子培刦而奪之王欲誅
之三月子培死其弟請曰臣之兄有功於車下嘗讀故記
曰殺隨兕者不出三月故臣兄奪之病死王視故記果然
乃厚賞之說苑有隨兕科雉蓋隨母之兕始出科之雉也
羅氏云兕即犀之牸者牯犀之角能辟惡邪寧心神散風
熱故良於藥餌牸犀之角文理分明俗所謂斑犀故美於
服飾爾雅兕似牛犀似豕郭氏稱犀似水牛而豕首然則
犀亦似牛與兕同但首如豕耳兕青而犀黑兕一角而犀
二角以此爲異郭又云犀亦有一角者但古多言兕今多

言犀北人多言兕南人多言犀耳射以得爲儁故周詩美
宣王殪此大兕也國語康叔射兕於徒林殪以爲大甲馬
融曰蒼兕官名主舟楫論衡尚父伐紂至孟津杖鉞而呼
曰蒼兕按蒼兕水獸也九頭能覆舟誓衆欲人之急濟故
以懼之曹洪云若奔兕之觸魯縞國策楚王遊雲夢有奔
兕王彎弓應發而殪漢平帝時黃支貢夜明犀開元遺事
交趾貢辟寒犀如金六帖唐文宗有辟暑犀嶺表異錄有
辟塵犀杜陽編有蠲忿犀又有分水兕形通天駭雞等名
皆難得者波斯以象牙爲白暗犀爲黑暗故杜詩曰黑暗
通蠻貨云犀斑者有正透倒透腰鼓插之辨東壁曰犀凡
三種山犀水犀有鼻額二角兕犀止一角在頂鼻角即鼻
骨也

維熊維羆

朱傳羆似熊而長頭高脚猛憨多力能拔樹爾雅羆虎醜
其子狗絕有力麃說文熊獸似豕山居冬蟄許義疏熊冬出
攀援上高樹見人則顛倒投地而下冬入穴蟄始春而出
脂謂之熊白援神契云赤熊見則姦先自遠淮南子注熊
食鹽而死抱朴子熊壽五百歲能化爲狐狸異苑熊藏山
穴穴裹不得見饑及傷殘則合穴自死續搜神記熊無
穴或居大樹孔中東土呼熊爲子路以物擊樹云子路可
起於是便下不呼則不動也陶隱居熊白是背上膏寒月
則有夏月則無圖經熊形類大豕而性輕捷酉陽雜俎云
熊膽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埤雅云熊似豕
堅中當有白脂如玉味甚美俗呼熊白好舉木引氣謂之

熊經莊子熊經鳥伸是也冬蟄不食飢則自甜其掌故其
美在掌鬼谷子曰分威法伏熊說者以熊之擊搏先伏而
後動淮南子無角者膏而無前有角者脂而無後無角者
大豕之屬肥從前起者也有角者羚羊之屬肥從後起者
也熊掌特美然之難熟晉文侯殺宰夫之臑熊蹯不熟者
而楚成見圍請食熊蹯而死以其難熟冀外救也古者以
熊配虎爲旗又皆以王射之侯又以皮爲冠執罷者冠之
謂之旄頭乘輿之出前旄頭而後豹尾必取熊豹者蓋熊
於山中行數十里必有蹲伏之所山民謂之熊館虎出百
里之外則迷所出之路惟熊不迷故羽旄者皆熊以出焉
豹之爲物亦往而徙反故殿者以豹尾入焉又古以熊爲
旗熊旗西方也故象白虎之數其游五又周官大射諸侯

則其熊侯又匠役則設熊席左傳子産曰昔堯殛鯀於羽
山其神化爲黃熊三代祀之周書成王時不屠國獻青熊
六韜文王囚羑里散宜生得黃熊獻之紂文王卜獵曰非
熊非羆天遺汝師雅翼熊人足黑色革厚筋駑用此自枝
養熊者日雄之不則有痛獵者刺其掌不可得入隱有零
朕之史天官書熊赤色有光與熒熒同又山海經南望昆
侖其光熊熊音熒通雅曰能即熊字又爲三足鼈之名後
人疑不能明也東晳發蒙記鼈三足曰熊韻會曰熊即左
傳黃能入寢之能說文熊本獸名山海經從山多三足鼈
大苦山多三足龜陽羨君山池有三足鼈爾雅鼈三足曰
能釋文獸非入水物故是鼈或疑東海人祭禹廟不用熊
白及鼈不知此祭禹者因所聞而然豈足據耶張叔皮論
曰賓雀下革田鼠上騰牛哀虎變鯀化爲熊則熊皆以能
叶韻穀梁以領叶能天官三能即三台楚詞以能叶佩古
人方音隨借而讀也因羽山言羽淵如雞澤孟津之類何
必以入水爲疑耶贊寧引山海經鼈或作能即能字任昉
述異記江淮中有獸名能音耐蛇精所化冬爲雉春復爲
蛇

爾雅羆如熊黃白文郭云似熊而長頭高脚猛憨多力
能拔樹木關西呼曰貑羆詩義疏有黃羆有赤羆大於熊
其脂如熊白而麤理不如熊白美山海經□家之山其獸
多羆埤雅羆似熊而大堅中長首從目能緣能立遇人則
擘而攫之俗云熊羆眼直惡人斜目淮南子熊羆之動以
攫搏兕牛之動以抵觸是也其白生於心之下肓之上秋

冬則有春夏則無熊羆當脂至春臏瘦即登高木自墜謂
之撲膘爾雅翼貘者云羆熊之雌者力尤猛柳宗元稱鹿
畏貙貙畏虎虎畏羆羆之狀被髮人立絕有力而甚害人
周禮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謂能羆之屬冬藏者
燒其所食之物於穴外以誘出之禹貢梁州貢熊羆狐狸
是中國常貢韓奕之終章曰獻其貔皮赤豹黃羆則北追
貊之國自以所有爲獻如犬戎以白狼白鹿獻穆王也王
會篇成王時東湖獻黃羆朱子云熊羆陽物在山强力壯
毅男子之祥也史記趙簡子疾夢之帝所射殺熊又一羆
來亦射殺之西京賦紛縱體而迅赴若驚鶴之羣罷注以
比舞容也

九十其犉

朱傳黃牛黑脣曰犉爾雅黑脣犉注毛詩傳黃牛黑脣此
宜通謂黑脣牛孔疏犉畜云黑脣曰犉言黃牛明黑脣不
與深色同而牛之黃者衆也爾雅又云牛七尺爲犉皆說
犉黃牛黑犉按詩牛曰九十其犉羊曰三百爲羣則非黑
犉之謂或曰漢書自天子不能具犉駟疑犉即醇謂醇色
也據此則爾雅說文不足信又周頌殺時犉牡音然按犉
無然音汪誤

躍躍毚兔

朱傳毚狡也說文狡兔也倉頡解詁毚大兔也孔疏大兔
必狡故又謂之狡兔大傳麋爲辟雞兔爲宛脾皆聶而切
之戰國策曰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常絢云巴州兔作
狸班最狡易乾鑿度決鼻兔也荊京山口□與闚逍豈以

問犬臣述曰關鼻乎

逐而獲之

孔疏謂田犬也犬有守犬田犬禮效犬者左牽之註以右手防其齧噬又犬曰獻羹註凡肉腬宜炮犬宜羹又做蓋不漁今以狗也周禮犬赤股而躁臊又犬人掌犬牲凡祭祀供牲物伏瘞亦如之相犬者屬焉註牲用純色者外較祭也瘞謂埋物二者亦用牲物相犬相毛色擇其可祭者又坊記夫夫不坐羊上不坐犬以此防民猶有爭利忘義以亡其身者易艮爲狗左傳趙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爲說文犬狗之有懸蹏者孔子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今承大篆又字犬爲猶覽三以犬爲獸宋均注狗斗精之所生也屈子曰邑犬狺狺吠所怪廣雅殷虞晉獒楚獟韓盧宋

鵲皆良犬名夏鼎志曰掘地得犬曰賈尸子地中有犬名地狼穆天子傳犬一名重工說苑客謂孟嘗君曰周氏之嚳天下之疾狗也石梁爾雅曰豹脣一名狐汁耳上白曰白龍宗蓋以槃瓠之名故稱汁耳獨與犬秦國有寶出西海通雅云爾雅犢註西海大秦犬則寶即贙也說文云獸在目八裒詩不惡黑黃金胡爲投乳贙注音犬出大秦國今從海內來西洋多犬皆曰獒有極猛者響獒也二會腐北漠狄犬臬嗅䶂犬都郭生生敢羽能逐虎

豺乃祭獸

爾雅豺狗足郭云似狗似豺長尾白頰色黃俗呼之月令孟秋之獸禮記季秋之月豺乃祭獸戮禽又云豺[illegible]獸殺四方左傳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說文豺狼屬也爾雅豺似狗而長尾白頰高前廣後其色黃季秋取獸四面陳之謂之祭獸禮曰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曰人而不祭豺獺乎豺柴也豺體細瘦故謂之豺漢律捕虎一購錢三千捕豺一購錢百豺虎皆害物之尤者故詩并言之俗云豺羣噬虎言其猛健且衆可以制虎也雅翼豺牙如錐足前矮後高肉酸不宜食張爾公云陸佃以豺從才狼從良爲二物之才智果爾則貉之從各狐之從瓜貓之從苗貂之從召義何所取獸族才且良者莫如騶虞天騶虎蛙字何以從馬從鳥從蟲經史言殘忍必曰豺狼言乖迕必曰狼狽由此觀之其穿鑿可知又羅願云狗爲豺舅見狗輒跪禽獸當各有眷屬安所考而知之尤俚誕不足信

俾出童羖

朱傳童羖無角之羖羊必無之物也毛傳羖羊不童也鄭箋羖羊之性牝牡無角爾雅夏羊牡羭牝羖注夏羊黑羖䍽也今人便以牂羖爲白黑羊名羅氏云羖本夏羊牝者之名吳羊白夏羊黑羖羊角主明目安心益氣輕身而詩云俾出童羖明以必無之物猶言而無實不爲用也羖在今世但爲黑羊之名不取牝義而音又適於牯故本草稱牯羊牯乃牡之名李氏本草生秦晉者爲夏羊頭小身大毛長土人剪其毛爲氈謂之綿羊爾雅夏羊牝羖說文夏羊牡曰羖疑爲舊註沿正韻以羖爲牡誤詩曰俾出童羖所以恐之也

毋教猱升木

朱傳猱獼猴也性善升木不待教而能也爾雅猱蝯善援

玃父善顧汪探蠖便攀援玃父玃玃也似彌猴而大色蒼
黑能攫持人好顧眄孔疏探則玃之皆屬非猴也樂記注
猴彌猴也是其類同也說文夒貪獸也一曰母猴似人陸
疏猱彌猴也楚人謂之沐猴老者為玃長臂者為猨猨之
白腰者為獑胡獑胡猨駿捷於獼猴其鳴噭噭而悲春秋
繁露猿壽八百歲好引其氣也廣雅狖狚獼猴也顏師古
云猨善拂拭相如賦蛭蜩玃猱顏注今狖皮為鞍褥者非
猨猴也陸佃云狖蓋猨狖之屬輕捷善緣木大小類猨長
尾尾作金色俗謂之金線狖楊慎談苑云狖生川峽深山
中人以藥矢射殺之取其尾為卧褥鞍被坐毯中矢毒自
自嚙斷其尾以擲之狖一名猨顏氏以為其尾柔長可藉
故制字从柔宋二品以上用狖坐以其皮為褥也猨臂通

肩刻之可以為笛聲圓於竹猨猴屬長臂善嘯便攀援故
其字从援省論衡曰鹿制於犬猨伏於鼠今人取鼠以擊
猨頭猨不復動管子曰望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猱猿
飲焉今猨好上茂樹渴則接臂而飲類從曰獨一叫而猿
散邇一鳴而猿伏獨猨類也似猨而大食猿蓋猨性羣獨
性特猨鳴三獨鳴一是以謂之獨也舊說猨鳴而獺候之
故求皆發蒙記曰獺以猨為婦也莊子猨猵狙以為雌蓋
言獺也爾雅翼猨與沐猴相類輔踐不同耳猨雄者善啼
啼數聲則衆猨叫嘯騰擲如相和焉其音悽入肝脾巴諺
曰巴東三峽巫峽長哀猿三聲動人腸其臂甚長人有此
相則以善射名淮南子曰羿脩臂而善射李廣猿臂善射
其天生也漢書西域之國有烏秅者山居累石為室民皆

接手飲如猴之為是亦異矣段公路北戶錄言有雞猿絕
大越處子論劍術乃有老翁試之相與周旋以竹制之騰
上為猿故劍號曰猿翁嚴粲云猱即王孫杜詩覓胡孫是
也元康地記猿與彌猴不共山宿臨旦相呼王延壽王孫
賦儲糧食於兩頰稍委輸於胃脾緣百仞之高木攀窮枝
之長枝柳子厚以猿王孫居異山德異性不能相容猨之
德靜以恒王孫之德躁以囂勃諍號呶雖羣不相善也食
相噬齧行無列飲無序乖離而不思有難推其柔弱者以
免好踐稼蔬所過狼藉披攘木實未熟輒齕齩投注山之
小草木必凌挫折挽汀桑地記福山有山猱赤足鳥喙考
猱詩謂之猱性躁而多智通雅云猱一名狨其毛黃而長
金色異宋世以為鞍褥謂之金線狨按猱字說文作夒禽

文作猱或作獿又作蝚猱屬陸璣云彌猴嚴粲詩緝元康
地記與柳子厚王延壽爾雅翼互有異同而師古及陸璣
二家俱以猱猴為異物故埤雅以猱為狨而別見猴未知
孰是

有豕白蹢

箋云豕之性能水又唐突難禁制四蹄皆白曰駭則白蹢
其尤躁疾者爾雅豕子豬豶豶幺幼奏者豱所寢橧四豴
皆白豥其迹刻絕有力豜豕五尺為豟說文豕彘總名孚
四月生在卦屬坎有畜屬水在禽應室星易繫辭坎為豕
言坎性趣下豕俯首也曲禮豕曰剛鬣言豕肥則鬣剛也
方言豬燕朝鮮謂之豭關東西謂之彘或謂之豕南楚謂
之豨其子謂之豚或謂之豯吳揚之間謂之豬子說文豕牲

以小ト也何承天纂文梁州以豕爲豬河南謂之彘吳楚謂之豨漁陽以豬爲豵齊徐以小豬爲豰豯白豕黑頭也貔豕奏毛也易睽上九曰見豕負塗大畜六五曰豶豕之牙古姤初六曰羸豕孚蹢躅禮士無故不殺犬豕又豚去腦不可食又晏子祭先人豚肩不揜豆又居澤者不以鹿豕爲禮月令孟夏天子以彘嘗麥王制秋薦黍以豚韓詩說大喜雪馬喜風豕喜雨春秋說題辭斗星散爲彘四月生淮南子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古有讀史者云三豕渡河子貢曰己亥日也校之果然山海經貀豬大者肉至千觔豪豬狀如豚而白毛毛大如笄而黑端又子先王之法大豕不期年不食豢生要集豕白蹄青爪不可食五行傳聽之不聰則有豕禍埤雅豕喜兩

而躁大畜六四曰童牛之牿六五曰豶豕之牙牢謂之牿牙者所以畜豶豕之杙也今東齊海岱之間以杙繫豕謂之牙賦曰置牙擺牲是也六四畜初以列制內也有牿之象六五畜九以小制大也有牙之象用官豕盲眼而交睫屁蓋豕有米肉如星則其臭腥而肉不可食說文已象其形亥象豕形蓋一陽生於子至巳而六陽備一陰生於午至亥而六陰備故此二字皆象形也林氏小說曰以其食不潔故名之豕列子字有欄子張武作小豕也一名蘭子凡物不知生之主謂之蘭以而言凡豚爲全體又爲分體李氏本草豕生青徐者耳大生燕冀者皮厚生梁雍者足短生遼東者頭白生豫州者味短生江南者耳小生嶺南者白而肥按古遯字作遂象即豚也詳見疑始

牂羊𩠐首

朱傳牂羊牝羊也𩠐大也羊瘠則首大也爾雅羊牡粉牝牂郭云謂吳羊博雅吳羊牝一歲曰牸䍽三歲曰牂又土中精羊曰𩠐羊大也又上神名李斯傳泰山之高百仞跛牂牧其上史記本作牂

駟騵彭彭

朱傳騂馬白腹曰騵爾雅騂馬白腹騵注駵赤色黑鬣檀弓周人尚赤戎事乘騵孔疏因武王所乘遂爲一代常法傳云騵言上周下殷也埤雅騵从縓省禮曰練而縓縓淺赤也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

先生如達

朱傳先生首生也達小羊也羊子易生無留難也毛傳達生也鄭箋羊子也孔疏傳文略耳非謂達爲生也說文羍小羊又曰七月生羊也从羊大聲薛琮答韋昭云羊子初生達小名羔未成曰羜大曰羊長幼之異名大戴禮人十月而生史記以爲及朞則周一年矣未可信也一說達即通達之義言其生之易無坼副也必泥如字立解以小羊比后稷以牝羊配姜嫄誤也刊繆正俗曰呂忱字林羍未晬羊也今言小羊爲旋子者此當言羍子達亦小羊字通達一作羍音撻

取羝以軷

朱傳羝牡羊也孔疏祭不用牝也爾雅羊牡羒注謂吳羊白羝易大壯九三羝羊觸藩羸其角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死似利[illegible]廣雅吳羊牡一歲曰牡䍽三歲

□□羖羝是牡羊總名而粉乃是羊之羝者蓋羝性好
□□齊民要術畜牧之法大率十羊二羝以爲羝少則不
孕多則牧羣亂取其無角者恐其抵觸以傷胎也蓋羝爲
□羝觸爲罷羝埤雅羝性好觸故从羝省音以羝者低其
角然後能觝突也易曰羝羊觸藩九二重剛而不中又動
以進故有此象上六亦以羝羊者蓋大壯之極然於羝羊
猶坤之上六疑於龍爾史匈奴謂蘇武羝羊乳爲頭白

有猫有虎

朱傳猫似虎而淺毛釋獸虎竊毛謂之虥猫注竊淺也詩
曰有猫有虎又云狻麑如虥猫雅翼虎淺色謂之虥猫而
西域傳注稱獅子似虎正黃而有頓尾端毛大如斗又詩
稱韓土之樂有猫有虎周書記武王之狩禽虎二十有二
猫二則是虎之類也名物疏猫是猛獸非捕鼠之猫也
捕鼠之猫形亦似虎又晝地卜食亦如虎其鼻端常冷惟
夏至一日煖蓋陰類也故應陰氣如此與虎陽獸感風不
同酉陽雜俎猫一名蒙貴一名烏圓拾遺記猫一名銜蟬
禮郊特牲迎猫爲其食田鼠也陸農師云鼠善害苗猫能
食鼠故字从苗猫食田鼠虎食田豕故詩以譽韓樂又猫
有黃黑白駁數色尾長腰短目如金上齶多稜者良其睛
子午卯酉如一線寅申巳亥如滿月辰戌丑未如棗核也
按道雖蒙頌雌之小者紫黑色能捕鼠或作蒙貴廣志曰
然猶有黑白黃者暹羅最良捕鼠有捉於家猫據此則與
猫實二物矣又唐書波斯伊嗣侯遣使獻活褥地形似鼠
身長能入穴取鼠物類志曰褥地

獻其貔皮

朱傳貔猛獸名釋獸貔白狐其子縠陸疏貔似虎或曰似
熊一名執夷一名白狐遼東人謂之白羆說文虎豹屬出
貉國書如虎如貔於商郊曲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註兵
車雖畫貔貅形象威猛與此雖便衆知警備也陸德明云
貔本亦作貔即白狐也郭璞晉書稱猛士如虎如貔貔蓋
豹屬亦曰執夷白狐之云似是而非

亦白其馬

朱傳殷尚白脩其禮物仍殷之舊也檀弓殷人尚白戎事
乘翰注以建丑之月爲正物牙色白翰白色馬也易曰白
馬翰如明堂位夏后氏駱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
馬蕃鬣兩彼毛或云美毛鬣

有驈有皇

朱傳驪馬白跨曰驈釋畜驪馬白跨驈孫炎曰驪黑色也
白跨股腳白郭璞曰跨髀間也孔疏跨者所跨據之處

有騅有駓

朱傳蒼白雜毛曰騅釋畜蒼白雜毛騅郭璞曰即今騅馬
疏蒼淺青也毛有淺青及白兼雜毛者名騅說文騅馬蒼
黑雜毛孔疏雜毛是二色相間雜按蒼黑之說近是騅音
佳一作朱惟反音追
駓朱傳黃白雜毛曰駓釋畜黃白雜毛駓郭璞曰今之桃
華馬疏毛色黃白而復有雜毛者名駓說文黃馬白毛也
孔疏騅駓二者皆云雜毛是體有一種之色相間雜上云
黃白已是黃騂曰黃止是一毛色之中自有淺深與此二

色者異

騂有騏

朱傳赤黄曰騂疏周人尚赤而牲用騂騂爲純赤色上云
黄騂曰黄謂黄而微赤此云赤黄曰騂謂赤而微黄其牲
赤色書洛誥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周禮云凡陽祀用
騂

有驒有駱

朱傳青驪驎曰驒色有淺深斑駁如魚鱗今之連錢驄也
說文驒驒騱野馬也又曰青驪白鱗文如鼉魚釋畜青驪驎
驒郭璞曰色有淺深斑剝隱鄰韓詩及字林皆曰驒白馬
黑髦

有駵有雒

朱傳黑身白鬣曰雒

有駰有騢

朱傳彤白雜毛曰騢釋畜彤白雜毛騢郭璞曰彤赤也即
今赭白馬邢昺曰毛赤白兼雜毛者名騢說文馬赤白雜
毛色似鰕魚也青波雜志曰碧雲騢廐馬旋毛也碧如霞
如雲然貫而不掩旋毛之醜

有驔有魚

朱傳豪骭曰驔毫在骭而白也毛傳豪骭白驔孔疏蓋膝
下之名說文骭骹也郭璞曰骭脚脛釋畜云四骹皆白贈
無豪骭白之名傳言豪骭白者蓋謂毫在骭而白長名爲
驔驓則四骹襍白而毛短故與驔異說文驔驪馬黄脊名
物疏毛傳本作豪骭白朱傳因此傳四種馬文連除一俱
有曰字故云豪骭曰驔若然則豪是長毛骭是脚脛朱傳
云豪在骭而白白字從何生出當是後人書寫繆耳說文
云驔驪馬黄脊按爾雅驪馬黄脊名爲騽不名驔也說文
騽字云馬豪骭又似用此傳文以驔爲騽以騽爲驔縱毛
傳不足依豈爾雅亦可攺乎許於是失之遠矣
魚朱傳二目白曰魚似魚目也釋畜一目白瞷二目白魚
郭云似魚目也雅翼相馬之說曰馬目欲得黄又欲光而
有紫豔若小而多白則驚畏驚畏馬之大病故其序尤在
後杜甫畫馬贊魚目瘦腦龍文長身馬又有雞目者尚書
大傳散宜生之犬戎取美馬駮身朱鬣雞目者九六焉淮
南子作雞斯

駜彼乘駽

朱傳青驪曰駽今鐵驄也釋畜青驪駽孫炎曰色青黑之
間郭云今之鐵驄馬經驄馬之別七曰荏鐵詩注梅聖俞
有馬名鐵獺駽音萓駜[illegible]毛傳肥彊貌說文馬飽也

駿厖

朱傳駿厖之義未詳傳曰駿大也厖厚也董氏云齊詩作
駿駹謂馬也輔氏曰當從董說則與上章綴旒義相類喻
能乘載諸侯也

詩傳名物集覽卷四

黃岡陳大章雨山撰録

蟲豸

螽斯羽

朱傳螽蝗屬長而青長角長股能以股相切作聲一生九十九子語錄問螽卽是春秋所書螽疑斯是語詞如鹿斯露斯之類然七月詩言斯螽動股則恐是名也爾雅蜤螽蜙蝑陸疏幽州人謂之舂箕舂箕卽舂黍蝗類也長而青長腳長股股鳴者也或謂似蝗而小斑黑其股似瑇瑁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又曰食苗心曰螟說文蝗螽也廣雅螽蝗也今謂蝗子為螽一名蝝螽災爲五行傳春秋之螽蟲災也兩螽於宋是時宋公暴虐刑重賦斂無已

春秋佐助期曰螽之為蟲赤頭甲身而翼飛行陰中陽也螽之為言衆暴衆也春秋合誠圖曰螽者冬而甲為害故天兩螽以刑去魄五行志蟊賊曰蝝負蠜也性不食穀食穀為災介蟲之孽說文蝗螽也一名蝝一名蜙公羊傳螽何以書記災也蝝何以書記異也螽字从冬冬終也至冬而終魯十二月有螽孔子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再失閏也春秋書螽在秋者四在八月者二在九月十月者一在十二月者一唯十二月乃失閏之過其餘八九十月蓋夏六七八月也兩螽於宋言自上而下衆多之甚故以兩言之方言舂黍謂之䘃蝑注云江東呼為虴蜢然之月令章句其類孔於土中深埋其卵江東謂之蚱蜢蔿言田螺類山云蝗子未有翅者為蝝蝗蝻卽詩所云螽也蝻㒼

蝗一名蜙蝑卽一種大青色股長而鳴聲響躍者螽醜奮羽翼而飛注云螽蝗之類好奮迅作聲而飛螽斯之類好以腳自摩作聲凡物有陰陽情欲者無不妬忌惟蜙蝑否各得受氣而生子故能詵詵衆多孔氏云此言螽斯七月言斯螽文雖顛倒其實一也列子吾力能折秋蟬之翼折春螽之股又曰魚卵之為蟲蔡邕曰蝗是魚子在水中化為之埤雅云春魚遺子如粟埋泥中明年水及故岸則化為魚如遇旱水不及故岸子久暴日下乃生飛蝗一母百子故詩曰衆為魚矣實為豐年埋或然也李廷機曰斯是語助見朱子語錄無可疑者名物疏蚱蜢生稻田中穴其孔類似陸璣所言作釋蟲又言土螽蠰谿說者以為此蟲細小善跳江南所謂蚱蜢也則斯螽別是一物

矣嚴氏以此為蝗以七月之斯螽為蚱蜢不主孔疏之説疑不能明也小序但言螽斯不妬忌不言其生子之數蘇轍云一生八十一子而朱子陸佃之言夫詩與據陸疏廣要螽斯之族實繁爾雅並列五種一曰阜螽蠜詩趯趯阜螽是也一曰草螽負蠜詩喓喓草蟲是也一曰蜤螽蜙蝑詩螽斯羽是也又有蟿螽螇蚸形似蜙蝑而細長飛翅作聲者也又有土螽蠰谿今謂之土礫江東呼蚱蛨又名蚱蜢似蝗細小善跳者也分疏所以知者家何故相駁相混張爾公云螽但名大小不一爾雅阜螽負蠜陸疏阜螽是負蠜左傳蝝不為災皆與蟲類爾雅謂之蠜蠜本草謂之飛廉廣雅謂之飛蠊一名負盤與負蠜不同類杜預注螽負蠜如蝗蟲後世因以為阜螽誤矣然如此但舊

螽蠜顧謂草蟲爲蚯蚓劉向以阜螽爲介蟲之
[illegible]

喓喓草蟲

朱傳草蟲蝗屬奇音青色釋蟲草螽負蠜郭璞曰常羊也
[illegible]大小長短如蝗[illegible]青色好在茅草中左傳有[illegible]
[illegible]云蜚負蠜[illegible]常有[illegible]一名負盤此注[illegible]
誤爲蠜耳陳[illegible]云飛廉一名負盤蜀人食之辛辣好夜
行人觸之[illegible]氣出一名負盤即臭盤蟲也陸佃云一云蚯
[illegible]負蠜[illegible]以類應阜螽鳴於上風負螽鳴於下風而風
[illegible]故負螽曰蠜草蟲謂之負蠜是以蚓爲負蠜矣[illegible]云
[illegible]雖微物其啟閉有時故月令孟夏螻蟈鳴後五日蚯蚓
出冬至之日蚯蚓結皆以紀候夏夜好鳴於草底江東謂

名物蒐覽卷五　五

之歌女或曰鳴砌張衡云土蟺鳴則阜螽跳是又以蚓爲
草蟲也詩緝負螽也蠜也即螽斯也[illegible]歐陽氏曰生於
陵阜曰阜螽生於草間曰草蟲形色不同種類亦異故以
阜草列之又曰凡蟲鳴皆於種類同者相匹惟二物不然
故詩人引此以比男女之不當合者按此說尤非蓋凡以
類從者如雲從龍風從虎之類皆是豈必專一物哉名物
疏按釋草蟲不一然以爲似蝗者近之詩緝以草蟲阜螽
螽斯爲一以螽斯斯螽爲二螽斯斯螽不知其同異而阜
螽草蟲之與螽斯則斷乎爲三者爾雅自辨矣張爾公云
春秋書螽十後書蜚蜚與螽非一蟲[illegible]歆五行傳以蜚爲
負蠜楊慎論蜚亦引負蠜誤也爾雅[illegible]蠦蜰郭注即負盤
臭蟲也阜螽蠜草蟲也則負蠜與蜚分爲二矣公羊傳與

[illegible]合[illegible]螽同類春秋既書螽必不發又書蜚也又當
[illegible]云遼海有蜚如蜻蜓名紺[illegible]七月羣飛蔽天此又一蜚
與詩義別

趯趯阜螽

朱傳阜螽蠜也釋蟲阜螽蠜李巡曰蝗子也陸璣今人謂
蝗子爲螽子兗州人謂之螣許慎云蝗螽也蔡邕云螽蝗
也明一[illegible]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異種同類陸佃云阜
螽今謂之蚱蜢亦跳亦飛飛不能遠青色博物志螟螣亦
取[illegible]而成已于爾雅翼食葉曰蝝蟘之字又作螣
種類不一故曰百螣時起許氏以爲百螣動股蝗屬也時
起害[illegible]股則阜螽即今蝗蟲也陳藏器阜螽蚯蚓二物
異類[illegible]爲雌雄阜螽如蝗蟲東人呼爲蚱蜢有毒名物

名物蒐覽卷五　四

疏[illegible]阜螽但云蠜而已不知蠜是今之何物陳氏云
如[illegible]亦蚱蜢之類也李巡陸璣直謂爲蝗殊不思蝗
是[illegible]向所謂介蟲之孽豈歲時[illegible]有而詩人詠之
乎[illegible]傳[illegible]謂之螽者蝗也凡似[illegible]時恒
有[illegible]螽名故有阜螽草螽蜇螽[illegible]之[illegible]諸說
[illegible]可也然要按螽草螽阜[illegible]詩緝以爲
一物[illegible]但爾雅謂草蟲爲負蠜[illegible]螽爲負蠜豈
形狀相似[illegible]辨也至左傳所載之蜚是臭蟲爾雅之蠦
蜰本草之[illegible]爾雅之飛蟅飛蠊香娘子臭盤蟲皆是物
也[illegible]謂之[illegible]負蠜也因左氏及漢書多作[illegible]人
遂有[illegible]陸佃謂負螽爲蚱蜢躍躍謂草蟲爲[illegible]
[illegible]平子土[illegible]阜螽之說誤之也

領如蝤蠐
朱傳蝤蠐木蟲之白而長者爾雅蝎蛣蝠注水中蠹蟲又云蟦蠐螬郭云在糞土中蝎注在木中桑蠹是也今雖通名爲蝎所在異又云蝎桑蠹注即蛣蝠孔疏一蟲而六名也以在木中白而長故以比頸定本云蝤蠐蝎也與蟲字與爾雅合方言蟦螬謂之蟦自關而東謂之蝤蟦或謂之蚕蠋或謂之蝖蝬梁益之間謂之蛒或謂之蝎或謂之蛭蛒秦晉之間謂之蠹或謂之天螻四方異語而通者也本本草注此蟲在腐柳樹中內外潔白土糞中者皮黃內黑黯陶隱居云大者如足大指以背行乃駛於腳稱猪蹄作羹與乳母不能別陳藏器云蠐螬居糞土中身短足長背有毛筋入秋化爲蟬蝎在朽木中食木心穿如錐刀一名

蠹身長足短口黑無毛節慢至春羽化爲天牛兩角狀如水牛色黑背有白點上下緣木飛騰不遠二蟲出處既殊形質又別蘇恭乃混其狀總名蠐螬誤矣符子云石生金木生蝎化書蠑螈相育不母而生埤雅蝤蠐一名蛣蝠蓋蝎一蝤蠐也佶屈曲貌以形舉也詩曰領如蝤蠐蓋蝤蠐之體有豐潔且白者故詩以況莊姜之領七辨曰蝤蠐之領阿那宜顧是也此即木中蠹蟲亦曰桑蠹故古者諺從中起謂之蝎譜曹植論藉田曰昔二苗共工驩兜非堯之蝎與齊之諸田晉之六卿魯之三桓非諸侯之蝎歟埤雅別釋蟦蠐舊云蝤蠐生木中內外潔白蟦蠐在糞土中外黃內黯或謂之蠐螬列子所謂烏足之根爲蠐螬也然化權輿云蛇穿腹竄蠐螬背行今俗謂之蟦螬舊云蟦螬化

[illegible][illegible]轉爲蟬蓋蟬之去復育猶之解甲蛇之脫皮可謂尸解矣據此則蝤蠐是蝎衛風所稱者蟦蠐乃李時珍是二物因諸家稱引不一故附及之莊子云烏足根所化淮南云置桑蠐中即生蠐螬王充云化復育轉爲蟬博物志云以背行駛於其足宋齊丘云蠑螈相育不母而生者也蝤蠐一名蝎一名蠹一名桑蠹一名蛣蝠生桑柳柏及構木中諸腐木根下亦多有之本是二種陶隱居蘇恭俱混爲一蝎自是蝤蠐之異名非蠆尾之蝎也天螻爾雅云螜即螻蛄也揚子方言蛒蟦或謂天螻然則亦異物同名非爾雅之螜矣方書蠐螬炙熟食之明目搗生汁滴入目中去翳障試之良驗

螓首蛾眉

朱傳螓如蟬而小其額廣而方正毛傳螓首顙廣而方爾雅蚻蜻注頭有文如蟬而小此詩領膚齒舉全物比之故言如螓首蛾眉則指其體之所似不言如也螓亦蟬類蟬之類非一爾雅蜩爲蟬之總名蟬方語也析言之五釆不具先諸蟬鳴者曰蜋蜩頭有花冠鳴聲清者曰螗蜩曰蝘曰胡蟬曰冠蟬曰螗蛦夏小正蠪之與五日翕望乃伏注蝺螗蜩也最大而黑色夏鳴聲壯者曰蝒曰馬蟬大而有文額廣且方者曰螓方言所謂螓蟒也詩以比婦人之首夏小正鳴蚻虎懸蚻即螓也鄭注蚻音扎蟬似蜻蜓鳴無韻但扎扎然小者謂之麥蚻小而色青者曰蠽曰茅蜩埤雅一種似蟬而小綠色北人謂之螓即詩所謂螓首也蛾朱傳蠶蛾也其眉細而長曲爾雅蛩羅注蠶蛾疏云即

蠶蛹所變者也埤雅蠶生蛾蛾生卵博物志食桑者有絲而蛾蛾類者先孕而後交蓋蛹者蠶之所化蛾者蛹之所化荀子曰蛹以爲母蛾以爲父是也蛹一名蚆蛾一名羅孫炎爾雅正義以爲蚆卽足雄蛹卽是雄羅卽是雄蛾卽是雌蛾似黃蝶而小其眉勾曲如蠶故詩以譬莊姜曰螓首蛾眉又朝生暮死蟲狀如蠶蛾名孳母白露節後生水上羣飛墜水中隨水去以千百計謂之白露蟲俗呼魚䲔又一種善撲燈火夜飛謂之飛蛾一名慕光亦其類也符子曰不安其昧而樂其明是猶文蛾去暗赴燈而死與鹿爲蚍蛀蠹一名蛹蛀古通用日日是從蚰與蟻忠爽申雖避戊已無異字通蛾一入紙韻蓋古用爲蟻字經傳蟻作蛾省文也禮學記蛾子時術之注小蟲與術土以成大垤莊子孔子舍於蟻丘注蟻丘地名史記淳化鳥獸蟲蛾注蛾作蟻令人多誤用

蒼蠅之聲

詩雅蠅蠅之聲注靑蠅之類好搖翅自擊方言蠅宋齊謂之羊自關而西秦晉之間謂之蠅埤雅蠅好交其前足有絞繩之象故繩字从蠅省準生於集繩亦於蠅其義一也亦好交後足絞翅自扇段氏云蒼蠅聲雄壯青蠅聲清聒其聲皆在翼又口青蠅尤能敗物盡貴蠅亂黑者蠅善亂聲故詩以青蠅刺讒而來方曰正雞則鳴蒼蠅之聲也青蠅首赤如火背若負金蒼蠅又其大者肌色正蒼合俗謂之麻蠅一名聚跡蠅逐臭者齒喙惡其循米卵則蛆爲引所謂夏蟲不可以語水者也類從蠅生於尺水溺死置灰中須臾卽活淮南子以爲爛灰生蠅正謂此也雅集蒼蠅蠅之潔者小於青蠅其色蒼好集几案食飲上韓子以骨去蟻蟻愈多以魚驅蠅蠅愈至張敞書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託於騏驥之髮則致千里西陽雜俎大麻蠅茅根所化又多生拾蘚間以集作房久則小蟲脫爲蠅色正蒼班間青蠅貪肉汁而忘溺死衆人貪世利而陷罪禍易林齒內所在青蠅集聚辨別黑白敗亂我國呂氏春秋以狸致鼠以冰致蠅楊子法言或問蒼蠅紅紫注蒼蠅間乎黑白紅紫似朱而非朱爾語云蠅晝聚而夜散蚊夜聚而晝散此物知一日之候也馬駒生上旬者行在母前生中旬者行與母齊生下旬者行在母後此物知一月之候也狛大遷春則交蛇蟲蟄冬則蟄此物知一歲之候也

蟲豸飛蠢蠢

大傳蟲豸飛跂行卽曰而百蟲作也廣韻蟲介總名孔疏毛蟲三百六十而鳳皇爲之長則知亦揔名也蠢蠢未必皆小蟲也爾雅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此此對文耳散言則無足亦曰蟲周禮外骨龜屬內骨鱉屬卻行螾行屬仄行蟹屬連行魚屬紆行蛇屬以脰鳴者鼉龜屬以注鳴者精列屬以旁鳴者蜩蜺屬以翼鳴者發皇屬以股鳴者蚣蝑屬以胷鳴者榮蚖屬謂之小蟲之屬又秋官庶氏掌除毒蠱翦氏掌除蠹物赤犮氏掌除牆屋壺涿氏掌除水蟲大戴禮曰易之生人禽獸萬物昆蟲各有所以生或奇或耦或飛或行莫知其情惟達道德者能原本之矣毛蟲之精者曰麟羽蟲之精者曰鳳介蟲之精者曰龜鱗蟲之精者曰

曰龍倮蟲之精者曰聖人禮記孟春之月蟄蟲始振仲春之月蟄蟲咸動仲秋之月蟄蟲坏戶季秋之月蟄蟲咸俯在內皆墐其戶春秋考異郵二九十八主風精爲蟲八日而化風烈波激故其命字从𧕟蟲之爲言屈申也卬蟲影伏羽蟲體伏匙吞者八竅卵生咀嚼者九竅胎生食葉者有絲食土者不息圖經蟲類至繁萬物無不生人身皆有之邵雍曰蟲風族也故蟲皆由風化如㮤栗之類外殼完固而內蟲已生腹中皆外物遺種應是風化使然詩大雅蘊隆蟲蟲注熱氣也爾雅爞爞熏也義同按說文虫蚰蟲分三部讀吁委切音虺而前後音義自相矛盾六書故音直中切綠動跂行翾飛之屬皆从蟲虫與蚰爲蟲之省文非有二義也備考及廣韻總要正字通並同

蟋蟀在堂

朱傳蟋蟀蟲名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或謂之促織爾雅蟋蟀蛬李巡曰蜻蛚也郭璞云今促織也古今注蟋蟀一名吟蛩一名蛩秋初生得寒則鳴一云濟南呼爲懶婦易通卦驗蟋蟀之蟲隨陰迎陽居壁向外趣婦女織績女工之象通卦驗立秋蜻蛚鳴白露下蜻蛚上堂周書小暑之日溫風至又五日蟋蟀居壁漢書蟋蟀俟秋吟後漢書秋風鳴而蟋蟀吟蓋氣候之徵也陸璣一名蜻蛚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趣織里語云趣織鳴懶婦驚詩義門蟋蟀食蠅而化成春秋說題辭趣織爲言趣織也織與事遽故趣織鳴女作兼倍單巴云蟋蟀侔天子無遠兵月令季夏蟋蟀居壁疏此物生在於土中至季夏羽翼稍成未能遠飛但居壁間至七月則能遠飛在野搜神記朽葦爲蛬韓愈幽懷詩潛蛬注蟋蟀也埤雅曹奢而苟嗇儉而勤故詩一以蜉蝣一以蟋蟀刺之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九月之時也九月建戌於文禾千爲年步戌爲歲蓋年取禾之一熟而歲跨兩秋故步至戌乃謂之歲也京房占七月建申律爲夷則蟋蟀鳴雅翼蟋蟀以夏生秋始鳴周書蟋蟀居壁淮南云居奧奧者西南隅也有生野中及人家者次則漸近人好吟於土石塼甓之下尤好鬬勝輒矜鳴其聲如急織故幽州謂之促織又其鳴正織之候也古稱螣蛇游霧而殆於蝍且蝍且乃蜈蚣耳許叔重謂蟋蟀爲蝍且上蛇蛇不敢動非也梓人以注鳴者精列觡楚辭潛容與而獨倚兮蟋蟀鳴此西堂賈秋壑蟋蟀論云有四病卬頭捲鬚練牙踢腿也若兩尾高低垂妥並是老朽亡可立待吳人及北方珍畜作箱一枚至百金凡蟋蟀出於草中者少力出石隙竹根者堅老善鬬有立於蛇頭者尤惡王安石字說云蟋蟀能率陰陽之悉者也揚雄山曰陰陽之氣豈蟋蟀所能率哉其迂曲可笑多類此樂府有蜻蛚篇即蟋蟀一作蟋蟀又曰趣織樂府作促織一作趨織其名孫駐者又王孫之訛也通雅按朱傳云斯螽莎雞蟋蟀一物隨時變化今所見同時齊鳴形狀各別陳宜齋曰說文以蟋蟀爲蝍且上蛇此高誘注淮南所引今說文蟋蟀下無此解蓋誘所附耳又方言蜻蛚指蟋蟀詩類考云即蜻蜓誤矣蜻蜓與螟蛉爲一類非蜻蛚也文長箋蜻蛚即蜻蛉亦誤

蜉蝣之羽

朱傳蜉蝣渠略也似蛣蜣身狹而長角黃黑色朝生暮死爾雅蜉蝣渠略舍人曰方言南陽以東曰蜉蝣梁宋之間曰渠略郭注似蛣蜣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聚生糞土中朝生暮死豬好啖之樊光曰是糞中蝎蟲隨雨而出陸疏似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今人燒炙噉之美如蟬也陸佃云蟲似天牛而小有甲角叢生糞壤中朝生夕殞有浮游之義詩曰蜉蝣掘閱言掘土使解閱也管子掘閱得玉爾雅翼蜉蝣速死之物故以刺曹共公之好奢言雖衣服楚楚安能久也淮南子蠶食而不飲二十二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蜉蝣不食不飲三日而死又曰鶴壽千歲以極其游蜉蝣朝生暮死以盡其樂王褒聖主得賢臣頌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言知時也許叔重鴻烈注朝菌者朝生暮死之蟲也生水上狀似蠶蛾一名孳母海南謂之蟲邪則亦蜉蝣之類音義本字或作蜉略或作蟝音渠同俗作蝆蝣者誤也夏小正五月浮游有殷殷眾也浮游殷之時也廣志蜉蝣在水中翕然生覆水上尋死隨流而去字說蜉蝣輕也生於夏月陰氣之卑濕而浮游者故其為物不實而小曹君無篤實之德而從其小體若此刺其甚矣掘閱疏此蟲土裹化生言其掘地而出形容鮮閱也閱者說懌之意朱子不取詩緝更明謂升騰變化也

名物□□卷五 十一

蠶月條桑

朱傳蠶月治蠶之月爾雅蟓桑繭雔由樗繭棘繭欒繭蚢邢疏云此皆蠶類作繭者因所食葉異其名也食桑葉作繭者名蟓即今蠶也書桑土既蠶周禮內宰中春詔后帥內外命婦始蠶於北郊以為祭服馬質禁原蠶者注原再也天文辰為馬蠶書蠶為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再蠶者為傷馬與又典絲掌絲入絲入皮而辨之也又庶人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所以恥不勉也記月令季春天子乃薦鞠衣於先帝命野虞毋伐桑柘具曲植籧筐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受功以共郊廟之服孟夏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為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為之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

名物□□卷五 十二

世婦之吉者使入蠶於蠶室奉種浴於川桑於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獻繭於夫人夫人副禕而受之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春秋文耀鉤云蠶合絲者陽物大火惡水故食不飲桑者土之液木生火故蠶以三月葉類合相食荀子身女好而頭馬首屢化而不壽善壯而拙老者有父母而無牝牡冬伏而夏遊食桑而吐絲前亂而後治夏生而惡暑喜濕而惡雨蛹以為母蛾以為父三俯三起事乃大已夫是之謂蠶理淮南子黃帝元妃西陵氏始蠶今長子云蠶寒而餓之則引日多而絕之則用日少寒溫饑飽之為修短驗於物者也事物紺珠三化先孕後交不交者亦產子子後者無眉目收朱亦薄嵇叔夜云火蠶十

八月寒蠶三十餘日吳錄南陽郡一歲蠶八績故吳都賦
曰鄉貢八蠶之綿林邑記九眞郡蠶年八熟繭小輕薄絲
弱永嘉郡記永嘉有八輩蠶蚢珍蠶三月績柘蠶四
月初績蚢蠶四月績愛珍五月績愛蠶六月末績寒珍七
月末績四出蠶九月初績寒蠶十月績廣志有原蠶有冬
蠶有野蠶有柘蠶可以作綿帛禮王親耕三推而止王后
親蠶一繭而止藝云蠶之所吐為忽十忽為絲五絲為繻
十絲為升二十絲為綫四十絲為紀八十絲為緵其絲之
數蓋如此大玄曰紅蠶緣於枯桑其繭不黃蓋一十七日
蠶已老則紅紅蠶以繭自衣或謂之室易林紀蠶作室
是也雅翼蠶之狀喙呥呥類馬色斑斑似虎初拂甲之
以毛掃之蠶尚小不欲見露氣無葉莖懷中令暖然後切

之比至再眠常須一箔虛上丁二箔以隔土嗆塵氣必卷
自下陰地先置下箔蠶既蛻之類則四眠食其皮先小世
與其口老食不似一二六口而化自七曰二十二日而
化大有四眠者既老將絲其口含絲空疏絲為一繭
曰二以上蠶十同功繭繭絲亂而織者蠶之室欲明
而品者老乃蛻亦先蠶天駟也蠶以蛻成皮蛻之蠶
曰繭蛹曰蛻一曰玉蛹蛾曰羅卵曰蚖初出曰蚰目蠶色
白弘景云蠶變非也又蠶一名螟蛾蛾子蠶賦螟蛾播精
今其狀屢化其精儀令蠶神曰苑窳婦人寓氏公主凡二
神後世有馬頭娘馬明菩薩之稱於搜神記東海蠶闌有冰
蠶長七寸有鱗角以霜雪覆之然後作繭織為文錦入水不
濡山海經歐絲國一女子據樹歐絲郭注啖桑葉吐絲蓋

刻之或曰即蠶神又石蠶附生水中石上作絲又地蠶可
如名竹蠶子又南方畜金蠶取其矢置飲食中毒人多以
金銀置蠶其中投路隅謂之嫁金蠶畏蝟所至蠶死
蝟能擒出之或曰雷丸能殺之

五月鳴蜩

朱傳蜩蟬也爾雅蜩蜋蜩螗蜩蚻蜻蜻蠽茅蜩蝒馬蜩蜺
寒蜩蜓蚞螇螰疏云此辨蟬之大小及五方不同之名曰
蜩者舍人曰蜋蜩五采具者也螗蜩似蟬而小鳴聲清
亮是小正螗蜩者蝘蝘螗如蜩如蝘是也又曰鳴者虎懸
自以蝶也蝱似蟬而小青色始蟬之最大者兒又名寒蟬
似蟬而小青赤色關東謂蟪蛄為蟧蟟或謂之蛥蚗也又
云蒙蜓蛉螓類能產蟬者謂蟬屬皆蛻於母背以為孔

雄而生郭璞蜩蟬俗呼胡蟬江南謂之螗蛦是也舍人曰
蜋蜩螗蜩皆蟬也方言云宋衞以西名蛁蟟宋以東謂
蛁蟟楚地謂之蟪蛄楚謂蜩蛄鳴今呼蟪蛄也說苑引
孔子曰市有螗蛄之聲則無薪蟬之聲致一辭也甚矣
方言蟬楚謂之蜩宋衞謂之螗蜩陳鄭謂之蜋蜩秦晉謂
之蟬海岱謂之蛥周禮以旁鳴者注蟬蛻屬夏小正五月
螗蜩鳴螗蜩匽也七月寒蟬鳴蟬蝴蝶蛻本草蚱蟬生楊
柳上五月採蒸乾之陶隱居云蚱即是瘂蟬雌蟬也不能
鳴者蟬類甚多莊子蟪蛄不知春秋則是今四月五月小
紫青色者而離騷云蟪蛄鳴兮啾啾歲暮兮不自聊此寒
蟹耳九月十月中鳴甚凄急又二月鳴者名蟀母似寒蟹
而小七月八月鳴者名蛁蟟色青今此云生楊柳樹上是

詩云鳴蜩嘒嘒者形大而黑傴僂丈人掇此昔人啖之故
禮范則冠蟬有緌亦謂此此蜩五月便鳴俗云五月不鳴
嬰兒多災蘇恭云蚱蟬即鳴蟬也易通卦驗鮨上九候蟬
始鳴不鳴國多妖言援神契蟬無力故不食周書夏至又
五日蜩始鳴不鳴貴臣放逐立秋之日寒蜩鳴不鳴人臣
不力爭淮南子蛇不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自
然者也王褒九懷林不容兮寒螀余尚留兮中州荀子曰
耀蟬者務明其火振其木而已今南方人照蟬食之名曰
耀火徐廣車服襍注侍臣加貂蟬者取其清高飲露而不
食陸雲寒蟬賦頭上有緌則其文也含氣飲露則其清也
黍稷不享則其廉也處不巢居則其儉也應候守常則其
信也加以冠冕取其容也段柯古云論衡言蟬未蛻時名

復育罷背而出相傳蛣蜣所化韋翾嘗冬中掘樹根見復
育附於朽處怪之村人言蟬固朽木所化也翾因剖視腹
中猶實爛木埤雅寒蜩似蟬而小青赤一名蜺一名寒蟬
蔡邕月令鳴則天涼故謂之寒蟬方言寒蜩瘖蜩也郭璞
曰月令寒蟬鳴則寒蜩非瘖者蓋寒蜩即今瘂蟬瘂蟬初
瘖及得寒露冷風乃鳴故蔡邕論曰秋風至而寒蟬吟正
謂此也今雌蟬則啞正陶隱居所謂不能鳴者然與初瘖
之寒蟬則異矣風土記蟪蛄鳴於朝寒螿鳴於夕諸類總
謂之蟬亦以其含卑棲趣高潔其蟬足洗也按爾雅蜩為
蟬之總名蟬通語也先鳴者曰蜋蜩曰螗蜩曰蝘曰胡蟬
曰冠蟬曰螗蚗夏鳴者曰蝒曰馬蜩曰蟧曰蟜曰
麥蚻曰蠽曰茅蜩七月鳴者曰蜺曰應曰寒蟬曰寒螿九

十月鳴者曰蚱蟬曰蛸蟬曰啞蟬其同類異名者曰蟪蛄
曰蟱蛛曰螇螰曰蟂蟟曰蛁蟧曰蛥蚗曰蝭蟧古今注蟬
一名王女董仲舒云齊王后怨王而死化為蟬誕不足信

五月斯螽動股

朱傳動股始躍而以股鳴也陸疏曰斯螽股似瑇瑁五月
中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范氏曰陰生動股振羽氣使
之然也說文股髀也釋名股固也為強固也爾雅蜤螽邢
疏周南作螽斯豳風作斯螽雖字異文倒其實一也此說
甚明嚴氏詩緝則云螽斯蝗也蠜也阜螽非七月所謂
斯螽蜤螽蚣蝑別是一種又謂毛氏誤以螽斯為蚣蝑孔
氏因之遂以斯螽螽斯為一物斯語助猶鹿斯鸒斯也按
嚴氏既知斯為語助則安知螽斯之非即斯螽而斷然以

為二物乎從毛傳邢疏為正

六月莎雞振羽

朱傳斯螽莎雞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振羽能飛
而以翅鳴也胡氏曰朱傳說本伊川然三物名色各別爾
雅翰天雞樊光曰小蟲黑身赤頭李巡曰一名酸雞郭璞
曰一名莎雞一名樗雞陸疏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其翅
正赤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人謂之蒲錯俗名
絡緯本草樗雞生河內樗樹上七月採蘇恭云五色具者
為雄青黑質白斑者是雌圖經今所謂莎雞亦生樗木上
六月後出飛而振羽作聲人或畜之樊中但頭方腹大翅
羽外青內紅而身不黑頭不赤此殊不類雖在樗木上人
呼紅娘子皆頭翅皆赤乃如舊說然不名莎雞疑[illegible]之

蟈不同耳衍義云樗雞東西京都尤多形類蠶蛾但頭足微黑翅兩重外一重灰色下一重深紅五色皆具腹大廣志莎雞似蠶蛾而五色亦曰䘁雞古今注莎雞一名促織一名蟋蟀促織謂鳴聲如急織絡緯謂鳴聲如紡績也一曰促織一曰紡緯埤雅莎雞其鳴以時故有雞之號雅翼莎雞似小而羽大有青褐兩種一名絡緯今人謂之絡絲娘小兒夜亦養之聽其聲飼食瓜莧之屬莎雞與絡緯是一物蟋蟀與促織是一物但豹不當合而言之詩稱六月莎雞振羽以至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可知非一物也蓋一蟲但似襆襆可以擬絡紡故易紊亂孫炎郭璞陸璣廣志方云皆非其類今莎雞之鳴乃止而振羽不行飛也一名馬蟲考工記以股鳴者以翼鳴者股鳴者斯螽是也翼鳴者莎雞是也名物疏斯螽蟲之以股鳴者莎雞蟲之以翼鳴者蟋蟀蟲之以足鳴者迥然三物也其云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誤起於崔正熊羅氏辨之甚精

名物集覽卷三　三

蜎蜎者蠋

朱傳蠋桑蟲如蠶者也爾雅蚅烏蠋郭云大蟲如指似蠶疏證又云蠰子金厄毛亦云厄烏蠋也又云獨者蜀邢云言山中之[illegible]其名蜀此蠋見韓非子韓非子鱣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埤雅蠋以綠自裹莊子奔蜂不能化藿蠋古材之有大小也桑子曰蠋欲小則化爲藿蠋抱朴子以爲有蛇蠋化成之龍雅翼曰葵中蟲也亦食於藿蠶類而不食桑者乃韓氏在桑野者矣在之下亦桑野之地也蠶致養於人萬百爲族蜀則獨行故以此

故然獨宿者或作自名禽經曰蜀不獨行不知何物蠋曲風本作獨石經作蠋獨从虫又加虫正謂之誤也蜀似蠶蠖肖蜾日色多[illegible]在南子蠶與蜀相似而愛憎異也凡草木皆有之各隨所食草木之性廣志云藿蠋五采者香椒蠋五木有角者負詩偶舉桑蠋言之又山獨謂之蜀爾雅山獨者蜀今維揚汶上皆有蜀山獨之義也舊莊子注謂雞大者蜀似是而非

伊威在室

朱傳伊威鼠婦也室不掃則有之爾雅蟠鼠負又云蛜威委黍注傳說鼠婦之別名說文委黍鼠婦也陸疏在壁根下甕底土中生似白魚幽隱居云一名鼠負言鼠多在坎中背則負之一名鼠姑本草鼠負一名負蟠一名蛜蝛一名蛜蝛生魏郡平谷及人家地上五月五日取焉錫云蜀本注俗亦謂之鼠粘猶如枲耳名羊負來也衍義其濕生蟲也多足色如蚓背有橫文蹙起大者長三四分木甕及下濕處多埤雅食之令人善淫劉氏云壁落間小蟲便人掃則出行於室

名物集覽卷三　六

蠨蛸在戶

朱傳蠨蛸小蜘蛛也戶無人出入則結網當之爾雅蠨蛸長蹄疏此小蜘蛛長腳者俗呼爲喜子陸疏一名長腳荊州河內人謂之喜母此蟲來著人衣當有親客至有喜也幽州人謂之親客亦云蠨蛸[illegible]身小足長論衡蜘蛛結網[illegible]又能[illegible]之掃其網置衣領中令人知巧[illegible]蜘蛛之微不如

蠶之綸矣埤雅蜘蛛布網如罾右繞今磨旋蔓生皆循右
而轉亦自然之理也易曰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
取諸離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說者以謂放蜘蛛
而結網法螺蚌而閉戶則古之知者創物其兼取博矣重
耳奔齊遊大澤中見知朱布網曳繩執豸而食之顧舅犯
曰此蟲智之薄者猶役其智況於人而不能廓垂天之網
布絡地之繩乎臺貫曰目瞤得酒食燈花得錢財乾鵲噪
行人至蜘蛛集百事喜列子今人見蟢子諸未必即有喜
夢雀喜也人皆獲利而人之悅之者以其利已也又云在
頭則有喜又早見為喜晚見為常荊楚之俗七月七日設
瓜果於庭有蟢子網瓜上則以為得巧陸氏曰蟏蛸小如
蜘蛛而足長結網當戶人觸之則伸前後足如草使人不
疑為蟲故名知朱多類有在地中者有在草中者有在器
下者有在籬落者又一種扁薄作幕壁間八足而長本草
曰壁錢曰壁鏡北人呼為壁繭方言海岱間謂蟬為蛴或
呼巨蛴荊吳云蛴蟬也不知蛴實蜘蛛長足之名在於壁
上護以白幕亦有足抱子行者非蟬也方言止明各方呼
蟬之名不同未嘗以蛴為蟬猶古東齊蠅謂之羊蠅非羊
類亨可謂蠅為羊乎金樓子曰複舍初仕楚非欲見
蟲觸蛛網死曰仕宦亦人之網羅也抽冠去時號蜘蛛隱
士

熠燿宵行

朱傳熠燿明不定貌宵行蟲名如蠶夜行喉下有光如螢
毛傳熠也燐螢火也爾雅螢火即炤舍人云即夜飛有火
蟲也孔疏本草螢火一名夜光一名放光一名熠燿一名
即炤諸文皆不言燐淮南子云久血為燐注謂兵死之血
為鬼火然則螢火非燐矣陶隱居曰此是腐草及爛竹根
所化初猶未如蟲腹下已有光數日便變而能飛行義螢
常在大暑前後飛出是得大火之氣而化故明照如此也
古今注螢火一名耀夜一名景天一名熠燿一名丹良一
名燐一名丹鳥一名夜光一名宵燭章句以為鬼火或謂
之燐未的得也天陰光效而在於秋日螢火夜飛之時故
曰宵行大行日進中拾自照謂此腐草木得溼而光亦有
明驗衆說並為螢火近得實矣月令季夏之月腐草為螢
夏小正八月丹鳥羞白鳥丹鳥丹良也白鳥蚊蚋也其謂
之鳥也重其養者也有翼者為鳥羞者進也不盡食也搜
神記腐草之為螢也朽葦之為蛬也稻之為蛩也麥之為
蛺蝶也自無知化為有知而氣易也禮記天陽氣萌而玄
駒步陰律凝而丹鳥羞四時之動物深矣崔有論鳥無胃
而生螢無胃而育埤雅夜飛腹下有火故字以熒省熒小
火也傳曰螢戢火而寒今西北多螢大者如棗行而有光
一說螢非熠燿熠燿行蟲耳今卑溼處有蟲如蠶蠋尾後
載火行而有光俗謂之熠燿董氏曰熠燿自是一種蟲夜
行地上如蠶喉下明如螢一說初如蛹足下有火數日能
飛者草根所化為螢其長如蛆尾有火不化飛行根所化
為熠燿螢飛而熠燿行故曰宵行或謂熠燿非化一蟲如
百足而小身有火色蠷紅綠以手觸之成碎□鼠生尤瑜
時不熄亦曰宵行揚用修云螢火有二種□□□賦云況

草螢之夜翔此草螢也唐李子卿有水螢賦此水螢也又云古人用字有虛有實熠燿之爲螢火實也熠燿爲倉庚之羽虛也如小雅交交桑扈有鶯其領此言桑扈之領如鶯之文非謂鶯卽桑扈也彼謂倉庚之羽如熠燿之明非謂熠燿卽倉庚也類聚云戊子日用螢爲丸能抒矢漢武威太守劉子南得其方合丸佩之常與虜戰被圍矢下如雨至馬前輒墮地虜以爲神遂解去

鸛鳴于垤

朱傳垤蟻塚也孔疏蟻蟄土爲冢以避濕也螘穴處將欲陰雨水泉上潤穴處者先知之避濕而上冢釋蟲蚍蜉大螘小者螘蠪打螘螱飛螘其子蚳蚳蛾子時術之周禮饋食之豆有蚳醢蚳蟻子莊子吞舟之魚大矣蕩而

失水爲螻蟻所制韓子千金之堤以蟻穴而壞東郭子問莊子曰道安在曰在螻蟻又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羶也六書故垤坌土積壓也坌與隆同紺珠集引穆天子傳會輿臺同同文備考垤室西南隅卑者所居象尊者在上二人旁侍从土穴居之意按古輿字埤雅蟻將雨則出而壅土成峯鸛知天將雨有見於上蟻知天將雨有見於下鸛鳴於垤將雨之候也方言曰垤封場也楚郢以南蟻土謂之垤垤中齊語也齊人呼小蟻爲蚳大者爲蚍蜉其場謂之坻亦謂之垤垤从至以蛭之微而能爲垤用其至故也今蟻取小蟲入穴瓶壞垤窒穴若防其逸亦以窒爲一名蟻封剝地蟻封大有如冢者所謂蟻冢蓋出於此河內人有見人馬數萬騎大如黍粟往來遊戲舉火燒之人皆成

蚊蚋馬皆成大蟻故今俗呼蚊爲黍民蟻曰玄駒齊桓公伐孤竹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垤寸而有水掘之果得水京房占曰蟻無故當道若門戶城郭聚土水且傷人易林震之蹇曰蟻封戶穴大雨將集蛾蚍蜉也廣志曰有飛蟻有木蟻有大小黃赤白黑數種穴居卵生居有等行有隊能知雨候春出冬蟄楚辭宋玉曰赤蟻若象玄蜂若壺書顧命郑君麻冕蟻裳註蟻玄色也莊子君子之居世得時則蟻行失時則鵲起注蟻行遷逝有序鵲起受風卽飛言難進易退也張爾公云蚍本作蚍音養見說文蟻名至殺蛾蚍其一也寧若二者原蟻亦非

虺維蛇

朱傳虺蛇屬細頸大頭色如文綬大者長七八尺爾雅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舍人曰江淮以南曰蝮江淮以北曰虺孫炎曰有牙最毒郭曰此自一種蛇名爲蝮虺郉昺曰今蛇細頸大頭色如文綬文間有毛似豬鬣鼻上有針大者長七八尺一名反鼻如虺類廣雅虺蜂也廣志蝮蛇與土色相亂長三四尺其中人以牙櫟之裁斷皮出血則身盡痛九竅出血而死述異記虺五百年化爲蛟埤雅虺狀似蛇而小銘曰爲虺弗摧爲蛇奈何虺一名蝮舊說蝮蛇怒時毒在頭尾一曰虺與蝮異虺如土色所在有之蝮蛇鼻反在上有針邵文衆蛇之中此獨胎產生觸破母腹亦有與地同色者博云鴆食蛇虺其羽似鷹而紫黑喙長七八寸作銅色蛇入口卽爛屎溺著石皆爛其螫石作沫

亦如鸛然羽翮有毒惟犀角可解故有鴆處必有犀也陶
隱居蝮最毒虺形短而扁淮南子豹獸不可使緣木蝮蛇
不可使安足陳藏器云蝮著足斷足著手斷手不爾合身
糜潰七八月毒盛時嚙樹以泄其氣樹便死又吐涎沫於
草木上著人身腫成瘡圖經蝮蛇黃黑色黃頷尖口張文
仲云蝮蛇頭斑身赤斑亦有青黑色者抱朴子凡入山帶
武都雄黃五兩則不畏蛇蝮若中人以少許摩之立愈又
曰蛇類多唯蝮蛇中人至急一日不治則殺人若爲所中
但以刀割瘡肉投地則肉沸如火炙須臾燋盡而人得活
也青蝰蛇綠色大者四五尺一種尾長二四寸楚辭天問
雄虺九首又蝮蛇蓁蓁柳宗元蝮蛇文曰蓁蓁[illegible]色泥泥
塗其頭蹙其腹次且褰鼻鉤牙穴出榛居蓄怒而蟠銜

毒而趨唐史武后殺從兄惟良賜姓蝮氏惡之也通雅曰
千歲蝮名騾聽大業苟印一類也呂忱云騾聽如蜥蜴居
樹上齧人與蘇頌所言千歲蝮相似有四足上樹呼斫木
斫木聲不救呼博叔博叔可急治之段成式曰木僕若蠍
尾長數寸陳藏器曰苟印一名苟斗如蛇四足出湖州按
爾雅虺蝮郭璞云蝮惟南方有之一名反鼻虺則所在有
之邢氏亦謂蝮爲虺疑則蝮虺當是二物而稱者多混爲
一未知孰是

螣爾雅螣螣蛇注能興雲霧蟒王蛇注蛇之最大者周易
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左傳初內蛇與外蛇鬬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
而厲公入又有蛇自泉宮出如先君之數姜薨泉臺毀
又深山大澤實生龍蛇淮南子螣蛇雄鳴上風雌鳴下風而

化成形精之至也又神蛇能斷能續而不能使人勿斷也
星經螣蛇二十二星在室北近河主蟲蛇埤雅牛以鼻聽
蛇以目聽魚屬連行蛇屬紆行蟠常向壬蛇壬北方也周
官龜蛇爲旐先儒以爲蜎屈者也蛇擊之則應有兵之象
故龜蛇合體謂之玄武故物有玄龜繞蛇臟有左腎右命
方有朔有札器有準有繩其爲卦也名之曰坎十二支
辰爲龍巳爲蛇巳六陽見不爲龍而蛇者亢故也故亢之
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埤雅螣蛇能致能
興雲霧遊其中一名神蛇一云靈蛇又曰蛇以眼聽以腹
行雅翼蛇毒皆有草木大小五種尾如指甲其舌雙其
耳聾其毒在涎其味在口其食也吞其交雄入雌腹交雄
則生蛋及蟄草居常飢得食稍飽蛻殼冬含土入蟄及

春出蟄則吐之其圓重如錫石謂之蛇黃種類至多惟烏
蛇性善不噬物而白花蛇者生於蘄州今蛇死目皆閉
惟蘄州者目開若生舒蘄兩界間者則一開一閉此理之
不可曉者陶隱居云蛇皆有足五月五日取蛇燒地令熱
以酒沃之即足出蓋其足在腹中以格物論蛇節至多有
兩頭者人面者真毒尾民者形似有角者毛如猪鬃者鼻
上有針者有蛟有鱗有蟒不可盡記蛇家於土其穴
必擇燥地晉書玄爲陰陽龍蛇蛇蟄深泉蟄藏以隱焉
甘石不能勝山海經不咸山有飛蛇蛇身曰琴蟲注
蛇類蟒蛇長大能食象又仙蛇角如鉤能[illegible]人與入水
食之又陽山多化蛇人面豺身鳥翼蛇行其聲如叱呼見則大水
又華山有蛇名肥遺四足四翼出則天旱巴蛇吞象一

出其骨服之已心腹之疾今南方蚺蛇吞鹿已爛自絞於樹腹中骨皆穿鱗甲出又曰大同山有長蛇毛如彘豪音如牧拆賈誼新書孫叔敖出見兩頭蛇埋而殺之母曰女不死矣吾聞有陰德者天報以福搜神記隋侯行見大蛇傷救而治之蛇銜珠以報地鏡圖金寶化爲青蛇孫子善用兵者譬如常山率然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皆應按率然蛇名在華山者名䖸䗖六足四翼見則天下大旱名物疏蛇本毒蟲有無毒者本鱗蟲有無鱗者惟黃喉蛇善喫蝮類有大王字爲衆蛇之長嶺表異錄嶺外多兩頭蛇一頭有口眼一頭似頭而無口眼南人見之以爲常其禍安在南越志蚺蛇牙有長五六寸者土人重之云辟邪利行遠其膽隨日轉上旬近頭中旬在心下旬近尾南人取其膽以充藥材多以線合其縫縱之後道捕者輒自見金瘡以明無膽亦其知也內典辨蛇雄雌以軟細物置蛇其上躁嬈者是雄住不動者雌藏經云白龍誑蛇是也

蝘蜓蜥蜴

朱傳蜴螈也蜥蜴皆毒螫之蟲爾雅蠑螈蜥蜴蜥蜴蝘蜓蝘蜓守宮也疏一物四名說文榮蚖一名蛇醫以注鳴者也在壁者曰蝘蜓在草者曰蜥蜴即守宮也方言秦晉西夏謂之守宮或謂之蠦蝘或謂之蜥易在澤中謂之易蜴南楚謂蛇醫或謂蠑螈東齊海岱謂之螔𧋍北燕謂之祝蜓桂林守宮大而能鳴謂之蛤解注蜥易南陽呼蝘蜓螔𧋍斯侯二音似蜥易大而有鱗今所在通言蛇醫蛤解似蛇醫而短身有鱗采江東呼蛤蚧楊子法言龍蟠於泥蚖其肆矣蚖哉蚖哉烏覩龍之志也注蚖蜥蜴也詩義疏蜴一名蠑螈水蜴也或謂之蚖蛇醫如蜥蜴青綠色大如指形狀可惡本草石龍子一名蜥蜴一名山龍子一名守宮一名石蜴生平陽川谷及荊山石間陶隱居云其類有四種大形純黃色爲蛇醫次似蛇醫小形長尾見人不動名龍子次有小形五色尾青碧可愛名蜥蜴不螫人一種喜緣籬壁名蝘蜓形小而黑乃言螫人必死而未常中人又一種色似此而能入水唐本注蛇師生山谷頭大尾短小青黃或白斑者是蝘蜓在人家壁間名守宮又名蠍虎形皆細長尾與身相類似蛇四足古今注蝘蜓一曰守宮一曰龍子善於樹上捕蟬食之長細五色者名蜥蜴短大

者名蠑螈大者長三尺色玄紺善魅人一曰玄螈一曰綠螈考異郵土勝水故守宮食蠆東方朔射守宮以爲龍又無角謂之蛇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若非守宮即蜥蜴博物志蜥蜴或蝘蜓以器養之食以朱砂體盡赤所食滿七觔擣萬杵以點女人肢體終身不滅偶則落故號守宮漢武帝嘗用之秘書說日月爲易象陰陽也易經陰陽一交易而變似有此理然所以名守宮者亦以其常在壁間有守之象如鳥有智慧者常在田中俗呼爲護田鳥之類不必塗血而後爲守也埤雅易十二時變色故曰易也舊說蜥易吐雹蜥體有傷銜草傅之故有蛇醫之號考工記注脰鳴鼃黽屬注鳴精列屬旁鳴蜩蜺屬翼鳴發皇屬股鳴蚣蝑屬胸鳴蠑螈屬詩詁守宮蜥蜴二物蜥蜴尾通於

身如蛇而加足有黑色者有青綠色者常居草間守宮褐色四足有尾偃伏壁間故名蝘蜓亦謂守宮或與魚合通雅蜥蜴總曰蠑螈大者曰山龍子緣木曰蝘蜓在草澤曰蠑螈在屋曰守宮捕蠅曰蝎虎言其變曰十二蟲有如蛙首曰蛤蚧海槎錄蜥蜴一作判易一作蠦蟆一名石龍子俗謂之壁虎方言作蝘喉蓋蝘蜓也蝘則蝸牛矣皆能捕蠅一物也大小長短異耳大者曰蠑螈丹碧色則短尾純青身長尾蛤蚧出後表桂林諸郡能自呼其名如似蝦蟆雌雄合者益陽說文一曰蠑螈蝘蜓也趙氏云蠑螈蜥蜴也不知何據按考工記注疏榮原蜥蜴胃鳴馬融曰胃鳴干寶曰骨鳴一物聚訟至此且或胃或胃或骨不識何以格之

螟蛉有子

朱傳桑上小青蟲似步屈爾雅螟蛉桑蟲郭注俗謂之桑螋亦曰戎女陸疏螟蛉者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葉上方言蜻蛉謂之蝍蛉注江東呼為狐黎說文一名桑根呂覽一名白宿翼薄如蟬露目短頸長腰身綠色取蚊虻食遇而集水上飲飲北俗呼為步屈崔豹古今注大而色青者曰蜻蜓小而黃者江東名胡黎淮南名蟌蚰鄭湯名江雞小而赤者曰赤卒曰絳騶曰赤衣使者曰赤弁丈人如玄紺者遼海名紺蟠亦曰天雞陶弘景云青色大眼者名諸乘俗呼胡棃可入藥俗呼蟌曰一種最大者汴人呼馬大頭字說螟蛉者蟲之感氣而化者也然所化必以類故惟桑螋惟能取之以為己子蜾蠃之於民亦類也苟有道以得之孰不為化哉

蜾蠃負之

朱傳蜾蠃土蜂也似蜂而小腰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為其子爾雅蜾蠃蒲盧郭注即細腰蟲也俗呼為蠮螉邢疏中庸以蒲盧為土蟲說文細腰土蠭也天地之性小腰純雄無子易林蜾蠃生子深目黑醜三卦同文一作蝸蠃即果蠃也陸璣疏蜾蠃土蜂也一名蒲盧似蜂而小腰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或書簡筆筒中七日而化里語曰呪云象我象我列子純雄其名稚蜂方言曰蠭趙燕之間謂之蠓螉其小者謂之蠮螉或謂之蚴蜕法言螟蛉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博物志蜂無雌取桑蟲或阜螽子抱而成己子說女蝗螂隱葉而

捕蟬蜘蛛布網而羅蟲蝍且甘蛇蚿蜣轉丸鸜鵒勅邪蠃祝子狐聽水鵲知雨此亦物之有智者也本草蠮螉一名土蜂陶隱居云此類甚多雖名土蜂不就土中為窟謂摙土作房耳今一種黑色腰甚細銜泥於人室及器物邊作房如併竹管者是也其生子如粟米大置中乃捕取草上青蜘蛛十餘枚滿中仍塞口以擬其子大為糧其一種入蘆竹管中者亦取草上青蟲一名蜾蠃詩人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言取青蟲教祝變為己子斯為謬矣唐本注土蜂土中為窠大如烏蜂不作人以蠮螉蜂不入土中為窠摙泥作窠或雙或隻得處便作不拘土石竹木間今所在皆有之李含光音義云呪變成子近亦有數見者非虛言也陝成式云書齋中多蠮螉好作窠於書卷或

在簟中枕聲可聽有時開卷視之悉是小蜘蛛大如蠅
虎以泥隔之乃知不獨負桑蟲也物類變化固不可度蚱
蟬生於轉丸衣魚生於瓜子鼈生於蛇蝦生於雀白鷗之
相視負螽之相應其類也一名桑蟲螟蛉之變爲蜂不異
矣宋齊丘云蠮螉之蟲負螟蛉之子傳其情交其精混其
氣和其神隨物大小皆得其真蠢動無定情萬物無定形
范處義云說者致之不精乃謂蜾蠃負桑蟲爲子近人取
蜾蠃巢毀而視之乃自有細卵如粟寄螟蛉之身以養之
其螟蛉不生不死蠢然在穴中久則螟蛉盡枯其卵日益
長大乃爲蜾蠃之形穴竅而出列子純雄其名稚蜂埤雅
莊子曰細腰者化今呼大蠭喚子地中作房者亦曰土蠭
非此細腰土蠭也化書曰嬰兒似乳母斯不遠矣或曰古

人名物皆取形似蠭之細腰者曰蒲盧故蜂細腰者亦名
蒲盧如綬草名以鷊青黑之爽青黑之鳩名以鵻非謂蜂
即蒲盧也

爲鬼爲蜮

朱傳蜮短狐也江淮皆有之能含沙以射水中人影其人
輒病而不見其形也埤雅一名射影如鼈三足人在岸上
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故曰射影南人將入水先以瓦
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或曰含沙射人皮肌其瘡如疥
周禮壺涿氏掌除水蟲注狐蜮之屬漢五行志劉向以爲
蜮生南越越地多男女同川亂氣所生故聖人名之曰蜮
蜮猶惑也在水旁能射人射人有處死南方謂之短狐劉歆
以爲蜮盛暑所生非自越來也京房易傳忠臣進善君不

試厥咎國生蜮陸詩外傳短狐水神也抱朴子蜮一名射
工一名射影水蟲也狀似鳴蜩有翼能飛口中有橫物以
人聲以氣爲矢激水射人中身即發瘡病似大傷寒不治
殺人冬天蟄谷間大雪時索之此蟲所在其雪不積氣起
如灼蒸掘之入地一尺則得也玄中記水狐者視其形蟲
也其氣乃鬼也長三四寸色黑廣寸許背上有甲厚三分
許頭有角去二三步即氣射人中十人六七人死鸂鶒鴛
鴦蟾蜍悉食之南越志水弩四月一日上弩射人影至八
月卸弩埤雅一名溪毒俗呼水弩春秋曰秋有蜮是也鵝
能食之禽經所謂鵝飛則蜮沈鵙鳴則蛇結埤雅云說者
言水弩狀如蜣蜋有甲尾長四寸即弩也字說蜮不可得
也故或之今蛛蝥爲人之影亦足輒耳造化權輿曰短狐

射氣蛛蝥還溺中人則疾周官曰凡屋除其貍蟲貍蟲
蟨蚼蝧之屬也漢書東方朔傳人主之大蜮師古云蜮也
死者以爲短狐大招拆[illegible]短狐蜮傳影則知短狐與蜮
以其一物詩詁引仰宗元說水中以氣射人者曰射工居
[illegible]人皆以沙風說文所謂似鼈三足者能
以[illegible]也[illegible]以詩爲蜮即是魅蜮音或[illegible]之
蜮音或短狐之蜮音蜮竹書紀年周惠王一年王子頽
王出居鄭鄭人入王府多取玉玉化爲蜮射人人不能正
正字通蜮重文從國蟈即蝦蟇形狀各別其類絕殊長箋
從國誤

去其螟螣

朱傳食心曰螟鄭箋螟螣之屬盛陽氣嬴則生之[illegible]

苗心螟李巡曰言其姦冥冥難知也鄭注螟極纖細在苗
之心若木中有蠹今農家忌大小暑日出一蟲至微者云
即此蟲出也禮月令仲春行夏令煖氣蚤來蟲螟為害疏
舊說螟螣蟊賊一種蟲也如言寇賊姦宄內外言之耳故
犍為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許慎云蟲食穀葉者吏冥
冥犯法即生螟陸璣螟似虸蚄而頭不赤漢五行志視不
明温奧生蟲故有螟螣之蟲謂螟螣之類當死不死未當
生而生或多於故而為災也劉歆以為屬思不容京房易
傳蔽惡生孽蟲食心呂氏春秋蝗螟農夫得而殺之為其
害稼也蔽天狀如嚴雪是歲天下失瓜瓠又云亂國有螟
集其地其音凶凶春秋漢合孳云螟應苛克淮南子枉法
令則多蟲螟爾雅翼古者言螟螣蟊賊未始的言其狀唯
五行傳稱視之不明時則有蠃蟲之孽聽之不明時則有
介蟲之災今食苗心者乃無足小青蟲既食其葉又以絲
縮裹衆葉使穗不得展江東謂之蟥蟲音若橫逆之橫言
其橫生又能為橫災也孔臧蓼蟲賦曰爰有蠕蟲厥蟲如
蝝是螟為無足蟲也埤雅螟螣蟊賊四蟲各有所因然則
蘆芝來草秬秠之種其災與蛾螣之類其惡雖不同其繫
王者之政一也
螣朱傳食葉曰螣爾雅食葉蟘李巡曰言假貸無厭故曰
蟘也鄭注螣詩作螣一種蟲似蝗蛉食葉而卷為房許慎
曰蟲食苗葉者吏乞貸則生蟘陸璣螣蝗也月令孟夏行
春令則蝗蟲為災仲夏行春令百螣時起孟秋行冬令介
蟲敗穀仲冬行春令蝗蟲為敗季冬行秋令介物為妖五
行志劉歆聽傳曰有介蟲孽也螽蠶螽食穀為災京房易
傳德無常茲謂煩蟲食葉蔡邕曰蝗螣也當為災則生水
處澤中數百或數十里一朝蔽地而食禾粟苗盡復移是
魚子在水中化為之洪範五行傳刑罰暴虐貪叨無厭興
師動衆蟲為害矣介蟲有甲能飛揚之類陽氣所生於春
秋為螽今謂之蝗皆其類也皆氣動衆至矣春秋佐助期
螽之為蟲赤頭甲身而翼飛行陰中陽也螽之為言衆暴
衆也漢含孳曰天雨螽則刑法酷東坡志林元祐八年雍
丘縣有蟲食麥葉不食實名子方為害甚於蝗按此即螣
也齊民要術殺蟲曰虸蚄即子方乃食菜之蟲也平水韻
增云虸蚄食苗唐宋史皆載虸蚄害稼張有曰古作子方
無蟲旁

及其蟊賊

朱傳食根曰蟊爾雅云食根蟊李巡曰言其稅取萬民財
貨故云蟊也說文蟊食苗根者也吏抵冒取民財則生蟊
京房易傳臣安祿茲謂貪厥災蟲食根毛詩義疏或云蟊
螻蛄也食苗根而為人患今之螻蛄亦為苗患爾雅云螜
天螻本草云螻蛄一名蟪蛄一名天螻一名螜疏云一名
碩鼠夏小正三月螜則鳴淮南子孟夏螻蟈鳴者是也翅
小而短飛去不遠穴上而居處處有之然此蟲自是蝗類
非螻蛄也按楚辭螻蛄兮鳴東蠢蟄兮鳴西其非一物明
矣圖經螢莫卷切音芹甲蟲大如巴豆甲上有黃黑斑文
烏腹尖喙俗為為斑貓春食芫花為芫青夏食葛花為葛
上亭長秋食豆花為斑蝥冬入地中為地膽卯順未尾四

蟲一類竟時命名耳正韻蟲亦作螸謂蟲螸蟒古通則蟲與螸通無疑說文分蟲螸蟊爲三徐鉉謂蟊爲蜘蛛別名螸以蟲爲食草根者蝕蚼以蟊爲蟊賊之蟊以螸爲螸蟒之螸則仍爲說文所藏六書有古文有重文或形別而義通萬物有本名有別名或字同而義別豈容一一析異而傅會之哉

賊朱傳食節曰賊爾雅食節賊李巡曰言食根故曰賊也鄭注螸即草蟲類雖亦食葉好食節陸璣賊似桃李中蠹蟲赤頭身長而細京房易傳與東作爭茲謂不時蟲食節詩世本古義曰賊似非蟲名經傳中從未有單名賊爲蟲者意即指蟊桑柔之詩曰降此蟊賊以食葉食心苗本猶存至食根則無苗矣命之爲賊深惡之也廣雅四蟲爾雅注疏甚詳明但說文謂食穀葉曰螟食苗葉曰螣若不同耳陸氏謂蟊螻蛄按本草螻蛄一名蟪蛄一名天螻爾雅云螜天螻月令孟夏螻蟈鳴是也豈在稻根以爲螻蛄在中時亦食苗根則小林蔵有小甲蟲見禾輒斷其腰而去俗謂之旁不肯按此即食節者方言不同耳說文訓蠶字云蠰不過自漢時已有此等名矣

營營青蠅

朱傳青蠅汙穢能變黑白爾雅蠅醜扇注好搖翅自扇也易林腐肉所在青蠅集聚辨別黑白改亂邦國王充云清受塵白受垢青蠅所污常在練素段成式云蒼蠅聲雄壯青蠅聲清聒其聲皆在翼青蠅糞能敗物雖玉亦不免所謂蠅矢點玉麻色者茅根所化一種小者集几案彼蓋間有小蜘蛛專捕食之謂之蠅虎陸佃云青蠅頭赤如火背若負金傳曰以水致蠅蠅逐臭者懷明營羽羶蠅惡寒故遇水輒側翅遠引所謂夏蟲不可語水者也蠶執中云蛆蟲變成者青蠅也其止於物則蹺沒之又從而生蛆蛆復變爲蠅穢敗於物無有紀極又口不潔之物驅之使去而復還以比小人態狀可惡而又難遠曰止棘止樊行且至於几扶盤杅之間矣歐陽氏曰齊詩匪雞則鳴蒼蠅之聲蓋其飛聲之衆可以亂聽猶言聚蚊成雷也青蠅則因易變亂比之愈甚故其憂深其詞激鄭氏曰蠅之爲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魏何晏夢青蠅集鼻上使管輅筮之曰位峻者顛異苑曰晉明帝欲肆赦下階作詔有大蠅觸帳而入萃於筆端有頃皆出帝令人尋之即蠅所集處鄉傳有赦俄頃已徧又符秦時事同

卷髮如蠆

朱傳蠆螫蟲也尾末揵然似髮之曲上者毛傳蠆螫蟲也尾末揵然似婦人髮末曲上卷然璞文蠆蝎類反敎界反蠆蟲也亦蔓者蠆一名杜伯河內謂之蚔幽州謂之蠍通俗文長尾爲蠆短尾爲蠍左傳邾人出師臧公不設備臧文仲曰蠭蠆有毒而況國乎又其父死於路已爲蠆尾言有毒也若紉璞神契蜂蠆蓋芒爲其毒在後也葛洪方云蠍中國多此江南所無陶隱居云蠍有雌雄雄者螫人痛止在一處雌者痛牽諸處晉語申生曰雖蠍譖焉避之莊子曰其臂如蠆蠍之尾然則其害甚矣今醫家呼蠆尾爲蠍稍劇通俗猛獸不如鷙鳥之致蘆稽含謂蠆曰

過滿百爲蠆所螫唐制三月上巳賜侍臣柳捲云帶之免
蠆毒博古圖商有蠆兕彝曰蠆善毒人寓思患預防意一
說爲人名若鄭獻公蠆及公孫蠆之類段柯古云鼠負巨
者多化爲蝎蝎子多負於背蝎前謂之螫後謂之蠆常爲
蝸牛所食以涎規之不能去人或爲蠍螫者以蝸牛涎塗
之或以木椀合之立止雅翼說文蠆字象形索靖草書名
蠆尾蓋象其奮螫曳尾之形蜥蜴能食之故名蠍虎或云
江南舊無蠍開元初有主簿盛過江至今江南往往有之
俗呼爲主簿蟲晉書今山林之士利出一官商君謂之六
蠍韓非謂之五蠹不聞讓德惟爵是鬭劉晝防慾篇身之
有慾猶樹之有蠍樹抱蠍自鑿身抱慾自害通雅蠆卽范
蜂也窠土或木食蜘蛛巴中蛒蜂在褰鼻蛇穴内最毒元
稹有詩此屬蠆也莊子曰屬蠆之尾注長尾曰蠆短尾曰
蠆屬音賴後人以其混蠍改作蝲故博雅曰蠍也墨客揮
犀曰有蟲如扁蟬隱屋壁及書册前如蠶螯鄭房爲所螫
遇良醫曰此名惡蝲不治殺人今苗洞中有之土人謂之
蝎沙

莫予荓蜂

朱傳荓使也蜂小物而有毒爾雅土蠭木蠭疏此辨蠭在
土木之異也說文蠭飛蟲螫人者其形大在地中作房而
啖其子者名土蠭又名馬蠭今荆巴間呼爲蟺其形差小
在樹上作房者名木蠭亦食其子又云蠭醜螸疏蠭類好
垂其腴以休息說文螸垂腴也腴卽腹下也援神契
垂芒内則爵鷃蜩范注范蜂也禮記曰蠶則績而蟹

范則冠而蟬有緌方言蜂燕趙間謂之蠓螉其大而蜜謂
之壺蜂韓詩外傳稷蜂不攻社鼠不燻所托者然也淮南
子蜂房不容鵠卵言小不可藏大也本草圖經蜜蜂在窠
脾中如蛹白色大黃蜂卽人家屋上作房及大木間𧎴𧎴
蜂子也嶺南人作餓食之黃色比蜜蜂更大荆巴間一種
土蜂俗呼蟺蜂最大螫人或至死埤雅蜂有兩衙應潮其
王之所在衆蜂爲之旋繞如衞有君臣之義其毒在尾垂
穎如鋒故謂之蜂方言壺蜂卽今黑蜂楚辭所謂赤蟻若
象玄蜂若壺也黃蜂亦其一種無蜜纖長其窠仰綴於屋
銜漆以固其蔕陰陽在尾喜合合則粉退末端有岐者牝
銳者牡也采取百芳釀蜜其房如脾謂之蜜脾其王之所
居委積如臺語曰蜂臺蟻樓言蜂居如臺蟻居如樓也西
方之書曰味如嚼蠟天下之味莫甘於蜜莫淡於蠟蠟者
蜜之跡也厚於此者必薄於彼理之固然也凡蜂作蜜必
須人溺以釀諸花乃得成熟陰陽變化錄蠭有將蠭相蠭
蠭王王之所在蠭不敢螫無王則羣死有一王則分分則
均擎其半飛必環衞皆有隊伍行列故曰蜂有君臣之禮
說林云豺祭獸獺祭魚蜂蟻必宗其君雎鳩不亂其匹羔
飲乳必跪其母雉鳴雊必推其雄此亦物之有禮者也又
一種獨蜂俗名七里蠭毒最猛人馬被螫立亡又蛤蠭出
巴中在褰鼻蛇穴内其毒非方藥可療又㑌蠭出嶺南
一足連樹跟不能動五月采之燒末和油治癰疽見天嶺
南有一夜有光化爲巨蜂螫人若錫盡物死之變若此未
皆發業記曰𧔥生蛾𧎴蜂出蜘蛛抱朴子雞有專伸之雄

雉為擅澤之驕蟻有兼弱之智蜂有攻寡之計人相投御亦是耳山海經穀城之山是寡蜂之廬今土木之蜂亦皆有蜜人家畜者質小而微黃腹腹相稱如蠮螉博物志人家養蜂以木為器竅小孔以蜜塗器捕三兩蜂內器中宿昔蜂飛出群伴來作蜜北方地燥蜂多在土中故多土蜜南方地濕蜂多在木中故多木蜜又蜀有竹蜜方言注云黑蜂穿竹作窠或呼笛師一名雷師又有石蜜即崖蜜蜂黑似宜今房縣人以長竿刺崖令蜜出用器盛取之是也江淮亦有崖蜜取者夜持烈炬臨之蜂空群赴毀盡殪然後達房刻取史記廣漢傳專厲蠭氣中山王傳讒言之徒蠭生師古曰蠭氣言盛也蠭生眾多也又讒王曰萬許細云人近蜂則被其螫信小人則受其惑又曰莫予荓蜂猶云莫予毒也已古文莫予莫我之類皆倒捉子我以便文耳王元之記曰蜂王無毒似以德王者王之子盡復為王似一姓一君上下分定也王之所在蜂不敢螫似法令之明也取蜜得中似什一而稅也

詩傳名物集覽卷五

詩傳名物集覽卷六

黃岡陳大章雨山摭錄

鱗介

魴魚赬尾

朱傳魴魚名身廣而薄少力細鱗爾雅魴魾注今江東呼魴魚為鯿一名魾小頭縮項闊腹穹脊色青白腹內肪甚腴陸疏魴今伊洛濟潁魴魚也廣而薄肥恬而少力細鱗魚之美者漁陽泉州及遼東梁水魴肥厚尤美故其鄉語曰居就糧梁水魴埤雅其廣方其厚褊故一曰魴方也一曰鯿褊也魴雖等美而綠水之優劣則有異故里語曰洛鯉伊魴貴於牛羊言洛以渾深宜鯉伊以清淺宜魴雅覽魴縮頭博腹青白而味長漢中者尤美嘗以槎斷水用禁人捕謂之槎頭鯿杜甫詩即今耆舊無新語漫釣槎頭縮項鯿鯿一作鯾說苑陽晝云夫投綸錯餌若有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為魚也博而厚味庶客發語曰鯿大曰鰟多腴有鱗俗所名火箭背大者五六十觔

魚麗雅魚有力者㣲魚枕謂之丁魚腸謂之乙魚尾謂之丙說文水蟲也魚尾與燕尾相似淮南子曰坎為水為月月者陰之宗魚水族腦視月為盈虧月滿則腦盈月虧則腦減又曰魚生流水中則背白生止水中則背黑易包有魚無咎不利賓包無魚起凶又豚魚吉又及豚魚也又魚貫魚行有甲為之長衆魚從之駢頭相次如貫然又作罻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周禮獻人凡祭祀賓客共其魚之鱻薨醢人饋食之豆脈膴魚醢加豆筍菹魚醢

品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曲禮祭宗廟之禮槀魚曰商祭鮮魚曰脡祭注槀乾也商度也度燥濕之宜鮮者不餒挺然直也又水潦降不獻魚鼈注水潦易得不足貴也月令立春之日魚上冰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內則魚曰作之注謂削其鱗作猶斮也莊儒魚者進尾冬右腴夏右鰭禮魚去乙家語魚之大者名為鱒鰭其小者名鯤國語魚禁鯤鮞蕃庶物也又云魯人祀以魚史記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舟王取以祭左傳公矢魚於棠非禮也魯語宣公濫於泗淵非時也尚書中候曰桓公欲封泰山管仲曰昔聖王功成道洽符瑞出乃封泰山今比目之魚不至鳳麟不臻意者不可封乎莊子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螻蟻能制之又朽瓜化為魚物之變

也曹植曰鹹水之魚不入江淡水之魚不遊海物還其性則死矣按魚鱗物之總名也萬物之類莫繁於魚稚鮮雖鯢大者長數千里鹹陽小魚如針一觔千頭方東有比目魚不比不行其名曰鰈鰩魚魚身鳥翼以夜飛音如鸞見則大穰何羅魚一首十身音如犬吠之已癰鯑珠鱉如肺六目足有珠魚狀如鮒彘毛其音如豚見則天下大旱薄魚狀如鱣一目音如歐見則天下反亦魚如豚赤文無羽可以禦火鰩魚見則有大火人魚似人長尺不可食牛魚目似牛形如犢丁州反魚之皮今月毛起退則毛伏水豬魚似豬形豈色黑之有角如鹿海鰍長數千里穴居海底入穴則海水為潮出穴則潮退出入有節故潮應有期把勒亞魚長數十丈首有一大孔噴水上出遇船卬首注六翮中人急取盛酒巨木盤投之連吞數十觔去此皆魚類之最怪者段成式云凡魚腦骨曰魫音枕曰丁屖曰鯁音杯曰鰓曰乙骨曰䰻曰刺胘曰鱁白又曰細曰鱦翅曰鰭曰鬣子曰鮞曰鱵

尾說文微也毛在尸後釋名承脊之末稍微殺也韓詩章句魴魚勞則尾赤鹽田呂氏云鯉尾赤魴尾白赤則勞甚矣養生經魚勞則尾赤人勞則髮白左傳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鄭氏以為魚肥則尾赤二說不同然魚肥則不耐勞義亦通

鱣鮪發發

朱傳鱣魚似龍黃色銳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皆有甲大者千餘觔鮪似鱣而小色青黑毛傳鱣鯉也釋魚有鯉鱣

郭璞云鯉今赤鯉也鱣大魚似鱘而短鼻口在頷下體有邪行甲無鱗肉黃大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為黃魚與鯉全異亦名蠟魚古時色似蠟孔疏孫炎人以鱣鯉為一魚郭璞以鱣鯉鱧鯇各一魚陸璣鮪魚出江海三月中從河下頭來上鱣身形似龍銳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皆有甲縱廣四五尺今於盟津東石磧上釣取之大者千餘觔可蒸為臛又可為鮓子可為醬先登出水土異如土以益傳鮪海經云首尾又有七星鱣色黑肥能上大者俗語之王板古今注鯉之大者為鮪鮪之大者為鱣之按詩曰有鱣有鮪鯈鱨鰋鯉一節矣而又名為鮪鯉鱧名矣雅翼鱣大如五十年長丈七尺數四尺從河上當於孟津捕之淮水亦有之然以竹可以鱣鮪

鯿也鱣亦鮪類但鱣肉黃鮪肉白今江東呼鱣大者曰王
鱣孔子曰食水者善遊而耐寒謂魚類也鱣鮪之類雖合
於水而不正食水淮南子曰鵜鶘飲水數斗而不足鱣鮪
入口若露而死故鱣鮪不善遊冬乃岫居入河而眩浮亦
其驗也異物志鱣謂之含光言脂肉夜有光水經注鱣鮪
鯉也出鞏穴又云漢水東經西城縣胡城爲鱣湍洪波濤
盡舊言有鱣魚奮鬣直上至此暴腮因以名湍焉顏氏家
訓鱣魚純灰色無文詩緝云鱣鱘也似鱘漢書楊震傳冠
雀銜三鱣飛集講堂前本作鱓譌作鱓魏武食制鱓大如
五斗奩長一丈安有冠雀能銜三者此爲鱓明矣故都講
云蛇鱓爲卿大夫服之象數三者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
鱣漢書鱣本作鱓或云古通誤也鱣鰐名玉板鰐曰玉版

表陸佃以玉板爲鱘別名亦非
鮪毛傳鮪鮥也爾雅云鮥鮛鮪郭云鮪鱣屬大者名王鮪
小者名叔鮪今宜都郡自京門以上通出鱓鱣之魚有一
魚狀似鱣而小建平人呼鮥子即此魚也陸疏鮪魚一名
鮥形似鱣而青黑頭小而尖似鐵兜鍪口亦在頷下其甲
可以摩薑大者不過七八尺益州人謂之鱣鮪肉色白味
不如鱣一名鮥肉東萊遼東人謂之尉魚或謂之仲明仲
明者樂浪尉也溺死海中化爲此魚又郡國志云河南鞏
縣東北崖上山腹有穴穴有渚渚多鮪傳說此穴與江湖
通鮪從穴來北入河故張衡賦云王鮪岫居山穴爲岫謂
此穴也埤雅鮪似鱣而青黑長鼻體無鱗甲岫居至春始
出而浮陽北入河西上龍門入漆沮見日而目眩故詩人

言季且及河通道此魚禮曰龍以爲畜故魚鮪不淰而序
詩者亦曰季冬薦魚春獻鮪則鮪別於魚其來尚矣故鮪
仲春從河西上得過龍門便化爲龍否則暴腮點額而還
尸子曰龍門魚之難也太行牛之難也故曰暴腮龍門垂
耳轅下皆爲魚者不求爲龍望禹門而難進是以無暴腮
點額之患水經曰鮪出鞏穴直穴有渚謂之鮪渚周禮春
獻王鮪非時及他處則無雅翼周洛曰鮪蜀曰䱜鱛天官
𩵹人云春獻王鮪月令季春天子始乘舟薦鮪於寢廟夏
小正二月祭鮪鮪之至有時美物也魚之先至者

其魚魴鰥

朱傳魴鰥大魚也毛傳鰥大魚孔叢子衛人釣於河得鰥
魚其大盈車子思問曰如何得之對曰吾下釣垂一魴之

餌鰥過而不視又以豚之半鰥則吞矣子思曰噫鰥貪以
餌死士貪以祿死鄭箋鰥魚子爾雅鯤魚子疏引此詩其
魚魴鰥云鯤鰥字異古通用國語里革云魚禁鯤鮞鳥翼
鷇卵蕃庶物也本草鰥鱤魚別名鱤性獨行故曰鰥又名
鮎諸書皆言大魚鄭玄以爲小魚誤孟子老而無妻曰鰥
釋名鰥昆也昆明也愁悒不寐目恒鰥鰥然也毛詩古音
考鰥矜古通用詩不侮矜寡禮矜寡孤獨廢疾者有養詩何
人不矜論衡作何人不鰥周書哀矜折獄于定國傳作哀
鰥折獄故鰥亦有矜音然鰥魚之鰥音關不得借矜爲鰥
也名物疏毛以鰥爲大魚大章魴鱮亦云大魚鄭蓋以盈
車之魚必非笱之所制故以魚子易之不知魚子尚未成
魚何云制以笱邪本草鰥鱤鮎一魚也體似鯇腹平頭似

鯢口大頰似鮎色黃鱗似鱒稍細好吞啗同類故又名鰐
一名黃頰山海經番條之山減水出焉中多鰔父之魚食
之已嘔北戶錄異苑云諸魚欲產鰐輒以頭衝其腹其自
生子更相衝撞俗謂衆魚之生母李時珍云諸魚生子必
雄衝其腹仍出白以衝其子不必鰐也賛語曰鰥是鱺類
鄭玄以爲鯤子非

其魚魴鱮

朱傳鱮似魴厚而頭大或謂之鰱鑿云鱮似魴而弱鱗陸
疏鱮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網魚得鱮不如啗茹其頭尤
大而肥者徐州人謂之鰱或謂之鱅幽州人謂之鴞鷊或
謂之胡鱅埤雅鱮色白北土皆呼白鱮西征賦云華魴躍
鱗素鱮揚鬐性亦旅行故其制字从與亦或謂之鰱傳云

連行魚屬是已然失水則死弱魚也今吳越呼鱮鰱魚六
韜曰緡隆餌豐則嘉魚食之緡調餌芳則庸魚食之鱅庸
魚也故其字从庸雅翼魚雖一類所食不同今鰱惟食草
鱄食螺蚌鱮乃食鮏矣宜其味之不美今人亦不珍此族
往往以爲魮魚詩稱孔鱮韓土魴鱮甫甫蓋言川澤之善
者以美惡之並畜物美而鱮不美今皆甫甫然明其土之
樂可知猶之稱屈原之賢者必以荃蓀如俗言之也郭璞
曰鰱似鱮而黑今鱅鰱相似而小別鱮頭小鱅頭大本草
詩傳以鰱訓鱮鰱黃鱮句故有二名李時珍曰鱅味亞於
鰱鰱之美在腹鱅之美在首色之黑白首之大小各別以
鱮鰱爲一物非又海魚內如鴞小名鱅沿海人所之山海
經概蠡山水東北流注海中多鱅狀如犂牛音如彘皆殊

類同名非今池沼之鱅也鱅通作鰫爾雅鱮鰫鰱一類而
微分今俗以食草魚失而肥者爲鰱頭稍小身稍扁謂會
不收鰱字其頭最大者鱅也俗呼爲鱅頭鱅其總名也說
文魴下引作鰟毋亦古以魴爲鰟而以鰱爲鱅乎陶隱居
以鱅爲鮑則失之遠矣

龍盾之合

大哉禮鱗蟲三百六十而龍爲之長卵生思抱易時乘六
龍以御天初九潛龍勿用九象曰陽在下也九二見龍在
田利見大人象曰德施普也九五飛龍在天大人造也又
龍戰於野其血玄黃左傳秋龍見於絳郊魏獻子問於蔡
墨曰吾聞蟲莫智於龍對曰人實不智非龍實智古者畜
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又鄭大水龍鬬於洧淵國人請

禜焉子產曰我鬬龍不我覿也龍鬬我何覿焉乃止孫卿
子云積水成川蛟龍生焉帝王世紀太昊庖犧氏風姓有
景龍之瑞故以龍紀官宋玉曰神龍朝發崑崙暮宿孟諸
超騰雲漢之表婉轉四瀆之裏夫尺澤之鯢豈能量江海
之大哉管子云蛟龍水中之神者乘水則立失水則廢元
命包龍之言萌也陰中之陽故言龍舉而雲興陸雅有鱗
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虯龍無角曰螭龍未升天曰
蟠龍能高能下能小能巨能幽能明能短能長淵深是潛
數和其光說文龍春分登天秋分潛淵管子龍被五色而
遊故神欲小則化如蠶蠋欲大則藏於天下欲上則凌於
雲氣欲下則入於深泉變化無日上下無時謂之神淮南
子蛟龍生於水而剖卵於陵其雄鳴上風雌鳴下風而化

者形精之至也人不見龍之飛舉而能高者風雨奉之也
又羽嘉生飛龍毛犢生應龍介鱗生蛟龍介潭生先龍論
衡言龍頭上有骨博山形名尺木無尺木不能升天謂龍
從木中升天也河圖曰黃金千歲生黃龍青金千歲生青
龍赤白之金亦各生龍抱朴子曰有自然之龍有蛇蠋化
成之龍山中辰日稱雨師者龍也陰陽自然變化論驪龍
之眸見百里纖芥又龍能變水人能變火龍不見石人不
見風魚不見水鬼不見地雅翼王符稱世俗畫龍馬首蛇
尾邪而則吟其聲如戛銅盤旋能發衆香其噓氣成雲反
因雲藏身故不可見龍火與人火相反得濕而焰遇水而
燔以火逐之則燔息而焰滅述異記龍有耳而無聽其聽
在角廣博物志物之聽以耳而龍聽以角牛聽以鼻物之

走以足蛇無足而行巨虛借足而行物之鳴以口而蟬鳴
以翼蟲從以股物之飛以翼而鼠飛以尾鼯飛以髯物固
[illegible]也[illegible]龍八十一鱗具九九之數九陽也蟲莫智
於龍龍之德不爲妄者能與細細能與巨巨能與高高能
與下下故乾以龍御天坤以馬行地龍天類也馬地類也
易曰震爲龍以動故也乾六爻皆動皆謂之龍乾之始曰
潛龍勿用同人曰見龍在田大有曰飛龍在天夬曰亢龍
有悔坤曰見羣龍無首蓋乾初九變而之姤九二變而之
同人九五變而之大有上九變而之夬六皆倶動變而之
坤此知震所以爲龍之義矣賈誼新書亢龍往而不能反
故易曰有悔有悔者凶也潛龍入而不能出故易曰勿用
勿用者不可也韓非說難龍然下有逆鱗嬰之殺人法言

曰龍以不制爲龍聖人以不手爲聖詩賓載手仇手取也
鄭氏水經曰魚以秋爲夜蓋龍秋分則蟄寢於淵也河津
一名龍門每歲江海羣魚集門下不得上上即有風雨隨
之火自後燒其尾乃化爲龍矣世傳龍生九子不成龍各
有所好一贔屭形似龜好負重今石碑趺是也二螭吻形
似獸性好望今屋上獸頭是也三蒲牢形似龍而小今鐘
紐是也四狴犴形似虎有威力故立於獄門五饕餮好飲
食故立於鼎蓋六蚣蝮好水故立於橋柱七睚眦性好殺
故立於刀環八金猊形似獅好煙火故立於香爐九椒圖
形似螺蚌性好閉故立於門鋪首又有金吾形似美人首
尾似魚有兩翼故尻以禦警蛟亦龍類無角似蛇而四足
細頸頸有白嬰大者數圍卵生眉交又能交尾束物故謂

之蛟南越新書龍性麄猛畏蠟愛竹及空青而嗜燒燕食
燕肉人不可渡海或曰其性畏鐵及楝葉五色線莊子朱
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殫千金之產技成而無所用說原
龍有三停九似之說謂自首至膊膊至腰腰至尾皆相停
也角似鹿頭似駝眼似兔項似蛇腹似蜃鱗似魚爪似鷹
掌似虎耳似牛龍[illegible]一蛇骨藏之深山故曰龍易骨蛇
易皮麋鹿易角[illegible]皆藏覆自珍也楚
詞神龍失水而陸居爲螻蟻之所裁雲仙錄云天罰乖龍
必割其耳舊說龍皮以水火之能辟暑龍肉以醯漬之則
文章生龍珠在頷蛟珠在皮蛇珠在口鼈珠在足魚珠在
眼蚌珠在腹故頷下之驪珠所在也考工記凡攫閷援簭
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注作起也鱗之而頰

之有蘇氏謂龍屬也相書云人臣得龍一體當至公相用鯉人斧斨事用龍考工記上公用龍鄭注龍當爲尨謂雜色非純玉也訂爲龍爲尨又何天之龍毛傳龍也又古尨字借用龍皆借字不借義易震爲龍于氏虞氏並作駹易潛見易躍飛龍德備矣上九亢龍坤上六龍戰皆龍之變也乾龍坤馬義不可移震龍亦然以駹易龍曲說叛經謬甚

必河之鯉

爾雅注鯉今之赤鯉養魚經所以養鯉者鯉不相食易長又貴陶隱居云鯉魚最爲魚之主形既可愛又能神變風俗通曰伯魚之生有饋孔子魚者喜以爲瑞故名鯉古今注鯉之大者曰鱣兗州人謂赤鯉爲赤驥青爲青馬黑爲黑駒白爲白騏以其飛越江湖也淮南子詹公之釣千歲之鯉弗能失也本草圖經鯉脊中鱗一道每鱗上皆有小黑點從頭數至尾無大小皆三十六鱗有赤白黃三種味甘溫但不可合小豆醬食害人又發諸瘡雅翼鯉孟春之月應陽而動上負冰埤雅鯉魚赤今人以盆水養之雖困鱗不反白蓋健魚也潘岳西征賦貫鰓𩾌尾參差兩兩亦言其健也爾雅釋魚以鯉冠篇俗說魚躍龍門過而爲龍唯鯉惟然殆亦龍類是以仙人乘龍亦或騎鯉酉陽雜俎道書以鯉多爲龍故不食非龍反鯊也山海經曰龍鯉陵居此即穿山甲以其似鯉而生於陵故名一謂之鯪鯉又一種通紅尾三兩岐曰金鯉亦曰金鬼唐律民間取鯉即放之賣者杖六十號赤鯶公以國諱同音也佩用魚符亦取象鯉廣輿志鯉石在巴山世傳琴高所乘化而爲石古詩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說者謂古人多於魚腹寄書非也古者尺素結爲鯉形即緘耳章魚得書亦譬況之言非真烹也六書故曰爾雅釋魚首鯉鱣毛傳說文誤合爲一大抵二家專執爾雅爾雅因不可盡信此又讀爾雅之誤也按鯉鱣鰋鮎鱧鯇爾雅六名並舉讀者誤以鱣釋鯉鯇釋鰋鮎釋鱧說文又並下文以鮀爲鱣尤誤矣按通雅云鯉最易辨鱣是今之鱣魚判然兩物鱣或借爲鱓用楊震三鱣是也說文直指爲鯉又引詩鱣鮪發發則並不知鮪何物也本草以鱣爲鱘嚴氏釋之曰今俗作鱘則是今鱣鱘爲一魚矣周官春獻王鮪鮪即鱘一作鱏一名騎古蓋古謂之鱣鮪今謂之鱘鰉耳韻會亦注鯉曰鱣相沿不察久矣晉書武帝太康中有鯉二見武庫屋上或言武庫兵府而有鱗甲兵類象生陰以兵夸之程王大陽也十年聞楊后之難再興後周大象元年六月陽武有鯉魚乘空而鬬明年帝崩

鱒魴

朱傳鱒似鯶而鱗細眼赤魚之美者也爾雅鮅鱒注鱒一名鮅鱒子赤眼陸璣鱒似鯶魚而鱗細於鯶赤眼多細文埤雅鱒魚圓魴魚方鱒好獨行制字從尊以此雅翼鱒目中赤色一道橫貫瞳俗謂之赤眼魚食螺蚌多獨行亦有兩三頭同行者極難取見網輒遁見網七雜曰鱒沉之鱒訓以爲鱍分芒紫鱗細亂且足

象弭魚服

朱傳魚獸名似猪東海有之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可
爲弓鞬矢服也陸疏魚服魚獸之皮也似猪出東海背上
斑文腹下純青今以爲弓鞬步叉者也其皮雖乾燥以爲
弓鞬矢服經年海水潮及天將雨毛皆起水潮還及天晴
毛復如故雖在數千里外可以知海水之潮自相感也孔
疏左傳閔夫人魚軒服虔云魚獸名則魚皮又可飾車夏
官司弓人職曰仲冬獻矢服注服盛矢箙也以獸皮爲之
羅氏曰魚服鮫魚之皮所爲爾雅翼鮫出南海狀如鼈而
無足圓廣尺餘尾長尺許皮有珠文堅勁可以飾物今總
謂之沙魚大而長喙如鋸者名胡沙小而皮粗者曰白沙
用爲器物之飾從古已然詩象弭魚服衛夫人乘魚軒楚
人鮫革犀兕以爲甲今人亦以飾手靶之屬左思吳都賦

有鮫又有鱕鯌䱅者以背上有甲珠文堅强可以飾刀口
爲鐔者爲鼓其有横骨在鼻前如斤者爲鐇䱅是胡沙也
要是一類或云隨母行驚則入母腹中尋復出每鮫腹可
容四子類亦如金綱不能制俗呼河伯健兒鮫既性所服
用人多識者特其音與蛟同解者或有差互凡皮有珠可
飾刀劍者是鮫鯌之鮫滿二千斤爲魚之長是蛟能之蛟
埤雅龍珠在頷鮫珠在皮蛇珠在口鼈珠在足魚珠在眼
蚌珠在腹天玄主物簿敘魚珠曰魚瑕珠至五十年則與
復鼓同洲上有汗其鱗鬣口眼皆異當紫色口當赤色
眼當紅色劉欣期交州記曰鮫魚出合浦長三尺背上有
甲山海經曰荆山漳水其中多鮫注鮫有珠文尾有毒海
皮可飾刀劍口述異記南海有鮫人之室水居如魚不廢

機織其眼泣則出珠郭璞贊魚之別屬厥號曰鮫珠皮毒
尾匪鱗匪毛可以錯角兼飾劍刀鮫今謂鯊魚南人皆鹽
爲脯左傳昭十二年濡之萑葦舟鮫守之注官名也本華
舟賦鮫人江龍屬人狀還對鮫魚鯊之最大者按漢與服
志枝之陳藏器云一名鰒按鰒音電出山東大不數指與
鮫無與李時珍古本作鮫謂獸服有兩說附本卷子以成
式曰㴑魚千歲爲劍魚一名琵琶魚其鳴似大鮫也

鱨鯊

朱傳鱨揚也今黃頰魚是也似燕頭魚身形厚而長大頰
骨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陸疏鱨一名黃頰魚徐州
人謂之揚黃頰通語也釋文江東呼黃鱨魚尾微黃大者
長七八十許埤雅性浮而善飛躍故一曰揚也一名黃揚

集說魚鱨春夏近上秋冬近下詩長夏所詠故鱨亦爲揚
刺氣易經文又引說苑易錄從揚爲河物楊愈明白不知
鱨與揚與鱨類自別

鯊朱傳鯊鮀也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又名吹沙爾雅
鯊鮀注今吹沙小魚體圓而有點文鯊音蛇異物志吹
沙長三寸許背上有刺螫人海物異名記似鯽而狹小
廣志吹沙魚大如指沙中行埤雅鯊性善沉大如指狹圓
而長有黑點文沙中行亦於沙中乳子故張衡云駢㴝沈
之鯊鰡也鱨魴鯉其性浮鯊鱧鱨其性沈今指此鱨鯊屬
雅翼鯊上特吹沙亦止食細沙味甘美大者不過二觔然
不名小者之佳今人呼爲重唇有厚持其有若黃䱉故名
今江東小鮎中每春甚多土人珍之夏則隨水下是名字

矣春來復來大抵正月先至魚之最先至者大則鯉至次則鱖至桃花水至而鱖肥則三月矣又海魦青目赤頰背上有鬣腹下有翅味肥美與此殊類寅波志皮上有沙故名其類甚多鳥獸考魦有二種魚麗之魦蓋閩廣江漢之常產海魦虎頭魦體黑文鱉足巨者餘二百觔常以春晦陟於海上之麓旬日化爲虎惟四足難化經月乃成矣濮氏曰魦魚多種極大者皮如沙可爲刀劍鞘吹沙小魚耳說文魦魚出樂浪番國从魦省舊注分魦魦爲二石鼓文作魦通雅魦黃皮黑斑正月先至前濶而扁後方而狹陸氏以爲狹小非六書故海中所產其皮如沙哆口無鱗胎生其類尤多大者盈舟本草曰鮫與魦一類而數種大者尾長數尺能傷人皮皆有沙如珍珠斑其背有珠文如鹿

而堅强者曰鹿沙亦曰白沙能變鹿背有斑文如虎而堅强者曰虎沙亦曰胡沙虎魚所化鼻前有骨如斧能擊物壞舟者曰鋸沙又曰挺額魚曰鐇鮨謂鼻骨如鐇斧也然羅願蘇頌皆云大而長喙如鋸者曰胡沙性善肉美小而皮粗者曰白沙肉强有小毒似鋸沙即胡沙非別有鋸沙之名矣時珍所言不知何據

魴鱧

朱傳鱧鮦也又曰鯇也毛傳鱧鮦也爾雅鱧鯇舍人曰鱧一名鯇郭璞曰鱧鮦也鯇今鯶魚似鱒而大邢疏今鱧魚也鮦與鱺音義同小雅魴鱧是也鄭箋云今只謂之鱧多在泥水中服食家忌食陸疏鱧鯇也似鯉頰狹而厚許慎以爲鯉魚本草蠡魚味甘寒一名鮦魚生九江池澤味甘

無毒主除水氣面大腫及五痔陶隱居云今皆作鱧字舊言是公蠣蛇所變然亦有相生者至難死雖死猶有蛇性日華子諸魚中惟此膽甘可食行義云今人謂之黑鯉魚邢疏即鱧也爾雅翼鱧魚圓長而斑頭有七點作北斗之象夜則仰首向北而拱焉有自然之禮故从禮膽獨甘也故從禮今道家忌之以其首戴斗也又指爲厭故有天厭雁地厭犬水厭鱧之說皆禁不食爾雅又云鱧大鮦小者鮵疏此即上文鱧也六書故魚之醜者鱗黑駁首左右各有竅如七星雌雄相隨將子唼食衆魚舉雅今玄鱧是也頁舌鱗細有花文一名文魚與蛇通氣其首戴星夜則北向蓋北方之魚也鱨魦之美不若魴鱧魴鱧之美不若鰋鯉故詩序如此郭氏解釋魚稱爲鮦然今鮦又別一種廣

雅釋魚篇首列鯉鱣鰋鮎鱨鯇六種但無釋文鄭漁仲曰六者之名顯而易識故但載之而已不復釋也可見鱧鯇則是二種毛郭俱云鱧鮦也山陰陸氏從之陸疏本傳曰鮦又曰鯇則兩岐矣若許慎以爲鯉爾雅氏以鮦又別一種不解所自出雨航雜錄鮦胡如小鮎而短大者如人指長三五寸頭有斑點如七星朝退跳擲泥中土人取之以盂覆於地旦視之皆騈首拱北[illegible]及蠡者皆枝六十盎鱺朝日蠡朝十閣胡[illegible]鱺魚性健急俗呼[illegible][illegible]鯇矣鱧鱺字別[illegible]二物亦非

鰋鯉

朱傳鰋鮎也爾雅鰋鮎孫炎曰鰋一名鮎郭璞曰鰋今偃額白魚鮎別名鯷江東通呼鮎為鮧本草鮧魚味甘主百病陶隱居云此鯷也即是鮎圖經大首方口背青黑無鱗多涎又有鱯魚相似而大鮠魚亦相似色黃而美衍義云鮧魚形少類獺有四足腹重墜如囊身微紫色無鱗與鮎鮠相類埤雅今偃額白魚也一名鮎鯷魚偃鯉魚俯鱧魚圓魴魚方又曰鰭魚黃魴魚青鱧魚玄鱮魚白鯉魚赤則五色之魚皆備雅翼鮧魚兩目上陳頭大尾小善登竹有水堰處輒自下騰上或曰口腹俱大者名鱯背青口小者名鮎梁寅云鮎腹平著地故得鰋名詩緝毛以鮎釋鰋郭云各自一魚只當言似鮎耳一說鰋也嗄口多涎長鬚多次按孫炎以鰋鮎為一魚郭璞以為二魚埤雅兩從之其說尤混如陶貞白之說鮎即是鮧與郭說合蓋鮎鮧為一魚以其身滑無鱗故謂之鮎鮠魚似鮎而大色黃白背有肉鬐秦人謂其發病呼為鮠魚皆無鱗鱯即鮠之大者家語大鯷爲鯷音夷即鱯也鰋身圓白額性好偃腹著乎地當別為一種六書故曰爾雅鯉鱣鰋鮎鱧鯇各舉六物讀者以鱣鯉鰋鮎釋鱧鮀釋鯊毛氏亦踵此誤說文又并以鮀為鮎其謬滋甚

南有嘉魚

朱傳南謂江漢之間嘉魚鯉質鱒鯽肌出沔南之丙穴水經注褒水又東南得丙水口水上承丙穴穴出嘉魚常以三月出十月入穴口廣五六尺去平地七八尺泉源縣江魚自穴下透入水穴口向丙故曰丙穴下注褒水故左思

稱嘉魚出於丙穴任豫益州記嘉魚似鱒蜀中謂之拙魚蜀郡山處處有之從石孔出大者五六尺類要丙水出丙穴在興州順政縣今沔州又大景山在興州南七十里與小景山對北有穴本作丙以避諱改雲南記雅州丙穴出嘉魚似鯉鱗細嶺表錄異嘉魚形如鱒出梧州戎城縣江水口甚肥美最宜為鮓每炙以芭蕉葉隔火應脂滴火滅耳本草嘉魚味甘溫食之令人肥健悅澤此乳穴中小魚常食乳水所以益人方輿勝覽有黑點謂照映星象相感而成長身細鱗肉白如玉其味自鹹虞衡志嘉魚出梧州火山下丙穴如小鰣魚多脂煎不假油蜀中丙穴亦出肥美相似埤雅鯉質鱒鱗肌肉甚美食乳泉出於丙穴先儒言丙穴在漢中沔南縣北有乳穴二常以三月取之蓋說尾象篆文丙字故曰丙穴爾雅魚尾謂之丙則魚尾象丙豈特嘉魚而已李善注左思賦魚以丙日出穴蜀人呼為拙河陽呼為鯀山海經鈎諸山麻魚郭璞云即鯀魚范成大言桂林出竹魚形味似之則竹魚即嘉魚也

炰鼈膾鯉

爾雅鼈三足曰能說文介蟲也周禮鼈人掌凡邦之簎事掌取互物註有甲物也以時簎魚鼈龜蜃凡貍物注今刀之屬也春獻鼈蜃秋獻龜魚又[illegible]又鼈人以時簎魚鼈註簎謂以杈刺泥中搏取之禮記水潦降不獻魚鼈又云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又云水煩則魚鼈不大又云居山以魚鼈為禮君子謂之不知禮又云鼈去醜國語不食雛鼈注伏乳也春秋外傳公父文伯飲

南宮敬叔䓁鼈爲路請父怒鼈小道出文伯母曰吾聞祭
養尸享養賓鼈於何有而使夫人怒淮南子鼈無耳而目
不可以瞥稱於明也又曰青浮殺鼈得莧復生又曰燒黿
致鼈又曰鼈無耳而守神博物志九竅者胎化八竅者卵
生黿鼈蛙此皆類皆卵生而影伏莊子鼈伏冬則揭鼈於
江剕取之古今注鼈一名河伯從事食物本草無裙而頭
足不縮者名納鼈大如錢腹赤如血者名朱鼈生南海口
中吐珠者名珠鼈山海經葛山澧水有珠鼈狀如肺有目
六足有珠又從山多三足鼈大若山郭璞江賦鼈有三足
黿有六眸左思蜀都賦白黿命鼈之類上於堦雅云黿以
眼聽穹脊連脅甲蟲也水居陸生養魚經魚滿三百六十
則蛟爲之長引飛出水納鼈則魚不復去故鼈一名神守

天地之性細腰純雄大腰純雌大腰鼈之屬以蛇爲雄
鼉珠在足在山上者名旱鼉有毒能殺人段成式云甲蟲
影伏羽蟲卵伏今鼈伏於淵而卵剖於陵此思伏也內典
曰鶴影生鼈思生是則思生與影伏異矣今時卵乳皆大
如彈丸亦皇卵而陰一如黿鼉口爲簸卵母云鼈伏鼉目
謂鼉日光所轉朝首東鄉夕首西鄉也又鼈之所在其上
必有浮沫謂之鼈津捕魚者以此占之朱氏說鈔曰蟹手
以鼈鼈蟹以鼈物之和咸雖有甲知鼈能捕也雅疏易離
爲鼈爲蟹爲蠃以其骨在外肉在內也考工記以外骨爲
黿屬內骨爲鼈屬以龜夕有肉緣此黿爲內骨耳黿鼈之
大者淵或至一二丈左傳桌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爲黃能
入於羽淵能三足鼈也荀子跬步不休跛鼈千里酉陽雜

俎鼈目白腹下王字者不可食養生論鼈六甲日不可
食有四目者獨目者赤足二足者頷下軟骨如角者腳足
不能縮者皆不可食方書鼈甲味鹹性寒入肝九肋者良
三元參贊云鼈居水底性冷能補陰又益氣不可合雞子
莧菜食之搜神記蛇之爲鼈也鶴之爲麞也蟄之爲蝦也
不失其血氣而形性變矣順變而動是謂順常苟錯其方
則爲妖青

長鼈　既厭

宋傳卜筮數則瀆而龜厭之孔疏禮龜曰卜蓍曰筮今變
亞占卜筮以爲句耳爾雅龜二足者能考靈仰考異前名
謂異後爭諸獵左倪不類右倪不若一神龜注龜之最神
明者二靈龜注涪陵郡出可以卜龍今雹蠵龜一名靈蠵

其緣甲文似瑇瑁能鳴三攝龜注腹甲曲折解能自張閉
好食蛇四寶龜注書曰寧我大寶龜是也五文龜注甲有
文彩河圖云靈龜負書丹甲青文六筮龜注在蓍下潛伏
七山龜八澤龜九水龜十火龜注生於火者猶人山出火
鼠易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又云益之十朋之龜解爲龜易
緯靈龜四十九歲下有千歲龜守之靈昆命於元龜又九
江納錫大龜雖書靈龜王者不偏黨尊耆老則出逸周書
伊尹請正西以神龜爲獻周禮龜人秋獻龜魚龜人掌六
龜之屬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靁
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
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於龜室上春釁
龜大戴禮甲蟲三百六十而龜爲之長禮記季秋登龜取

龜季冬命太史釁龜筴以牲又刑龜筴以牲血塗之又龜
以爲畜故人情不失又龜爲首列先知也又青黑緣者天
子之寶龜也左傳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龜焉逸
禮天子龜尺二寸諸侯八寸大夫六寸民士四寸龜者陰
蟲之老也龜三千歲游於卷耳上老者先知故君子舉事
必致之占今注龜一名玄衣督郵一名元緒六韜龜百歲
一尾千歲十尾褚先生云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
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
九州龜八曰王龜凡八名龜各有文在腹下此龜不必滿
尺二寸民人得長七八寸可寶矣論衡孔子云龍食於清
遊於清龜食於清遊於濁魚食於濁遊於清說苑龜千歲
能與人言靈龜文五色似玉似金背陰向陽上隆象天下

平法地槃衍象山四趾轉運應四時文著象二十八宿蛇
頭龍翅左精象日右精象月千歲之化下氣上通能知存
亡吉凶之變史氏龜經龜生百歲居鶴尾之上千歲巢蓮
葉上一千二百歲可卜天地之終始又云龜甲黃足赤眼
白尾青腹黑者稟受乎五行之粹也埤雅龜舊也外骨內
肉腸屬於首廣肩無雄故龜與蛇合謂之玄武化書龜鼈
相顧神交也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
於龜蓍三禮圖龜以上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
灼後右莊子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
能七十二鑽無遺策而不能免刳腸之患又龜曳尾泥塗
中管子伏闇能存而能亡者蓍龜與龍是也龜生於水發
之於火為萬物先為禍福正白虎通曰龜象也天道也蓍

數也地產也占人曰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
人占色說文曰兆龜坼也龜灼之而後坼坼而後墨與色
可知卜人先占坼史占墨次之大夫占色又次之衆備焉
而後占體以斷吉凶之序也玉藻云卜人定龜史定墨君
定體墨謂以墨畫龜占其食否洛誥所謂我卜瀍水東瀍
水西惟洛食傳曰卜必先墨畫龜然後灼之兆順食墨故
卜師云揚火以作龜致其墨也書曰三龜一習吉言龜從
也敘篇見書乃并吉則蓍從焉而筮書與龜又并吉也公
曰體王其無害則言卜筮之體并吉故王其無害矣明堂
位曰周以黃目蓋以龜目飾尊龜黃目也而許慎解字說
甚亦曰龜目酒尊是也古者簠簋皆爲龜形大臣有以貪
墨廢者曰簠簋不飾以龜不嗜食也家語臧文仲有守龜

名蔡注龜出於蔡故名漢書注蔡龜名誤矣漢食貨志古
者貨貝寶龜有元龜公龜侯龜子龜爲大貝壯貝幺貝之
別史記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者龜飲食之以爲能導引致
氣有益於助衰養老易曰舍爾靈龜蓋龜有靈德伏匿而
噎善潛而不志於食類從玄龜不咽栗蓋龜善藏能吞氣
導引其背傲偃脾子謂之守龜相法頭脊如龜有後之人
也又龜有微者如孤故莊子云宋有善爲不龜手之藥是
也龜音均山海經杻陽山多玄龜鳥首虺尾名旋龜音如
判木佩之不聾又密山洛水亦有旋龜伊水多三足龜食
之已腫朝野僉載僞周武姓玄武龜也故以銅爲龜符考
蔡邕讓表云退省金龜紫紱之飾非臣容體所[illegible]曾
值王粲詠金龜紫綬以彰勳則謝靈運詩牽絲及元興解

黴也地產也占人曰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色說文曰兆龜坼也龜灼之而後坼坼而後墨與色可知卜人先占坼史占墨次之大夫占色又次之衆備焉而後占體以斷吉凶之序也玉藻云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墨謂以墨畫龜占其食否洛誥所謂我卜瀍水東瀍水西惟洛食傳曰卜必先墨畫龜然後灼之兆順食墨故卜師云揚火以作龜致其墨也書曰二龜一習吉[illegible]從也啟籥見書乃并吉則蓍從焉而筮書與龜又并吉也公曰體王其罔害別言卜筮之體並吉故王其無害矣明堂位曰周以黄目盞以龜目飾尊黄目也而許慎解字說盞亦曰龜目酒尊是也古者盞盛皆爲龜形大臣有以食器爲者曰盞簋不飾以龜不嗜食也家語臧文仲有守龜名蔡注龜出於蔡故名漢書注蔡龜名誤矣漢食貨志古者貨貝寶龜有元龜公龜侯龜子龜爲大貝壯貝幺貝之屬史記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者龜飲食之以爲能導引致氣有益於助衰養老易曰舍爾靈龜言龜有靈德伏息而噎善息而不亡於養類從玄龜不咽粟蓄氣吾盛能行氣導引其背微隆[illegible]子謂之穹龜[illegible]法强者如龜有後之人也又龜可徵非如鼈故莊子云宋有善爲不龜手之藥是也龜音均山海經杻陽山多玄龜鳥首虺尾名旋龜音如判木佩之不聾又密山洛水亦有旋龜伊水多三足龜食之已腫朝野僉載僞周武姓玄武號也以龜爲[illegible]考終邕讓表云退省金龜紫綬之飾非臣所[illegible]當江工[illegible]誅金龜紫綬以彰勲則謝[illegible]也許[illegible]然[illegible]解

晉文貝仍几詩成是貝錦其曰斯者詩所山谿狱楚詞南北順攜其槽幾何皆狹女之名也鄭注貝文錯珂蓋龜屬其甲人之所寶古今以爲泉貨今出南番海中書揚州厥篚織貝顧命大貝鼖鼓在西房詩義疏貝龜鼈之屬餘蚳黄爲質白爲文餘泉白爲質黄爲文又有紫貝白質如玉紫點爲文皆行列相當大者至尺六七寸今九眞交阯以爲杯盤寶物運斗樞瑤光星得江吐大貝山海經陽山濁洛之水注于番之澤中多文貝陰山漁水中多文貝邽山蒙水多黄貝蒼梧之野爰有文貝相貝經朱仲學仙於琴高高乘魚浮河海水淮必究其一曰貝盈尺如赤電黑雲謂之紫貝素質紅黑謂之珠貝青地緑文謂之綬貝黑文黄畫謂之霞貝紫愈疾珠明目綬消氣障霞伏蛆蟲貝大者如輪浮貝使人寡淫貝使人善驚雖貝使病瘧鱔貝使胎消惠貝使善忘贊貝使童愚女淫碧貝使人盜委貝使志强又有鷹喙蟬脊以逐温去水南州異物志交阯北南海中有大文貝質白而文紫天姿自然不假雕琢磨瑩而光色煥爛交州記大貝出日南如酒杯小貝貝齒也善治毒俱有紫色埤雅獸二爲友貝二爲朋貝者海之介蟲也貝中肉如科斗而有首尾以其背用故謂之貝本草雌[illegible]紫貝唐本注云形似貝大二三寸出東海南海上紫斑而骨白圖經云紫貝即砑螺也儋振夷黎採以爲貨市北人惟畫家用砑物今之[illegible]螺多古人用爲寶貨而紫貝尤爲世所貴重漢文帝時南越獻紫貝五百是也又車螯之紫者海人亦謂之紫貝[illegible]教與俗改敝與世易夏后以

玄貝周人以紫貝爾雅翼古者貨貝而寶龜夏后以玄貝殷人以紫石周則有泉貝至秦廢貝而行錢故從貝於貝之形色尤詳而古者貨賂貢賦賞賜之屬於貨者字皆從貝也至王莽反漢猶以貝四寸八分以上至寸二分為五品故有大貝壯貝幺貝小貝之名不盈六分不得為貨今大貝出日南漲海中可為酒杯蓋貝之在水者即蠃之小者也今貝既不復為貨晉宋間猶以飾軍容服物蓋魯頌所稱貝冑朱綅其來舊矣東方朔云齒如編貝蓋用以為飾必編之也梁書有梵貝大可容數斗乃蠡之大者南蠻吹之以節樂禹貢織貝鄭注云貝錦名先染絲而後織之即成文也詩成是貝錦言譖人文致人罪猶因萋菲之形文致之成貝錦也詩錫我百朋注五貝曰朋即漢書五種

貝也朋則二貝為朋嶺南新語云有客嘗至吳川見海浪至如萬條白練諸蠃殼隨浪去來往復日久光彩陸離可鑑摩汽不蝕水碧金膏也又黑夜海中生火蠃燃之屬一一負火以行蓋離為蚌為蠃文為蛤為鼈音鵝皆火德也姚寬云蛤蜊文蛤皆一潮生一暈蓋潮水屬火當生於潮亦生於火陰火生於海為鱗介之文陽火生於山為鳥獸之文

鼉鼓逢逢

朱傳鼉以蜥蜴長丈餘皮可冒鼓毛傳魚屬月令季夏之月命漁師伐蛟取鼉注鼉皮可以冒鼓周書王會曰會稽以鼉陸疏鼉形似水蜥蜴四足長丈餘卵大如鵝卵甲如鎧甲今合藥鼉魚甲是也本草圖經鼉水族蛇魚肉至美口內涎有毒長一丈者吐氣成霧致雨力猛能攻陷江岸性嗜睡目精常閉形如龍長者自嚙其尾極難死聲甚可畏人於穴掘之百人掘須百人牽一人掘須一人牽不然終不可出趙辟公雜說鼉聞鼓聲則鳴晉安海物記鼉宵鳴如桴鼓江淮間謂之鼉鼓亦謂之鼉更續博物志一名土龍鱗甲黑色能橫飛不能上騰埤雅鼉具十二肉蛇肉在尾最毒其枕瑩淨魚枕如象齒形一名鱓夜鳴應更初更一鳴而止二即再鳴今能將風則踴躍欲雨則鳴故里俗以鼉識風以鼉識雨取以冒鼓其聲逢逢然象鼉之鳴也爾雅翼鼉狀如守宮而大長一二丈灰色背尾皆有鱗甲如鎧夜則出江岸人甚畏之老者能為魅梁周興嗣常食鼉肉後為所噴便成惡瘡詩云鼉鼓逢逢李斯云樹

靈鼉之鼓是周秦皆以冒鼓也呂氏春秋顓頊令飛龍作鼓效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乃令鱓先為樂倡鱓乃偃浸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英馬融廣成頌左挈夔龍右提蛟鼉本草作鮀生南海池澤取無時陶隱居云鮀即今鼉也甲可療疾皮可冒鼓肉至補益於物難死沸湯沃以入腹良久乃剖老者多變化為邪魅陳藏器云今之鼉魚音善字或作鱓者皆以鱣為鱓本草經以鮀為鼉仍是魚字疏為誤也廣要云鱓字本音鮀埤雅云一名鱓吳越謂之鱓史與呂氏春秋合其音上演切乃似蛇鱔魚而細長者離氏所云似蛇無鱗體有涎沫之者即鱔音鱓字也張爾公曰六書故云亡鼉實一字說文以它為蛇亂其文絕不相類而通則從它魚部又有鱓字魚名也皮可為鼓即此之

衍文按此說非是說文它象宛曲𩔗蛇即蛇之省未可以它同鼉䗙皮不可冒鼓亦非鼉說文必合而一之誤也謝會通作鮐亦誤

黃耇台背

朱傳台鮐也人老則背有台文鄭箋台之言鮐也人老則背鮐文釋詁鮐背耇老壽人也舍人注老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鮐魚吳都賦王鮪鯸鮐劉逵注鯸鮐狀如科斗大者長尺餘腹下白背上青黑有黃文性有毒雖小獺及大魚不敢餤之烝煑肥美本草鯸鮧魚肝毒殺人腹無腮頭無腮子大如粟浸之經宿如彈丸其毒尤甚一名鶘夷魚以物觸之即嗔腹如氣毬亦名嗔魚腹白背有赤道曰華子云又名吹肚魚劉熙釋名九十曰鮐背爾雅翼云鯢即今之河鮑也段成式作鮭晉庾杲每食三韭任昉戲之曰誰謂庾郎貧每食鮭菜常有二十七種晉人以魚爲鮭菜今吳語猶然又名鯸鮐所謂黃耇台背或謂爲鯸鮐魚或謂之鶘夷魚與鱧魚相亂蓋鱧魚之鮧亦有鯢夷二音也又云鯢魚肝子有大毒河鮑無毒蓋北人不食河鮑故不能的指爲何物耳韻會小補鮭與䰽通名物疏廣志鯢魚一名河鮑陳藏器謂鮧亦云鯸本草圖經稱以爲秦之鯢魚又未知與河鮑爲同爲異吳中食河鮑以爲常味惟忌肝入水沈者未聞毒皆殺人如本草所言也河鮑皮有刺觸人手老人皮膚粗梗有似此皮故謂之台背非如台之文也但河鮑非西北所產未知詩人何以入詠或者台別一魚兩紀襍鈔黃駒即鯢俗所謂河鮑也一名鮠一名䱀夷一名鰗鮐其肝最毒獨服者尤甚海上人去其頭尾用橄欖甘蔗煑之然初出可食久則毒尤甚諺曰青盧長一尺不與河鮑作主客或曰煑熟則無患然多食亦發瘍海邊人呼爲烏狼賣俗云河鮑知風茗風將向北先眉不爽故云梅聖俞河鮑詩有楊花荻芽之語注河鮑食柳絮而肥南人合荻芽爲臛噉之其腹中腴目爲西施乳物類志胡夷魚即河鮑博物志鯸魚心肝頭毒同馬公滑虛用鯸鮐之子必是河鮑誤以鮭爲鯸耳輟耕錄中河鮑毒者槐花微炒與乾胭脂等分搗粉水調灌之良又龍腦亦可解通雅鯸鮧鯢魭鮐鮭皆今之河豚亦曰烏狼亦曰䱾魚黃者曰黃䰽太觀本草列河豚鯸鮐爲兩種非也

鰷鱨鰋鯉

朱傳鰷白鰷也爾雅鰋黑鰦郭云即白鰷江東呼爲鮂者埤雅鰷魚形狹而長若條然故曰鰷也今江淮之間謂之鮂魚性浮似鱨而白雅翼鰷形纖長而白故曰白鰷又謂白鰷釋魚鮂黑鰦是也此魚好遊水上荀子曰鰷鉥者浮陽之魚胠於沙而思水則無逮矣注浮水上就陽也陰去也一名鯈鯈音條又音喬莊子鯈魚出遊從容以爲魚樂明遊其性也淮南子不得其道若觀鯈魚罾之可見釣之不可得說苑宓子賤爲單父宰將行乎畫謂曰吾少賤不知理民之術然有釣道焉夫投綸下餌迎而吸之者陽鱎也肉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肉厚而味美于賤及至單父見有車蓋[illegible]了此陽鱎魚也驅之而已郭璞鯈魚贊潛和[illegible]平莫樂於是詩

喙賞草帶山則犢蜜馬遺告聊以觀遊此山海經所載鯈
山茈湖之儵狀如雞赤毛三尾六足四目音如鵲食之已
憂者其說近雅非莊子淮南所云也通雅儵李氏音由白
魚也徐氏音條類篇合鯈儵爲一鮁亦浮陽小魚也故士
自稱曰鯫生鯫或作鰷郭註白魚也江東呼爲黑鯛蓋鯫
類而色不白者今海味重鮿魚子其白者北方以實娠爲
美福州水晶魚最妙亦其類也

詩傳名物集覽卷六

黃岡陳大章雨山撰錄

草

參差荇菜

朱傳荇接余也根生水底莖如釵股上青下白葉紫赤圓徑寸餘浮在水面爾雅莕接余其葉苻郭璞註叢生水中葉圓在莖端長短隨水深淺江東人食取莖以苦酒浸之脆美毛傳后妃供荇菜以事宗廟疏周禮四豆之實無荇陸璣根在水底與水深淺等大如釵股覊其白莖以苦酒浸之脆美可按酒鬻館羅氏云荇葉莕莕謂圓而稍美不若蓴之但圓也首陡入高低平浮水上花黃色六出今宛陵陂湖中彌覆頃畝日出照之如金俗名金蓮子嚴氏詩緝云參差訓不齊今池澤人稱莕公鬚蓋約荇亂生若鬚然詩人之辭不苟矣埤雅二物參爲參兩相差爲差參差言其出之無類也左右言其來之無方也荇之言行也蘋言賓藻言澡蘩言煩故教成之際皆用蘋藻以成婦順顏氏家訓荇菜是水悉有黃花葉似蓴可爲祭祀之菹河北人不識荇博士皆以參差者是莧菜呼人莧爲荇菜謂之節荇陽而長木條陰有異不同時莖之種及以淈漱文本草鳧葵味甘冷郎此菜本注云生水中似蓴莖澀根極長江南人多食之云是猪蓴謬也猶蓴與蓴各一種張七澤云荇菜今見之有江南陂澤中有之最曰餘話謝惠賞其味如蓴名莕酥然如者絕少許記業幾而蓐之也毫以鹽桂詩組箸之調爲羹內則芼羹注云菜

菜爾雅菜謂之蔬說文蔬菜也凡草可食者皆名蔬月令仲秋命有司趣民務畜菜註菜所以助穀之不及故收之爲備古者入學以菜贊釋菜於先師重蔬也毛傳云后妃能共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也祭統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說原曰蔬植三百六十葵爲之長凡草木之苗皆可茹種類最繁華夷花木考言點蒼山有高河菜萊州有龍鬚菜廣州有雞侯菜稽含所言綽菜優殿菜蘇軾所言蔭葉菜食物本草所載蕺菜蕨翻菜茅膏菜孟娘菜劉隱菜其諸蒿諸根諸梯頭諸花蘇諸藥草苗皆可爲菜在辨其味而已張華曰甕菜蔓生花白中空而脆自番舶以甕盛來故名能解野葛毒魏武啖野葛尺許應食是菜劉安世曰吹野葛飲鴆酒採揚此聲誑人欲其無害已耳非實事也又魏武遣人覘劉備方閉門種菜東方朔七諫云桂蠹不知所淹留今蓼蟲不知徙乎葵菜註喻衆人嗜進已守正終困也

葛之覃兮

朱傳葛草名蔓生可爲絺綌者毛傳葛所以爲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羅氏曰葛生山澤間其蔓延盛者牽其首以至根可二十步禹貢卉服注云草服葛也葛花藤皆可醒酒又雞齊一名鹿藿一名黃斤其生蔓生食甜脆亦可蒸食有粉今之食葛非爲絺綌者也周禮地官掌葛徵絺綌之材於山農凡葛征徵草貢之材於澤農註征猶不止爲絺綌用草貢苧屬也周書葛人得其葉以爲羹君子得其材以爲絺綌以爲君子朝廷夏服禮后織玄紞今乃親葛事如此蓋親蠶以勸女工之正事親葛以勸女工之餘事也埤雅葛性柔韌蔓生可爲布瓜葛皆延蔓相及故屬之蔓延者取譬瓜葛又曰葛性柔韌蔓生可衣故引以爲賦蓋知稼穡之艱難則可以爲王矣知女工之勤勞則可以爲后矣蘇恭曰葛雖除毒根入土五六寸名葛脰脰頸也服之令人吐有微毒本經葛穀卽其實也又就葛亦葛類葉黃而圓故曰黃環實名狼跋子治痰嗽消腫野葛本作冶葛論衡云冶地名在東南廣人謂之胡蔓草一名斷腸草州謂之黃藤卽鉤吻大毒爾雅有虉葛注似葛蔓生江東呼龍尾亦曰虎葛一名烏蘞一名五葉莓治癰神藥也

采采卷耳

朱傳卷耳枲耳葉如鼠耳叢生如盤爾雅卷耳苓耳郭云廣雅枲耳亦云胡枲江東呼常枲或曰苓耳形如鼠耳故有耳之號叢生似盤莖蔬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葉細莖蔓生可煮爲茹滑而少味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中璫今或謂之耳璫幽州人謂爵耳羅願云幽冀謂之檀菜其實如鼠耳而蒼色上多刺好著人衣一名葹離騷以喻小人所謂薋菉葹以盈室是也一名羊負來博物志洛中有人入蜀胡枲著羊毛洛人種之逐此物既稱胡枲必是胡物但國風爾雅所載其來已久非始於近世也本草經枲耳實味苦甘温葉味苦辛久服益氣耳目聰明强志輕身一名地葵一名葹生安陸川谷六安田野實熟時採陶隱居曰

此是當思采於人昔食之以葉覆麥作黃衣者方用甚稀詩杷條本草卷耳即蒼耳今麴蘖多用之崔寔四民月令伏後廿日爲麴至七月七日乾之覆以胡枲故古人采之淮南子精神訓嫫女位腹尚葉權輕飛羽許重叔曰尚主也菓者菓耳菜名也占主是官者至微賤也皆師處女尤賤於此官故曰權輕飛羽據此則采采卷耳賤者之役矣名物疏古釋卷耳者皆以爲即蒼耳惟鄭夾漈云詩云采采卷耳以其可茹也即今卷菜如連錢者是若蒼耳但堪入藥不可食南越志寧鄉多葹卷江淮謂之宿莽郭璞贊宛卷之草拔心不死屈平嘉之諷詠以比取類雖還與有遠皆宿要云王逸曰葹枲耳也或因爾雅卷葹草謂即是葹郭氏以爲宿莽引離騷夕搴中洲之宿莽第宿莽過冬不死枲耳至秋草凋雖是二物荊楚歲時記卷耳一名璫草叢生如盤舊説千歲龜巢於蓮葉遊於卷耳之上本草卷耳一名葹離騷菉葹王逸及朱子皆以葹爲枲耳舊詩豆屬非

葛藟纍之

朱傳藟葛類纍猶繫也爾雅諸慮山櫐郭注今江東呼櫐爲藤似葛而麤大陸疏一名巨苽似燕薁亦延蔓生葉艾白色其子赤可食酢而不美幽州謂之推藟本草千歲櫐一名藟蕪陶隱居云作藤如葡萄鬼桃陳藏器云似葛蔓葉小白子赤作中有白汁圖經藥生本山川谷作藤生發延木上葉如葡萄而小四月摘其莖汁白而甘五月開花七月結實八月採子青黑微赤冬凋葉即詩云葛藟者也蘇恭謂是蘡薁藤深爲謬妄左傳云葛藟猶能庇其本根廣要云藟必與葛同詠如此詩與綿綿葛藟莫莫葛藟諸什是也爾雅入釋木後人以木解之恐誤正字通說文草部藟草也一曰秬鬯又入木部曰虆木也爾雅釋木有山櫐郭注今江東呼櫐爲藤似葛而麤大韻會云藤大如盌故從木其形似草故從草集韻藟或作虆據此則藟與虆通說文分部訓木非藟與秬鬯巨瓜無涉舊注並失之又楊慎引韻英葛藟作葛藟不知藟即藟之譌省也

采采芣苢

朱傳芣苢車前也爾雅芣苢馬舄馬舄車前疏車前草也別三名郭云今車前草大葉長穗好生道邊江東呼爲蝦蟆衣本草車前子强陰益精令人有子一名當道一名牛遺一名勝舄生眞定平澤丘陵阪道中陶隱居云子性冷利仙經亦服餌之令人身輕不老韓詩乃言芣苢是木似李食其實宜子孫是爲謬矣圖經云春初生苗葉布地如匙面累年者長及尺餘如鼠尾花甚細青色微赤結實如葶藶赤黑色今人五月採苗七月八月採實陸疏馬舄喜在牛跡中生故云車前當道幽州人謂之牛舌草可煑作茹大滑其子治婦人產難王肅引周書王會云芣苢實大如李出西戎王基駁云王會所記雜物奇獸皆四夷遠國各齎土地異物以爲貢贄非周南婦人所得采是芣苢爲馬舄之草非西戎之木也王旻山居錄有種車前苗食法昔人多以爲蔬今野人猶採食之埤雅引丁曰若瓌爲鶉得水爲繼得木土之際爲鼃蠙之衣生於陵屯爲陵舄陵

蝎車前也或謂之蝦蟆衣韓詩外傳直曰車前瞿芣苢蓋生於兩旁謂之瞿按草最易生他草所在或無唯車前勞耳所至有之故芣苢卷耳之詩正言此二物蓋不如是不足以著志不在焉與樂有子也神仙服食經車前實雷之精也服之形化八月採地衣地衣者車前實也或因本草車前一名勝舄誤指芣苢即澤舄非是郭璞贊車前之草別名芣苢王會之名其實如李名之相亂在乎疑似

言刈其蔞

朱傳蔞蔞蒿也葉似艾青白色長數寸生水澤中許東陽云疏云長數寸高丈餘長言其葉高言其莖故可刈爲薪傳恐脫高丈餘三字釋草購蔏蔞郭云蔏蔞蔞蒿也生下田湖地在水曰游湖即爾雅之繁由胡初生可啖江東用

羹魚陸疏蔞蒿正月根芽生旁莖正白生食之香而脆美其葉又可蒸爲茹管子葉下於鬱鬱下於莧莧下於蒲蒲下於葦葦下於雚雚下於蔞蔞下於荓荓下於蕭蕭下於薜薜下於萑萑下於茅凡彼草物有二十袤蔬譜蔞一名白蒿一名蘩一名蔏有水陸二種形狀相似水生者辛香而美二月發苗葉似嫩艾而岐細面青背白莖或赤或白根白脆蔬茹菜也爾雅蘩菟蔞蔞蒿說文曰可以烹魚古今以爲珍菜大招吳酸蒿蔞不沾薄只王逸注蒿蔞香草也蔞一作笔笔菜也言吳人善爲羹甘菜不爽味無沾薄言其調也又曰沾多汁也薄無味也古吳人工調酸鹹淪蒿蔞以爲羹不濃不薄適甘美也蓋蔞多生於吳吳人猶能調和之如後世千里蓴羹未下鹽豉之比

于以采蘩

朱傳蘩白蒿也或曰蘩所以生蠶蓋古者后夫人有親蠶之禮此詩猶周南之有葛覃也左傳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毛傳夫人執蘩菜以助祭神享德與信不求備焉鄭箋執蘩菜者以豆薦蘩菹爾雅蘩皤蒿孫炎云白蒿陸疏凡艾白色爲皤蒿今白蒿春始生及秋香美可生食又可蒸一名游胡北海人謂之旁勃又曰蘩之醜秋爲蒿謂春時各有種名至秋老通呼爲蒿也夏小正傳曰蘩游胡游胡旁勃也本草注生中山川澤二月采此蒿種於青蒿從初生至枯白於衆蒿葉似艾葉上有白毛麤澀俗呼爲蓬蒿陶說云此蒿春初先諸草生其葉生挼醋淹之爲菹甚益人今人但食蔞蒿不復食此或疑此即蔞蒿而孟詵又別著蔞蒿所說不同明是二物陸佃云蒿青而高蘩白而繁故曰蘩蘩則初有今覆蠶種尚用蒿羅願云蘩即古之蘩生澤田漸洳之處詩云采蘩於沼於沚澗中明是水草說者乃以蘩皤蒿爲陸草不妨亦謂之蘩頗非夫人所採耳豳風春日遲遲采蘩祁祁蓋農工有早晚蠶事有先後言采桑於前以著蠶之早者言采蘩於後以著蠶之晚者今覆蠶種尚用蒿仙經云白蒿白兔食之仙爾雅蘩菟奚郭璞云未詳豈謂是歟又駏驉亦食蘩蒯子而仙駏驉馬類物各有所宜本草又稱兔食茵陳而仙蓋茵陳似青蒿而背白故說者誤以白蒿說之其苗細經冬不死更因陳根而生故名凡蒿之類皆可灸皆可占蕭可燎莪蒿蘩通可茹啖當別而論之今于

詒餘則采蘩許君作祭祀說自曉然若作蠶事說雖與蒿
雖同類而恐實非也蒿覃是女工采蘩是婦職以爲同類
亦無不可何必蠶事而後同耶曰此說亦姑存之而已詩
名物疏按本草注生中山川澤則皤蒿不妨爲水物也但
所在有之多生陸地耳羅氏背爾雅而自爲說非也

言采其蕨

朱傳蕨鼈也初生無葉時可食爾雅蕨虌注廣雅云紫綦
非也初生無葉可食江西謂之鼈𦬒疏云可食之菜也陸
疏蕨山菜也周秦曰蕨齊魯曰鼈初生似蒜莖紫黑色可
食如葵陸佃云狀如大雀拳足又如其足之蹷故謂之蕨
名物解曰言其始生未有枝葉始蕨之時俗云初生亦類
鼈腳故曰鼈也羅願云蕨生如小兒拳紫色而肥野人今

歲焚山則來歲蕨菜繁生其舊生蕨之處蕨葉老硬敷披
人誌之謂蕨基今道路負荷轉移者皆不肯食云令人腳
弱微猶禮家用之蕨不復用可知曉也通志蕨一名鼈蕃
牙也四皓食之而壽夷齊食之而夭此物不可生食搗汁
取粉以作餌又有一種大蕨亦可食謂之綦蕨爾雅
云綦月爾蕨與綦爲二種花繁月爾蕨無花陳藏器云今
永康道江居民多以醋淹而食之山谷詩蕨芽初長小兒
拳酷似其狀又一種水蕨生水中似蕨呂[illegible]謂之[illegible]一名
斯宋史范仲淹安撫江淮進民間所食烏昧草乞宣示六
宮以御奢侈烏昧即蕨搜神記郗鑒鎮丹徒出獵軍士有
食生蕨者得疾後吐一小蛇懸之漸乾乃蕨也故蕨不可
生食按蕨與綦皆可作粉非有二種郭注云似蕨誤茈綦
則蕨之下體也廣要謂大蕨名綦即爾雅之月爾亦屬臆
說

言采其薇

朱傳薇似蕨而差大有芒而味苦山間人食之謂之迷蕨
陸疏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
羹亦可生食今官園種之以供宗廟祭祀埤雅爾雅薇垂
水郭注生水邊故爾雅曰垂水似藿菜之微者也故儀禮公
食大夫禮鉶芼豕以薇記曰鉶芼牛藿羊苦豕薇是也雅
莫文王之時狀采薇以遣戍役一章作止二章柔止三章
剛止故先儒以爲所遣有先中後華首章則二月中旬遣
之次章三月上旬遣之二章則三月中旬遣之通志白薇
曰白幕曰薇草曰春草曰骨美又云薇生水旁葉如萍三

𠀤記夷齊食之三年顏色不變其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
薇矣武王滅之不食而死程子曰夷齊不食周粟者不食
周祿而已采薇餓死言食菜以沒世也餓死之說未足深
信胡明仲云荊楚之間有草叢生修條四時發穎春夏之
交花亦繁麗條之狹者大如巨擘剝而食之甘美野人呼
爲迷陽疑莊子所謂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即此本草薇有
二種生平原川谷似柳葉者白薇也生水旁葉似萍者薇
垂水者也埤雅混而一之誤矣然陸璣稱莖葉如小豆蔓
生璣親見官園所種所言必審後非似柳之白薇鄭漁仲
謂是金櫻芽不知何據朱子胡氏皆以爲迷陽而一云味
苦一云甘美又自不同惟項安世以爲今之野豌豆與今

謂之巢菜有合陸疏疏語薇一名野豌豆一名大巢菜生
麥田及原隰中莖葉氣味皆似豌豆巢菜有大小二種大
者即薇無實小者則東坡所謂元修菜也

于以采蘋

朱傳蘋水上浮萍也江東人謂之薲爾雅苹萍其大者蘋
郭注水中浮萍江東謂之薸陸疏水上浮萍麤大者謂之
蘋小者曰萍季春始生可糝蒸為茹又可苦酒淹以就酒
周書穀雨前一日水萍始生萍不生陰氣憤盈夏小正七
月湟潦生苹本草水萍一名水花一名水白一名水蘇唐
本注水萍有三種大者名蘋中者曰荇菜[illegible]相似而葉圓
小者水上浮萍吳氏本草水萍一名水廉生池澤水上葉
圓小一莖一葉根入水五月華白本草經水萍一名水華

久服身輕陳藏器云蘋葉圓闊寸許葉下有一點如水沫
一名芣菜詩緝蘋可茹萍不可茹郭氏以小萍為大萍誤
豈有不可食之萍而以之供祭祀乎雅翼云蘋葉正方中
拆如十字根生水底葉敷水上不若小浮萍之無根而漂
浮也故韓詩云沈者曰蘋浮者曰薸薸音瓢即小萍也蘋
亦不沈但比萍則有根不浮游耳五月有華白色故謂之
白蘋呂氏春秋菜之美者崑崙之蘋[illegible]楚王渡江得萍
實天問曰靡萍九衢[illegible]其枝葉分為衢道猶今言花五出
六出也九衢異乎之物今萍[illegible]大[illegible]衢而已本草
稱水萍皆得萍名而[illegible]也蓋實[illegible]者所能生枝葉
九道尤大於蘋矣[illegible]云水萍[illegible]今浮萍子說文云萍
無根但有[illegible]鬚垂水中楚辭曰竊傷兮浮萍無根然淮南

子云萍植根於水木植根於地[illegible]萍以水為地所垂者乃
是根今或反根於上為日所暴即死是與失土同矣二家
釋萍極明又與蘋有別但謂食野之苹即此恐未必然
物疏云周處風土記萍蘋芹菜之別名此說非是苹別一
物矣蘋又有水生之[illegible]采白蘋水生而似
萍者也宋玉所謂起於青蘋之末陸生而似莎者也一名
云蘋草一類也本草田字草也[illegible]史謂其有根
大蓋有二種生湖中者大生田中者小所謂青蘋也大中
破銅錢曰白蘋李時珍曰以葉合成如田字者為蘋始見
破銅錢名四葉菜又名田字草[illegible]塘田中皆有之[illegible]
蒙眼非蘋也陳藏器所云芣菜即楊慎所言所謂田字草
時珍又以黃花白葉如小荷結實如小角黍為萍蓬草即

楚王萍實亦意謂之同[illegible]之苹即蒿也非萍屬陸佃指
為此萍尤誤陸疏廣要鄭[illegible]云萍屬不可食此必薄類葉
亦圓浮水上如苹也[illegible]狀不免傳訛按陸璣云小
者萍原未[illegible]又釋草云無
根而浮常如水[illegible]一謂之薄[illegible]定[illegible]隨
風也周官萍氏掌水禁[illegible]名蓋使幾酒
謹酒也月令季春[illegible]始生舊說萍蓋然生一夜
七子一曰萍生於上[illegible]水一夕九子故曰九子
萍也世說楊花入水[illegible]上小浮萍江東
日薸高誘曰蘋大萍[illegible]似萍
說者遂以相紊蓋非其類[illegible]多雖然此蘋
徑三寸有一缺而形圓如馬蹄[illegible]似蓴而稍尖長者

者也其花並有黃白二色葉徑四五寸如小荷葉而黃花
結實如小角黍者荇菜也四葉合成一葉如田字形者
蘋也以此分別必無錯誤矣

于以采藻

朱傳藻聚藻也生水底莖如釵股葉似蓬蒿陸佃云藻聚藻
箋云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毀
教於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之祭牲用魚芼
用蘋藻所以成婦順也蘋之爲言賓也藻之爲言澡也婦
人之行尚柔順以自潔清故取名以爲戒春秋傳曰澗溪
之阿行潦之蘋藻置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說者以爲季
蘭季女佩蘭者也大夫之妻教成之祭其蘋藻焉於是使
女之季者佩蘭主而奉之故傳以爲季女微主也爾雅若

牛藻郭璞注一名牛藻藻之葉大者也江東呼爲馬藻細葉
蓬茸如絲可愛一節長數寸長者二三十節左傳蘋蘩蘊
藻之菜以其好聚生故曰蘊藻蘊聚也博雅云支菜藻
也陸疏云生水底有二種一種葉如雞蘇莖大如箸長四
五尺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謂之聚藻聚生故也又
云扶風人謂之藻聚爲發聲此二藻皆可食煑熟挼去腥
氣米麪糝蒸爲茹嘉美揚州飢荒以當穀食埤雅韓詩曰
沈者曰蘋浮者曰薸蓋藻亦蘋類也似槐葉而連生生道旁
淺水中與萍俱至秋則紫今俗謂之馬藻亦呼牛藻故曰
于以采藻于彼行潦草木疏以爲藻似葉蓬蒿如釵股而
大謂之聚藻類矣雅翼藻橫陳於水如自然石片於水之
中隨波行蔓若藻條暢尤爲可愛故采藻於行潦也有自
然之文古者衮服有藻火之屬又畫於梁以爲飾亦以厭
火今屋上覆橑謂之藻井取象於此亦曰綺井又謂之覆
海亦謂之罳頂凡鳧雁之屬亦樂於藻故又曰鳧藻楚辭
鳧雁皆唼夫梁藻是也本草謂藻有二種水藻葉長二三寸
兩兩相對生即馬藻也聚藻葉細如絲節節連生即水蘊
也俗名鰓草又名牛尾蘊本草海藻生海島上如亂髮有
二種生淺水如短馬尾生深水葉如水藻而大名大葉藻
可入藥爲菹南越志有品藻品如藻也書藻火以五彩彰
施於五色作服注水藻取其潔又文辭曰藻言文彩如藻
之布列漢杜詩傳士卒鳧藻注和睦如鳧之戲水藻聞也
廣要按陸璣謂藻出水下羅氏亦云橫陳水下則藻非浮
者明矣或因韓氏浮者爲薸誤刻作藻遂謂藻亦出水上

謬甚陸佃引呂覽云菜之美者崑崙之蘋藻又引淮南子容
華生蔈蔈生萍藻萍藻生浮草又云大萍藻之萍又云蒲
藻之從沉浮藻之從浮總歲於沉浮之說是認爲一物耶

白茅包之

朱傳茅也郭璞云白茅屬陸璣云茅之不實者陸疏
白茅包之茅之白者古用包裹禮物以充祭祀周易拔茅
茹以其彙征吉陸佃云茅之爲物拔其根而牽茹者君子
以類出處之象又云藉用白茅無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
下也孔子曰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禹貢荊州厥貢包
匭菁茅鄭玄注菁茅有毛刺者禮記縮酌用茅明酌也茅
明也故縮酌用茅謂之明酌匈師祭地其旗不定領地理
志桂陽郡有青茅可染青零陵有香茅古貢之縮酒左

傳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雅翼茅類甚多惟白茅擅名苗出地曰茅鍼花曰莠葉曰菅根曰茹左傳前茅慮無註茅明也或曰時楚以茅爲旌識括地志辰州有包茅山武陽記山出包茅有刺三脊今訛爲巴茅湖南亦廣皆生之有刺其生江右江東者小而無刺但葉邊毛能割手耳合璧事類茅叢生荒間野人刈以覆屋江淮間生者一莖三脊曰菁茅埤雅管子曰農趨時就功首戴蒲茅身衣襏襫蒲茅簦笠也蓋尊者草服臺笠卑者蒲茅詩晝爾于茅言穀人日力不足取茅於晝而夜以繼之也列子曰因以爲茅靡因以爲波流茅靡一作弟靡弟讀如稊茅之始生也詩曰手如柔荑荑稊一也相經曰筋不束體血不華色手無春荑之柔髮有寒蓬之悴蓋形之下也小雅露彼菅茅叶下尤韻離騷時繽紛其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按禮祭束茅加於裸圭灌鬯酒其上謂之莤左傳無以莤酒莤所六切音縮今作縮義通

彼茁者葭

朱傳茁生出壯盛之貌葭蘆也亦名葦爾雅葦醜芀葭華葭蘆其萌蘿夏小正七月秀萑葦未秀則不爲萑葦秀然後爲萑葦萑未秀爲菼葦未秀爲蘆郭注即今蘆也注亦謂之蘆花陸疏葭一名蘆菼一名薍薍或謂之荻至秋堅成則謂之萑其初生三月中心挺出其下本大如箸上銳而細揚州人謂之馬尾埤雅葦醜芀言其華皆有芀秀經風輒吹揚如雪其聚於地如絮淮南子蔿苗類絮而不可以爲絮葦即今之蘆一名葭葭葦之未秀者也萑即今之荻一名蒹蒹萑之未秀者也葭一名華蒹一名薕至秋堅成謂之萑葦詩八月萑葦是也莊子曰欲惡之孽爲性萑葦蒹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明此則初曰蒹葭長曰萑葦矣先儒以爲萑如葦而細按禮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葦管中籥則萑小而葦大矣其字從韋則韋緩故也荀子曰柔從若蒲葦非怯懾也葦可綿爲薄席萑亦可綿唯完而用之不如蘆之或析也嚴粲云葭蘆葦又名華一物四名葭葦之初生者淮南子季夏令滂人入材葦名物解蘆謂之葭其小曰萑生宜下可織爲簿席弁錯葭花名蓬蕽筍名蘿長丈許中虛皮薄老則白莖中有白膚薄如竹紙身有節如竹葉隨節生如箬葉下半裹其莖無旁枝花作穗若茅花根若竹根而節疏取水底味甘辛者甚入藥史記田單灌脂束葦於牛尾牛熱怒奔燕軍三國魏伐吳徐盛植木衣葦爲疑城假樓數百里時江水盛長魏師還荊楚歲時記正旦懸索葦於門蓋取此也又畫風入月萑葦蘆蒲也方言宋魏之間謂鐘爲蘧曲可作曲禮月令季春具曲植籧筐漢周勃傳織薄曲爲生名物疏字說云蘆謂之葭其小曰萑荻謂之蒹其小曰薍與夏小正埤雅之言相反釋爾雅者孫炎郭璞以蘆荻爲二草李巡樊光以蘆薍爲一草自古有此紛紛矣漢書非有葭莩之親注葭中白皮曰莩杜詩吹葭六琯動灰飛葭灰爲候氣用之

彼茁者蓬

朱作蓬草名爾雅齧彫蓬薦黍蓬疏別蓬種類說文蓬蒿也草之不理者也埤雅其葉散生末大於本故遇風輒拔而旋雖轉徙無常其相遇往往而有故其字從逢曾子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禮內則世子生桑弧蓬矢以射四方疏蓬欒亂之草又蓬葉如柳絮飛如亂髮衛風首如飛蓬商子曰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說苑秋蓬惡於根本而美於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矣是以君子務本也通志蔌曰蓬今人謂之茭爾雅彫蓬名水茭也其米謂之彫胡可作飯故曰茹不達者野茭也不能結實惟堪薦藉故曰薦蓬亦草茂澤芷故詩以言撥類蕃蕪莊子曰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又秋水篇蛇謂風曰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入於南海注蓬蓬風起貌讀音通作芃芃義問東方

朔七諫殘規矩而不用兮背繩墨之正方離憂患而乃寤兮若縱火於秋蓬夫蓬有旋非有達者有利轉之象故古者觀蓬知為車觀行木知為舟東觀漢記曰栗駭蓬轉因遇際會管子無儀法程式蜚搖而無所定謂之蜚蓬之問蜚蓬之問明主不聽也名物疏按蓬是蒿類與茭自別鄭漁仲所云蓋本孫炎爾雅注非也

匏有苦葉

朱傳匏瓠也匏之苦者不可食特可佩以渡水而已然今尚有葉則亦未可用之時也說文匏瓠也從包從夸聲包取其可包藏物也卯特以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蓋取其質古今注匏瓠也壺瓠之無柄者瓠有柄者懸瓠可以為笙曲沃者尤善秋乃可用之則然其瓠亦匏也瓠其總瓢其別也廣要云壺即匏也其性浮得之可以免沉溺此如天竺涉水帶浮囊之類爾雅翼河汾之寶有曲沃之懸匏焉良工取以為笙通典匏在八音之一今之笙竽以木代匏而漆殊愈於匏荊梁之南尚存古制南蠻笙則是匏其聲甚劣後世不復用矣洪氏曰天官星占匏瓜一名天雞在河鼓東繫而不食猶南箕不可以簸揚北斗不可以挹酒漿也大象賦匏瓜薦果於震庭五星在離珠北大子之果園占大光潤則歲豐否則瓜果之實不登王褒九懷曰掇飄瓜兮接糧曹植洛神賦歎匏瓜之無匹今詠牽牛之獨處阮瑀止欲賦傷匏瓜之無偶悲織女之獨勤則古所稱匏瓜皆謂星壁雅長而瘦上曰瓠短頸大腹曰匏傳云匏謂之瓠誤矣蓋匏苦瓠甘後有長短之殊定

非一物也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繫而不食以苦故也國語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叔向曰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魯叔孫賦匏有苦葉必將涉矣詩言匏有苦葉則濟有深涉矣記時也莊子秋水時至百川灌河之時也又詩曰酌之用匏言其質也幻特牲曰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蓋取其質陸璣匏瓠也葉小時可為羹又可淹煑極美故詩曰幡幡瓠葉采之亨之今河南及揚州人恒食之八月中堅強不可食故云苦葉時經云匏經霜其葉枯落然後乾之腰以渡水謂之腰匏一名藤姑蔓生莖長須架起則結實圓正亦可拖地生大小數種有大如盆盎者小如拳者有柄長數尺者有中作亞腰者莖韌有絲如筋紫閒有小白毛而青背白仁花有甘苦二種名物

詩小雅疏說文古今注陸璣疏通云匏瓠也惟陸農師云長而瘦上曰瓠短頸大腹曰匏其兩形之別出於農師創見考諸書惟瓠甘匏苦爲可明耳然本草有苦瓠唐本注謂之苦瓠瓠復非瓠中之苦者瓠中之苦者疑是匏矣陸疏似以甘瓠爲匏非也蓋瓠爲總名甘者可食嘉魚稱甘瓠纍之是也苦者佩以渡水此詩匏有苦葉是也入藥者名苦瓠瓠夏末始實秋中方熟取以爲器經霜乃堪無柄者名壺盧七月稱八月斷壺是也有柄者懸瓠潘岳云河汾之寶是也小者名瓢食之勝瓠陶貞白所言是也細腰者名蒲盧淮南子云百人抗浮是也匏亦可通名壺莊子瓠樽司馬彪曰若今所謂腰舟前人方言有腰舟之語鶡冠子中流失船一壺千金是也字通匏瓠二物後人誤合爲一孫愐唐韻一音壺一音護義同　葉草木葉也爾雅荼委葉郭注引詩以茠荼蓼今詩作荼蓼荼蘵草一名委葉一統志木葉城在蘭州沈佺期詩九月寒砧催木葉又奕葉中葉後葉取相承襲之義

采葑采菲

朱傳葑蔓菁也菲似葍莖麤葉厚而長有毛葑菲根莖皆可食而其根則有時而美惡毛傳葑須也爾雅須葑蓯郭注未詳邢疏云然葑也積傳從頭而成葑者又云須薞蕪郭注薞蕪似羊蹄葉細味酢可食坊記注葑蔓菁也陳宋之間謂之葑陸璣云葑蕪菁一作蕪菁幽州人或謂之芥呂氏春秋菜之美者有具區之菁方言豐蕘蕪菁也陳楚謂之豐齊魯謂之蕘關之東西謂之蕪菁趙魏之交謂之大芥其小者謂之辛芥其紫華者謂之蘆菔尚書荊州厥貢包匭菁茅孔氏曰菁以爲菹茅以縮酒周禮醢人菁菹鹿臡江菁蔓菁也急就篇老菁蘘荷冬日藏或曰此韭花也今蔓菁園中無蜘蛛是所畏也南都賦秋韭冬菁注韭其華謂之菁本草蕪菁味苦子明目圖經蕪菁四時仍有春食苗夏食心亦謂之薹子秋食莖冬食根河朔尤多可備飢歲劉禹錫嘉話錄諸葛亮所止令兵士獨種蔓菁取其纔出甲可生啖一也葉舒可煮食二也久居則隨以滋長三也棄不令惜四也迴則易尋采五也冬有根可斸食六也三蜀之人今呼蔓菁爲諸葛菜江陵亦然又蔓菁亦呼五美菜一可生食二葉可爲菹三根可食四食之消積五多食無厭嚴氏云江南有菘江北有蔓菁相似而異日華

子云蔓菁梗短葉大連地上生闊葉紅色者是埤雅菘性凌冬不彫四時常見有松之操故本草以爲耐霜雪也舊說以菘菜北種初年半爲蕪菁二年菘種都絕蕪菁南種亦然蓋菘之不生北土猶橘柚之變於淮北矣蕪菁似菘而小有臺一名葑一名須爾雅須薞蕪也今俗謂之臺菜爾雅翼蔓菁南北通有之北土尤多皆燒食其根呼爲蕪根猶是蕪菁之號漢和帝永興中令災傷郡國皆種蔓菁以助民食劉備歸曹公公使人覘之閉門將人種蔓菁蔓菁根葉及子皆是菘類與蘆菔迥別陶隱居言其子與蘆菔似來亦小異說者疑注表不産故江大其宜耳大率菘子黑蔓菁子赤大小相似蘆菔子黃赤而大又不圓也亦使長葉瘦高者爲菘葉闊短厚者爲蕪菁名物解葑者對

也封之土而後盛者也苗及下體皆可食而無棄藏必食苗而葑菲以下體為美故曰無以下體也坊記注云葑今蔓菁通志云北地一名九英錢氏解下體謂凡菜近地之莖葉多黃腐不可食蓋以鄭義根有時美惡為未安而易之矣李時珍曰別錄以蕪菁蘆服同條致諸說紛紛或以為一種或疑二物全別或謂在南為蘆服在北為蕪菁今按二物根葉花子俱別非一類蔓菁是芥屬根長而白花黃四出如芥子均員如芥子紫赤色蘆服是菘屬根員亦有長者開淡紫花子黃赤色蔓菁六月種者根大而葉粗八月種者莖美而根小惟七月種者根葉俱良今北人以秕醃藏謂之閉甕菜按萊菔與蕪菁為二說者皆謂因方言闊東西謂之蕪菁而譌不知方言本云紫花者謂之蘆菔明與蕪菁根葉有別猶郭註以蘆菔為蕪菁屬也淮南子大旱菼封熯菼即荻薢封即葑草旱甚故葑亦熯也其非萊菔明甚韻書葑訓蔓菁者平聲訓菰薢者去聲分東送二韻

菲毛傳葍也爾雅菲葍郭注即土瓜也孫炎曰葍類也又云菲葸菜郭注菲草生下溼地似蕪菁華紫赤色可食廣雅土瓜葍也崔寔四民月令二月盡三月可採土瓜根陸璣菲似葍莖麤葉厚而長有毛三月中烝鬻為茹甘美可作羹幽州人謂之芴爾雅又謂之葸菜今河內人謂之宿菜名物疏爾雅兩釋菲一以為葍一以為葸郭璞分為二物張揖陸璣合為一然郭所云土瓜絕無形種可的指本草有土瓜乃是月令之王瓜爾雅之鉤𧄸姑非此菲也通

然[illegible]皆以菲為土瓜或以為黃獨蓋土中塊生者多以瓜名古瓜姑通聲如菰音菰以瓜諧聲也

誰謂荼苦

朱傳荼苦菜蓼屬也詳見良耜爾雅荼苦菜鄭注生山谷味苦今人呼苦益邢疏此味苦可食之菜[illegible]孟夏苦菜秀時訓解小滿之日苦菜秀苦菜不秀賢人潛伏陸疏苦菜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所謂堇荼如飴內則濡豚包苦用苦菜是也儀禮鉶芼羊苦本草苦〻味苦一名荼草一名選一名游冬凌冬不死又一種紫莖名赤芹蜀芹苦芺亦名楚葵寶藏論赤芹生水濱葉形似赤芍藥上有黃斑汁可制汞伏硃砂類之推云菝易通卦驗玄圖苦菜生於寒秋更冬歷春得夏乃成今中原苦菜則如此也一名游冬葉似苦苣而細摘斷有白汁花黃似菊江南別有苦菜葉似酸漿其花或紫或白子大如珠熟時或赤或黑此菜可以釋勞按郭璞注爾雅此乃蘵黃蒢也今河北謂之龍葵梁世講禮者以此當苦菜既無宿根至春子方生耳亦大誤也蜀本圖經春花夏實至秋後生花不實經冬不凋衍義云苦菜四方皆有葉如苦苣秋而綠色者差淡味苦花與野菊似春夏秋皆旋開花埤雅凡令孟夏苦菜秀此草凌冬不凋故一名游冬合四時以此名也詩曰出其闉闍有女如荼蓋苦繁也傳曰荼英緜密如秋荼詩曰堇荼如飴堇毒荼苦故言如飴以著風土之善也詩緝經有三荼一曰苦菜二曰委葉三曰英荼此詩所謂荼苦及苦采答云采苦采苦幽[illegible]荼如飴之荼皆苦菜也[illegible]以

稀荼蓼之荼委葉也鄭出其東門有女如荼英荼也鴟鴞
予所捋荼傳云荼萑苕疏云亂之莠穗亦英荼之類疏譜苦
菜一名苦苣一名苦蕒一名褊苣一名游冬一名天香菜
葉狹而綠帶碧莖空斷之有白汁花黃如野菊初綻結子
一叢如茼蒿子花罷則蓐斂子上有毛茸隨風飄揚落處
即生蹊處有之但在北方至冬即凋在南方者冬夏常青
爲小異耳爾雅有五荼釋草荼苦菜蒤虎杖蒤委葉葉蓼
荼釋木檟苦荼詩中有三焉嚴坦叔論之備矣陶隱居以
荼茗爲苦菜陸農師以苦菜芽秀是一物俱失考詳類之
推以江南之苦菜爲藏云飣龍葵然龍葵子無殼苦蘵子
有殼又相似而不同處要按未傳云故爲謂此荼與良耜
以薅荼蓼之荼同似不可從許繇辨之甚詳但以捋荼爲
英荼之類恐未必然陶弘景曰荼即茗一名荼或荼古荼
字古不食荼故荼字不立諸經無荼字凡荼皆苦荼也蘇
恭辨之曰茗木類爾雅釋草荼苦菜釋木檟苦荼音遲遐
切二物全別不得比例字通云蘇氏以荼與荼爲二又引
爾雅檟苦荼遲遐切音同荼按荼無荼音或爾雅訛荼爲
荼後人遂因之相溷耳要之荼與荼本非一類有荼茗不
必別借荼有檟不必別出梌

其甘如薺

朱傳薺甘菜爾雅蒫薺實本草經薺味甘溫主利肝氣和
中陶隱居注薺類多此是今人可食者葉作菹羹亦佳薺
一名護生草大小數種小薺花葉莖扁味美最細者名沙
薺科葉皆大而味不及小薺莖硬有毛者名菥蓂欠佳冬
至後苗生二三月起莖五六寸開細白花結莢如小萍有
三角莢內細子名蒫四月收師曠所謂甘草即此又本草
正二月開花名蝴蝶薺俗呼地英禮孟夏之月靡草死疏
注薺苨亭歷之屬春秋繁露薺以冬美冬水氣也薺甘味
也乘於水氣而美者甘勝寒也薺之爲言濟與濟大水也
淮南子薺麥冬生而夏死注言冬水王而生夏土王而死
也師曠占歲欲豐甘草先生甘草薺也埤雅云薺亦應陰
之物其枝細靡謂之靡草通志薺之菜甚小自生園圃或
以爲薺苨思邈云薺苨取解毒之功爾雅又云菥蓂大薺
本草菥蓂在草部味辛非可食之薺也陳藏器以大薺爲
葶藶然則菥蓂葶藶總之皆薺類也東坡與人書云今日
食薺極美天然之珍不甘於五味而有味外之美天生此
物以爲幽人山居之祿不可忽也本草綱目桔梗薺苨一
類有甘苦二種今俗呼薺苨爲甜桔梗一名杏參一名杏
葉沙參言其葉似杏微尖背白根如沙參也其性味功用
皆不相同說文薺蒺藜也引詩牆有茨按詩本作茨爾雅
茨蒺藜不作薺又今人以薺作葧臍亦誤

隰有苓

朱傳苓一名大苦葉似地黃即今甘草也爾雅蘦大苦郭
云今甘草也蔓延生葉似荷葉青黃莖赤有節節有枝相
當或云蘦似地黃疏唐風采苓首陽之顛是也蘦苓字異
音義同本草云解百藥毒爲九土之精一名蜜甘一名美
草一名密草一名蕗草圖經云甘草河西川谷積沙山及
上郡今陝西河東州郡皆有之春生青苗高一二尺葉如

根葉七月開紫花似余冬結實作角子如畢豆根長者三四尺麄細不定皮赤上有横梁梁下皆細根也有數種以堅實斷理者爲佳詩采苓首陽首陽山在河東蒲坂縣今甘草所生處相近而先儒説苗葉與今全别豈種類有不同者乎名物解苓所以和百藥之性使之相爲用者故苓從令埤雅苓一名國老如賓師之稱藥有一君二臣三佐四使苓者又其賓師也其性能緩能急協和諸藥使之不爭故藥罕不用者雖非其君而君實宗焉其性喜生下溼詩曰隰有苓是也晉風曰采苓采苓首陽之顛采苦采苦首陽之下采葑采葑首陽之東苓甘者苦苦者甘言讒人無所不至其害人也必因其似而譖焉采苓則因人之所甘而譖之之況也采苦則因人之所苦而譖之之況也葑有時而甘有時而苦又因人之所甘所苦而譖之之況也爾雅卷耳苓耳郭注廣雅曰枲耳也亦云胡枲形似鼠首叢生如盤詩邶風隰有苓是也后山叢談諺曰甘草生則麥熟苦草生則蕎蕒筆談曰爾雅云蘦大苦注甘草按其所述枝葉莖節乃黃藥耳其味極苦故謂之大苦非甘草也甘草一名蕗草枝葉悉如槐高五六尺但葉端微尖而糙澀有白毛實作角生如小豌豆極堅間賓曰黃藥子一曰紅藥其根赤乾則黃今人以入染瓶中易變色

自牧歸荑

朱傳荑茅之始生者埤雅列子曰因以爲弟靡弟讀如稊稊茅之始生也今人食之謂之茅搚孟子不如荑稗詩曰手如柔荑一也毛傳荑茅始生者鄭箋茅潔白之物可以供祭祀孔疏茅以縮酒左傳曰爾貢包茅不入是也讀詩記大過九二枯楊生稊鄭康成註作荑爾雅翼稊有尖而細古荑稊字通集韻作稗荑又作蕛然則所謂稊者凡草木根芽皆是非獨茅也大戴本作稊故子路科䅴説文作稊可知古人從弟從夷之通舊註引周禮稻人以木殄草而芟夷之訓荑爲芟刈按古本周禮作夷鄭作薙未可謂夷荑古通也又説文稊荑也荑草也分爲二亦泥

牆有茨

朱傳茨蒺藜也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毛傳茨蒺藜也陶隱居云多生道上其葉布地子有刺狀如菱而小長安最饒人行多著木屐易云據於蒺藜言其凶傷非所據而據也詩云牆有茨不可埽也以刺梗穢也本草茨一名推升一名旁通一名屈人一名止行一名休羽狀如菱而小今兵家鑄鐵爲之以梗敵路亦呼蒺藜凡草木有針者俗謂茨劉玄傳人跕跕而食即鬼茨漢書謂作茨嘗本草衍義云蒺藜有二等一等杜蒺藜即今之道旁布地而生或生牆上有小黃花結芒刺此是牆茨者又有一種白蒺藜出同州沙苑牧馬處黃紫花作莢結子如羊內腎埤雅可以茨牆故謂之茨師曠占云歲欲旱旱草先生旱草蒺藜也韓詩外傳云春樹桃李夏得陰其下秋得食其實春樹蒺藜夏不得采其葉秋得其刺焉故君子慎所立也

爰采唐矣

朱傳唐蒙菜也一名兎絲爾雅云唐蒙女蘿女蘿兎絲孫炎曰

別三名郭璞云別四名又云蒙王女郭云蒙卽唐也女蘿別名又名松蘿通爲六名博雅女蘿松蘿也兔丘兔絲也本草經菟絲子一名菟蘆一名菟縷一名唐蒙一名王女一名赤網一名菟虆生朝鮮川澤田野蔓延草木之上色黃而細爲赤網色淺而大爲菟虆陸璣疏菟絲蔓連草上生黃赤如金陶隱居云田野墟落中甚多皆浮生藍紵麻蒿上日華子云苗莖似黃麻線無根苗多附田中草被纏死或生一叢如席濶開花結子不分明如碎黍米粒八月九月已前採呂氏春秋或謂兔絲無根非無根也其根不屬地茯苓是也廣雅下有茯苓上有兔絲丹鉛兔絲又名兔丘火焰草野狐絲金線草蔓生處處有之生懷孟及黑豆上者尤良夏生苗色紅黃如金細絲遍地不能自起

得莖梗則纏繞而上其子入地初生有根及長延於草物其根自斷無葉有花白色微紅香氣襲人結實如秕豆而細色黃生於梗上味辛苦甘平無毒淮南子兔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皆自然者也又曰茯苓抽兔絲死抱朴子兔絲之草下有伏兔之根無此兔在下則絲不得生於上然實不屬也又內篇云兔絲初生之根其形似兔掘取剖其血以和丹服之立變化任意所作名物解毛女松枝化而生女蘿之生依乎松故又謂之蒙蒙蔽也桑中之期於幽遠志在乎依所依者之許東陽曰唐爾雅注別爲四名又曰蒙王女注云卽唐尤見唐蒙之別傳菜也旌從毛注但唐非可食之物不知毛何緣以爲菜名名物疏本草草部有兔絲木部有松蘿公無一

名以上木及所生全別爾雅云女蘿兔絲故毛公有[illegible]者郭傳云女蘿兔絲松蘿也陸璣駁之以爲二物殊異予謂此非雅之誤乃毛公之誤也草木多有名同實異者兔絲名女蘿松蘿亦名女蘿小雅所稱之女蘿正是松蘿非兔絲也書傳言兔絲根不屬地是也詒云上有茯苓下有兔絲鄭康仲云伏苓生山谷兔絲生人間清濁異趣何由同居抱朴子言菟絲初生根似兔今亦未有見者故圖經疑爲別種唐一作暮爾雅本作唐六書統谷或從唐聲唐與蒙同莫若別名行唐名一作蕩

　麥采麥矣

朱傳麥穀名秋種夏熟者說文麥芒穀秋種厚埋故謂之麥麥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春秋說題辭麥之爲言殖

也寢生觸凍而不息精射刺直故麥含芒事且立也禮記月令孟夏之月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是月也麥秋至仲秋之月乃勸種麥無或失時又孟夏之月天子食麥與羊注麥以金生死爲火禁食五行之氣以相生而生相克而成二者皆金克木故食之以嘗麥以彘者坎爲豕屬水故於孟夏亦取水克火也夏小正三月祈麥實麥實者五穀之先見者故急祈之九月樹麥草之幹榮而樹麥時之急也尚書大傳秋昏虛星中可以種麥授神契黑墳宜黍麥呂氏春秋孟夏之[illegible]百穀三熟而穫大麥得時之麥稠長而穎黑二七以爲行而服薄糗而赤色洲之甫食之致香以爲[illegible]人肌澤且有力先時者暑雨蚼蚍而多病後時者弱苗而穗蒼狼薄色而美芒又云孟夏

之昔穀三減而後大麥注昔終也三昔都尨蕃靡新黃也
又稀首生而麥無葉而從事於蓄藏漢書董仲舒說上曰
春秋他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
穀最重宿麥管子夏至而麥熟天子祀大宗其盛以麥麥穀
之始也蔡邕月令章句麥以秋種故謂之首種百穀各以
其初生爲春熟爲秋故麥以孟夏爲秋廣雅大麥麰也小
麥麳也氾勝之書凡田六道種麥爲首子欲富黃金覆許
叟柴種麥稷也夏至後七十日寒地可種宿麥又云麥早
種穗強而有節晚種穗小而少實陶隱居云麥有大小穬
穬即宿麥亦謂種麥本草圖經麥有大麥小麥穬麥蕎麥
穬麥有二種一種類小麥一種類大麥博物志啖麥令人
多力廣志穬麥似大麥出涼州旋麥三月種八月熟出西

方赤麥小而肥出鄴縣有半夏小麥有秀芒大麥有黑穬
麥穴記箕子過殷墟作麥秀之詩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
黍油油穀譜麥爲五穀之貴秋種夏熟具四時之氣亦可
春種至夏便收然不及秋種者性有北南之異北地嫁冬
多雪春少雨麥覆花薄皮多麵食之宜人南方早暖冬無
雪春多雨麥受旱暖之氣又夜花食之生熱難消然稻宜
江淮羊麵宜河洛亦地氣使然他如燕麥蕎麥雀麥皆殊
形異性矣又南方四月尚有餘寒土人謂之麥秀寒兩謂
之麥雨又徐炎集有麥令之語雅俗麥者接絕續乏之穀
夏之時舊穀已絕新穀未登民於此時之食而麥最先熟
故以爲重比他穀獨得益種故既言麥亦或以爲首種秋
種冬長春秀夏實備有四時之氣而說文以麥爲金者皆

以其金王而生遇火而死鄭注月令則云麥實有孚甲屬
木黍秀舒散屬火麻實有文理屬金菽實孚甲堅合屬水
稷五穀之長屬土此據明堂月令四時與中央所食爲說
古者朝事之豆有體蕡先儒以體爲熬麥左傳夏四月鄭
祭足帥師取溫之麥又晉侯夢大厲公覺召桑田巫巫曰
不食新矣六月晉侯欲麥召巫至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
卒宋語宓子賤爲單父宰齊人攻魯道由單父父老請曰
麥已熟矣齊寇且至請放民皆使出穫麥可以益糧且不
資寇三請而宓子不聽俄而齊寇逮乎麥季孫聞之怒宓
子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得穫是使民樂有寇
也且單父得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強喪之不加弱使民有
自取之心其創必數世不息季孫聞之赧然曰地若可入

吾豈忍見宓子哉頻稽下種麥曰穬楚詞稻粢穱麥左
思南都賦夏穱冬稌一作穬或曰麥之先熟者名物疏麥
同乎時者也至子而苗至午而成陽多則浮陰多則陰
陽不相勝然後能善養人者故麥可以爲炙而不可爲加
膳也正字通云燕麥野麥也草似麥亦曰雀麥爾雅雀
麥郭注似燕葉小狀如麥有毛楊慎不察以范仲淹進
烏昧草當之不知烏昧乃蕨也食物本草收麥以麩沙和
之不盡又秋前茎者耳貯之亦同

言采其蝱

朱傳蝱貝母也主療鬱結之疾爾雅茵貝母郭云根如小
貝員而白華葉似韭陸疏蝱今藥草貝母也其葉似栝樓
而細小子在根下正白四方連累相著有分解也疏云藝

草貝母一名苗今常用之出近道形似聚貝一名空心草一名藥實一名苦花一名商草一名勤母本草圖經根有瓣子黃白色如聚貝子故名貝母二月生苗細青色葉亦青似蕎麥葉隨苗出七月開花碧綠色形如鼓子花八月採根曬乾又云四月蒜熟時採之良此有數種陸疏云云今近道出者正類此如郭注者罕復見之日華子云消痰潤心肺別說能散心胸鬱結之氣殊有功

綠竹猗猗

朱傳淇上多竹漢世猶然所謂淇園之竹是也猗猗始生柔弱而美盛也漢志武帝塞瓠子伐淇園之竹以爲楗又寇恂傳伐淇園之竹爲矢百餘萬竹譜淇園衛地殷紂竹箭園也見班彪志淮南子烏號之弓貫淇衛之箭毛詩綠

竹猗猗是也又云植物之中有物曰竹不剛不柔非草非木或茂沙水或挺嵓陸又云竹之別類六十有一又云竹六十年一易根輒結實而枯死其實落地復生六年遂成町稽聖賦曰竹布實而根枯蕉舒花而根槁是也五月十三日謂之竹醉日栽竹多茂盛其性惡寒好溫故曰九河鮮育五嶺實繁周禮大司樂孤竹之管注特生者又孫竹之管注根枝未生者又陰竹之管注生於北山者呂氏春秋黃帝令伶倫自夏之西阮隃山之陰取嶰谷之竹斷兩節間長六寸九分吹爲黃鐘之宮律之本也孝經河圖少室之山大竹堪爲釜甑山海經衛丘山帝俊竹林在焉大可爲舟郭璞注俊舜字假借音博物志洞庭山帝二女以涕揮竹竹盡斑今下雋有斑皮竹易震爲蒼筤竹尚書震東方故爲蒼筤竹蒼筤幼竹也揚州篠簜既敷注水去布生也荊州厥貢箘簵揚州厥貢篠簜孔安國曰篠竹箭簜大竹箘簵美竹出雲夢之澤禮記禮之於人如松柏之有心竹箭之有筠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爾雅簜竹箹數節桃枝四寸有節鄰堅中簢祭中仲無笐篙箭萌又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說文竹冬生草也象形凡竹之屬皆從竹家語南山之竹不揉自直斬而爲箭射達犀革齊民要術竹性愛向西南引故園東北角種之數歲之後自當滿園其居東北角者老竹種不生亦不能滋茂故須取西南引少根也諺曰西家種竹東家治地言其滋引來生花木考竹之滋澤春發於枝葉夏蔵於幹冬歸於根竹譜舊傳種竹多用辰日山谷詩竹須辰日斫笋看上番成

是也又用臘日杜陵東軒竹影薄臘月更須栽是也然晏元獻詩如能樂封殖何必醉中移諺云栽竹無時雨過便移多留宿土記取南枝試之良驗則固不必盡拘矣倪池墨記云竹有雌雄自根而上至生梢一節發者爲雄二節發者爲雌雌者多笋故種竹須種笋也埤雅竹物之有筋節者故答史製字筋節皆以竹傳曰淇衛箘簵又淇園竹叠見漢史蓋土地所宜故風人以美武公之德也竹之初生其色綠長則綠轉而青矣其卒章曰如簀言盛也是故大備國語及此爰謂之睿聖武公乎是武公其殆聖矣乎爾雅竹箭曰苞松柏曰茂此言其本茂言其末竹性叢生行鞭深遠故考室之首章曰如竹苞矣如松茂矣爾雅涕竹蔟以爲闌節抜儀禮簜在建鼓之間蓋箭屬禮斷

衰杖竹齊衰杖桐竹圓效天桐方法地也楨弓曰竹不成用是不成味木不成斲荀子曰木器不成斲陶器不成物薄器不成內變味言物變用言內其義一也按竹從倒草與草木別一類爾雅釋竹附草屬萹蓄雖有竹名與竹箭之竹異種詩衛風綠竹朱傳指今竹言淮南子及漢書皆以為淇園之竹其說甚明自酈道元水經注云淇園與竹惟王芻萹草爾雅萹郭注似小藜孫炎引詩作菉竹說文菉王芻引詩亦作菉韓詩作綠薄陸德明云萹竹也後逐誤以菉為王芻以竹為萹苑陸璣又誤以菉竹為草名當從朱傳為正

齒如瓠犀

朱傳瓠犀瓠中之子方正潔白而比次整齊也爾雅瓠犀瓣疏瓣瓠中瓣也一名瓠棲人之齒美者似之衛風云齒如瓠棲是也今詩文作犀相法齒瓣內如瓠犀青如榴子者貴故詩託之犀雖瓠狀要類於孑尾類於要徵鏡緣其而生甘瓠纍之以貴下賤之況也將瓠葉以質明敬之義也采與縊於瓠葉內無薄於兔首古人不以微薄廢禮如此風俗通八月秋穰可以殺瓠取其色𥫗內堅今俗畜瓠之家不燒穰種瓜之家不焚漆物類相感志云牛踏瓠上則苦以瓠盛酒冬則煖夏則冷雅翼瓠匏之甘者古者王政瓜瓠果蓏殖於疆場正月可種瓠六月可畜瓠作菹詩云斷壺瓠中白膚所謂張若肥白如瓠者可以飼豕致肥其瓣可以竹燭致明其葉又可為菜詩所謂幡幡瓠葉也與匏以小大長短甘苦為別然古今亦通言惠子

王貽我大瓠之種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為瓢瓠落無所容莊語一名扁蒲就地蔓生葉花俱如葫蘆結子長一二尺夏熟有短者粗如人身中有瓠腦頭相似味淡可煮食苦者有毒斷弘景曰瓠亦有苦者味如膽不可食非別生一種也

詩傳名物集覽卷七

黃岡陳大章雨山撰錄

草

葭菼揭揭

朱傳菼亂也亦謂之荻爾雅菼薍其萌虇又云菼騅也注菼草色如騅在青白之間廣雅藡萑也說文兼萑之未秀者之初生一曰薍一曰騅薍菼也夏小正萑未秀為菼葦未秀為蘆爾雅疏葭一名蘆菼一名薍李巡曰分別葦類之異名郭云蘆葦也菼似葦而小實中江東呼為烏蓲如李巡云菼薍其一草如郭云則蘆薍別草按詩大車傳菼騅也蘆之初生則毛意以葭菼為一草衛風碩人云葭菼揭揭陸璣疏云云則蘆薍別草也埤雅荻之初生為菼兼其未秀者也詩曰葭菼揭揭又曰毳衣如菼說文曰𦃇騅帛也引此毳衣如菼蓋其青如菼故謂之菼一曰菼玄色傳曰菼騅也蘆之初生麤黑也雖在青黑間按郭璞以為蒹似萑而細又曰似葦而小實中為菼則菼又蘆之一種也蓋蒹萑之小者菼葦之小者淮南子荻苗類絮晉書桓宣家養蘆化成荻叢謂蘆猶也荻猶敵也言養虎遺患也宋武帝曾少有所為所引詩州蘆荻可隔以利民晉郛球奏曰不宜禁荻謂名山大川不以封欲與民通財共利也孔平仲談苑曰江東瀕沿而荻之沮洳之地先一年生者蘆也明年生者荻也字說蘆之本其小曰葭荻謂之蒹其小曰萑其始生曰菼又謂之薍荻強而葭弱荻高而葭下故謂之荻菼中赤始生末黑黑已而赤故謂之

也其根旁行牽揉盤互其行無辨矣而又強焉故謂之薍薍之始生常以無辨惟其強也乃能為亂按戴氏曰菼萑荻蒹一物五名今人特謂之荻莖短小而實末曲如鉤類焉鞭節其葉狹長色重於蘆有白者其花先紫後白如散絲今人以為簾箔者是也孔氏曰初生為葭長為蘆成為葦一物三名今人特謂之蘆幹大而中虛葉濶而色淺其花褐色穗如狐尾今人以覆屋織壁編蓆作筆管箱筥織繩皆蘆也孫炎郭璞以蘆薍為二李巡樊光以蘆為一與小正埤雅及綱目本草丹鉛錄皆紛紛牽引名愈多而實愈混矣

芄蘭之支

朱傳芄蘭草一名蘿摩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支枝同爾雅萑芄蘭邢氏云雚一名芄蘭郭云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陸疏一名蘿摩某幽州人謂之雀瓢蔓生葉青綠色而厚摘之白汁出食之甜脆鬻為茹滑美其子長數寸似瓠子毛傳性柔弱阿儺箋云芄蘭柔弱恒蔓延於地有所依緣孔疏雚所以名蘭者以叢生木中似蘭而莖圓故字從凡又呼之以蘭也質輕善沉故取以為幼弱不能自立之比沈括云芄蘭之支支莢也芄蘭生莢支出於葉間垂之如觿狀其葉如佩韘之狀支石經作枝說文木別生條也本草蘿摩似女青蘇恭曰大如棗一說蘿摩斛羊婆奶白環藤與芄異六書故曰雚與芄皆澤草爾雅誤以雚為芄說文遂以芄為莞按此說最確雚與芄名芄蘭一也

一華杭之

陂之屬埤雅葦即今之蘆其管中篇詳見召南
[illegible]
焉得諼草
朱傳諼忘也諼草合歡食之令人忘憂者說文藼令人忘憂草也又作萱及萲鄭注萲兒女花也本草注一名鹿葱花名宜男婦人懷胎佩其花生男味甘令人好歡樂忘憂圖經萱味甘無毒主安五臟利心志五月採花八月採根用今人多採其嫩苗及花跗作葅云利胸膈古今注欲忘人之憂則贈以丹棘一名忘憂欲蠲人之忿贈以青裳一名合歡其樹枝葉繁弱互相交加每風來輒自相解不相牽綴青裳一作青堂博物志農經曰中藥養性謂合歡萱草風土記宜男妊婦佩之必生男稽含宜男序可以薦祖世人多女求男服之尤良述異記萱草一名紫萱吳中書生呼療愁花雅翼此草有名鹿葱食之味有葱氣晏元獻謂鹿葱花中有鹿斑文與萱大同小異開花亦不並時東皙發蒙記甘草令人不惑萱草可以忘憂嵇紹萱賦信茲華之獨茂挺金質於炎辰既耀色以扶疏亦含香而可珍其葉四垂其跗六出亦曰宜男嘉名斯占王朗與魏太子書雖復萱草忘憂皐蘇釋勞無以過也曹植宜男頌草號宜男既曄且貞厥貞伊何惟乾之嘉其曄伊何綠葉丹花壺子云鹿性警烈多別良草常食九物鹿葱其一也餌藥之人不可食鹿以鹿多食解毒之草能制散諸藥内則餅麑之不可食者一曰鹿胃以其尤喜食之府也九草者葛花葉鹿葱鹿藥白蒿水芹甘草齊頭蒿山蒼耳薺苨是也

花亦萱通作蘐蕿萲本作藼萱生莖無附枝繁蕚攢連葉四垂花初發如黃鵠嘴開則六出有春花夏花秋花花色有黃白紅紫麝香重葉單葉數種苗花跗皆可食性冷能下氣味勝黃花菜蓋彼山萱也鹿葱似萱無香各自一種萱綠葉尖長鹿葱葉團而翠萱花葉俱茂鹿葱葉枯而後花萱一莖實心鹿葱一莖虛心而花並開於頂萱六瓣鹿葱七八瓣本草謂萱即今之鹿葱誤矣又萱亦與黃花菜相似而味勝彼山萱也今人多認爲一物又萱有三種單瓣者可食千葉者食之殺人按古今注合歡樹似梧桐與萱全別又博物志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所謂中藥養性也明是二物或疑朱傳諼草合歡之誤不知朱子因諼草連引合歡作一句讀非以合歡解諼草也玩本文語氣自見

彼黍離離
朱傳黍穀名苗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說文禾屬而黏者也大暑而種暑盡而穫故謂之黍孔子曰黍可爲酒禾入水也箕子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亦與黍離之詩同意六書精蘊黍禾下從氽象細粒散垂之形爾雅衆秫疏衆一名秫謂黏粟也與穀相似北人用之釀酒其莖稈似禾而麤大又秬黑黍一稃二米所以釀鬯本草黍米味甘溫無毒主益氣補中陶隱居云其苗如蘆而異於粟粒亦大於粟而多於秫今人呼秫粟爲黍非也北人作黍飯方藥釀黍米酒則皆用秫也唐本注黍有數種亦不似蘆似粟而非粟圖經云有二種米黏者爲秫可以釀酒不黏

可食如稻之有粳糯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大
火心星也心中種黍菽糜時也周書凡禾黍居南方月
令農乃登黍是月也天子乃以雛嘗黍疏云仲夏之
人呼爲黍是也又云孟秋農乃登穀注黍稷之屬於
是始熟內則云羊宜黍在南方
宜水方宜古之卹上之以爲盛穀
志黍黍黍黍黍大黑黍秬
黍毛黃黍論黍稷之異名有異梁
達東亦有白梁襄陽竹根者最佳黃梁出青冀又爲黍一
名一名蜀秫一名蘆穄一名木稷穗大如帚粒大如
椒紅黑色性堅實亦有粘糯二種古今注稻之粘者爲秫
禾之粘者爲黍亦謂之穄亦曰黃黍春秋說題辭稷者火

名物集覽　黍　五

精生於其立字不入水以防老家語
哀公孔子對曰夫黍者五穀之長祭先王以
爲上盛有六下君子以賤不以貴
賤宗廟以其所居陵
之美者南之黍
堂下以長之易而食之不而
香如大木而穀而不短穗
後者小長短小米不香之
書黍者暑也種必待暑先夏至二十日此時有雨强土可
種於清明風至則黍穗滋關閉風至
穗宿麥黍左思魏都賦雍丘之梁之梁
故黍屬火南方之穀性溫益氣補中久食令人熱煩

衍散故說者以其象火爲南方之穀大體似稷
故古人并言黍稷有赤黍白黍其類有黏不黏黏者別名
秫月令造酒命大酋秫稻必齊蓋以此秫與稻之糯爲酒
北人謂秫爲黃米亦謂之黃糯釀酒比糯稻差劣本草注
黍有數種又有丹黑黑黍謂之秬丹黍皮赤米黃梁實云
或黏或不黏或高而實黑或低而實黃皆謂之黍名物解
黍丹穀也仲夏乃登氣淳而味甘馨香而滑故宜釀神陽
物也非有馨香上達之氣不足以降之故用爲酒醴凡言
黍稷者皆有冀祖考懷先祀念父母之志齊民要術夏種
黍稷與殖穀同時非夏者大率以其赤爲候諺云棗離離
種黍時下種以楙介日爲宜楙介者凝霜時著木條也十
月楙介宜早黍十一月楙介宜中黍十二月楙介宜晚黍

名物集覽　黍　六

許東陽云黍似梁稷今之穄也一物而似但黍黃稷黑黍
大稷小耳朱子謂一物似差互蓋古之粱卽今之粟古之
粟卽今之穀穀粟實之總名今以傳文爲易之曰黍穀名
似粟而小穗黃色稷亦穀名一名穄苗似蘆高丈餘穗黑
色實圓或曰粟也恐得其實

彼稷之苗

朱傳稷亦穀也一名穄似黍而小或曰粟也爾雅粢稷注
今江東人呼粟爲粢左傳粢食不鑿注黍稷曰粢月令孟
春行冬令首種不入注舊說首種謂稷也稷先種故云首種
不入謂稷實也不入上也稷有黃白紫黑北人呼爲不
是以用之云稷食而又云沐稷而
蜡以厲山氏之有天下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

也周弃繼之故祀以爲稷本草稷米味甘無毒主益氣補不足圖經稷賈爲五穀之長尊屬大社之神莖葉似粟而庳穗散如稻粒如粟而扁大有外瑩滑米正黃呂氏春秋飯之美者有陽山之穄高誘云關西謂之糜冀州謂之緊皆一物也廣雅云如黍黑色考靈曜云日中星鳥可以種稷戴氏曰爾雅云粢稷說文云稷齋也亦稷也穄糜也糜穄也不知稷穄同聲共一字說文本之爾雅爾雅本之禮記記云稷曰明粢祭祀之米黍稷稻粱通謂粢盛而各爲之嘉號故稷曰明粢粱曰薌萁謂稷爲粢亦可謂粱爲萁乎固哉爾雅之說也名物解稷祭也所以祭故謂之穄杜預言黍稷曰粢䅭亦以爲酒貴食矣之故穄者粱也所以祭明尊矣故五穀之官而稷官名之季夏之月中央土天

子食稷與牛蓋五行土爲尊故稷爲長也名物疏稷有四名曰稷曰粢曰穄曰縻爾雅注稷粟也郭璞云今江東人呼粟爲粢二說非是本草粟米在中部味鹹稷米在下部味甘其治療亦全別穀譜稷苗似蘆莖高三四尺有毛結子成枝而殊散外有浮殼粒如粟而光滑色紅黃米似粟而稍大色黃解七月熟熟便刈少遲遇風即落益氣安中解暑爲土脾之穀也筆談曰齊晉人呼積爲祭蓋其土音也本草又名穄子大雅秬秠糜芑皆黍屬以色別之丹黍曰糜月令章句云稷秋種夏熟歷四時備陰陽其也蓋虎初先種孟夏先熟鄧潛谷曰陶隱居生江南不識稷爲何米穀稼尚不能辨況芝英乎稷本與粟近以穄言也詩既齊既稷亦肅意蓋秋氣也揫秋成曰稷百穀皆秋成故粢又爲總名

苗說文草生於田者從草從田管子神農播穀因苗以爲教詩緝穀始生曰苗草之類始生亦曰苗公羊注苗者禾也生曰苗秀曰禾淮南子治門者耘田去其害苗者而已呂氏春秋苗其弱也欲孤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與扶是故三以爲族乃多粟詩疏云稷苗六月時也稷穗七月時也稷實八月時也六書故禾穉曰苗草在田中苗之義也按苗即今之禾秧其分秄未吐莖曰稺禾亦在田中豈可專指苗義乎尚書大傳成王時有苗異莖而生爲一穗周公曰三苗一穗天下其和爲一乎又夏獵曰苗爲苗除害也又周禮大司馬仲夏教茇舍遂苗

彼稷之穗

朱傳穗秀也稷穗下垂如心之醉故以起興說文禾成秀也春秋說題辭嘉禾之滋連莖三十五穗以成盛德按說文采音遂從爪從禾人所以收也或從惠作穗古兩穗爲瑞改禾從木非

中谷有蓷

朱傳蓷鵻也葉似萑方莖白華華生節間即今益母草也爾雅萑蓷茺蔚疏李巡曰臭穢草也郭云今茺蔚也廣雅名益母葉似荏方莖白華華生節間毛傳蓷雛也陸疏舊說及魏博士濟陰周元明皆云蓷是也韓詩及三倉說悉云益母故曾子見益母而感本草云益母茺蔚也故劉歆曰蓷臭穢臭穢即茺蔚也埤雅茺蔚一名蔚臭一名蓷旱乾曰暵蓷者能暵之草今曰暵其乾矣則非一日之亢

[illegible]子一名益母一名益明一名大札一名貞蔚
[illegible]陶隱居云葉如荏方莖子形細長三稜爾
雅云[illegible]集上[illegible]化實似雞冠子黑色衍義云茺蔚子
葉[illegible]亦可煮[illegible]菜食凌冬不凋悴陳藏器云此草一
名貞蔚子一名夏枯草三月採治產婦疾神妙故曰益母
許東陽云蓷茺並音隹萑又名蓷毛氏以離代雜故朱傳
從之云葉似萑方莖爾雅注及詩疏皆作葉似荏傳中萑字
誤蓋雖似荏不可謂之似也荏者白蘇紫蘇之類與[illegible]
訓[illegible]震亨曰[illegible]茺蔚有臭味夏枯草不臭夏[illegible]
枯而黑子[illegible]有子[illegible]無功曰夏枯亦[illegible]四
稜丹溪云無子[illegible]有紫菜方莖對節白花節益母草
白花者爲蓷曰萑紫花者爲雅曰蓷名物疏毛傳云蓷鵻
其大[illegible]云[illegible]考本草諸書茺蔚子並無鵻名豈毛
以蓷爲[illegible]乎已又云陸草生谷中傷於水據本草茺蔚正
生[illegible]陸草也魏博士[illegible]以爲茺蔚本草舊說生
[illegible]川[illegible]谷及上[illegible]春生苗[illegible]如艾蒿高三二尺七月
[illegible]花[illegible]實[illegible]名又[illegible]抑以云爾廣要推然
[illegible]名毛傳之[illegible]缺之也失傳引用毛
[illegible]云鵻也又曰葉似萑[illegible]說且[illegible]矣夏枯草
名[illegible]入夏即枯故名[illegible]一[illegible]經中所不載陳藏
[illegible]以[illegible]不如[illegible]始著花何云枯
耶但花有白紫二種[illegible]是孫思邈以紫花者是
李時珍云二色皆是[illegible]紫皆主血如牡丹芍藥之
[illegible]草從隹朱附以草屬部此[illegible]

也[illegible]草上又加艹者即八月萑葦之萑也從艹從隹者胡
官切鴟屬也首既不同因有三音今從俗混作一字矣按
茺蔚白節生穗四五月花萼內有三稜子四粒即益母草
也神農本經夏枯草一名夕句一名乃東別錄名燕面一
名鐵色草然二物也或言益母亦有夏枯之名於義無取
其爲傅會之說無疑

彼采蕭兮

朱傳蕭荻也白葉莖麄科生有香氣祭則焫以報氣故采
之爾雅蕭荻陸疏今所謂荻蒿者是也或云牛尾蒿似白
蒿白葉莖麄科生多者數十莖可作燭有香氣故祭祀以
脂爇之爲香許愼以爲艾蒿非也禮王度記曰士蕭庶人
艾蕭艾不同明矣周禮甸師祭祀共蕭茅註先鄭以爲蕭
或曰莤但以縮茅解之杜子春始讀爲蕭祭特牲既奠然
後焫蕭合羶香以報氣也加以鬱鬯以報魄也雅翼蕭生
於春待秋三月乃成許叔重說名蕭者蒿之香者也埤
雅蕭可以祭故其字從肅[illegible]肅意象肅然故蕭一名
荻詩曰取蕭祭脂凡祭灌鬯求諸陰焫蕭求諸陽奏樂求
諸陰陽之間禮曰[illegible]之道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又
曰見以蕭光以報氣也加以鬱鬯以報魄也凡祭言鬯常
先於蕭今祭言鬯更在蕭後以古商禮故也蓋周人先
求諸陰故先灌鬯商人先求諸陽故先焫蕭且周祭肺商
祭肝故祭義言商禮先舉肝所謂膋肝膋首心是也知特
牲言周禮先舉肺所謂祭肺肝心是也詩曰冽彼下泉浸
彼苞蕭民者上之所恃以爲宗廟社稷蕭之象也又上繫

□與濟牧物也而其智能上達故許以配四海之諸侯
□□主者也諸侯見聲見於此加謙致也禮明也□然
應天子之嘉節即嘉□□禮記祭統一祭之中□度端肅
□□□□□□□□升皆□陽也祭義云建設朝事燔
□□□朝見以道也以□□也□□□□□也其特牲又云
[illegible]
胡鄭□□□□□也詩□則□季秋時也

[illegible]

朱傳艾蒿屬乾之可灸故采之爾雅艾冰臺注今艾蒿也本草經艾葉味苦微溫無毒主灸百病一名冰臺一名醫草生田野圖經云初春布地生苗莖類蒿而葉背白以苗短者爲佳治令細歇謂之熟艾陳久方可用崔實四民月令二月可採艾蘇頌云蘄艾□□□□□先生病草艾也廣雅天□□□以□□□□□大夫以□□士以□庶人以艾□□□文云艾□□□□□以又□□□□□五十曰艾又曰官政六十曰耆□□□□□□□□□□一□至此□爲大夫矣□曰服官政□□□□□□□以向火承其影則得火故曰冰臺□□□□□又字說艾□又艾久□□善故爾雅云艾□□艾□□□□艾灸一□□之一壯者以壯人爲法其言若干謂壯人□依此數老幼羸弱宜□之醫譜艾□以□□□□□□□□北艾四明者謂之海艾近□□□□□□□□白家山□者置于板上炙之氣徹於背□□□□五□□□□□物志積艾□作□□□□□□□□□碾艾藉□□三五

□□成□□又千年文出武當太和山高尺許花如小菊葉□似艾而□味同□之即細通雅艾蒿類葉按之成絨者是其有白毛者尤□□也陝嘉漢以九牛草爲蘄艾或別有所見耶

丘中有麻

朱傳□□名子可食皮可績爲布者爾雅枲麻廣枲實苧麻母疏學苴麻子之盛于者也周禮注枲是牡麻苴是麻之有黂實者風俗通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淮南子汾水濛宜麻本草圖經麻蕡麻子田野所蒔績其皮以爲布者麻蕡一名麻勃麻上花勃勃者七月七日採麻子九月採陶隱居以麻蕡爲牡麻牡麻則無實蘇恭以爲蕡即實非花也按本經朱字云麻蕡味辛麻子味甘此又似二物疑本草與爾雅禮記稱謂不同耳蓋牡□食麻子味甘補中益氣服之令人肥健□□麻之屬總名麻別而言之則有實者名苴□□□名枲子□□傳曰苴經者麻之有蕡者也牡麻者枲麻也蕡即實也牡則無實之名然亦通名麻枲麻實有文理故屬金爲西方之穀□□月令秋食麻與犬古者□□之□□麻□以實之□之□蕡於植物中最多子又有□者亦麻類有實又□麻亦有實本生大宛名曰□□□者名巨勝亦曰一葉兩莢爲巨勝抱朴子胡麻一名方莖服之不老耐風濕其葉名青蘘枲麻與麥互相爲候麥熟種麻麻黃種麥種枲太早則堅剛厚皮多節晚則皮不堅寧失於早不失於晚麻譜云苧績麻也有二種一種紫麻一種白苧春秋說題辭麻之爲言微也陰精

人[illegible]纖微也麻生於夏夏衣物成禮儀故麻可以爲
人[illegible]於三物以化故二[illegible]布也宋均曰麻枲[illegible]謂
二變生成形之變也漚取皮二變也績成爲[illegible]三變
之月令仲冬之月天子乃以大[illegible]先爲[illegible]蓋[illegible]而
方之穀屬金艮爲狗亦[illegible]生之[illegible]典
枲掌布緦縷紵之[illegible]之物以[illegible]時頒功而授[illegible]功
受苦功以其賈[illegible]而藏之以[illegible]云苦功部[illegible]功謂
鹽麁之功呂覽[illegible]時之麻必芸以長疎節而色陽小本而
莖堅厚枲以均從熟多榮日夜殺復生如此者不蝗管子
五沃之土其陽則安樹之五麻若高若下不擇磽所其麻
大者如箭如葦大長以美其細者如雚如蒸大者不類小
者則治搗而藏之若衆練絲地道記云北地高涼宜麻四

時纂要種麻熟耕地從横七遍已上生則無葉可民月令
二月三月可種苴麻凡種麻之地耕不厭熟田欲歲易布
葉而鋤勃如灰即刈薄欲小穰欲薄穫欲淨漚欲清水生
熟合宜拾遺記云沉麻其實不沉有雲水麻實光宜爲油
澤有光通麻食之行不待[illegible]則[illegible]勝也食之延壽名物解
麻穀之良也實曰苴七月之詩言九月叔苴禾荼薪樗先
子所以致食勞農之意也五穀之養人以浮麻爲下沉實
爲上胡麻食之沉實者也故良道[illegible]等談云古止有火麻
而[illegible]種得自張騫故曰胡麻按九穀八穀五穀皆有麻古
人謂[illegible]於[illegible]實豈食火麻耶且火麻子甚不可食[illegible]其時
子已有之而騫所得者乃六稜八稜之[illegible]耳爾[illegible]曰[illegible]
以胡麻之黑者宋嘉祐本草有黑白油麻二[illegible]亦

[illegible]八稜六稜者爲胡麻是中國當本有白色四稜者耳古
人[illegible]麻又曰枲實曰食麻若據今綱目則枲爲雄麻
[illegible]可食耶杜寶曰隋大業四年改胡麻爲交麻其[illegible]蘇麻
黄麻也一作𦬒但可爲繩耳爾雅朐芋揆注未詳疑是芋
蘇之訛

隰有荷華

朱傳荷華芙渠也說文荷芙渠葉茄芙渠莖芙蓉華未發
爲菡萏已發爲芙蕖爾雅荷芙渠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
其華菡萏其實蓮其中的的中薏李巡曰分别蓮莖華葉
實之名芙渠其總名也别名芙蓉蔡雍江東呼荷爲芙蓉
郭璞曰蔤莖下白蒻在泥中者蓮謂房也管子五沃之土
生蓮陸疏蓮青皮裹白子爲的的中有青長三分如鉤爲

薏語曰苦如薏也的五月中生生啖脆至秋表皮黑的成
可食或磨以爲飯輕身益氣令人强健援神契王者德至
於地則華苹感注云[illegible]並頭蓮也周書藪澤已竭即蓮
藕古今注荷華之最秀異者一名水旦一名水芝一
名澤芝一名水仙花有赤白紅紫青黄紅白二色差多大
者至百葉王荆公云蓮花有色有香得日光乃開雖生於
水水不能沒雖在汙泥泥不能汙即華時有實然華事始
則實隱華事已則實見埤雅荷總名也其的中有青爲薏
皆倒生兩牙一成芙荷一爲荷也又生一牙爲華爲葉
水生藕者也芙荷但爲卷荷也與華偶生出水上亭亭如
繳者亦或謂之距荷萬荷一本其旁行爲萬節生一華一
葉菡萏實若[illegible]隨[illegible]曉闔闢爲凡物皆先華後實獨此華

拾遺記曰汜流素蓮一房百子凌冬而茂言其受
氣之特異也蓮之根曰藕偶生善耕泥引長故從偶俗云
藕生應月月生一節閏輒益一今芋有十二子為衛相似
為應月之數赤箭亦有十二根為衛有風不動無風自搖
亦其類也趙辟公雜記藕能移鯉能飛魏往亭其性使然
也芙蕖行藕如竹之行鞭節生一葉一華華相偶又節
初著于首顧在下久之其房倒垂首更在上矣說文引杜
林曰藕根曰蔤非是爾雅其本蔤蔤乃藕根非藕也本草
衍義粉紅千葉白千葉者皆不實花黃白蓮為佳今蓮
中生碧蓮亦一瑞也花譜俗為不分明一方帶又綢芙蓉以
為裳又芙蓉發揚芙蓉遊又抑少以夫容外發又荷作
茄古詩鬻何在在茄下反騷矜芙茄之綠不破芙蓉之朱

裳是也段成式曰蓮子曰湖目問奇云芙蕖古作扶渠詩
疏一作夫渠又蓮莖二出一層凡六層內典芬陀利華白
蓮花也優鉢羅花青蓮花也波頭摩花赤蓮也

隰有游龍

朱傳游龍放縱也龍紅草也一名馬蓼葉大而色白生
水澤中高丈餘爾雅紅蘢古其大者蘬生疏一名馬蓼葉
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張揖曰蘢是紅草其枝幹
楞月若土虎使有痕如龍也本草紅草主消渴去熱明
目益氣一名鷚鵑如馬蓼而大生水旁五月採實陶隱居
云馬蓼生於濕地莖斑葉大有黑點最大者是紅草圖經
紅草即水紅下溼地皆有之詩稱有游龍是也管子五位
之土其山之淺有龍與斥埤雅山性宜木澤性宜草伏蘇

何草偷松游龍皆山隰之所養以首美者橋高也游縱也
以縱故謂之龍上章曰橋山有經曰上多橋木鄭讀曰槁
木誤矣古本龍作龍紅草葉如柘黃花白子皮青滑詩傳
龍頭草也淮南子曰海閭生屈龍屈龍生容華龍鳴也屈
龍即游龍又馬蓼曰墨記草葉中有黑點者木蓼即虞蓼
澤蓼青蓼人食之紫蓼赤蓼以色名香蓼以香名按鄭註
俗呼紅草為龍鼓語轉耳本草經言如馬蓼而大鄭註云
紅草似蓼而高大多毛故謂之馬蓼按二說止言似蓼紅
蛙有蓼名非即馬蓼也又本草衍義云水蓼與水紅相似
其非蓼明甚陸璣及埤雅爾雅翼皆曰一作馬蓼故朱傳
因之又爾雅龍天蘥郭註未詳說文沿本文訓天蘥未審
何草故當闕疑也

茹藘在阪

朱傳茹藘茅蒐也一名茜可以染絳爾雅茹藘茅蒐說文
茹藘人血所生本草茜根可以染絳一名過山龍一名地
血一名茹藘一名茅蒐一名蒨郭璞曰齊人謂蒨為韎
韎人謂韎口東謂蒐有東也蜀本圖經染緋草葉似棗葉
頭尖下闊莖葉俱澀四五葉對生節間蔓延草木上根紫
赤色今所在有八月採根陳藏器云周禮庶氏掌除蠱毒
以嘉草攻之嘉草蘘荷與茜主蠱為最埤雅春秋傳曰皿
蟲為蠱篆韻曰皿器也蟲諸蟲也指事律曰造畜蠱毒謂
集合諸蟲置於一器之內久而相食諸蟲皆盡若獨蛇在
則即為蛇之類陸璣齊人謂之茜徐州人謂之牛蔓今圃
人或作畦種蒔陶隱居云東方諸處乃有而少不如西多

茜茜草爲茜以此周禮掌染草掌以春秋斂染草之物出其東門曰縞衣茹藘毛傳云茅蒐之染女服也鄭箋云染巾也貨殖傳千畝巵茜其人與千戶侯等茜一作蒨東晳蒨云詩蒨蒨士子涅而不渝註言孝子鮮明雖染不變也卉譜蒨根色紅氣温味微酸而帶鹹入營氣行滯走血赤柳根與茜相似但酸澀誤用患內障通雅徐廣曰巵今鮮支茜一名紅藍即今之紅花古亦稱茜今又有烏紅用蘇木染成者西洋諸國以紫鉚染成者曰胡胭脂俗呼紫梗紫鉚其蟻所吐出樹汁也

有女如荼

朱傳荼茅華輕白可愛者也鄭箋荼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戴氏云詩中荼苦菜又有荼委葉即風誰謂荼苦即苦菜也周頌以薅荼蓼即委葉也鄭於地官掌荼注及既夕注與此箋皆云荼茅秀然則此言如荼乃是草茅秀出之穗作彼二草也爾雅蘩菼荼蔈蒤芀疏此辨芀荼之異名也荼茅秀蔈也菼也其別名荼即茗也茗又名蒤又名蘸皆萑葦之屬花秀名也埤雅子所引荼傳曰萑苕也今女匠亦以苕荼絮巢其色白按考工記凡爲甲鮑人之事望而視之欲其荼註荼白茅華輕而白韋革之色似之周禮地官荼人掌以時聚荼以供喪事註禮器者用荼言縫淺異之布貯荼於中柩下旛以茵藉之也國語吳王萬人爲方陣白常白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韋昭云荼茅秀也

方秉蕑兮

朱傳蕑蘭也其莖葉似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又云蘭與澤蘭相似生水旁紫莖赤節綠葉光尖長潤有岐陰小紫陸疏蘭即蘭香草春秋傳曰刈蘭而卒楚辭既滋蘭之九畹孔子云蘭當爲王者香草皆是也其莖葉似藥草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皆種之可著粉中藏衣著書中可辟魚禮記婦人或賜之蘭則受而獻之舅姑本草經蘭草主殺蠱毒辟不祥一名水香生大吳池澤澤蘭生汝南諸大澤旁蜀本云蘭草葉似澤蘭尖長有岐花紅白色而香生溼地圖經云澤蘭與蘭草對蘭草葉光潤根小紫五六月盛澤蘭葉尖微有毛不光潤莖紫節梗七八月微辛此爲異耳易通卦驗冬至廣莫風至蘭始生盛弘之荊州記都梁縣有小山山上水極淺其中悉生蘭草綠葉紫莖芳風藻谷俗謂蘭爲都梁即以號縣云羅氏曰蘭葉如莎首春則茁其芽出五六寸抄作一花花甚芳香大抵生深林中愈深則莖愈紫故稱幽蘭與蕙相類江南蘭只在春芳荊楚及閩中者秋復再芳故有春蘭秋蘭行義云蘭草葉如門冬而闊且韌長一二尺四時常青花黃中間葉上有細紫點春芳者爲春蘭色深秋芳者爲秋蘭今江陵鼎澧州山谷有之其葉與澤蘭不相似澤蘭纔出土便分枝梗葉如菊而尖長蘭之種類至多其入藥者更有馬蘭山蘭花可玩者有崇蘭鳳尾蘭竹蘭石蘭鄭漁仲云蘭即蕙蕙即薰薰即零陵香其說謬甚矣夏小正五月蓄蘭爲沐浴也文子曰日月欲明浮雲蓋之叢蘭修發秋風敗之孫卿子民之好我芬若椒蘭

家々芝蘭生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以困窮而改節埤雅古之佩者各象其德故德芬芳者佩蘭搢曰佩帨茝蘭楚辭紉秋蘭以爲佩又曰遺余珮兮澧浦今鼎澧之間多蘭左傳蘭有國香人服媚之荀子曰蘭茝槀本漸於蜜醴一佩易之又曰其漸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此言善惡在所與游故交不可不愼也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陰爲臭腐而同人之五陽也故有蘭之象韓詩傳三月桃花水下之時執蘭祓除辟君注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不祥故詩人願與所悅者俱往也花木考云花之幽潔者無如蘭故曰蘭似君子蕙似士大夫今蜂採百花俱置股間惟蘭則拱背入房以獻於王物亦知其可貴如此淮南子男樹

蘭美而不芳説者以爲蘭女類左傳稱女爲季蘭又鄭文公妾燕姞夢天與已蘭文公與而御之遂生穆公則蘭之爲女類其説舊矣朱子楚辭辨證云蘭蕙名物本草甚詳劉次莊云今沅澧所生花在春則黄在秋則紫春黄不若秋紫之芬馥又黄魯直云一榦一花而香有餘者爲蘭一榦數花而香不足者爲蕙今按本草所言之蘭雖未之識然云似澤蘭則今處處有之蕙自爲零陵香尤不難識其與人家所種葉類茅而花有兩種如黄説者皆不相似劉説則又詞不分明大抵古之所謂香草必其花葉皆香而燥溼不變故可刈以爲佩若今之所謂蘭蕙則花雖香而葉乃無氣香雖美而質弱易萎皆非可刈而佩者也名物疏祓除之禮説者參差蔡邕以爲陽春天子乘舟禊於名川論語云浴乎沂自上及下古有此禮後漢書以爲上巳官民皆絜於東流水上陽氣布暢始洗潔之南齊志以爲三月清明之節修事水側禱祀以祈豐年予謂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則祓除之來已久第不知何緣定於上巳之辰晉束廣微云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逸詩曰羽觴隨流波此三月曲水之始也其說無稽所引詩復不似周人語摯虞謂起於徐肇三女云一村盥洗者抑又妄矣蘭譜蘭與偶稱第一香常開於春初雖冰霜之後高深自如葉尤葱翠勁挺可愛不必花也故江南以蘭爲香祖其品紫梗青花爲上青梗青花次之紫梗紫花又次之餘不入品凡蘭皆有一滴露珠在花蕊間謂之蘭膏取多則損花

贈之以勺藥

朱傳勺藥亦香草也三月開花芳色可愛廣雅攣夷芍藥也韓詩離草也言將離別贈此草也本草一名白术一名餘容一名犁食一名解倉一名鋋生中岳川谷及丘陵圖經春生紅芽作叢莖上三枝五葉似牡丹而狹長高一二尺夏開花有紅白紫數種子似牡丹而小秋時採根根亦有赤白二色入藥草葉者良古今注芍藥有二種有草芍藥木芍藥木者花大而色深俗呼爲牡丹非也牛亨問於董仲舒曰將離別相贈以芍藥者何答曰芍藥一名可離故將別以贈之亦猶相招召贈文無文無一名當歸也後世彙記謂贈之以芍藥乃男宜女貽我握椒以女宜男其說不足信山海經條谷之草多芍藥洞庭之上多芍藥范

子曰芍藥出三輔建寧記建寧出芍藥極精好埤雅芍藥榮於仲春華於孟夏傳曰驚蟄節後二十有五日芍藥榮是也謝有至于䕷者今羣芳中牡丹品第一芍藥品第二芍藥花後於牡丹胡嶠詩瓶裏數枝婪尾春蓋婪尾酒乃最後之杯芍藥殿春亦得是名其花有蓮香白黑紫硃砂紅之類維揚治芍藥每九月十月悉出其根滌以清泉纔後剝削老硬病腐之處揉調沙糞易其故土大約三二年一分否則舊根侵蝕新芽花不成就矣孔常父曰揚州芍藥名天下四方而種者一歲小變三歲大變與常花無異由是芍藥之美專於揚州其色以黃爲最貴緋紅千葉乃其下者雅翼芍藥華之盛者其根可和五臟制食毒古有芍藥之醬合蘭桂五味以助諸食因呼五味之和爲芍藥

花木考芍藥花譜總別四十二種其色以黃者爲貴本草云芍藥猶綽約美好貌處處有之揚州爲上謂得風土之正猶牡丹以洛陽爲最也或疑漢以來以牡丹爲芍藥按牡丹一名鼠姑一名鹿韭芍藥千葉者一名小牡丹古今注有草芍藥木芍藥木本者牡丹名同實異必合爲一誤矣詩記蘭即今之蘭芍藥即今之芍藥陸疏混毛公香草之言必欲求香於柯葉置其花不論何也通雅古琴疏帝相元年條谷貢桐芍藥帝命羿植桐於雲和命武羅伯植芍藥於後苑王直之詩話啟北宋楊子華有畫牡丹白樂天李羣玉皆有詩歐陽公花譜序何謂無人形篇什耶安期生服餌法有金芍藥木芍藥木即牡丹溫庭筠牛山寺明帽木芍藥王咏引呂覽月令雷乃發聲芍藥榮明成化

爲鬱牡丹華則周末已名牡丹矣又芍藥可離唐本草云可離江離也子虛賦作勺藥韓退之郎城聯句亦用勺藥文選注凡四見皆音酌略乃魚肉等醢豈咏花而可讀爲酌畧乎

維莠驕驕

朱傳莠害苗之草也孔疏仲虺之誥曰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秕以粟莠似苗也國語馬餼不過稂莠韋昭注似稷而無實韋昭問答云甫田維莠今何草答曰今之狗尾也月令孟春行秋令藜莠蓬蒿並興戰國策幽莠之秀也似不雅翼莠者害稼之草今之狗尾草也似稷而不結實無處不生莠既惡物故言之不美者謂之莠言精爲曰從草從秀言其秀與苗同然實莠類不可食齊風維莠驕驕

小雅不稂不莠皆言爲害苗草又醜也左傳鄭公孫揮過伯有其門上生莠曰莠猶在乎註莠喻伯有伯有侈知其不久也

言采其莫

朱傳莫菜也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可爲羹陸疏莫莖大如著赤節節一葉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今人繅以取繭緒其味酢而滑始生可以爲羹又可生食五方通謂之酸迷冀州人謂之乾絳河汾之間謂之莫埤雅子如楮實而紅有軟甜酢可食今吳越呼爲茂子一作苺子汾沮之詩一章曰言采其莫二章曰言采其桑言其君儉以能勤始於侵繅事而采莫終於侵蠶事而采桑也東坡云吾居南海有此人皆呼莫子其實即穋子也和實纍纍高數尺有

其開花落辯則爲子九月紅熟可生食之

言采其藚

朱傳藚水舄也葉如車前草爾雅藚牛脣毛傳水舄也郭注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復生陸疏今澤瀉也其葉如車前草大其味相似徐州廣陵人食之本草澤瀉生汝南池澤陶隱居云葉狹長叢生諸淺水中仙經服食斷穀皆用之一名水瀉一名及瀉一名芒芋一名鵠瀉名物疏爾雅謂藚牛脣郭注引毛傳爲水舄李巡曰別二名郭云如續斷瑛以爲今澤瀉郭注云狀如麻黃亦謂之續斷其節拔則復續生沙陂未知孰是陸疏云吐氏因毛傳水舄說爲澤瀉李巡已非之鄭氏因[illegible]如續[illegible]指爲續斷亦失其實矣按爾雅又云蕍蕮注云今澤[illegible]木[illegible]今考本草並與藚與水舄之名又本草[illegible]續斷一名龍頭一名屬折一名接骨一名南草一名槐[illegible]與水舄名其花葉莖實則迥亦詳別之

不稼不穡

朱傳種之曰稼斂之曰穡孔疏以稼[illegible]相對則先稼後穡故毛傳曰種之斂之若散則相通人田曰原稼之稼非惟種之也湯誓曰舍我穡事非惟斂之也[illegible]之實爲稼莖節爲禾一曰稼[illegible]也又在野曰稼[illegible]名覽人稼之容足耨之容耨[illegible]稼其[illegible]香其味甘其氣章百日食之耳目聰明四[illegible]不入周禮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illegible]遂人以土宜教甿稼穡遂師巡稼穡[illegible]器

吝以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趨其稼事罰長歲時簡其興有司數之里宰以歲時合耦於耡以治稼穡趨其耕耨司稼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又稻人掌稼下地又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辨穜稑之種周知其民與其所宜地以爲法注云種穀曰稼如嫁女有所生曹植社頌靈稼阿那一禾千莖

穡說文穀可收曰穡左傳小國爲蘩大國省穡而用足疏穡愛也言愛惜而收斂之書說命若農力田服穡乃亦有秋內則飯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稰穛注云穀熟而穫之則曰稰生穫之曰穛家語良農能爲稼不能爲穡管子度地嗇林以荊棘土相穡著所以爲固也與塞同穡之言塞廩藏充塞也

胡取禾三百廛兮

說文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而熟得時之中故謂之禾禾木也木王而生金王而死小雅禾易長畝註易治長竟也禾者嘉穀之總名凡黍稷稻粱自始生至實皆曰禾尚書七月禾乃登又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又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歸周公於東作歸禾注禾各生一壠而共爲一穗天下和同之象左傳鄭祭足帥師取成周之禾莊子安芬而種之禾亦鹵莽而報之滅裂而擾之禾亦滅裂而報之孔子見禾之三變始於粟粟生苗苗成穗所謂變而益上也淮南子后稷不能令禾冬生管子小問篇苗始其少也晌晌乎孺子也其壯也莊莊乎士也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

也天下得之則安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又古文手稱者
北里之禾所以爲盛充倉子得時之禾長稠大穗圜粟而
薄糠米粘而香舂之易而食之强禾即秔糯二稻也廣雅
𥻆稻其穗謂之禾春秋大無麥禾書災也春秋説題辭禾
者衘滋液王衘滋液以生故以禾殺爲名也又曰嘉禾之
滋莖長五尺五七三十五故連莖三十五穗以成盛德孝
經援神契德之下地則嘉禾生瑞應圖曰嘉禾五穀之長
盛德之精也文皆異本而同秀賢者同本而異秀仁卉也
王者德盛則生其大盈箱一稃二米周書凡禾麥居東方
黍居南方稻居中央粟居西方菽居北方董仲舒云聖人
於五穀最重麥與禾氾勝之書種禾無期因地爲時三月
榆莢之時高地强土可種禾七月疏苗生既秀謂之禾種

殖諸穀名爲稼禾稼者苗幹之名黍稷重穋其餘穡秋成
粱之董皆名爲禾麻與菽麥則無禾稱呂氏春秋禾之患
不俱生而俱死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爲秕其耨也長其兄
而去其弟注謂存其長大而去其弱小也周禮掌客車禾
車三秅音茶禾四百秉也聘禮禾四秉曰筥十筥曰稯十
稯曰秅秉禾盈握也小雅彼有遺秉稯一作緵禹貢百里
賦納總或作總又禾芒曰秒說文秒分而秒定或作蒘徐
數十二秒而當一分十分而一寸亦取如禾芒之細也災
禾成秀也秪禾始熟也𥝩四中禾秄也䅓禾重生也名物
解禾粟之苗榦粟禾之穗實春秋陰陽之中粟春生而秋
熟方其以養生言之則謂之禾禾麻菽麥介稷稻是也
方其以所用言之則謂之粟率場啄粟握粟出卜是也賦

曠衘占曰杏多實不蟲來年秋禾善山海經崑崙之墟有
玉山禾禾玉山王母所居也又呂覽飯之美者有玄山之
禾

綢繆束芻

説文芻刈草也象包束草之形爾雅秆謂之芻祭統士執
芻注藁也孔疏芻者飼馬牛之草蕘者供燃火之草俗作
蒭又牛羊曰芻犬豕曰豢皆以所食得名又茭草名芻又
石髮芻生山谷澤地可以爲席即龍鬚草西京雜記曰夫
人無幽顯道在則爲尊雖生芻之賤也不能脱落君子故
贈君生芻一束詩人所謂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也

不能蓺稻粱

宋傳稻即南方所食稻米水生而色白者爾雅稌稻也説
文稻稌也秔稻屬而國謂稻爲穬周官職方氏掌天下之
圖辨邦國都鄙九穀之數揚州荊州其穀宜稻豫州并州
宜五穀青州宜稻麥兗州宜四種雍州冀州宜黍稷幽州
宜三種又地官稻人掌稼下地以豬畜水以防止水以溝
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以涉揚其芟作田掌
草澤之所生種之芒種注芒種稻麥屬漢世亦有稻田使
者稻人之職也廣雅秈穗謂之禾本草秔米味甘苦主益
氣止煩洩稻米味苦主温中顏師古刊謬正俗本草稻米
今之粳米養生要方秔稻譬也秈亦秔之總名也道家方
藥有用稻米秔米此則是兩物也曲禮祭宗廟之禮稻曰
嘉蔬月令季秋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左傳鄭人藉
稻御人樊鄭注藉履而行也地在鄭邵國語今吳稻蟹

不易其種春秋說題辭稻之爲言藉也稻冬含水盛其德也故稻太陰精含水且如乃能化也孝經援神契汙泉宜稻呂氏春秋得時之稻大本而莖葆長稠疏穖穗如馬尾大粒無芒搏米而薄糠舂之易而食之香如此者不益先時者大本而莖葉格對短稠短穗多秕厚糠薄米多芒後時者纖莖而不滋厚糠多秕辟米不待定熟仰天而死氾勝之書種稻春解凍時耕反其土種稻區不欲大大則水深淺不適冬至後百一十日可種稻地美者用種畝四斗四民月令三月可種秔稻美田欲稀薄田欲稠異物志交趾一歲再種南海晉安有九熟之稻隋書婆登國有月熟之稻融皇有旬日之稻西域有四熟之稻風土記稴稻之青穟米皆青白拾遺記東極有𩃬和之稻寒者食之則體溫熱者食之則體冷文選清渡之稻又瑯琊之稻古歌曰引漳水灌鄴旁終古斥鹵生稻粱蔡邕月令章句十月穫稻九月熟者謂之半夏稻廣志有虎掌稻紫芒稻赤穢稻白米稻南方有蟬鳴稻七月熟有蓋下白正月種五月穫其根復生九月熟青芋稻六月熟累子稻白漢稻七月熟名物疏云稬二色皆稻也別而言之則稻是稬秔乃稻屬耳詩書所用各隨文解之論語食夫稻則稻是稬月令秫稻必齊則稻是稬周禮牛宜稌則稌是秔豐年多黍多稌爲酒爲醴則稌是稬以陶隱居之博物而云江東無稻不知色類云何五穀豈易分哉稬米今人亦謂之秫廣雅云秫稬也古今注云稻之黏者爲秫然爾雅衆秫郭云一種禮記秫稻必齊又云菽麥蕡稻黍粱秫惟所欲急就篇云稻黍秫稷說言秫又言稻必非一物鄭司農太宰注亦以秫稻爲九穀之二種本草圖經云黍米黏者爲秫說文云秫稷之黏者則秫是黍稷之屬非稻也顏師古云秫似黍米而粒小穀譜稻有粳有稬北方以爲佳品南方以爲常食有早中晚三熟水旱二類南方土下宜水稻北方地平惟澤土宜旱稻大要北粳京南粳溫赤粳熱白粳涼新粳熱陳粳涼耳稻雖宜水亦有同類而陸種者謂之陸稻記曰前臨加於陸稻上是也今謂之旱稜稻花午開暮合閩合皆於日中有至七閤七合者謂十月穫稻今晚稻也六月收者曰早稻秈稻占稻七八月收者曰菊花秈稻細名甚多自江淮以南田多三收北地苦寒十月乃穫七修類稿云宋眞宗聞占城稻早耐旱詔求種分給諸州故作占

粱朱傳粟類也有數色禮記祭宗廟之禮粱曰薌萁又歲凶大夫不食粱註以粱爲加也物理論粱者黍稷之總名本草青粱白粱味甘微寒黃粱最佳所謂竹根黃也廣志有具粱解粱遼東赤粱鹽鑽粱粒如蠟子魏文帝以爲粥陶隱居云青粱出北方黃粱出冀州白粱處處皆有唐本注云青粱殼穗有毛粒青米亦微青而細於黃白粱穀粒似青稞而少粗夏月食之極清涼但以味短色惡不如黃白粱故人少種之此穀早熟而收少作餳清白勝餘米白粱穗大多毛且長穀麤扁長不似粟圓米亦白而大食之香美爲黃粱之亞黃粱出蜀漢商浙間亦種之穗大毛長穀米俱麤於白粱收子少不耐水旱食之香美逾於諸粱圖經云粱皆粟類大抵人多種粟而少種粱以其損地力

以又養少諸粱食之比他穀最益脾胃粟米亦相似耳粟米比粱乃細而圓種類亦多功用則無别矣通志汜勝之書云粱是秫粟今俗謂之粱古祭祀所用粢盛是也可作粢食及釀酒亦如稉米或云粱亦有稉米雅翼古不以粟爲穀名但米有稃殼者皆稱粟今人以穀之最細而圓者爲粟則粱是類古天子之飯有白粱黄粱者明取二種耳周禮食醫會膳食之宜犬宜粱疏犬味酸而温粱米味甘而微寒氣味相成也李時珍曰粱分赤白黄三色秫即粱米粟米之黏者其黄者北人呼黄秫一名黄米蘇恭曰今人呼粟稷爲秫北人以釀酒汁少於黍米凡黍稷粟秫稉之類皆有秈稉也左思魏都賦有雍丘之粱崔駰七依曰玄山之粱粱類數種五穀之一許重叔謂黍大暑而種故稱黍粱性涼故稱粱其說迂曲可笑此荆公字說所[illegible]也

蘞蔓于野

陸疏蘞草名似栝樓葉盛而細其子正黑如燕薁不可食幽州人謂之烏服其莖葉煑以哺牛除熱本草蘞有赤白黑一種白者根如白芷皮黑肉白斂瘡方用之生取根搗傅效一種表裏皆赤者名赤蘞功用與白同又黑者烏蘞云蔓生莖端五葉花青白色俗呼爲五葉莓葉有五椏子黑一名烏蘞二月生苗多在林中作蔓即陸璣所指也爾本注或生人家籬牆間俗呼籠草通雅云古之蘞今之莓覆盆子也曰寒莓曰大麥莓世呼插田藨[illegible]之莖[illegible]之稍大者呼割田藨亦謂蓬藟此有一枝五葉五月[illegible]烏赤者一枝三葉實如櫻桃曰薅田藨即爾雅所謂藨陳藏器所謂茅莓也又一種樹生者所謂樹莓與此各别按本草藨有數種亦謂之莓覆盆蔣蘽有刺白花小葉四五月實成子小於蓬藟而稀疎實甘酸紅熟大如小指一中人及時採之少遲則就枝生蛆此爾雅所謂缺盆俗云插田藨可入藥者也蓬藟藤蔓有倒刺葉大如掌有毛六七月開小白花就蒂結實三四十顆成簇有黑毛形色如熟椹而扁冬不凋功用與覆盆畧同此俗所云[illegible]曰藨者一種蔓小於蓬藟一枝三葉小白花四月實熟色如紅櫻桃俗名薅田藨即爾雅所謂藨者故郭注云藨即莓也一似覆盆而大赤色酢甜可食此不入藥者也一種蔓生者葉似櫻桃而狹長四月小白花實如覆盆但色紅不黑

詩傳名物集覽　卷八

爾雅所謂山莓陳藏器所云懸鉤子者又一種莖長寸長數寸黄花實如覆盆鮮紅不可食即本草所謂蛇莓也據此則覆盆蓬藟明是二物通雅混爲一誤矣

詩傳名物集覽卷八

名物集覽卷九

黃岡陳大章雨山輯錄

草

蒹葭蒼蒼

朱傳蒹似萑而細高數尺又謂之薕葭蘆也孔疏初生爲
葭長大爲蘆成則名爲葦又名蘆[illegible]郭璞曰似萑而
細江東呼爲蘆[illegible]陸疏水草也堅實牛食之肥彊青徐人
謂之蒹兗州遼東通語也說文蒹萑之未秀者詩緝蒹一
名薕又名荻一物三名廣要曰蒹葭二物相類而異種蒹
小而中實竹莊曰蓮曰茇曰薍曰亂曰蒹曰荻曰烏蓲皆
蒹也葭大而中空曰葦曰蘆曰華[illegible]曰馬尾皆葭也本
草綱目蘆葦花皆名蓬蕽[illegible]名[illegible]如竹筍可食所謂[illegible]今

作蒹者是也所謂荻今作萑者是也埤雅蒹高數尺今人
以爲簾箔[illegible]
也人[illegible]時[illegible]江[illegible]閒故詩人往往遊詠如葭[illegible]
稱[illegible]皆及[illegible]是也陸疏云蒹亂別[illegible]爲
一物[illegible]河廣江[illegible]之[illegible]毛公大車傳[illegible]之始
生[illegible]後人[illegible]不能分別矣字說云荻強而葦弱[illegible]
高而蒹下[illegible]不須得其形似[illegible]傳爲佳[illegible]
予欲[illegible]之[illegible]爲性[illegible]蒹葭始萌以[illegible]吾形[illegible]吾性注
蘆之幼曰蒹葭長曰萑葦一物異名

視爾如荍

朱傳荍芘芣也又名荊葵紫色[illegible]蚍衃[illegible]云荊葵也
似[illegible]紫色謝氏云小草多花少葉[illegible]入[illegible]起古今注[illegible]

一[illegible]戎[illegible]一名[illegible]花[illegible]似木[illegible]而先色[illegible]有紅有[illegible]
青[illegible]白有[illegible]不殊但花色[illegible]耳一曰蜀葵陸疏芘芣
一名荊葵[illegible]葉紫綠色可食微苦齊民要術葵有
紫莖白莖二種春[illegible]時[illegible]水[illegible]冬種者有雪勿令從風飛
[illegible]雪[illegible]之令[illegible]露解[illegible]必待霜降詩曰七
月烹葵及菽是也[illegible]之如不及葵[illegible]能衛其
足羅氏曰荊葵比戎葵葉小花似五銖錢大色粉紅有紫
文縷之一名錦葵大抵似蘆菔花故陸云似蕪菁花釋草
荍戎葵郭氏曰今蜀葵也荍芘芣今荊葵其家各不同本草
蜀葵中小花者名錦葵一名戎葵功用更強以此推之屬
葵中而反得戎葵之名矣[illegible]古今[illegible]其[illegible]戎葵蜀葵之
狀可也[illegible]荊葵花[illegible]之名[illegible]也然今人亦通呼此

爲蜀錦葵則從其類[illegible]埤雅[illegible]曰戎葵一名[illegible]
[illegible]又葵之一種[illegible]
上葵首[illegible]人[illegible]上[illegible]其首即禮
記天子所[illegible]也[illegible]花葉未生
花紫色自根及幹而上連[illegible]故蜀雅字從
蟲名蚍衃[illegible]十餘[illegible]十日葵與終
始故從葵一種[illegible]又名[illegible]花小
如錢文采可觀又名錢葵色[illegible]紅[illegible]單葉[illegible]亦
耐久詩視爾如荍[illegible]又訓揆適
推按郭璞以荍爲荊葵[illegible]誤以荊葵爲蜀葵
[illegible]又誤以[illegible]戎葵即
蜀葵也一說紫荊花似五銖錢生於上[illegible]如蟻案

麻名所以就之名不苜綬草之名苜蓿也

可以漚紵

朱傳紵麻屬陸疏紵亦麻也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再種也荆揚之間一歲三收今官園種之歲再刈刈後便生剝之以鐵若竹挾之表厚皮自脫但得其裏韌如筋者謂之徽紵今南越紵布皆用此麻粗者可爲繩用種與禾黍同總緝紵之麻草之水陸總明曰紵字又作苧張揖云二種也說文草也可以爲繩麻謂苧績麻也有二種一白苧一紫麻各處有之皮可作布高七八尺葉如楮夏秋間著細穗白色子茶褐色一科數十莖宿根在地到春自生每歲三刈過常麻二倍本草苧家苧也又有山苧野苧紫苧葉面紫白苧葉面青背皆白根可煮食救荒今

俗呼苧爲苧麻麻枲也枲與苧異種苧精白於枲故詩曰漚苧又曰漚麻漢書相如賦蔣苧蔣菰也芓小栗也與苧殊類音義誤以爲三種皆在云芓與苧同則又誤中之誤矣紵通作苧義同.

可以漚菅

朱傳菅葉似茅而滑澤莖有白粉柔韌宜爲索也爾雅白華野菅郭璞曰菅茅屬白華箋人以白華於野已漚名之爲菅未漚則但名茅也陸璣菅似茅而滑澤無毛根下五寸中有白粉者柔韌宜爲索漚乃尤善矣可爲履菅根赤芽根白濮氏曰左傳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與菅皆謂苕也黃華者俗名黃芒即茅也白華者俗名白芒即菅也周書成王時會人獻以菅山亦天子之上其下多菅又

吳林山中多葌草註菅也異物志香菅似茅而葉長大於茅不生洿下之地凡所烹享必得此菅包裹助調五味陸農師云爾雅曰白華野菅其華白故一曰白華詩序曰白華孝子之潔白也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詩曰白華菅兮白茅束兮又曰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已漚者曰菅白華不菅則薄脫白茅不束則收亂故詩以譬夫婦菅與麻紵同義矣字說菅物之柔忍者制而用之故謂之菅茅自然之潔白故以供祭祀菅漚蓄而柔忍故以爲索綯幽王黜申后而立褒姒以妾爲妻以孽代宗故詩人刺之曰白華菅今白茅束今不以嫚妨貴不以貴棄賤者人道也不以茅棄菅不以菅害茅者天道也李氏本草夏花者爲茅秋花者爲菅二物功用相近名稱不同本草別錄不分二種謂

茅根一名地菅又出地筋一名菅根蓋二物根狀皆如筋可通名地筋不可並稱菅也又翠菅生水中似葱空中名水葱王維詩水鷺皮今草菅厲注草可爲席唐六典東牟郡歲貢葱席六領通雅說文謂菅門芒芒也菅大於茅葉似芝草花白穗茸茸然莖圓直宜爲屩其葉柔忍宜爲屩白芒不及黃芒芒又作芒爾雅芒杜榮郭注芒似茅皮可爲繩索履屩菅根不可食牛茅不可食牛喪服傳曰藨蒯之菲內則通屨不入公門皆謂菅屨之芒藏也異物志香菅則又一種王伯厚以東甌爲菅菰古聲相耳丹鉛錄菅菽作菅黃菽芰

邛有旨苕

朱傳邛丘也苕苕饒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

子炎紅色可生食如小豆藿也蔬引[illegible]苕黃華蔡白華次郭注苕華色異名亦不同故習引陸璣苕若饒也幽州人謂之翹饒故生孔疏苕之得以饒云苕此陸云苕華陵苕好生下溼此則生於高丘與彼異也詩釋此皆云苕苕饒也非小雅苕之華所謂陵苕也麂虔云氏以爲好生下溼亦因陸疏誤說鼠尾爲陵苕矣不知陵苕乃凌霄亦好生高阜者但二種俱不可食而苕苕可生食爲異耳正字通苕有二小雅苕之華陵苕也即凌霄也[illegible]生高阜初蔓生依喬木歲久延引至顛開花[illegible]曰女葳通志云一名紫葳花不紫鄭樵以爲花紫赤[illegible]則黃非也鼠尾草一名覆莖一名陵時即爾雅葝之別名與陵苕殊類孔穎達[illegible]璣以陵苕爲鼠尾以陵時陵翹即凌霄並非詩

詩云陳風[illegible]有旨苕苕饒也非小雅陵苕也或溷爲一誤王引爾雅翹陵苕當爲雅連異翹注一名連苕此又與詩一苕同名異實者也

邛有旨鷊

朱傳鷊小草雜色如綬爾雅鷊綬郭璞曰小草有雜色似綬也鄭漁仲云綬即[illegible]鷊五色作綬文故曰綬草埤雅鷊綬鳥也故謂有雜色似綬其字從鬲鬲善相其天而吐綬遠見其文采自成幾之從則不吐也今綬鳥大如鴝鵒[illegible]有時吐物[illegible]數寸[illegible]必當[illegible]大如斗[illegible]今俗[illegible]錦囊[illegible]時珍云吐綬雞項有嗉囊內藏肉綬晴明向日[illegible]項上先出兩翠角二寸許乃舒綬長闊近尺采色爛然踰時不見或剖視之一無所有劉公瑾云鷊本鳥名亦名綬鳥喙下有囊如小綬具五色鷊草之名豈因其似而取義乎

有蒲與蕑

朱傳蒲水草可爲席者說文蒲水草似莞而褊有脊滑柔而溫可以作席蒻蒲子可以爲平席禮男詩蒲言有安人之道也毛傳以蒲草也本草圖經香蒲也又稱蒲一名蒲蒻山中人謂之香蒲春初生時出水紅白茸茸然其入土白色者啖之甘脆宜爲菹周禮深蒲是也其蕪蒻如笑滑爽可爲菹周禮蒲菹是也蒲中心狀如匕柄者夏抽莖叢生花抱莖端黃屑若金粉爲蒲黃甘平益氣力陸疏蒲始生中心入地者名蒻大如匕柄以苦酒浸之如食筍法埤雅

蒲水草也凡者以爲上章言[illegible]蒲不宜爲草誤矣夫蒻亦草也綢繆之詩曰束薪束芻束楚[illegible]以言木芻草哉魚藻曰魚在在藻依於其蒲蓋魚之潛者[illegible]依於蒲樂於藻安於蒲王者所身以暱物魚之所樂王亦樂焉魚之所安王亦安焉禮男執蒲璧[illegible]其安人之道也又明堂位周以蒲勺[illegible]疏云刻勺爲鳧頭其口微開如鳧[illegible]也三禮圖如蒲穀璧悉作草稼之象[illegible]又蓬蓬如蒲花敷時穀璧如粟[illegible]各有取[illegible]可爲據也又爾雅莞苻蘺其上蒚注西方人呼蒲爲莞蒲蒚謂臺頭首也亦名蒲中莖爲蒚用之爲席大雅維筍及

注此又云深蒲也作云蒻蒻也周禮醢人深蒲醢注司農
云深蒲蒲始入水深鄭玄云始生水中子詩緇斯干下莞
箋云小蒲則莞精蒲蘢周書云周溼不穀樹之竹葦莞蒲
磽石可穀樹之葛木以為絺綌

有蒲菡萏

朱傳菡萏荷華也爾雅荷其花菡萏其實蓮說文芙蓉花
未發為菡萏已發為芙蓉埤雅蓉為芙蓉秀曰菡萏暢茂
曰華字說菡萏實若含隨昏晰開闔一況草木華未發也
非專指荷杜甫賦云菡萏以張蓋張說華山銘菡萏森爽
陸璣賦紅蕊發而菡萏皆借義形容語

隰有萇楚

朱傳萇楚銚弋今羊桃也子如小麥亦似桃爾雅萇楚銚
弋郭注或曰鬼桃葉似桃華白鄭箋云枝也蕃生子赤狀
如棗黃故亦名鼠矢兒童食之陸疏云葉長而狹華紫赤色
其枝莖弱過一尺引蔓草上今人以為汲灌重而善沒不
如楊柳也近下根刀切其皮著熱灰中脫之可韜筆管鄭
箋銚弋之性始生正直及其長大其枝猗儺而柔順不妄
尋蔓草木本草羊桃一名羊腸一名銚弋生山林川谷及
田野陶隱居云子細小苦不堪噉花甚赤蜀本圖經葉花
似桃子細如棗核多生溪澗今人呼為細子根似牡丹或
曰一名楚葉埤雅有兩羊桃一種花實皆連理為異一類
莖弱以蔓於草木鄭箋牽強已甚然本義云花紫赤色劉
絕亦云花甚赤而景純農師俱云花白又牙府以按其莖
類書有入木部者然據鄭箋陸疏其為草屬無疑故今入

草論萇楚絕非羊桃又閩中獼猴桃亦稱羊桃乃藤梨也閩
人呼為楊桃

浸彼苞稂

朱傳苞草叢生也稂童粱莠屬也郭注守田也俗呼鬼莠
一穗之間能一二穀而已傳云稂非嘉穀也不可食也見
箋云稂當作涼齊魯易傳亦以稂當作涼然稂亦不見
草名涼者未知何據說文禾粟之采生而不成者謂之童
蓈或從禾作稂陸疏禾秀為穗而不成則嶷然謂之童蓈
今人謂之宿田翁或謂之守田正義曰鋤禾去非類秀既
易是一物稂亦當別是一物故郭注山稂為莠類說文陸
疏皆以為禾之未成者則是稂亦禾矣何至與莠並稱乎
羅氏曰稂惡草也與禾相類故詩人惡之古以飼馬曹仙
孫它馬饒不過稂莠謂此也詩稱不稂不莠注稂莠皆害
苗按本草有狼尾草子作黍食之令人不飢似穀作穗生
澤地程子云稂蕭蓍皆下濕所生廣志曰作黍子可稍益
狼尾今人呼為狼茅子然則此物似是稂既有實如
黍故能亂苗又莠今所之狗尾草稂名狼尾則亦相類
爾雅苞稹也注今人呼物叢緻者為稹大雅敦彼行葦方
苞方體注苞甲未拆也如竹苞矣注叢生而固也荀凜苞
有三蘖注本也如山之苞叶下流入於部實方實苞
叶秀好注穀種甲而未拆曰苞舊注苞者草名音孚今人
混作包佩觿集云草名之苞不當為厥包之包按正韻包
亦苞韻會通作包

浸彼苞蓍

策使筮草也陸疏似藾蕭青色科生本草圖經生少室
山谷今蔡州上蔡縣白龜祠旁其生如蒿作叢高五六尺
一本一二十莖至多者三五十莖生便條直異於衆蒿秋
後有花出於枝端紅紫色形如菊用其莖爲筮以知吉凶
故謂之神物易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神以知來
知以藏往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周官
筮人上春相筮逸禮天子之蓍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
士三尺蓍千歲三百莖者先知也洪範五行傳蓍之爲言
耆也百年一本生百莖此草木之壽知吉凶者也聖人以
問鬼神焉論衡蓍碩也明狐疑之事當問之博物志以老
故知吉凶生千歲三百莖同本其上常有黃雲覆之易以
爲數史記蓍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螫褚先生云聞蓍生

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之傳曰天
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叢生滿百莖今世取蓍不能
中古法度取滿六十莖以上長六尺者卽可用以末大於
本者爲主次蒿次荆皆以月望浴之論衡蓍生七十歲生
一莖七百歲生十莖神靈之物遲也說原草植三百六十
蓍爲之長范蠡許數奇不可偶性直誰能紓傳玄賦稟道
德於青陽混百卉而萌生凌朱夏而修茂堅商秋而堅貞
雖凝霜而未雕與潛龜乎通靈坤雅蓍皆之壽者也六十
曰蓍卦之別六十有四蓍數窮於此且蓍所指非極數也
或曰重卦伏羲爾文王重卦奈何曰伏羲重卦重三畫於
前文王重卦重六爻於後周官曰卜掌三易之法其經卦
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故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

重之爻在其中矣司馬遷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西伯
拘而演易揚雄曰易始八卦文王六十四易乾鑿度曰垂
皇策者羲伏羲用蓍則卦已重矣然世質民淳占法惟用
七八六十四卦皆不動若乾止於乾坤止於坤不能變也
夏商因之皆以七八爲占連山歸藏是已後至文王世爭
澆薄占法始用九六蓋不如此不足應天下之變也今易
是已六十四卦皆動傳曰周易以變者爲占是也然則伏
羲重七八文王重九六由是觀之伏羲文王皆重卦揚雄
言伏羲作八卦文王六十四各從其盛者言之耳

四月秀葽

朱傳不榮而實曰秀葽草名毛傳葽葽草也蓋夏小正四
月王萯秀葽其是乎物成自秀葽始正義云葽草書傳無

文四月已秀物之雖矣故鄭以王萯正與葽爲一曰葽其
是乎爲疑之辭也月令孟夏王瓜生註今曰王萯生夏小
正云王萯秀未知孰是鄭疑四月秀者當爲王瓜而月令
夏小正皆作王萯又生秀字異必有誤者本草云萯生田
中葉青刺人有實七月采陰乾則又非四月矣物之成孰
莫先於葽故云自秀葽始也曹氏云葽今遠志也其苗謂
之小草說文曰四月秀葽劉向說此味苦苦葽也名物疏葽
草毛公不云何物鄭疑爲王萯蔡邕月令章句曰萯草名
生於陵月令四月王瓜生鄭注王瓜萆挈也月令云王萯
生夏小正王萯秀呂覽孟夏王善生注善或作瓜瓜瓠也
淮南子孟夏王瓜生注王瓜木草作栝樓然則鄭以王萯
卽王瓜而又以王瓜爲菝葜也呂覽淮南高誘一家之說

而以爲瓠瓠一以爲茇葜且固自相矛盾矣考之本草王
瓜一名土瓜生平澤田野及人家垣牆間三月採陰
乾均房間人呼爲菟瓜爾雅曰黃菟瓜郭璞云似土瓜而
土瓜自謂之鉤藤姑蓋菟瓜別是一種也按本草明言王
瓜一名土瓜則二物小異實一種耳王萯又是一物蔡邕
云王萯陵本草云生田中且夏小正月令一以爲王萯一
以爲王瓜定非一上若括樓自是果蓏之實菝葜自在草
部中品之上[illegible]以王瓜爲茇葜殊甚謬矣[illegible]
氏[illegible]以爲遠志[illegible]以葽繞[illegible]今遠志也本
草[illegible]一名棘菀一名葽繞一名細草四月採根
葉[illegible]如蒿[illegible]名小草[illegible]氏以葽繞之
名[illegible]於[illegible]定爲遠志嚴氏從之

名物集覽卷九

然不榮而實謂之秀遠志有花不得云秀[illegible]日本草[illegible]
曰[illegible]葉不[illegible]或曰[illegible]可曰秀[illegible]葽
繞[illegible]以[illegible]四月若從鄭氏以爲王萯則[illegible]以
七月[illegible]以爲王[illegible]瓜亦有花[illegible]開花下結子亦
不得以[illegible]爲也[illegible]而不[illegible]以[illegible]山
夫人[illegible]云[illegible]葽盛貌[illegible]草有盛秀者
[illegible]雅[illegible]之葽[illegible]遠志葽繞狗尾也曰秀狗尾曰
[illegible]也[illegible]遠[illegible]苗曰小草似麻黃[illegible]
一[illegible]狗尾[illegible]秀葽繞相去[illegible]
可以葽[illegible]之說[illegible]雅孟[illegible]
[illegible]

七月亨葵及菽

亦作[illegible]名[illegible]記葵[illegible]也大葉小葉非黃紫色一可茹公
[illegible]是也葵生[illegible]今[illegible]若[illegible]之傾
太陽雖不爲回光然向之者誠也左傳[illegible]月[illegible]仲尼
曰鮑莊子之智不及葵葵猶能衛其足王禎農書葵陽草
也爲百菜之王備四時之饌可以[illegible]儉可以爲菹脂周
禮醢人饋食之豆其實葵菹醯醢特牲記鉶芼夏葵冬萱
儀禮贊者一人執葵菹授之主婦[illegible]禮夏秋用生葵春
冬用乾豆籩[illegible]儀及杞和葵[illegible]以葵[illegible]官曰大圭長三
尺杼上終葵首然葵兩雅作葵[illegible]而[illegible]故以象形齊
[illegible]十[illegible]以秋種葵覆養
[illegible]春[illegible]冬葵[illegible]菜[illegible]
不可[illegible]家[illegible]葵[illegible]故[illegible]地逆[illegible]之朝種暮

名物集覽卷九

生[illegible]不[illegible]日[illegible]云冬[illegible]秋葵留[illegible]種子
爲[illegible]月令正月可種葵[illegible]可
收葵中伏可種葵[illegible]葵[illegible]曾
魯國葵而美惜而拔之曰[illegible]曾
處室女[illegible]曰昔[illegible]葵使[illegible]不[illegible]葵[illegible]家之
法[illegible]一[illegible]葵[illegible]性[illegible]葵秋
種[illegible]葵[illegible]荷[illegible]葵也[illegible]
者[illegible]小花[illegible]紫黃色[illegible]
吹之[illegible]所謂[illegible]也亦名天葵[illegible]葵[illegible]也
葵[illegible]菜也[illegible]葵[illegible]花也大[illegible]花向日葵也
[illegible]日葵[illegible]月種五月更種[illegible]食者[illegible]
古人采葵必待[illegible]解故[illegible]今人[illegible]

[illegible]小紫黃色最小者名鴨腳菽實
大如指頂了虵豆如粉英仁四五月種者可當了六七月
種者爲秋葵八九月種者爲冬葵正月種者爲春葵然宿
根至春亦生又有野葵古詩井上生旅葵是也
菽宋傳豆也宋菽箋菽大豆也生民傳云荏菽戎菽也箋
云戎菽大豆也史記索隱先時好種植麻菽麥月令孟夏
之月天子食菽與雞菽爲北方之穀雞爲陽鳥亦水火相
濟之義也左傳賈注菽大豆也天人食半菽物理論菽者衆豆
之總名爾雅戎菽謂之荏菽廣雅大豆菽也小豆荅也豌
豆豍豆也胡豆豇豆也豆角謂之莢其葉謂之藿小
兒蔬菽大豆也不其苗爲藿以芼牛謂以[illegible]羹牛取其赤
體賢之於[illegible]其汁則芼之以藿謂以五味乃盛之於鉶謂

之鉶羹春秋說題辭菽者屬也春生秋熟理通體屬也故
赤黑陰生陽大體應之小發業陽仁[illegible]范子計然曰五土
之宜各有高下高而陽者多豆早而陰者多五穀東方多
麥南西方多麻北方多菽中央多禾援神契亦土宜菽呂
氏春秋得時之菽長莖而短足其莢二七以爲族多枝數
節競葉蕃實大菽則圓小菽則搏以芳稱之重食之息以
香如此者不蟲先時者必長以蔓浮葉疏節小莢不實後
時者短莖疏節本虛不實種植書春大豆次植穀之後二
月中旬爲上時三月上旬爲中時四月上旬爲下時歲宜
晚者五六月亦得然遲不求熟收又欲晚剛不過再芟田
欲稀薄田欲稠氾勝之書二月榆莢時高田可種大豆
保歲易爲宜古之所備凶年也大豆生於甲而壯於[illegible]不

[illegible]不[illegible]長[illegible]夏至後[illegible]十[illegible]可種小豆不
保歲難得[illegible]時種[illegible]苗[illegible]也[illegible]物畜皆稻米
黍米所爲以其黏著故擣粉熬大豆以爲餈管子桓公北
伐山戎以戎菽布於天下注戎大也孫炎云大豆謂家
或以爲胡豆蓋援播種豆麗近合[illegible]區之種而遠種胡豆
乎穀譜大豆有黑青黃白斑數種今之赤豆白豆綠豆豌
豆皆小豆也白豆亦曰飯豆漢書所謂飯豆食羹魁者一
種黎豆[illegible]如大豆可作飯又有豆中最細者[illegible]稱豆科豆
廣雅豆[illegible]也[illegible]公食[illegible]鉶毛牛藿羊苦豕薇[illegible]京豆葉
以爲[illegible]葉[illegible]解[illegible]自[illegible]飲之[illegible]常[illegible]可祀天地亦
[illegible]君[illegible]菽[illegible]足以養人[illegible]大之[illegible]錄也
麥菽[illegible]取[illegible]愛之以法度[illegible]春秋定元年隕霜殺

菽傳菽[illegible]之難殺者言殺則知百草皆死又周子有兄不
慧不能辨菽麥周子晉悼公也漢書[illegible]以賞[illegible]食半菽言
半[illegible]以菽[illegible]它穀食之[illegible]漢書令三輔太常郡得以菽
粟當賦後漢光武紀野穀旅生麻菽尤盛叔與菽同

七月食瓜

爾雅瓞瓞其紹瓞[illegible]呼瓞[illegible]瓜紹[illegible]者瓜嬰[illegible]亦[illegible]子
但小耳說文瓜蓏也在地曰蓏[illegible]數[illegible]皆[illegible]生[illegible]京[illegible]水
芝者[illegible]白瓜甘瓜也禮月令孟夏王瓜生[illegible]即[illegible]瓜[illegible]也
官委人掌[illegible]其[illegible]瓜瓠[illegible]葵[illegible]冬[illegible]藏也水芝瓜也其
子謂之瓤瓜之所出以遼東廬江燉煌爲美有[illegible]號虎掌
羊骹兒頭女臂[illegible]狸頭白[illegible]也又有[illegible]
瓜大瓜如[illegible]出京州有青登瓜大如三升[illegible]桂支瓜長

二尺龍肝瓜長一尺花紅葉素生水谷又瓜州出大瓜狐入其中首尾不見瓜州在古燉煌郡夏小正五月乃瓜乃者急瓜之辭也瓜也者始食也八月剝瓜蓄瓜之時也禮記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注副析也四析之覆以巾爲國君華之巾以綌注華中裂也乃太失累之注不覆巾也士疐之注去疐不斷庶人齕之晏子曰賜人主前瓜桃不削橘柚不剖此亦曲禮懷核之義杜僭竊之萌也禮婦人之贄瓜桃李梅廬諶祭法曰夏祠秋祠皆用瓜又仲冬行秋令則天雨汁瓜瓠不成注雨雪雜下曰汁龍魚河圖曰瓜有兩鼻者殺人莊子朽瓜化爲魚物之變也本草瓜蔕七月採圖經云即甜瓜蔕也又有白瓜越瓜胡瓜埤雅瓜字象其實在蔓之間禮不特牲天子樹瓜華不斂藏

之種也謂種以供一時之用非收斂久藏之種惡與民爭利也姓少延敏脩種用戊辰日尤忌陰霾乃至一蔕不收又曰瓜祭上環註謂橫切之圖如環也其說其附謂之環環瓜之說華處其當謂之蔕璘瓜之聲發疏蒔味小苦思子曰瓜甘蔕苦天下物無全美也左傳秦伯使逆稱晉至父戊葵丘瓜時而往及瓜而代故今呼相代爲瓜期又梁宋說爲邊令與楚鄰界梁邊亭數灌瓜而美楚者灌因搔梁瓜梁人欲報之說曰是擇怨之道也因竊爲楚灌楚王大悅謝以重幣措瑟賦曰瓜爽於曝油冷於煎俗云瓜近糯及酒氣則易爛貓踏之其瓤便沙

八月斷壺

本草壺瓠一名匏性似匏而圓曰壺[illegible]也故[illegible]之壺亦瓠也今注壺瓠之與柯者玄蜂光壺蓋取諸此注壺浮受之可以涉水南人謂之要舟鶡冠子曰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以此又可爲浮舂秋傳稽以魯壺問尊彝曰秋嘗冬烝饋獻用兩壺尊皆以質爲貴也記以器用陶匏貴其質也惠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莊子曰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壺之爲傳其來尚矣詩曰八月斷壺壺性蔓生抵蔓斷之故曰斷也今其收法八月冷露降較先斷其根令其餘蔓飲之已日乃收尤堅成可用禮器壺居一夏商時總曰尊彝周制大備故烝嘗饋獻凡用兩壺尤於尊彝用於門內然壺之用方圓有異燕禮與大射卿大夫用壺

卿大夫以直方爲宜故用方壺旅食以順命爲宜故用圜聘禮八壺南陳六壺東陳東壺以勳出而右接南假以大顯而又明應物以相見之時也以壺爲設蓋取諸此周禮司尊彝饋獻用兩壺尊壺與古用匏同義貴質也漢之酒壺非古制也又壺盧與瓠同俗作葫又壺盧今小兒所吹泥號有聲與調者蔬譜瓠江南名扁蒲乾地蔓生苗葉花俱如葫蘆結子長一二尺夏熟亦有短者粗如人肘中有瓣兩頭相似味淡可煮食詩記壺枯者可爲壺嫩者可供茹陸疏甘瓠可食就蔓取之洪舜俞云於何鬱鬱之瓠鬱屈龍蛇之芝劉彥沖詩瓠瓜熟時圍香味似芙一線懸瓊瑤中有佳人齒

九月叔苴

今人以[illegible]爲苴[illegible]也長服注苴麻之有實者孔疏麻九
月初[illegible]取以供羮本草經麻[illegible]子曰麻有子曰苴味
甘[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益氣久服肥健不老月令仲秋食麻與犬孟
冬天子以犬嘗麻草詩學麻子[illegible][illegible]色收子作種須頭學
首佳大者一名大麻一名漢麻雄者名枲雌者名苴五六
月開[illegible]白花成穗結實似蘇子而大周禮朝事之籩供蕡
蕡麻子之連殼者月令[illegible][illegible]食之麻麻仁也蕡可供麻可食
物[illegible][illegible]別春種者爲[illegible]麻子小而毒夏種爲秋麻十可入
[illegible][illegible]東已[illegible]鳥出麻子大如蓮子最勝上郡北地者大如
豆南[illegible][illegible]子小名[illegible][illegible]苴所錫婦[illegible]以苴之者已則棄焉
所謂苴履者安可長也所䁥者苴而已非所以爲存所謂
上苴者此也所謂於苴者莫爲穀苴而已故六穀弗貴焉

實謂苴履中草履[illegible]也亦作蒯䔢[illegible][illegible]郭註作履苴草
疏云即[illegible]類可作[illegible]底又苞苴苞苴裹貨也皆于天地苴
萬物故曰萬物之苞苴裹子[illegible]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焉
云以梁[illegible]遺者必苞苴之或蒲或茅苴即藉也禮記飯醴
而苴熟注苞也

黍稷重穋

毛傳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穋說文種先種後熟也
穋疾熟也從禾從[illegible]作重是重穋之字禾邊作種是
種蒔之字今人亂之已久周禮內宰上春詔王后帥六宮
之人生種稑之種[illegible]之於王鄭司農云先種後熟謂之種
後種先熟謂之稑[illegible]詩云黍稷種稑是也賈公彥云先
鄭直云先種後種不見穀名後鄭遠黍稷皆有種稑又云

令人以歲時縣種稑之種以共王后之春獻種司稼辨穜
稑之種

其始播百穀

說文穀續也百穀總名鄭箋祈來年百穀於公社月令天
子祈來年於大宗大割牲社於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
禮三壇生九穀又食用六穀管子大庭氏曰神農播穀因
以[illegible][illegible]教先王[illegible]山澤之作者[illegible]民於生穀也又田中有
木[illegible][illegible]之穀[illegible]易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星經曰
八穀星在五車北主星明則[illegible]熟[illegible][illegible]兄黍麥居東方黍
居南方稻居中央粟居西方菽居北方物理論梁者黍稷
之總名稻者溉種之總名菽者衆豆之總名三穀各二十
種爲六十種蔬果之實助穀各二十種爲百穀故詩曰播

厥百穀穀者衆穀之大名也周禮大宰九穀注先鄭云黍稷
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後鄭[illegible][illegible]秫大麥有梁菰膳夫王
食用六穀注云稌黍稷粱麥苽疾醫以五穀養其病注云
麻黍稷麥豆職方氏揚州荊州其穀宜稻豫州其穀宜五
種注云黍稷菽麥稻青州其穀宜稻麥兗州其穀宜四種
注云黍稷稻麥雍州其穀宜黍稷幽州其穀宜三種注云
黍稷稻冀州其穀宜黍稷并州其穀宜五種莊子吾欲取
天地之精以佐五穀注[illegible][illegible]神農氏之治天下也甘雨以
時五穀蕃殖月令五時食[illegible]春麥夏菽秋麻冬黍
孟秋農乃登穀內則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雁宜
麥魚宜苽漢食貨志五種注麻[illegible]黍火稷土麥水豆木大
戴禮云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智而巧范子計然曰五

穀者萬民之命五土之宜各有高下高而陽者多豆平而陰者多五穀五木者五穀之先也擇其木盛者來年多種之萬不失一也禾生於棗或楊大麥生於杏小麥生於桃稻生於柳或楊黍生於榆大豆生於槐小豆生於李麻生於楊或荆穀梁傳一穀不升謂之歉二穀不升謂之飢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禮斗威儀曰歲凶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淮南子汾水濛濁而宜麻濟水通和而宜麥河水中濁而宜菽雒水輕利而宜禾渭水多力而宜黍江水肥仁而宜稻漢食貨志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董仲舒曰春秋他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禾穀譜云南人專呼稻為穀北人亦以粟黍之類為穀各從其所

產耳曾氏曰傳古天地之精上為日月其下為五穀蓋五穀民之所天天地之精華在焉昔者神農氏作天錫之嘉穀堯時得三十五穗夏異本同秀殷又同本異秀故伊尹稱南海之秬而管仲告其君以北里之禾為重信乎古帝王受命之符不可輕也

獻羔祭韭

朱傳韭菜名孔疏以時韭初出故薦之月令仲春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注鮮當為獻說文一種而久者故謂之韭象形在一之上一地也禮庶人春薦韭以卵祭宗廟韭曰豐本以其不須歲種周禮醢人其實韭菹[illegible]侯謂徐無鬼曰先生居山林食芧栗厭葱韭以賓寡人久矣齊民要術韭高三寸便剪剪如葱法一歲之中不過五剪凡剪不用日中故諺曰觸露不掐葵日中不剪韭是也埤雅韭性內生根蔓上蹤故種與葵同法而畦欲極深論衡曰土性生草山性生木故地種葵韭山種棗栗名曰美園茂林也韭者久也故祭宗廟用韭韭之美在白韭之美在黃黃未出土者皆貴其本之豐也內則曰膾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葱芥陰物也韭蓼陽物也羅翼首春色黃未出土時最美故云春初早韭秋末晚菘夏小正曰正月囿有韭易稽覽圖政道得則陰物變為陽鄭注若葱變為韭本草韭菜屬辛溫歸心安五臟除胃中熱并名韭白根名韭黃花名韭菁俗名懶人草言溫補也北戶錄一種大韭生韶中石上二尺者五六月可食不薺[illegible]爾雅翼物久必變故老韭為莧又蔽頃曰鄭玄言久避[illegible]

利陰物變為陽故葱變為韭可驗葱冷韭溫也漢書龔遂令民各種葱五十本韭一畦又郭林宗作客夜冒雨剪韭作炊餅今洛人皆效之晉書庾公就陶侃食韭留白陶問何為云欲種陶嘆曰吾子非惟風流兼有為政之實世說誰謂庾郎貧食常有二十七種時人稱為三九也韭割之即生與他草異

果臝之實

朱傳果臝栝樓也爾雅果臝之實栝樓孔疏栝樓如瓜葉形兩兩相值蔓生青黑色六月中花七月實如瓜瓣本草經栝樓根一名地樓一名果臝一名天瓜一名澤姑實名黃瓜主胃痹陶隱居云根下名天瓜一四月內生苗藤葉葉如甜瓜葉作叉有細毛七月開花似葫蘆花淺黃

色實似花下大如斧生卜七九月熟赤黄色有正圓者有
銳而長者內有子大如絲瓜子殼褐色子綠多脂秋後
採於有紛可入藥中庸夫攻也者蒲盧也註亦或謂之果
蠃埤雅[illegible]一曰蒲盧細腰土蜂謂之蒲盧義取[illegible]
此今蒲盧[illegible]在土而[illegible]蔓常緣於木故亦或謂之果蠃
也傳曰在地爲蓏在木爲果詩曰不流束薪蒲性輕揚善
浮也

有敦瓜苦

朱傳苦瓜伊川經說云有敦圓成之狀瓜苦瓜之苦者
名云一名錦荔枝本草俗名癩葡萄蔓延草木莖長七八
尺有毛而澀葉似野葡萄葉花黄實大如雞子有皺紋似荔
枝食物志苦瓜 名苦蓬一名君子菜味甚苦然雜他物

煮之他物不苦自苦而不以苦人有君子之德又諸蔬性
寒者多沉滯苦瓜性屬火以寒爲體以熱爲用其皮與子
皆益人所在多有而南方及嶺外諸番國特珍之蓋其土
產多甜物故喜食苦又其地火力火炎上炎上作苦故人
多以苦味解暑內則調味夏多苦[illegible]周禮瘍醫夏多苦於南方
火味夏多苦也李時珍云氣味苦寒無毒原出南番今閩
廣及中土皆種之苗引蔓[illegible]七八月開小黄
花五瓣如碗形結瓜長四五寸[illegible]色皮上痱瘟如癩[illegible]黄
色自裂內有紅瓤味甘[illegible]人以充蔬苦澀有青氣[illegible]
樣勝覽云蘇門答剌國一等瓜皮若荔枝其[illegible]
中酥甘可食疑即此種

食野之苹

苹[illegible]藾蕭也青色白莖如筯毛傳苹蓱也鄭箋苹藾蕭
[illegible]郭云今藾蒿也初生亦可食陸疏葉青白色
莖似筯而輕脆始生香可生食又可蒸食埤雅鄭以蓱生
於水宜非鹿所食故易之曰藾蕭然古人以水草之交爲
麋則麋鹿亦食水草矣曰毛以苹爲蓱陸氏羅氏遂以
爲水上小浮萍且云鹿食且飲也鄭箋易之曰藾蕭孔疏
[illegible]苹[illegible]藾蕭[illegible]又別是一物矣盧氏
朱傳俱因之藾蒿則是一種鄭漁仲亦誤又援神契莖頭
[illegible]說云唐文宗[illegible]苹非藾蕭鄭漁仲以苹爲蔞蒿豈附會
文宗耶王元美以蔞蒿爲藾則更牽強王遵巖議[illegible]但取
安石之說不從鄭箋而從爾雅不知爾雅有苹又有萍
郭注本爾雅嚴粲之全考耳

食野之蒿

宋傳蒿鼓也即青蒿也爾雅蒿鼓郭璞曰今人呼青蒿香
中炙啖者爲鼓[illegible]註[illegible]青蒿也[illegible]
之間[illegible]又云蒿之醜秋爲蒿郭云春
時各有種名至秋老成通呼爲蒿有[illegible]蒿[illegible]後[illegible]
是也[illegible]蒿小雅食野之蒿是也又白蒿有水陸二種爾
雅[illegible]今[illegible]生之艾蒿[illegible]今水生之蔞蒿又
[illegible]一名[illegible]又[illegible]蒿一名[illegible]蒿一曰角蒿莪
[illegible]似色[illegible]
不可食[illegible]又牛尾蒿色青不白細葉直上
狀似牛尾又[illegible]大如[illegible]花紅色白八九月實成
俗謂之虎麻或[illegible]先晏子云蒿草之高者也故[illegible]

根赤葉香者爲蔞子蒿埤雅云說文蓬从蒿省蓋五十象艾六十象耆七十象蒿艾治也蒿亂也莊子曰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牆而殖蓬蒿也管子曰今麒麟不至嘉禾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蓋言撥亂也爾雅翼莊子稱人之君子蒿目而憂世之患蒿細弱而陰潤最易棲塵故以爲比言昧跟塵中而憂亡也明堂月令遂天時則藜莠蓬蒿並興然則蒿者蓋非嘉祥也博物志周時盛德蒿大以爲宮柱名曰蒿宮筆談前蒿一類自有青黃兩種又西綏銀之間蒿叢時有一兩株迥然青色土人謂之香蒿莖葉與常蒿悉同但此常蒿色青翠一如松檜之色至深秋餘蒿並黃此蒿猶有氣稍芬香恐古人所用以此爲勝通雅蒿之醜莪蘩鹿食者爲青蒿葉背面皆青所謂秋蒿所

謂菣即今草蒿也按菣器殄切郭注云無子者據圖經云葉背青微似茵陳根白硬結實大如麻子食物本草云牡蒿三四月生苗葉扁有禿岐秋開細黃花結實大如車前子則菣固有子矣又菣說文重文作堅亦誤

食野之芩

朱傳芩草名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澤中下地鹹處爲草眞實牛馬亦喜食之爾雅翼鹿鳴所食三物一曰苹今賴蕭始生香可食二曰蒿三曰芩皆香草甚草木之臭味相同有同類食之之義廣要曰芩爾雅及諸書皆不載惟埤雅云黃文內虛芩也此即本草黃芩一名經芩陶隱居云圓者名子芩破者名宿芩圖經云莖如箸葉從地四面作叢生似與陸疏不同種說文菳黃菳也芩草也引

詩食野之芩並巨今切而分爲二按菳芩實一字兼野芩黃菳二義菳當爲芩

卉木萋萋

朱傳卉草也爾雅卉百草謂之榮榮而實謂之秀秀而不實者謂之英荄根也服虔通俗云草盛曰萋木茂曰葆說文卉音諱一作芔草木之通稱又草之總名上林賦然興道而遷義猗歟然也舊說今人多以三十之卉代之按爾雅貞卉服詩百卉猶卉通作卉不自今人始矣花木考草木之向陽生者性暖而解毒背陰生者性冷而解熱在北者移之南不茂在南者移之北而必變橘枳渭於北從石榴繫於東移葶藶死於盛夏款冬華於嚴冬鳩食桑葚而醉貓食薄荷而咬苦觸久服而暴亡黃顙[illegible]荊芥而

致死物不能違性人豈能違物哉卉譜蛇床似蘼蕪薺尼似人參百部似門冬莢蒾似草薢房葵似狼毒杜衡似細辛以其相亂也楚詞云薋菉葹以盈室兮此讒佞滿朝也薋蒺藜也菉蓐也葹卷葹也是之謂三惡草

南山有臺

朱傳臺夫須即莎草也爾雅臺夫須陸璣詩疏夫須莎草也可爲蓑笠疏云[illegible]有以爲細[illegible]緻可爲[illegible]笠文臺一名山莎本草香附子即莎草根生田野二月八月採圖經曰附子交州者大如棗近道者如杏仁皆[illegible]三稜根若附子周匝[illegible]如筋頭大通志臺[illegible]草可爲衣以禦雨今人謂之蓑衣[illegible]毛氏

云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鄭云以臺皮為笠夫臺但可為衣不可為笠古稱臺笠蓑笠自謂臺與笠耳不必合為一物也齊語今農時雨既至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襏襫韋昭曰茅蒲簦笠也茅或作萌竹萌之皮所以為笠不必臺矣又曰襏襫蓑薛衣也蓋以莎草為之今人作笠亦多用筍皮箬葉山海經曰三危之山有獸其豪如被蓑郭氏亦云蓑被雨草衣則蓑但可為衣不可為笠明矣臺一名夫須蓋匹夫所須也一名水香稜羅顏曰莎葉莖似三稜根周匝多毛一名雀頭香香附子也上林賦薛莎青薠師古曰即今青莎徐廣曰莀莎可染紫六韜蓑薛謂莎草雨衣晏殊曰莎耐水旱樂蔓延雖拔心隕葉弗之絕也埤雅莎草疏而無溫故以沙與内司服所謂沙同意詩曰臺

笠緇撮又曰南山有臺臺莎草也其生也在物下其成也在物先有基之象故曰邦家之基藥譜莎葉如老韭葉而硬光澤有劍脊稜五六月中抽一莖三稜中空莖端出數葉開青花成穗如黍中有細子其根有鬚鬚下結子一二枚轉相延生即香附子按本草有蒿侯莎一條又别立臺夫須一條分明二種舊說多謂臺即莎草本草又以莎即香附與爾雅異義矣

北山有萊

朱傳萊草名其葉可食者也爾雅釐蔓華郭注一名蒙華說文萊即釐也陸疏萊草名其葉可食今兗州人烝以為茹謂之萊烝一說即紅心灰藋萊沛人以雞蘇為萊三倉以茱萸為萊皆名同物異者蔬譜萊一名胭脂菜一名

六草生不擇地即灰藋之紅心者莖葉稍大嫩時可食昔人所謂藜藿膏粱即此孔疏周禮上地田百畝萊五十畝萊為草之總名非别有草名之為萊也又蒸草似蓬一名落帚大可為杖范石湖云萊藋吳音並用草木疏萊藜也韻書萊藋藜三字音義通山海經泰山有草名藜如荻可為菹又藜莖老可為杖原憲杖藜出應門杜詩滄風獨杖藜又蒺藜茨也與此名同實別

詩傳名物集覽卷九

黃岡陳大章雨山撰錄

草

菁菁者莪

朱傳莪蘿蒿也爾雅莪蘿陸璣疏莪蒿也生澤田漸洳之處葉似邪蒿而細科生三月中莖可生食又可蒸香美味頗似蔞蒿廣志莪蒿藁蒿本草唐注葉似白蒿花如瞿麥紅赤可愛子似王不留行黑色作角七八月採蜀本圖經莖似蛇床青蒿等子角似蔓菁實黑秋深所在皆有之陳藏器云藁蒿生高岡宿根先於百草一名莪角蒿莖葉如青蒿開淡紅紫花花大約徑二四分花罷結子長二寸許微彎埤雅莪又曰角蒿蒿之高也菁菁者莪在彼中阿豹人君長育人材猶大陵長育莪草也小雅蓼蓼者莪匪莪伊蒿箋父母生我以為美材可賴以終身今乃不得其養以死也釋蟲曰蛾羅也釋草又曰莪蘿也蓋蛾所以生蠶莪亦所以覆而留之此義亦同之羅賦子謂莪以科生而俄詩曰匪莪伊蔚匪莪伊蒿[illegible]蔚而莪細育材之詩正言長育以此通推莪即[illegible]可哭以結角故曰角蒿

薄言采芑

朱傳芑苦菜也青白色摘其葉有白汁出肥可生食亦可烝為茹即今苦蕒菜宜馬食軍行采之人馬皆可食也陸璣疏芑菜似苦菜莖青[illegible]州人[illegible]

[illegible]白蕒五六回拗後味甘[illegible]

云以苦菜則又一種矣顏氏家訓江南別有苦菜葉似酸漿其花或紫或白子大如珠熟時或赤或黑此菜可以釋勞郭璞純注爾雅云此乃蘵黃蒢也今河北謂之龍葵梁世講禮者以此當苦菜無宿根至春方生既云可以釋勞宜乎人馬皆可食又云至春方生似合軍行之時或青州惟門以為芑江南無其名耶又山海經東始之山有木狀如楊赤理汁如血不實名曰芑可以服馬郭注以汁塗馬則馬調良

食我場藿

朱傳藿猶苗也爾雅蔨鹿藿其實莥注今鹿豆根黃而香蔓延生說文藿尗之少也公食禮鉶芼牛藿注云藿豆葉也詩緝豆葉用以作羹或曰藿者苗之總名然苗雖言草之始生而藿則有所指如豆葉曰藿鹿藿九草之一非凡始生者皆稱藿也又音髓草木華敷貌藿蘼靃通淮南招隱青莎雜樹兮薠草靃靡又淡[illegible]霍又藢名藿香說文又以蔨為鹿藿一曰蔨[illegible]說又說合而論之蔨乃[illegible]皆名鹿藿一名鹿藿白葛亦名白兔藿則知藿為苗之總名也藿讀壑

無啄我粟

爾雅粢赤苗芑白苗注[illegible]粟也芑白梁粟也又曰粢稷也注今江東呼粟為粢孫炎曰稷粟也[illegible]又粟禾子嘉穀實也粟之為言續也江東人呼為粢禮記獻粟者執右契論又木仁者之粟以化之周禮舍人掌粟入之藏注九穀但藏以粟為主左傳[illegible]未及麥子展命[illegible]人粟戶

、又曰亂禾之要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曰汎舟之役
周書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耕而種之陶屋曰粟乃甲以
處中有卷城外有兵刃未敢約時自命曰粟 禮旅師掌
聚野之鋤粟屋粟閒粟而施民之穀凡春頒而秋斂之春
秋說題辭粟助陽扶生一變而以陽生爲苗二變而秀爲
禾三變而粲然謂之粟四變入臼米出甲五變而蒸飯可
食陽以一立爲法故粟積一大分稱去一尺兩者合則立
禾者陽精故西字合米而爲粟 楊泉物理論凡種有強弱
土有剛柔土宜強高粱而粟長穗而大粒 呂氏春秋飯
之美者不周之粟又曰山陽之穄穄粟也 注今注山陽縣
也 後漢書曰夫余國其地宜穀 羅氏曰古不以粟爲穀之
名但米之有稃殼者皆稱粟今人以穀之最細而圓者爲

粟耳 是足其類 廣記有赤粟白茎粟黑粟 張公雜西令又有
龍爪粟 今呼鴨爪稗 一名穇子 奇者 味澀甘無毒稍中性
胃 仁山金氏曰呂氏春秋有穀曰龍爪 今日不暇要也
穀殺也 古人以穀最後米以因而爲糧最全而可久
儲之 與粱 後世偏獨以米故久而不可食 本草粟大者
粱 土衰呼爲大肥 是中無益氣 陳者 以 之 手 四 熱 小 人
不便 唐本注粟類多種而皆堪於作米 北土常食 與 不
別 賈誼新書 鄒穆公令食鳧鴈必以秕無敢以粟 於是
易於民 二揩粟一揩秕 人以爲以粟食之 公曰粟米人上食
也 奈何以養鳥 且汝知小計而不知大會 周君之言 今一石
生境內 粟一十 揩秕 一十二 皆生境內 人一
死於境外 因好生粟於境內 今粟雖生 今 可

子年拾遺記東極之東有浹片粟白如玉粟滑如膏有龍
枝粟枝屈曲似游龍有鳳冠粟如鳳之冠有雲渠粟叢生
葉似芙蓉又圓嶠山有不周粟穗高五丈其粒皎然如玉
也 穀譜粟米之連殼者本五穀之一 梁屬也 今以脫殼者
爲粟米 一曰小米 粟古文作㮚 象穗在禾上之形 蓋粱之
細者 有粱穀穗有毛粒青米亦微青而細於黃白粱 殼粒
似青稞而少粗 夏月食之極清涼 作餳清白勝餘米 早則
有趕麥黃八月黃之鬼頭之類 晚則有雁頭青寒露粟鐵
鞭頭之類 齊民要術云粟成熟有早晚 苗稈有高下 收穫
有多寡 性質有強弱 米味有美惡 山澤有異宜 順天時量地力 則用力
少而成功多也 李時珍云古者以粟爲黍稷粱秫之總稱
後人乃專以粱之細者名粟 故唐孟詵言人不識粟要之

粘者爲秫 不粘者爲粟 因呼粱爲秫粟 以別秫而配秈 此
北人之所謂小米也
古粱其一
朱傳芑 白苗 粱也 今人謂之羊踏菜 箋 牛蔬也 仲 春時
生 可采 郭云 今江東呼芑爲牛蘈者 高尺餘許 方莖 葉長
而銳 有穗 穗間有華 華紫縹色 可淋以爲飲 疏 標青白色
淋以水沃之 堪啖 人謂之羊踏 似蘆 又曰 蘆莖 爲菜
有芙多 啖 令人下氣 幽州人謂之芑 鄭 渙 仲云 蘿與羊蹄
英 張揖云 羊蹄 羊蹄 一名東方宿 一名連蟲陸 一
名鬼目 一名蓄 陶隱居云今人呼禿菜即蓄音之訛 詩云
言采其蓄是也 圖經 生下溼地 春生苗 高三四尺 葉狹長
頗似萵苣而色深 莖節間紫赤 花青白 成穗 子三稜 若

熱夏中卽枯根似牛蒡而堅實詩言采其遂或作蓄又一
種極相類而葉黄味酢名酸摸爾雅所謂蓨蓨郭璞所
云似羊蹄一名蓨是也衍義蓫葉如菜中菠薐但無岐而
色差青白葉厚花與子亦相似本草細曰蓫薚音逐湯言
能去水氣治十種水病説文蓫草枝枝相對葉葉相當長
箋引釋氏沙羅以蓫爲端正樹雖從草實樹也備考云史
記飮莨蕩藥葛爲毒草皆傅會不經語名物疏箋云遂牛
頽郭雅云蓄牛蘈則遂卽是蓄孔疏云釋草無文非也孫
炎注爾雅云車前草一名牛蘈考車前本草五名不云牛
蘈孫説誤圖經云蓫薚俗名章柳根咸陽山谷處處有之
苗高三四尺葉青如牛舌而長莖青赤至柔脆夏秋間紅
紫花根如蘆菔而長如人形者用之有神爾雅謂之蓫薚

雅謂之馬尾易謂之莧陸皆卽此蓫薚也有赤白二種易
曰莧陸夬夬莧與陸皆陰類也或曰此卽蓫薚今俗名章
柳根又名夜呼莫知其義荆楚歲時記三月三日杜鵑初
鳴田家候之此鳥鳴晝夜口赤上天乞恩至蓫薚子乃
止然則蓫薚子未熟以前爲杜鵑從鳴之候故曰夜呼又
鄭樵通志指遂爲爾雅之非及貴誤

言采其葍

朱傳葍惡菜也嚴葍亦仲春時生可采爾雅葍䔰郭云
大葉白華根如指正白可啖又云葍䔰茅疏葍與䔰茅一
草也華白者郭名爲葍華赤者別名䔰茅亦猶陵苕華黄白
異名也廣雅馬蘪葍也陸疏河内謂之蓫幽州謂之燕葍
一名蓨其根正白宜著熱灰中温噉之飢歲可蒸以禦
飢漢祭甘泉或用之或云花葉有兩種一種葉細而花赤
有臭氣一種葉大而花白復香風土記葍蔓生被樹而升
紫黄色大如牛角二三同蔕長七八尺甜味如蜜按郭邢
以華白者曰葍赤者曰䔰茅埤雅以爲蔓葍戴侗以葍之
蔓卽木通據爾雅曰葍䔰又曰葍䔰茅與惡草蓫薚之説
則毛鄭之言恐未可信而陸疏風土記爲差近矣合溪云
其蔓卽木通此正名通草而俗所謂妝花之通草則通脱
木也未知然否

田卒污萊

朱傳污停水也萊草穢也孔疏污停水之名禮記曰污其
宮而豬焉是也萊孔疏田廢生草謂之萊萊音賚秦韻周
禮上地田百畝萊五十畝中地田百畝萊百畝楚茨云田

萊多荒是也遂人注云萊休不耕者又除草亦曰萊地官
山虞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註萊除草萊蓋猶芟作之爲
去木也吳棫曰萊夫須也不知夫須乃南山有臺之臺與
萊迥別

匪莪伊蔚

朱傳蔚牡菣也三月始生七月始華如胡麻華而紫赤八
月爲角似小豆角銳而長爾雅蔚牡菣某氏曰江河間曰
菣邢氏曰蔚卽蒿之雄無子者陸疏牡蒿也一名馬新蒿
本草馬先蒿陶隱居云一名爛石草唐本注云葉如茺蔚
紅白色實八月九月熟俗謂之虎麻茺蔚苗短小子夏中
熟而初生二種極相似陸佃云蔚大於蒿羅氏曰蔚無子
者今青蒿葉端皆作子如米大蔚獨無耳許緯云爾雅牡

支[illegible]秋乃熟[illegible]也人皆拔取可生食烝食皆美[illegible]
[illegible]以高蔚矣所方人皆以爲馬子故曰牡[illegible]而本草注
云八九月有實圖經云入藥當用有子者爲正未知何以
矛盾邇雅蔚爲牡蒿郭云齊頭蒿也甚與曰馬久蒿訛爲馬
先又訛爲馬新

是剝是菹

朱傳菹酢菜也毛傳剝瓜爲菹也疏以米粒和鹽漬菜也
鄭箋剝削淹漬以爲菹貴四時之異物豈祭義水草之菹
陸産之醢謂禮醢人掌四豆之實王舉共醢以七菹實之
注韭菁茆葵芹箈筍菁蔓菁茆鳧葵箈箭萌筍竹萌也禮
記曰豆之菹水草之和氣孔疏居禮醢人祭祀供果蓏是
祭必言[illegible]醢人無瓜菹老又不具宋華傳公侯夫

名物集覽卷十　七

人詮[illegible]菜以助祭[illegible]菜菹道作菹又序生草曰菹
准南子[illegible]夏令[illegible]令李夜[illegible]爲[illegible]言菹至
[illegible]也又漉生[illegible]亦[illegible]
[illegible]如[illegible]經霜如[illegible]之[illegible]鹹菹
得芹[illegible]人作鹹菹以粳米絲摘爲末研胡
麻和[illegible]汁亦酸美

[illegible]

未山[illegible]似當盧子如覆盆子亦甲甜美爾雅寓
木[illegible]生樹一名蔦[illegible]寄[illegible]實明
目[illegible]一名寄屑一名[illegible]弘
農[illegible]三月三日[illegible]莖[illegible]
[illegible]有之此物自成造化之[illegible]

居云藂上者名桑上寄生詩云施於松上方家亦用楊柳
上者各隨其樹名之生樹枝間寄根在皮節之内葉圓青
赤厚澤易折旁自生枝節冬夏生四月花白五月實赤大
如小豆今處處有之以上桑楊柳水楊楓等樹上子黃大如
小棗實[illegible]月乃熟陶說非也圖經云寄生云是鳥鳥食物
子落枝節間感氣而生葉似橘而厚軟莖似槐枝而肥脆
三四月開花黃白色六七月結實黃色如小豆

女蘿朱傳兔絲也箋運草上黃赤如金釋文在草曰兔絲
在木曰女蘿毛傳女蘿兔絲松蘿也陸疏今合藥兔絲子
是也非松蘿松蘿自蔓松上生枝正青與兔絲殊異本草
松蘿一名女蘿生熊耳山川谷松樹上五月採藥性論松
蘿能治寒熱吐痰[illegible]名物鈔兔絲名女蘿爾雅所云是也

名物集覽卷十　八

松蘿亦名女蘿[illegible]及本草所云是也古詩云與君爲新
婚兔絲附女蘿李善云二者異草毛公誤合爲一此詩女
蘿施松自是松蘿耳與兔絲了無涉釋文云在草曰兔絲
在木曰女蘿亦非蓋兔絲蔓延於木也舊說上有兔絲下
必有伏菟之根無此菟在下則絲不得生乎上然其實不
屬也淮南子曰下有伏苓上有兔絲詩曰蔦與女蘿施於
松柏言蔦之爲物寄生而女蘿浮蔓仰得施於松柏可以
人而不如乎且姓同本而生族同夫而出亦與寄生浮蔓
有異矣故以此較正又曰兔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
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有自然者也爾雅女蘿兔絲實
二物也皆附木上蔦也生也葉似當盧子如覆盆子赤黑
詩疏廣雅云女蘿松蘿也兔丘兔絲也本是兩物今女蘿

[illegible]山鬼云被薜荔兮帶女蘿蘿青而長
[illegible]兔絲事務兩者皆附木而不時相變亦未可
[illegible]云南山幕幕兔絲花北陵青青女蘿樹由來花
[illegible]一根今日枝條分兩處[illegible]府不云兔絲故無情隨
風任顛倒誰使女蘿枝而來強縈抱兩草猶一心人心不
如草則古今多知為二物矣博物志嵇文帝紀諸物似亂
者女蘿寄生兔絲兔絲寄生木上根不着地正此義也廣
雅毛詩陸璣及鄭樵諸家俱以為一物[illegible]云女蘿
非松蘿本草分兔絲入草部松蘿入木部與陸氏合然又
云松蘿一名女蘿何耶

[illegible]其芹

朱傳芹水草可食鄭箋芹菜也可以為菹采其水中者尚

潔清也[illegible]芹楚葵注今水中芹菜本草水芹味甘平[illegible]
精益氣一名水英陶隱居云二月作菹時可作菹及熟
瀹食之人[illegible]可生啖[illegible]芹有兩種荻芹取根
白色赤芹取莖葉並堪作菹[illegible]云芹水中葉似芎藭花
白色而無實根亦白色[illegible]而葉中香又高田
者名白芹[illegible]人知[illegible]秋芹之
[illegible]芹[illegible]春日以[illegible]盤相饋[illegible]
[illegible]云芹[illegible]曰而有[illegible]則不如[illegible]之美故
列子以為[illegible]於口[illegible]於腹也
又野人食芹而美[illegible]一種[illegible]花者名芹也[illegible]
殺人三八月食芹[illegible]亦生芹名[illegible]
[illegible]並同又一種[illegible]似芹明[illegible]

粗細稍合芹斯焉一非也況芹名方皆生謂以斬得名也
謬又芹一作䓀晉石崇傳每冬得韭蓱虀蓱即芹也[illegible]作
莛陸德明曰古作靳字亦不知芹有斤靳二音芹莛並音
勤䓀音其況云水草分芹䓀為二物誤

終朝采綠

朱傳綠王芻也淇澳毛傳綠王芻孔疏鹿蓐也郭云蓐也
今呼鴟腳莎本草唐注藎草葉似竹而細薄莖亦圓小生
平澤溪澗之側荊襄人煑以染黃色極鮮好洗瘡有效爾
雅本草名藎草俗亦呼淡竹葉所謂終朝采綠者上林賦
揚香茝[illegible]云掩以綠蕙被以江蘺張揖亦以綠為[illegible]
草香也而離騷云薋菉葹以盈室以三者皆惡草[illegible]王
芻易得之草即菉蓐也[illegible]其莖葉似竹青綠色高數尺

今淇奧旁生如竹[illegible]可以洗[illegible]及盤枕利於刀錯俗呼
為木賊[illegible]士人謂為綠竹據此[illegible]與綠竹別詩綠為作
菉諸家誤以菉竹為草名說文[illegible]箋云[illegible]即竹也草中之
王故曰王芻[illegible]菉非竹唐本草[illegible]似竹而細[illegible]考
耳通雅曰似竹之草[illegible]亦一[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晉灼注[illegible]似艾可染也[illegible]乃綠字音轉今北
人呼[illegible]為[illegible]古者[illegible]入染人故謂之王芻又曰藎草葉
[illegible]竹也按說文[illegible]草可以染[illegible]色也古樂
府中[illegible]被[illegible]即此一作[illegible]

終朝采藍

[illegible]藍[illegible]草也[illegible]云今大葉冬藍也[illegible]今為
[illegible]夏小正五月啟灌藍蓼啟者別也[illegible]而[illegible]之也[illegible]

卜者也記時也禮記仲夏令民毋刈藍以染注藍色
青青者赤之毋刈之傷時氣也此月藍始可別荀子青出
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爲之而寒於水漢記曰欲以素絲之
質附近朱藍又蓼中之蟲豈知藍之甘乎精微論曰亦欲
如白裹朱不欲如赭青欲如蒼璧之色不欲如藍[illegible]
藍有三種蓼藍染緑大藍如芥染碧槐藍如槐染青三者
皆可爲澱蘇恭云藍實有三種一種圓徑三十許厚三四
分出嶺南名木藍子[illegible]澱本草經所用乃是蓼
藍實其苗似蓼而味不辛者[illegible]不堪爲
澱惟作碧色圖經藍實人家蔬圃中作畦種時二四月生
苗高三二尺葉似水蓼花紅白色實亦若蓼子而大黑色
五六月採實即蓼藍也菘藍即爾雅所謂馬藍又福州有

一種馬藍四時俱有江寧有吳藍二三月生如蒿葉青花
曰四民月令榆莢落時可種藍五月可刈藍六月可種冬
藍漢官儀染藍供染緑紋武要小藍也齊民要術種藍一
同葵法藍三葉澆之薅治令淨五月中新雨後即拔栽之
故夏小正曰五月啓灌藍蓼[illegible]沐浴也緑
可以染黃藍可以染青皆婦人致飾之物[illegible]不數
種大藍葉如萵苣而肥厚微白似擘藍色小藍亦葉緑
而小槐藍葉如槐葉皆可以澱至秋冬染不如小藍
又一種擘藍一名芥藍[illegible]如藍芥[illegible]南方[illegible]芥藍
葉可擘食故北方謂之擘藍葉大如[illegible]
染布勝福青李氏本草云藍有五種[illegible]
以之蓼藍其葉如蓼五六月開淺紅花子[illegible]如蓼[illegible]可二

[illegible]如白菘馬藍葉如苦蕒即郭氏所謂大葉冬藍
者俗謂之板藍二藍花子並如蓼吳藍長如蒿花白木藍
長莖如決明高者三四尺分枝[illegible]葉如槐淡紅[illegible]
許[illegible]如小豆[illegible]
東[illegible]
所謂馬藍乃菘藍也[illegible]藍實爲大葉藍之實
也誤[illegible]紅藍則紅花也[illegible]文山多紅藍北人[illegible]其
花[illegible]故單[illegible]博物志[illegible]
種於西域一曰黃藍

苕之華

朱傳苕陵苕也本草云即今之紫葳蔓生附於喬木之上
其華黃赤色一名凌霄[illegible]葉白華茇郭璞

曰一名陵時鄭箋云陵苕之華紫赤而繁陸璣亦言其華
紫色而此云黃白者蓋[illegible]白紫耳及其將
落則全變爲黃故詩曰芸其黃矣[illegible]一名鼠尾生下
濕水中七八月中[illegible]可以沐髮即黑
葉青如藍而多華[illegible]紫華十一月稻下種
之來延蔓茂[illegible]蓋藏一名陵苕一名
芰華生西海川谷及山[illegible]云凌霄花多生山中人
家園圃亦或種蒔初作藤蔓生依大木歲久延引至巓而
有華其華黃赤夏中乃盛[illegible]石壁盛夏視
之如錦繡不可仰望露滴目中有[illegible]霄野生
者蔓纔數尺得木而上即高數丈[illegible]如蝸[illegible]足皆樹
上甚堅牢久者藤大如杯春初生枝一枝數葉尖長有齒

[illegible]青色開花一枝十餘朵大如牽牛花頭開五瓣赭黃色有數點夏中乃盛深秋更茂八月結莢如豆角長三寸許秋深采之名物疏陵苕即凌霄也陸疏以爲鼠尾爾雅云葝鼠尾注云可以染皁本草經云鼠尾草有白華者赤華者一名葝一名陵翹生平澤中四月採葉七月採花陶隱居云田野甚多人採作滋染皁圖經云苗如蒿夏生莖端作四五穗穗若車前與陸說生下溼七月華可染皁者相似此蓋誤以陵苕爲鼠尾矣又或以紫葳爲[illegible]即瞿麥爲大菊蘧麥亦非也陵苕斷卽女葳唯[illegible]不可從

何草不黃

說文草百卉也從二屮又云草斗櫟實也一曰象斗子徐

名物集覽卷一　三

鉉曰今俗以此爲艸木之艸別作阜字爲黑色之皁按櫟實可以染皁爲黑色故曰草[illegible]字也[illegible]草[illegible]別一名也又[illegible]又云菱根攘變合爲[illegible]之秀秀而不實謂之英方言蘇芥草也江淮楚南之間曰蘇自關而西或曰草[illegible]東揚州之間[illegible]南楚曰莽易夫[illegible]化[illegible]又天[illegible]兗州厥草惟[illegible]揚州厥草惟夭[illegible]厥草惟繇大戴禮云[illegible]水[illegible]殺草[illegible]始[illegible]而萌之夏[illegible]冬至日可[illegible]之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禮記云孟春草木萌動季春生氣方盛句者畢出萌者盡達[illegible]孟夏靡草死季夏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季

[illegible]草木黃落又腐草化爲螢祭義書之草艾則墨未發秋政則民弗敢草也注因其枯槁之時艾以給爨艾草謂之草猶采桑謂之桑不曰艾草而曰草艾者草自可艾也艾自刈與刈同墨則五刑之輕者言草艾行墨刑也展禽曰春風發百草蕃蕪吾不知其茂也秋霜降百草零落吾不知其枯也左傳僖三十三年隕霜不殺草記異也又薰草猶不可除又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注薰香草蕕臭草言不可同器也荀子[illegible]賢占云歲欲甘甘草先生[illegible]歲欲苦苦草先生[illegible]蒺藜也歲欲疾[illegible]草先生[illegible]天老曰大陽之草名黃精餌之可以長生太陰之草名鉤吻食之入口立死人信鉤吻之殺人不信黃精之益壽不亦惑乎字通按艸草二字經史[illegible]說文[illegible]錯傳艸茅臣無識知董仲舒傳朱屮生古草艸皆作艸一又櫟實之草從草草木之草通作草[illegible]所[illegible]從

名物集覽卷十　四

緜緜瓜瓞

本傳大曰瓜小曰瓞瓜之近本初生者常小其蔓不絕至末而後大也疏注瓞瓝其紹瓞今人曰瓞名瓝小瓜也紹繼謂瓞子漢中小瓜曰瓞孫炎曰瓞小瓜子如瓝其本子小紹先歲之瓜曰瓞說文曰瓞也與瓝同瓣易曰瓜本有二種大者瓜小者瓞而瓜蔓近本之瓜必小於先歲之大瓜以其小如瓝故謂之瓞瓞是瓝之別名又[illegible]十謂也瓠詩傳小瓜連大瓜在枝間以[illegible][illegible]如[illegible]

不傳堇烏頭也爾雅芨堇草郭云即烏頭也江東呼爲堇
音靳晉語驪姬寘鴆於酒寘堇於肉賈逵曰堇烏頭也國
策人之飢所以不食烏喙者以其雖偷充腹而與死同患
也廣雅附子一歲爲萴子二歲爲烏喙三歲爲附子四歲
爲烏頭五歲爲天雄本草烏頭與附子同根形似烏鳥之
頭蜀人謂烏頭苗爲堇草冬採爲附子春採爲烏頭味辛
甘溫大熱有大毒一名奚毒一名即子一名烏喙陶隱居
云春時莖初生有腦形似烏鳥之頭故謂之烏頭有兩岐
其蒂狀如牛角名烏喙喙即烏之口也吳氏本草烏頭一
名茛一名千秋一名毒公一名果負一名耿子禹錫等云
正月始生葉厚莖方中空葉四面相當與蒿相似圖經烏
頭烏喙天雄附子萴子都是一種苗高三四尺莖四棱葉

如艾花紫碧色作穗實小黑如桑椹本只種附子色後有
四物長三二寸爲天雄附子旁尖牙角爲萴子旁小者亦
名萴子元種者爲烏頭[illegible]大小[illegible]附子也[illegible]地
詩緝郭氏謂堇卽烏頭與蘄[illegible]同類[illegible]可食之類
矣荼雖苦得霜甜脆故可[illegible]如[illegible]烏頭[illegible]物人可食何由
知其如飴乎毛氏以爲菜[illegible]
云菫似蓮而葉大公食[illegible]
大菫根如薺[illegible]柳[illegible]
葵也葉似柳子[illegible]亦
又楚葵饑饉論云[illegible]斑
小可生[illegible]
麥根味苦酸江淮人[illegible]

此菜野生非人所種俗謂之菫菜葉似蕺花紫色名物疏
爾雅齧苦菫本草在菜部毛公所云菫菜指此若烏頭則
但可謂之草不可謂之菜也陸氏釋文又引廣雅云菫藋
也今三輔之言猶然此爾雅所謂拜蔏藋非此菫也按菫
荼惡菜詩言如飴以見周原風土之善耳必謂菫爲毒草
與荼不類矣詩緝辨之甚當舊本有菫藿二字菫註草名
卽烏頭菫註草根如薺烝食之味甘菫具各切堇居隱切
亦似傅會不可從

豐水有芑

朱傳芑草名按詩有三芑一穀一菜一草也毛氏以菜芑
爲菜豐芑爲草穈芑爲穀王氏合三者皆以爲穀非是或
曰豐芑之芑亦指菜言非別有草名芑也鮑若地黃之有
芑名山海經之有芑木與詩三芑異物同名

實穎實栗

朱傳穎實繁碩而垂末也栗不秕也說文穎禾末也孔疏
禹貢三百里納秸注秸穎也則穎是禾穗之挺書序唐叔
得禾異畝同穎史記原君傳毛遂曰脫穎而出注錐芒也
禮少儀刀卻刃授穎又士才能拔穎者亦曰穎皆與此同
義也栗是穀穗成就之穎其實栗栗然桓六年左傳云奉
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服虔云穀之初熟爲栗小爾雅禾
穗謂之穎截穎謂之銍

維秬維秠

朱傳秬黑黍也釋草秬黑黍李巡曰黑黍一名秬黍雅翼
古者嘉薦有白黑形鹽白[illegible]黍[illegible]秬也左傳黑牡

[illegible]以[illegible]盛用以鬯水也又以爲酒謂之秬鬯召誥
公乎佐宣王策命之詞釐爾圭瓚秬鬯一卣書洛誥秬鬯
二卣又文侯之命秬鬯一卣瑞應圖后稷播植天降秬秠
孔叢子魏王問子順曰昔上天神異后稷爲之下嘉穀周
芑以之[illegible]
[illegible]一稃 朱子曰也釋草秠一稃二米李巡曰黑
黍之中一稃有二米者別名爲秠孔疏鄭玄曰漢和帝時
任城[illegible]日實黃[illegible]一稃二米得黍[illegible]八斗則秬是黑
黍之大名[illegible]黑黍之中有二米者鄭氏人注云秠如黑
[illegible]一稃二米[illegible]郎反其稃六反也本草[illegible]經秬
黍之中一稃[illegible]天地四和之氣乃生米粒皆勻無
大小[illegible]然後用定鐘律令上黨戍候曾藏往往得之但

爲豐[illegible]此秠以氏釋[illegible]人以秠之秠稱於秬郭氏
[illegible]以[illegible]又引漢[illegible]詩疏后
稷[illegible]乃[illegible]必得[illegible]所[illegible]後[illegible]世不
[illegible]二米[illegible]麥[illegible]說文解秠亦云
一[illegible]麥[illegible]一稃二米然則
[illegible]所稱不同未聞又爲疑古者
[illegible]
麋[illegible]
[illegible]釋[illegible]郭云今之赤[illegible]
[illegible]釋草芑白苗郭云今之白[illegible]皆
好[illegible]六厚故[illegible]竹深鄉剛中曰岐山之陽種麻九[illegible]不類
[illegible]鮮西人[illegible]也

不可救藥

說文治病草凡金石草木之劑皆曰藥炎帝外紀民有疾
未知藥石神農氏始味草木之滋察寒暑溫熱之性君
臣佐使之義作方書以療民疾禮月令孟夏聚蓄百藥周
禮疾醫以五藥療其病注草木蟲石穀也瘍醫凡藥以酸
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脈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
本草經上藥養命以應天中藥養性以應人下藥治病以
應地藥有陰陽配合子母兄弟根莖花實草石骨肉一皇
紀神農嘗百草一日遇七十二毒始有醫藥醫經藥分三
品以三百六十五種應周天之數自漢以後代有增益史
記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居醫卜之間本草序天造地化
而草木生剛交於柔而成根荄柔交於剛而成枝幹葉萼

屬陽華實屬陰得氣之粹者爲良得氣之戾者爲毒有五
行焉曰金木水火土有五氣焉曰香臭臊腥羶有五色焉
曰青赤黃白黑有五味焉曰酸苦甘辛鹹有五性焉曰寒
熱溫涼平有五用焉曰升降浮沈中

其蔌維何

朱傳蔌菜殽也對肉殽故云菜殽謂菹也周禮聚斂蔬材
注百草可食者作蕺菹器菜謂之蔌不熟曰饉孔頴疏
晉茶[illegible]之[illegible]月令仲秋之月命有司趣民收斂畜菜故
今俗[illegible]也

維筍及蒲

朱傳筍竹萌也爾雅筍竹萌說文竹胎也天官醢人箈菹
醢筍菹[illegible]筍竹初出生謂之箈凡草木初生謂之

[illegible]人[illegible]竹[illegible]云[illegible]也[illegible]竹筍也遁志凡
筍在笋筍爲美故會稽竹筍有[illegible]峽筍竹四月生性
巴竹筍八月九月生始出也長數寸以[illegible]酒煎汁浸之
可以洗酒及食呂覽味之美者越駱之[illegible]越駱山名菌
竹筍也蜀亦曰菌筍篠筍[illegible]貴之篠[illegible]之竹箭也
本草筍本性甲乙氣筍譜竹初種根食土而下求乎母也
及擢筍冒土而上愛乎子也筍[illegible]綠色[illegible]筍[illegible]筍筀[illegible]皆筍
別名杭州筍大如椀塩地[illegible]碎南山筍甲而肥多汁天目
廬山多貴竹嵩筍既杭筍[illegible]筍七八月生吳南筀筍七月
生至十月猶苦巴川筍九月生[illegible]竹筍[illegible]只生方竹筍八
月生浙閩以南四時皆有之又[illegible]越南杭竹筍出川
廣四十一節可爲萬年英公不[illegible]竹笋性甘無毒主消渴

利水道益氣可久食稚書筍者日竹之胎也一名大明服
日用本草欲得常食[illegible]曰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
字林[illegible]曰筍竹萌也从勹从日[illegible]之曰筍肉爲筍筍外
爲殼今俗呼竹殼籜母草[illegible]有大[illegible]其自[illegible]
筍[illegible]人[illegible]人食筍詩稚[illegible]頭[illegible]注稚
子竹筍也以筍[illegible]孫故有能孫稚子[illegible]云竹
[illegible]皆名竹豚[illegible]類竹亦名稚子俗[illegible]竹[illegible]子王
[illegible]與竹[illegible]如知[illegible]林
[illegible]食[illegible]味美[illegible]爲
詩人[illegible]子[illegible]女
[illegible]
[illegible]

寸子孔疏臨人加豆之實有深蒲筍菹蒲初生水中入地
弱大如匕柄正白生噉之甘脆

如彼棲苴

朱傳棲苴水中浮草棲於木上者言枯槁無潤澤也毛傳
水中浮草鄭箋樹上棲苴孔疏苴是草木之枯槁者故在
樹未落及已落爲水漂皆稱苴也爾雅𦶜蘆郭注作履苴
屈以苴通草疏云即蒯類可作履底又包苴貨囊也賈誼
衣孔鞋敝不以苴履揚雄上封事曰蔑夫昌邑苴通又
禮喪服小記苴杖注苴者黯也苴黯也皆有草枯槁之義

彼疏斯粺

朱傳疏糲也粺則精矣孔疏以疏對粺則麤於粺也麤於
粺者惟糲米耳言小人與君子如疏如粺其分審矣易傳

以賢者食稻粱之黨食精也故曰疏糲皆糲屬粺大於
疏與糲鑿精米別疏與粺皆喻小人左傳粢食不鑿音毀
或作毇字林以毇爲精米則毇與鑿皆米之精者毇當倍
精於鑿也由九章算法推之米粗者曰糲疏即糲也糲大
之精者分三等上曰粢宗廟所用也次曰鑿又次曰毇按
九章算術云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粺二十七鑿二十四御
二十一言米彌細故類彌少四種之米皆以二約之故得
此數也朱子曰九章粟米之法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糲
米一斛治而成粺則九斗矣鑿實[illegible]一斛粟舂七十米爲
糲與算說小別說文粟重一秳爲十六斗大半
舂爲米一斛曰糲糲一斛舂九斗曰鑿稻重一秳爲粟二
十斗爲米十斗曰毇爲米六斗有斗之大半曰粲據此則

總名於疏乃假粱稻粺爲九精矣漢志小說謂之稗說漢
藝文志小說出於稗官注王者欲知閭巷風俗之事故立
稗官師古曰小官也又唐蒼穴律令有𣆉者婦人坐使擇
米正白爲白粲供祭祀之用杜詩精鑿傳白粲即此

貽我來牟

朱傳來小麥牟大麥也說文秋種夏熟相繼續之穀也來
麰象芒朿之形天所來也韓詩作貽我嘉麰鄭箋武王渡
孟津白魚躍入王舟出涘以燎後五日火流爲烏五至以
穀俱來云云以穀俱來紀后稷之德也雅翼古稱下
田宜稻麥今小麥須下田大麥則不然詩所謂青青之
麥生於陵陂者謂大麥也麰者周所受瑞麥來麰也一作
牟又作麰即今大麥劉向傳作貽我釐麰以爲釐麰麥也

然則來牟一物唯廣雅以麰爲大麥來爲小麥趙岐孟子
注麰麥大麥也本草小麥味甘主除熱止燥渴養肝氣以
作麪作麴況大麥味鹹主消渴除熱益氣調中爲五穀長
江大麥今裸麥一名麰麥形似小麥皮厚故謂大麥陸璣
本義云牟者百穀中一穀耳自后以前已有此名故孟子
亦言麰麥然古麰又古麥既非一物蓋其類也後世以麥
不宜有二名因以爲大麥耶尚可通毛鄭乃據河內女子
僞秦誓以穀俱來之說皆以爲麥而朽欲釐說來牟之說
其可信哉顧雅所載諸穀之名甚多獨無來牟之說者
六經年無訓以爲是人名則名焉而闕其不知可也注從
來牟爲釐麰亦文一來二縫一縫二來[illegible]
劉向封事作[illegible]一作[illegible]方言江淮[illegible]之

來也其謂之秠關西謂之䅲彼雖說獸而以一名通三音
則此物亦然

予又集于蓼

朱傳蓼辛苦之物也爾雅薔虞蓼疏即蓼之生水澤者頌
云以薅荼蓼毛傳蓼水草是也禮記膾秋用蓼濡豚包苦
實蓼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鶉羹雞羹駕釀之蓼
皆實蓼於腹中後世飲食不用惟造酒者取其汁其取者
毒取魚即荼毒也蜀本圖經蓼有紫赤青馬水香木等
七種紫赤二蓼葉小狹而厚青香二蓼葉相似而俱薄馬
水二蓼葉大上有黑點木蓼一名天蓼蔓生葉似柘葉諸
蓼花皆紅白子皆赤黑木蓼花黃白子皮青滑又有木天
蓼生天目四明山樹似梔子冬日不凋又有藤天蓼者樹

生葉如梨光而薄子與木天蓼同又三茅君有白蓼醬方
又毛蓼生山麓葉上有毛冬根不死埤雅蓼生水澤者莖
赤味辛一名薔虞[illegible]或管蔡而疑周公四國之亂幾暇
王室周常集于蓼矣[illegible]而悲後患故曰予又集于蓼言辛
苦也[illegible]曰[illegible]不能从乎葵[illegible]甘而蓼苦故也
吳越春秋越王念復吳怨臥則切之以蓼冬則抱冰夏則
附火[illegible]如此[illegible]蓼[illegible]在蓼則生在芥則死非
蓼仁[illegible]芥[illegible]一名[illegible]花其[illegible]多有青蓼香蓼
花皆紅白子大如胡麻赤黑而尖[illegible]木蓼花黃白子皮
生[illegible]人[illegible]食[illegible]一紫蓼相
似而色紫一香蓼相似而香[illegible]不[illegible]食一[illegible]青者蓼
[illegible]

以薅荼蓼

朱傳薅去也荼陸草蓼水草一物而有水陸之異也今南方人猶謂蓼爲辣荼或用以毒溪取魚是所謂荼毒也○埤雅云荼蓼皆穢草故去田草也上薅說荼陸穢草然則蓼亦陸田莠穢之草非苦荼之苦菜也埤雅荼[illegible]也蓼水草也以薅荼蓼而言則無所不有且用爲雨化之則亦不復生而地益美蓋非特去草之害亦以釀其四時故荼蓼朽止黍稷茂是茂止也月令季夏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此謂矣

薄采其茆

朱傳茆鳧葵也葉大如手赤圓而滑江南人謂之蓴菜者也說文茆鳧葵詩言采其茆力久切周禮醢人朝事之豆

茆菹麋臡注茆鳧葵釋文茆音卯北人音柳鄭大夫又讀爲茅干寶云今之鵝蹼草鄭小同云江東人名蓴菜生陂澤中疏茆與荇菜相似葉大如手赤圓有肥者著手中滑不得停莖大如匕柄葉可生食又可羹爲美陸璣謂之[illegible]不可蒔以種水中皆有何承天云鳧葵[illegible]東海堪爲菹醬不可止爾本經蓴生水中葉似鳧葵[illegible]水上採莖堪啖花黃白子紫色二月至八月莖細如釵股黃赤色短長隨水深淺名爲絲蓴又曰稚蓴又名雉尾蓴九月十月漸粗硬十一月萌在泥中名瓌蓴[illegible]以後名瑰蓴[illegible]惟取汁味唐本草注蓴[illegible]四月後還名葵蓴[illegible]瑰蓴一名龜蓴[illegible]又名[illegible]人迷有殼以露葵爲蓴[illegible]志[illegible]以[illegible]

世品即蓴也葉入秋爲油蒓故張翰思之草木疏又名水芡一云今之浮菜酉陽雜俎蓴菜之根絕美江東人謂之蓴蹏雜踏集蓴四月蒓生而未葉名爲雉尾蓴本草有鳧葵弘景以入有名無用品蘇恭不同未詳其正荇謂蓴一名茆一名錦帶一名水葵一名馬蹄草生湖澤中以水淺深爲長短水深則莖肥而葉少水淺則莖瘦而葉多其葉如荇而差圓形似馬蹄夏月開黃花結實青紫大如棠梨中有細子張揖公云荇一名鳧葵陸璣言苦與荇似不言即荇也干寶云茆一名水葵不言即蓴也鳧葵即荇菜蓴乃一物圖經云蓴葉似鳧葵顏氏云荇葉黃華似蓴稚異云蓴小於荇其說甚明周禮茆菹注亦云鳧葵也正義引鄭小同云茆即蓴菜毛傳未釋埤雅皆然至今因之遂誤

爲一物矣按古卯字作丣酉作丣茆茆顏用詩叶音讀若柳亦至今因之誤茆茚爲一字矣是郛云本草女菀一名茆音卿女菀名茆不害何若或者方俗之稱猶莼之爲蓴菜焉葵未可盡信也

稙穉菽麥

朱傳先種曰稙後種曰穉韓詩說稙長稼也穉幼稼也說文稙早種也穉幼禾也正義重繆稙穉生熟早晚之先稱耳非穀名獨謂先種先熟後種後熟但毛傳界不言其熟凡物幼小皆曰穉鄘風衆穉且狂管子重令齾菽粟不足禾生不禁而工以雕文刻鏤相稺也韶之道註穉驕也

黃州陳大章雨山撰錄

木

集于灌木

朱傳灌木叢木也爾雅木族生為灌孫炎注族叢也說文木冒也冒地而生東方之行易山上有木漸漸於木乘木有功巽為木坎其於木也為堅多心艮其於木也為堅多節離其於木也為科上槁禮記孟夏盛德在木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季秋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周禮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注陽木生山南陰木生山北服車材耜農器季猶穉也尚書兗州厥木惟條揚州厥木惟喬洪範五行三曰木其性曲直其味酸左傳山有木工則度之又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春秋元命包木者陽精生於陰故水者木之母也木之為言觸氣動躍也其字八推十為木八者陰合十者陽數禮斗威儀君乘木而王其政升平則草木豐茂淮南子喬如[illegible]大生崖木[illegible]經世曰木結實而種之又成是木結是實木非舊木也此木之伸不二也此生生之理也木在地[illegible]在人[illegible]故[illegible]名[illegible]木爾雅[illegible]木謂之津[illegible]自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為析木於十二支為寅皆東方之氣也

南有樛木

朱傳木下曲曰樛爾雅木下勾曰枓上勾曰喬枓與樛同木枝曲垂注又絞也儀禮[illegible]之絰皆不枓[illegible]不絞其帶之垂者劉安招隱賽連蜷兮枝相繚注繚與樛同又爾雅枓者聊郭注未詳一說木之糾曲者皆曰聊詩椒聊之聊疑即此義說文下勾曰樛高木曰朴誤李迂仲曰樛木木之勾曲者韓愈賦樛蓊蓊其相樛俗本譌作繆

桃之夭夭

朱傳桃木名華紅實可食爾雅楔荊桃旄冬桃榹桃山桃桃李醜核又云桃曰膽之注荊桃今櫻桃冬桃子冬熟山桃實如桃而小不解核疏桃李之類子中有核仁膽之者桃多毛拭治去毛令色青滑如膽也夏小正正月梅杝桃則華六月煮桃桃也者杝桃也杝桃也者山桃也煮以為豆實也禮記月令仲春之月桃始華內則桃李梅杏春秋運斗樞玉衡星散為桃管子五沃之土其果宜桃韓外傳春植桃李夏得蔭其下秋得食其實韓子仲尼曰果蓏有六而桃為下祭先王不得入廟周官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橑[illegible]淮南子四月其樹桃典術云桃者五木之精厭伏邪氣服其華令人好色益仙[illegible]之盛者其性早華又花於仲春故[illegible]曰桃二李四言桃二歲便結果然皮[illegible]宜以刀割其皮不然皮急而死更七八年[illegible]故周[illegible]取少桃以與[illegible]多火[illegible]桃李之實[illegible]上古之時有兄弟二人[illegible]以制百鬼故黃制縣官以臘除飾桃人[illegible]時記桃者五行之精壓服邪氣制百鬼本草經桃梟王殺百鬼[illegible]注桃梟

不敢近如梟棲於木上故曰梟也山海經亦載度朔之說云東海蟠桃之上枝間曰鬼門萬鬼所出入於桃樹由是鬼畏桃今人以桃梗作符歲旦植門是其遺制後漢禮儀制曰代有所尚周人木德以桃爲更言氣相梗梗更也莊子曰插桃枝於戶人不畏而鬼畏之制鬼之說見於傳記者不一禮曰君臨臣喪則以巫祝桃茢前王注桃鬼所惡茢以祓除不祥所以異於生也左傳楚人使公親襚公使巫以桃茢先祓殯周禮戎右贊牛耳桃茢鄭司農喪祝注云喪祝與巫以桃茢執戈在王前然則以桃祓除亦聖人所不廢不獨巫祝之術也江海山記頃怍國有奇雅山有叢丹藥擎露寶榮繞風伊春之秀乃首之宗名物解桃先百果而華故從兆其時則春分陽中也故以記婚姻之時正

南有喬木

朱傳上竦無枝曰喬爾雅句如羽喬郭注木枝拳曲如羽毛又矛之上句曰喬所以懸英者詩二矛重喬又木椒曰喬槐棘醜喬下枝上竦爲喬起岐孟子喬木注云高大然木皆然大上竦則陰廣上竦則陰小喬枝之人其陰不下反故不可休息名物疏釋草雖殊然之觀之義朱傳無枝二字疑傳寫之誤箋云木高其枝葉故人不得就而止息則有枝者矣無枝者爾雅所謂檄者也

翹翹錯薪

朱傳翹翹秀起之貌爾雅翹翹衆木薪采薪即薪毛指翹今樵薪也楚人皆木中高起者曰翹其人之出類者亦曰翹與芊蔓云窕曰薪史記蔡澤後發[illegible]人亦

狄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季冬命四監收秩薪柴以供郊廟及百祀之薪燎注大者可析謂之薪小者合東謂之柴秩調有常數周禮甸師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饔之事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以式法共祭祀之薪蒸木材賓客共其芻薪喪紀共其薪蒸木材凡疏共其委積薪芻莊子養生主指窮於爲薪火傳也史董仲舒傳抱薪救火愈甚亡益賈誼傳厝火於積薪之下又寢成爲人上操下如積薪又漢律取薪給宗廟曰鬼薪鬼薪白粲三歲刑也

言刈其楚

朱傳楚木名荊屬實雅楚荊也廣志荊楚大實者名曰牡荊孔氏曰聖人注以楚爲荊陸氏云楚名楚地所出其一名荊故楚國入春秋稱荊而荊州亦以此木得名也今之牡荊作樹生者實細黃色而莖甚勁生子細如麻子此其荊實而細故稱小荊牡亦荊之爲名非無實之謂也又木之高起者曰翹楚人之出類者亦曰翹楚本草圖經牡荊即作箠杖者枝莖堅勁作[illegible]不爲蔓生故曰牡其如草麻更疏疏花紅作穗實細而黃如麻子大[illegible]高四尺對節生枝初春因舊枝而生葉類小楝夏盛茂有花淡紅色蘂黃白花下有青[illegible]狀[illegible]如桐子大[illegible]居登兵[illegible]未即是今可作箠杖者葉有[illegible]有花子不入藥[illegible]衛星牧爲刑[illegible]記夏楚二物收其威也士喪禮[illegible]在[illegible]東考工記弓人[illegible]木[illegible]一[illegible]平楚正[illegible]以[illegible]也考

諸家皆謂楚卽荊有二種此楚乃作箠之荊非牡荊其荊也南方草木狀云荊有三種金荊可作枕紫荊堪作牀白荊堪作屨此別是嶺南之物非詩人所詠也

伐其條枚　條肄

朱傳枝曰條榦曰枚斬而復生曰肄說文條小枝也枚木別生條也夏書厥木惟條注長也廣韻肄木嫩條也詩邶注訓餘謂斬而復生也如今之不生詩詁枿也左傳晉國不恤宗祊之閒而夏肄是屏注枿夏餘也詛書遂作肄

蔽芾甘棠

朱傳甘棠杜棃也白者爲棠赤者爲杜爾雅杜甘棠疏郭云今之杜棃下云杜赤棠白者棠樊光曰杜赤色名赤棠白者亦名棠然則其白者名棠其赤者爲杜爲甘棠爲赤棠杕杜傳云杜赤棠是也陸璣疏赤棠與白棠同但子有赤白美惡子白色爲白棠甘棠也少酢滑美赤棠子澀而酢無味語曰澀如杜是也赤棠木理韌亦可作弓榦雅翼棃有十餘子唯一子生棃餘者生杜埤雅甘棠謂之棠棃其花[illegible]之[illegible]甘棠[illegible]所以[illegible]用[illegible]宋以[illegible]之[illegible]有杖之社以棠之[illegible]古人[illegible]召公之[illegible]久[illegible]愛其棠閒全也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illegible]說以爲思其人尚愛其樹[illegible]而[illegible]其廟[illegible]城志召伯甘棠樹在陝州[illegible]署西南[illegible]召伯聽[illegible]在[illegible]月[illegible]以北五[illegible]召[illegible]之下[illegible]人思之不伐其樹[illegible]人嘆[illegible]棠在[illegible]南[illegible]上[illegible]張

楫曰沙棠狀如棠黃華赤實味如李無核呂氏春秋果之美者沙棠之實名物疏杜者棠之總名種有赤白之異其實白棠爲甘棠而赤棠爲杜也陸璣羅願之說可信邢疏誤依舊公曰棠杜實二物杜者小棃實小於棃大於棠也則西紅嘉慶之類說文分棠爲牡杜爲牝非韻會小補於棠字外別出樵尤謬

摽有梅

朱傳梅木名華白實似杏而酢爾雅梅柟郭云似杏實酢孫炎云荊州曰梅揚州曰柟又曰時英梅郭注雀梅詩義疏梅杏類也樹及葉皆如杏而黑耳曝乾爲腊置羹臛齏中且可含以香口又賈勰云梅華早而白杏花晚而紅梅實小而酸杏實大而甜梅可以調鼎陸農師云梅在果中華先衆梅優於香桃優於色天下之美有不得兼者多矣梅先桃李而華至北方多變成杏故北人有不識梅者地氣使然今江湖四五月梅欲黃落蒸鬱成雨其霏如霧謂之梅雨二月有迎梅雨五月有送梅雨又有落梅風江淮以爲信風亦花信風之類爾雅翼古今以梅實爲饋食之遺所謂乾梅蜀志云蜀名梅爲藤大如鴈子梅藤皆可爲由梅藏以鹽藏作之其實酸故以爲和詩所謂爾惟鹽梅周禮籩人饋用梅而已夏小正正月梅杏杝桃則華五月煮梅爲豆實管子五沃之土其梅其杏其桃其李西京雜記漢初修上林苑羣臣各獻名果有朱梅紫葉梅紫華梅同心梅麗枝梅燕梅猴梅七命燀以秋橙酤以春梅乙以春梅者實青味酢故也書曰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

作和羹爾惟鹽梅蓋造而始之者麴蘖也調而成之者鹽梅也記說大庾嶺上梅南枝已落北枝花風氣異也說苑曰越使諸發執梅一枝遺梁王本草梅核能明目益氣不飢淮南子注一梅不足為百人酸猶少不能勝衆也名物疏一云[illegible][illegible]似杏實酢正是江南之梅而邢昺引陸璣疏與江南之梅花葉不同蓋陸自說秦風之梅耳名醫云梅天下尤物無問智賢愚不肖莫敢異議其作梅譜凡九十餘種然雅凡三種梅一梅枏楠木與梅名同實異一時英梅實雀梅似梅而小一杭藥梅狀如柿子赤色似小柰可食其和羹之梅可含以香口者未有稱許爾雅釋草木多闕漏詳謂之不足信也或疑時英之梅即今所謂暗香疏影者然詩摽有梅其實三其實七即指今梅子非如朱英綠萼之類則時英當從[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為正

林有樸樕

朱注樸樕小木也爾雅樸樕心疏樸樕一名心或曰樸樕斛樕別名有心能濕江河間以作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林[illegible]樸樕[illegible]作樸樕文雖別其實一耳又大雅棫樸之樸即樸樕也六書故樸未器也又質也凡名子樸為猶白是淮南子璞樸為不斲削飾誦

唐棣之華

朱傳唐棣移也似白楊爾雅唐棣移郭注云似白楊江東呼夫移陸璣疏唐棣奧李也一名雀梅亦曰車下李所在山皆有其華或赤或白五月中成實大如李子可食抑粃凡木之華皆先合後開惟此華先開後合故曰唐棣之華偏其反而本草扶移木皮味苦炒木皮署酒中令味正經時不敗生江南山谷樹大數十圍無風葉動華反而後合古今注移楊圓葉弱蒂微風大搖一名高飛一名獨搖一名移楊一名移柳亦曰蒲移雅翼云齊民要術以高飛獨搖為白楊之別名又有中云夫移即白楊本草陳藏器分為二條謂夫移生山谷間樹大數圍棠棣寺葉弱小生庭除間其不同如此蓋未詳夫移白楊之為一物也夫移一作扶移亦謂之蒲移今越人謂白楊為蒲移陳藏器又引論語唐棣之華郭注移也亦名移楊此又誤也爾雅唐棣乃白移小木比郁李稍大非此論移者移乃喬木也說[illegible]曰白楊似楊而白多種樣葉間在中齊之已明棣小木高五六尺其枝不一花或紅或白亦名鐵帶白者結實似小李與李同時熟大借如櫻桃故曰[illegible]李今中說以此為郁李非也又曰常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一物[illegible]天[illegible]扶移[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物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棣爲一[illegible]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移爲唐棣[illegible]非類也特不可爲呼名物疏常棣[illegible]是二種雅翼又唐棣移所謂白楊也又云棠棣小雅所謂棠棣之華也時珍知凡棣[illegible][illegible]棣各一種郁不當以名與李車下李五月成實者為唐棣故孔作逮七月疏俱不明了本草江於稍郁李仁下亦引陸氏釋常棣之文圖經又引釋唐棣之文而當唐一字但作棠混甚矣唐棣自是楊類難得棣名而實非棣也故唐棣一物紛紛至此獨張爾公謂嚴氏之說是為非理且[illegible]其詩常棣之華乃作左氏路史常皆作常[illegible]信郭注之說[illegible]

本草名稱嘻萬名別魚蟲鳥獸萬有不同自許郭邢孔鄭
家叢不能明學者欲於千百世之下臆度力爭以[illegible]一是
遂滋聚訟之端耳　華本作蕚通作萼象蕚[illegible]
鄭並古花字俗為花[illegible]爾雅華荂也華荂榮也[illegible]
又曰木謂之華草謂之榮按草木皆有華[illegible]
禎蕊曰華[illegible]上數[illegible]乃垂華形而質離散不[illegible]具
上數而象其垂下之形示人欲華就實也歐陽云洛陽謂
華皆不成他方而洛人不甚惜謂之果子華曰某華獨牡
丹則直曰華意謂天下眞華獨牡丹耳其愛重如此

華如桃李

朱傳李木名華白實可食爾雅休無實李座接慮李駁赤
李札李[illegible]東李[illegible]之注云[illegible]李之[illegible]去[illegible]而已種斗

名物集覽卷十二

楊玉[illegible]古文李[illegible]子五[illegible]之
上其大[illegible]李[illegible]
[illegible]致於[illegible]
又不可[illegible]木[illegible]
皆[illegible]李東方之[illegible]
[illegible]亦不[illegible]其品[illegible]上孫卿子桃李[illegible]
[illegible]讖論[illegible]李之實多[illegible]
[illegible]李木[illegible]花[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
亦[illegible]李之[illegible]
[illegible]其下[illegible]
[illegible]

李[illegible]李種植書云桃李種法欲方兩步一根密則陰輙相
扇不惟子細味亦不佳化書曰李接桃而本強者其實毛
梅接杏而本強者其實甘此造化之權也莊子曰接子之
或使此之謂也潘岳閒居賦房陵朱仲之李注仲家有縹
李代所希有荊州記云東郡[illegible]坊有美李人稱為
嘉慶子唐韓愈與叔達共食李花因論李有九標曰香曰雅
曰細曰淡曰嫩曰密宜月夜宜綠鬢宜泛酒[illegible]云桃李
成蹊[illegible]開而韓退之詩有見桃不見李之句殊不可解[illegible]
此登洛堂望隔江桃李[illegible]皆[illegible]乃[illegible]也
春秋書晚李華日[illegible]一書之[illegible]年[illegible]寅文帝
六年[illegible]終[illegible]日[illegible]漢武
四年耳歲時紀麗云立夏日俗尚[illegible]李[illegible]立夏得嘗李
能令顏色美是日婦女爭作李會一云是日嘗李令不疰
夏

名物集覽卷十二

泛彼柏舟

朱傳柏木名爾雅柏椈疏柏一名椈禮記如松柏之有心
尚書荊州厥貢杶幹栝柏[illegible]不生其木松柏
之地其土不肥周禮豫州其利松柏[illegible]大社惟松
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illegible]孫卿子松柏經
冬不凋蒙霜不變可謂得其真矣[illegible]于大谷[illegible]生之柏
皆與天齊其長地等其久[illegible]陸季子[illegible]稌
君墓柏上移天子[illegible]之[illegible]椿
之下埤雅柏性堅緻有脂[illegible]以擣
爵[illegible]所謂[illegible]以[illegible]柏[illegible]山

[illegible]多[illegible]月令七月收柏實[illegible]內傳[illegible]有松
[illegible]之[illegible]生[illegible]書孔子廟舊有柏二十四株[illegible]
[illegible]其大者[illegible]紀也江夏王義恭[illegible]遣人取之洞冥記
泰山廟中柏皆二十餘圍小者[illegible]一樹見血而上人[illegible]
[illegible]猶在二水小積[illegible]曰[illegible]官地理志[illegible]山多文柏[illegible]
生於[illegible]猶磁石之指南也木皆[illegible]生數種[illegible]柏[illegible]
日側柏入藥柏子仁肝經藥也味甘而補辛而能潤五[illegible]
[illegible]侯墓樹柏漢書東方朔傳柏者鬼廷也師古注[illegible]
神[illegible]幽暗故以松柏爲之廷府

吹彼棘心

朱傳棘小木叢生多刺難長而心又其稚弱未成者也爾
雅翼刺郭璞曰草刺鍼也凡有刺者皆因類爲狀上六[illegible]

於叢棘寘於叢棘[illegible]刺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illegible]左
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illegible]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江[illegible]一名棘
針一名棘[illegible]花一名[illegible]黃[illegible]太[illegible]棘有赤白二種刺
[illegible]宜用[illegible]若[illegible]白棘[illegible]
白如粉子[illegible]與赤棘同棘中時復有之亦爲難得也時名
[illegible]曰天棘中心[illegible]
[illegible]也[illegible]小棗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棘[illegible]小[illegible]所[illegible]也[illegible]

老名棘[illegible]如棗[illegible]人多[illegible]以爲
藩歲久無刺亦能高大色[illegible]酸者爲棘[illegible]陽
子云余家於渭臺今酸棗[illegible]也其地名酸棗
其株高數丈徑圍一二尺木理[illegible]堅皮亦細
文似蛇鱗其棗圓小而味酸核微圓其仁稍長色赤如丹
此棗之所出[illegible]人不[illegible]得今所[illegible]爲之圖經
酸棗野生多在坡坂及城壘間似棗木而皮細其木心赤
色莖葉俱青花似棗花八月結實紫紅色似棗而圓小味
酸[illegible]性堅強發風之最甚者其心之生更難於餘四
時[illegible]云四月棗[illegible]生凱風之時也凱風爲長養棘酸棗
也[illegible]以人名[illegible]以棘名[illegible]
棗[illegible]數枝[illegible]於

化[illegible]所以護其[illegible]也[illegible]爲矢[illegible]
之[illegible]棘矢以[illegible]至棘[illegible]實
[illegible]吹彼棘心[illegible]物之難生
[illegible]故曰
[illegible]孝子之心
[illegible]天[illegible]也[illegible]赤心[illegible]之[illegible]則
詩之母之親子也棘非[illegible]吹
之使其心夭夭然和以[illegible]其下
陳亦心有[illegible]人者原心不[illegible]五沃之
土其棘其棠老子所之[illegible]中
不生則棘及刺人[illegible]又古者以[illegible]秦上
之義又可爲矢出於以[illegible]

指並彙字既失九承沇括曰束棘皆有刺棗獨生高而少
橫枝棘列生卑而成林其文皆從朿朿音刺木芒也朿而
相戴立生者棗也朿而相比橫生者棘也名物疏埤雅云
棘大者棗小者棘戎云棘實曰棗爾雅釋棫在棗條中然
本草大棗酸棗白棘台麻名異青史子云棘西方之草秋
木也棗北方之草冬木也斷乎棗棘有辨江南無棘陶隱
居之流遂多誤說合諸書論之棗有十一種而無實是棘
本草列酸棗於木部皆無實者亦作棘然與嚴氏許轄以
此爲棘心歌風園有棘之棘爲酸棗楚文言抽其棘青蠅
止於棘之棘爲荊棘蓋棘亦多刺然長者朱傳所云似盟
指荊棘與諸說異

山有榛

朱傳榛似栗而小毛傳榛木名說文亲果實如小栗榛木
也今書傳通作榛詩義疏榛栗屬有二種其一種之皮葉
皆如栗其子小形如杼子表皮黑味亦如栗所謂樹之榛
栗者也其一種枝莖如木蓼生高丈餘作胡桃味遼代上
黨皆饒周禮籩人云饋食之籩其實榛曲禮婦人之贄椇
榛脯脩棗栗榛栝爾雅翼榛枝葉如木蓼葉如牛李
色高丈餘子如小栗核中悉如李生桃味美嫩又美亦可
啖鄭注禮曰似栗而小關中鄜坊甚多其字从秦蓋
此意也又一種大小枝葉如栗其子形如杼味亦如栗所
謂樹之榛栗者是大木非榛楛之榛若文質則[illegible]
可用本草圖經桂陽有亲而叢生實大如杏子中仁皮子
形色與栗無異但差小耳又有[illegible]似栗而圓而細

或云即亲也今此色惟江湖有之埤雅榛似梓實如小栗
先王以爲女贄賦云榛栗鉀發江南有小栗謂之茅栗讀
茅爲茅誤也左傳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榛有臻
至之義栗有戰栗之義棗有早作之義脩有脩飾之義皆
以此各行己之虔其也遂志榛有三四種亲類也似栗而
小正圓李氏本草榛樹低小如荊叢生冬末開花如櫟花
成條下垂長二三寸二月生葉如初生櫻桃葉多皺文而
有細齒及尖其實作苞三五相粘一苞一實實如櫟上壯
下銳生青熟褐殼厚而堅仁白而圓大如杏仁亦有皮尖
然多空者諺曰十榛九空久留亦生蟲秉宜行食之
當釐名物疏說文以榛爲木名又爲[illegible]山有榛之榛
當作亲而榛之榛栗宜爲榛矣諸家皆云有二種但葉如
木蓼既似櫟樹之形子形如[illegible]似櫟樹之實羅氏以樹
榛之榛爲大木而所云生高丈餘者又指小木爲榛但有
實如栗今之榛實較胡桃與栗亦用不同未知何以別異
[illegible]要曰許慎以亲爲榛張揖又云辛栗也爾雅又以辛爲
栗之一種可見草木形聲易以可亂但亲上从辛从木責
辛切音臻而[illegible]作[illegible]木[illegible]
草至於陸佃云似梓直認爲梓[illegible]豈嘗[illegible]
不小張[illegible]公云亲[illegible]宜合作一字[illegible]
作亲然則曲禮婦贄椇榛左傳女贄榛栗周禮籩實榛皆
木也非果也木豈可爲贄豈可實籩乎

樹之榛栗

朱傳榛栗二木其實榛小栗大皆可供籩實戴禮八月

氣之者除也冬以殺之故不言利也禮記虞主用栗
箋云周栗周禮天官饋食之籩其實栗內則栗曰撰之疏
云栗蟲好食數數布陳撰省視之呂氏春秋果之美者箕
山之栗戰國策蘇秦北有棗栗之利此所謂天府民不佃作而足
左傳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詩疏杜陽有栗最生
大如拳子唐本草注有什栗狀陽亦菱栗蜀本云樹高二三
丈葉似櫟花青黃色似胡桃花圖經云兗州宣州者最勝
實有房彙若拳中子三五小者若桃李中子惟一二將熟則
罅拆子出[illegible]栗其實更小而木與栗不殊但春
生夏花秋實冬枯爾雅翼栗房當心一子謂之栗楔[illegible]
之効[illegible]一顆一樣[illegible]
穀也[illegible]筋骨[illegible]一種頂圓末尖謂之旋栗皆

名物集覽卷十二　十七

錐栗五方皆有周秦吳揚特饒吳越被城表裏皆栗[illegible]
[illegible]皮之[illegible]陽栗[illegible]他方者[illegible]及也[illegible]
栗大如雞子[illegible]不[illegible]漢書[illegible]千樹栗其人與千戶
侯等西京雜記上林苑有侯栗瑰栗魁栗榛栗嶧陽栗
[illegible]曹爽所獻大如拳四種栗味鹹北方之果也有莖
蝟自裂[illegible]其質纍[illegible]如爆去根幹其莖東觀[illegible]所
謂栗駭蓬轉也[illegible]如截肪黃如炙栗今黃玉謂之栗
玉義蓋取此爾雅翼栗其[illegible]下[illegible]故從[illegible]
卤肉然蓋象形也古文栗從西[illegible]木[illegible]凡
木皆然而栗至[illegible]發之時[illegible]天
子五社西社植栗[illegible]以為[illegible]味
鹹性温補腎有患足弱者[illegible]食之[illegible]其

質無[illegible]故先[illegible]上[illegible]以栗又百數實不數謂之栗大[illegible]
實[illegible]實栗周禮[illegible]之栗栗是也考工記栗氏為量注以栗
名量工者取堅實義也[illegible]侯[illegible]發五苑之果蔬橡栗
以活民[illegible]然曰栗出三韓詩云山有嘉卉侯栗侯梅侯[illegible]
詞西京雜記[illegible]侯栗此異均[illegible]不足信莊子狙
公賦芧暮四朝三芧音序小栗[illegible]有不栗生山石罅
中[illegible]方結實[illegible]味[illegible]時[illegible]
彼人極珍貴之出日本又[illegible]實紅大如肥皂核如栗
堺熟食之味與栗無異

椅　桐　梓　漆

朱[illegible]曰梓[illegible]
云今亦謂之梓木[illegible]皮曰[illegible]鄭

名物集覽卷十二　十八

氏[illegible]一物[illegible]名然定之方中
[illegible]又[illegible]之[illegible]理色白而生
子[illegible]實[illegible]自[illegible]有[illegible]梓無
子曰椅[illegible]不[illegible]椅與[illegible]生于不生角
又[illegible]小葉[illegible]大[illegible]小而[illegible]為[illegible]
椵郎今之山楸樊光曰[illegible]皮[illegible]光皮[illegible]
而皮[illegible]為[illegible]不知楸之為[illegible]是[illegible]之[illegible]梓
疏[illegible]名[illegible]殊梓之不可為[illegible]楸之不可為梓也
郭注[illegible]亦未可[illegible]之[illegible]以[illegible]
皮者為楸之稱耳[illegible]楸木之[illegible]之為[illegible]
有以名耳非[illegible]楸之[illegible]梓[illegible]
楸梓[illegible]雅楸[illegible]脫故楸謂之楸[illegible]人

與千戶侯等董子曰木名三時草命一歲若椿樹春櫻從秋稷從夏所謂木名三時芓從子寅從寅卯從卯酉從酉亥從亥午從午戊從戊邑從巳辛從辛癸從癸之類命以一歲夫榦故曰草命一歲也世俗[illegible]人名根乃使者秋於茲爲楸有[illegible]至秋[illegible]如[illegible]謂之楸[illegible]遊人[illegible]歲[illegible]戶山中又有[illegible]也

桐朱傳梧桐也爾雅[illegible]皮曰椅今人云梧桐也禮記季春之月[illegible]陽[illegible]桐[illegible]生也材中琴瑟[illegible]中琴瑟[illegible]白[illegible]桐爲青桐雅經[illegible]數種有子可取油者有華而不實可作琴瑟

[illegible]又一種[illegible]桐人績以[illegible]鄉人[illegible]以[illegible]封[illegible]不[illegible]不復[illegible]如絲人績以爲布[illegible]白[illegible]可[illegible]琴者[illegible]二[illegible]淡紅[illegible]桐梧桐四月開淡[illegible]小花一如[illegible]成油五六月結[illegible]子今人[illegible]之[illegible]桐始華[illegible]花不中[illegible]桐子也[illegible]而生[illegible]木[illegible]今[illegible]之華[illegible]桐[illegible]也[illegible]而[illegible]不生[illegible]桐有[illegible]入梧

桐白桐又與岡桐全異白桐無子材中琴瑟岡桐子大有油也雅翼桐植物之多陰最可玩者青皮而白骨其生莢如其子相對食之味如芡烏鵲墜輒生歲可高一丈蓋有青白赤而青桐又有有實無實之辨桐與梧既異而桐之中又有數種通志左傳云桐棺三寸爾雅云榇是也註疏家不能別椅是岡桐桐是梧桐梓是楸別是一物從執爾雅椅梓之說誤矣又一種頳桐夏月開花如火又有紫桐花如百合又有刺桐其花側敷如掌枝幹有刺花色深紅又一種實如罌子粟可作油漆藏器所謂罌子桐也賈思勰云桐以花而不實者曰白桐實而皮青者曰梧桐白桐無子冬結似子者乃是明年之花房易緯梧桐雷霰而又空中難成易傷須盛氣而後華周書清明之日桐始華桐不華歲有大寒禮斗威儀君乘火而王其政和平梧桐爲常生遁甲經梧桐不生則九州異主注云梧桐以知日月正閏生十二葉一邊有六葉從下數一葉爲一月有閏則十三葉視葉小者則知閏何月也[illegible]其大宜桐論衡楓桐速長故其皮疏不能堅[illegible]其體浮而不重乾則愈輕生時以斧斫之甚易蝕乃軟而挫斧花大者凡木本實而末虛惟桐反之試取小枝削之皆實堅其末皆虛故世所以貴孫枝者貴其實也實故絲中有木聲也齊地記去城十五里有桐臺卽梧宮晉孤新書懸瓠之禮東方之弧以梧梧者東方之草春木也南方以柳柳者南方之草夏木也中央以桑桑者中央之木也西方以棘棘者西方之草秋木也北方以棗棗者北方之草冬木也蓋之桐

乳汞未注引[illegible]如木成雲託宗十
日茂爲若水黑烟其中畜之三口上氣如雲作晉武帝時
當[illegible]一石啟[illegible]之[illegible]形[illegible]之[illegible]
數里之[illegible]九枚異時其義王逸曰木有
[illegible]松柏皆受氣[illegible]異於羣類者松柏冬茂陰木也
[illegible]也[illegible]出陰以之中也漢書西域
[illegible]木[illegible]出可以汙金銀之
說[illegible]出鬱結以[illegible]扶疏以分散
人[illegible]大質合黃鍾以吐[illegible]蒼岑而
[illegible]羅[illegible]也嶺外多生又白
[illegible]相似
梓[illegible]生于[illegible]齊民要術白色有角者

爲[illegible]名[illegible]又名子[illegible]子者爲柳楸世人見其
[illegible]小花紫[illegible]梓爲
百木長[illegible]子五沃之土[illegible]梓其地尤多此木故尸子曰
用有長楸文梓[illegible]屋之門有[illegible]皆不復[illegible]其
可以飼豕肥發三倍莢細如箸其長[illegible]人冬後[illegible]落而莢
猶在[illegible]其[illegible]一名[illegible]人多種[illegible]楸
[illegible]和[illegible]楸梓爲長
生古今注[illegible]之梓以爲
笭尚書大傳伯禽康叔見周公三[illegible]南子與二子
觀乎南山之[illegible]梓[illegible]
橋者父道也梓者[illegible]
楸蜀亦多喬[illegible]以[illegible]則梓之矣埤雅稱說

椅自是梓[illegible]楸其實[illegible]大[illegible]今[illegible]
爲[illegible]王梓爲木王[illegible]故書以梓材名篇禮以梓
人名匠也詩曰椅[illegible]
語曰一年之計樹[illegible]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illegible]父之所[illegible]之也[illegible]
云種木者[illegible]梓人[illegible]之
十年之後人[illegible]
相似[illegible]以爲一[illegible]
碧山多梓木雞山[illegible]美梓[illegible]人[illegible]大[illegible]如
楸今人謂之苦楸江東人謂之虎梓漢人[illegible]之楸[illegible]要
術種梓[illegible]一年[illegible]之一年[illegible]
之李氏本草曰梓有三種木理爲梓赤者爲楸梓之美文

者爲椅楸之小者[illegible]亦名椅與[illegible]不同又桐梓分
二種故詩既言桐又言梓舊說皆以爲一木之名誤
漆[illegible]木有皮[illegible]器物周禮載師漆林之征二十
[illegible]文漆木汁可以髹物象形桼如
水[illegible]而下古今[illegible]以[illegible]斫其皮開以竹管承之汁
[illegible]中郎[illegible]經木高二三丈皮白葉似椿花
似槐子若牛李[illegible]書兗州厥貢漆絲[illegible]州厥貢漆枲
木譜似[illegible]而大[illegible]高二三丈餘[illegible]
歙州金州者最善[illegible]一種[illegible]六[illegible]取汁[illegible]如黃金
唐書所謂[illegible]性[illegible]春分[illegible]
亦可[illegible]蜀本注[illegible]若[illegible]鐵石[illegible]若
[illegible]不[illegible]漆本作桼[illegible]水者[illegible]也淮南子[illegible]而

不能物類相感志云漆得蟹而成水蓋物性相制也莊子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又石漆又博物志陝西延壽縣有溝脂初黃後黑又廣輿記瓊州有海漆出海上枕似芍藥曰倒黏子浸為膏可代柿漆

降觀于桑

朱傳桑木名葉可飼蠶者毛傳地勢宜蠶可以居民爾雅桑柳醜條注阿那垂條又女桑桋桑檿桑山桑注長條為女桑[illegible]於[illegible]桑禮記季春之月命野虞無伐桑柘又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為之又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illegible]又桑土既蠶注云地宜蠶桑之宜桑之土[illegible]水退而後可蠶月令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管子五粟之土其[illegible]

[illegible]于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青史子[illegible]中央之木[illegible]子[illegible]樹桑鄭人[illegible]子[illegible]取桑柘之火穆天子傳[illegible]中命桑[illegible]出桑若用[illegible]民注[illegible]桑者也[illegible]祀[illegible]與術桑箕星之精史[illegible]然神木之名蠶食葉為文章人食之老翁為小童[illegible]詩多言桑如桑[illegible]此[illegible]桑若九其上所[illegible]而民生之所[illegible]之桑兗州之境[illegible]公所[illegible]所說其桑[illegible]缺方[illegible]之功[illegible]神在人[illegible]所名[illegible]類也[illegible]桑多[illegible]魯桑少椹粗圓厚而多[illegible]飼蠶其條[illegible]中[illegible]用王[illegible]

桑宜飼大蠶桑生黃衣謂之金桑蠶食必病葉多積可備荒亦可食稍[illegible]牛[illegible]又皮可製紙本草云非地桑皮紙最佳李氏曰桑有數種白桑葉大如掌而厚雞桑葉細而薄子桑先椹而後葉山桑葉尖而長以子種者不若以條壓者桑生黃衣其木必將[illegible]也蘇頌云俗呼小而長條者為女桑其山桑似桑材中[illegible]桑絲中琴瑟皆材之美者他木鮮及之按爾雅山桑與[illegible]桑一物一名山海經宣山有桑大五十尺其枝四衢[illegible]理黃花青葉名曰帝女之桑郭注[illegible]交互四出也婦人主蠶故以名桑本草[illegible]桑根旁行出土上名伏蛇見地上者名馬額有毒治心痛[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大[illegible]田[illegible]徐鍇說文字解曰叒音若東方神木之名其字象形桑乃蠶食葉之神木故加木叒下以別之

無食桑葚

朱傳葚桑實也鳩食葚多則致醉毛傳鳩食桑葚過則醉而傷其性古今注桑實為椹爾雅桑瓣有葚梔郭璞曰辨半也舍人云桑葚一半有葚一半無葚為梔藏器云椹利五藏通血氣久服不飢本草圖經椹有白黑二種暴乾皆主變白髮[illegible]桑多[illegible]桑少[illegible]勝之書種桑五月取椹著水中[illegible]取子陰乾之[illegible]肥田十畝荒久不耕者先[illegible]之[illegible]子各三升合[illegible]之[illegible]桑俱生[illegible]之令桑[illegible]放火燒之桑至春生[illegible]薄蠶說文字林作葚[illegible]或作[illegible]五經文字云[illegible]從木從草皆音甚其為桑實一也

檜栝

木[illegible]木名以柏葉松身禹貢荊州貢杶榦栝

松注柏葉松身以栝往異檜一名栝性耐寒其材大可爲

舟及棺槨在[illegible]檜[illegible]不[illegible]檜而與水檜柀松舟也今人亦

出之松以[illegible]柏又有一種別名檜村不甚長其枝

世乞檜乍柏庭宇植之以爲玩木[illegible]檜似松葉尖硬亦謂

之栝檜花葉皆同但檜實稍大而色黄綠肉龐爲異初

甚[illegible]霜乃可食尖葉者不收[illegible]應記孔子廟列七種

供[illegible]檜柏稍茂相傳前殿一株宿聖手植紋皆左紐

上逕無枝每遇一代與或聖君出則發一枝又云庭中二

檜各十數圍東者紋左旋西者紋右旋堂外有八檜老子

手植其株枝幹皆左紐石曼卿集云此檜不知年代唐與

一枝冉生宋初復有此異字說檜柏葉松身則葉與身皆

曲樅松葉柏身則葉與身皆直樅以直而從之檜以曲而

會之奇字韻檜古檜字昏與會同[illegible]孔安國謂柏葉松身

爲栝孔穎達謂詩書之栝檜爲一物張爾公云栝檜實分

二種檜葉似細杉榦如柏其[illegible]亦名二色檜栝生北

方亦似松而大實似小栗[illegible]孔[illegible]說不[illegible]振又爾雅

此人[illegible]以柏葉松身爲檜今[illegible]出[illegible]來[illegible]如柏

[illegible]木堅[illegible]曰內朱[illegible]上[illegible]相身[illegible]

此之爾

松書青州厥貢[illegible]松[illegible]人也[illegible]松柏之有心

也貫四時不改柯易葉[illegible]州[illegible]大叔云

部婁無松柏[illegible]山峻原

[illegible]大松柏之地其土不肥尸子孔子張松文梓呂覽

百仞之松本傷於下而末槁於上莊子天寒既至霜雪既

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又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

青青荀卿子松柏經隆冬而不凋蒙霜雪而不變可謂得

其貞矣史記松柏爲百木長而守宮闕[illegible]朴子天陵偃蓋

之松大谷倒生之柏據天子傳天子[illegible]松之陰玄中記

松脂淪入地中千歲爲茯苓本草松脂一名松膏一名松

肪松花一名松黄太平廣記五粒松皮不鱗俗謂孔雀松

然松也松命根下[illegible]石即[illegible]玄中記松脂淪入地中千歲

化爲琥珀花木考松有二種惟五葉者結子木蔀松百木

之長故字從公碑研多節盤根樛枝皮粗厚望之如龍鱗

葉有二針三針五針七針之別三針者爲栝子松五針者

爲松子松七針者爲果松産東及雲南者大如巴豆可食

謂之海松子千歲之松下有茯苓上有兔絲又有赤松白

松鹿尾松又有惟松則[illegible]巖隆石所礙鬱不得伸變爲偃

蹇離奇輪囷非松之性也故李衛公云欲松偃者以石抵

其直根不必千年方偃也鼂縣山中人今芳杜若飲石泉

兮蔭松柏抱朴子松 千歲者皮中有聚脂狀如龍形名

曰飛節芝本草經松肥一名松肪味苦晶久服輕身延年

出隴西者爲廣志千歲老松子色黄白味似栗嵩山記松

千歲其精化爲青牛爲伏龜青人皆[illegible]大[illegible]雅方書古

松爲五粒粒當是鬣松每五鬣爲一葉或兩鬣七鬣李賀

有五粒小松歌又鳳尾松爲杉類[illegible]家呼爲寶樹廬山大

林寺前大十餘圍者即此

投我以木瓜

朱傳楙木也實如小瓜酢可食毛傳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焉箋云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爾雅楙木瓜[illegible]實如小瓜酢可食[illegible]居云山陰蘭亭尤多服食[illegible][illegible]時但呼其名[illegible]作木瓜字[illegible]故曰[illegible]之[illegible]注其[illegible]如[illegible]後[illegible]生子人[illegible]多[illegible]木瓜[illegible]大[illegible]實[illegible]也又[illegible]生木瓜[illegible]山二兩皆有木[illegible]百斛益桐百斛一[illegible]故人[illegible]之[illegible]人[illegible]欲其堅久故[illegible]木瓜瓊玖也圖經木[illegible]如柰花[illegible]紅色實大者如瓜小者如拳宣州人種[illegible]山谷始實[illegible]花[illegible]

其上夜露日[illegible]而[illegible]紅花文如生[illegible]以充土貢又有一種[illegible]大[illegible]木瓜[illegible]別有[illegible]是木瓜[illegible]木瓜皮[illegible]赤黃香[illegible]皆不[illegible]其[illegible]勿[illegible]用者[illegible]人[illegible]木瓜[illegible]為[illegible]一尺百[illegible]一名[illegible]一名[illegible][illegible]人大明[illegible]與木氣也淮南[illegible]木瓜之大而黃[illegible]

投我以木桃[illegible]

[illegible]生[illegible]左致[illegible]其實如小瓜而有鼻食之津潤不木者[illegible]木瓜[illegible]小於木瓜食之酸澀而大者謂之木桃木李大[illegible]以[illegible]其[illegible]又小木[illegible]謂之木梨[illegible]之[illegible]瓜之[illegible]呼之為[illegible]其蒂[illegible]也[illegible]瓜有兩蒂兩鼻者殺人則鼻與蒂異矣木瓜[illegible]木李[illegible]堅今人以蜂[illegible]之者取木瓜煎之者取木李徐氏云瓜有瓜[illegible]桃有羊桃李有雀李此皆[illegible]故曰大瓜大桃木李以別之述異記桃之大者謂之木桃果[illegible]李之大者曰木李

不流束蒲

朱傳蒲蒲柳毛傳水草左傳[illegible]杜氏謂楊柳之可以為箭者是也毛傳[illegible]楊柳水楊也可為

箭[illegible]說文楊蒲柳也[illegible]人以為楊柳其莖可為矢[illegible]蕭臺高八丈[illegible]蒲柳[illegible]皮紅者曰大[illegible]有也[illegible]可為箭[illegible]楊也[illegible]而[illegible]枝條[illegible]生木[illegible]一名[illegible]移[illegible]說云蒲柳[illegible]毛以為草[illegible]以為[illegible]亦木名不宜為[illegible]

字也可知矣之說曰東薪東芻東楚只豈以言木於此
第以束薪言其作木於義為允耳

詩經名物集覽卷十一

黃岡陳大章雨山纂輯

木

無折我樹杞

朱傳杞柳屬生水旁樹如柳葉麤而白色理微赤蓋曰之
地域溝樹也爾雅旄澤柳郭注柳生澤中者另名旄注
杞木也生澤中如蒲然可編為箱相陸記杞柳屬也生水
旁樹如柳葉麤而白色理微赤其材堅韌故人以為車轂
今共北淇水旁魯國太山汶水邊純杞也本草圖經今人
取其細條火逼令柔韌屈作箱篋河朔猶多告子以人性
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是也通志杞柳亦曰澤柳先賢
傳鄭默以莫莫為葛覃栝樓之陰

無折我樹檀

朱傳檀皮青滑澤材彊韌可為車陸璣疏檀木皮正青滑澤
與繫迷相似又似駁馬駁馬梓榆其樹皮青白駁犖遙視
似馬故名駁馬一名梓檀以齊人諺曰上山斫檀榤榤先
殫挈檀爾雅作橉檀論衡楓梲之樹生而速長故其皮肌
不能堅剛樹檀以五月生葉後彼春榮之大木材理亦
以為輔雅翼淮南子十月檀樹喚木也材其堅韌從前人
黃白二種葉如槐皮青而澤肌細而膩體堅重如於料
莢蓮又江淮有一種望水檀至夏不生葉忽然葉茂則當
大水農人以之占旱潦又一種高五六尺生高原者一
四月花開正紫其根如葛亦名檀

一顏如舜華 舜英

木槿榮人生也木槿似李其華朝生暮落爾雅椵木槿櫬木槿注別二名也似李樹華朝生夕隕或呼日及亦曰王蒸白曰椵赤曰櫬實雅一名朱槿一名赤槿月令仲夏木槿榮本草木槿作飲服之令人得睡花有紫有白有粉紅有大紅千葉者作湯代茶治風衍義如小葵花淡紅色五葉成一花湖南北人家多種植爲籬障埤雅木槿一名舜瞬之義取此抱朴子曰木槿楊柳斷植之更生倒之亦生橫之亦生生之易者莫過斯木仲夏應陰而生其花朝開暮落莊生以爲朝菌淮南鴻烈解云莊子實支離悲木槿篇論云日給之華似奈奈實而日給虛虛僞之與真實相似也羅浮山記木槿一名赤槿花甚丹四時敷榮晉宮閣名華林園有木槿三株傅玄云舜花麗木也謂之日給或謂

之洽容或謂之愛老潘尼以爲朝菌花謂槿木如李多岐枝色微白繁密如桑葉光而厚末尖有椏齒花大小如蜀葵五出中蘂一條出花外上綴金屑一樹開數百朵有深紅淺紅白色單葉千葉之異自仲夏至仲冬花開不絕結實輕虛大如指頂秋深自裂本草槿亦名籬障草俗名籬子花小兒忌弄又廣南有一種扶桑大枝葉婆娑色深而厚微尖如桑花有紅黃白白色者尤貴重亦有朱槿赤槿日及之名皆與木槿相似自二月開至仲冬其花深紅鮮豔蔦紅梅無以賽其色也傳以賦應青春而敷蘂退朱夏而誕英布夭夭之纖枝發灼灼之殊榮紅葩紫蒂翠葉素莖合耀吐曜爛若列星成公綏云日及華其鮮[illegible]夏苞以孟秋東方朔與公孫弘借車馬書曰木槿夕死朝榮

[illegible]下長貧賤也　英朱傳猶華也草謂之榮[illegible]不實謂之英人物志草之精秀者爲英荀子注倍千人曰英

山有扶蘇

朱傳扶蘇扶胥小木也孔疏毛以下章橋松則扶蘇是木可知而釋木無文未詳所出說文扶疏木四布也正韻五模有扶疏長枝條扶疏盛貌

蘀兮蘀兮

朱傳蘀木槁將落者毛傳蘀槁也鄭箋木葉槁待風乃落孔疏七月云十月隕蘀傳云落也木葉雖槁待風乃落則鄭謂木葉落是矣說文草木凡皮葉落陊地爲蘀此云言草木而從艸者木蘀與草同也亦作[illegible]說文木[illegible]葉多也詩其下維蘀呂氏曰落其穢籜也蘀與籜音義通

折柳樊圃

朱傳柳楊之下垂者柔脆之木也說文楊蒲柳也從木昜聲檉河柳也從木聖聲柳小楊也從木丣聲本草[illegible]一名[illegible]唐本注柳與木楊全不相似[illegible]枝條短硬柳葉狹長青綠枝條長軟陶云[illegible]也青史子柳南方之草木也夏小正正月柳稊[illegible]雅柳之脆易生與楊同類雖縱橫顛倒植之皆生[illegible]云插柳莫教春知謂宜上春前也而大[illegible]易栽宜水澄之地耳通志柳曰天棘有人呼爲楊柳[illegible]乃分栽其實亦如榆鄉人採其[illegible]今人[illegible]二三丈許嫋娜枝條[illegible]而長其曰[illegible]枝垂葉小者曰[illegible]海經鬼山之下有谷焉名[illegible]

多枝條長軟葉青而狹長春初生柔荑粗如筯長寸餘黃
花鬚次𤼵上甚細碎漸次生葉花中結細子如粟米大細
蕊而黑上帶白絮如絨名柳絮又名柳絨隨風飛舞著毛
衣即生蟲入池沼即化為浮萍其長條嫋嫋下垂者名
垂柳木理最膩又一種幹小枝弱皮赤葉細如絲綫婀娜
可愛一歲三作花花穗長二三寸色粉紅如蓼花名檉柳
唐曲江池畔多柳號為柳衙謂成行如排衙也柳條受黃
嬝娜故古細腰者謂之柳腰又柳可為炭抱朴子曰柳柞
連朽爛以為炭則千歲不敗蓋以喻悉生者陳藏器曰本
草經以柳絮為花誤甚花即初發時黃蕊其子乃絮也又
楊與柳因類分為二許慎謂柳為小楊宋以來謂柳為水
楊朱子謂柳即楊之下垂者不知古詩南楊北柳本屬二
物共合稱楊柳者蓋兼楊與柳言之非謂楊即柳柳即楊
也舊注錯互乖物性矣

山有樞

朱傳樞荎也今刺榆也爾雅樞荎郭云今之刺榆 邢疏別
二名也鄭注刺榆有針刺如柘葉似榆爲茹美於白榆
廣雅杤榆梗榆也陸疏其針刺如柘其葉如榆爲茹美
賞於白榆榆之類有十種葉皆相似皮及木理異耳字說
榆瀋滑故謂之榆至食而有刺所以爲至陳藏器江南有
刺榆無大榆東榆秋實

隰有榆

朱傳榆白枌也陸疏榆之皮色白者名枌郭璞云枌榆先
生葉却著莢皮白色內則菫荁枌榆免薧以滑之 免新
生者薧其乾也菫荁枌榆初生其葉蓋柔爽目故謂之免
也淮南子槐之生也五日而兎目十日而鼠尾周禮司爟
氏春取榆柳之火元命包三月榆莢落蓬斗樞玉衡星散
為榆管子五沃之土其榆條直以長淮南子五月其樹榆
鳴畢術八月榆檽令人不飢四民月令二月榆莢成者收
乾以為旨蓄色變白將落收為醬醢注音牟豆榆仁醬也
河平元年旱傷麥民食榆皮廣雅山榆枌也石榆梗榆
也齊民要術榆性凡榆三種色別種之勿令雜其榆莢葉
味苦凡榆莢味甘甘者春夏時將煑食是以須別也惠子
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本擁腫不中繩墨小枝拳曲不中
規矩至於塗匠者不顧陶弘景曰榆性滑初生莢仁作糜
食之多睡嵇康曰榆令人瞑是也淮南子槐榆與杞楮合而

為兄弟有苗與二兄通而為一家言槐杞北方楊柚南方
也是以江南無榆但言種子若何風土隔異有之然有
材不能用不如其實也洞腸之書漢時錢榆莢錢如榆莢
也又豐有枌榆社注以此樹為社神因名本亦義榆皮
碾為粉蒸食荒年以代食葉青嫩時收[illegible]如雜翼
陳藏器云江南有刺榆無大榆秦漢故塞其地皆大榆數
個云榆本皮汁洗物及醫方中取其滑以為用或曰
大榆其莢飄零一口零榆又曰莢榆名與此同云榆類
有十種而不詳其狀[illegible]生
山中荒圍而厚[illegible]取皮合漬之其味[illegible]本草
云味辛平生晉山川谷此一種也但今之刺榆亦是所
謂梗榆其二種也本草榆皮味甘平一名零榆生潁川山

俗其三種也刺榆皮味甘寒生山中如榆皮有滑汁秋生莢如北榆其四種也爾雅榆白枌其五種也廣志云有姑榆有郎榆郎榆無莢又任車用姑榆郎無姑既榆有莢郎榆無莢則郎榆別一種炙齊民要術有挾榆凡榆之別未知挾榆復如何也陸璣又云駁馬梓榆亦一種殼坦叔云此言隰有榆總言榆耳木譜榆一名零一名楡莖有數十種人不能別性知莢榆白榆刺榆數種而已莢榆白榆皆大榆也有赤白二種白者名枌木甚高大未葉時枝上先生痠瘤纍纍成串及闊則爲榆莢生青熟白圓如小錢又名榆錢甚薄莢開後方生葉似山茰葉而長尖艏潤澤

山有栲

朱傳栲山樗也似樗色小白葉差狹爾雅栲山樗郭璞曰栲似樗亦類漆樹俗語曰櫄樗栲漆相似如一陸疏山樗與下田樗無異葉差狹吳人以其葉爲茗方俗無名此爲栲者殆似誤今所云栲者葉如櫟大皮厚數寸可爲車輻或謂之栲桃許愼云栲讀爲糗今人言栲失其聲耳鄭注山樗無似樗而更呼爲虎目葉脫處有痕如樗蒲子又如眼目應作栲讀丘上聲故與杻叶南山有臺亦與杻叶名物解栲輻材也南山有栲言堅久也故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栲以考與眉以[illegible]同意又栲從[illegible]物[illegible]則古之[illegible]屈竹木爲之元[illegible]上[illegible]栲從[illegible]其形曲也亦作[illegible]

隰有杻

朱傳杻檍也葉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其理多曲少直材可爲弓弩幹者也爾雅杻檍註似棣細葉葉新生可飼牛材中車輞關西呼杻子一名土橿陸疏杻葉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爲木多曲少直枝葉茂好二月中葉疏華如練而細蘂正白蓋樹今官園種之名曰萬歲既取名於億萬其葉又好故種之或謂之牛筋木或謂之檍材之堅韌者山海經㟧峽之山其木多楢杻

椒聊之實

朱傳椒樹似茱萸有鍼刺其實味辛而香烈爾雅檓大椒郭云今椒樹叢生實大者名爲檓又云椒椒醜菉李巡曰椒茱萸也椒茱萸皆有房故曰梂梂實也孔疏郭璞曰菉萸子聚生成房是椒之房㮚名梂也今椒實一㮚之內唯有一實間有二實者甚少今言一梂滿升似多爲詠其實事也陸疏椒樹似茱萸有鍼刺莖堅而滑澤蜀人作茶吳人作茗皆合煑其葉以爲香今成皋諸山間有椒謂之竹葉椒其樹亦如蜀椒少毒熱不中合藥用丞雞豚最佳東海諸島上亦有椒樹枝葉皆相似子長而不圓味似橘皮島上獐鹿食此椒葉其肉自然作椒橘香[illegible]也王氏字說以爲薄罟之辭似繫捋指[illegible]色有合[illegible]子如點今謂椒目[illegible]椒[illegible]之屬皆內核椒發之[illegible]銀葉莢氣好上椒[illegible]下[illegible]不上達故許以譬[illegible]也莊子[illegible]以求椒[illegible]久則失[illegible]故天下之理有初雖若[illegible]不實也本草經秦椒生泰山川谷及秦嶺上[illegible]八九月採實蜀椒一名[illegible]生武都川谷及巴郡八月採實[illegible]

華佗貴釀酒胡椒生西戎形如鼠李子調食用之味甚辛辣范子計然云蜀椒出武都赤色者善秦椒出天水隴西細者善孝經援神契椒薑禦溼菖蒲益聰楊名用其所長也述證椒禀五行之氣葉青皮紅花黃膜白子黑氣香設易苦丁巴椒閉口者殺人番椒亦名秦椒白花子如禿筆頭紅鮮可觀味甚辣通志椒曰蔗薮曰唯捘曰南椒生漢中者曰漢椒蜀中者曰蜀椒巴中者曰巴椒廣東者曰番椒又山海經鼓燈之山其木多椒又與颶風土記胡椒子生而青者尤辣又續漢書天竺出胡椒異域志入不罪出胡椒段柯古云胡椒蔓生兩兩相對畢澄茄其類也今亦有來者有玉椒白色此詩作於晉人晉地近秦故其土物當指秦椒山海經云景山多秦椒則秦椒之著久矣漢官儀皇后宮以椒塗壁稱椒房取其生子蕃衍亦尚其暖也荀卿子云民之望我欲若父母好我芳若椒蘭又楚俗正月元日以椒盤進椒酒崔寔月令進酒一日謁之小歲拜賀君親進椒酒從小起離騷中椒糈以桂人稱芳椒今成堂蕭該頌今椒聊疏爾雅椒樧醜梂梂者聚實之房椒與茱萸皆曰梂栗松楓之類亦曰菜椒注謝云探椒復以椒實謝菜誤

有杕之杜

朱傳杕特也杜赤棠也爾雅杜赤棠詳見召南甘棠又方言杜澀也注杜子澀故名之傳杕特貌疏木獨生也傳史李林甫不識杕杜字謂嬰皆曰此言杕杜何也唯淵獻不敢言

集于苞栩

朱傳苞叢生也栩柞櫟也其子為皂斗殼可以染皂者是也爾雅云栩杼郭注作柞又云櫟其實梂孫炎曰物叢生曰苞齊人曰樸櫟實橡也有梂彙自裹邢云櫟似樗之木也陸疏栩今柞櫟也徐州人謂櫟為杼或謂之栩其子皂或言皂斗其殼為汁可以染皂今京洛及河內多言杼斗或橡斗謂櫟為杼五方通語也秦風山有苞櫟秦人謂柞櫟為櫟河內人謂木蓼為櫟椒榝之屬也其子房生為梂木蓼子亦房生故說者或曰柞櫟或曰木蓼此秦詩宜從其方土之言柞櫟是也東海及徐州謂之本蓮其葉始生食之味辛其梂子八月熟成捶以為燭明如胡麻燭研以為羹肥如胡麻羹莊子匠石之齊至曲轅見櫟社曰是不材故若是之壽本草衍櫟皆有斗以櫟為勝所在山谷中皆有圖經云木高二三丈三四月開黃花八九月結實作櫟也杼也栩也皆橡櫟之通名杵中記橡子非果作穀最益人服食無氣而受氣無味而受味消食止痢令人強健本草衍義櫟葉如栗葉堅而不堪充材風土記吳越之間名柞為櫪古今注杼實曰橡齊民要術柞欲去還生宜種於山阜之曲十年中椽二十年中屋薪樵不在此數雅翼管子五粟之土其柘其櫟條直以長在句時別十二月之木可以為車轂木不出火皆櫟為燧亦應陰氣也鄭漁仲云栩杼為柞木秦風苞櫟此是一物即今之橡斗櫟也錫詩朱子解柞云枝長葉盛叢生有刺與橡斗櫟不同按爾雅郭注及邢陸諸疏皆以栩櫟為一物故朱傳於山有苞

[illegible]見[illegible]梓文張爾公云㮨椋梓桼一也椋別為一種椋實
小而斗或謂之橡斗然橡實大於椋葉冬凋椋不冬凋實
二物也

隰有楊

爾雅楊蒲柳注可為箭易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枯
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淮南子正月其木楊古今注白楊
葉圓青楊葉長蒲楊葉長細移楊葉圓弱蒂微風則大搖
一名高飛一曰獨搖埤雅楊有黃白青赤四種赤楊霜降
則葉赤材理亦赤[illegible]其字甲甲於眾木又楊櫨皮白空中可
似箭以上冬月[illegible]赤色一名空疏李當之謂之梁紡謂之溲疏
非人人為謂之楊櫨也黃楊木理堅緻亦[illegible]不歲長一
寸閏年倒長一寸謂之厄閏然考之爾雅楊蒲[illegible]皆有厄
閏之名人謂黃楊也世之重黃楊以其無火或曰以於陰
晦夜[illegible]星不見伐之為枕不裂[illegible]楊勁直堪為
[illegible]不如[illegible]白楊不如[illegible]
[illegible]生[illegible]生折而[illegible]之又生[illegible]于[illegible]楊
[illegible]反[illegible]太[illegible]楊有一種一種白楊[illegible]有白毛
[illegible]似[illegible]葉而[illegible]大[illegible]有[illegible]者十
餘丈[illegible]四尺一種青楊[illegible]白楊[illegible]有二種其一青
[illegible]敢丈徑二三尺葉似杏而大一[illegible]多岐枝不
堪大用北方全用楊柳榆槐四木人皆[illegible]之楊柳亦是二
物柳枝長[illegible]楊枝短[illegible]不[illegible]家名
混稱之[illegible]且以為一物[illegible]楊[illegible]柳性耐水楊性
[illegible]書[illegible]水楊皆[illegible]作[illegible]楊[illegible]

秦川飛絮落水作萍亦與柳同但其穗頗細大耳崔正能
云小楊葉似青楊青楊出峽中為牀卧之無蚤別一種非
蒲柳也白楊似大葉[illegible]如梨皮白多種墟墓間故古詩曰
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黃楊葉細數長人家庭中多植
之以為玩又蒲柳一種有皮青皮紅之別亦名楊柳本草
柳葉其葉似柔青紙枝條長軟者為柳亦曰蒲柳移楊
亦曰移柳河柳亦曰小楊陳藏器云江東通名楊柳北人
都不言楊楊樹葉短柳樹枝長朱傳云柳楊之下垂者楊
柳之楊起者說文云柳小楊也欲知楊與柳之別以三說
參之

有條有梅

朱傳條山楸也皮葉白色亦白材理好宜為車版爾雅稻
山榎孫炎曰詩云有條有梅條稻也郭璞曰今之山楸陸
璣疏[illegible]人山[illegible]白色[illegible]又可
為[illegible]本宜[illegible]多[illegible]本草[illegible]一種
無刺者[illegible]堅長[illegible]屬葉
大而[illegible]山當
山楚南河濟之間有千樹楸與千戶侯等[illegible]楸之
類[illegible]長[illegible]開
爾雅梅柟[illegible]皮葉似[illegible]大如牛耳一
頭尖赤心華赤黃子青不可食柟葉大可[illegible]一叢本
理細緻於豫章[illegible]赤者材堅[illegible]荊州人可橋梁
南及新城上[illegible]多[illegible]南[illegible]故亦
有柟[illegible]大木[illegible]豫

章以為良木之類本草柟近根年深向陽者結成豈木山
水形呼骰柏柟俗名鬭柏柟因壁而訛魏王花木狀言石
柟野生二月開花曲阜顏回墓有二株大三四十圍顏子
手植物任昉述異記黃金山有柟木一年東邊榮西邊枯
一年西邊榮東邊枯張華云交讓木宋子京云讓木即柟
木生古方故又作楠黔蜀諸山尤多其樹童童然若幢蓋
直上柯葉不相妨蜀人號交讓木莊子騰猿得柟梓山海
經扶山翔歌山脁山多柟負霜停翠陸文裕曰成都庭
院植次行列枝葉若相廻避實似母丁香粵中分香柟青
梅人有石坤交冬不爲楠即柟今作柟六書故曰梅之屬
果書傳所同推終南之詩有條有梅毛氏以為柟蓋本爾
雅爾雅以梅為柟是以一字名兩木也說文既以梅為酸

果又爾梅柟為可餐是又合二字為一物也名物疏陸所
釋梅用是柟木似豫章者豫章大樹所謂生七年而可知
者陳文帝嘗出柟材造戰艦即此若今之所謂梅乃古和
羹之梅鹽實之乾藤郭璞云似杏實酢者若爾雅之梅柟
乃陸云以豫章材景純不當以似杏實酢解之草木同名
異種者甚多如山榎名條柚亦名條豈可以上文之條為
柚耶朱傳於標有梅既具釋此章不復云似合二梅為一
矣嚴粲曰條是柚梅是柟爾雅與陸疏合此乃秦人誇美
其君故借巨材以起興陸農師指條為柚梅為杏取凌雀
變化之義甚無謂通雅云爾雅三釋梅時英梅汪以為雀
梅王言梅花之梅與標梅同蓋古梅作某而柟則稱梅故
又曰梅柟其言杭繫梅則今之山査糖毬耳按爾雅梅柟

即嘗噯所謂木似豫章者郭璞注誤云似杏實酢圖引景
本草因之後人遂以柟木為梅果非也孫炎云荊州曰梅
揚州曰柟世說謝安構室有梅梁之名則柟亦可稱梅非
今之所謂梅也

隰有六駮

朱傳駮梓榆也其皮青白如駮陸疏駮馬梓榆也其樹皮
青白駮犖遙視似駮馬故謂之駮馬下章云山有苞棣隰
有樹檖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古今注六駮山中有
木葉似豫章皮多癬駮毛傳駮如馬倨牙食虎豹爾雅疏
駮亦野馬名山海經中曲之山有獸焉其狀如馬而白身
黑尾一角虎牙爪音如鼓音其名曰駮是食虎豹可以禦
兵故馬之色相類者以駮名之埤雅周書王會正北方義

渠以茲白茲白若白馬即此物也古之名馬有曰六駮者
有曰騶虞者有曰騏驎者有曰天馬者有曰麒麟者六駮
者必其白身黑尾如獸之六駮耳獸當博

隰有樹檖

朱傳檖赤羅也實似梨而小酢可食稀大。羅達疏檖一
名赤羅一名山梨今人謂之楊檖實如梨但小耳一名鹿
梨一名鼠梨今人亦種之極有脃美者亦如梨之美者說
文作椽埤雅其文細密如羅故曰羅又有白者赤者人謂
白羅文綴雅皆又木赤羅為上秦詩初日晨風次
言用賢之道始能致之終能立之也秋謂之檖杉謂
謂之羅羅亦有華者俗謂之羅錦猶言杉錦也
錦皆今有棟綾器其文如綺又下於杉錦

東門之枌

朱傳枌白榆也先生葉卻著莢皮白色爾雅榆白枌孫炎曰榆白者名枌郭璞曰枌榆先生葉後著莢皮色白莢狀似錢而小色白成串俗呼榆錢二月剥皮刮去粗皺中滑白荒歲以爲粉食之埤雅枌先敷葉後著莢其葉初生蓋似兒目榆性扇地所扇谷與木等故其陰下五種不植而古人就以息焉陳詩東門之枌婆娑其下是也男子道舞尚非所宜女子市舞尤非所宜矣管子曰桓公之時五衢之民桑麻不種繭縷不治衣多敝屨多穿乃請木之旁之枝使無尺寸之陰爲是故也内則云菫荁枌榆免薨以滑之免新生者薨其乾也博物志食枌榆則眠不欲覺本謂榆有赤白二種白者名枌赤者榆也樹甚高大

猗彼女桑

朱傳取葉存條曰猗女桑小桑也小桑不可條取故取其葉而存其條猗猗然耳[illegible]孔疏女是人之弱者女桑柔桑也釋木女桑桋桑注今俗呼桑樹小而條長者爲女桑樹

六月食鬱及薁

朱傳鬱棣屬毛詩義問其樹高五六尺實大如李正赤食之甜孔疏晉宮閣銘云華林園中有車下李三百一十四株薁李一株車下李即鬱薁李即薁二者相類而各一物同時熟

薁朱傳薁蘡薁也本草郁李一名爵李一名車下李一名棣生高山川谷及丘陵上五月六月采根陸疏[illegible]木亦曰車下李所在山皆有其華或赤或白五月中實實大如李子可食本草圖經郁李木高五六尺枝條葉花皆若李惟子小若櫻桃赤而味甘酸核隨子熟六月採根并實取核中仁用藥譜郁李山野處處有之樹高五六尺花千葉雪白粉紅二色如紙剪成甚可觀李赤色五月熟可食核仁可入藥果譜蘡薁生六月熟甌越謂云蘡薁亦食新焉正詩六月所食也名物疏薁郁李蘡李蘡薁[illegible]車下李廣雅謂之[illegible]古與鬱俱棣屬也故同得車下李之名陸璣以唐棣爲鬱李非也而以爲實大如李則得之本草圖經謂郁李子如櫻桃則似說常棣非郁李也[illegible]棣也古之說者[illegible]不知[illegible]又不知薁別是一種

而以爲常棣故本草注及[illegible]花木志云[illegible]如龍眼黑色說文[illegible]一名車鞅藤[illegible]詩六月食薁者此也[illegible]又非郁李而二說亦相矛盾殆不足據[illegible]是蘡薁所謂[illegible]非毛詩之薁屬雅翼云山[illegible]與蘡樹絕但根白葉如燈心苗一說[illegible]宜是草屬按果譜蘡薁一名山葡萄蔓生苗葉花實與葡萄相似但實小而圓不甚紫亦堪爲酒正字通薁果名俗名山葡萄名木龍時珍曰蘡薁可捕[illegible]花實與葡萄[illegible]小不甚紫其莖吹之氣出有汁如通草[illegible]食

鬱及薁彼此錯互矣

八月剥棗

附唯棗壺棗注大而銳上邊要棗註子細腰櫅白棗註子
白乃熟樲酸棗註樹小實酢楊徹齊棗[illegible]棗註未詳遵
羊棗子實小而圓紫黑色俗呼羊矢棗洗大棗注河東猗
氏縣棗大如雞卵蹶洩苦棗注子味苦皙無實棗注不
著子還味棯棗注還味短味也[illegible]音旋又云棗李曰疐之
周禮饋食之籩其實棗禮記婦人之贄脯脩棗栗又棗曰
新之又棗栗飴蜜以甘之又食棗桃李不致於核左傳女
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青史子棗北方之果冬不也鄉
子嫂人民夏取棗杏之火韓子秦飢應侯請以五苑棗栗
發與之本草大棗味甘平安中養脾助十二經平胃氣通
九竅補少氣少津液和百藥八月採曝乾梁百損一二棗
百益一[illegible]云棗極美者有水菱棗御棗之類[illegible]

法曰春[illegible]用棗淮南子十一月棗取其赤心埤雅棘
大者棗小者棘[illegible]棘也於文重束為棗並束為棘一
曰棘實[illegible]棗[illegible]棘則低矣故其制字如此詩曰
八月剝棗[illegible]擊也[illegible]不落已熟則棗不擊自
墮[illegible]民[illegible]可得食[illegible]即收收法載雨落之為上是也北
棗全赤[illegible]收[illegible]復無[illegible]烏之[illegible]半赤而收者肉
未充滿乾復黃皺[illegible]亦不佳故於全赤之時[illegible]而落
之世云啖棗令人齒黃[illegible]及云大棗人好食[illegible]無食脆
老少宮[illegible]以
此木皆棗一名木蜜[illegible]云南北皆有然南棗堅燥不如
北棗肥美生[illegible]者尤佳齊民要術旱澇之地不任
稼穡種棗則任矣木[illegible]稱[illegible]子即波斯棗番人名其木曰
窟莽名其實曰苦魯麻棗杜甫[illegible]即此物也函史物性
志曰有紫棗玄棗實入藥生者云者實小而甘天棗産徐
州蒲縣實如酸棗樂氏棗生山東青州多齊吹美為棗之
魁南棗出[illegible]之[illegible]江又嶺南波斯棗木直聳十餘丈始開
枝葉似棕櫚三五年一結子似上方[illegible]棗仁小耳史記李
少君曰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食棗大如瓜又楚莊王愛
馬啖棗脯水經注酸棗縣古者名酸以山林[illegible]故曰酸棗
洞冥記今秋棗[illegible]之有實實可[illegible]王安石[illegible]剝棗不
用毛傳曰剝擊也[illegible]皮而進之以養老也後從[illegible]山谷至
民家問翁安在曰去剝棗始悟其非即具奏乞除其說又
蜀酸棗句山棗別名

采荼薪樗

朱傳荼苦菜也樗惡木也孔疏樗皆[illegible]故云惡木樗
音攄[illegible]樗樹及皮皆似漆[illegible]
根葉尤臭唐本注椿樗二木相類但椿木實而葉香可啖
樗木疏而氣臭膳夫亦能熬去其氣北人呼樗為山椿江
東呼為虎目葉脫去有痕如樗蒲子又如眼目故名俗云
椿樗[illegible]相似如一[illegible]以無[illegible]不[illegible]大其幹端
直者為椿其有花而莢木身小幹多迂矮者為樗樗用根
其莢故曰未見椿上有莢者又有樗雞故知古人命名不
言椿雞而言樗雞顯以有雞者為樗無雞者為椿也本譜
樗俗呼臭椿一名大眼桐皮粗肌虛而白花[illegible]可採食本
花者無莢有莢者無花莊子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
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拳曲不中規矩

徹彼桑土

朱傳桑土桑根也方言東齊謂根曰土字林作杜桑皮也又方言齊東謂根曰杜通作土詩徹彼桑土傳曰桑根郭璞注方言引詩作桑杜

集于苞杞

朱傳杞枸檵也爾雅杞枸檵注今枸杞也廣雅地筋枸杞陸璣一名苦杞一名地骨春生作羹茹微苦其莖似莓子秋熟正赤莖葉及子服之輕身益氣本草枸杞味苦寒久服堅筋骨一名地輔羊乳卻暑仙人杖西王母杖生常山平澤及諸丘陵阪岸冬採根春夏採葉秋採莖實抱朴子家菜一名托盧或名天精卻老地仙日華子曰地仙苗即枸杞道書枸杞千歲其形如犬圖經春生苗葉如石榴葉

而軟薄堪食俗呼為甜菜其莖幹高三五尺作叢六七月生小紅紫花隨結紅實形微長如棗核其根名地骨與枸棘相類其實形長而枝無刺者真枸杞也圓而有刺者枸棘也世傳蓬萊縣南丘村多枸杞高者一二丈其根盤結甚固鄉人多壽考亦飲食其水土之品使然耳陳藏器云仙人杖別有兩種一種是枯死竹竿之色黑者一種是菜類并此為三物而同一名也沈存中云陝西極邊生枸杞高丈餘大可作柱葉長數寸無刺根皮如厚朴甘美異於諸處實圓如櫻桃少核暴乾如餅極膏潤有味遜氏所藏云凡杞未有無刺者但此物小則多刺大則少刺如酸棗及棘其實一也後人分別杞棘强生名耳殊謂枸杞二木名此物棘如枸之刺莖條故兼二名處處有之根名地骨根之皮名地骨皮古以常山者為上品以甘州為絕品子圓如櫻桃曝乾可作果食一種苦麻人者名曰棘多誤以入藥詩詁曰枸木子生枝端橫折歧出狀如枅栱土人謂之枅栱木此木誤入酒能化酒為水一名木蜜一名木錫一名木珊瑚續仙傳朱孺子少事道士王延且居大若巖一日汲於溪見二花犬因逐之入枸杞叢下掘之根形如二犬烹而食之通雅枸杞為檵謂棘如枸莖如杞也嚴宗與知別剌枸而引杞謂郭璞以棟為杞毛公以杞打為枸說文以枸木可為醬楊升菴鄧潛谷以蒟醬當之皆誤也

常棣之華

朱傳棣棣也子如櫻桃可食李氏云何彼襛矣言唐棣之華

爾雅所謂移也此常棣與采薇維常之華爾雅所謂棣也爾雅常棣棣郭云今山中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孔疏此與唐棣異木故爾雅別釋陸疏許慎曰白棣樹也如李而小如櫻桃正白今官園種之又有赤棣樹葉如刺榆葉而微圓子正赤如郁李而小五月始熟自關西天水隴西多有之高濂云常棣花若金黃一葉一蕊生甚蔓延春時與薔薇同開程子經說云常棣今所謂玉李花萼相承甚力故以與兄弟埤雅華萼上承下覆甚相親爾移从多棣从隶言華萼相承韡韡然隶也唐棣之華反而後合詩以取譬則此華上承下覆甚相親爾若常自己矣故曰常棣也隶仁也多義也兄弟尚親親也周公之詩其道在鶺鴒其事在常棣也

鄂不韡韡

朱傳鄂鄂然外見之貌不猶豈不也韡韡光明貌箋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柎柎鄂足也楊用修云鄂花苞也今文作萼不作咢也今文作跗萼下有咢咢下有附花萼相承覆故得韡韡而光明按孔疏解毛傳云豈不韡韡而光明乎王述之曰不韡韡猶言韡韡也故朱傳取之與鄭異義歐陽本義亦鄭改不爲柎先儒已言其非且不韡韡者言韡韡也古詩如此者多何須改字乎

南山有杞

朱傳杞樹如樗一名狗骨陸疏杞一名狗骨山材也其樹如樗理白而滑可爲函及板板其子爲木蝱可合藥曹氏云梓杞也嚴氏詩緝曰詩有三杞一杞柳折柳樹杞柳屬也南山有杞在彼杞棘山木也集于苞杞隰有杞桋言采其杞枸杞也按南山有杞之杞與集于苞杞之杞分明一種朱子註南山有杞云樹如樗經有其形簡野王曰枸檵木中箭謂其有刺通雅曰即今之猫刺冬不凋大者可充積楊制器李時珍言枸骨與冬青相亂枸骨葉長四方有八稜稜有刺與冬青遠甚若云冬不凋則不凋者多矣按通雅謂古亦共一種俗呼猫兒刺又有云枸骨樹者其葉比冬青界薄其皮中有絲一謂之絲綿樹正時珍所云也今玄工多以之代梨棗

南山有枸

朱傳枸枳枸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噉之甘美如飴八月熟亦名木蜜語錄枸是枳枸可以建陽人々之皆掛子甘而解酒毒陸疏枸枳枸也木高大似白楊所在山中皆有理白可爲函板枝柯不直古語曰枳枸來巢言其味甘故飛鳥慕而巢之本從南方來能敗酒若以爲屋柱則一屋之酒皆薄本草枳椇味甘平一名木蜜其木皮溫唐本注云其樹徑尺木名白石葉如桑柘其子作房似珊瑚核在其端古今注枳椇子一名樹蜜一名木餳實形拳曲核在實外亦名白石白實大名木蜜埤雅枳木似白楊子係實生着枝端令俗謂之拐棗曲禮婦人之贄棋榛脯脩棗栗注取卷曲捧言至表言早栗古甸栗故以古度也廣志葉似蒲柳子十一月熟樹乾者益美或云果名一名白石李通志枳椇蜀人謂之枸詩經云應引枳椇來巢以證毛說然宋玉風賦字作枳句李善注據驗淮南枳句曲也音苟毛義所難冥古者人君燕食所加庶羞凡三十一物其果則有棗椇桃李梅杏楂梨荆從之俗然雖蔬菓果以爲冬儲今不以爲重賤者食之而已正字通枸有矩苟鉤鉤四音枸杞之枸音苟南山之枸字同音異各分二物也

北山有楰

朱傳楰鼠梓樹葉木理如楸亦名苦楸爾雅楰鼠梓郭璞曰楸屬也今江東有虎梓圖經云鼠梓一名楰亦楸之屬也小雅北山有楰是也鼠李一名鼠梓或云即此然花實都不相類恐一物而同名陸疏其樹葉木理如楸山楸之異者今人謂之苦楸濕時脆燥時堅今永昌又謂鼠梓漢人謂之楰晉氏云宮室之良材通志鼠李曰牛李曰鼠

栲曰柙曰山李曰楰曰苦楸即鳥巢子

其下維穀

朱傳穀一名楮惡木也廣雅穀楮也陸疏幽州人謂之穀桑荊揚交廣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楮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爲布又擣以爲紙謂之穀皮紙潔白光澤其裏甚好葉初生可以爲茹管子五位之土其桂其穀酉陽雜俎構穀田廢久必生構葉有瓣曰楮無曰構本草圖經楮有二種一種皮有斑花文謂之斑穀今人用爲冠一種皮無花但葉似葡萄作瓣而有子者爲佳其實初夏生如彈丸青綠色至六七月漸深紅色乃成熟八月九月採浸朴子楮實赤者餌之一年老者還少本草曰楮亦名穀陶氏以爲今構木誤矣先賢以爲皮斑者是楮皮白者是穀有辨者曰楮無辨者曰構按此非一種物類相感志云其膠可以團丹砂語曰構膠爲金石之漆是也列子宋人有爲其君以玉爲楮葉者三年而成亂之楮葉中不可別也遂以巧食宋國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爾雅翼書桑穀共生劉向以爲桑喪也穀生也穀生之祠夫而殂下是以桑穀爲二物也陸璣以爲幽州人謂之穀桑或曰楮桑然則蓋一物矣廣州記蠻中取穀皮熟搥爲褐裏布鋪以擬氈漢成帝徵不得已若短布單衣穀皮紙頭得見尚書主以穀樹皮爲紙頭也山海經招搖之山有木焉其狀如穀而黑理其華四照名曰迷穀佩之不迷本草斑穀葉無椏又三月開花成長穗如柳花不結實歲久皮粗有椏又碎花實如楊梅而無核八月九月采一名楮桃一名穀實埤雅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檀堅厚穀脆薄其別之易也又曰其下維穀穀惡木也而疑於美散木也而疑於才其別之難矣故以誨宣王分別善惡有隆於後也許東陽曰穀字從殳從木者木名也從殳從禾者百穀之總名亦善也此詩集於穀者木也穀肯穀者善也二字當辨正字通構穀楮三物一名三字三音非讀穀爲構也李氏本草楚人呼乳爲穀穀本是穀字從子從殸說文甚明陸佃埤雅訓穀爲善如戩穀式穀之義誤矣然其以穀爲穀則傳寫之訛非佃之過也米襄陽云古法粘紙以構汁和白芨飛麪爲糊接紙永不脫解

以薪以蒸

朱傳麤曰薪細曰蒸說文蒸折麻中幹也一曰麻幹可以燒增韻炬也周禮甸師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饔之事左傳數之薪蒸虞衡守之又太樸齊魯之間謂之王蒸

譬彼壞木

朱傳壞傷病也壞說文作瘣云病也一曰腫旁出也爾雅瘣木苻婁某氏曰詩云譬彼瘣木疾用無枝苻婁傴內疾病故以疾用無枝郭璞曰謂木病尪傴癭腫無枝條

無浸穫薪

朱傳穫艾也爾雅穫落或曰可作杯圈皮韌繞物不解郭璞曰穫音穫可爲杯器素也陸疏今例榆也其葉如榆其皮堅韌剝之長數尺可爲經索又可爲甑帶其材可作杯器又埋不損穫於貪嘆注損如擬之順而飄零穫如禾之穫而汔憤也

以宮杞桋
毛傳杞枸檵也桋赤楝也樹葉細而岐銳皮理錯戾好叢生山中中為車輞爾雅桋赤楝白者楝或曰白色為楝其色雖異為名同江淮間楝有可為轂者陸疏楝葉如柞皮薄而白其木理赤者爲𦷭楝一名㼡白者爲楝木皆堅韌今人以為車轂六書故說文亦云桋赤楝而無楝字詩蓋兼杞桋並言似皆可采食者又齊頭音題爾雅桋桑女桑郭注今俗呼小樹長條者為女桑則桋亦小樹長條之通名矣

如塗塗附
朱傳塗泥附著如於泥塗之上加以泥塗附之也鄭箋附木桴也孔疏木表之麁皮

柞棫拔矣
朱傳柞櫟也棫長葉盛叢生有刺爾雅翼柞生南方葉細而密今人為梳用之詩二雅道柞尤多石鼓文亦云柞棫其特周書方周之與大姒夢商庭產棘小子發取周庭之梓植之闕間化為松柏柞棫齊民要術言柞斫去旋生科理還復蓋良木之易成者又柞宜種山阜之曲十年中椽二十年中屋槫柴在外為利博矣蔵氏云柞櫟也即唐風所謂栩也廣要據陸疏謂棫即栩柞櫟一物嚴氏亦云然鄭漁仲謂栩杼為柞謂櫟為櫟別是一種本草以槲櫟稍有差別朱傳解棫云枝長葉盛叢生有刺與櫟葉如栗葉者不同況柞中梁中屋而朱傳云小木相去甚遠可見棫是小木所謂無赤心實如耳璫者是也柞栩櫟是大木所謂栗屬大薮牛者是也鄭氏認棫是山栢恐未然詩經解維柞之枝亦曰堅韌之木新葉將生故葉乃落附著甚固故曰蓬蓬然也周禮柞氏掌攻草木漢書有五柞宮風土記冊州排地多柞樹
朱傳棫白桵也小木亦叢生有刺爾雅郭注云桵實如耳璫紫赤可啖鄭云即山栢也陸疏三倉說即柞也其材理全白無赤心者為白桵直理易破可為櫝車輻又可為矛戟矜今人謂之白梂或曰白柘矜音芹柄也張羅公云爾雅棫白桵與柞殊類詩合舉二木非棫即柞也陸疏棫即柞鄭注即山栢鄭樵通志柞木曰棫曰栩並非

芃芃棫樸
朱傳芃芃木盛貌樸叢生也言根枝迫迮相附著也毛傳樸枹木爾雅樸枹者郭云樸屬叢生者為枹說文樸木素也徐曰土曰坯木曰樸六書故木之未器者又質也淮南子堯樸角不斲素題不枅孔疏冬官考工記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注樸屬附著堅固貌也

薪之槱之
朱傳槱積也孔疏伐木析之謂之薪既已薪之則當積聚鄭箋祭皇天上帝及三辰聚積以燎之疏云月令注皇天為北辰耀魄寶上帝為五帝三辰即宗伯所云日月星辰也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注云煙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槱積也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禮

記月令季冬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祭法燔柴於泰壇祭天也

榛楛濟濟

朱傳榛似栗而小楛似荊而赤陸疏楛其形似荊而赤莖似蓍上黨人織以為牛筥箱器又屈以為釵故上黨人調曰問婦人欲買箸否曰籠下自有黃土問買釵否曰山中自有楛禹貢荊州貢楛注云中矢幹出肅慎之濱爾雅楛堪為矢古者楛矢既石為之弩楛可為貴文事也楛可為矢亦事也說文楛一曰蔽蔽亦矢也善者春秋傳所謂致師者左射以蔽是也周語曰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與功于楛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既民力凋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樂易之有顏師古曰楛木莖為箭箭今猶以皆用之俗呼其木為楛子左傳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其長尺有咫以問仲尼對曰隼來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伐商通道於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故以楛矢其陳求之以分大姬[illegible]亦中[illegible]之其長者為[illegible]之物數于勤[illegible]楛者[illegible]也凡器物堅好曰功[illegible]楛或作[illegible]

其[illegible]

朱傳[illegible]生曰[illegible]一作[illegible]詩

云反草也又車輞入轂處為菑

翳朱傳自斃者也或曰小木蒙密蔽翳者也爾雅木自斃柛蔽者為翳韓詩作殪云因也因高塡下也釋木斃者翳郭云翳樹蔭翳覆地者也孔疏生木自倒枝葉覆地為蔽翳故曰翳也埤雅木臥死為翳

其灌其栵

朱傳灌叢生者也栵行生者也爾雅栵栭注樹似槲樕而庳小子如細栗可食今江東亦呼為栭栗鄭注茅栗也陸疏栵如榆木理堅韌而赤可為車轅內則芝栭蔆椇鄭云人君燕食所加庶羞也通志栗實之類極多有似栗而小者大小二四種注云子如細栗江浙亦呼為栵俗謂之茅栗栭栗皆其類也栵一作檵沈存中以莊子賦茅為芧栗韻書檵芧栗也趙魏間栗小者為檵

其檉其椐

朱傳檉河柳也似楊赤色生河邊陸疏檉河柳郭云今河旁赤莖小楊鄭注殷檉也生水畔其莖經冬變紅陸疏生水旁皮正赤如絳一名雨師枝葉如松本草圖經多檉柳段成式云赤白檉出涼州大者為炭復入灰汁可以煮銅本草赤檉木皮赤色葉細其中木蟲一名檉乳似美人謂之三春柳以其一年三秀也[illegible]以人取骨枝為鞭[illegible]絲桐娜可愛天將雨檉先起氣以應之故一名雨師亦能負霜雪大寒不凋有異餘木[illegible]而意以知雨故謂之檉[illegible]其材可[illegible]又有一種名赤楊又

名木楊與此相似而植之水邊其葉經秋盡紅人多植於
門巷杜詩頭煙曉花希簡此木譜漢苑中柳狀如人形一
日三眠三起禪柳也一名人柳一名三眠柳一名觀音柳
一名長壽仙人柳即俗所稱三春柳也春前以枝插之易
生
椐　朱傳櫃也腫節似扶老可爲杖者也爾雅椐櫃郭云腫
節可以爲杖鄭注此木似藤節自相對以爲杖甚奇臨琉
節中腫似扶老即靈壽也爲馬鞭及杖弘農郡北山有之
本草靈壽木生劍南山谷作杖令人延年益壽圖長丈尋
漢書孔光傳賜靈壽杖師古曰木似竹有枝節長八九尺
圍三四寸自然有合杖制不須削治唐書李靖遷右僕射
乞骸骨加賜靈壽杖山海經廣都之野靈壽實華水經注

來水合漆水湘水千秋水水出萬歲山山生靈壽木一說
今天台靈壽杖自然隨節乃藤也與椐另一種王粲頌寄
幹整三不待矯柔字說春秋傳曰弱足者居椐遠可杖居
者之所材也椐又櫃也材遠可杖木之貴也
其檿其柘
朱傳檿山桑也與柘皆美材可爲弓幹又可蠶也爾雅檿
桑山桑注似桑材中作弓及車轅禹貢青州厥篚檿絲注
檿桑蠶絲中琴瑟弦管子五粟之上其木宜蘖桑古山桑
之有點文者花木考檿生山桑不浴不削成民所之案爲
紉久而不敝古者宣王之時有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
國注山桑曰檿弧弓也箕木名服矢房也史記引書厥貢
會孫古音獵要云會與檿可作厥作會爲也從檿爲正

柘木譜叢生幹疏直葉圓有尖結實如椒名佳子佳音
雖染黃赤色謂之柘黃第柘有刺而小葉可飼蠶月令季
春無伐桑柘投壺矢以柘若棘考工記弓人取材柘爲上
檍次之檿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荊次之竹爲下周書
季夏取桑柘之火淮南子八月其樹柘呂氏月令柘染色
黃赤人君所御[illegible]柘葉[illegible]絲作琴瑟弦清鳴響亮
遠勝凡絲埤雅云柘宜山石作宜山阜桑宜澗谷柳宜下
田竹宜高平之地本草衍義柘木裡有紋亦可旋爲器方
書柘遠腎氣治耳聾耳鳴有柘根酒又楚辭有柘漿些漢
志禦風致奉尊柘漿析朝酲應劭曰取柘汁爲飲解酒病
也按柘蔗古字通用子虛賦諸柘巴苴注諸柘即甘蔗也
舊注引爲桑柘之柘誤矣

梧桐生矣
朱傳梧桐生之盛也釋木云櫬梧注今梧桐禮東方之弧
以梧青史子梧東方之草春木也王逸云梧桐春榮陽木
也埤雅梧一名櫬即梧桐也今人以其皮青號曰青桐華
淨妍雅可愛故多植於齋閣陸之記云[illegible]五其子似乳綴
其葉鄂生多五六少或一二飛鳥喜巢其中然子所謂空
穴來風桐乳致巢又師曠之琴策也惠子之據梧也言精
太用則竭神太用則勞故二子或杖策而立昏或據梧
而瞑也雅翼[illegible]其時種者是
歲可高一丈[illegible]王曠立秋之日一葉先墜
故曰梧桐葉一落天下盡知秋[illegible]桐有四種一名梧桐
禮有桐梧故也[illegible]戚本方言非謂栝定

[illegible]據梧指衰柽言非梧桐之梧舊注拔以爲[illegible]
[illegible]是延雅引史記項籍傳莫枝梧注小柱爲棱
[illegible]據梧者如倚柱之義耳李氏本草曰桼似桐
[illegible]木直生無節葉光滑有尖[illegible]謂
之桼[illegible]胡椒皮皴春晚乃生[illegible]世言桼
[illegible]有黃圖又如井故曰桼[illegible]

[illegible]木

[illegible]木柔忍之木也鄭箋柔忍之木旋之弦
以[illegible]人爲弓取幹之道[illegible]赤黑而
陽[illegible]陽聲則遠根六書故本[illegible]柔突也引
之[illegible]義與不過含之柔爲錄華之柔爲栽肉之柔爲猱
[illegible]首揉而柔之謂之柔田別作睬又荏苒傳柔積漸也
魏書彭城王傳[illegible]讀[illegible]荏苒至今李賢傳荏苒之間遂
及於此

[illegible]有三蘖

[illegible]本也蘖旁生萌蘖也言一本三蘖也毛傳苞本也
[illegible]爲稱苞桑謂之桑本故以苞爲本
[illegible]餘也說文櫱伐木餘也一作[illegible]木之有
[illegible]謂根本已顛更生故餘也[illegible]餘也[illegible]
曰櫱木之餘國語山不槎櫱魚禁鯤鮞[illegible]
[illegible]注斫木曰槎兒斬之曰蘖

詩瀋二十卷

（清）范家相撰

清乾隆三十九年古趣亭刻本

詩瀋二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范家相撰。是編乃其釋詩之說。家相之學。源出蕭山毛奇齡。奇齡之說經。引證浩博。善於詰駁。其攻擊先儒最甚。而盛氣所激。出爾反爾。其受攻擊亦最甚。家相有戒於斯。故持論一出於和平。不敢放言高論。其作是書。大旨斟酌於小序朱傳之間。而斷以己意。首爲總論三十篇。以下依次詮說。皆不載經文。但著篇目。其先儒舊說無可置辨者。則併篇目亦不著之。今核其所言。短長互見。如謂卷耳爲文王在羑里后妃遣使臣之作。謂中谷有蓷爲憐申后。謂褰裳爲在晉楚爭鄭之時。謂丰爲男親迎而女不從。謂敝笱爲嘆王綱廢弛。謂采苓爲申生而作。謂采薇爲文王伐玁狁。謂沔水爲宜王信讒。皆以意揣度。絕無確證。然如總論第十四條。力破黍離降爲國風之說。謂太史不采風。王朝無掌故。諸侯之國史亦不紀錄以進。蓋四詩俱亡。非獨雅也。詩亡而諷諭彰癉之道廢。是以春秋作焉。此與孟子迹熄之說。深有發明。第十五條謂三百五篇之韻。叶之而不諧者。其故有三。列國之方音不同。一也。古人一字每兼數音。而字音傳譌已久。非可執一以諧聲。二也。詩必歌而後出。每以餘音相諧。自歌詩之法不傳。而餘音莫辨。三也。此亦足解顧炎武毛奇齡二家之鬨。其解采蘩篇。謂被之僮僮爲夫人齋居之首服。而歷引周禮內司服玉藻及聶氏三禮圖以證之。蓋被者所以配褖衣。今據聶氏謂婦人之褖衣因男子之元端。又玉藻云。元冠丹組纓。諸侯之齋冠也。則知夫人服被爲齋。夫人齋於正寢。既不可如祭之服副褘。又不可服告桑之編。故服燕寢朝君之被。此說爲前人所未及。其解楚茨信南山諸篇。尤爲詳晰。如南東其畝及中田有廬之類。於溝洫田制。咸依據確鑿。不同附會。在近代說詩之家。猶可謂瑜不掩瑕。瑕不掩瑜者也。

乾隆甲午年鐫

秀水諸具茨先生
武進錢稼軒先生　鑒定

詩審

古趣亭藏板

自序

予年二十四五時馬君德淳以耆宿來鄉教授曾語
經之難窮莫如詩詩樂章也樂亡而詩存即失其所以為
詩孔子刪詩以正樂今徒得其刪存之詩而失其所正之
樂莫知詩之所用即如風自邶鄘以至豳當施之何等
之樂章而不可識也其何以窮之予曰否否在樂則論樂
在詩則論詩德淳曰今之三百五篇傳自漢初簡策錯
古序之存經師襲誤傳說多不足據若舍序傳而立說則
不免信心而蔑古其何以窮之予曰就其可知者而為之
說自毛公以後為箋疏之學者若干家自宋濂紫陽以後

舍序言詩者若干家為序傳申辯者又若干家非其可窮
者耶曰此吾之所以惑也夫子語門人學詩以興觀羣怨
事父事君為本後人論為弗詳比章句較字義爭名物之
同異辨時代之後先漢唐守古不化宋明翻舊好新予能
絜而齊之定其是非以務合於聖人教學之本乎予謝不
敏退而徐味其旨知其有以啟我也學者之窮經未有不
從經師之傳注入者文字章句之弗辨名物時代之罔知
則興觀羣怨之旨何由而得但不可以經師之說自盡也
入傳注之重關輒置經文於弗省古今之通病是故求之
註而不得則求之本經求之本經而不得則求旁經而又

不得則求之左國公穀周秦職𠔉漢魏之遺文人所遺棄而不收者或有一間之可尋因日夜悉心遐覽抽揃哲之緒餘極思慮所可及累月而得數十條錄以示德淳德淳稱之曰善如是十餘年凡得一千數百條彙爲二十卷藏之篋中歲在甲戌服官京師謁秀水諸具茨先生而就正焉先生見而大喜爲之作序比之匡鼎解頤五鹿折角噫是何敢當夫此二十卷者皆從前人遺棄零落中拾而得之者也譬之廣筵高會傷觴走核必有殘膏遺汁淪瀝席間是瀋而已矣因名之曰詩瀋嗟乎束髮受經不獲與古人進退揖讓登堂而啖其胾乃瀋之是拾不亦渺之乎言詩哉德淳下世今五六年追思此書緣起不禁愴然因次其言而書之簡端時

乾隆二十五年歲次庚辰正月上元會稽范家相序

序

三百篇自毛鄭朱傳遞相發明日月江河燦爛奔注義亦備矣顧其閒授受殘闕齟齬異同之處亦不無賴後學之羽翼而贊定之然必先證據而後發明蓋詩之學與他經異他經直而明詩則曲而婉言在于此而意屬於彼故必如莊子所云吾處與之委蛇而言不盡意者見此孟子所謂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之說也又必如左傳叔孫豹受路於王使三官書之藏而出之如司契此孟子所謂誦其詩知其人論其世之說也毛鄭紫陽而外如東萊呂氏華谷嚴氏餘則范氏處義戚氏雄並有言詩自得之妙其他不失之鑿說即失之鑿空支離破碎是殆與儒先樹敵而空勞辭費者也會稽范君蘅洲出其所著詩瀋二十卷來請序不立異不苟同而皆有心得至如所說關雎鵲巢殷其靁凱風雄雉采葛蟋蟀木瓜鹿鳴菁莪鴻雁楚茨信南山巷伯谷風皇矣文王下武生民蕩烈祖長發諸篇直使匡鼎解頤五鹿折角有新貫而無宿垄此則毛鄭朱子之功臣詩子非舉業家之言而經生不朽之盛事也君嘗爲古文辭其古趣亭詩一冊類陳子昂感遇杜子美三別兼有元次山舂陵行白香山秦中吟寄托之思微婉頓挫取裁風雅皆無漫作

聖天子鴻舉經術方側席求賢君成進士不久承明之廬列於石渠虎觀而分注刑官人以爲君惜然君之才恢恢乎無所施而不可法曹亦郎其奏刀騞然之地也夫說詩與讞獄一也能平反古人即能平反刑人君以其說詩并其所自爲詩特以質之賢公卿大夫其關於風俗人心者豈同小補瀋乎哉瀋乎哉

乾隆甲戌九月望後二日年通家侍生秀水諸錦序

序

漢儒之說經病其隨文附會而穿鑿多後儒之說經病其以察自用而切證少而於詩爲甚自毛鄭行而三家廢迨集傳出而毛鄭衰學官見立之注疏庋閣不觀又何有於久廢之三家嘗論毛傳簡直而略鄭箋典實而迂孫王各是所學互相掎摭而孔疏兩存其義解所折衷於是宋儒苦其隔閡尋疑交攻而各以察言矣古今善讀詩善說詩者莫如孟子其言曰以意逆志又曰誦其詩讀其書論其世之二者合之斯美離之乃傷而朱呂分門主張偏固嗜癖好奇之士乃更欲奪其兩壁別豎一軍而元黃朱紫益雜以亂余考唐宋以來說詩之家自集傳專行外如東萊之讀詩記華谷之詩緝迂仲實夫之集解尚已餘如歐陽之本義蘇之詩說范之補傳王之總聞不可悉數要皆纂述疑闕附以己意烏有盡棄成說若不屑沾其餘瀝而別求悅口之味於酸鹹之外者乎此吾友薌洲甫詩瀋之所爲作也薌洲之說詩以注疏集傳爲兩大綱紐惟其合者從之間出新義以補所未備又採緝三家軼說爲拾遺搜羅考證爲名物類考二書要衷於孟子逆志論世之法去二病而求一是可謂勤矣且欿然不敢自多曰此古人之殘膏賸瀝也名之曰瀋夫亦可以折嗜奇好癖者之角矣

昔四明萬充宗邃於三禮卓然名家而黃梨洲先生序其書猶以爭長黃池爲戒蘅洲固服膺黃氏者余故述其名書之義爲本於其鄉先輩之訓云

乾隆二十八年歲次癸未二月虞山同學年愚弟顧鎭頓首拜題

序

言詩者斷合於聖人而已言聖人之言者必有師承則宜依毛傳言聖人之言者必窮義理則宜用朱傳是二者可合乎曰不可合也不可合將何執曰執一而已矣言序傳者一以毛爲斷若近之錢田間是也言集傳者一以朱爲斷若近之孫退谷是也然則曷長乎吾思取據一以爲長乎是故今之學者大都傅說焉以通毛與朱之郵者也然有說焉意在取其長則是意在通其郵則非譬若膳夫調六氣之味布百末之英以視合五家之所造竊以爲鎬者其眞旨之得失不待易牙而後知也大凡說經之病欲專主某說則必至牽合經之本義而曲就之迨其究也經之本義既不明而其所主之某說亦因以駁壞不可澄汰是故執一者廢百而執兩者亦未合於經權適中之用則其去聖人之旨已遠而何以言聖人之言乎會稽蘅洲范先生著詩瀋二十卷自序傳箋疏以逮集傳而後宋元諸儒上下往復同異之旨具能覈其本末而輕重平反之又貫串羣經以此証彼指事質義如目擊其時而親決其情狀者不泥成說亦不專持臆見其可謂善取其長而不僅通其郵者矣先生適來主端溪講席粵人執經者日滿於戶粵中士子治經之病苦株守俗下坊本目不見先正全書

以增長識力其矯之者又或固執而不可通保殘守匱而不達於體用是以成學者益罕得先生是書庶漸識博觀約取慎於擇而慮於衷也爰敬書以竢大與翁方綱頓首

序

詩瀋目錄

卷之一

總論上

原詩　詩名義　採詩

聲樂一　聲樂二　聲樂三

歌詠賦詩　刪詩　正樂正詩

學詩　說詩　四始六義

雅鄭　詩亡　詩韻

卷之二

總論下

荀子傳詩　魯詩　齊詩

韓詩　大毛公　小毛公

衛宏　詩序一　詩序二

詩序三　詩序四　詩序五

集傳一　集傳二　集傳三

卷之三　國風

周南

卷之四　國風

召南

卷之五　國風

邶風　鄘風

卷之六　國風

衛風　王風

卷之七　國風

鄭風

卷之八　國風

齊風　魏風　唐風

卷之九　國風

秦風　陳風　檜風

曹風

卷之十　國風

豳風

卷十一　小雅

鹿鳴之什　白華之什

卷十二　小雅

彤弓之什　祈父之什

卷十三　小雅

小旻之什　北山之什

卷十四　小雅

桑扈之什　都人士之什

卷十五　大雅

文王之什

卷十六　大雅

生民之什

卷十七　大雅

蕩之什

卷十八　頌

清廟之什

卷十九　頌

臣工之什　閔予之什

卷二十　頌

魯頌四篇　商頌五篇　終

詩瀋卷之一

總論上　會稽范家相字衡洲一字雪舟學

原詩

詩何自起也大庭軒轅載籍無稽學者第弗深考惟虞書有詩言志歌永言之文先儒謂卽詩之道所自昉愚謂虞書所言乃詩歌聲律之用非詩之道始自虞廷也孔穎達曰明堂著土鼓之文黄帝有雲門之樂至周時尚有其聲則是樂聲之音逐人爲辭其卽爲詩之漸由此言之則知大庭軒轅之先亦必有詩明矣夫上古之樂雖不如中天

之美備然而擊壤之音亦必比之以耕鑿之謠而謂雲門大夏不過撞鐘伐鼓吹竹彈絲已乎孔穎達謂嬰兒乳子懷始戲作舞之心元鶴蒼鸞合歌舞八音之節此樂之自然而起卽詩之自然而生也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樂由天作實以人生天籟人籟同歸一致詩始於黄農之世與金石而俱宣有斷然者也

詩名義

詩以言志虞書之言詩盡之矣大序之言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咏歌之夫情之動而咏歎之淫佚之者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於手舞足蹈之中自有協律諧聲之妙其心之竽籟比竹形而爲辭之宮商高下是之謂詩明乎此則思過半矣

採詩

三代之盛上自君公卿相下逮士庶編氓未有不知詩者也黨庠術序之中不出學樂誦詩舞勺舞象四者卽大學之俊秀亦唯是春誦夏弦干戈羽籥而已蓋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詩以感發性靈樂以導迎善氣先王所以興賢育才肆成人而有德者於是乎在也古之民不少推魯其入學而歸農者諒無殊於後世而聲詩之教則耳目之濡染

已久是以巷有舞塗有歌雖窮陬僻壤莫不有吟咏之聲爲先王又以是觀天下之風而有採詩之典凡里巷之閒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師選而衣食之以採詩爲職上之於邑邑移於國國史錄而存之以俟天子巡狩所至上之太師天子巡狩所至太師與太史偕率各其屬小史同至諸侯之國大師聞之天子天子付太史藏而奏之諷誦詩也饒繁由是匹夫匹婦之微吟自莨遜僻悉呈於九重宵旰之閒而移風易俗得盡其張弛之用也迨巡狩廢而太師不至列國諸國之史猶不敢不錄而存之以備大典之復行如左傳於高克之事曰鄭人爲之賦清人於莊姜曰衛人爲之賦碩人於衛

為狄滅曰許穆夫人為之賦載馳皆東遷以後巡狩不行列國之史官猶錄其本國之詩以待採擇者大序所謂國史明乎得失之迹是也至於頃王之時魯文公之世諸侯惡民風之聞于境外并國史亦無記錄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可勝慨哉

黃氏楚望曰今之三百篇有出於太師之所採者如周南召南是也有出於史官之所錄者豳風及周大夫所作是也其餘國風多是東遷以後諸國史官所自記錄者其時天子不能統一諸侯諸侯善惡無與于周不分美刺而皆謂之變風以其各自為風也

聲樂一

生於心而節於音謂之詩一言詩而樂自寓焉委巷小兒聯歌拍臂皆可配以管絃優伶俗樂吹竹彈絲亦能別翻新調一言樂而章曲亦自生焉是故人之有詩非必緣樂以作聖人作樂非必因詩以興而詩為人聲金石絲竹為物聲各有相須之妙聖人見其然因之以詩入樂以樂合詩而樂與詩乃并之為一古之樂不可得聞矣然觀四詩之中短長參差體製不一明是因詩而合樂非必因樂以作詩也要之三百五篇有節有調可歌可絃無非樂章樂譜而已宋國子丞王普言古者既作詩從而歌之然後以聲叶律和而成曲自歷代至本朝皆先製樂章而後成譜崇寧以後乃製譜然後命詞于是詞律不相諧協與俗樂無以異矣

聲樂二

鄭氏樵曰樂之本在詩詩之本在聲孔子自衛反魯正樂雅頌得所言詩為樂之本而雅頌為聲之本也其曰關雎之亂洋洋盈耳此言聲之和也漢人講詩專以義理相傳則洋洋盈耳之音安在按夫子論詩有二有主聲樂者如雅頌得所關雎樂而不淫之類是也有主義理者如思無邪詩可以興不學詩無以言之類是也學詩者固必得其音聲舞蹈以審其鏗鏘鼓舞之神而必先求之文詞義理以博其溫厚敦柔之趣古者六經並陳詩之外別有樂經

以教人詩者樂之章曲非即樂也其可舍義理而言詩乎專言義理猶未至于無詩專言聲樂則三百篇之在今日必何如而協之音律比之金石豈可懸空臆度而得之乎漢時三代遺聲猶在太常至董卓赤眉之亂始已淪亡魏人得漢雅樂郎杜夔猶能歌文王鹿鳴騶虞伐檀四篇太和之末左延年改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作新聲惟鹿鳴以不改至荀勗又除鹿鳴舊曲詞作新詩而古曲遂以盡廢朱子曰唐開元鄉飲酒禮其所奏樂在小雅有鹿鳴四牡皇華南有嘉魚南山有臺六篇在風有關雎葛覃采蘋采蘩六篇其聲今亦莫聞獨趙彥肅有此譜云即開元遺聲不知工師何所考而為此竊疑古樂有背有數詩詞之外應有疊字餘聲以數發其趣若此詎直以一聲叶一字則古詩為篇同歌豈其然乎又其以清聲為詞亦非古法始存之以見彷彿

聲樂三

內則弟子十三學樂誦詩學記大學始教宵雅肄三皆樂先而詩後此小學之所以爲教也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則詩先而樂後此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也朱子曰三代之時禮樂用於朝廷達於閭里學者諷頌其言以求其志詠其聲舞蹈其節以涵養其心則聲樂之助於詩者爲多然猶曰興於詩成於樂其求之固有序是以聖賢之言主于聲者少而發其義者多得其志而不得其聲者有之未有不得其志而能得其聲者也愚嘗讀而疑之夫樂非徒聲之謂也記曰樂者非謂黃鍾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又曰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又曰金

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歌咏其聲舞動其容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樂之微渺之故難言之矣蓋樂之教與誦詩並舉學詩即可以知聲聲其于器其事淺而易明故聖人之言之也畧若詩之義理小子未可卒曉故聖人之言之也詳至於成於樂之樂則必動其本而盡其變別有精微之故相喻於音容之外故曰廣博易良者樂之教而夫子聞韶至於三月不知肉味也詩乃樂章舍聲不可以言詩古之學者罔不先習其數而施之管弦豈有得其志而不得其聲者歟若不得其志而得其聲者有之賓公杜夔之倫是也唯樂難於詩是以夫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所謂求之有序也若儆曰音容舞蹈則何難之有是不可以不辨

誦詩歌詩賦詩

詩可以誦可以歌可以賦而不可以讀論語孟子於詩皆曰誦周禮瞽矇諷誦詩內則十三學樂誦詩皆不曰讀而曰諷曰誦諷者背文而諷誦者以音節之謂鼓琴瑟以合所諷誦之詩也班固曰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徒在竹帛也自漢以前學者皆知誦詩不知廢自何時若讀詩之云則俗儒倡之也歌詩者何也廣雅曰聲比於琴瑟謂之歌韓嬰曰有章曲謂之歌無章曲謂之謠蓋詩

必長言咏歎之以達其趣人不歌詩不足以理性情故聲歌各有所宜也淮南子曰歌者有詩然所以使人善之者非詩也其言至爲微妙凡詩自首章以下二三章只換易一二字成章者即長言咏歎歌詩之遺譜也古之歌詩有二有比音而歌者如季札觀樂歌風歌雅禮之升歌論語之取瑟而歌是也有徒歌者楚狂之接輿曾點之倚門甯戚之飯牛是也徒歌雖不比音而其節亦與比音等古之賦詩大約徒歌之意也古之於詩也諷咏之歌誦之然後可以變易其氣質而陶冶其性靈若徒曰讀之而已不幾失其所以爲詩乎

刪詩

孔子刪詩之言肇自子長班固志之藝文安國述之書序其傳古矣獨孔氏穎達曰經傳所引諸詩見存者多亡失者少不應十去其九於是鄭樵朱子亦疑孔子有編錄而無刪詩之事然朱子論語集注仍遵古說也獨近時朱氏彝尊力辨刪詩之非其說畧曰詩掌王朝班之侯國使孔子一人取而刪之誰肯信從且如肆夏采齊樂師所教之樂儀也此何不可施于禮儀而刪之騶虞貍首采蘋采蘩射之節也何故于貍首則去之燕禮升歌清廟下管新宮大射禮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宮三終何故於新宮則去之

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者故九夏掌於鐘師此又何不可施於禮儀而刪之正考父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史孔子何故反刪其七祈招之詩既善其義矣何又刪之益子所雅言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未必定屬刪後之言也此論似為前人所未及而愚以為不盡然者聖人述而不作六經皆經折衷以垂萬世若於詩一無去取刪定於其閒則今之三百五篇直非聖人之經矣蓋夫子刪詩於詩之施於禮儀而不可缺者必不刪夫肆夏采齊新宮貍首諸詩皆亡佚於未刪之先而非刪之於見存者也季札觀樂未嘗條舉篇目安知詩之一無散失耶即如商頌十二篇孔子豈肯刪去其七以缺先朝之樂章其早佚於未刪之前可知若但以詩三百一言據為不刪詩之證失之遠矣

或曰笙詩六篇經存其目而肆夏采齊新宮貍首諸詩並其目而亡之何耶曰夫子于周先王盛時之詩不敢刪亦不敢備也亡詩之目或存或不存夫子一仍其舊此述而不作取史闕文之遺意也而他詩則有不得不刪者司馬遷言古詩三千餘篇孔子純取周詩取其重可施於禮儀者定為三百五篇是古詩在所不錄矣此刪之當在前也東遷以後之詩王不巡狩詩之存於國史者不經王朝之

采錄其中貞淫邪辟雜出不齊孔子安得不合以韶武雅頌之音刪而著之於經是刪之當在後也曰貍首一詩其詞尚存於大小戴記何以謂詩不存曰此詩見於小戴射義者此八句見於大戴投壺者十九句文雖殘缺義所必存苟非原本之逸何以並其目而失之抑經師備冊之遺漏亦未可知也不見尚書有今文又有古文若百篇之名伏生俱不及傳此外尚多佚文見於子傳之稱引者耶即逸禮亦然何獨詩而無之曰如論語禮記左傳所引之逸詩其皆刪後之詩歟曰如唐棣之詩夫子明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未必非刪後之言也若其他則前所言逸詩

經師者為多劉歆言詩之初出經師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是豈無佚章佚句耶即如鼓鐘一篇三家多昧任侏僸一句十月之交一篇韓詩多而無其極二句於皇時周一篇三家多於繹思一句此其明証也

正樂正詩

全氏祖望曰正詩正樂非可混而為一正樂之條目最多有正其僭者如宮縣不應用於諸侯舞佾歌雍是也有正有司之失傳者如大武之聲淫及商是也有正其節奏之紊者如翕純皦繹之條理是也有正其聲而斥之者如鄭衛宋齊以及北鄙殺伐之聲是也有正其容者如大武之致左憲右是也有正其器者如歌韶必以首山之竹龍門之桐是也有正其名者如大武之樂伶州鳩謂別有四名疑其不可為據是也而最大者莫如雅頌之失所又曰雅頌各得其所者指雅頌之用於樂章言之非謂變雅之不入樂者一正樂而詩亦與之俱正也必謂三百篇之詩盡以入樂則如風之桑中溱洧雅之小旻板蕩諸詩當用於何等之樂章乎此言皆似是而非夫詩為樂章詩正則樂亦正不分為二也衰周之樂壞已甚聖人豈一日偶忘其釐正而身不登廟堂之上欲以匹夫之權取僭紊散亡之

樂恐舉而復先王之舊非但藉手無從亦且無徵弗信賤而自專矣其云正樂者非能正宮縣考音容定節奏別器名也風雅頌之入樂者各有其所聖人取其失所者正之使各得其所樂正則詩亦正故曰雅頌各得其所也若其語魯太師以翕純皦繹之節告賓牟賈以聲淫及商斥三家之八佾歌雍皆托之空言而即以為正樂之實事可乎今夫樂亡而章曲猶有遺文也聖人見師摯諸人之適齊蹈海心焉重悼知明王不復作矣于是釐其樂章使後世可考以復古故正樂即以正詩而非有二也古未有不可入樂之詩桑中溱洧小旻板蕩雖無施於用而其音節則猶是風與雅也彈弦可以諷諫為後王之法戒是固孔子弦歌之以其合於韶武雅頌而附之者也

雅頌得所自有明証以風言之如二南為房中之樂是其所也而關雎鵲巢又通用之鄉飲燕禮采蘋采蘩用之大人大夫妻主祭是其所也又用之射禮以雅言之如鹿鳴四牡皇華用之燕饗遣使是其所也又通用之鄉射用之鄉飲酒禮文王一詩諸侯朝會之樂是其所也而與大明緜同用之於兩君相見又用之燕禮以頌言之肆夏繁遏渠宗廟用以配天亦用之享元侯又用之大祭迎尸雍徹一詩用以祀文王又用之大饗賓用之徹俎凡此樂章專

用通用不可悉舉夫子正其詩之正者或入於變變者或入於正在風者或錯入於雅在雅者又錯入於風頌又入於雅使之各歸其所雖樂與詩之次第不同要之樂正而詩自正也其但言雅頌者雅頌之失所尤甚耳聖人之刪詩也既刪其無關輕重無取於興觀羣怨之詩亦刪其不諧樂律不可以入風雅頌之詩則刪詩亦即以正樂而謂二者絕不相蒙哉

葉氏石林曰季札觀周樂以大雅爲文王之德以小雅爲周德之衰似是所奏之小雅皆變雅蓋并板蕩等詩凡變雅皆襍合之以爲小雅矣所奏之大雅皆正雅并鹿鳴伐

木等詩凡正雅皆誤并之以爲大雅矣是失所之尤者也袁氏清容曰小雅而曰周德之衰是歌六月至何草不黄也若自鹿鳴至菁莪皆美詩也何言乎周德之衰大雅誠文王之德矣然自民勞至召旻皆刺亂也何文王之德乎故可以合樂者小雅至菁莪而止大雅至卷阿而止也按雅詩之失所自季札觀樂時已不可復問使非夫子正之安能復歸其所容可見正樂即以正詩無二事矣　頌之失所如穆叔不拜肆夏以爲是天子之所以享元侯夫肆夏頌也何以混入於雅乎又楚莊述大武之三章與樂之次第不同此皆失所之故也

學詩

聖人之教弟子必以詩爲首何也燕韓生曰六經之策歸論取之關雎義莫大焉是故夫子之說詩猶說易也於見能在田而本以君子寬仁之功於鶴鳴在陰而擬以言行樞機之發百篇表美誠之觀春秋纖王迹之熄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六經之義一以貫之矣且夫三百篇之作上自君公卿士下及匹夫匹婦羇人奄寺此其人非必盡聞道於聖賢素服習乎禮義以寫其憂愉歎戚之故而聖人皆津津道之若同歸于一致而無所區別者彼其憂愉歎戚之感而有言皆發于天機情性之自

然而不容已即作者亦容不自知而適合乎聖賢禮義之微以開學者不言而同然之趣此教之所以必先於詩也聖人之詩有兼舉本末體用以言之者如思無邪與于詩詩可以興之類是也有專爲言辭專對而論之者如誦詩三百不學詩無以言之類是也極詩之所至上可以馴至於聖賢下亦足以修身寡過備文章華國之選此聖人所以雅言不倦也聖門弟子之學詩也習其義不唯其辭故七十子之中不聞有以作詩名者也

說詩

說詩者何以意逆志哉鄭樵與論曰善觀詩者當推詩外

之志如緜蠻黃鳥小人之擇卿大夫依之也夫子推而至于爲人君止於仁鳶飛魚躍偷惡人之遠去也子思推而至于上下察是也善論詩者當達詩中之理如切磋琢磨子貢達於貧富巧笑目盼子夏能悟禮後是也善學詩者當取一二言爲立身之本如南容之三復白圭子路之終身不忮不求是也善引詩者不必分所作之人所採之地如維嶽降神宣王時詩也夫子以爲文武之德夙夜匪解仲山甫詩也左氏以爲孟明之功小宛幽王詩也祭公以爲文王戎狄是膺僖公詩也孟子以爲周公矢其文德記者以爲天王之事令聞不已說者以爲三代之英是也此皆以意逆志之說也愚謂孔孟之說詩大約舉全篇而明其大意者少舉一章一二言而明其義藴者多舉一章一二言而正言其理者少舉一章一二言而旁通其旨者多也全篇之說惟見於孟子小弁凱風之辨而已一章一二言之說則論語孝經禮記所載不勝舉也舉一章一二言而正言其理者如節彼南山殷之未喪師之類可約舉也舉一章一二言而旁通其旨者如子貢之達貧富子夏之悟禮後凡論語孝經禮記所載不勝述也蓋詩之爲道長於諷詠故說詩者貴於引伸觸類以盡其變旁推遠取以暢其旨使用之無盡藏而思之有餘味若全篇之義作者

既言其志固不必多爲之說以示學者矣

四始六義

四始六義之名見於周官敘首之文其傳自古而說各不同四始之說孔穎達以廢興爲義成伯瑜以正變爲言則成長于孔蓋聖人分三百篇爲四而各以一篇冠其首自取其正者爲之始即十五國風如衛之淇奧齊之雞鳴秦之車鄰亦各有始也六義之說程子謂統全詩皆有之呂東萊謂得乎風之正者爲風得乎雅頌之正者爲雅頌風非無雅雅頌非無風與程子畧同朱子則取鄭樵說謂風雅頌者詩之部分賦比興則製作風雅頌之體太師之教胄子以是六者三經而三緯之夫風雅頌可以名詩而賦比興不可以名詩朱子之言當矣顧二雅實有風詩二南詩兼頌體學者亦當參觀而互證之也

邪鄭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古注及呂東萊皆云作詩者思本無邪也朱子則以作詩者不必無邪而學詩者貴以無邪之思讀之二者意正相反蓋朱子以鄭聲淫即是鄭詩東萊則以鄭詩自爲雅音故雅鄭之說異而無邪之義遂殊朱子曰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邶鄘衛三十九篇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

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作夫子於鄭衛蓋深絶其聲于樂以爲法而嚴立其詞于詩以爲戒今欲爲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賓客乎呂氏曰詩雅樂也祭祀朝聘所用桑間濮上鄭衛之音世俗所用桑中溱洧作於周道之衰雖已煩促猶止于中聲孔子欲放鄭聲豈有删詩示萬世乃收鄭聲以備六藝乎後之據呂說以駁朱子者其說大約有五謂淫邪之人雖寡廉鮮恥亦不至自道其淫私播之歌吟使道路傳爲非笑況狹邪輕薄之人未必盡工爲什一也

季札觀樂歌鄭衛之風未嘗斥言其淫若如朱子說則夫子猶將放之季子何故美之二也詩爲中聲所止如三百篇不必盡比於樂則爲之樂工何從取其聲而歌之三也鄭伯如晉而六卿所歌皆淫詩何以對上國之卿不歌雅音而歌邪音好揚其本國之醜四也諸儒皆以樂之非雅者爲鄭故子夏以宋鄭衛齊皆淫于色而宋本無詩其聲亦鄭聲也非鄭風即爲鄭聲五也其言皆極詳晰而猶有未盡者蓋淫邪輕薄之人不盡無才如唐之元稹溫李諸人多有之矣且詩以合樂聲即詩也安見鄭詩非即鄭聲不知古之作詩者縱有邪思而夫子必不存之以貽來學何者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大學之教禁于未發之謂豫夫子之雅言尤凜凜于斯也且子之告顏淵曰樂則韶舞放鄭聲鄭聲淫此因韶樂而遞及之但論聲不論詩也鄭聲既必放之何删詩猶存其什使詩存而聲亦存是未嘗放也是故桑中溱洧皆刺淫之作其音皆止乎中聲非淫者所自作也審乎此而雅頌無邪之義了然矣司馬遷曰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乎韶武雅頌之音班固曰周衰禮樂俱壞樂尤微眇以音律爲節又爲鄭衛所亂故無遺法其云微眇者顏師古謂道在精微節在音律不可具于書鄭衛聲易悅人故爲所亂皆

指聲言不指詩篇也

詩亡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詩亡者太師不採詩王朝無掌故諸侯之國史亦不記錄之以進王國亡則與詩俱亡非僅雅亡也春秋所以繼詩亡者詩之爲教長於諷諭其微婉常餘于言外猗嗟稱禦亂而實刺莊公揚水諷晉昭而辭嘉桓叔其有深切著明如所謂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者必其事著于王官廹於忠憤而有然也詩存而列國之事可得之絃誦之間若其亡矣亂臣賊子何以彰其惡于萬世孔子以匹夫而操筆削事核其實

文生於義天王狩河陽夫入孫于齊有不必直言而見者約而達微而減是在讀史者之善會其旨雖弑父與君則直書之耳是故春秋卽詩詩亦史也孟子之言明白易曉如此而後儒乃曰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范甯穀梁序曰孔子列黍離于國風齊王德于邦君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群后也）夫王降爲風或是衰周時勢何至雅詩亦變爲風乎王室雖凌遲而雅詩誰能禁之不作且二南與豳雅爲風之終始而其爲國風則一也豈亦有升降之殊與善乎夾漈鄭氏之言曰七月者西周之風黍離者東周之風非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章如愚曰王之風非貶王也體自風也魯之頌非褒魯也體本頌也

詩體有風雅頌之殊非雅重于風頌高于雅汪琬曰十五國風中有二南王豳皆天子之詩雅頌有賓筵抑戒魯頌皆諸侯之詩不得以風詩專屬之諸侯或曰平王政教東遷故斥爲風行父請命於周然後有頌然則王之斥爲風也孰斥之王不自斥也作詩者不自斥採詩者必不敢斥其所得之詩以告于王也幽厲之詩猶列于雅而平王獨否是不逮幽厲也由二家之說思之則王降爲風之謬炳然矣

或曰巡狩廢而迹熄迹熄則詩亡列國之史官何皆復採錄其所得之詩以聞于列國且平王之詩列國又何從得之乎曰幽厲平之詩太史自得記錄之以流傳于列國列國之詩記之史官尤易流傳遠近也邵王倘能南征穆王巡遊天下轍跡徧在厲幽暴而宣中興東遷猶然共主列國之史官未廢則採詩之政與猶存故大序以爲國史明乎得失之迹也降自頃王以後而史無紀錄詩遂亡矣不然孔子何從取乎桓莊僖惠襄六王之世列國之詩而刪之乎

詩韻

古韻莫顯于詩而三百五篇之韻叶之多有不諧其說有三十五國之方音各有不同一也古之字音傳訛已久古

字少而音多一字每兼數音非可執一以諧聲二也詩必歌而後出每以餘聲相諧不必但就結字以爲韻自歌詩之法不傳而餘聲莫辨三也然則古韻終不可識乎曰以今之韻書求三百篇之韻有愈密愈疎耳安能識哉蓋韻本天籟古人作詩有不煩繩削而自合者非如後世之拘有成書拘拘于四聲以爲限斷也漢魏六朝詩賦悉同古韻魏孫炎始爲反切遞傳至周顒沈約始爲四聲之學作類譜以行世然皆爲字音而作未嘗卽指爲古韻也自唐以切韻爲試韻而舉世始限于四聲學者不求其本卽執此以讀三百篇之韻而不知其失之遠矣考漢魏時爲毛

詩音者九家悉已無傳至宋吳棫老才始以音母為本以轉聲相協作叶韻補音一書而朱子本之以作集傳實以今韻定古韻之始明人陳第心疑其非謂古無叶音作毛詩古音考以正才老之失近時顧絳亦有詩本音一書取陸德明古人韻緩不煩改讀之說為據博稽遠考謂三百篇均是本音雖無叶音同時毛奇齡又作通韻有五部三聲兩界兩合之說亦極浩博竊以古韻出于自然字音各有借讀其原始已無可考矣諸家之說雖博亦奚以為由今言韻唯有三端以四聲為一貫一也審餘音以彷彿二也取方音借音為本音三也其如蕩崧維天象武諸篇雖以三者求之亦不可得則唯闕疑而已苟以已見逞其臆說適以戾古而欺人豈足為訓哉

詩瀋卷之二

會稽范家相蘅洲一字雪舟學

總論下

荀子

古儒者之名盛於始而替於後者在周莫如荀子在漢莫如揚雄實則荀非揚比也古禮多傳于荀如勸學三年問等篇幾於有大醇而無小疵矣而傳詩之功尤莫大於聖門魯申公少從楚元王事浮邱伯學詩而浮邱伯受詩於荀子毛萇之學受之毛亨而亨亦受之荀子韓之外傳引荀最多先儒疑其亦出於荀唯齊詩見存之說甚少難定其是荀與否耳漢志言三百篇遭秦而存者以諷誦不徒在竹帛也然四家之外不聞別有詩家設非荀門弟子則詩之存否殆未可知後學何由得而諷誦之乎太史公曰威宣之際孟子荀卿咸遵夫子之業潤色之以學顯于當時蓋孟荀並稱由來已久自性惡之說與孟子牴牾而眉山蘇氏文致此語謂李斯學於荀子因弟子而傳成師罪豈為定論夫性惡之論意在勸人復善以警人之暴棄雖有違於性善之旨尚無背于道義之歸若非十二子一篇韓詩外傳止云十子並無子思孟子此出其門人之僞作無疑宋王伯厚辨之審矣予竊怪學者日誦詩而不知傳

詩之人何異於日衣布帛而不知蠶麻樹桑之有自也

魯詩

六經之出詩爲最先四詩之出魯爲最先漢志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盖當時最尙魯詩矣朱氏彝尊曰蔡邕書石經從魯詩其獨斷所載周頌三十一篇序與毛畧同惟劉向新序說苑及列女傳載國風序說與毛大異疑四家之序唯風有別而雅頌則同然魯詩亡於西晉久矣序之與毛同異亦可盡以劉向之說定也朱氏以劉向所述皆魯詩本之王厚齋以向乃元王後必當守其家學也然儒林傳不言向說詩之自蓋向之學極博又不見左氏傳其於魯詩不無出入故新序所載黍離之說先儒疑是齊詩也申公弟子一時極盛諸家皆莫之及如孔安國周霸魯賜諸人皆成名儒最後張唐許褚亦爲學者宗仰乃傳至西晉而忽亡者班固早言之矣曰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與不得已者不足之詞也毛傳行而魯爲之掩矣

漢楚元王傳云申公始爲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之詩傳師古曰凡言傳者爲之解說若今毛公詩傳是也而申公本傳則云申公獨以詩爲訓故以教無傳疑者則闕弗傳師古曰口說其旨不爲解說之傳二者不同疑申公本不作傳其傳皆弟子所作也

齊詩

齊師之出漢書不詳所自觀其與黃生爭湯武之受命對竇太后之論黃老言公孫宏之無曲學以阿世皆辭嚴義正則其傳受之不苟大槩可知其弟子如后蒼蕭望之匡衡翼奉師丹諸人尤極一時之盛至後漢陳元方猶祖其學乃與魯詩俱亡於西晉即軼說亦少間傳者或疑翼奉好言陰陽惑齊詩然繆甚於魯韓不知此非轅固生之咎也觀匡衡政事得失疏引關雎一詩言后妃夫人之德與毛無異可見一斑矣

韓詩

韓詩不詳所自其書有韓故韓說內傳外傳四種本傳稱嬰推詩人之意作內外傳數萬言則皆嬰之自作也班氏謂韓詩頗與齊魯間殊其歸則一然當時頗不甚行其弟子惟有王食長孫數人而已外傳多斷章取義明王世貞譏其多引詩以証事非引事以証經故多浮泛不切牽合可笑之語則他書似可概見考嬰孫韓商待詔殿中對上曰嘗受韓詩不如易深太傅故專傳之則嬰之詩雖其孫亦以爲不如易深矣然內傳流傳至北宋始亡其佚說爲諸家引用者尤多外傳至今猶存本傳稱嬰短小精悍雖董仲舒莫之能難其辨說必有過人者惜內傳之無存也

新唐書載韓詩有卜商序而嬰爲之注知三家詩序不同莫不托之西河矣

大毛公

大毛公亨者毛萇之師也當時前後有二毛公故以大小別之但漢書並無毛亨之名而亨之授受亦有二說陸璣述徐整曰（吳時人）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大毛公爲詩訓故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一云子夏授曾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子荀卿子授魯人毛亨亨以授萇二者未知孰是愚意毛傳明著孟仲子之說則後說是也鄭康成曰魯人大毛公爲訓故傳於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據此則今之詩傳當是毛亨所作授之毛萇而萇或更加附益推明之以傳於世者未可專屬之萇也

小毛公

毛詩不行於西漢故毛萇無傳而萇僅附於三家之末皆無事實可徵夫以獻王之尊信毛詩如此而其勢不足以行於世者何也藝文志言毛公自謂出于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蓋當時經生各守其師說未之肯信也然其授受原委章明如是豈可誣哉毛之立於學官也在新莽秉政之日爾時諸儒斷斷至以去就相爭乃及其既立而三家之學漸晦何也陸德明謂康成作毛詩箋以絀三家所以三家中絕葉夢得謂毛公時左傳未出孟子國語儀禮不甚行而先與之合世人未知毛詩之密故信從三家逮諸書出而證之然後俱宗毛公其說是矣然儀禮左傳出自河間獻王子長史記本之二傳國策爲多何說詩一遵魯傳乎猶曰史家也劉向明見左傳而列女傳新序說苑諸書仍守元王家學劉歆立儀禮左傳於學官移書讓太常博士毛詩亦其所立何不盡舍魯詩而從毛乎蓋經生競重師傳爾時良無巨儒出而正之即魯詩亦取春秋采雜說非盡無稽不可以卒廢也由今思之毛之勝於三家不待多言也即關雎一篇若爲康王政衰之詩則何以爲風之正始且於不淫不傷之旨何取是故毛傳雖不必盡合于經但較之三家則毛爲近之請以班氏論申公之言移之矣

衛宏

鄭氏詩譜曰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自漢以前未有以序爲衛宏作者後漢書始稱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爲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傳之世于是隋經籍志因之謂詩序創自子夏毛公衛

宏又加潤益自是學者何爲實據皆議紛如矣予考詩序如果創自子夏毛公敬仲何敢從而潤益其遺文微特此也毛序行於新莽之世去敬仲已百數十年立之學官流傳天下久矣敬仲以一人之私見起而更益之其誰肯信且漢時最重師傳敬仲乃毛七傳之弟子毛授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敖敖授陳俠俠授謝曼卿曼卿授衛宏豈敢捐更古序乎蓋孟喜傳易詐言王孫之枕膝而梁邱賀疾起以証之矣宏烏能明目張胆以作僞哉況毛公本古序以作傳使宏僞序寧不與傳相左若云傳亦爲宏僞作則鄭箋具在何並不一字及宏乎葉氏少蘊曰據史毛公趙人與河間獻王同時三傳而

爲徐敖初無謝曼卿獨東漢賈逵之父徽學詩於曼卿至顯宗時令撰齊魯韓詩與三家同異蓋自漢室中興毛詩始顯康成與宏略相先後豈有不知而以宏之言爲子夏之言者其理甚明予謂宏與賈徽同受業于曼卿之門使宏作僞徽等豈肯聽之蓋考古務從其朔其後來無根之談皆屏之弗道也可

詩序一

詩之有齊魯韓毛猶易之有施孟梁邱書之有伏生大小夏侯也其各篇首一句名爲小序者傳之自古經師據以成經非由已作也但謂序皆子夏所作是殆不然三家詩各有序而不明爲何人所作獨毛公自謂作於子夏設三家之徒出而正之曰此吾師某氏之傳非子夏作也爲毛氏者將何以應之予蓋伏讀漢志而得之矣漢志但云毛序自謂出于子夏所傳未嘗謂是子夏所作也即毛公亦不言子夏作序其曰傳者不過經師之遞相傳授云爾也其間聞見異詞記錄舛錯故得失時見豈子夏筆之於書以授學者哉如毛公謂是子夏所作何不于序首明標子夏之名如標孟仲子高子之文乎是非特小序非子夏所作即大序亦非出自西河之手無疑蓋子夏序詩之言原出於鄭氏詩譜其他無有而沈重寶之隋經籍志因之實

鄭氏之私言不足爲據此可以息千古之紛紜者也

詩序二

謂子夏不序詩而疑之者始自昌黎韓子而歐陽永叔蘇子由繼之于是夾漈之辨妄出紫陽之駁說興焉昌黎曰子夏不序詩有三知不及一也暴揚中冓春秋所不道二也諸侯猶世不敢以云三也歐陽永叔曰子夏親受業於夫子其言風雅有正變而論關雎鵲巢則繫之於周召使子夏而序詩不爲是言也蘇子由曰子夏嘗言詩於孔子孔子稱之故後世之爲詩者附之要之豈必出於子夏其亦出於孔子或弟子之知詩者爲之夫蘇氏既謂序非出

自子夏又謂出於孔子及弟子知詩者爲之如詩者究屬何人子夏可與言詩何遽不如同門弟子乎歐公之疑序尤在二南之繫周召然以文王之風詩繫之二公分陝之地仍爲王國之詩即如所言亦無害於義也至昌黎之說更有未盡然者子夏篤信聖人文學最著何云知有未及中冓之言春秋不道而左氏道之左氏非孔子弟子乎詩序之作國史既著其得失諸侯之所惡在國史而不在詩序春秋經之文非必著之方册以班列國者況聖賢著書立言豈必有天殃人刑之懼是三者烏足以爲定論必如夾漈紫陽條駁序文而詳論之庶可知子夏之序詩必不至麗雖如此然此實鄭氏之貽悞非毛公之闍人也說見小戴蓋聖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諸弟子莫不恪守師承依七十子之中未聞有自作一書自注一經以垂後世者論語孝經禮記皆記述之言又其門弟子之所錄也子夏在孔門年爲最少晚而設教西河其尊所聞以傳經於來學則有之矣作序則未之聞也

詩序三

詩序既非子夏作矣然則毛之序其出於私見而妄傳之耶抑別有所據而非苟耶曰序與蔑之授受彰彰然也河間獻王述次必于儒者山東儒者多從之遂使毛公授受

不明獻王豈肯信之諸儒寧不羣起而攻之但秦政挾書之律至孝惠方除簡策之流傳易紊甚之所守或失其眞而不能歸於一是故自首句以下有隨文生義而絕無意味者矣即其首一句亦有詩序相離以彼冠此且有依次補湊失其本然者矣毛公豈得辭其過歟雖然經義之淆雜自春秋以後古人入殊即明受業聖門其說詩亦難盡信文王陟降信之謂也湯降不遲降有禮之謂也固難解矣大武之詩明曰於皇武王乃曰武王克商所自作赳赳武夫二章本無異義乃以前章爲美後章爲刺其述名卿大夫之言亦多可疑即禮記引詩亦有如左氏者我躬不閱何以爲終身之仁明發有懷何以爲文王之詩如曰斷章則三百篇何句不可斷章此朱子孝經刊誤所以盡去其章末之引詩也蓋聖人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即善守師承者安能悉還原本荀卿帛妙固應先任其咎矣四詩之出毛爲最長取其長而舍其短窮經之士何苟求於毛公

詩序四

王氏安石曰詩序者詩人所自製此妄談也古人之詩豈必如今人先命題而後作乎程子曰大序文似繫辭分明是聖人作范氏處義曰觀齊序合於論語都人合於緇衣

栢舟淇奧諸篇合於孔叢者二十以是如爲孔子之言不知此皆經師之守而不失其傳者耳子夏尚不序詩何得舉而屬之孔子嘗考古今爭序者在漢莫如鄭在唐莫如孔而宋之呂東萊元之嚴華谷尤能曲暢其旨疑序者始於韓昌黎發於成伯璵宋儒從而力排之今序旨詩者始於蘇潁濱甚於鄭夾漈王雪山而朱子因句詆而字駁之嗣是以後或信或否又分道揚鑣不可勝紀矣平心而論信之過者固未爲盡得攻之甚者亦未見無失也君子之學務折衷之以求其當而已漢學上接周秦古序豈盡無據讀書要在得間創義非以求新序之可通者毋苛求其疵其不可通者經文具在四經三傳可旁證也以斯讀序必有渙然神解者矣

詩序五

毛公詩序因流傳而失者其證三劉歆曰孝文時詩始萌芽在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各有詩禮春秋先師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是詩之初出本由於諸儒之聯綴而全何論傳義之不齊一也鄭氏篤信小序而于曹之下泉四篇雅之雨無正四篇皆敢從已說謂是經師移易古序者其證二也先儒謂序出於毛氏而毛傳乃不盡與序合如羔羊之序以爲在位皆節儉正直而傳無是義鳲鳩之序以爲德如鳲鳩而傳亦無是訓即以序論如魚麗之序既云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是皆文武時詩矣而常棣又云閔管蔡之失道凡若此類明非出于一人之手即毛公原序後人亦或有移易失次奏合補湊而非真者其證三也人疑古序不盡出于毛公亦獨疑毛公之傳訛而罔辨蓋是非錯出而守其範圍者難矣

集傳一

以千載下之學者翻千載以上之成書非其學與名之相副而能深抉古人之病不可奪也雖然其持論必多過當

矣公穀不如左氏而排之者遂目爲膏肓之疾周官用于新莽而詆之者統指爲國師之書豈其然乎朱子之作集傳以抗毛也審之本文以求其義參之三家以折其中取之二傳國語漢書楚辭以垂其據其用意莫勤焉所以頒之學官至今莫之能易然當時呂成公業與之反復相爭而陳止齋直移書責之謂其以千七百年之彤管靜女三代之學校青衿指爲偷期之物淫奔之地而竊以爲未安也朱子亦恨其書之早行追悔無及故于憂心悄悄不禁發今仍依古說爲說孟詁于青青子衿仍以樂育長養爲辭白鹿洞賦而其序呂氏詩記之言曰是書所引朱氏實某少年淺陋

之說其後自知不安有所更定而伯恭父已下世矣蓋言之失而不護其前非賢者而肯若是哉愚考集傳之說其鄭衛諸說之疵謬非淺但矯枉過正雖免後人之指摘而國風尤甚馬端臨謂雅頌之序可廢而國風必不可廢郝仲輿謂不徵不婉不可為詩一覽無餘拘執纏累不可為詩盡乎此不過乎彼膠柱則合觸類則非皆譏朱子國風之失而雅頌亦可槩見矣夫先朱子而攻序者莫如鄭樵之詩序辯妄而陳振孫已譏其不知妄作同時周氏孚直作非辯妄一書以糾駁是知古說之難攻莫如小序使非朱子焉能使天下後世之信從如是哉惜其改正之說不詳見於後而世之習詩者惟知恪守集傳不知廣搜博證以折衷於一是斯亦學者之不幸歟

集傳二

鄭漁仲譏漢人講詩專以義理相傳而詩之本以失朱子謂宋儒傳經專以義理上薄漢唐漁仲正如是而反貶漢人何耶漢之傳箋訓故誠不免於穿鑿然尚不以空言相臆度而失詩之本也以義理空為臆度則考據失而詩之本益離即以集傳論如關雎詩之第一義也朱子以序為非而改之曰后妃之德宜配君子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幽閒貞靜之德故作是詩是以義理度之而知其然也然所謂宮人者王季之宮人耶抑文王之宮人也古者父子異宮王季之宮人何以見文之求后妃寤寐輾轉如是其切也如文王之宮人則其宮多嬪御早在洽陽渭涘之先亦非修德所宜然也夫宮中之事宮正主之屬在少宰動靜傳於庭門何必宮人始能知后妃之德此其義之難從者也卷耳之詩以序為非改之曰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亦以義理度之而知其然也然則以后妃之幽閒貞靜之際嚴而乃僕馬陟岡利酌觥罍遣憂傷較尋常之思婦殆有甚焉此又義之難從者也蓋即開卷之可疑如是其他可勝舉哉夫以千載後之心思遙溯千載以上之道脈可默而印也以千載下之心思逆推千載以上之事實不可據為實也莊子曰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莫若以明甚矣明之難言也

集傳三

朱子之詩傳之輔廣黃幹其後何基王柏金履祥吳澄諸人皆以羽翼集傳為事紫陽得之而益彰然尊之過甚則攻之益多未必非諸君子之有以召之何也朱子晚年深悔集傳之行思欲改正而無及其裔孫鑑有詩傳遺集一書序之甚明乃諸君子必以集傳為不易之定本其因書注與集傳及詩序駁說不同之處悉諱而不道唯翻駁序

義更甚於朱子則門戶之見存於中而不化烏能禁後人之弗攻哉夫朱子之私淑程子殆如孟之於孔矣程子篤信小序謂非聖人不能作至朱子一掃而空之直詆之曰不成文理其所見之各異不妨如此之甚者學問之道唯求其是而不必阿附傳以自域也使諸人能取朱子更定之說悉遠集之以行世則所以救其缺失不少矣故曰辨之愈甚則攻之益多實諸人有以召之也從來說詩之迂滯莫如輔廣之童子問一書然小節間或可取若王柏錄欲刪野有死麕一篇於周南退何彼穠矣甘棠二篇於王風刪去鄭衛詩三十篇毀以刪詩自任此則悖妄之極并得罪於朱子矣何足道哉

詩瀋卷之三

會稽范家相字蘅洲一字雪舟學

國風

詩何以有風之名也風起于大塊之噫不頃刻而千里百物其披入莫速焉觸于物而成聲物亦感其聲以作聲草木之刁騷鳥獸之好音皆風之所使也侯國之君各于其民以宣政教上行下效捷于影響因之歌有懷而詩有思可以諧金石而被管絃猶之風也故曰國風今夫風之來也必有其方而各應乎四時之令序盛德在木則東在金則西違其時而至者爲戾故和則爲谷風暴則爲烈風暖則爲凱風戾則爲淒風是以風有正有變也治世之音安以樂亂世之音哀以思夫風之爲之與風非特國有之也人臣進揚休美作爲樂章亦曰其風肆好穆如清風故六義貫之全詩也國風之名見于禮記左傳之稱引非一程大昌謂詩有南雅頌而無風誤也

二南說

文王之化自北而南關雎既作謳吟遍于南國故謂之南其詩皆在文王之世周公採取之以爲房中之樂而賓興合樂燕禮工歌鄉人邦國俱得用之故南與雅頌並稱所以別于列國之風也其詩實爲風體故以冠于國風之首

二南分周召者大序謂王者之風繫之周公諸侯之風繫
之召公後儒又以周召分陝言之謂周公所分之地所得
之詩謂之周南召公所分之地所得之詩謂之召南朱子
曰繫之周公者以周公主內治故也繫之召公者以召公
長諸侯故也迄集定爲篇以周爲周室發祥之地太王始
遷周原因爲國號召本周內之別邑而在雍州之域岐山
之陽而周在扶風之美陽召在扶風之雍縣周南者周以
南所得之詩召南者召以南所得之詩以地爲別非繫之
周召分陝主治之地也然則何不統謂之周南而析之爲
召南予曰周南之詩止于王畿召南採之畿外別侯國于

王畿仍冠以畿內之邑名義在尊王此則大序之說爲長
但非以二公分治之采地繫之耳或曰周南之漢廣汝墳
非畿內之詩也何以入之周南曰漢廣見王化之自北而
南汝墳又見王化之自西而徂東自南而漸北故入之周
南以見王化廣被之始其詳見汝墳篇

周南

關雎

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
也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焉舊以此爲關雎之小序其下
接言風風也至王化之基爲大序鄭氏謂大序是子夏所
作今詳其文義當合聯綴實都出於秦漢經師之手非一
人所作也至篇末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
淫其色云云此乃小序中之後序又別出一人之手與各
篇之後序正同非大序文也當分別觀之
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只此一語渾融包括意味深長後
序承之以求淑女配君子爲說古無異詞朱子以君子好
逑琴瑟友鐘鼓樂非衆妾之夫人所可當故改而屬之后
妃是也然婦德莫大于不妬樛木歌其逮下螽斯咏其多
男皆此意也此求賢女以配君子則君德日隆不昵於色
與人主之求賢輔政無以異二三章采荇以供祭祀皆以

左右爲詞明有求賢女以配君子之意後序乃相承古說
不可廢也但樂不淫哀不傷是專主音聲而言不當引以
解詩耳
雎鳩摯鳥關關然和鳴於河洲之上物得其配而聲相應
也窈窕者幽閒靜專德言容工無所不備詩人言后妃脩
窈窕之淑德宜爲君子之逑匹蓋專美后妃也當如集傳
謂本宮嬪人所作見其有幽閒靜專之德而美之也
荇菜以供祭祀之用采之不可不慎其參差不齊之狀或
在左或在右苟非悉心以采擇將無以佐俎豆而享神明
以喻女侍之在左右者至多其足備夫人世婦嬪御之選

者難以本覿能不上下求務得其人以襄內治乎尚求
之而不得則不禁寤寐思服至于悠哉悠哉輾轉反側而
不可以自已此古后妃求賢女以佐君子所謂憂在進賢
不淫其色也
參差荇菜荇其采而得之得而芼之則衆可知矣君子之
心既而后妃之願遂雖如鼓瑟琴如考鐘鼓亦不為過語
列女傳曰齊姜在宮姜文一之刑于與后妃之徽音俱在言
下矣
關雎摯而有別毛萇鷙鳥之類曰關關則非小鳥之音矣
朱子從鄭樵謂狀似鳧鷖而未明為何鳥然鳧鷖鴛鴦非
有關關之音也惟王肅指爲雎鳩錢氏詩詁疑爲杜宇俱
不可信唯嚴華谷引鄭子諭官曰雎鳩氏司馬也杜預曰
雎鳩王雎鷙而有別故合古注

葛覃

上古有蠶桑之利並無治葛之典而后妃之采刈以爲絺
綌如此則民間之操作尤勤故可見獻繭繅絲之後深宮
並無暇日婦功殆無不備矣故序曰后妃之本也合全詩
觀之治絺綌勤也服無斁儉也念歸寧孝也薄私衣敬也
告師氏尊也一詩而五美具是爲天下萬世婦道法矣

卷耳

卷耳之序何以曰后妃之志也具一何言之序下皆經師之說入者以後皆同
文王囚于羑里七年后妃無日不切懷思此遣使臣下紂
所作以勞使臣之詩也卷耳易生之草采之尚不盈筐嗟
我懷人之故乃寘彼使人于周行之上陟崔嵬陟高岡
其馬玄黃而虺隤僕痡而呼吁勞甚甚矣於其歸也我姑
以酒禮飲其勞酌以金罍酌以兕觥維以不永懷不永傷
予懷將彼文王之亂以行其報功之志故曰后妃之志也
末章想勞之至如聞其聲
此詩與四牡皇華相表裏詩推心置腹勸奔走者有不
忍奔以將予故左傳引之以爲能官人也而后妃內助之
美益可想見

樛木

樂只君子指文王也后妃能逮下衆妾得進事于文王猶
樛木下垂而葛藟得引蔓以上附有君夫人之賢而君子
之樂可知也易曰夫婦得而家道成傳曰一正家而國定
福履是以綏之

螽斯

螽斯蚣蝑蟲屬害稼之物說者謂其一生九十九子以比
文王之則百男尚可爲訓詩蓋以螽斯之薨薨和集與子
孫衆盛不爭之意取義不在多生

韓詩外傳曰宜爾子孫繩繩兮言毋賢能使子賢也毛傳振振者仁厚也繩繩者戒慎也蟄蟄者和集也可以見好教之聖諸說俱云不妬而子多

桃夭

桃夭與禮兩亦兼賦與比爲華而實實而葉賦其時也曰灼灼曰蓁蓁比其容之盛亦比其儀之備也而其人之則曰宜其室家宜其家人如是焉而已夫宜豈婦道所易言哉詩曰無非無儀無父母詒罹易曰无攸遂在中饋貞吉斯之謂宜

兔罝

此詩集傳原本毛傳諸家盡同今細繹詩意似美文王之求賢得人即兔罝以起興非必兔罝之野人皆干城腹心之選也肅肅椓椓之謂兔罝之肅肅猶其椓杙之聲則其施於中逵施於中林必多所獲可知以與文之求才搜羅無所不至夜赳赳之武夫必將得之以爲干城腹心之寄也尚父鷹揚非腹心之臣乎

兔罝之興武夫與鹿鳴之興嘉賓文武之用一也文爲方伯伐崇退征萬武功多矣適駿有聲遹求厥寧可以見奔走禦侮之佐

芣苢

芣苢何以美后妃也曰周南之國化行而俗美也采芣苢何以見俗之美曰婦人無事家室和平也無事則何不蠶與織而相與采芣苢曰蠶織之暇采之以其宜子也或曰芣苢未必宜子也韓詩直爲車前從爲芣苢似是而穢且車前宜子圖經不載故魯韓詩皆以爲蔡人妻傷夫有惡疾有作則何以入之周南曰二謂為當時言外求之耳芣苢不過偶有所用而采之非專以此爲事也乃即此閒事而同巷之婦相與聯袂而往授手而歸一種歡忻和樂之意溢于詞表王民之熙皥非后妃夫人之化之美何以至是彼其賦中谷之有蓷則仳離如形言下嗟歎生之蒙楚則悼亡已在終篇登山采蕨思婦懷人陟岵采蘩婦女思歸同是借物起興即事言情而心之忻戚時之盛衰迥乎不同豈可拘牽文義以說詩哉

漢廣

木喬則枝葉紛披人堪休息喬木擢幹挺生無陰可休以興游女之難于也游女尚如喬木而在閨中者可知是皆文王之德之所被也漢之廣江之永不可方與泳言文王之化是即係后妃之化也二三章指游女之于歸而美之言錯薪之翹翹者人猶爭往刈之況如喬木不可近之游女而人不以禮往求之乎言秣其馬覩迎之所乘于歸之

所見也

汝墳

周南之大夫行役其妻念之而有作此南國之詩而附于周南者乃其邑則道與于南北自北而南地相近者正之江漢凡詩言其漢者每篇之末皆言其父故附於此一詩汝墳則又自南而北求之於商而亟北殷之畿外皆別之字下所謂三分有二也故附以汝墳一詩始曰伐條枚卒曰伐條肄君子之勞王事一年矣幸其既見而樂之也王室如燬雖恐不免也父母孔邇猶慶其歸見父母也父母者行役之父母非指文王文王爲方伯之

職能使其民尊王如是即是化道之大行末章父母孔邇毛公無傳三家及箋疏皆指行役之父母獨長樂王氏指文王而呂氏詩紀及集傳因之姿氏炳璋曰紂都在河南衛輝府汝墳在穎去紂都近去岐西數千里非孔邇也蓋云王室雖則如燬矣使臣猶幸生還二親無恙故傚浠爲懽耳

麟趾

麟祥物也世不恆有若此振振仁厚之公子非麟而何故行見麟之生復爲麟也繁而爲公姓又繁而爲公族皆是麟也皆振振也美之詩之所謂風諫而讚者

孔疏謂定與角取其額非有他義𢌿也夫獸有趾則必有額則抵有角則觸而麟皆不然是無意與嚴氏華谷曰此詩之詞寂寞簡短蓋亡歟而有餘音也

會稽范家相蘅洲學

召南

鵲巢

以鵲巢興夫人之德何也鵲善爲巢而鳲鳩之均乎鵲鵲得之有不自爲巢兩者不相妨有之人亦宜然或鵲得其德而所適非人或守宗廟而于歸非其人者其其然也夫以夫人之來居也亦鳩有巢雖鵲居之矣然哉觀迎之爲禮也之子于歸百兩其御之矣下二章特就首章之言而反覆之

采蘩

記曰采蘩樂不失職也左傳采蘩采蘋昭忠信也皆主祭祀言不在諸侯當依古義則樂可通用蘩香草繁蒿也故可以[illegible]用

在公也召彼之僮僮還歸也而彼之祁祁亦咏夫人之誠敬從可見於自見矣夫人之恭職公侯之刑于也鵲巢繼[illegible]所采蘩[illegible]編爲[illegible]

被之首飾也服有六服禕衣揄狄闕狄謂之三翟與鞠衣展衣褖衣其爲六服其首飾則有副編次三項副者覆之於首若今之步搖以從君祭祀以配三翟者也編者編髮

爲之若今之假紒編他髮爲之假作紒形乃告桑之服以配鞠衣者也次者亦髮他髮與已髮相合爲紒次第其髮之長短爲之所謂髲髢也乃進御于君之服以配褖衣者也凡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上公夫人得禕衣以下侯伯夫人得揄狄以下被即次也夫人祭祀不得服被如六禕事則告桑當服編受蠶當服副亦不應服被古無定說姜氏炳璋云此夫人齋時首服也祭統云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君致齋于外夫人致齋于內然後會於太廟鄭云外君之路寢內夫人之正寢居夫人有正寢亦有燕寢夙夜在公言齋宮也謂祭日之齋燕之類君以路寢爲齋宮夫人以正寢爲齋宮夫人在齋宮內首服以被者玉藻云元冠丹組纓諸侯之齋冠也黃氏三禮圖云婦人緣衣之黑因男子之元端也亦名緣衣由是言之君之齋服元端夫人不緣衣乎君之齋服元冠夫人不服次乎夫人齋于正寢既不可如祭時服副禕又不可服告桑之編同於燕寢之見君首服以次故曰被者夫人齋居之首服也此說爲前人所未及彼之祁祁薄言還歸夫人自正寢易副以被歸于燕寢也夫人之祭服當釋于正寢自正寢而歸燕寢曰還歸

草蟲

未見而心則憂既見而心則夷婦人之思君子如是預而已不敢怨其君但以慰其勞和不之至也能以禮自防也

采蘋

此因采蘋樂循法也故序曰大夫妻能循法度古說謂是教成之祭按昏義婦人先嫁三月教之言德容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以蘋藻與采蘋采藻正合观末章有齊季女一語似爲未成婦之稱亦與教成之祭合序意盖謂大夫妻本祭之循法自其教成而已然耳女之教成而能循法者幾人而季女獨一一循之盡其難哉且夫采蘋藻盛筐筥湘錡釜奠牖下不過尋常之禮法人所能爲也而一切

濯濯奉持升降拜獻洞洞屬屬之意俱歸併在有齊季女一句此之謂大夫妻能循法也豈教成未爲婦乎

甘棠

此篇以文義詳之似不類召伯生前時詩左傳思其人猶愛其樹亦似既没而思慕之詞然詩作於武王之世則召伯之循行當在文王時而召人去後見思非在身後矣舊說爲長

行露

此詩韓詩外傳及列女傳所述甚詳當爲申人女所作但召伯聽其訟耳故入之召南

多露濡人之衣我豈不願夙夜以遄行但畏行多露耳喻非禮之不可犯也

雀本無角而能穿我之屋鼠本無牙而能穿我之墉猶之術前無室家之禮而居然以我爲室家速我于獄也然雖速我獄亦如室家之不足何故其文甚明

羔羊

孔疏釋羔裘爲卿大夫之朝服考禮表裘錦裘皆不入公門明非朝服可知若退朝則釋朝服而表裘故五紽五緎並見襮露耳然檜風不曰羔裘以朝乎曰此裼衣也賈氏孔氏謂裼衣之外别有朝祭之服不知玉藻明云君在則

裼裘飾也是裼衣即朝服矣古之禮服直領無衿裘上裼衣裘皆微露故曰盡飾

五紽五緎衣服不亂退食曰公從容有常猶大雅美都人士之意

羔羊之皮五而素絲之飾亦五紽亦縫也緎者縫之界緎織素絲爲組紃各加飾於裘之縫中凡有五也委蛇韓詩作逶迤公自也其義較長

殷其靁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雨雪也而楊柳矣何斯役也而竟違斯時乎則以王事之靡盬莫敢或遑耳然我振振然仁厚

之君子其必畢事而來歸哉擊其歸而美以振振信其不肯念私室而忘公事也而大夫之懿鑠亦在言下

摽有梅

摽有梅非女子之自言詩人之言也若女子自言曰求我庶士迨其謂之是雖村巷之女亦不肯赧然而出諸口矣貞婦者女子之自叙也此與周南之桃夭相應桃夭羨其及時摽梅唯恐失時其義一也

小星

此美南國夫人之能逮下使衆妾各知安命也能安命則抱衾與裯旦星宵征皆視爲分所固然而無敢后匹嫡爾故稱國之嫡妾尊卑明而進御以法宮政肅而女謁不興后妃之化大哉

星之早見於東方者或三或五皆大星也參昴正是大星而言小之者從其初見言之耳或曰王后雖月對月而言則星爲小此嬪婦三夫人之喻若抱衾與裯則是下妾賤役爲嬪婦之人之宵行之際指下妾所抱之衾裯以明其已不敢當夕之故寔命不猶耳此義尤細

江有汜

江大而汜小猶之嫡上媵偕與而比也能在右之曰以與猶待也過往過也汜比媵從嫡來歸爲嫡所惡斥之他所後乃迎之以歸非待年於國先已如之也

毛傳曰江汜之間有嫡不以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其云不以媵備數是從嫡而來歸者可知故曰遇勞而無怨若猶待年於國則何勞之可服乎

左傳曰諸侯娶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公羊傳曰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以姪娣從士昏禮亦無娣媵先嫁之禮明見於經傳如此就者謂古人以女之意爲恐其嫡不育早亡即以媵爲之繼室且姊妹相處亦可感婦女之陰私是固然矣予考之賈疏自升階即席以至徹出侍戶間可則然許我依禮者無殊禮子禮本人情何以國君之女

使同姓諸侯從徒役之如是且諸侯自長女以下餘女悉當爲諸侯以備宮之女一爲宋伯夫人又一爲許穆夫人許美其女待以同姓之嬪禮公羊私乎且以姑媵姪以娣媵嫡在人情恐不如是親也竊以禮之言媵未嘗指爲視娣之姪者同姓人人之女媵於君女亦即姪娣若奏擬以贏氏疑其是視生庶女但愛其人而願爲之媵非體不當後也凡媵必隨嫡以往亦無待年于國之理古之媵嫁今之陪嫁其女可媵男亦可媵伊尹嘗爲有莘媵臣春秋戈公子結媵陳婦於鄄秦以井伯媵穆姬是也春秋時以前媵猶以小後大皆繫之以勢而就經者遂據爲

古禮樸略之處尤事不恆有未可執以爲疑讀左氏公羊
王傳者當兩討論之可也

野有死麕

此成王之無禮以求女也野有死麕物之自斃者堪憎人
猶不知所擇猥以白茅之包而取之有女懷春女之
成時者非正也斯不由自愛乃無端身往誘之此非必真
有其事也設言如有懷春之女吉士亦不可往誘之耳
林有樸樕粉非樹蔚不可輕身以入也野有死鹿白茅純
束不可冒昧以取也女庭深閨懷春之思誰實知之而吉
士可以非禮誘之乎

爲吉士者設之戒舒其行而脫脫兮無動其所佩之帨兮
[illegible]無使我守閨之尨也吠斯其爲好脩之吉士也
此爲二南之正音前人失解至目爲淫詩可怪也

何彼襛矣

平王齊侯爲非平正齊一之謂顧氏炎武曰此莊王之事
附於召南其與文侯之命以平王之事而附於書一也召
南十三篇十均乃欲退其三於王風而不知後王之事可
附前王此不讀書也洪氏邁曰春秋莊公元年當周莊王
之四年齊襄公之五年書王姬歸于齊莊公十一年當周
莊王之十四年齊桓公之三年又書王姬歸于齊莊王爲
平王之孫則所嫁王姬當是姊妹齊侯之子即襄公桓公
二者必居一於此矣其說甚明鄭樵曰齊侯嫁女以
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遠送之齊侯僖也王姬正是平王
之孫而其女乃平王之外孫詩人見其衣之穠容之盛車
行之肅雝猶是王姬之故物因以想見周家內敎之美此
得詩說者之在傳亦合似可從也

騶虞

說曰騶虞樂官備也官備者才多之謂賈誼曰騶者天子
之囿虞者囿之司獸者人翼五豝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
騶虞之官能翼蓄以供田獵則官之備才之多可見矣

鄭箋一發五豝謂驅禽獸之命命中者禽獸各爭其命也孔
疏五豝一矢殺其一而已非矢不兼發中必疊雙如西都
賦所云也朱傳引之徐古者一發四矢蓋先後發之非四
矢齊發也豝中而五豝齊見於葭蓬庶物之蕃庶可見
而虞人之效職不可嘆美乎

詩瀋卷之五

會稽范家相蘅州學

邶

柏舟

柏舟不類於凡舟汎之水而無所用則亦汎其流以興賢者在人國置而弗用猶之柏舟耳然而豈敢置君國於膜外哉耿耿不寐不啻有切已之隱憂惟我無酒以敖以遊而憂其何以暫釋哉

鑒所以茹物而我心匪鑒不可以茹兄弟我所據而我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適以逢彼之怒兄弟指小人怒則羣起而攻之也

夫我心雖匪鑒也然而匪石也不可轉也匪席也不可卷也我之威儀棣棣猶是中規中矩不可選以隨人豈因彼一怒而改其常度乎

唯其如是而我之憂滋甚矣既獨立而無儔寧不取慍于羣小覯閔多而受侮不少未嘗不寤辟之有摽也憂心悄悄非但長憂正以憂國病時有摽非思改節正以憂公我無所訴訴之於日月日居月諸胡不長明而迭微則有時而不可照察矣煩冤蘊結如彼不澣之衣積垢在身不可滌而釋也安能假羽翼以奮飛使得一訴君所而申雪之乎

綠衣

綠衣也而忽黃其裏則將黃其衣矣黃其衣則將黃其裳矣心雖憂而無益曷若已且亡哉一章 綠兮絲兮是女所乎治而其明分同是絲也而治之爲綠治之爲黃我思古人正名定分蓋使之各相安而無相訧兮二章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過時而成棄指古之人未嘗有之今則然矣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所以刺莊公者何其婉也

燕燕

石碏之誅州吁也以陳爲援戴嬀之歸陳不無力矣詩曰先君之思以勗寡人則其平日之勉戴嬀而欲甘心於州吁者殆非一日故稱其秉心之塞淵而遠送于野其執手丁寧豈直爲婦女態哉詩之可以補史也如是

日月

此與下終風皆追念莊公悲其言之不德也蓋嘗對日月以欠誠寧古處以規正不謂乃如之人逝不古處則邦國胡能有定乎當其時寧不可惑然一顧我耶

三章言德音無良者言彼之所稱爲德音實皆無良之言也指實害而言之

本章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言父母畜我之深恩初不料我

之有今日也尚其有知應念其負我之不令矣報我不述言莊公所報之言不堪盡述於人

終風

借終風之暴比莊公之喜怒無常笑而謔浪且放肆笑而實怒矣中心焉得不悼乎

終日之風未有不霾者彼如惠然肯來忍見其霾蔽莫往莫來言其往來無定是以悠悠之思與日俱長也

霾則曀曀則陰且雷發炭烈雖無所不至也願言則嚏氣噎則生號哭也

擊鼓

左傳州吁以諸侯之兵伐鄭以告於宋無寧陳與宋之事其伐鄭有二一圍其東門五日而還一敗鄭徒兵取其禾以還亦未嘗曠日持久如詩所云也且詩云土國城漕考春秋閔二年衛文公渡河而廬于漕僖二年文公又城楚邱便漕既城不城楚邱矣諸家皆以為疑姜氏炳璋曰州吁適陳伐鄭推宋為主平陳與宋者連合陳宋之謂兩次雖俱未曠日持久方其踴躍用兵必不先計往返之速如是所以有居處喪馬死生契闊之悲居無室家即謂之處不係乎有城無城也先城漕而復城楚邱為遷都計也何疑為州吁之詩

首章言其殘民以逞或城漕或伐鄭踴躍無前之狀二章猶擧其踴三章恐其不復能歸也彼將于是為居于是為處因兵而安忍則將愛喪其馬為敵人之所騎矣于以求之于林之下敵人之馬充斥于林中而身命其可保乎下章遂以長訣其室家

凱風

孟子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若既已改嫁則義與父絕非小過矣蓋不安其室而七子作此以自責欲嫁而中止故曰小過詩無毋嫁之意甚明

凱風自南棘心吹而夭夭可以人而不如棘乎母氏劬勞

凱風之吹棘也

凱風之吹棘飯而成薪矣我母氏之聖善撫我七人竟無一之為令人何以為人子哉

寒泉之在浚者一而汲之甚衆猶母唯一身而待育者七苦母氏其勞苦矣敢不思而自奮乎

黃鳥之好音猶能悅人乃有子七人莫慰母心誠鳥之不若益自責自恨之至

雄雉

春秋隱四年衛宣即位明年衛人入郕十年與宋入鄭伐戴宛丘之盟及鄭平矣又與陳蔡從王伐鄭既為鄭敗又

興齊鄭謀分爵相求好於桃邱郳邱遇卒來戰於郎前後反覆貪求忮害莫此爲甚詩殆作於此時

詩人託爲婦之念夫以刺衛君之構兵而勞民前三章道思婦之情末乃指其因忮害而起釁爭因貪求而召怨亂勛勣得咎以致杌隉而不安也不敢斥言君故以責之百爾君子

雄雉取其善鬬故以起興爲國事隉而曰自詒者以勇敢而選從軍不啻夫人之自召也指其夫實以指其君首矣已露本旨矣

匏有苦葉

此詩二章言雉鳴求牡三章言雝雝鳴雁非刺淫而何但序指宣姜詩中却不見此意

匏之葉可佩以濟也而尚有苦葉則不可以佩濟之盛哉其爲人也而有瀰其盈則不可以涉夫涉亦有道矣深則以爲厲淺則以揭尚其慎之哉

有瀰濟盈水方盛而以爲曾不濡軌則將輕身以往矣有鷕雉鳴音相感而若求其牡則將奮飛以赴矣求其牡者求爲牝牡之苟合云爾

嗟此配偶之大事也而可以若是之苟乎請言昏姻之禮納采必用鴈請期必旭日皆在河冰未泮之時士如歸妻

未有不以禮者也

若我之濟也豈敢輕身以往哉濟有深涉必方舟而後濟招招舟子人滿舟盈人雖渡而我則否顧俟我友以共濟苟彼從涉者曷不猛省哉

谷風

爲有葑菲而戀新昏者詩人述棄婦之言而深惡之葑菲上下可食毋取其莖而遺其根夫婦始終與齊毋好於初而背於終況德音不可以違尤當黽勉同心及爾同死乎

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言無望其送之遠也但薄送我于門畿猶見故夫之情而竟忍相決絕也蓋有洸有潰之狀棄之唯恐不速情狀如繪

涇本濁而渭濁之言其始非無知今乃戀新昏而昏亂也

逝梁發笱言去後不願其私藏遑恤我後并其子女而莫之顧矣

就淺就深者相時之物何有何亡者安貧之苦匍匐救喪者相夫之任卹也

既阻我德賈用不售言其諫之逆耳也德者婦德卽首章之德音也有養也昔恐其養生之鞠窮以及顛覆故言無不入今則比予于毒而棄之矣

言者所以御冬而爾之畜我但以御窮獨不念昔者予之來塈乎道篇怨而不怒哀絃掉尾餘音如訴嘗想其立言之忠厚

式微

左傳荀林父畧狄土立黎侯在衛穆公時方其失國晉方未盟中夏乃不望救於晉而望之衛者流寓在衛急不暇擇也或謂在宣公時無可考

式微胡不歸舊說國雖微而未滅尚有可歸之地愚意式微正指衛也衛之式微如此我胡不歸而留此哉國破家亡歸將焉往傷之至也下二句乃以望衛君而深責之

旄邱

狐裘家我與下瑣兮尾兮相應若曰昔之來也猶衣狐裘之裳我今則裘敝而瑣尾爲流離之子矣黎在上黨壺關縣本處衛西其來奔衛則東故曰匪車不東言昔尚有車而今且徒步也叔兮伯兮同姓之稱非以方伯稱衛亦非呼其臣

簡兮

日之方中在前上處公之覩我甚明故賞我而錫以公庭之爵有力如虎禦亂之才執轡如組治民之能賞我而不我用仍以伶人畜我耳山有榛則茂隰有苓則榮如使隰有榛山有苓而能得其所乎是以望西方之美人而嘆之此非賢者之自作也如曰自作則似東方曼倩之自嘲寧得爲賢乎美人指西周之盛王

籥舞有二一羽舞文舞也一干舞武舞也此文舞也籥以竹爲之長三尺有六孔執籥以左將釋籥也秉翟以右將舞翟也非右舞而左吹

泉水

歸寧者歸以寧其父母也如父母已終則何歸之有後序非是詩亦無終遠父母之意當是父母在以他故不得歸如兵戎構釁之類故思之切如是錄其詩所以嘉其孝思也衛女遠歸之詩載馳竹竿與此凡三皆止乎禮義之作

北門

君居南面以嚮臣出北門以覲爲君國非爲身家也窶且貧能守道也敦迫至而政事日益乃曰天實爲之者不敢怨其君也世亂君闇守死不變其心彌苦其節彌堅

北風

北門留而此篇去亂邦不居也其虛其邪邪讀雅作徐威儀容止之虛徐也夫 何虛徐之有故曰既亟只且赤狐黑烏禍在目前尚可不亟行哉

靜女

此借君子不遇於時愛而思慕之故借靜女爲喻左傳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言其遇圭於巷所進皆法物也以貞靜之女而擬之曰其姝猶干旄之言彼姝也城隅幽僻非在山林彼其俟我之求之哉愛而不見搔首踟躕求之未得其道也

靜女其孌矣乎而非孌也彼將貽我以彤管之法物而致之於躬虔我思彤管之有煒是以說懌于女美也

荑生于郊野可納酒以奉祭自牧歸荑尚洵美而且異我非以女之美而畀之也貴其爲美人之貽也

新臺

夫讀新臺之詩而嘆人之賤女貴男莫如春秋時爲甚也以秦穆之方強也既以懷嬴事晉惠復以備媵於重耳以晉衛之猶存也明知楚靈之挾仇乃送女以爲之妃齊景淚出而女吳吳亦以孟子妻齊昭若不計其配之當否而漫以與人者且既已與之卽不計其國之君奪以爲妻而瀆亂其天倫也魯惠公奪子息之妻以爲妃而宋武弗之問晉記之楚平王奪子建之妻以爲寵而秦人莫之何降而公孫放奪襄仲之妻暮國有之夏姬嫁六夫而濫淫鄭人聽之見鶉賁秘公女此宜公奪伋之妻作新臺於河上而齊人罔若無聞哉雖然新臺之作予不能以無疑夫衛將國也非楚平可比齊能殺哀姜之淫何甘受恥于衛且國君之嫁女送必以卿宣何敢明目張胆要宣姜於中路且既欲奪之又何必作臺於河上使兩國之人耳而目之而自揚其醜乎考傳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爲之娶于齊而美公娶之以理推之當是先爲伋求娶于齊右公子復命于公未將六禮公聞其美乃自求爲夫人宣姜未必卽是齊公女故齊人以之許其父而公往娶之新臺之作所以誠宣姜而國人惡之故曰要之而作是詩耳燕婉之求得此戚施蓋推本言之也夫盈門有嫻將與其子行饋食之禮而要之中路加以揄狄直同兒戲當時君雖賤女亦恐不至於是

二子乘舟

此序與左傳及詩俱同者然孔疏已疑其不合矣考宣公之立承州吁之後在隱之四年其卒在桓之十二年凡在位十九年宣之烝夷姜而生伋必不在莊桓之世而在卽位以後可知乃其屬右公子爲伋求娶於齊則年當及冠在位應近二十年矣若奪伋之妻生壽及朔朔能與宣姜同搆急子壽能竊見之旌以代其死年又長大合前後計之當是三四十年之事乃宣之在位實止十九年也年分之不合如此左氏其可據乎朔與宣姜所造殺伋之盜必

為親信豈有不辨仮詐而誤殺之理且夷姜之未縊也為夫人乎抑不為夫人乎為夫人則名不正不為夫人則仮為庶子何以立為世子况宣姜未娶之先宣公不聞別有夫人是庶母也而假以為妻乎左氏傳聞非實毛公據之蓋與之同失而不知洪容齋諸人辨之詳矣按劉向新序曰宣公之子仮也壽也仮前妻子也壽之母與朔謀殺太子而立壽使人與仮乘舟將沉而殺之壽知不能止也與之同舟舟人不能殺仮方乘舟時其傅母閔之而作詩云云其但云仮為前妻之子則非爲生之子可知故立為太子二子乘舟以詩作於免于死後乃俱死于齊則情事俱皆此為詩之可從者

且其考諸曰史稱莊公卒太子完立是為桓公二年弟州吁驕奢公縱之州吁出奔十六年州吁襲殺桓公而自立是年州吁殺于濮宣公乃立宣公之生仮當在桓公之時至宣公之初長大可娶年分悉合史但稱愛夫人夷姜而生仮不云是莊公之妾則左氏所云烝于夷姜者非也按此即新序為詩說也但齊娶宣姜而生壽亦當在即位之初年方合

詩審卷之六

邶

柏舟

會稽范家相字蘅洲雪舟著

序曰共伯早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作此自誓共伯武公兄也武公在位五十五年當其即位之初年已四十餘矣世家言武公襲共伯而自立國未可信但釐公死而共伯立既葬而後死可知何也父死未葬雖已立不稱君禮也共伯長於武公其死時年亦近五十何云早死共姜年必相彷非少艾也父母何尚欲奪而嫁之髦者亞疑乎髫彼於兩傍結小之飾在父母見存雖長不去唯拂而秡之冠纓內則云子事父母拂髦冠緌纓是也至父母死乃脫其髦喪大記云小斂主人脫髦是也當共伯之死釐公已葬何尚以兩髦飾之是皆誤也竊意共伯立為世子早已身死武公是以嗣立為太子共姜無依大歸於齊其母欲奪其志故指共伯之兩髦以自矢是時釐公尚在故曰髧彼兩髦也

柏舟堅緻泛於河不腐故共姜借以喻其之死靡他之心與汎彼柏舟取義不同

髧彼

此序但云刺宣姜與頑淫亂而左氏所記尤爲可疑按傳惠公之立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强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夫宣姜齊女也既以不正始復繼淫于後使其庶子烝之不可而又强之何乃賤之如是其甚邪且曰使之曰强之若迫之以必從者尤非情理之所有豐坊曰昭伯不可而齊襄强之意欲過爲大婦左氏以其人皆失序故謂之烝若晉公躬行齊獻惠與宣姜頑同奔於齊故實公使之淫亂以爲樂是不可知然于謂戴公文公五人皆非昭伯所生何也史稱昭伯早死若與宣姜生子女五人則惠公立後十年尚在何云早死

且此子女五人育於宮中惠公何以稱之不特此也戴公廬于漕齊桓爲之築文公遷楚丘桓又爲之封植之禮也畢五命以握篇從皆以正身齊家爲本豈有立昭伯烝生之二子以亂衛之宗祏計衛人亦不服也宋桓許穆亦然人主亦豈肯取曖昧不明之女爲夫人哉且戴與文之立也如據史以昭伯爲父是以祖行爲生行也如以宣公爲父則又以生父爲祖兄名分之不可見此爲其獨不爲齊桓衛文一辭度之乎備以昭伯之烝宣姜事或有之但非齊人之所使齊子戴公五人或皆宣之庶子不必盡宣姜之所生左之失尚當細詳之

君子偕老

此詩當在新臺後蓋宣姜正爲夫人之時夫燕婉之求得此戚施乃同心偕老絶不知恥詩人醜之首曰君子偕老刺意已明

嚴氏華谷曰此詩唯述夫人服飾容貌之尊盛中間但有子之不淑一言而刺意盡見碩人惟述莊姜之美不言莊公不見答中間但有大夫夙退一語猶此之詩但有展我甥兮一語二詩微同但下一二冷語不露

夫人以承祭爲重故首言副笄六珈以法服爲尊故繼以象服是宜委委佗佗行步之美如山之重如河之平也

玼兮玼兮承副笄也加副笄則必着翟衣加瑱揥是以眉之清揚愈顯其皙也天也帝也言其儼居尊位而不自省也

瑳兮瑳兮承象服也服展衣蒙絺綌夏之盛服衣其顏之清揚如是之人而稱之曰邦之媛也愧耶否耶

桑中

左傳人子有三軍之行而又有桑中之喜是將竊妻以逃者也蓋借桑中之淫奔指卿臣之竊妻竊非以桑中本爲竊妻作也毛公慨今其言遂以世族在位相竊妻妾爲說今據依首序但云刺奔爲正

樂記桑間濮上之音比于慢矣按史記紂使師延作新聲武王克商師延投濮水而死衛師涓從靈公過濮上夜聞水中樂器聲[illegible]因寫之爲晉平公奏師曠曰此得之桑間濮上乎然則桑間濮上之音蓋指紂樂非指此詩之音也

桑中要上宮淇上其地則□孟姜孟弋孟庸其人則三言采者而弁者三人一事也李厚齋詩所指爲宣姜詩孟姜孟弋孟庸或即其娣然弋與庸明是姓豈皆是娣姪乎

鶉之奔奔

此詩舊說明以爲床笫之言不知何有之賦此何所取義豈以爲大國之化已耶傷龜山曰聖人錄此見衛所以爲狄滅之因故次于定之前

定之方中

姜氏炳章曰詩但言宮室而城郭都邑皆在其度中也但言琴瑟而器用服物可備知也但言一月一望而朝市民居已在目也但言降觀而分井授廛有田有宅也但言騋牝之數可見也但言秉心而國之富強可知也落落數大端中興之規模畢見

周公卜澗瀍之東西左氏言山河之表裏皆以地利爲本

文之建衛乃虛望楚降觀于桑其□形勢當與衛之丘也以今之□中非終焉允臧歟

匪直也人秉心塞淵言公之勤于農桑匪直爲民人如是也其秉心之充實用意之深無所不到即命牧之□爲已有騋牝之三千矣

□本□□□□于狄文公徙居楚丘□成公又徙帝丘今之□□是也有桑間濮上之習男女亦亟聚會聲色故與邶鄘衛同比而有鄭衛之音

蝃蝀

蝃蝀虹也□氣□□以成彩於陽也日見之故指者應

氣在上也序但云止奔古說多指宣姜然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于宣姜不相似

相鼠

此序但□□□□而譏詆並刺宣姜韓詩亦然然衛文賢君其治化□□自上施而外不多見前之次序雖有移亂而□□□□恰在定之後干旄之前則此奔所以防淫惡□□□□以訓俗猶見中興之移化當從前序爲是

詩意但□□而以相鼠比者非以鼠能拱而有禮也鼠有皮以喻形有齒以喻食物有肢體以其形也其所以能生也但鄙□□而獨其生之理無□□之人則生理絕而生亦徒

然耳蓋斥無禮者之宜死而生也

干旄

定衞文公在國之本干旄則作人之雅化也在郊在都在浚國人于干旄一見再見三見也大夫乘四馬勿往求賢故曰四之求賢既得禮焉以歸故曰五之六之何以畀之何以告之知其必有以報大夫也左傳于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家語于旄之忠告至矣哉言上之致敬盡禮如此賢者無不獻可替否以致其忠愛者但不知其何以畀之何以告之耳美大夫正以美衞文

載馳

一章庶言欲歸二三正言責臣四則明言當控告于大邦發乎情止乎禮義莫大夫人若矣意欲大夫之設法以救衞非越禮行往告也左傳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人遺使公子無虧帥師戍漕意許大夫即從夫人之命往齊請救可知此事在閔年分亦誤按閔公二年狄入衞冬十二月宋桓公逆立戴公以廬于漕是年戴公卒立甫一月耳文公繼立夫人之思歸當在此時夫閔之十二月夏十月也詩云芃芃其麥言采其蝱豈十月所有乎蓋時衞或在次年或戴公未立之前

視爾不臧我思不閟言我視爾之所謀皆非良圖若我之

所思不在遠而在近若齊與宋必不閟而不納也

古禮有不可行于後世者三祭之立尸以孫象祖至于祫祫堂上皆諸孫堂下皆父兄相牽而羅拜心何以安一也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皆以姪娣幼者待年此春秋之事不可以行二也有諸侯父母既沒雖國破家亡不得歸省兄弟三也秦漢而下三者皆變豈以違古爲非哉

衞

淇奧

抑之詩有與淇奧相發明者不愧屋漏不敢射思即切磋琢磨也質人民謹侯度即瑟僩赫咺金錫圭璧也無易由言無曰苟矣善戲謔不爲虐也惠朋友繩孫子至于萬民靡不承有匪君子終不可諼也

聖賢之學治外即以治內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切磋琢磨于威儀言詞見之可謂善言睿聖

綠竹古分爲二綠爲王芻竹爲萹竹王芻莎也萹竹萹蓄也朱子改爲綠色之竹是也漢志武帝塞瓠子河下淇園之竹以爲楗詩曰籊籊竹竿以釣于淇淇故多竹哉

考槃

淮南子曰大可以揚清激濁抑貪止廉其惟碩者故錄考槃與孔叢子合後序刺莊公不能繼武公使賢者窮處疑

有本
固謂阿以考室梁木作犀謂之椽其中既寬且遠可以寢
歌何梁如之永矢弗告猶云此中人語不足為外人道也
碩人
以碩人美莊姜而曰其頎曰敖敖因而敘世系以及姻親
美其容色之盛言其盛叫之嚮并及大國之多儀皆俗情
之艷羨于好從之所尚也乃詩人一一修陳之者則莊姜
之賢不必言即以容貌體儀姻族龍之亦人情所共悅而
何以不見答于公也
巧笑者笑之倩不輕笑也竹竿云巧笑之瑳是也公唯誤

良笑傲則不樂巧笑矣可互証以見
嚴氏釋大夫夙退一句曰莊姜以淵來嫁不悉不見答于
公豈君怠于政事未暇與夫人相接耶如是則大夫在
朝者且宜夙退無使君勞也其體會細矣愚按夫人來嫁
入朝之豐夫人至君見而親迎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至
于入宮行共牢之禮則大夫當夙退矣無使君勞者行禮
之勞也詩皆敘其來嫁之事似不必言其後之不見答也
亦備一說
氓
詩人述棄婦之言以明苟合之無終其為戒深矣曰淇曰

頓丘曰復關明著其地曰貿絲曰秋期明著其時行徑如
繪一一出自口中恬不知恥昔人謂谷風節節是良家詩
節節是供牒也
比婦之奔方三歲而顏之衰旋比于桑之落者非但作勞
使然也所遷之所盡貨貧在室以至衰落之如是耳然則
步子之來即我謀非貪色盛亦利財多財匱色去而愛絕可
不戒歟及爾偕老以下追述始合之詩則偕老之如一謂
附毋使我老而與怨也皆無斯無泮長如總角之宴言笑
晏晏乃為有始有終耳其情雖苦而事醜
竹竿

序言思歸者思歸寧也後序以為適異國而不見答非也
大適人而夫不見答可以思歸故國乎首以少時閑情說
起叫其在家之樂後言豈不爾思言歸寧不得思亦徒然
也叫人季本以此二句似縮詩而改之大謬
芄蘭
佩觿佩韘者譏童子也能不以彼為知于我甲于我乎彼
其垂帶而悸顏厚有忸兒矣其辭雖曲而有直體若非刺
君之詞則指貴胄居上位者言之
河廣
易同人注天子諸侯后夫人不出謂其嫡妾多離孫了不

出唯犯大故仍用常法耳宋桓夫人之出亦知何故說苑載宋襄爲太子請于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立則終不可往矣蓋不敢言其母而言舅則夫人似非爲淫逆而去故礎以感桓公而反之也夫人河廣之詩當作于此時嚴氏謂襄公之世衞文已遷河南不須渡河其証甚明

詩繹以望宋爲言然于桓公無相思之理詩億引宋仁宗廢后郭氏不肯與仁宗私見一事明夫人之不思桓公是也蓋望宋但以思子

伯兮

執殳前驅義當從戎無怨懟也膏沐不施偶居無匹悔治容也其雨也而曰杲杲望雨者無不首之疾我之望伯猶是矣萲之爲言諼也忘也樹諼堂背或可忘憂皆思婦之言而序曰刺時者刺兵戎之不息也

古說謂爲王前驅卽桓五年蔡衛陳從王伐鄭繻葛一戰夫衛宜從王伐鄭于義甚正詩人何故與刺春秋之事左氏失載甚多何必定指一事以証之

有狐

古說以狐之媚比女之無因而憂人之裳衣其義甚淺且寡婦鰥夫于詩無徵此蓋憂亂之作故序曰刺時耳淇梁孔道之上狐不夜出而竟見綏綏然不復避人妖徵也無裳無帶無服民之衣不蔽體則食不充口可知窮困如此亂將至矣皆觸目傷心之語

木瓜

齊桓之封衛衛未有以報也而曰報之以瓊琚報之以瓊玖且車馬器物之遺非輕何以木瓜木李爲喻乎詩若曰人于贈遺之故苟其情甚厚于我雖投我以木瓜之微必報之以瓊玖之重匪以爲報也蓋欲永以爲好也況齊之厚我豈木瓜也哉衛之感齊桓也深故其詞如此而所以美桓公者自見

（王）

王風次序說

王風何以次于邶鄘衛之後也劉氏安世曰王風在邶鄘衛後者存二代之後也周既滅商分其畿內爲三國卽邶鄘衛也自紂城以北謂之邶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邶以封紂子武庚也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商民謂之三監武王崩三監叛周公滅之並以其地封康叔故邶詩十九鄘詩十篇其二十九篇皆衛詩也序詩者以其地本商之畿內故列于王之先而仍列爲三國獨不謂之衛其意深矣按劉說本之漢書地理志可知國風之次序各有

意義不容忽而不講

黍離

故曾為西戎所有六七年始入于秦周之宗廟宮室戎之所毀非秦之所毀也大夫行役覩禾黍之離離傷故都之淪喪民皆封殖耕農因作是詩非但悲宗廟宮室之變為禾黍也故首序但曰閔宗周

君子于役

君子于役不如其期斯時其曷至哉雞棲于塒日其夕矣牛羊皆已下來則今日又不至矣如之何令我弗思蓋日日望之詞詩次黍離故序刺平王

君子陽陽

此與簡兮相似役爲舞而詩錫爵此執簧而樂只且皆舞師也古者樂正之職習舞釋菜與器用幣國之俊秀肄為干戈羽籥春夏以時非賤職也籥師旄人掌教舞仕與國子身閑而業尊聊逍遙以肄志故賢者時出其中泰漢以下伶優侏儒盡入太常房中之樂但以窮聲色娛耳目而興賢育才之地化為酣歌妙舞之場賢者豈肯出此哉房者樂師肄業所居之房也古注以爲房中之樂變疏以天子路寢小寢之房釋之夫路寢法地也樂師可陽陽然執簧以招友為樂乎

揚之水

戍申戍甫戍許不一戍而序專言母家者甫許之戍因申而連及之也甫與申同在南陽宛縣許在開封鄭州之間與申接壤戍之皆以為申耳孔氏謂甫許俱姜姓故借言之其實不戍非也顧氏炎武曰申侯之伐幽王之弑不可謂非出于平王之志當時但知其冢嗣為當立而不知其與聞乎弑為可誅孔子生于二百年之後蓋有所不忍言故錄文侯之命于書錄揚之水于詩其旨微矣

中谷有蓷

此幽王詩也三章皆曰有女仳離是民人棄其室家亂離莫保情非得已何以重責其夫曰遇人之不淑乎蓋責其夫愈以憫此女也言外亦若為申后儆者蓷名蕉蔚即益母宜生濕地暵其乾先燥其乾地之蓷也繼則得地而脩長者亦悴矣終并下濕之地無一不暵其殆為宜臼之在申喻乎

兎爰

續序以此為桓王詩朱子不詳其世考桓王在位二十三年唯率蔡衛陳伐鄭一事見春秋傳他無所考詩曰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則明為平王詩也幽王之初年周室尚平故生初無為至犬戎入寇王死驪山禍

始大劇東遷以後戎患未息平乃䚆顏庇仇戍申戍許征役不息非逢此百罹逢此百凶乎兎狡而避罿學雉則離之蓋以自喻也

葛藟

三章皆以終遠兄弟貴乎王不親兄弟之國而終依母家謂他人父謂他人母恩莫接也亦莫我顧亦莫我有謂睇呼之爲父母而彼亦弗我顧弗我有也呼之親之寧不反而滋赧哉

終遠兄弟之下接云謂他人父謂他人母者遠兄弟則以他人爲兄弟以他人爲兄弟則以他人之父母爲父母矣

其之之詞也故三章明言之曰謂他人昆

采葛

葛蔓草也易困之上六曰困于葛藟于臲卼蓋喻其纏束以致危動也蕭艾混于香草楚辭曰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彼者彼其君之詞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謂君之于讒人親密之至一日不可以離則去君日久者能弗構惜如集木哉黃氏日抄載朱子詩傳新說仍改爲讒讒惜不見其改本

大車

穀異室死同穴守禮之言下二句信誓之詞當時周大夫聽訟失斷而男女怨恨自誓也序刺周大夫後序以爲不能聽男女之訟按之詩文甚明

畏子不奔者女之言也言我若奔爾則爾仍罹大夫之法是以畏而不敢也然豈遂忘夫婦之恩而有二心乎故誓之曰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丘中有麻

周人惜賢者之去而思之也言睠彼丘中以望則有麻有麥果則有李皆子嗟子國之所封殖也遺愛猶新彼其猶肯施施而來食我而貽我以佩玖乎毛氏以子嗟子國爲留氏父子之名迂有所本或曰設爲彼國之留賢亦通若指爲留詞失之鑿矣

會稽范家相字蘅洲一字雪舟學

鄭

緇衣

記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謂其得好惡之正同民之欲也緇衣指賢之仕於周爲大夫武公之薦於朝者也稱其宜欲其久於位衣之敝予則爲之改製而新之適子之館見子之勤於職而薄於奉也還則使廪人繼之粟而授之粲焉司徒之官以賢副爵使民慎德武公之輔周如此信能繼桓公之業

哉孔叢子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至焉明指武公而言

桓以發謀取國後死於犬戎之難武公與晉共逆平王於申而立之遂娶於申而立爲夫人夫幽王之難召犬戎者申也武公乃忘父仇而結昏姻至其子莊公首抗王師射王中肩如是而稱爲世德良可寒心然好賢之誠自不可沒

緇衣異色布衣上冠禮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韠若諸侯卿大夫覲朝之適服非常朝之服

將仲子

仲子指祭仲也仲之諫莊公也質啓公以圖段之患所以寓其旨里踰牆聞人骨肉也惡仲則刺莊矣折杞折檀乎足相戕之喻父母指姜氏下三句乃莊公飾詞對仲之言此作於莊公之世故隱而不直

叔于田

國人之愛段莊公縱之也莊之縱段正以圖段也深心以殘骨肉醜亂以還雄才惡莫甚焉故不刺段而刺莊

段得衆國人愛之意段亦有可愛之事歟不然何以巷無居人也莊公至此蓋若爲勿知也者而甲兵則已備矣

大叔于田

襢裼暴虎獻于公所書註謂獻於莊公之所是也從公而

田田之大也首章言大叔于田將叔無狃戒其傷女述公飭爲愛弟

清人

春秋經曰狄入衛鄭棄其師其詞若專責鄭文之惡高克而并棄其師無人君之道故詩亦無惡高克之意夫狄之入衛患未迫鄭何庸先發兵以禦之河文公既惡高克何不遂之乃逆料其不能將師使之棄師而自奔馭臣之道既失而棄師之心尤不可問詩郎史也

周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鄭次國也不應有三軍而詩曰中軍作好者繻葛之戰明有左拒右拒嘗之久矣左旋右

而制左軍方自河上以旋右軍復抽師以出河南高克但在中軍作好樣形其不堪將帥之狀

羔裘

羔裘之美大夫詩文甚明序曰刺時者當以刺君之不能用以當國耳曰彼其之子是及其在位而稱美之詞非如後序所云思古以風

遵大路

去國以禮故行大路摻操也同官者摻其袪而留之曰毋我惡而不省也君臣之義爲當留戀不當如是其速也寁者速也詩文如話

女曰雞鳴

明星啓明星也士將早起而女聽雞鳴以相告未及昧旦也而士猶疑爲昧旦矣然明星尚有爛也以是翱翔而往弋鳧鴈不致所獲必多矣唐本中口將翺將翔八字與鳧此上謂食宜賓客之依也讀作禮經弋之多和之宜足以佐飲願偕老之如斯萊妻鴻婦之敬也鼓瑟鼓琴雖樂非湛故曰莫不靜好知子者知士之相結在先也或同其方而來或傾其心而傾或合其志而好以贈以問以報我毋惜此雜佩予毋失此良友有進德之思焉詩人述賢夫婦之相警以戒當時不悅德而好色之多序說是也

有女同車

此詩非竊妻之詩但序云刺忽義亦難通蓋忽之辭昏雖失大國之援而義則甚正考鄭忽先在王所陳侯請以女妻之鄭伯許焉而後成昏忽從父命而可以爲非乎陳嬀不以色聞又何以舜華爲比且詩云孟姜如序所言正是齊之文姜也詎文姜也而德音之不忘乎淫弟殺夫天下後世之所深惡忽之辭昏幸而免爲齊桓若詩人反以刺忽此聖人之必刪無疑者也或曰鄭昭之娶陳嬀也在隱之八年是時未聞齊欲以文姜妻之及桓之六年昭公率

鄭師以救北戎始有請昏之事昭公辭而祭仲勸之昭公不從爲詩文姜歸桓業已三年似忽之辭昏者別有一孟姜而非文姜也抑知昭之娶陳嬀時已十年矣尚何以請昏爲哉總之左氏記載前後舛誤毛公但據祭仲勸忽一節以之解詩斷不可訓也此刺當時親迎者不悅德而好色之詞孟姜不必定有其人親迎未知何指六卿餞韓宣子於郊子游賦此取其德音之不忘詩意甚明

山有扶蘇

此合下二篇而非淫奔之詞但序云刺忽亦復可疑箋疏以狂且狂童皆指昭公夫昭之即位年非童幼遭家多難

不狂不狡詩何以云然乎朱子初說疑指鄭公然厲與昭年正相近亦不當目以狂童或指祭仲則仲實老姦非童也嚴氏泛指昭之執政似爲近之然昭公執政自祭仲傳瑕外不聞別有何人且立未一年卽出奔於衛四年始得反國又二年卽已遇弑豈其別有親近寵暱以致佚國喪身歟皆無可考此詩爲刺臣之詞甚明但未知的在何時范氏處義曰在山則扶蘇之與橋松在隰則荷華之與游龍孰爲美孰非美宜若易辨今所用之人乃狂狡之童而子充子都之美反不見用則美惡倒置矣 ○二章皆興而比也子都莊公時有其人子充不知所考大約亦美士耳以子都子充比狂且可知是少年不更事之人

蘀兮

風吹槁葉君危於上子倡汝和臣比於下如燕雀之處堂而不知夏屋之將傾詩人故代爲之懼且危爲其詞似近於刺怨而怨之時事亦無所證

狡童

此與扶蘇如出一詞蓋嫉其君所用之人心皆叵測君實彼其煬蔽而不勝憂憤也彼狡獪之童始與我言且食今則否矣我豈不能去此而他適哉維子之故俳徊繫念徒我不得食與息兮子者指其君也

褰裳

序曰褰裳思見正也以鄭事考之若在晉楚爭鄭之時似爲近之當時鄭連歲被兵民不堪命子駟當國謀之不臧故思大國之正已也涉溱涉洧意在從晉不我思而就他人方從晉而又從楚也鑿牲玉帛待於二境鄭之不安其國者凡四五年皆子駟之本謀故斥之曰狂童之狂然六卿餞韓宣子於郊子太叔已賦此詩似去子駟時太近何遽爲當時傳誦乎

丰

男親迎而女不從春秋多有此事坊記曰親迎之禮舅姑承子以授婿此舅姑是妻之父母以此坊民民猶有不至者此詩蓋述女之不肯往就親迎而中悔之者男行而女不從昏姻之道缺經亂故也故序曰刺亂

親迎之人容則既丰且昌服則裳衣而褧裳其禮之恭則俟乎巷俟乎堂尚何不足之有而父母乃不予送不予將能無悔乎女嫁而送之門者父母之事乃又曰叔兮伯兮駕予與行者言此時叔伯在旁何不勸而使駕乎悔之至也聖人錄此以警當時之頹俗猶坊記之意

東門之墠

東門之外移居者新除地以爲墠而樹之嘉栗始則茹藘

之在陋今已室家之有踐矣雖其室邇在東門而其人已不可長見我豈肯忘情於爾乎但恐子之棄我而不我即也有踐家室言其治家之有條理詩無褒詞明是賢人去位高隱而詩人企慕之如此與下篇風雨相似

風雨

序曰思君子也風雨晦冥之時忽覩君子之光幸何如之雞戒曰而天將曙猶君子出而仕人之國世必將治矣蓋望其出而勸之也或曰雞鳴在風雨之候昏旦庶乎可分君子治濁亂之政時事庶乎清明既見而云胡不夷未得見也其思深其詞曲二說皆長

子衿

青青學士之衿昔之彼此禮服以遊於庠者今則悠悠我思矣絃誦久輟學舍空存我縱以失教而不往子寧不可重加振作繼前昔日之好音乎我者代為學子之言子者指其上

挑兮達兮非復青衿之舊矣登城闕以邀遊贈人才之可惜矣一日不見如三月兮鄭以被兵之故然明欲廢學校微子產則庠序鞠為茂草然究不得延師儒而勸教育也詩人是以傷之

揚之水

水無物不流而揚之使流雖束楚之輕亦暫流而旋止喻懦弱之主不可扶之使強也不信兄弟而信廷言危乎殆哉序以為刺忽之詩似為近之

出其東門

東門之女非不如雲如荼而皆匪我思存也縞衣綦巾守貧聊以自樂詩意甚明序以為五公子爭兵民人思保其室家則以戒人之乘亂以奪人之室家者於義亦通但語意和緩似不類閔亂之詞　此所云荼茅秀也與以嫓荼參之為莠草誰謂荼苦之為苦菜不同

野有蔓草

蘇氏穎濱曰鄭人困於亂政感蔓草尚得零露以生而自傷其不及也思得君子以被膏澤庶幾邂逅遇之以適我願故子太叔賦此詩而趙文子美之以為吾子之惠意取於此夫子與程本子傾蓋相歡曰有美一人清揚婉兮明非淫詩也

溱洧

水渙蘭榮正桃花水下之時而溱洧之遊冶士女之謔浪如此風俗之敝莫斯為甚然所謂同遊之士女亦當是平日素相狎習之人非水濱雜沓無端目成而采蘭贈芍各隨所愛以予之也詩人直敘之而義自明夫子次第之以

爲鄭風殿旨深哉

詩瀋卷之八

會稽范家相 字蘅洲一字蓼舟 學

雞鳴

蒼蠅之聲何以誤聽爲雞鳴蓋雞本未鳴而以既鳴警之也曰非但雞則既鳴蒼蠅假將作聲矣可安寢而怠朝哉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言若非東方之明豈猶是月出之光乎警之愈切也三章蟲飛薨薨正是蒼蠅之聲皆設爲之詞以形賢妃戒旦之殷齊之賢妃無指故序曰思古

還

齊人好田獵而不務本業急功尚詐皆上之所化序曰刺荒後序指哀公或亦有據乎以予之還且茂遭獵者於道揖而稱之曰儇曰好相習成風雖士人亦不以爲非矣非特獵者之互誇也

著

親迎之廢於春秋久矣隱二年經書紀履綸來迎女君不親至而遣大夫議之也當時視古禮爲可廢故魯哀疑冕而親迎爲已重也齊人猶行俟著俟庭俟堂之禮其充耳猶依古飾獨廢親迎而不講故詩人見而惜之曰此貴家之昏也何以祇有道婦入門之禮而不見其親迎乎其意

甚盛夫子亟錄之以警頹風也詩記昏禮壻往婦家親迎既奠雁御輪先歸婦至壻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齊人既不親迎故但行婦至壻家之禮俟于著者俟于門外揖婦以入之時也俟于庭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此及寢門揖入之時也俟于堂升階而後至堂升自西階時也壻道婦以入每節皆俟之集傳節錄呂氏原說太簡故詳錄之

充耳塞耳即瑱也懸之當耳故曰塞耳以素以青以黃謂以三色之絲為紞以之懸瑱紞者繩也繫瑱於衡衡附于笄衡所以維持冠也笄者簪也所以固冠卿大夫親迎與

助祭之服同其服冕士弁冕弁皆有笄有衡有紞垂于耳之兩旁故曰充耳瓊華瓊瑩瓊英皆石次玉者唯諸侯得用真玉尚者尊尚也

東方之日

序以為刺襄之詩今味詩意似指小人在位朋比攜貳詭譎行私之狀履我猶言躡我尤傳履士會之足於朝是也日方升東姝子入我室而履我約之相就月之升東在我之闥履我而速之行朝期莫約行徑如繪若作徑奔解似太褻

東方未明

荀子曰君命召顛倒衣裳而往禮也然則詩何以刺為曰非常朝之日也雖非常朝東方未明而召臣亦其常也又何以刺為曰非軍國之急務朝令暮改使人臣奔走之不遑也末章言折柳以為樊圃雖狂夫尚瞿瞿然不敢以踰況人主在上而急以召我而不能辰夜不夙則莫怨之深矣

南山

此桓公與文姜入齊之始齊人知其淫亂而惡之也諸家本史記謂文姜未嫁早通于襄故來齊以續淫按桓以三年迎姜齊侯親送於讙愛之也僖卒于桓之十四年至十

八年始與公如齊似其嫁時襄尚少也毋論其從前有無通淫而至此則已章明內外矣

或曰諸侯之女歲一歸寧齊僖卒于桓之十四年計其歸寧十餘次矣其與襄通當在歸寧之日然春秋于夫人之歸寧皆謹書之而文姜則無考春秋桓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十三年齊會紀侯鄭伯與宋齊衛戰意者齊僖與魯絕好故不歸寧歟然則雄狐之綏始於濼未可知也

葛屨賤服而下有五兩之多冠緌尊飾而上有成雙之美貴賤各有匹偶如此齊道有蕩謂齊子與桓公為匹偶而

庸止于魯矣既曰庸止曷又從公而來齊乎

甫田

此詩朱子以總角丱兮而弁不似襄公故不從序而泛指時人然襄無禮義而求諸侯明見春秋傳故詩曰無思遠人勞心忉忉當是刺襄公初即位之事無田甫田而莠驕驕無思遠人而心忉忉言憂不在諸侯而在蕭牆之內也婉而變兮而弁君其猶有童心矣童而妄求其不至于殆也幾希

盧令

以盧與人對舉以美且鬈美且偲與重環重鋂對舉賤之

也人者從禽之人荒于禽者不仁而曰美且仁刺上下之交荒也

敝笱

敝笱雖專惡文姜并刺魯莊而取義別有在焉敝笱以喻國法當時王綱廢弛天下無衛法之敝甚矣襄與姜姊弟宣淫殺其夫而往來無忌綱漏吞舟之魚莫之誰何詩人所以與歎也讀詩者當知此意

載驅

莊之二年姜會齊侯于禚四年又享齊侯于祝丘五年如齊師七年會于防又會于穀凡五會焉發夕而成豈弟翱翔而恣遊敖詩人直書之以垂惡于萬世可畏矣哉

猗嗟

此以歎美爲諷刺也縱其母以宣淫而反以譽之美之徒無地可容矣射則臧兮儀既成兮曰則曰既愛之惜之不啻嘲且笑之結云四矢反兮以禦亂兮責其當張弓挾矢以報乃父于九泉也然而非且聯姻于齊矣

（魏）

葛屨

屨霜者早行之苦而糾糾葛屨亦著之以履霜縫裳者婦人之職而摻摻女手亦率之以縫裳且其所縫之裳非常

服也先其裳要後其領是好人之服也以未嫁之女而縫此裳風之勤儉可見矣

是好人者服是要襋之服往嫁而入親迎之門宛然而行左辟之禮其所佩之飾則以象爲揥提提然其安泰是貴家之昏禮也乃其所服之裳又不過要領之粗具而已蓋其家非不可以備禮而故爲是不備者心之褊也維是褊心是以爲刺夫民俗勤儉何當與刺蓋刺其有是風俗而不能致之于禮教耳

好人者少好之人在辟者婦入門而壻揖女不敢當揖而辟之也象揥笄者之飾女者未成婦之稱

汾沮洳

此非但刺儉也以公路公行公族之貴躬自采莫采桑賁亦可知君不惜同姓爲之重其祿以至于微弱是以爲刺或曰汾水沮洳尚有莫有桑可采喻賢才何地無之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玉而棄之草莽亦與乎公路公行以儉嗇而居高位者矣此義亦長公行公族之官設于晉成時其先無有則此詩之作當在成公之後

園有桃

桃與棗皆落實[illegible]詩人憂其國將爲他人所取故托以起興魏小而[illegible]知其必爲晉并也實之微賤之食言附落鄉在[illegible]我士也驕曰子之所言其指彼人耶[illegible]舉國夢夢者燕雀之處堂心之憂矣如之何[illegible]

陟岵

陟岵之詩戒有三焉知父母之愛我如此則昊天罔極之恩當時切于心一也二親遺體髮膚不可以不慎二也知人之愛其子思其親如是則驅之死亡鋒鏑而不顧者必拂人心而干天和三也孝子于行役義亦有三陟岵而懸揣父母之念我知天下無不愛子之父母一也憶臨行之丁寧[illegible]宛在目前二也猶來無止言無止息于王事不以私害公三也

十畝之閒

此述賢者之偕隱以刺時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十畝者兩之也行與子還兮兩人也蓋辟地者偕其友同往居之

伐檀

孔叢子曰於伐檀見君子之先事後食也文選注引張揖之言曰伐檀刺賢者之不遇明王也皆與序合

伐檀而寘河干以有用之才置之無用之地也河水清且漣猗爲輪爲輻將安所施爲問厚祿之人不稼不穡而胡取禾三百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食人之食者憂其事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其亦顧名而思義哉自首二句以下皆詰責之詞以見賢者之不然

碩鼠

碩鼠指當時爲君聚斂之臣非以指君三歲貫女惡其重斂欲去而適他國也凡賊民者謂之蠹苛民謂之虎苛而貪謂之狼貪而狡謂之鼠

唐

蟋蟀

季札之美唐風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卽蟋蟀一詩可以見之歲晚務閒不圖休息瞿瞿蹶蹶動自警心

豈非思之深而憂之遠歟故孔叢以為見儉德之大也序
刺晉僖說者從而為之詞謂僖公局促齷齪詩人欲提撕
其精神開廣其志意為挽回開是之計考僖公即釐侯世
家無事實詩譜言其儉不中禮甚嗇愛物亦與詩不類

山有樞

詩以衣裳鐘鼓為諷明指人君苟安怠慢而言非與前篇
對舉作曠達之言也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儉嗇無禮已在
言外蓋借儕類以刺其君耳衣裳車馬之弗用則車服悉
為虛設鐘鼓琴瑟之無聞則宮懸俱歸空陳禮崩樂壞斥
斥焉吝嗇守財何以立國此非刺晉昭微弱之詩當是上

篇刺僖公之序經師失其傳而誤移之者

揚之水

此序與史記合而朱子從之者嚴氏華谷則云此晉昭之
臣設為國人相語之詞有相與為叛以應曲沃者微詞以
泄其謀欲公之早為備也其說尤長夫曲沃自桓叔至武
公竭三世七十年之力僅遂其心皆文侯乃心王室遺臣
不肯易心之故也昭公何以不省哉

在在水中隱而不見揚之水則鑿鑿其在目矣以與曲沃
之君臣陰謀暴露也素衣而襮以朱人君之服彼皆願桓
叔之衣是衣而相從于沃此猶父諸人之私語也既見君
子云何不樂述此輩所望之切事不旋踵而見矣我聞有
命不敢以告人桓叔之命也

椒聊

沃盛則晉危故詩人憂之如此是時晉尚不甚微弱圖沃
正及其時矣須大無朋狀貌之異篤者計謀之深條喻子
孫之多條益遠則實益蕃尤可慮也

綢繆

序云刺亂未知何指若依詩之次第此篇在揚水後杕杜
前似屬昭公之詩但杕杜刺昭公不親兄弟而為之危究
未遭桓叔之禍其在位七十年亦無兵亂何云刺亂乎此

詩當是桓叔與莊伯歷年搆兵篡弑之事詩次之紊歟可
一二數哉

三星有二一心也一參也古之戶南向參在戶是孟春心
在戶是孟夏毛傳主參鄭主心當從毛

束薪所以為燎束芻所以秣馬楚薪之翹也婚姻之所用
綢繆纏束為時無幾俄而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良人
為之幸也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即東山其新孔嘉其舊
如之何之意子者男女之通稱嚴氏首章指女子二章並
指男女三章指男子

杕杜

樹無葉則萋人無助則顛杕杜之葉湑湑如此可以人而不如杕杜乎獨行之踽踽豈無他人之可助但不如同父之切也嗟彼路人胡不與爾相比佽爲人無兄弟胡不思其無佽焉言同姓者兄弟之變文也

春秋如宋衛楚鄭皆得宗卿之力晉三家雖不道亦未簒國齊用田氏晉用六卿而皆亡不親兄弟之証也或曰此刺獻公也獻殺羣公子殺富子殺游氏二子以士蔿爲謀勿之臣是不親兄弟而親他人也亦合晉事

羔裘

羔裘以豹爲袪爲褎乃大夫之常飾覧而知其可畏焉若

曰彼之就法以治我民人者自我人之居居究究懷惡不相親曷故耳人懷二心已久豈無他人可歸但以子之法爲而不敢耳序云刺時未知何指後序指昭公無可証

鴇羽

詩曰王事靡盬晉自昭侯以後與曲沃兵爭不息無歲勞于王事而王則爲晉勞兵者二桓王二年莊伯合鄭邾之師請王旅以臨晉一也十六年曲沃誘小子侯殺之王又以兵救晉二也豈周師在晉因妨農失養而作此歟大晉之士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也皆稱王命則其與曲沃相距亦稱王事可知周人在晉而作詩與晉人勞兵而作詩一也

鴇如雁而大無後趾連蹄性不止樹止則樹爲之枝今乃集于苞栩者其飛肅肅疾甚而不得不止也苞栩乃叢生之木鴇之不擇而棲不得其所也凡詩言鴇羽其旨皆同

無衣

侯伯七命天子之卿六命武公使大夫請命于周也假褒徵之命服以飾簒奪之惡名他日韓趙魏之分晉與田氏簒齊皆襲其故智此春秋一大關係也

武公之請命名爲尊王而詩人述其請命之詞何不言大書其簒奪之實乃序曰美武公也春秋之法甚嚴[illegible]何以昧此大義序之[illegible]詩莫多于唐風朱子辨此審矣

杕杜

武之簒立小人附而君子或不肯仕焉當其新立之時廋必收名人心求遺賢以自輔故爲之詞曰中心好之曷飲食之然君子其遂肯輕以道我乎惡之之辭也

葛生

晉自武公以後用兵之多未有過於獻公者序以爲刺獻是也古注及程子朱子皆不作悼夫之亡而嚴華谷獨主以爲說今玩詩文意尚和緩似異於寡婦之哀然曰予美亡此誰與獨處曰百歲之後歸於其居則唐人所謂其

存其沒家莫間知者殆彷彿似之矣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無可附也猗予美而亡此誰能獨處而長此界世乎予美猶言予之美士指其夫也

猗予美而亡此也葛之蒙楚者將蒙于棘蘞之蔓于野者將蔓于兆域矣枕之粲衾之爛始嫁之陳設宛其在目安能守此長夜而獨旦乎

莫長于夏之日莫永于冬之夜而倏已逝矣人無百歲身終必歸其居不如早死以相從婦之志良可悲矣

采苓

序曰獻公信讒是明爲申生作也苓隰草也采苓而在首

陽之巔欺誑如是其可信乎人者指驪姬而外之明告公之無信其欺也舍旃舍旃猶其舍申生之罪而徐察之也人之爲言所得焉言驪姬處深宮之內申生與人謀議之密言何由得至其耳以告於君蓋優施教姬之語隱然亦在言下矣詩與國語正可互證

詩瀋卷之九

會稽范家相字蘅洲一字雪舟學

秦

車鄰

秦立國於平王之世周衰秦興代周者即秦也五德迭興伯翳有可王之理天意其或有在乎仲初爲大夫而民之愛戴如此無君故也鼓瑟鼓簧雍雍有禮樂之風季札所以美其有夏聲

秦之爲大夫始於仲故此篇稱君子其爲諸侯始於襄故下篇稱公

阪有漆有桑隰有栗有楊指其封殖而美之即衛風樹之榛栗之意曰今者不樂逝者其亡愛之深而言之質也然而仲之見殺於西戎已爲之讖矣

駟驖

上篇美寺人此篇稱媚子秦之亡也以趙高蓋兆端於襄公之世

小戎

小戎錡張車馬弓矢之盛不無侈詞其體頗似雅詩而借女子之言出之所以爲風也以報仇義憤之師而有從容暇整之象可以觀軍容而知勝負矣

戎車之小者爲小戎收軫也車之四畔各有木以收之謂之軫軫方象地其在前者謂之軓不謂之軫軫去地四尺長六尺有六咫登車下車適得其中集傳據䟽以爲前後兩端横木非也古人升車皆由車後以入車中非如今時升車由前幰以入車中小戎自車後至軓中其身止四尺四寸較大車之六尺六寸爲淺故曰俴收也輈者軏也在輈之端以之鉤衡而駕馬凡輈長一丈四尺四寸前爲頸後爲踵頸以持衡踵以承軫輈從軓前而稍曲其上至末爲頸至輈之端值衡則向下鉤之而束之以五楘然加采色焉衡者輈前横木當兩服之頷上以扼馬頷使不得大

故又謂之軏古者車非一馬當輈分四馬爲兩服俱駕於輈以皮環當兩服之背引兩驂之外轡使不外出謂之游環又以皮繫於衡之兩端使不得内入謂之脅驅陰者揜軓也以板横於車之前及左右適當軓之處若陰蔽然鞹轂長轂轂者車輪之心也其中空外持輻而内受軸者内頭爲賢外頭爲軹轂中横木爲軸軸末爲軎其鐵爲轄軸上伏兎爲轐轐上爲軫凡大車轂長尺有半兵車三尺二寸安其車以便馳突也

從戎之士而曰溫其如玉溫其在邑其寢興則厭厭其德音則秩秩猶見投壺雅歌之度莫非中夏遺風

西戎弑幽王殺秦仲襄公奉命征討故民皆踊躍敵愾而兵尚未入其境也故曰溫其在邑仲本附庸而邑之秦

蒹葭

序以爲刺襄者襄之立國唯事車馬田獵作西畤以僭郊祀無禮自恣周之遺民賢士委之滄波浩渺而不用詩人所以惓惓於周也蒹葭白露秋水澄明伊人之高潔可想矣溯洄則道阻且長溯游則宛在水中央蓋下游爲雒京士之在周者如見其在水中央而不可得也上游爲汧渭士之在秦者道雖阻長而可致也而置之弗求則周室之舊不可復見矣魏氏仲雪曰此秦人不復見周室之威儀

而隱然有美人之感朱氏謀㙔曰是故老之遺跡在秦者襄公不能招致之也

終南

岐豐自幽王之末入于西戎者六七年秦襄伐戎至岐而有之雖故君遷在雒邑而遺民猶見都人是以愛而稱之曰其君也哉然猶重望於將來也故序曰戒

史稱秦襄伐戎至岐而卒子文公立十六年始伐戎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如所言則自小戎以下皆文公之詩也孔氏以史不足據襄公救周即得之當如序說歐陽氏及綱目前編皆宗史說不知史記本魯詩耶

黃鳥

康公從穆公之亂命葢父子交刺之殉葬始於穆公凡百七十七人至始皇之亡後宮皆令從死工匠生閉墓中可畏矣哉

李氏德裕曰如三良者殉榮樂非殉患難也其論雖甚然非三良之願殉穆公也康遂送命而廹之焉得不死詩曰臨其穴惴惴其慄豈是視死如飴

晨風

晨風望北林而來歸猶多士望盛朝以委贄所謂良禽擇木良臣擇君也朝無君子憂心能不欽欽如何如何忘我

實多代故老作苦者之詞是刺康公之不用舊臣也

無衣

秦自襄公以後無爲王興師之事惟襄王蒙子帶之亂出居於鄭有秦穆師於河上一事是時周室衰微諸侯爲王興師豈當刺其好兵若康公與晉搆兵有令狐之戰河曲之戰又興師伐晉者一與楚滅庸者一意其皆假王命故曰爲王興師耳若指秦穆之勤王則是美非刺

渭陽

秦晉交惡其曲在晉惠懷無親穆公納重耳以定晉康公送之贈遺之厚如此繾綣係戀詩非徒美其念母亦嘉其有厚也要而論之乃以令狐之役責其怨欲害乎良心大令狐之役亦晉之負秦而康之送雍則曰文公之入無衞是以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役是渭陽之情依然未泯何云怨欲害於良心乎嚴氏華谷曰此詩念母而不言母但言送舅而勤拳不已自有念母之意讀之但覺其意味悠然深長也

權輿

首以夏屋爲喫夏屋食俎食俎雖設而食已無餘繼則四簋去而食竟不飽矣禮貌衰則賢者去況飲食之不承權輿乎秦風十篇刺棄賢者三而以權輿殿是始皇逐客之所以

紹述也

陳

宛丘

擊鼓擊缶衎衎絃錚鼓之音不作無冬無夏所寒暑雨之事罔知但留情於遊豫莫自飭其威儀在上如斯民其安仰季子所謂國無主也焉得不亡

東門之枌

此與鄭之溱洧相似厭遊而貽握椒猶往觀而貽芍藥也詩人嫉而斥言之子仲之子指世家望族陳染大姬之化好巫恆舞其敞乃至於斯君子又以惜大姒之嗣徽音矣

衡門

此詩爲隱士作無疑夫隱爲美德而遯之九四曰好遯君子吉小人否是固視乎其人耳苟貪沮溺巢於忘世雖非小人猶非聖人之所取唯見幾而作審其時必不可爲而抱道在躬奉身避難乃爲高隱衡門之詩其以儉德避難者乎故序曰誘僖公借隱居之詞以刺爲誘也

陳俗好遊蕩而不務本業將必華宮室美飲食以爲樂也而士則守衡門以棲遲對泌水以樂飢俗之娶妻將必尚治容擇門第以相誇也而士則食魚不求河魴娶妻不求齊姜居素貧之中不慕鼎鐘之奉樂漁釣之鮮自有遺類之婦以爲民人勸節以爲君上誘矣

東門之池

此就詩文讀之誠類男女聚會之詩而序以爲刺時後序以爲思得賢女以配君子者義於彼美淑姬二句見之績麻爲女之正業故不績其麻上篇斥之古者井田未廢五穀既入民皆居宅里正趨緝績男女同巷相從夜績至于夜中有所怨恨相從而歌焉詩所謂漚麻漚菅猶古之遺風歟淑女非必即績麻之人但賢女多生於勤儉詩人因見漚麻之在東門冀君之得淑姬以聽其警戒故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如後序亦有意義

東門之楊

楊葉牂牂春將暮矣非婚姻之時昏禮用昏不用朝取陽往陰來之義啓明已見細柳在日男親迎而女不至民風如此誰實使之

墓門

佗之不良爲祖宗邱墓所不容比之墓門之棘誰不欲斯而去之乃歌以訊之而君若無聞知而不已養成弑逆之惡者苟之賢備見始末追咎先君不爲佗置良師傅而作是也

防有鵲巢

鵲巢皆高而曰防實有之旨苕宜隰而曰邛實生之猶云不苦在首陽之顛也中唐之途非一甓邛上之綬非一色琱碎眩耀亂人耳目誰實壅蔽予之美士使予忉忉而傷惕也憂讒愛賢溢于言表豈淫奔之詩後序指爲陳宣或有據乎

月出

月出刺在位株林刺靈公一時之作也孔甯儀行父諸人與佼人相期在月出之時視其容飾而僚然觀其態度而舒緩欒可知矣然我獨勞心悄兮者爲若輩憂其禍及也或曰三章皆言舒即徐舒也亦通

株林

靈公淫夏姬而詩言夏南者夏南食邑爲大夫年非幼稚乃宜淫其母朝葬無忌如此詩人策其禍之不遠也從者從夏南而往也形影相隨道路爲之寒心矣

澤陂

此亦刺靈之詩言蒲與荷同生于澤之陂美惡混淆卽蕑蘭蒲艾之喻美人而曰碩大且卷似指泄冶之直諫而被殺也故曰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泗滂沱言其始未嘗不爲之寤寐思維而終莫爲美人地唯有涕泣交横而已其詞慘切而易明豈猶月出之賦佼人乎

檜

羔裘

人君好潔其衣未爲大過況羔裘狐裘皆法服大夫何故便去其國後序蓋以逍遙翺翔生義耳按詩但言狐裘不言何色玉藻曰君子狐青裘豹褎元綃衣以裼之又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又云狐裘黄衣以裼之狐白黄裘皆君服狐青大夫士之服安知詩云狐裘卽狐白狐黄乎詩序曰大夫以道去其國不過言是大夫之服耳言大夫服是羔裘逍遙翺翔服是狐裘在朝在堂無所事事義不素餐自當避位去國彼其平日豈不爾思哉勞心忉忉心雖勞亦無如之何耳三章羔裘如膏卽三英粲兮之意

鄶并于鄭其亡最先故詩止四篇世次亦莫可考鄭氏以爲夷厲時鄶君不務政事而好潔衣服大夫去之鄶之變風始作按國語史伯對鄭桓曰濟洛河潁之間虢鄶爲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皆有驕奢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貪冒云云竊以羔裘匪風必作于此時鄶仲旣驕且貪大夫義不苟安以道去國情事恰合且匪風云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夷厲時周猶未東鄶滅於鄭武鄭桓云至平王初年尚存詩文固有明証也

素冠

素冠素衣素韠守禮固可必敬而欒欒然哀瘠之狀孝思尤爲深摯傷悲而欲與同歸蘊結而與之如一因所見而念及其親詩人所以爲世風也季氏本曰棘葉少而無枝比其居喪骨立之狀

隰有萇楚

萇楚無知猗儺其枝我豈不樂爲萇楚哉然弱莖難存猶落在自危之甚也無室家者亡國之喻

韓非子載鄭桓將襲鄶取其豪傑良臣智辨果敢之姓名擇鄶之良田設壇埸而埋於國門之外若盟然鄶君疑而

恭殺其臣公乃襲鄶取之其言或必有本蓋鄶無君而有臣四篇皆忠臣之言也

匪風

風發而塵斯冥車偈而輸其載是周道之常有也乃匪風之發匪車之偈而周道之上觸目皆晦冥顛覆之象中心能不忉怛乎

誰能亨魚也我將溉之釜鬵以供其饔飧誰將西歸也我將懷之好音以結其綢繆傷今弔古溢于言外

曹

蜉蝣

古以蜉蝣為渠略即蛣蜣也生於糞土翅羽無可觀亦未見其朝生暮死當別是一物言蜉蝣之羽濟楚華采鮮潔如麻彼亦自以為樂矣而不知憂之立致也彼小人以無事享其祿賢者則以有事任其艱知其必將于我乎歸處猶言息肩于我之身也明惡在位之比匪唯務修飾罔識憂公之狀

候人

小人驕驕候人之迎送不堪其苦矣赤芾者乘軒之服晉文入曹數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是也

鵜鶘入水而得魚宜濡其翼與咮而乃不濡者高居于梁之上不待取而自得食也貪而在位誠為可樂然不稱其服終不長遂其婣結之私矣

彼其季黨之盛如草木之薈且蔚矣勢焰之盛如南山之雲朝隮於上矣而深閨之季女守禮婉孌獨不免于調飢蓋比守道之君子也

鳲鳩

以鳲鳩美君子之均平而思其儀之一故曰心如結兮鳩之子學飛而出巢在梅在棘在榛無定處而鳩之在桑不易其所所謂一也唯一可以齊家正四國而正國人思古之君子以嘆今之不然故曰胡不萬年以為君人勸

下泉

泉下則洌但可以浸稂莠蕭蓍之賤而不足以滋禾黍其何濟于人哉寤嘆而念京周念郇伯也前三章一氣注下言黍苗之芃芃惟陰雨可以膏之苟明王在上如郇伯勞民民無不沾其澤豈如下泉之洌哉

詩瀋卷之十

豳

七月

會稽范家相字衡洲一字蘅舟學

周禮迎暑迎寒則龡豳詩祈年于田祖龡豳雅祭蜡龡豳頌（籥章鄭氏）三分七月之詩既無所據而後儒迄無定論朱子以雅之楚茨四篇或爲豳雅頌之噫嘻四篇或爲豳頌亦未確指以爲是也竊以七月作于周公以其言豳之風土而名之曰豳詩因之東山破斧諸篇亦附于豳其實豳之民未嘗有豳詩也然則豳雅豳頌亦非豳之本有雅頌可知矣所謂豳籥者以豳地之竹爲之籥（周禮注）而吹以入樂寧山王氏謂一詩三用隨事而變其音者是也其言用逆暑迎寒以豳之籥吹七月之詩而合之以鼓鐘琴瑟四器之音謂之吹豳詩祈年田祖亦以豳之籥吹七月之詩而合之以竽笙塤篪籥簫篪篴管舂牘應雅凡十一種雅器之聲掌之笙師者謂之吹豳雅祭蜡息老又以豳籥吹七月之詩而合之以播鼗擊磬頌磬笙磬凡四種頌器之聲謂之吹豳頌又曰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度數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此用七月一詩特以其器和聲之不同耳其說似不可易

首章前六句二三四章之綱也後五句六七章之綱也斯螽一章爲之紐鑿冰一章爲之結　詩陳王業而無一言及后稷公劉之締造詩戒成王而無一語述祖功宗德之艱難詩作于周公而其辭宛然紅女田父之告語明乎此而三百五篇皆可類推

寧山王氏曰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昆蟲草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時其燕饗也節此七月之義也范氏處義曰民生本乎衣食禮義由此以起孝弟之所以生教化之所以成人情之所以同故儉勤之俗莫如豳風仁義之至也此詩大旨二家說之備矣或曰周家積德累仁先養後教不徒專事農桑詩何無一言及于教曰孟子言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詩曰爲此春酒以介眉壽瓜壺叔苴以食農夫親其親也私豵獻豜上執宮功躋彼公堂稱彼兕觥長其長也非謹以庠序申以孝弟安得有此蓋不言教而教自寓焉矣

詩言流火即繼授衣言授衣即言觱發不言八月十月者詳之在下也或言日或言月者日即月之日一也三詩皆有餘倒喚皆以勞農但言三之日四之日者舉其重也

采桑以飼新蠶采蘩以浴蠶子蠶事之先後各有宜也因
采桑而悲與公子同歸以遠父母爲悲也
八月載績婦功之要先言萑葦而後言載績者蠶以奉公
養老布則少壯所常服故以績次蠶且績必于八月不先
蠶而廢曲薄之功也
于貉猶言于獵于獵而得狐貍則取爲公子裘豜豣獻公
豵乃私之獵以教兵戎習戰陣而奉公親上之化亦于是
乎寓焉
斯螽莎雞蟋蟀非一物而隨時變化者斯螽蚣蝑即蚱蜢
莎雞絡緯即織婦蟋蟀促織也三者皆草蟲而促織化生

不一不盡依草在野在宇在戶在牀下唯蟋蟀爲然洪氏
适曰此三句本言豳民出入之時鄭氏并入蟋蟀中正已
不然蓋豳民戒寒之語也改歲不言正月而言十月者逃
后稷公劉風化所由起宜言夏時且豳民習言夏時因其
風俗而質言之也
稻爲禾之總名十月穫稻先言春酒介壽者重養老也文
王之民無凍餒之老孝弟之道藹之油然以生矣
百穀之名見于易書詩而周禮有五穀九穀六穀星經有
八穀八星說者謂稷黍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爲九穀禾
麥黍稻粟菽爲六穀又曰稻黍稷粱麥瓜也五穀者禾麻
菽麥豆也星經之八穀稻黍大麥大豆小豆小麥菽麻也
百穀見于楊泉之物理論曰穀者黍稷之總名稻者溉種
之總名菽者衆豆之總名三穀各二十種凡六十蔬果之
實助穀各二十凡四十共爲百穀
斬冰納冰蚤朝祭韭皆君上事所以燮陰理陽王道之成
也躋堂非君堂也蜡祭之時鄉人飲酒冀正與鄉大夫皆
在萬民于是得以躋公堂稱兕觥而頌萬壽鄭氏所謂饗
而正齒之時是也

鴟鴞

金縢曰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

于孺子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
居東二年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
孔安國謂居東即爲東征是也而鄭氏獨謂周公作冢宰
三年將攝政而流言至公避居于東成王多殺其官屬公
作鴟鴞以貽王敎之二年王遇風雷之異乃迎公反位居
攝始東征管蔡殲之如所云是周公先爲冢宰三年闢流
言而避位居東二年始歸朝東征又復三年前後凡八年
蓋以金縢言周公居東止二年而詩則明云三年故其說
如此考成王多殺周公之官屬出之鄭氏本無証據王肅
已力辨其誣故孔穎達謂東征實止二年以行役去來計

之則是三年並不依鄭也朱子集傳亦既削之矣及晚年因蔡氏注金縢仍用鄭說為其所惑遂有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為是之語而明人郝敬因著論以辨居東之非東征意在翻駁集傳而詞極浩博反以蔡氏為是今人頗以為疑按孟子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金縢曰武王既喪管弟流言于國是成王居喪公為冢宰時管蔡已散流言挾武庚以叛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叛其文甚明考之在傳史記並無異說若依鄭氏以弗辟為弗避則武庚既叛公即避位于東至二年之久始奉王命以東征身論遺棄鴟鴞懼難撲滅即公亦何忍坐視王室之勢搖以負顧命之重乎且成王之疑公不過沖人之見耳公唯明白正大可以釋王之疑耳未有善于東征者也故曰我之弗辟無以告我先生辟者誅也先獲管蔡以歸于王王按法以誅之所謂辟也殺管叔放蔡叔必本于王命非周公所敢擅豈先已避居于東哉公之東征先得二叔故曰罪人斯得非僅得其罪名可知二叔既得後討武庚之餘黨其事既易是以居東至二年之久詩曰鴟鴞鴟鴞既取我子子指二叔鴟鴞指武庚王殺管叔放蔡叔降霍叔為庶人公不禁痛心疾首于武庚而目之曰鴟鴞讀其詞如見其情矣

或曰武庚管叔既伏法矣成王尚何疑于公而不迎乎曰流言起于骨肉必有得誅并借口不利孺子而已故管蔡之罪定而王之疑滋甚矣且夫負扆居攝古所未有之事周公之創局也觀其跡安得不并疑其心必至天變見金縢啓而公之精誠始大白于天下王始悔而迎公若其不迎公猶不可以歸也公以鴟鴞之詩貽王王但不敢誚公究未釋然于心斯時雖大聖人曷以自明哉

詩之懲武庚閔二叔唯見于首章下三章但言成室之難而惟恐其毀是雖以曉王而亦以自明創毀作二年其非代沖人以教寧王也大誥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弗[illegible]之年沖也是故沐握髮食吐哺思王長難阨當徂穫夜以待旦者今之綢繆牖戶唯恐予侮之者也成王役太商紹天命承讓烈遺大投艱不從小寧[illegible]之指拮据捋荼畜租唯恐室家未立之憂勤也乃今之來東羽譙譙而尾翛翛予室之翹翹將不免風雨之漂搖為唯予音之嘵嘵厥合居是室者無忘私宗之遺情哉

東山

因人情之所必至而斷為之傳不啻如自其口出所謂歎人以和而泄其所憾也人將歸則思家之情愈切故西悲也含行枚而制裳衣凱之還也蠋之蒸于桑野蜎蜎其獨

蟋動我之宿于車下教然竟已無知愢之至也古者周軍
此則爲營衛故士卒宿于車下
次章言果臝則餘草可知言伊威蠨蛸熠燿則他蟲可知
町畽也而鹿且爲場則不止于鹿矣不可畏而伊可懷愈
于從軍之暴露多矣此爲軍士之無室家者言也
鸛俯鳴則天雨婦愁寐而穹窒嘆我行之又不至也行來
抵門而遂見瓜之在薪悅去家之景物也此爲軍士之有
室家者言也
於是無室家者新有昏姻之樂有室家者重有完聚之歡
其慰勞更有不可言喻者矣至誠之道以情感情如是而

不能動物者未之有也

破斧

東征而凱還何至破其斧缺其斨此非周大夫之惡四國
亦非軍士之答周公而慰之也我者東人之自我商奄之
叛五十國之人非不稱爾戈比爾干以相抗拒今則破我
斧缺我斨矣四國之人於今始得匡正公之哀我人而拯
救之者其德亦孔大矣故蓋東人美公破敵之詩首序是
也

伐柯

伐柯必以斧取妻必以媒是故士之相見不以禮者君子
弗取也況我之見公敢不盡禮以往哉其則不遠幸公之
近也遂見有踐多材多藝如几筵之上百物具備不可悉
數也此樂見周公而美之之詞

九罭

九罭之施宜有鱒魴朝廷之大宜有碩膚行見公之袞衣
繡裳而往歸于周也鴻之遵渚而南不得其所也豈遂于
女乎信處留之遵陸而北爰得我所不復來東矣今于女
不過信宿之暫處耳
然而東人之愛公彌甚也曰東國之僻陋維公之來幸得
覩此袞衣今顧朝廷之無以我公歸兮歸則長使我望袞

衣而心悲兮

狼跋

此詩說凡有四狼以貪欲致禍聖以無私安泰程子說也
人觀周公猶狼之跋前疐後而公處之從容自得蘇子說
也朱子則曰狼跋其胡則疐其尾公遭流言而安肆自得
如此蓋其道大德盛安土樂天是以遭大變而不失其常
也朱氏善曰物之累于形者無所往而不病聖之周于德
者無所往而不宜四者之說皆以狼之跋胡疐尾喻周公
之被讒居東而蒙竊未安也
詩若曰狼雖貪殘之獸然胡可跋而尾載疐終爲人所禽

殺而已武庚雖反側然進莫前而退失據終自取夭滅亡而已碩膚大功也言公奔此膚功以報朝廷乃居東至于三年之久其赤舄猶是几几也其德音依然不瑕也曾流言之足以累公哉以狼喻四國以碩膚德音稱周公斯之爲美

詩瀋卷之十一

會稽范家相蘅洲一字雪舟學

小雅

雅樂說

雅之有大小者以樂之大小别之也孔子反魯正樂之部分以復先王之舊使小大各歸其所小雅自鹿鳴以至魚麗合内治外攘莫重焉而較之大雅所用則爲小政有大小故樂亦分大小也小雅如鹿鳴四牡頍弁間有諸篇皆雜風體如南山魚麗諸篇皆用發曲而大雅則無是小雅猶近於風而大雅已近乎頌由其辭曲以思其音節由其

體製以觀其與禮則雅之大小思過半矣

馬氏端臨曰古人歌詩合樂有不可曉者如關雎鵲巢后妃夫人之詩也而鄉飲燕禮用之采蘋采蘩夫人大夫妻能主祭祀之詩也而射禮用之肆夏繁遏渠宗廟配天之詩也而天子享元侯歌之文王大明緜與周之詩也而兩君相見之歌詩與作詩之意判然不合有不可曉者殆難意解而愚謂不難解也蓋聖人之作樂與禮制相爲表裏而其施不同禮辨異樂統同禮立而分定不容假借樂之用施於朝廷者亦可通於邦國其辨在音容之隆殺器數之等威而不在乎文辭章曲之異同故其義苟可通

則通用之不爲褻不必有一事即備一詩也陳氏晉之曰鄉射升歌鹿鳴四牡諸詩所以寓君臣之敎笙奏南陔白華諸詩所以寓父子之敎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所以寓上下之敎合樂三終歌二南諸詩所以寓夫婦之敎推之他詩莫不皆然然則燕禮之歌關雎鵲巢取其風天下而正夫婦也鄉射之歌蘋蘩取其守職而循法也享元侯之歌肆夏取其毋忘覲光而揚烈也見兩君之歌文王取其陳天命而勉事周也皆易地以見義而不必泥於作詩之本意此樂之所以統同也若三家歌雍樂有僭制義無所取所謂禮崩樂壞而

莫之挽者歟

鹿鳴

此非燕饗通用之樂歟當從序爲燕羣臣嘉賓之樂歌燕饗禮設几而不倚受爵而不飲禮主乎恭燕則飲酒樂賓笙簧琴瑟並奏于堂以通上下之情與饗不同二三章明日嘉賓式燕以敖以燕樂嘉賓之心安可以通于饗乎饗當用肆夏見左傳穆叔之言

淮南子曰鹿鳴興于獸而君子美之取其得食之相呼鼓瑟承筐則所以厚旣之而使言也其以示慈惠而不廢求言之本禮之盛者無其文

周行大路也德音孔昭卽所謂示我周行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卽其儀不忒正是四國之意實以是示我可謂實獲我心矣君臣一德燕樂升降如此

四牡

鄭氏以此詩是文王爲方伯時使臣以王事來往四國于其來也陳其功苦以勞之之詞其云王事卽殷之王事愚謂詩作於周公自從追王之後稱之事雖殷事王卽文王也詳見采薇

或曰文王遣使臣豈致人臣有不遑將父之歎不知此文王代使臣以言情所以慰且勞也與陟岵諸詩不同

不遑將父不遑將母皆以雖與者蔡氏謂雖卽祝鳩孝鳥也左傳祝鳩氏司徒也謂其孝故爾是以孝子不獲養而稱焉

皇皇者華

四牡以不遑將父爲義有慰勞而無戒勉皇華以每懷靡及爲義則戒勉多于慰勞意各不同

駪駪征夫車騎馬集啓行之狀六轡如濡車調馬良征途之狀此意不重重在諏謀詢度以盡厥職也合爲五善分爲六德內外傳之言備矣

常棣

左傳富辰曰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屏藩周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又曰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杜氏以爲周公作詩召穆公歌之是也召穆公在厲王時見王室無親故重歌此詩以明公所以作詩之故非以詩爲穆公作也

常人之于兄弟不至于威死喪哀原隰初不見同氣之可恃不至于急難至外務生亦不見天親之至切蓋至是而見已遲悔已晚矣然而喪亂急難之既過又往往近比匪昵妻子以兄弟爲可外者試思兄弟翕則室家宜妻孥樂矣苟是究而是圖不寔其然乎通篇俯折反覆只是一意

夫朋友妻子同列天倫非不當親厚好合也但天合人合輕重有間不極言之而誰其猛省哉

常棣棣也唐棣移也分爲二木見爾雅常棣即郁李唐棣即楊陸璣誤合爲一朱子因之至今紛如姜氏炳璋曰唐棣之華反而復合喻夫婦之別也常棣之華華鄂相承喻兄弟之和也鄂與萼通花足也詩人取興在此

鹿鳴之燕嘉賓皇華之勞馳驅君臣之義也四牡之將父將母父子之親也此篇之兄弟既翕兄弟之愛也下篇之求其友生朋友之交也於五倫似缺夫婦然此篇言如鼓瑟琴末言宜室家樂妻孥則是兄弟翕而妻子自然好合夫婦之道也五常爲百行之原蓋悉備于鹿鳴之什

伐木

三章皆以伐木興者取其聲之相應也伐木之丁丁不求應而自應鳥鳴之嚶嚶求其應而無弗應聲之同氣之求自然而相感雖神之聽之亦既和而且平矣可以人而不求友乎

天子之燕同姓用肥羜肥牡異於諸侯之用犬也天子燕異姓以八簋比于公食大夫之禮以待族人設食之禮待之親之也釃酒即漉酒下章之湑也重言釃酒重言肥牡明其爲燕而非饗也

民之失德乾餱以愆飲食多啓訟師子公染鼎釁生弒逆御其慽羊羹足亡師所關匪細先王慮此至遠也有酒則以湑酒飲我無酒則以酤酒飲我一宿之酒謂之酤以鼓鼓我以舞舞我皆代諸父諸舅而爲之詞也乃答之曰迨我暇日豈無湑酒而用酤酒乎親厚之至也

天保

韓詩外傳曰天保定爾言天以仁義禮智保定人之身其義大矣蓋詩言百祿遐福至于川流方至必歸本于天之單厚者明天人感應之自然也言多福徧德極之日升月

但必歸本于神之詒爾者明幽冥之路假不爽也至于言
多福即接之以羣黎徧德尤見福莫大於得民所以勸之
敬天尊祖愛民者無所不至讀此詩者當知此意豈後世
之封禪矣新典引可比哉

顧氏寧人曰彝無不宜宜室家宜兄弟宜子孫民人也是
用孝享于公先王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也民之質
矣曰用飲食有道之世人醇工龐商樸女童上下皆有嘉
德而至治馨香感于神明也祈天永命之實必本于親民
而斲彫為樸其道何由必以養生為本

采薇

武王成王無征伐玁狁之事此與下出車杕杜皆文王為
方伯受命專征之事當時命將遣師勞還飲至得行天子
之禮周公制禮作樂追述其功以垂後世其云王事王命
云天子者皆以追王稱之也如指殷受則以新王一代之
樂章特以表小心服事之誠于義無當且是殷詩而非周
雅矣即以大雅伐密伐崇之稱文王可見

文王伐玁狁之事亦無考玁狁即獯鬻太王提而事之文
王之征事所必有昆夷即西戎竹書紀年紂三十三年西
伯專征明年冬十二月昆夷侵周三十六年周伐昆夷即
此事昆夷在岐之西玁狁在岐之北即漢之匈奴也

薇春穎而夏花曰作止者春中時也柔則稍長剛則難食
漸至夏矣啟行在春還歸在冬乃戍期之一定三章云我
戍未定謂無定息之所非指戍期之無定

出車

伐玁狁伐西戎一役二事也采薇出車杕杜一事三詩也
今以三詩去來時日詳之似有不合者采薇首曰薇亦作
止與末章楊柳依依相應是啟行在春仲也乃出車四章
曰昔我往矣黍稷方華又在六月啟行矣采薇曰歸曰歸
歲亦莫止與末章雨雪霏霏相應出車四章亦曰雨雪載
塗是旋師在冬季也乃末章又曰春日遲遲薄言還歸杕
杜亦曰卉木萋止征夫歸止是又在春盡夏初還歸矣其
互異何也曰采薇之二三章曰薇亦柔止薇亦剛止蓋啟
行在春而途中則歷更其時矣其歸也歲亦陽止歲亦莫
止至於抵家則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分明今春出師明年
春仲凱而春暮夏初抵家也然此一役二事當先伐西戎
乎抑先伐玁狁乎蘇氏謂西戎與玁狁為犄角西戎平而
玁狁自平當自西至北猶漢唐之役匈奴異丹必先過西
域也而愚不謂然采薇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又曰玁狁
孔棘則其事急於西戎甚明且出車二章明曰王命南仲
往城于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襄者除也是先伐玁狁必

矣蓋先城朔方以衛沿邊之地進伐玁狁一月三捷隨即平定其時當在秋冬乃反旆以伐西戎故詩曰今我來思雨雪載塗下章接言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其文顯然伐西戎兵不血刃而下于是全師以歸焉故詩曰春日遲遲薄言還歸然則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一章是由朔方至西戎之文非還師之月日也善讀詩者知之

杕杜

首曰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是玁狁既伐嗣伐西戎也杕杜實在秋冬是雨雪霏霏時也二章接言卉木萋止征夫歸止是春暮夏初振旅家也其文益明

四牡以不遑將父爲義此詩先言女心傷悲後言憂我父母義各有當也由征夫言之則當以父母爲憂而不及妻子若婦人代子職以奉養舅姑則唯君子之憂是逝耳二章曰憂我父母者言其夫必以父母爲憂也細味之自明漢書宣王興師征伐詩人美其功曰出車彭彭城彼朔方此三家說也宣王伐玁狁別有六月采芑之詩何當重出況時亦不合且宣王不還師以伐西戎也以此爲別

魚麗

序曰萬物衆多可告神明似主祭祀言之但儀禮鄉飲酒及燕禮皆歌是詩則亦爲燕賓之樂矣朱子據儀禮一歌一笙之序移此詩于南陔三篇之後殊不必考鄉飲酒禮工歌關雎笙鵲巢工歌葛覃笙采蘩工歌卷耳笙采蘋由越草蟲一詩至工歌之始歌鹿鳴四牡皇華即笙南陔白華華黍則此三詩又當次于皇華之後矣詩之次第有不能盡依禮文者儀禮用詩非詩用儀禮也

言萬物盛多但言魚者在下動物之多莫如魚也大雅言豐年之兆亦曰衆維魚矣

陸氏佃曰鰋白額魚鱨魚黃魴魚青鱧魚黑鯊魚白鯉魚赤鱨鯊小魚魴鱧中魚鰋鯉大魚詩無一字無意義

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

此六篇皆笙詩三家并亡其目毛公有其目而亡其詞僅存序義朱子謂笙本無詞而非缺文蓋本之劉原父鄭漁仲洪容齋諸人而朱子因之說者多以爲疑文多難以悉被考朱子所據全在儀禮而儀禮明言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樂之爲言比音而樂之也是禮文顯以爲有詞矣況工歌關雎笙鵲巢工歌葛覃笙采蘩豈合樂之笙有詞而升歌之笙獨無詞乎此即以儀禮証儀禮而曉然也朱子曰笙之無詞大約如魯鼓薛鼓之節而亡之是又不然鼓所以節樂者聲出于人手類于鼓柷敔不可比之以詞若笙簫管篴因人氣運而有音其高下

長短疾徐唯人是使如今俗樂必有工尺之譜也而謂笙本無詞乎

南有嘉魚

此與下篇一以樂與賢一以樂得賢皆燕賢之詩本無二義故同用之鄉飲燕禮明人主之好賢崇德在下者不可不知所報也已詳鹿鳴之詩

罩者捕魚之籠汕者撩魚之器淮南子云罩者抑之罾者舉之其取魚一也詩言罩又言汕喻求賢之無方也首云嘉賓式燕以樂末云式燕又思言既燕而又思所以維繫之愛之至也

南山有臺

姜氏炳璋曰人君既得賢而樂之形爲歌咏曰基曰光語其始也曰父母曰德音語其用也曰眉壽黃耇保艾要其終也從今日所得之賢想到賢者之老期并想到賢者之必有賢子孫無非利我國家皆于今日始之可謂善說是詩矣然萬壽無期萬壽無疆非屬臣下謂歷數綿長即邦家賴以永固也

蓼蕭

蓼蕭之微尚獲零露之濟況君子既見于前而不于之以嘉惠乎心寫而接笑語是知其不終與而安處其位也龍光天子之寵光其德不爽言能不蔽其德雖至壽考而不可忘此德也

此非五服盡朝于王也侯甸男采衛應朝之年各以次述職于王王則燕之以示慈惠用昭天子之恩德蓋通用之樂歌

湛露

左傳甯武子曰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于是賦湛露不明諸侯之爲同姓異姓也考禮天子燕族人于寢燕兄弟于房詩言厭厭夜飲是在寢在房可知專指同姓而言也若蓼蕭之澤及四海則合同異姓言之矣在宗載考言宗宮之成在同姓原有夜飲之禮非卜其晝未卜其夜也箋疏確不可易

詩瀋卷之十二

會稽范家相字蘅洲一字□□

小雅

彤弓

嚴氏華谷曰彤弓非常賜也鍾鼓大樂也饗大禮也設之所以重其賜蘇氏頴濱曰大飲賓曰饗行之以饗禮厚之至也呂氏東萊曰中心貺之言其誠也愚謂一朝饗之言有功即饗不留賞也終朝而禮成故曰一朝

菁菁者莪

莪生於中阿而有菁菁之盛猶多士之見君子被栽育之樂也中心悅之是以貺之野處之習消歸無有故曰樂且有儀

錫我百朋言學業有日新之美不啻百朋之錫也楊舟可況可浮喻中材之可上可下既見君子則時教有正業退息有居學我心則休矣

六月

小雅自文武以下至昭王穆王無一篇之存者厲之亂失之也共和纖政國未鼎移宣王中興樂在故府其音非變其詩多美而列於變者文武成康之治未盡復也末年戰於千畝料民太原祈父黃鳥諸詩相繼而作不可以一入

分正變故并六月采芑車攻吉日諸篇統謂之變也變風有美有刺變雅亦然毛鄭之說當矣

六月非出師之時故首章大書之曰玁狁孔熾我是用急明其不得已也六月采芑與采薇篇不同彼爲遣戍勞還故述將士室家之情思此爲中興武功故陳出師奏凱之盛烈美吉甫正以歸美宣王

王者有征無戰故首二章但叙出師軍容之盛四叙玁狁侵犯之急即入元戎之啓行亟言薄伐至于太原即入吉甫之萬邦爲憲未嘗細叙戰功亦不窮追遂北此之謂王者之師雅之正也如韓愈平淮西平蜀諸雅形容戰功非不鋪揚盡致其于雅體失之遠矣

元戎大車也軍前曰啓後曰殿元戎先軍而行所謂選鋒軍無選鋒者北元戎之製車縵輪馬被甲衡軛之上皆樹劍戟名曰陷陣之車　二章言我服既成于三十里則元戎之啓行亦止三十里可見故下章接言既佶且閑也以玁狁之孔急而吉甫一守師行常法從容暇豫不敢勞兵以擾民豈如後世兵貴神速日夜兼程以攻人之不備哉吉甫燕喜是王宴飲御諸友是私燕王宴應有牲牢無炰鼈膾鯉

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古註不詳其地集傳謂即太原陽曲

王伯厚詩地考亦同顧亭林謂必先求涇陽所在而後太原可得漢志安定郡有涇陽縣幵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安定郡在原州郡縣志平凉縣本漢涇陽地今縣西四十里有涇陽故城然則太原卽今之平凉計周人之禦玁狁必在涇原之間若晉陽之太原在大河之東距周京千五百里豈有寇從西來兵乃東出乎故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而國語宣王料民于太原亦以近邊而為之備必不料之晉地也若禹貢旣修太原春秋晉人敗狄於太原子產對叔向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則是晉陽而非太原矣按明周斯盛輯山西通志亦以太原距涇陽不遠非我

州之太原是也

采芑

六月首言玁狁孔急王于出征皆直敘以至終篇此詩前三章言方叔奉命出師之盛末章始言蠻荊背叛不得不征之故雅詩體製命局不同如此可知詩在樂前矣

方叔南征之師多于吉甫之北伐以詩文互證之可見然其車三千實是修詞嚴氏華谷曰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三千乘計甲士九千步卒二十一萬將重車七萬五千人通三十萬矣夫六軍出於六鄉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六軍止七萬五千人無三千乘孔氏謂美卒盡起王氏謂今諸侯之師恐未必然愚意以但言三千乘事所必無卽六軍千乘一時盡起亦豈必為空國之師蠻荊之叛未若玁狁之急邦畿之內安可一日無衛兵朱子謂不以文害詞可也

路車金車宣王所賜以乘其行者方叔乘之以率軍也至陳師鞠旅則舍路車以乘戎車矣路車有鉤膺而戎車則無鉤膺者馬婁頷有鉤車註中婁與纓通左傳牛馬維婁猶云繁纓之鉤耳膺在馬胸卽樊纓非戎車之飾

方叔征玁狁當為吉甫副故咎于六月而帶敘此篇之末不沒其功

車攻

天子之田獵與會同二事也宣王之徂東並行之者何曰王于會同亦諸侯以大蒐之典所以復古制一舉而兩得也會同之事重于田獵詩先田獵而後會同者何曰宣之徂東修車馬備器械先備田獵之事故首言行狩而敘其啓行也田獵之事不可以會諸侯何以會曰徂東之舉原以命諸侯之會而非命諸侯之從田也旣言會而後言同何也曰詩言會而連及之也王有大事設境于國外會諸侯以命事謂之會不與同並行也宣蓋有征伐而會諸侯也何以知其有征伐也詩言之矣之子于征有聞無聲美

其師行徒衆之不擾亦美其會事之神審不使有聲於外也夫非征役大事而輙以會諸侯者未之有矣

吉日

車攻言田獵而實重會同吉日則專美田獵也詠日以祭禡復述言以差馬重其事也漆沮在涇渭之北洛水也漆沮洛本是二水今入漆沮故混名之曰漆沮水又入洛故又謂漆為洛漆自沮水來會東南流合於沮在漆西東流入於洛洛又在爾雅十藪周有焦漆沮之東北在今同州之地洛又入渭護在涇陽三原之間當漆沮之西南周人常狩之地也悉率左右以驅禽言古者田獵先芟草為防立通帛之竿以為兩門又用裘纏質以為槸天子大芟分為左右雖同會

防內各在一方取其相應不得越離也其先發鼓鼓戰既畢士卒出和乃分地為屯設驅逆之車先驅禽獸之防然後焚燒防草復驅之以待天子之射天子射諸侯大夫士乃以次射所謂悉率左右以燕天子也凡皆古禮之廢而不行者宣王悉舉而復之故序曰能慎微接下也

鴻鴈

厲王之時流亡四散宣王遣使招徠為之築室以作安宅而于矜寡惸獨尤加恩惠焉之子于征之子于垣皆指使臣言其劬勞在外或撫矜寡或董工作雖則劬勞其究我民皆得安宅矣又代述使臣之言曰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緝彼愚人則謂我哲率恭儼宣示其驕矣

庭燎

列女傳宣王早臥晏起姜后脫簪待罪於永巷宣王感悟乃勤于政事此為詩之說與序同者為其聽后夫人以勤政故以美之而又箴其後也三章皆欠分明夜未中央而燎已樹之于庭鸞聲界集于外可知之敬事諸侯之畏威一時並見皆因王問夜之辰所以至此

沔水

沔彼東流之水無不朝宗於海喻諸侯之當朝王也乃鴥彼飛隼載飛載止中道旁皇而不進者為避禍計也嗟我

同姓之兄弟異姓之邦人諸友但思保身無肯為王家念此危亂者亦思身為王臣誰無父母而可如是乎不蹟者言不循臣蹟也　三章言諸侯所以避禍不來者訛言在野寧無懲戒然其平日之不敬亦可概見矣苟能如我友之敬共則讒言何自而興乎為不朝之人作勸戒而所以規王者從切史載宣王殺杜伯而非其罪國語言縣叔達周雖子皆闕是信讒明証

鶴鳴

鶴鳴于九折之澤而其聲遠播廣莫之野魚潛于深淵之中而有時出沒洲渚之間聲無遠而弗彰身雖伏而可求

有如園有樹檀而其下維蘀則扶疎特立尤人所共見而易求者也誠得賢者置之朝右豈不足拾遺補闕輔成君德乎曰他山之石可以攻錯者言求賢不拘品地也錯者琢玉之錯石言山石雖賤可以為攻玉之錯石賢人雖微賤可以救人君之缺失其旨甚明

祈父

此非止為姜戎一役也竹書紀年宣王三十三年伐太原之戎不克三十八年伐條戎敗逋三十九年伐姜戎敗逋四十年料民于太原自中興以後兵役無休司馬失職宿衛之士且與六軍並役此子晉所以與幽厲平並舉也三

川之震塬漲之崩相繼而起豈獨姜戎之敗遂有怨咨乎六軍之士出于六鄉法不取爪牙之士宜乃令祈父出禁衛以從軍何其好兵黷武乎祈父司馬也責司馬正以責王衛士可呼司馬而六鄉惟有呼天矣

詩記曰是詩見宣王變古制者二前兩章刺其以宿衛之士從征末章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禮老而無兄弟當免征役在古必有成法而驅之從征故以責之

白駒

蘇氏曰此留賢之詞也白駒而食我場苗可以縶之維之也乃雖縶且維不過以永今朝永今夕耳彼伊人者旋逍遙而遠去如信宿之嘉客亦焉用縶維為哉皎皎白駒方其賁然而來思我方期爾為公期爾為侯孰知今茲之逸豫竟利見之無期則且慎爾優游之樂勉爾遁世之思哉

嗟此白駒始則賁然而來思今則在彼空谷矣始則食場苗食場藿今則空谷之中束生芻以秣之矣潔身世外其人誠如玉矣然尚毋金玉爾音而長抱遐心哉因白駒以思人因其遁而尚望其出曲折如話

黃鳥

此與下我行其野為一時之作此責邦人猶是疏遠彼言

昏姻則尤甚矣黃鳥旅人之自喻曰復我邦族則是列國有位之人可知穀與桑栩指此邦之人無啄我粟粱言其漠不相顧覓食無從不如仍歸故土耳邦畿之內不能存異地之人時事可知

我行其野

樗木不可以託蔭藟遂不堪以采食而我乃托之采之至于不我能畜深惡而斥之也誠不以富亦祗以異言爾之求新特而棄舊姻不過以其富而已不知士之所重誠不以富也亦祗以異為貴耳論語引此二語言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好惡昏亂適足為惑則前章取詩之異義以非之

斯干

序但云宣王考室不言美刺劉向以爲周衰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夫厲王奢侈其和在內宮室依然宣王既承奢侈之後猶復改作如此安得儉若寢廟之小特就似續妣祖一句意爲之說耳顧氏亭林曰宣之中興不過如唐之憲宗而周人之美宣猶魯人之頌僖事多而文侈書不盡言是以論其世也正義曰此宣王成室之時與群臣宴樂詩人述其事以作歌詩所謂美者不過就考成宴樂而形容之耳

水之干山之下觀形勢而度土宜定基之美也如竹苞如

松茂頌其居是室而浸昌浸大成室之美也兄弟有同室之義故首舉之

閣載也閣閣者版築之固事大也此章先言牆垣下二章接言棟宇簷阿庭堂曲室之美西南其戶戶之西鄉南鄉者李厚菴詩所曰尊者之居東房西室房戶在東室戶亦偏東故西南無戶尊貴者有東西兩房則西南有戶矣

天子之女而曰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此王姬之事所以爲不肅雝也猶見周家內教之美

無羊

周禮牧人之職有牛羊犬雞四官詩但言牛羊者舉大以樴小也不言馬者牧師圉人之所掌因之大司別有其官也言牧人者所以重者牧鄭氏曰厲王之時牧人廢職至此而復所以美之

末章由牧事而卜年豐人衆之兆者犧牲成則粢盛潔神享其美而降福孔皆矣旐美則國無疵癘農不失時故維魚之占爲豐年有人斯有土民足則君足故維旟之占爲室家

朱氏鶴齡曰周人尚騂三十維物騂其備矣以薪以蒸別牧也以雌以雄別群也皆牧法也賈總言牧羊須緩驅以行勿令停息乃能肥大十羊一羝羝少則不孕多則亂群

不孕則瘦羊性護前日夕則競先爭歸陵矜不讓曰矜矜兢兢者皆護前知其擧群無病云以朱賈說觀之始知詩人體物之精

節南山

此與下正月十月雨無正四篇序皆刺幽此篇曰國既卒斬正月言褒姒威之十月言豔妻煽方處雨無正言周宗既滅是幽已失國矣或云刺平則十月辛卯日食長歷推是幽之六年豈可移于平王時哉此詩首章推本亂始追言日食之變下云昊天不傭降此鞠訩與雨無正之戎成不退如出一詞乃幽王既弒之言也蓋宜臼在申未立或

雖立而未東遷家父目睹亡國之慘無所顧忌發憤而直
言耳
此詩家父所作考春秋桓十五年有家父求車一事上距
幽王七十五年朱子謂序之時世不足信然孔疏謂古人
父子同字往往有之如正考父之子爲木金父之類左傳文十
一年有富父終甥襄一年又有富父槐子壽夢之後此又有大子壽夢公子光之父名諸樊光之子亦名諸樊
家父亦是父子同字耳
弗躬弗親明王當躬親庶務弗問弗仕指尹氏擅權爲爵
式夷式已勸其速遠小人猶可挽王皆追述之詞
四牡項領借馬以喻小人也劉向曰久駕而長不得行項

領不亦宜乎鄭氏曰四牡養大其項領而不爲用喻大臣
自恣王將不能使矣
作詩以究王訩究其致亂之由也式訛爾心以畜萬邦言
上心既彼訛亂尚何以畜養萬邦乎七章所謂不自爲政
卒勞百姓也
正月
繁霜而在巳月賊殺之氣上干天和也罔上惑衆之訛言
紊天綱而賊正上是以譎見乎天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刈伐之慘也民今方當危殆之時仰
首視天殆夢夢其無定耳如忠既克有定則天罔靡人之

弗勝矣夫天之勝人必視其所憎而降之殃而有皇上帝
究伊誰之云憎指小人也
季氏本曰山起乎地至卑也然一簣之積可以爲岡爲陵
猶訛言之屬不可以爲小也歐陽氏曰凡鳥之雌雄皆以
毛色首尾爲別唯烏之首尾毛色無分雌雄故曰誰知烏
之雌雄
阪田也而有菀其特則風雨摧之天之抓我如恐不能勝
我我其何以自存乎彼之初用事也亦嘗求我爲法則而
如不我得矣今則動見掣肘有同拘執以仇仇相視使不
得一盡其力是誠何心哉

哿矣富人節旨酒洽比之小人也仳仳蔌蔌固刻剝而享
厚奉以之遭亂可矣而惸獨無辜其何以堪此夫亂離之
慘無分貧富舊說指下民中富厚之人非是
十月之交
鄭氏據緯書以十月雨無正小旻小宛爲厲王時詩移詩
亦以豔妻作閻妻指厲王之嬖寵然十月辛卯唐曆推是
幽王之六年尚何可疑乎唯爗爗震電集傳并作六年事
則無確証按此似追叙幽王二年初娶褒姒岐山崩三川
震涇渭洛竭之事見國語故曰百川沸騰山冢崒崩哀今之
人知災異明見于天胡早不懲戒以至今日也其文甚明

以豔妻次七人之後自是歸重亂本詩所指宰執以下競
爲淫樂并目褒姒若云亂本則當如膳卯詩探本言之不
當列于諸臣之後然臣工之淫樂何以七人皆然乎
皇父作都于向蓋卓之郿塢也將居不與謀而徹之工作
矣而曰卒至于汚萊權勢之橫一章于此下章四方有羨
非民有羨餘也苦勞役之甚向之民謂四方猶得免役爲
有羨耳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即鄭桓公所云王
室多難予何處可以逃死之意
上篇責尹氏此篇責皇父太師卿士皆三公司徒冢宰皆
要地乃下與膳夫內史趣馬師氏聯爲一氣以彼四人皆

褒姒親信蕃共勾通宮禁彷彿楊李王鉷專權天寶之狀

雨無正

此痛恨諸臣之誤國追叙之以自傷也周宗既滅靡所止
戾則平王未定東遷之前可知此章曰正大夫離居莫知
我勩下章曰曾我暬御憯憯日瘁知是近侍人所作三事
大夫皆執事之人庶曰式臧覆出爲惡被罪而出貢緣後
進也祭京育悖一章行徑如繪
曰昊天又曰旻天仰其廣大又望其憐憫也今彼有罪尹
氏皇父諸人若此無罪四國飢饉之民
戎成不退事見國語史伯曰申繒方強王室方騷王欲殺

太子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繒而繒與西戎
伐周周不守矣此戎成之証
六章云不可使四句最難體會若曰我之仕所以棘且殆
者何也如王有所使我以爲不可使則得罪于天子如將
順其命亦云可使則我之朋友又怨我之逢君矣豈不難
哉七章遂專責朋友之棄君而不顧

詩瀋卷之十三

會稽范家相字蘅洲學

小雅

小旻

此惡小人邪謀亂國將以致難故踞深履薄不勝戰兢之懼荀子及樂王鮒引之思明若小人自專自恣至庭之人誰敢攖其鋒而執其咎乎不得于道不潰于成坐見淪胥思一篤而無由彼其如虎而暴也如大河之前横也孰卹暴之馮之詞直義顯通篇一意

先民是程指周召畢散大猷是經指顯謨承烈

小宛

此當從朱子爲兄弟相戒之詞但殷憂如此則刺時亦在言外毛公因禮記引明發二句指爲文王因以先人爲文武而序爲宣王時詩非也因章明云無忝爾所生則先人二人非父母而何

鳴鳩小鳥其飛戾天陸農師曰勉強故也卽首四句可貫全篇明發有懷勉懷親也飲酒溫克勉去疾也中原之菽唯民所采螟蛉負子教誨易成勉從善也日征月邁力雖不齊夜寐夙興勤有可恃勉力學也今之時桑扈則啄粟矣填寡則岸獄矣握粟以出卜殆無地不當側足者唯有溫恭小心戰兢自持庶幾無墜于深谷無隕于薄冰終傷之以禍而勉之以不得不然也時事不可知哉

小弁

此宜臼在中其傅作此欲以感動幽王也鸒斯不能反哺而歸飛猶得提提我其不如鸒斯也哉民莫不穀而我獨于罹我其何辜于天究伊何而獲罪憂其如之何哉

鞠之茂也鳴蜩集而嘒嘒淵之深也萑葦托而淠淠言大無不容也韓傳舟無杙則不知所屆心之憂則不遑假寐蓋憂王之不知自主也

鹿之奔尚求其麌雉之雊尚求其雌我之被逐殆鹿雉之不若耳譬壞木無枝誰不疾其無用而伐之歟下遂接言

伐木之狀

王之信讒如飲酬酒不加惠愍舒緩以究之如彼伐木者斯其根卽掎其巔而析之以爲斷斫以斧卽杝以手不斷絕離析之而不止何其忍也掎者掎之使倒杝者披也

山高而人能陟之泉深而人能入之垣雖隔能禁人之耳相屬乎垣言之出誰不知之君其可易哉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知其被逐而傳成之者益甚也

巧言

君子如怒亂斯遄沮以折奸故亂沮君子如祉親賢足以止

邪故亂已亂者讒言之亂正青蠅鬥交亂四國是也
荏染柔木樹之以爲審音之用往來行言數之以見輿論之公彼小人者時而爲蛇蛇之碩言則儼然出之口矣蛇而巧如簧之巧言則見其顏之厚矣亦何難審而辨之

何人斯

暴公譖蘇公而與之惡儻公先背從者之媒孽以爲言前四章極形其伺察交搆之狀而暴之行亦在言下爾之安行猶不遑舍爾之亟行何暇脂車但壹者之來豈遂無暇俾得叙伯仲壎篪之好出三物以詛盟乎是之甚也暴蘇之事無考序蓋傳之自古

巷伯

萋菲錯雜成文如貝之生而成錦者然箕星踵狹而口廣如人之張口進讒者然始因端而傳會羅織極口以逞詞二章各有淺深
寺人不列于君子而夫子與緇衣並稱者身在君側知得最審而明目張膽作深惡痛絕之辭雖清流不是過也若云受讒被刑爲是切膚之痛則其義淺矣

谷風

習習谷風因以及雨惡以漸至也及頹則轉爲焚輪矣維山崔嵬喻頹風捲地之狀三章祇一意君臣道衰而朋友之義絕詩人所以深刺也杜詩宮中聖人奏雲門天下朋友皆膠漆反而觀之可以見巧言何人斯巷伯谷風之義

蓼莪

蓼莪詩人自責而序專刺王者終養之孝無沖征役之重可知也莪也而爲蒿爲蔚雖以自責謂責使之若曰昔爲中阿長養之材今直視爲道旁之賤草矣傷哉劬勞之生我以有此身也其何以堪蓋兩意俱到
缾罄罍恥說子喪其心親亦恥之也缾小罍大大小之喻道一層以自責後漢陳忠喪服疏云巳之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恥蓋以缾自喻以罍喻上也可合而觀之

朱氏善謂此傷父母之既沒與陟岵鴇羽不同然下云民莫不穀我獨不卒謂不能終養于卒也作父母見存爲是

大東

後序謂譚大夫作此告病然詩曰小東大東則告病非止譚國蓋舉大勢而言之耳西方之國亦必如是詩云西人之子非民人也蓋指在位之小人舟人私人則是嬖倖
有饛簋飧黍稷之薦祭之隆也有捄棘匕廩人之摡隮之備也周道之上砥平矢直王路且蕩太平之景象也二三者唯古爲然而今則否是以顧之而出涕　陳氏祥道曰匕之別有四有黍稷之匕有牲體之匕有疏匕有挑匕三匕

以棘匕以桑廩人所概黍稷之七也雍人所概牲體之
七也柶七也所以取飯簋𥂕器高一尺容一斗二升取飯
于簋其七曲而長
以有冽之沈泉而浸彼穫薪則薪不能然猶困疲之東人
不堪重以賦役也夫薪是穫薪何故浸之寒泉也尚其收
而載之哀我憚人何忍疲諸斧命也尚其寬而恤之
私人之子百僚是試左氏所謂政以賄成而官之師旅不
勝其富也東道雜而多端末流之淆亂大槩如此
後三章以天漢喻君王以衆星刺在位也織女七襄而不
成章襄去也一日之間自卯至酉相去七舍牽牛雖睆而不可服箱耕織之

罔恤也啟明長庚之徒擢有捄天畢之空施出作入息之
不分漁獵網罟之莫事也箕翕其舌斗揭其柄徒有簸揚
挹取之形而東人之困滋甚矣韓詩外傳曰夫擅使人之
權而不能制衆於下在位者非其人也得其旨矣

四月

征役乃人臣之分況自夏徂冬尚不逮楊柳而雪之期而
詩之哀怨如此者殘賊之害雖盡瘁以仕而寧莫我有是
以不勝其憤也先祖匪人者人本乎祖先祖雖亡其神靈
匪猶是人乎胡寧忍予而莫予救也猶雲漢所云父母先
祖胡寧忍予之意舊解皆失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殊尤之材也乃廢爲殘賊而莫知其
尤相彼泉流有淸有濁激揚之分也乃不分淸濁而一并
搆揚其禍云能穀乎下章遂言江漢盡瘁之苦三章蟬聯
而下末二章言欲高飛深藏而不得也

北山

孟子曰是詩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也已盡通篇
之意後四章但言行役不均而失養之怨自明
嘉我未老鮮我方將若猶知其才之可用者但爲此輩所
遏抑耳惟其出入風議靡事不爲是以使我獨任賢勞以
遂逸樂其如我有父母何哉

無將大車

大車載多行遲不勝塵冥之苦猶大夫任重責難反受小
人之汚衊也任勞任謗不可以多思多思徒自病耳二章
曰不出於熲言憂思蔽昧擁無由一出于光明也

小明

此與北山大旨畧同但北山無父母可念耳其人者鞠躬
盡瘁之人衆其人以自勉而畏譴怒反覆之搆禍下二章
呼之爲君子而勸以正直勳以神聽畏之至怨之甚也
首言二月初吉是蒙上文至于艽野而言二章日月其除
是冬盡春初之候三章又言日月方奧是首年歲莫啟行

次年二月至艽野四月何無歸期也

鼓鐘

幽王未嘗東巡淮水後儒疑序爲悞韓詩作昭王以左傳有南征不復之語証之也與詩亦不相類姜氏炳璋曰穆王有塗山之會塗山在淮南後又西巡伐徐徐居淮近當爲穆王時詩但變雅無幽厲以上詩也考左傳椒舉對楚靈有幽王爲太室之盟戎狄叛之之語淮水出桐柏山桐柏與太室皆豫州山杜注謂即中嶽然則幽王因太室之盟沿桐柏而作樂不必定至淮水也毛序似必有據不可廢

以雅以南以笙磬琴瑟奏二南二雅也以籥不僭以籥舞南雅不僭戒也行列僭差謂之僭詩若曰二雅二南文武之德也今之奏樂者淑人君子也耶何其德之不猶也

楚茨

楚茨十篇序皆傷今思古以刺幽朱子以辭氣不類改爲周初盛時之樂章是也刺幽之詩自節南山以下莫不憤悲疾苦何此十篇樂易和平如此明是經師迷失經之次第并其序而亂之者諸家猶疑此篇首四句及甫田我取其陳之陳字爲傷今思古之証不知此篇言茨蔾易作始而楚楚儗而抽棘蓋借其生意以與黍稷之與與翼翼也

我取其陳二句言年歲屢登積儲足以食農而捿之曰自古有年猶頌云匪今斯今振古如茲也何當强就序說乎朱子以此四篇皆公卿有田祿之詩按左傳引我疆我理二句明云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則非公卿可知周禮鐘師云尸出入奏肆夏又左傳食奏肆夏之三詩曰鼓鐘送尸是食奏肆夏也公卿焉得用之郊特牲曰大夫之奏肆夏由趙文子始也如以爲公卿大夫之詩則仍是衰世之音矣

三章不曰君后而曰君婦者對祖宗而言則稱婦猶君之稱孝孫而不稱君王也五章之諸宰庶司百執事也非太

宰少宰之宰

楚茨天子時祭之樂歌也周之盛時年豐時和烝嘗之祭致敬備物神享其奉福流無窮首言年豐備物皆由農力穡所致周以稼事開國故推本言之次言絜爾牛羊以往烝嘗分明道出時祭但言烝嘗以該禴祠也

詩凡六章各有頌禱之言見於章末明主祭者飭節盡其誠敬誠無不格也首章豐登備物先祭以戒事二章序事辨質祝祭於廟門此初獻以求神之事三章君婦獻尸有司助以將事自初獻至六獻之事四章饋食酳尸祝致神意以嘏主人入獻九獻祭畢受嘏之事五章禮成送尸有

司因以徹俎祭畢送神之事六章祭既畢合宗族以敬神
惠徹樂而奏於寢乃祭畢之燕禮也
姜氏炳璋曰宗廟之九獻一獻王祼二獻后祼三獻王薦
腥四獻王亞獻于是薦朝事之豆籩各八五獻王薦熟六
獻后亞獻于是薦饋食之豆籩各八七獻王酳尸于是薦
加事之豆籩各八八獻后酳尸亦薦加事之豆籩各八是
爲八獻既酳尸畢后又獻羞籩羞豆各二諸臣乃進而酳
尸是爲九獻然分之爲九合之實止三節薦腥一節薦熟
一節酳尸一節也二章或肆或將祝祭于祊是薦腥第一
節也三章君婦莫莫爲豆孔庶是薦熟第二節薦豆籩之

禮也四章工祝致告徂賚孝孫是酳尸第三節而祭事畢
矣五章六章乃送尸徹俎燕私之禮非正祭文

信南山

信南山烝祭之樂歌也楚茨兼烝嘗而此復專言烝祭者
時祭之終田功之成尤重之也二章雨雪雰雰正冬祭之
候末章特言是烝是享明非他祭可混

井田始於黃帝而詩言維禹甸之者洪荒汩湯水土平而
疆理析實自禹始也故孟子言井田亦始夏后氏井田三
代相因改邑不改井周之井田本仍殷制但周尺小於殷
尺耳周八尺爲步步百爲畝約計百畝適當殷之七十畝
以授一夫未嘗變易井田改造溝洫以爲疆理也蓋殷末
豪強兼并經界不正民無恒產至周一一從新更正是之
謂我疆我理耳

古者八尺爲步步百爲畝畝之中爲遂以種穀俗似今之
田壟故曰壟畝也壟濶一步長百步終于一畝壟下有水
道以通水於溝謂之畝壟高而畝低畝深一尺廣一尺其
長亦終一畝凡一畝三壟三畝皆向南向東故曰南東其
畝

姜氏炳璋曰匠人百畝爲夫夫間有遂九夫爲井井間有
溝凡遂在田首橫截於田之起處使諸畝之水得以同注

于此也凡遂之東入于溝者必橫截于畝之南諸畝之水
皆直注于遂畝直畝亦直遂東則畝南矣遂之南入于溝
者必橫截于畝之東遂南則畝東矣總不出孔疏縱橫二
字集傳所謂順水之性是也何以不言西北水勢所注非
東則南自無西北之可言耳畝雖有西北而溝遂總在東
南一縱一橫者溝遂之定制則畝但言南東可矣

溝洫之制詳于考工匠人凡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
伐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廣
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廣二尋深二
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各載其名此地官遂人所未及者合

觀之而溝澮之制可明但遂人治野與匠人治溝洫不同之處前儒聚訟不可不亟講也附載遂人匠人溝洫不同辨於後

周禮小司徒遂人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蓋自一夫以至萬夫皆以十爲數考工記匠人治溝洫田首有遂九夫爲井井間有溝方十里爲成成間有洫方百里爲同同間有澮專達於川蓋自田首之遂至於同間之澮皆以九爲數據遂人則一同之地當得九川據匠人則一同合爲九萬夫惟有一澮遂人之溝澮太多而匠人太少於是鄭康成註遂人者爲鄉遂法於匠人則指爲畿內之采地朱子從之以注孟子然鄭註於他經本無所徵觀小司徒職明云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則畿內田皆井授豈獨采遂且遂人之法自遂而溝而洫而澮以達於川匠人之法亦自遂而溝而洫而澮以達於川安見遂人之爲鄉遂而匠人之爲都鄙哉前儒夾漈鄭氏永嘉陳氏諸氏皆推明遂人匠人溝洫之合而訛鄭註之失大意謂匠人之制舉大槩而言遂人之制舉一端而言也匠人所言者開方法遂人所言者積數也匠人專就井地言

之遂人兼溝涂言之匠人成間有洫非一成之地止一洫而已同間有澮非一同之地止一澮而已一成之地九百夫一同之地九萬夫其間溝洫多矣非田通於天下皆有鄉遂都鄙之異其說不爲詳盡初學每苦其浩博而莫之究余貫諸家之說爲之約其詞曰三代聖王疆理天下井養萬民作爲溝洫川澮以佐耕耨備旱潦者皆有其制蓋凡百畝爲一夫其田首皆有遂接諸畝之水以入於溝深廣各二尺一夫各一遂遂直而溝橫溝以接遂中之水入於洫深廣各四尺九夫九溝溝橫而洫直洫以通諸溝之水入於澮深廣各八尺九百夫爲一成凡有九洫洫直而溝又橫若一同之地爲百成中有九十洫橫以九澮而兩川周其外是九萬夫之地澮之深廣各二尋直達於川是故田間之水必由遂入溝由溝入洫由洫入澮澮乃專達於川遂人之溝澮雖多實則千夫有澮即匠人同間之澮也萬夫有川即匠人同間有澮專達於川之川也一而已矣遂人以十起數者自一里之地五溝五涂居十分之一遂溝洫而增一夫也匠人以九起數者除溝洫而專言井地故減一夫也遂人九百夫之地名有九洫實止八洫九萬夫之地名有八十一澮實止七十二澮兩川各環其外豈有二

哉朱子後亦悟鄭康成之失而孟註求及改正學者姑泥而不通也朱子語錄子約問井田之法一鄉一遂各萬夫[illegible]人[illegible]

方氏苞曰先儒謂遂人匠人之法不同蓋以遂人百夫有洫而匠人成間有洫乃九百夫之地遂人千夫有澮而匠人同間有澮乃九萬夫之地也不知百夫有洫而九百夫之地不過爲洫者八其外始有澮環之千夫有澮而九千夫之地不過爲澮者八其外始有川以環之積而至於九萬夫之地亦不過爲澮者七十有二環澮

之川九而已矣其環於百里之外者即環於二十里外之川也同間之澮積數雖多其實即千夫之澮同間之澮所達之川即千夫之澮所注之川遂人匠人之法一而已矣其曰專達於川者必由澮以達澮則直達于川也

姜氏炳璋曰小司徒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此賦稅之法也今以開方法算之一邑二里積而爲甸八里也夫方十里爲成井百夫九百何故以八里定賦乎蓋除去三百二十四夫使治溝洫而不稅其出賦稅者但五百七十六夫故

但以六十四井爲率而云八里不盡一成之數由是而至四都亦以是爲賦而不盡一同之數可見先王溝洫之車遂人兼言之匠人除去言之小司徒又除去治溝洫以之定賦稅一而已矣

司馬法云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十爲終此出車制也其以井邑數云井十爲通通十爲成者蓋溝洫言之即遂人之百夫千夫也成十爲終即遂人之萬夫也遂人既合于匠人則司馬法亦合匠人矣〇朱子注孟子請野一節之候詳見大田之詩

中田有廬孔疏謂古者宅在都邑田于外野農時出就田

于田中作廬以便田事毛氏奇齡曰百畝之宅其半在邑冬月皆入保城豈可容哉考工記注王城九里鄭氏言公城七里又言古者七十里之國有三里之城今但以五里之城折中言之五里者五五二十五里也每里九家四分之爲四九三百六十家則二十五里所容不過九千家今以公侯百里爲斷百里者萬里也萬里萬井所容止八萬家而九千家之地何以容之蓋二畝半在邑者城外之邑也王制量地以制邑凡鄉遂皆有邑公家曰公邑私家曰私邑食采曰采邑郊曰郊邑都有都邑比長黨正皆有官居自邑而郊甸民于冬月聚處其中所謂邑里入保者保此

而已即近郊之民亦必附郭而居不宜處城中市區以待
冬月一時之入也
是剝是菹獻之皇祖因農田之所登重之也古者天子自
有田以種瓜華不斂之民間周禮場人之職祭祀供其果
蓏是生瓜也至八月剝瓜乃淹漬之至冬以成菹獻之皇
祖以重田物是烝祭之時物也
鸞刀啟毛是主人親自殺牲祭統曰君執鸞刀羞嚌是割
所羞之嚌肺熟割也禮器君親割牲亦是熟割若祭義云
君牽牲入于廟門卿大夫執鸞刀以封取膟膋則是生割而
無君割牲之文夫嚌肺牲體君俱親割況告幽全乎當是

君刺牲而卿大夫贊之
此詩或引祭義君牽牲一節指爲諸侯祭祀之禮歟按記
云卿大夫序從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
刀以封取膟膋乃退似卿代君割牲之文非專指諸侯之
祭樂記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尚袒而割牲況宗廟乎

甫田

甫田美勤農也首章適南畝烝髦士勞農勸相三時弗懈
而省耕補助之意亦在言下想見成康富庶之美有自來
矣歲取十千者百取其十萬取其千什一之征也取其陳
以食農人則自古有年可知餘見楚茨

二章上五句言方社之祭極其誠敬是以獲此有年方者
四方之神天子祭四方歲徧社五土之神祭法共工氏之
子后土能平九州祀以爲社是也用羊不用牛者方社不
同社稷也下四句接言田祖既祭甘雨時降是以黍與與
稷翼翼以穀我士女田祖先嗇也
報以介福萬壽無疆農民之壽君也千倉萬箱百姓足而
君孰與不足農夫之慶即君之介福也故曰萬壽無疆

大田

大田美勤農也首從播穀說起二言田祖神功蟲不害稼
三言收穫豐盈末言祭方之誠無非勤農之意　秉畀炎

火毛以炎火爲盛陽是也祝融司令螟蝝潛消不奮田祖
之秉畀于炎火非如集傳所引姚崇之焚蝗
周人百畝而徹其井田雖仍殷舊而取民之制不同殷人
七十而助謂一井九區每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廬舍在內
八家各受私田一區但借其力以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
故曰助者藉也周仍殷制一井九百畝分之九夫各受田
百畝廬舍亦在內而歲取其所收之什一故曰徹者徹也
鄭氏曰徹者通也通天下之法也周禮小司徒遂人及考
工記匠人皆以九夫爲井不云八家同井亦無公田之名
孟子言王政必曰耕者助而不稅若周既有公田則名雖

為徹實即是助何必更舉助法以勸時君乎乃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孟子引之曰雖周亦助者何也蓋周制一夫各受私田百畝其稅于公也并不云供其公田十畝之入實不當私其九而公其一故曰其實皆什一也當時百姓爭君惡上於實甚而亦之詩上下交歛故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耳徹法與助原不相背左傳曰穀出不過藉公羊傳曰什一而藉藉即助也穀梁傳又明出公田二字曰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是周之井田原有公田之名可知即什一亦是藉民之力與助無二也故孟子引詩以證滕文之意

外下孟子鄉田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非周之井田而何耶曰上文明云惟助為有公田此曰公田正殷之助法也若是周之徹法則當時經界雖不正民間遺制猶存何必詳言其形體以告滕文乎但殷人七十而此言百畝則是就周之井田言之也就周之井田以行殷之助法改九夫為八夫以中間一夫之田為公田藉而不稅此孟子復古宜今之良法美意也

曰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其說如何曰此鄭氏之誤而朱子因之者也鄭氏以遂人為鄉遂法匠人為都鄙法朱子又謂周之徹鄉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大

天子六鄉六遂諸侯三鄉三遂下文鄉田同井之鄉即侯國三鄉之鄉請野之野即遂人治野之野也豈同是野而遂人指郊遂孟子指都鄙乎竊所云國中正指都鄙之地也其地民居相錯山谷數以為容橫斜曲直非井分疆今反欲行助法郊野鄉遂土地平曠正可行助而反欲行貢法不亦失乎乃貢與請九一授田之制什一取民之制是也若國中之地則一夫但授田百畝而賦其十畝之入所謂以貢法濟助法之窮也孟子欲行助法與有若盍徹之意不同有若是救其加賦故但舉徹法為言孟子欲行仁政故改徹為助又有郊野國中變通之法善讀書者但細

繹上下文而細味之可得解也

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詩記謂來南方則用騂牲來北方則用黑牲獨舉騂黑者終舉二方以適韻是也鄭箋引周禮牧人陽祀用騂陰祀用黝非詩本意四方之祭不在陽祀陰祀之中故孔疏不從

瞻彼洛矣

此王有征伐之事合諸侯會於洛水之上而諸侯美之之詞韎韐鞞琫本六軍之戎服我稱天子亦服之以講武也洛之泱泱喻盛德之廣大也韎韐茅蒐染草蔽膝之衣韐即是韠周官云凡有兵事韋弁服左傳所謂韎韋之跗注

也鞞琫有珌天子之刀飾

裳裳者華

裳裳天子燕嗣位之諸侯也孔叢子曰天下有道諸侯世保其祿故於其來朝賜以燕而嘉予之維其有章禮文之備乘其四駱車乘之美左武右文無所不能見嗣位之稱也曰是以似之者似其先人之爲諸侯者也說苑引舉古之君子以美之亦通

詩瀋卷之十四

會稽范家相蘅洲一字左舟學

小雅

桑扈

左傳衞侯享苦成叔甯惠子相苦成叔傲甯子曰彼交匪敖福將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合觀之可知此詩之義蓋天子饗諸侯而誡之

三章言不斂戢又不畏難則受福不多下章言交而匪敖必斂戢而畏難而結之曰萬福來求正言敖不可長福不可以安乎

鴛鴦

此詩非刺幽之詩但朱子以爲諸侯之答桑扈則乘馬在廄無指矣蓋因諸侯來朝錫以乘馬而美之之詞鴛鴦馴而易養喻諸侯之順命

戢其左翼韓詩戢捷也謂捷其噣于左也鳥之宿者皆捷其噣于左翼喻其安靜之意

頍弁

天子燕異姓服元冠燕同姓服皮弁有頍者弁是燕同姓也三章因燕同姓而及親戚與伐木之燕正同

酒旨殽嘉兄弟甥舅畢集燕之樂也乃詩云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說懌似有感嘆聚首之意焉且三章言如彼雨雪先集維霰因而慮死喪之無日明非愷樂之音矣然常棣不吉死喪之威兄弟孔懷乎手足天性休戚相關適時不見憂匪傷之死喪無日無幾相見猶云百年易盡老者無時皆長者以爲歡耳古人之詩語語發乎至情豈以宴會之時必爲吉祥之詞哉

車舝

此序但以爲大夫刺幽後序遂云褒姒嫉妒無道並進讒乃敗國德澤不加于民皆非詩意集傳泛指人主燕樂新昏意不主刺稿以高山景行四句書傳引之甚多表記述夫子引此四句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不知年數之不足蕃焉詩之好德也首曰德音來括繼曰令德來教贈高山而仰止明有所指當是王將娶褒姒詩人刺其不好德而好色之詞

首曰德音來括而有飢渴之思二章末卜季女之賢否而姑爲燕喜之歡非但疑之且以慮之矣然猶冀之于後也言苟有令德之來教好之將無厭射之時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又進而勸之數章反復如話

高山人所共仰景行人所共行豈有大德在望而人不矜式之理共旨甚明此道篇歸重之詞

青蠅

營營青蠅止于樊止于棘榛不足爲患也樊即棘榛之所齒若止于耳目交集之所則變亂黑白而莫之辨矣豈弟君子願無聽讒言也讒人罔極不至交亂四國而不止而其始之構合不過二人而已三章一意而層次分明二人者孔穎達謂構合兩端令二人彼此相嫌交更惑亂然謂讒人與君即二人也此序但言刺讒不知是厲是幽若指幽王則皇父尹氏號石父諸人是矣

賓之初筵

序云武公刺時後序指爲刺幽說詳大雅抑詩韓序但以爲武公飲酒悔過則與詩文又不類考大射禮公以大夫爲賓大夫以士爲賓與祭之立賓同王射以卿爲賓武公入爲王卿故詩首賓筵也後三章極言賓醉之失而不及主祭主射者不敢斥言王之湛樂微言諷諫非悔過也

首章毛主燕射鄭主祭射當依鄭氏蓋天子將祭必先擇士於澤宮是祭射也朱子從從嚴思分以爲二上章因大射而飲下章因時祭而飲但詩云以奏爾時非時祭也入又加爵禮成而美之以時猶楚茨所云孔惠孔時也烝衍烈祖一句直接發彼有的說下明是因祭而射不分爲二

以洽百禮謂天下諸侯之所獻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
味無所不備也有壬有林禮儀之盛如此以金錫圭璧之
身當此大射與祭豈有屢舞號呶之事其爲托諷至明
賓載手仇如鄭箋謂賓弟子于自酌酒樂舞于長賓以觴主
室人入又謂兄弟之子又與舞于上以觴賓是旅酬之禮
承上各奏爾能說下集傳從箋爲獻尸之酌亦非
彼醉不臧不醉反恥謂彼醉者之不臧視不醉者反爲可
恥也式勿從謂無俾太怠式法也立之法勿使太怠如云
俾出童羖屢舞僛僛即不臧太怠也君子飲三爵而油油
斯尚慮昏而不記矧敢多而又飲乎

姜氏炳璋曰鐘鼓既設是貫串上下語大射之樂八音皆
備以鐘鼓爲大綱公升即席奏肆夏一也主人升縣席獻
公公拜受爵而奏肆夏乃行觴禮二也旅酬後獻工工歌
鹿鳴三終笙新宮三終三也射畢又爲羣臣舉旅酬既燕
復射其禮殺射畢有無算爵無算樂飲四也賓出奏陔夏五
也公入奏驚夏六也皆於鐘鼓既設中統之

魚藻

此與下采菽皆無刺王之意魚在藻而但見其首猶諸侯
之侍飲莫不仰首而視王也有莘其尾燕畢而退行衆之
象也依于其蒲諸侯之歸于其居也當依集傳爲王燕諸
侯而諸侯美之之詞

采菽

章明以爲王賜諸侯命服之樂孔叢子亦曰采菽明王所
以燕諸侯也當從古說無疑但不知何王之詩何梏的指
康王當闕所疑
采菽者采其葉以爲藿芼雅以爲鉶羹以饗賓當依鄭箋
采芹亦以爲葅皆興而兼賦四章以維柞之枝興奉從之
人之多五章以舟之維繫轉從興諸侯之歌留而優游各
有深意彼交匪紓嘉其敬共殿天子之邦錫其矢侯藏而
藩王室也

角弓

閔之與也彼木欲于上其宴也角弓制于下封建非聖人
之得已恃乎人主之維繫耳一木九族之不親無以教親
睦即以之起亂萌可不慎歟
上四章責其遠兄弟下四章責其親小人事必相因而至
小人不論骨肉每以間其寵奸佞多用此術范雎直以此
取秦丞相矣
以老馬爲駒後必輸敝也如食過飽宜反餔而不顧如飲
已醉猶唯酌之孔取誠其信讒之篤自貽伊戚也於是教
猱升木如塗塗附盤踞固結益不可解矣嗟彼君子豈無

猱獄可挽救乎無如小人與屬何二章一串
莫肯下遺鄭箋如隨謂小人莫肯以禮相卑下隨從于人也見
睍曰消股將立致也

菀柳

菀柳不息行人喻人也不庇下民也上帝指君也蹈動也
古注謂其心變動無常我其無自親暱以取罪戾也彼人之
心乎何其臻正是變動處俾予靖之後予極焉者非但親
暱也即使靖共在位從將使予無所不至如三章所云居
以凶矜是也鳥飛傅天明將遠舉矣

都人士

此詩緇衣所引甚明蓋東遷之後在雒之民思古之長民
于西京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瞻望而咨嗟也曰行歸于
周萬民所望貴大家即以責平王
狐裘黃黃士大夫之盛服行歸于周歸周京也臺笠緇撮
賤者之服彼君子女綢直如髮言女之首飾綢密而直一
如髮之本然不加髮髢爲高髻也解頤新語尹吉周之大族充
耳琇實貴者之飾垂帶而厲卷髮如蠆則兼貴賤士女言
之

采綠

綠即今之木賊草古注王芻也郭璞又謂是菉蓐即今之

鵑腳莎未知孰是終朝采綠尚將歸沐以待君子望之切
也五日者期之近乃六日而猶不卜其至否則期之遠者
益不可詹卜矣或曰君子行役之地期于五日耳不意六
日猶未至家則歸將無定矣亦通
之子之在家也薄言往狩我爲之韔其弓薄言往釣我爲
之綸其繩骨覽之樂如在目前矣以之子之善釣也其釣
維何維魴及鱮我未嘗不往觀而羨美今則久無此事矣
遂托爲婦念夫之詞以刺王

黍苗

鄭氏謂陳宣王之德述召伯之功以刺幽王本古序也按

通篇不見刺意亦經師之移失次第而并失其原序者鞏
豐謂召伯述職勞來諸侯則三家原作宣王時詩朱子謂
與崧高烝民相表裏是也蓋因營謝而勞諸侯美召伯即
以美宣王

隰桑

以隰桑之阿難與君子之容儀可親心乎愛矣不謂既見
而欲藏其言也昔者君子遠臨但心藏而不忘明其傾慕
且以道其慰幸也左傳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產賦此詩
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蓋願鄭伯之盡言相告也通篇亦
不見刺意

白華

周人悲申后之將廢而代爲之詞猶相如之長門賦也白華漚以成菅猶束之以白茅之潔雖有絲麻毋棄菅蒯之意也何之子之遠我俾我獨處而無依乎英英之雲蹈在天上而菅茅猶得上霑天霄露今王之遠我如此殆菅茅之不若也欲問天而無路借舉步之艱難空使我圖維而不往也

滮池尚浸稻田桑薪尚烘煁一以喻王一以自喻鼓鐘必聞于外明宮中之事外人罔不盡知念子之遠我而懆懆竟使我邁邁而不顧也

鶖反居梁而鶴則在林念古之碩人實勞我心昔者如鴛鴦之並飛而戢其左翼今則中道而二三其德昔我乘石以履車今則無石而履卑之子無良乃至于此匪但勞我心而且俾我病兮

緜蠻

董子曰先飲食而後教誨言治人也當時民之不治甚矣道途疲命之小人昔者先王養之井田飲之食之升之學校教之誨之其秀良者後車載之以入貢於王朝今則呻吟太息不如黃鳥之緜蠻得止息於邱阿豈不傷哉

瓠葉

瓠即匏也埤雅釋匏有三種而實則一幡幡初生之葉豈可烹之以爲菹有兔斯首朱子謂即數魚言尾之意然何不曰有兔一首乎按內則曰兔去尻去尻則尚首也凡雉兔皆有芼芼和也凡和春多酸夏多苦夏初瓠葉之苦宜和兔首此古人不以微薄廢禮之意鄭伯享趙孟趙孟賦瓠葉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注謂古人不以微物廢禮是也先言瓠葉而後兔首因時以起興也重在兔首故獻酢酬賓皆言炮燔兔首　後漢劉昆每春秋饗射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爲俎豆桑弧蒿矢以射兔首則此詩或即古人饗射之樂乎

漸漸之石

東征在幽王時無可考唯左傳叔孫舉之言曰幽王爲太室之盟戎狄叛之殆即此事若東遷以後益無暇經營四方矣

不遑朝謂朝下令而朝即行不遑出并不遑出車之在牧矣極言軍興之迫豕本水畜而羣涉于波鬱蒸之氣使然滂沱之徵也南方之豕蹢皆白北方皆黑今乃反是亦猶天津橋上聞杜鵑之意

苕之華

陵苕原隰皆有非僅附之喬木者其華紫赤今則芸黃搖

落卽在日前喻亂亡死喪之無日不久同歸于盡也牂羊墳首野無靑草之故三星在罶水無魚鼈可知生意盡矣

何草不黃

幽王征役之事不見于史以此三詩觀之則其殘民以逞者非一詩卽史也匪兕匪虎有芃者狐皆賦而兼比率彼曠野驅戮有如虎兕凡狐是何人之不矜者而王則忍之矣

詩瀋卷之十五

會稽范家相字蘅洲一字雲舟學

大雅

總論

大雅自文王至卷阿皆正雅自民勞至召旻皆變雅秩然不紊與小雅之前後淩亂不同就正雅觀之周人尊后稷以配天則生民當居雅首以追王之意推之緜詩當繼生民皇矣當次緜後若依世次則篤公劉又當在緜之上而今詩之次第如此者文王爲周室開王之始故風雅頌皆以文王爲始也且以樂論詩有不可以追王世次論者文王大明用之大朝會受釐陳戒樂莫大焉樂之大者宜居雅首是故雅有大小而小大之中又有小大焉不可不知也

文王

古序受命作周之說毛傳本無明文朱子曰受命者受天命也作周造周室也蓋文王終身不改臣節未嘗建號改元爲王但序推本周之所以興實始文王所天永命之所致故曰受命作周耳漢儒異說蜂起有謂文王受命七年而崩者劉歆班固是也有謂受命九年而崩者緯書元命苞乾鑿度是也其說實始於孔安國司馬遷諸人傳會經

傳以成文于是以赤雀丹書爲受命之瑞以虞芮質成爲受命之始而確有易號稱王之事不思文旣稱王安待復云小心服事且武王十三年始克殷紂合文王受命七年此二十年之天下殷周各君其國是文王爲後世割據之祖矣蓋莽歆托古修陳符命操懿篡弒自號周文沿及五代臣可稱兵者如蜀秦咸出一轍唐梁蕭始作西伯受命稱王之說一掃曩氛朱儒承而暢之其有補于世教綱常豈小也哉

聖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其在上爲君也功德昭明於天則天心篤之矣邪雖舊而命維新其在于今有周豈不顯乎帝命豈不時乎亦唯文王在天之神陟降上下親承帝命常在左右故耳

文王之令聞陳錫于有周畀其孫子使植其本支千百世雖周之臣子亦荷休光于奕世蓋其亹亹不已卽其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上通於穆之命下貽百世之求卽是令聞世德非如舊說使其子孫百世爲天子也

大明

人處天之下美惡畢彰故曰明明在下天之下視人鑒臨如在故曰赫赫在上天人之理一也天易知而難忱人心去則天命移唯文王受命旣固是以篤生武王而有天下其義益明

自首章以下接言大任大姒者唯聖父聖母乃生聖子有是聖德又有是聖配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莫非天也

文王小心翼翼奉天不違故曰厥德不回武王繼志述事依然昭事敬天故曰無貳爾心詩紀曰紂以如林之衆來戰武王渺然諸侯苟計較強弱心必貳之乃一心以奉天討若上帝實臨之計較之私何有故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其說亦長

涼彼武王毛曰涼佐也韓詩作亮相也肆伐大商肆疾也左傳使輕者肆焉是也會朝清明古史載武王伐商太公先涉陳畢而雨止故曰清明亦備一說

緜

首以瓜瓞起興而曰自土沮漆者言公劉遷豳周之子孫已盛推所自也陶復陶穴言古公遷岐之始未立室家也孔疏謂公劉遷豳至古公已十世公劉于豳斯館則已有家室矣此蓋本太王初來之事欲美在岐新立故言在豳未有非也此句下言太王遷岐之事非指豳也公劉于豳相陰陽觀流泉建立宮室何待言若太王始遷不免與民直穿穴處後乃以次建立耳次章言其來胥宇胥者相也尚是相宅三章以下乃是築室之事觀其建都立廟從容

暇整必二三年中漸次興作可知首言未有家室可以起
下築室之事
世紀大王娶于有駘氏曰大姜故曰姜女來朝走馬謀定
于今日即啓行于來朝亦非倉卒迸辟觀語予栽太王與
豳人將去之情事可見
曰止曰時時是也古公卜得吉兆大慰其心止居在是也
宣疏通之意闢草萊開榛蕪也畝者分田畝之經界
世紀殷文王四年丙子混夷伐周一日三至周之東門文
王閉門脩德不與戰蓋先事之而後伐之
文王蹶厥生蹶動也嚴氏曰文王感動虞芮之君使其禮

義之心油然而生也家說說竟皆同詩言太王即繼文王不及王
季著功德之實也雅頌無專頌王季之詩

棫樸

此詩三章言六師及之末言綱紀四方明指文王專征之
事春秋繁露云右本章此文王之郊也六師及之此文
王之伐崇也以是知文王之先郊而後伐也此魯詩之說
與首序正同蓋唯文王能官人是以禦侮多賴於而四方
予以底定但文爲方伯當造乎禰不當類乎帝詩何以類
燎言之曰文得專征即得代天子以類帝且周公以追王
之禮言之也

棫樸之芃芃薪之槱之以爲燔燎之用辰也周禮大宗伯
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
司命飌師雨師謂之禋祀者周人尚臭使煙氣升聞於上
也三祀皆實柴牲體燔燎升煙故曰薪之槱之槱積也積
薪以待郊祀亦以起下多士之濟濟皆平日儲養之所致
也
本章我我祭而祼也郊特牲曰祼用圭璋祭統云君執圭
瓚祼尸大宗伯執璋瓚亞祼唯宗廟有祼神之禮天地至
尊則不祼上章言槱燎此言奉璋是先類而後造也類乎
上帝造乎禰天子將出之禮也

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惟專征所以具六軍也及之謂及期
咸會莫敢遲而畢集
雲漢爲衆星所聚喻多士俱歸于文王也言壽考者養士
之宏非一朝所能致也
文王金玉其中追琢于外質文之美如是者唯其緝熙敬
止勉勉不已是以能綱紀四方坐致太平也曰綱紀四方
則作人猶士自在其內

旱麓

首序但言受祖義難卒曉後序以干祿百福隨文生義朱
子謂之是也夫受祖者受位于祖也謂文王之主祭神享

其奉而降之福文王實克受之國語之說可參而証之
國語載單穆公之言曰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
干祿焉韋昭曰陰陽調草木茂故君子以求祿其心樂易
也穆公又曰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既民力彫盡君
子方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其釋詩尤爲分明蓋詩
稱君子指文王也文王之時民安物阜草木咸若旱麓之
榛楛濟濟如此則他可知矣其干上天之祿何其和易而
樂豈乎豈弟非爲干祿而和氣足以致祥感應有必然之
理也旱山名今漢中郡南鄭縣有旱山沱水所自出也
次言有君子之德乃可膺福祿之降如鬱鬯之注玉瓚唯

其稱也福降于神故以祼神之玉瓚黃流爲喻
鳶飛魚躍天地自然之化機豈弟作人文王自然之造有
豈弟則自能作人作人何非干天之祿又推而言之
四章明享祀降福之實五又以柞棫喻生才之多神所勞
矣降福無已
葛藟之施條枚有纏綿固結之象喻福祿之降君子也然
君子不過聽其自然未嘗有心以邀求故曰不回

思齊

文王以生知稀聖功一二三四章深著其實而擬之形容首
章推本母教因及內助明其種德之益深非其所以爲聖
者專由于此也思齊言大任以莊敬爲心思媚言大姒以
媚順大任爲心思非語詞大姒嗣大任之徽音不妬忌而
子孫衆多也百男非定有百人
惠宗公而神罔怨恫孝之至者內無不適至兄弟而御家
邦父母順則則無不感雝雝在宮御刑于之化肅肅在廟
御宗公之惠神之在宮不顯也而肅肅者如見其式臨好
述在宮御刑也而雝雝者彌深其保持兩章一貫
不聞亦式謂不待聞善言而自合古訓不諫亦入不待諫
章而能受盡言處中若谷之美
文王敬止之德修于身齊于家即以治于國士爲四民之

首故治國首在作人作人莫先小子要以無斁之思肆成
人而有德也古之人未有不以無斁而造士者

皇矣

首章皆指太王也言其時天怠造周殷德衰而民生無托
上帝之臨下赫然監觀四方欲以求民之所安定而畀之
而器莫如太王也二國邰與豳也不能居邰而失其官公
劉遷豳而遁于戎皆不克行王政故曰其政不獲維此四
國爰究爰度太王未遷岐之先卜居未定之詞四國猶四
方也上帝耆之憎其式廓者致也天將以天下致之周乃
增憎古通大其疆埒式廓其國宇焉上明天造之由下接遷

殷之事文義甚明　毛傳以二國爲夏商是周之興代殷
且以代夏兩不可通鄭以崇易夏則殷崇何嘗對舉乎此
詩首二章言大王二三四言王季後四章言文王極爲推重
若二國言夏商四國言密阮徂共乃密西頌又言大王則
錯矣非雅儒矣

串夷載路謂椓薪開闢成串皆平夷之大路猶天作所云
彼岨矣岐有夷之行也菑翳則伐而去之灌栵則脩而平
之檉椐有用故啓辟其土而生之檿柘美材故攘剔其枝
而生之因材而篤遂字皆有意義

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言其爲天下君而皆可以配上

帝也因心則友言王季實成其兄讓國之美而卽以篤大
伯友愛之心也

王季之心上帝其度之矣維其同大伯之心以爲心而則
友其兄故外篤其德音而內實克明其德克類其父爲大
王之肖子爲長爲君上順天心下比民望其德靡有幾微
之悔是以受帝祉而施及孫子也　此章左傳作維此文
王毛傳訓克明克類亦用左傳所敘指王季先儒謂經涉
亂離師有異讀然沿言施于孫子明指武王之有天下也
可見毛氏之傳正矣

文王畏天克己嚴上帝之相謂而奉若不違無然畔援而
恃武強（釋文畔援武強也）無然歆羨而生貪欲唯是齊盛翼翼日
躋無敢誕先登于道岸與天爲徒萬方莫不順命乃密人
不恭逆天背道敢拒大邦侵我鄰國犯我邊圉自阮徂共
皆被驛擾用是赫然震怒整旅以遏其師而阮民始登衽
席此文之所以篤周祜而對天下者也

依其在京二句謂周京本自安堵無爲而密人忽侵自阮
鉞陟我高岡無矢我陵以下皆先聲布告之詞鮮程邑也
其居在岐山之陽渭水之側爲萬邦之方向下民之歸往
蓋欲遷都于程矣

不大聲以色小心翼翼無音問逆象之可求也不長夏以

革不以長諸夏而革殷之天下也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
無思無爲一隨上帝之矩則也以上專美文之明德下遂
言文之武功

是致是附招其脅從之衆是絕是忽明其頑梗之誅蓋崇
之恃強負固非密人可比故詩叙戰功特詳無侮無拂猶
蕩之征葛南征而北怨

靈臺

靈臺非殷制也張横渠曰辟廱古無此名其制蓋始於文
王周有天下遂定以爲天子之制則靈臺亦然矣孔氏穎
達曰商時尙質未及細有等威至周時而其制始詳是故

靈臺辟廱皐門應門悉始于周皆古所未有也

靈臺以望氛祲而察妖祥民以文王占候不忒有若神靈故歡樂而名之曰靈因之并囿沼而靈之非如舊說成之儵然如神靈之所爲也不日成之者不約期日而成亦非不一日而能成

嚴氏華谷曰文王之鳥獸魚鼈何以異于人故特民心樂之耳孟子善說詩只民樂其有麋鹿魚鼈一語道盡詩意乇公以爲靈道行于囿沼後人推廣其意詞愈美而去詩益遠矣

二章言樂器之既備尚未及作樂也論者辨也辨其音而試之至矇瞍奏公而辟廱之樂乃作

下武

序以下武爲繼文何也人但知武王以武功定天下而不知克商之後放馬歸牛即偃武而脩文蓋下武而上文者實維周之家法也大王王季文王世有哲王莫不如是而武王復能光大前烈以下武克配鎬京何其盛哉

世德作求言積三世之德以爲後人之作求故能長配天命以成後王永孚之本成王之孚其事安在惟是永言孝思法則前人而已下遂極言孝爲順德昭來許而受天祜見武王之下武而善繼善述也

文王有聲

文之遷豐所以繼大王之遷岐故曰匪棘其欲遹追來孝武之遷鎬所以繼文王之遷豐故曰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成者承遹求厥寧言也

文之遷都者二伐崇之後即徙程邑一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二也文王五年七伐兩徙其都民不見勞大業底定得衆故也得衆爲君故曰文王烝哉烝衆也

辟廱者文武治天下之根本也祭祲氛時占侯所以勸穡事春干戈秋羽籥所以儲國楨教在是養亦在是養老以乞言貴德以尚齒所以興孝弟習射以上功執馘以論囚所以聯徒伐授文于是脩武亦于是習樂之權操之在人公之在天下故辟廱成而東西南北無思不服

詩瀋卷十五

豐水有芑芑草名喻生才之多武王豈不仕有善必錄野無遺賢之意不必作事辭以是貽子孫之謀燕安輔翼其後人猶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也蓋承鎬京辟廱而言之

此所云芑水草也與新田之采芑生民之糜芑不同海言采芑苦菜也維糜維芑白粱粟也

詩審卷之十六

會稽范家相蘅洲一字雪舟學

大雅

生民

郊禖生稷之事毛鄭之說互異歐明允極辨鄭氏吞卵踐跡之非而朱子偏取鄭箋者毛以履帝武爲從高辛之後因郊禖而生稷是無端而被棄無是理也但明允謂稷之生無菑無害有似鄭莊之寤生此則事無足怪聖人豈肯遽棄其子且其棄之也一假惡之甚而必不欲其生者若不過寤生何以至是此朱子所以舍毛而從鄭歟雖然鄭

氏所謂履迹生子者天耶人耶如曰天也則巨拇之中神實何之以感姜嫄非但誣稷且誣上帝矣若人也則是履他人之跡以生子非以神奇妖濫上誣聖人耶朱子于是述橫渠潁濱之言謂人之始本由化生麒麟鳳凰其生必異聖人受命於天其生異於常人同無足怪夫果無足怪也帝嚳姜嫄又何爲而棄之從來聖人之生非無異能日月之奇然事在耳目之表未有無人道而生子者無人道而生子不祥莫甚焉宮闈之秘帝妃之尊豈可開之道路而乃寘之隘巷寘之平林以資訛亂況元王化自燕卵亦不因人道而生者又何以不與稷同棄乎考鄭氏吞卵踐

跡之說本出戰國子書及讖緯雜說楚辭明云簡狄在臺嚳何宜元鳥致貽女何喜蓋其說已歷千年而莫之正矣竊以后妃進御各有月期履跡吞卵即爲聖人降生之祥亦不過如夢蘭徵熊之先兆已耳而謂二妃自此不復進御於帝嚳無人道而生子即如所謂已自難通且詩豈有明文乎蓋皆紬繹詩文而得其解也詩言居然生子即繼之曰誕寘之隘巷寘之平林寘之寒冰非一日矣稷何以不呱也嬰兒初離母腹寒之則死寒冰之上鳥雖翼之烏能不死況乳哺又久絕也而稷竟不呱也稷蓋生而不育也不育而棄者理之常而孰知稷固未嘗死哉詩曰鳥乃

去矣后稷呱矣鳥若俟其將呱而始去呱則實覃實訏而載路矣棄之多日忽焉以生此正聖人降生之神奇又何必別爲神奇致多誣妄哉或曰隘巷平林皆未嘗寘也將寘隘巷而腓字者至轉之平林而伐林者又至而遂寘之寒冰然要非寘之一日而即收故鳥來下而翼之也

孔疏曰大戴帝系篇帝嚳下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上妃有邰氏之女姜嫄生稷次妃有娀氏之女簡狄生契次妃陳鋒氏之女慶都生堯下妃娵訾氏之女常儀生摯家語亦同史記因之其後劉歆班固賈逵馬融服虔王肅皇甫謐皆以爲然然則堯爲聖君稷契爲賢弟在位七十載不

能用必待舜乃舉之且稷契之生當在堯立之前比至堯崩百餘歲矣意其並是上智壽或過人不可以凡人促齡而怪也按史記本之帝系泰宓已辨其不足信矣意稷契並是堯之疎族未及舉用至舜乃用以教稼明倫之任耳五穀樹於神農至稷時粒食已千餘年矣洚洞之患不過九年民非盡忘稼穡乃致稼之功克配彼天者神農雖辨百穀而嘉種或未盡出雖教樹藝而法或未詳至稷而纖悉畢備盡天地之美利此是與神農並配天地者也四章雜言荏菽麻麥瓜瓞與禾役並舉五章專言穡事重尤在此六章秬秠穈芑枝與稷所祭穀故首以誕降嘉種一句重言之

或舂或揄因行道於上文言隨時舂揄熟食以祀也周禮啓蟄之月上辛乃祈穀于上帝以稷配之載謀載惟是吉蠲事取蕭祭脂是求神事載燔載烈是求尸事燔烈是爲尸羞古謂包爲館在內舂揄簸蹂即爲館也取蕭祭脂因及七祀之行者內外之祀並舉以起下章來年之祭軷道祭也瘗埋于七以王車轢之祭道神之禮也

行葦

敦彼行道之葦牧者勿使牛羊踐履則方苞方體維葉泥泥矣王之兄弟苟勿遠具邇有不蕃衍而和樂乎言根本繫二尤當重爲維繫也

此詩當依毛傳分七章首章六句以行葦興兄弟二章四句先言燕禮之設肆則肆筵老乃授几皆有侍御之緝續使士賓女相獻酬三章六句述既燕之時庶羞並進各盡其歡四五皆四句述燕射序賓之事六章四句述既射終燕因以乞言七章四句終上乞言之意各不可紊

既醉

此正是王與群臣祭畢燕飲於寢而群臣頌君之詞非父兄之答行葦也行葦但言燕射而不言祭此篇特言公尸嘉告籩豆靜嘉明其爲祭畢之燕也

蘇氏既醉備五福之論善矣而猶有未盡者詩言既醉以酒即繼之曰既飽以德言君子萬年即繼之曰昭明有融可知五福非德不備德非昭明有融不足以言備德也公尸既以嘉告又必本以身之誠敬賴朋友之攸攝其威儀德莫大于孝孝思之存不匱然後可以朔室家膺景命而釐女士處處歸本君身古人臣進頌其君未有不寓以勖勉者也

鳧鷖

鳧鷖詩體與小雅之魚麗南山相似自首章以下字句雖異而意義則同皆所以循公尸而燕飲也鄭氏以涇沙渚

祭祀分宗廟天地四方山川社稷七祀之尸非是禮凡正
祭尸在廟中繹祭尸在廟門外西堂詩云來燕來寧王接
尸西堂之事鄭乃以在涇為尸在宗廟來燕為尸在堂上
以上何為正祭下何始是繹祭其穿鑿可見
詩以鳧鷖之在涇在沙因所見以興公尸之來燕來寧來
止熏熏非竟以鳧鷖比公尸說者乃以鳧鷖常在于涇守
之弗失喻守成之主率由罔悖甚至以水譬禮以水鳥不
溺於水為習禮之喻更鑿而固
四章既燕于宗宗廟之西堂也五章無有後艱謂福祿之
至始終如一上六來止熏熏燕已終矣故以後艱是勸

假樂

舊章即文武之烈不愆不忘即綱紀秩序蓋成王守成致
治之本也顯顯令德正受祿于天之本率由舊章率由羣
匹即干祿百福之本末言之綱之紀不解於位即燕及朋
友民之攸塈之本
率由羣匹言羣臣和衷無相怨惡各循其職業匹者朋與
正也有太傅則有少傅有太師則有少師以至六官之長
皆有副貳是也

公劉

公劉一詩與豳風七月相表裏七月述農桑風化之本此

但述遷豳之事以見周家累世締造之艱難以戒成王之
勉守前業也
毛鄭以公劉居邰遭夏人之亂避難遷豳呂氏詩紀謂是
竊意家難既不見追逐之事以國語史記參之自不窋竄
西戎至公劉而復興教場積倉內治既備然後裹糧治兵
拓大境土而遷豳蓋都雖遷而向之疆場積倉固在封內
也呂說為長
首章厚備啓行二章相豳地以往遷既庶既繁指在
邰之生齒于胥斯原相豳之原野足以安此庶繁乃順民
之意宣啓行之令俾百姓聞之歡欣鼓舞無有永歎焉陟
則在巘以下又敘其胥原之詳審
三章逝百泉又瞻溥原蓋于下原之地又擇其曠大之處
為百泉之環繞者以定京師于是自邰啓行即此京野以
定都焉百泉在平涼唐置縣後魏置原州
四章登筵依几指公劉受百姓之奉而言愚謂此新廟
成而公劉之祭其祖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于京斯
依則宗廟與宮室俱成可知蹌蹌濟濟指助祭之大夫士
也俾筵俾几設几筵以置衣而受尸也既登乃依尸登
坐而依神造其曹者有司各執其事曹官曹也執豕用匏
爲俎薦牲之禮不用禮器而用陶匏示儉也食之飲之侑

尸之辟君之宗之祝嘏之語禮文一一如綸前人未經道
及
其軍三單舊謂丁夫適滿三軍之數而無羨卒是也大國
之制三軍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羨者家之
副丁也備而不用世衰政亂諸侯乃以羨卒益軍矣
徹田爲糧徹通也通治其田計其所出之穀什一取之以
爲軍國之糧也此徹字不過徹算豳地田糧之意如崧高
所云徹申伯土疆是也公劉爲后稷曾孫夏政未衰威柄
猶新公劉爲夏臣敢背貢法而創爲徹法哉況自夏歷殷
一千數百年豳地獨行徹法當夫商革夏命改貢行助之

時周之取民亦自爲其制可乎諸儒之說吾未敢信
止旅迺密芮鞫之即姜氏炳璋謂既遷作室後又有來歸
之衆所以處所謂是也三章言于時處旅則遷居之戶已
爲舊民矣止旅則今日始至之客戶也芮鞫之即謂即洧
水之外以爲斯民之居夾皇澗遡過澗所止之旅日益稠
密所以兆王業也鄭氏曰水之內曰隩外曰鞫

泂酌

泂卽古熲字明也言泂然酌彼行潦之水挹之于彼注之
于此尚可饎沃一烝之饎米以爲餴可以濯罍而濯溉用
於宗廟之祭況豈弟之君子豈不可以爲民之父母乎戒
成王當精心求鑑舉賢尚德以收民望與下篇畧同

卷阿

詩緝曰序言求賢用吉士賢指豈弟君子吉士指藹藹吉
士謂求豈弟之君子以任用吉士也是時周公有明農之
請康公作此以悟王勅王虛心屈己以求豈弟之賢苟求
而未得其可遂周公之請乎如嚴氏說似康公專爲留周
公而作此詩是未必然但七章曰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
使媚于天子此君子卽豈弟之君子也唯豈弟之君子能
使吉士各盡其心媚愛天子俾彌爾性爲四方之綱其義
甚明向來混君子于吉士不如嚴說爲長

泂酌以挹彼注茲爲義此篇以俾彌爾性爲義彌盡也盡
其性則可以似先公卜百年長受命如文王武王也
二章不言先王而言先公者舉累世之積德以爲戒先王
自在言下也酋古遒遒斂抑也似先公之斂抑保持不敢
縱逸
鳳凰于飛喻豈弟君子翽翽其羽衆鳥飛從之多喻吉士
鳳爲鳥之長飛則衆從以爲數傳義甚明末言車馬之庶
且多閑且馳謂求賢之具無所不備也

民勞

此與小雅之節南山十月諸詩情事不同其爲厲王詩無

然四章曰戎雖小子而式宏大五章曰王欲玉汝是用大諫明指新進用事之小人如榮夷公虢公長父一輩人穆公兩朝元老顧命大臣當犇鑠時自言吾驟諫王王不聽以及此難此其諫章與

通章皆以無從詭隨式遏寇虐爲戒深言小人之足以致亂也詭隨即是民賊上有賊臣則下有賊民與盜言孔甘寇攘式內同意漢傳燮曰天下之患不由于外皆興于內唐裴度曰欲平賊當先清朝廷皆故言乎

板

此與民勞爲詩同在一時此詩首以出話不然起接言

寵嫉而虐孚于兮亂本述讒豪黠驩皆一人之狀與上篇詭隨寇攘同意上篇指其黨佞羣小縱惡以害民此則直指其身語語刺骨上篇曰戎雖小子而式弘大此則小子蹻蹻見老臣而夜如矣

小民亭林曰夸毗釋訓曰體柔也後漢崔駰傳注夸毗佞人足恭善退天下惟體柔之人常足遵民變而名天禍原引臭佞謂自然易羅點之言丈多經不斲多昏昏之流土保容容之福術由其道無變其俗將使一國之人皆化爲令色巧言而後已故屈原深絕之曰如脂如韋

詩瀋卷之十七

濯月

俞猷汪家相著

大雅

蕩

詩以殷受比厲王與書微子一篇可互證書曰指殷之言寇攘即書所謂草竊姦宄卿師師非度也無然中國斂怨爲德即所謂讎斂召敵不怠也明晦號呼俾晝作夜即沈酗亂敗厥德也蜩螗沸羹小大近喪多辟闢諧也老成典型皆是真罪乃罔恆獲其者長舊有位人也書曰殷遂喪越至于今是時受尚未亡詩曰大命以傾是時厲亦見在

逢逢若合符節故結之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蕩蕩廣大之上帝實維生民之辟疾威暴虐之上帝其命多行邪辟天生烝民奈其命之匪諶何故厲王暴虐見於外傳史記者皆三十年以後事意其初政猶尚寬大後乃暴虐故又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彊禦掊克以殘濟貪也小人非彊禦不居要位居要位則忿睢驕蹇莫不可制三章曰而秉義類彊禦多懟言之似若可聽不從則怨懟交作是也于是設爲危詞以嚇嚇其君而流言以對焉交結近侍伺察無私而寇攘式內乃爲之君者充而荒淫不義從式安得不小大近喪頹而之揭

抑

國語武公年九十五作懿戒以自儆懿即抑也世家云武公以宣王三十六年即位厲王時方爲世子何當作詩諫厲故以義以爲文刺前制意在當代亦猶後之說耳考武公在位五十五年計卽位時不過四十五六歲人乃自宣之三十六年數至平之十一年凡二十一年武公僅年七十以上而謂九十有五始作懿戒不又錯乎大抵世家之言不足據武之爲王卿士未知是厲是平以詩觀之篇中文辭皆爲似與王終始而爲近賓筵亦同　姜氏炳璋曰

篇中皆上刺之言而病各不同幽則小人豔妻宦寺任用多佞口采思之人厲則倚非拒諫任用多暴桀掊克之人見詩只只勞敝蕩無一不合于厲王之刺詩而何其曰自儆者懿忠言逆耳故托爲父兄師保之訓已微文諷刺也曰爾曰小子皆自謂曰既耄曰誨爾皆父兄師保之言及其暮年以是詩有禆于脩身齊治之要故使人日誦之以自儆

德隅德之外見而有廉角者無威儀則無德矣通篇以抑抑威儀爲主當時王喪威儀臣下相習故重言之二章承首章說下訏謨遠猶所以訓四方敬愼威儀所以行德隅以愼即抑抑之本

四章修車馬戒戎兵脩外患之至也乃首以夙夜洒埽維民之章是戒何也外患起于宮寢洒埽門除教稽爲民表章正國人即以正四國也

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斯言之玷不可爲則言不苟發非心存不放正心誠意者不能故南容三復斯言而夫子嘉之爾室不愧屋漏如一愼獨之實功也神不可度戒謹恐懼之常存也此與淇竹之切磋琢磨皆聖賢用功之切要非身致其力者焉能道得如此親切

六章投桃報李合上下感應之不爽輕重也脩已安民則

人自悅服以是而責民猶童羊而責其角耳厲王監謗道路以目故其言隱約如此

末三章托父兄師保之言以自述其憂勸三我字父兄師保之自謂亦既抱子承上提面命若謂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而稱父矣亦非既耄承誨爾諄諄若謂女借以我爲無知亦非既耄而更事矣告爾舊止即先王之明刑取譬不遠言當以明刑近取諸身其則不遠也若回遹其德俾民大棘則國無不喪矣

桑柔

左傳秦穆公引大風有隧二句明云芮良夫作蓋在厲王

泯義共和行政之時故曰滅我立王也是時貪人溺網歸
咎厲王欲圖復進故良夫直揭其惡使之無地自容也前
七章叙亂離征役之苦後九章備著其貪殘憤國之狀蓋
榮公良父諸人是也
一章靡國不泯民靡有黎指征役之煩苦考史傳厲王無
征役之事或指諸侯自相征役而言然厲王三十年中一
無事實古史缺佚詩即史耳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將扶助也國步斯頻庶望天之將我
而竟不將也爲謀爲毖欲已亂而亂已益迫則且告爾
以憂恤之故當爵誰其分別賢邪爵爵以序爵乎誰能執

熱逝不以清泉濯其手乎灾害並至雖有善者亦何能淑
呼相與共此淪胥而已
遡風則僾隨風則不僾民非無肅敬之心而王乃使之不
遑也稼穡維民之寶勞力代食維民之好王乃使民不得
盡力于農畝是遡風而行焉得不僾乎
維惠君之宜猶必考擇慎求其相以之輔政而臨民維彼
不順乃自以爲是自有肺腸俾民卒狂此一章雖專以責
君然曰考慎其相則所用之非人已在言下
大風之起有隧道必起自有空之大谷猶良人始作便見
式穀不順之始征便見中垢也中垢中藏之處惡內風而

揚播也
聽貪人之言則欣然以對聞規誦之言則憒然如醉既不
用我之良言反使我從彼不順之悖言我其奈此敗類之
貪人何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妄作哉蟲飛幽暗之中弋聲尚可
以弋獲予既窮之陰暗而得女矣女反以言來恐嚇亦不
自量之甚矣

雲漢

史記曰漢金之散氣其本曰水漢銜曰水精爲漢曹氏粹
中曰漢之在天似雲非雲故曰雲漢左傳杜預曰漢水祥

也天將雨其兆先見于漢　序曰宣王內有撥亂之志蓋
中興非立志不能左傳諸侯釋位以閒王政宣王有志而
後效官
首二章禱旱自責之誠三四畏大命之將傾望父母先正
群公之佑助六言祈年方社之祭早周廣官左右救灾之
蘇六冀天惠之降而並勉諸臣之無怠其敬天恤民尊祀
事神如自肺腑流出仍叔可謂善美君矣晉穆帝大雩奏
武祈雨穆和平元年祈告皆歌此詩爲樂章

崧高

宣王中興勳臣見于二雅者仲山甫方叔召虎申伯

韓姞皇父諸人其功莫大焉
方而申伯封謝韓姞封韓職功無考乃策命寵褒尤優者
韓以北國爲重寄義見本篇城謝爲平荆徐之本非老成
碩德不足以式南邦而招携柔也
分封侯伯國有常經宜于申伯獨命召伯爲之定宅徹田
營其城廟又命傅御遷其私人錫之介圭似餞送行此未
有之曠典也考幽之申后即申伯女其後乘犬戎而逐幽
者即申伯之子平王既立於畿內之民戍申詩人爲賦揚
水周之于申其德至厚而西周覆于申申伯能不愧懸
地下哉

二章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六章又命徹其土疆以峙其
粻舊說皆云厲王時徹法斷壞故使召伯重徹其土田夫
爵宣税畝始見春秋厲王去成康二世徹法安必盡壞即
如所言宣王命諸侯自爲釐正何煩而必重申之召伯乎
此徹字正與篤公劉徹田爲糧同義蓋命召伯先爲過治
其土田之所入以峙其粻然後啓行峙其粻正爲催諸起
見何中白有意義

烝民

王命仲山甫築城于齊似非大事而吉甫美之如此者齊
爲東諸侯長與淮徐鄰王之命蓋以備徐也吉甫乃借此
城齊一行備述其抱德有素以見王用賢使人之宜焉考
國語王立魯公子戲山甫諫王料民于太原山甫又諫其
賢可知
烝民之旨在德與崧高栄山不同首言天監有周生仲山
甫何等鄭重末以明哲之保身業不茹而剛不吐
以德輶而補衮職其傾倒至矣合崧高韓奕觀之可見吉
甫立言輕重之所在

韓奕

北方之國追貊獫狁出入王以韓侯爲北國長韓不
庭方叙命于廷曰無廢朕命夙夜匪解又曰虔共爾位朕

命不易干寧戒論與制誥無異
二章叙韓侯分封就國之後復來覲王而被寵遇四五就
取妻燕譽一事見其取重于人者有在末以先祖受命奄
受北國作結歸重宣王懋功懋賞未遠能通也

江漢

宣王命召虎伐淮夷在伐獫狁伐蠻荆之後而征徐方與
伐淮南未知先後或曰王自將以征徐方先命召穆公率
江漢之師以平淮夷王以大軍駐淮浦由淮浦達徐逕討
援之形勢似爲近之
三章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又曰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即接

之功者下文召公是似肇敏戎公功也召公當文武時日闢國百里則其奉王命而至南海兵不血刃而底績可知故曰肇敏戎公作召公考諸家多據彝器銘詞以考爲祖考之考非也或曰虎以孫繼祖爲祖召公成終與楚辭身憔悴而考其同義按在宗載考正作考成解則後說爲是矣其文德二句承天子萬壽說下是召虎對揚之辭頌王之終以文德洽四國也

常武

宣王征伐之事於玁狁則命吉甫於蠻荊淮夷則命方叔

召虎獨淮北之夷自將以往豈徐方之不庭獨甚歟以詩詳之王自六月拔淮隨執醜虜衆已皆服既服即已班師豈六師好爲張皇哉昭王南征不復徐偃旋叛穆王宣承厲王衰亂之後不如此赫然震動無以安天下之反側也爾時兵旅四出民不怨咨詩所以皆美而無刺

一章命皇父之詞二命程伯休父云南仲大祖者南仲爲皇父之大祖也不留不處者不延師期不頓警蹕三事就緒者三卿從行悉遵廟算三章王師敬戒先聲已足震驚四章分兵淮浦先征從亂之國臨陣交兵將各奮身首惡就擒餘黨隨已歸命五六極形用兵之神成功之速

瞻卬

此詩作於驪山亡國之後故凡伯直斥褒姒爲梟爲鴟爲長舌無所顧忌忠憤發於至情不得不然也

賊由外入疾自內生物必自腐而蟲生姦惡必乘內釁以禍國蟊賊者皇父號石父諸人蠹疾指褒姒也後皆承此說下二章極言內外交煽賊害忠良者引類與毫無忌憚之狀與小雅節南山正月十月篇如出一詞無非倚恃褒姒內勢故三章專責褒姒

鞫人忮忒謂婦恃寵恣毒而恣橫也譖始竟背謂始猶以譖害人繼竟背上而自恣見其爲惡豈猶不極歟

術非譏婦爲之內主伊胡爲慝哉彼其內外交煽唯利是視如賈人之外貨務求三倍之獲爲身爲君子惟此之識民安得不失其本業婦安得不休其蠶織乎下三章則歸本君身自取滅亡之故

召旻

上積歸重褒姒此乃專責小人云我位孔貶則土地人民皆爲此寇奪而去之故言之尤激維昔之富不如時聚歛於上則貨財充斥遺於往時矣維今之疚不如茲則聚民散則士民之凋瘵至斯而極矣君子之與小人如涇之與渭不難辨別彼疏斯粺何辨胡不自替其乃職之

以國柄使之引其黨類以亂政哉

詩瀋卷之十八

會稽范家相字蘅洲一字雪帆學

周頌

總論

三頌之作有詩即有樂有樂即有用無一篇之虛設所以道揚功德歌咏休美幽以感鬼神明以播臣民使後世而人不能忘也然我將言天威之可畏臣工警百爾之敬公烈文以繼序其皇爲勸振鷺以夙夜永終是規皆有震動惕厲之思焉若夫閔予訪落小毖諸詩勤躬畏命懲已往而怵將來憂勤溢於章曲其義顯然大抵頌世德則有美無戒頌君躬則美戒並陳四詩之存未有不兼美戒者也唯魯頌作於僖公之世不免以鋪張揚厲爲事矣

諸儒據左傳國語謂酌桓般賚時邁思文諸篇皆文公所作因以頌詩悉出文公之手而成康無頌然實無經傳他書可証也左氏但以酌桓般賚七篇爲文公作而昊天一詩外傳明云道成王之德何嘗以頌詩專屬之文公哉即小序于昊天但云郊祀天地于執競但曰祀武王于噫嘻但云祈穀于上帝並不以詩之成王謂非成王誦也即毛傳亦不以成王爲成此王功而鄭箋創其說後遂遵之如一歐陽文忠之時世論范蜀公之正書早辨其不然矣朱

子初從舊說後改爲成王之詩是也
難者曰蔡邕魯詩家也其獨斷載頌詩三十篇皆同毛序
毛於昊天一詩明知有外傳之言而不用今舍序而從外
傳以昊天屬之成王則郊祀之在武王者樂章安在且以
執競爲祭成康不知三宗並祭之禮安據乃武王郊祀之
樂章不可考康王時依郊祀頌及二后詩文自明不必外
傳也三宗並祭原無典據恐時詳之本篇
難者又曰合天下之公言謂之頌太王僅其王迹王季其
勤王家亦無專頌宣王中興無頌禮之所重惟其公也推
殷人祖契宗湯下及三宗故高宗中宗皆有頌若周人祖

文王而宗武王未聞又宗成康親盡則祧即不應有頌矣
蓋殷人兼重守成之主太甲所以不祧周人獨崇開創之
君所以世室止文武而不及成康子何以知成康有頌詩
說曰世室創自共王之世正以親盡將祧故耳意亦倣商
之三宗而爲之至成王以下則一從初例親盡必祧然而
頌之有無初不因有專廟無專廟也況正則祭禰祭必有
頌子祭父孫祭祖三代皆同豈守成之主無專廟即不當
祭而作頌乎康王昭王專祭成康之詩集傳以昊天執競
當之固文見義原無証據然要不得謂成康本無頌也康
王郊祀稱二后自當兼道成王之德昭王祭武王自當通

及成康又何關於廟制宗法乎天作一詩以先王先公難
以偏舉故止稱太王文王非若二后成康可以一二言槩
也成康之有頌詩斷無可疑也

清廟

周公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而作清廟尚書大傳曰
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諸侯凡在廟中者無不愀然淵其
志和其情怳然若見文王之心焉魯三家之說俱言周公
宗祀文王也或言四時祀祭皆於太廟此何以獨祀文王
不知洛邑未作以前周公已立特廟於豐以祀文王矣方
氏苞曰尚書武成王來自商至於豐則邦甸侯衛駿奔走

當在五廟中之稷廟及武王遷鎬乃立七廟而周公於是
時立廟于豐獨祀文王觀成王作洛至于豐而發命則豐
廟作于遷鎬之初可知凡爵命公侯卿大夫皆于豐廟康
王命畢公保釐東郊則至于豐江漢之詩召虎錫命亦曰
告於文人是也若鎬京雖有文廟而后稷及先王先公皆
共廟以昭穆合食于文廟非文王之心所安故郊祀后稷
而別立廟以祀文王亦其義也
於穆論清廟之祭也公侯致其肅雝執事秉乎文德敬之
至也主祭者對越乎在天助祭者駿奔走於下誠之至也
文王之德豈不光顯於在天丕承於在後雖百世以下猶

無射于人斯哉
維天之命
此與清廟維清並在一處記曰升歌清廟下管象獨不及
此詩未知何用
維天命之不已文王之純亦不已也中庸引此其義甚明
假之與何聲不必轉爲假使文王之德猶溢于我我其將
收所溢以自保也豈獨我哉文之駿惠延及曾孫猶將篤
之矣
維清
序曰奏象舞也蔡邕謂奏象武之所歌服虔謂文王之樂

舞象也季札見舞象箾南籥者以爲舞二南之詩象
箾以箾舞象詩也箾下也凡舞象必以二南爲配舞時皆
以管奏詩故曰奏象舞記曰下管象是也文王專征伐密
及崇以遏徂莒武功過駿周公故作樂以象之或曰箾與
簫通簫韶亦作箾韶非下也祭文廟不必侈陳武功是文
舞也亦備一說
維清即水清大定會朝清明之意言此清明之象繼續光
明以至今者皆文王所貽之典耳典者事也功成治定之
事記曰下而管象示事也其義甚明下二句明所以奏象
舞之意言凡此所舞之容實維我周開國之禎祥也　是

詩詞短節長蓋節奏隨乎舞容不可增減非有闕文漢樂
如朱鷺翁離等曲亦復相似而間以餘聲所以不可盡解
烈文
詩無即政之意故朱子但以諸侯助祭言然人君即位禮
當朝享成王以朝即政於是首朝廟而祭先祖祭畢因以
陳戒諸侯序故謂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但不必如明堂位
爲周公居攝七年致政而作耳
首呼辟公而告之言爾光明文章之辟公與駿奔而在廟
我先王所以錫爾今茲之祉福者正使爾之屏之翰惠我
無疆之慶俾我子孫長保此天位也爾其無封殖侈靡于

爾邦也當惟王家是敬是崇競競焉念今茲之崇功使繼
序者相承而益大乃爲可貴耳是故莫強者維人雖四方
之遠皆可訓而行之莫顯者維德雖百辟之衆皆可刑而
化之我前王親賢樂利所以使人不能忘者可弗念歟
天作
序以爲祀先王先公之樂孔氏解是四時之祭蓋周初時
祀及于先公天保所謂禴祠烝嘗于公先王是也然詩祇
有先王而無先公故孔氏又曰成王時祭當自太王以下
上及后稷一人而已經惟有先王之事而序并言先公者
畢王迹所起故其辭不及后稷序以時祭實及后稷故其

言及之也夫時祭既先后稷詩何得置而不道故朱子以
太王肇基王迹理得專祀改爲祀太王之詩祀太王配以
文王循文省義咬爲明白然專祀太王究無禮文及他書
可証也
愚按此詩實時祭之樂章序本不悞孔所謂時祭即時給
也凡祭七廟三昭三穆并太祖之廟爲七序云祀先王則
自太王以下皆在其中矣云先公則高圉亞圉亦在其內
矣强不可一一徧舉故但曰太王荒之以槩其先而后稷
先公自在言下以太王爲肇基王迹之一人也但曰文王
康之以槩其後而王季亦在言中以文王爲造周新命之

一人也頌之文簡而義括古說相沿已久不可改也
明人季本以易有王用享於岐山之文定爲祭岐山之詩
假與詩文合但天子祭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當用享禮
詩亦不當入頌矣
作興起也天欲興起高山故使太王荒之彼山既作矣文
王因而康之彼險阻之岐自文王康之而岐遂有坦夷之
行子孫保以無疆皆岐爲發祥之地太王遷岐文王治岐
王業所自起故垂言之也韓詩岨矣作徂者岐字遂下讀
更明

昊天有成命

此詩國語引叔向之言明云道成王之德賈誼新書引之
尤詳且爲之說曰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
治未成及成王嗣位仁以臨民故稱昊天不敢怠安早興
夜寐以繼文武之業云云古說與序如此明白而必以成
王爲成此王功何也若大雅成王之孚者之成王其祖唯
助成王德緝熙所謂成王者就上下文義觀之明爲虛義
無疑此詩言二后受之即繼之曰成王不敢康豈成王之
孚成王長相之謂而必强引之以爲証哉
集傳改爲祭成王之詩者以詩言二后畧言成王詩也然
宗廟祭祀之樂歌必言貽謀之功德祀事之敬誠以及顯

相之多所稱之文是詩首言成命下言基命重在承天立
命非宗廟語意當從序爲郊祀天地之詩蓋康王嗣位行
郊祀之禮故述成王之德尤詳耳
序曰郊祀天地而詩言天不言地者地道無成而代有終
統之于天也中庸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言上帝而
地即在其中郊者南郊北郊也不言合祀則周禮之兩郊
分祀爲是而劉歆合祀之說爲悖既有南郊之祀則郊爲
最重凡所救大雩皆不得擬而後人混合爲一者誤既有
南郊則郊祭地有北郊所謂方丘泰折與郊對舉也若王
社祈報社稷則在國中乃祭土穀之神不與郊對舉者後

人祀北郊于所報之祀皆亦誤

我將

此序不學爲說按之詩文明白無疑蓋文王之配明堂
其祀非一詳見孔疏此乃孟冬十月大饗五帝於明堂而祀之
之樂歌尤爲獨斷

維天其右之右與佑同非神降于牛羊之右言將享誠敬
牲栓博碩天其佑助也祭天用特牛而此兼有羊者文王
爲配得特有羊或曰羊以實柴而燔燎也周禮羊人凡積
供其羊牲先柴而後獻故羊先于牛

伊嘏文王既右饗之祭之將終祝以嘏主人之辭曰維

受福于文王既右我而歆饗之矣我其敢不夙夜畏天之
威于時保有此福按詩凡十句上三句言天中四句言文
王下三句總天與文王言之

時邁

序曰巡守告祭柴望也按武成武王克商歸至於豐受命
於周丁未祀於周廟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此詩乃
告祭所過名山大川之樂章也武成爲告祭之文此乃詔
以入樂之詩也或曰巡守告祭既有此詩何以復有般乎
曰般爲七年時巡告祭於所過之四嶽河海而作此乃初
即位而大告武成其典尤鉅故特爲一詩也武成先告於
皇天后土乃告名山大川故詩首言昊天其子之實右序
有周以明受命代商所天永命之意

時邁其邦謂及時而過其邦凡所過名山大川皆在言下
矣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即武成所謂誕膺天命以撫
方夏也薄言震之莫不震疊即所謂大邦畏力小邦懷德
也柔百神及喬嶽即神克相予以濟兆民也明昭有周式
序在位即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也戢弓櫜矢即偃武修文
放牛歸馬求懿德肆時夏即惇信明義垂拱建治即書以
證詩一一證合若七年時巡祭告則義各有取與武成迥
不合矣詳見本篇

呂叔玉以時邁即九夏中之肆夏而韋昭因之後人據以
爲說夫肆夏尸出入之所奏也故記曰行以肆夏趨以采
齊鄭氏乃曰肆遂也夏大也言遂于大位然則我求懿德
遂于大位其可通乎呂叔玉因經有肆夏之文而爲之說
毋足爲據如以肆于時夏爲肆夏則陳常于時夏非常夏
乎乃呂叔玉又以執競思文二篇與時邁次序相連因以
執競即是繁遏思文即是渠並不有詩文之可證韋昭知
其難通而小變之曰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
渠則尤是臆說國語云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
侯也夫肆夏既爲繁矣何以國語既曰肆夏又曰繁乎執

競既是遏思文既是渠矣何以國語但云肆夏繁不云執競遏思文渠乎其謬顯然毛氏奇齡曰穆叔如晉金奏肆夏之三者謂自肆夏至納夏凡三夏下逮九夏之詩悉已無存樂崩頌不能具也

執競

朱子以此詩為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以昊天一詩例之也但又于時邁篇引呂叔玉之說謂此三篇即九夏中之肆夏節夏納夏則九夏皆周公所作而詩所云成康非成王康王矣周公作九夏何獨闕節夏一篇留待昭王朱子蓋不及細攷而誤引之耳愚既正之前篇而斷此詩必為

昭王時詩但朱子合祭三宗之說不可不詳辨也

朱子合祭三宗之說本之范氏鎮歐陽氏脩而胡紘附諸人疑其不然謂成康非百世不遷之廟何當並祭朱公遷謂三王並祭無其例武王有世室豈昭王以後祭武世室而配以成康歟此不過為朱子彌補之詞夫武世室始于共王之世此詩皆作於周衰之際乎或疑為時祭之詩則時祭必兼四親詩何以不及文王季氏本又指為昭王時以成康祫食於武王廟之樂歌則祫食并不止四親且何當在武王之廟更不通矣不知序本不誤而人自誤也序但云祀武王不言何王之祭則何得為昭王之詩乎昭王

之世武雖未有世室而武為開國之君當新王即位之初禮當專祀祀武王因及成康嗣武之功德詩曰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言能明武王執競之烈也稱成康仍歸重武王非專祀武王而何

武王持自強不息之心故其功烈之盛天下莫得而相競豈不顯乎侭承注了自彼成康承武王之業奄有四方而無競之烈斤斤乎其愈明焉於是武王如在之神祭則降福主祭之禮儀既始終之不倦則福祿之降自穰穰而來反反者返也返復其初也詩文至明首序何當改易乎

思文

南郊之祭以后稷配明堂之祭以文王配上帝一而配之二者推功德以厭天心尊祖正以敬天如配惟一祖則嫌於並天而非以為配矣立烝民即所以配天之功陳常道乃垂文德之本立植立也植立烝民即包粒食在內極者德之至也立我烝民莫非爾德之至其始也貽我來牟係有此與彼界而堯舜之常道司徒之矢陳于中國者不當后稷之所陳文莫大焉故曰思文

會稽范家相蘅洲手學

周頌

臣工

頌皆祭祀之樂章無專戒農官之詩當如古說諸侯春朝于王因助祭而遣之之詩上四句戒其在公之宜敬成者成憲王釐爾以成憲爾當因時宜民來咨而來茹也保介者天子之車右非農官之副凡耕籍祭祀皆在君之左右故以農事相勗也明昭上帝明年豐祭盛皆由成命所致也

或曰助祭而遣諸侯何以但言農事此乃耕籍時戒公卿諸侯大夫之詩也月令九推之禮在孟春正周之莫春也又國語曰農祥晨正王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于籍王即齋宮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祼鬯饗醴乃行及籍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畝此詩蓋祼鬯時歌以戒公卿大夫諸侯者也此說古所未及而與詩義甚合當與序說並存

噫嘻

豐年為秋冬之報此為春夏之祈一祈一報首序不可易也成王即成王誦非成其王業之謂言成王之德既昭假

于上下復專勤于農事率是典農之官致民大發其私田及時而服耕所以秋成稌黍之多如此蓋康王所穀之樂章所天之降康如成王時也

終三十里者萬夫之田即下所云十千維耦也舉一川之眾而天下之服耕者可知私者八家所受之百畝對公田言則謂之私也朱子謂鄉遂無公田故皆謂之私田愚謂天子勸農止及鄉遂耳夫謂天子勸農止及鄉遂可也謂鄉遂之中無公田而皆私田不可也遂人鄉遂之制即匠人都鄙之制原統天下之井田而言非僅王畿之田已詳大田之詩

振鷺

此二王之後來助祭而遣之於廟之樂歌稱之曰客親之曰我欣愛之至也嘉其恐敬之省民勉其夙晉之永終慰勉之勤也辟廱有水而鷺集之詩人因所見以起興取其潔白之意非以客之衣白為興

豐年

序曰秋冬報也鄭氏以為嘗烝祭畢亦云秋冬嘗烝之所歌蓋因詩說耳蘇氏敬曰報者秋祭四方冬祭八蜡之類非烝嘗之祭其曰烝畀祖妣者謂進享先祖皆方社八蜡神功之所致耳曹氏粹中曰秋冬大饗四方八蜡無所不

報同歌是詩非特宗廟方社先農也二家之說當矣蓋嘗祈穀于帝豐年之報亦報上帝一時宗廟百神備洽百禮要歸本上帝故是嘗烝之祭

有瞽

詩曰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又曰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是奏其新定之樂以告于廟特為一祭而非常祭也范氏處義謂合乎祖即是祫祭非是詩非祫祭語氣按月令季春之月擇吉日大合樂孟夏命樂師習合聲樂季冬命樂師大合吹而罷此合於祀正是合樂于祖廟非祫祭也但月令不言祭

田當作朄朄小鼓之在大鼓旁者周禮太師曰奏鼓朄謂先擊小鼓以引大鼓也孔疏經傳無田鼓之名毛傳誤耳朄謂之應亦謂之鞞縣鼓大鼓也有三鼓曰路鼓晉鼓賁鼓夏后氏足鼓殷人楹鼓周人懸之故曰縣鼓足承以趺而楹貫于柱垂于簨虡之間者也晉鼓以鼓金奏此則路鼓也凡樂以金玉二音為重次莫如革以其節樂而用多也肅雝和鳴何言神人威格和平即書云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之意

潛

孔疏冬則衆魚皆可薦春惟鮪薦而無詩祭茲獨斷曰季冬薦魚春薦鮪之所歌則為通用之樂歌矣古之薦魚猶之薦新亦特為一祭

雝

序以為禘太祖之詩太祖后稷也禘太祖則當推舉帝嚳后稷何以止言皇考烈考蓋成王三年喪畢致武王新主于廟而吉禘之詩故曰假哉皇考綏予孝子若有餘慕也朱子本劉向封事改為武王祭文王之詩似不合

周禮樂師及徹帥學士而歌徹鄭氏謂歌雍以徹似雍詩乃為徹俎作矣小師云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徹小師言大祭祀則樂師為大祭祀可知蓋祭有大小而雍徹則一序云禘太祖者舉其大祭而言耳凡祭皆歌雍以徹而詩則作于成王之吉禘非為有司徹特作一詩徹之歌無唯王廟為然諸侯無辟公況乎三家之堂可見詩人取義所在矣薦廣牡而相肆祀其中蠲盡誠敬是以綏假皇考之靈後予孝子又言我皇考之德既宣通明哲而宜人亦允文允武而能后豈獨綏予孝子哉方且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矣

既右烈考亦右文母二句之說非一或以烈考為武王則上文何以曰皇考此又曰烈考況偁子于母之例義亦未安或以烈考為文王則閔予之詩何以稱皇祖不稱烈考

季李氏迂仲曰烈考與皇考無二洛誥明云烈考武王宋
朕恭行廷於此之稱烈考然母與考對太姒爲成王之王
母武王之下始何當與武王對舉乎不知此詩爲吉禘作
也吉禘亦自后稷以下一堂合享上云燕及皇天言下已
包列祖在內矣皇天既所燕及則列祖在天之靈無不燕
及可知此云烈考明指文王以作周受命之功烈言之曰
烈考猶商頌之稱成湯爲烈祖也孫稱祖曰皇祖考豈不
可云烈考哉右曾也言皇考燕及皇天故得長右烈考亦
右文母非細味詩文不明
此詩大饗亦用之仲尼燕居云大饗之禮客出以雍是也

嘉禘祭列辟咸聚大饗列辟亦咸聚周初樂多通用耳取
詩中來雝雝至肅肅之意如振鷺亦用之於徹記曰徹以振羽取
其惡斁胥泯夙夜永終而已
於薦廣牡是天子自薦大牲相予肆祀是諸侯助之陳饌
記曰君牽牲夫人薦盎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牽牲正
是薦牲集注屬之助祭之諸侯誤

載見

序云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孔氏謂周公歸政成王諸侯
來朝因率之以祭武王之廟載始也下文明曰率見昭考
以孝以享其文甚明成王既畢祭廟有烈文一詩此乃歸
政時祭武王之詩
諸侯助祭惟明同建都與新君即位乃六服羣至其餘大
饗大祫亦惟近者咸聚若同制六年一朝則無須年至京
之理其在者畿內同姓之諸侯耳成王歸政與新即位同
故六服畢至也率見者諸侯朝王之後至祭時伯率之以
見昭考非成王之率之也

有客

振鷺美二王之後此詩專美微子武庚滅而奉殷後者唯
微子矣故于其來見周廟而美之非常用之樂歌殷尚白
故微子亦白其馬萋且敬愼之貌當從箋傳

武

左傳武王克商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孔氏曰卒章者
終章之句是以耆定爾功一句自爲一章也然傳又以賚
之敷時繹思爲大武之三桓之綏萬邦屢豐年爲大武之
六則此篇與賚桓同統爲大武之詩而此句特大武之卒
章耳大武六成應有六詩孔疏非也
大武在酌桓賚之先經之次第與左傳不合小序此以此
篇爲大武而酌桓賚之爲大武與否無明文諸說紛然或
曰酌即是勺別是舞名見於內則明不在大武之內孔疏
則取頌之三十一篇摘其告於武王之詩皆爲大武其天

一時邁二執競三有瞽四載見五武第六酌七桓八賚九以爲大武之次然左傳明云賚三桓六武爲卒章此顯然不合也杜預注左傳謂是楚樂歌之次第夫楚子明舉周頌何云楚樂歌不可爲訓按樂記言武之六成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鄭氏曰成猶奏也曲一終爲一成蓋舞人每趨一位則歌一詩以爲舞節分之則武酌桓賚般皆是樂名合之則六詩各爲一成皆大武也其言必有所本且與左傳不相背但今頌次第紊亂非復古樂章之舊耳

姜氏炳璋曰大武舞爲北出詩爲勝殷遏劉言北伐之志即止殺之心統揭六成大旨故爲大武之首章如獨奏此詩亦名爲大武酌爲告成大武於舞爲再成滅商詩爲純熙大介殷滅而武功始成此爲武之再成賚大封於廟也於舞爲三成而南於詩爲敷時繹思克殷反商興滅繼絕大賚之詩也桓講武類禡也于舞爲六成于詩爲綏萬邦婁豐年此成王追述武王之功而凡講武類禡亦歌此詩惟般義無取先儒謂南國既疆之後祀名山大川歌以爲四成之節而五成之章無聞其詩亡也五詩俱大武之章而賚般桓小序不言大武者以武言奏大武酌言告成大武詩俱述章不必更表而出之也其先後失序則秦火之後毛公亦之不易耳夫子編詩六詩俱存今六成之章獨缺考國語伶州鳩謂武王克殷之頌有夷則之羽黃鐘之宮太簇之宮無射之宮說者謂羽近于武宮近于賚宮近于桓亦屬影響要之頌之亡軼豈一二數哉以上臣工之什

閔予小子

此成王除喪而釋服于廟之詩曰予小子曰嬛嬛在疚是三年喪畢餘痛未忘哀慕迫切之詞舊說謂周公居攝成王繼除喪而未得朝廟及七年歸政後乃得廟見此乃歸政後廟見之詩非也周公居攝未嘗即真乃禁嗣王不得廟見其祖何居且成王釋服不于廟而于何地豈公不歸政之時成王不稱天子耶竹書紀年云成王四年春初朝于廟是三年釋服即朝廟也鄭謂竹書不足徵信

敬止二字是文武傳授心法武之承也克孝陟降庭止王是敬止夙夜敬止是自屬其緒序之思非以敬止自居

訪落

序曰謀于廟也謂祀武王謀羣臣于廟中以求治道也將助也言助予以循昭考之道恐予繼此之判渙也紹庭指武王言武王紹文王之在庭其神或上或下時陟降于厥家用昭啓我後人庶幾休美皆得以保明其身哉

曰未堪家多難指武庚之亂也大誥曰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又曰惟予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正是詩意

敬之

此與書之無逸相表裏當是周公所作蓋公率羣臣以進戒于王而王受其戒也首章進戒之詞二章受戒之詞敬之敬之述文王止敬以爲戒故答之曰緝熙于光明卽下所謂顯德行也日就月將是效其緝熙佛時仔肩言賴羣臣之輔弼仔肩時時示以顯德行也

小毖

予其懲而毖後患言自今以往庶其知所懲創也莽蜂之能罔螫桃蟲之化飛鳥天下之患每由忽小以起昔之家難如此今何堪以復見予不敢以今日之事乎爲是樂唯慮後此之復集于蓼爲可虞是在諸臣之弼予哉管蔡祿父之叛原非小事此言其初猶流言之始視之不過如莽蜂桃蟲之小耳

本疏曰鷦鷯小于黃雀其雛化而爲鵰陸璣疏之說亦同此于理自或有之但卽詩意繹之似不必然若曰桃蟲雖名爲蟲而實卽鳥也其翻然而飛可以無所不至喻其不可制之意耳

詩瀋卷十九 九

載芟

此合下良耜與噫嘻豐年同爲一祈一報之詩似無分別鄭氏以噫嘻之祈春夏有事於上帝也載芟則但是藉田社稷之祈豐年之報秋冬報祭于宗廟也良耜則但是秋成社稷之報諸家疑而辨之求析也余考禮之社有二一北郊之社與郊對舉中庸所謂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祭法所謂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是也一是庫門右內之社不與郊對舉專祭土穀之神以句龍后稷爲配祭法又曰王自立社曰王社是也均名爲社而大小不同序云祈社稷者祈年於王社此乃祈穀于王社之樂歌良耜乃秋成報祭王社之樂歌也此詩用於耕籍之後耕籍後卽祈年于王社故序曰籍田而祈社稷也鄭氏本未有誤但誤以庫門內之王社爲大社耳朱子不知其誤而指爲豳頌亦誤再考臣工一詩或指爲耕籍之歌者是耕籍時王方誡飭以戒百官之詩與祈年之歌不同各有所用非重出也

迺年豐收穫之多祭祀之盛而曰匪且有且匪今斯今者道耶意之已然遐歆格於來茲正見祈求之誠不必明言祈穀也集傳不知所用失之矣

詩分四節自載芟至有依其士從耕耘以至饁餉明農務之勤也自有略其耜至萬億及秭從生穀至收穀明年登

之足樂也自烝畀祖妣至胡考之寧因豐收而盛祀祭貽神貺之降也自匪且有且至末援往歲以望今茲大祈求之意也

良耜

良耜之報詩已明言之矣曰殺時犉牡有捄其角記曰天子祭宗廟之牛角繭栗祭社稷之牛角尺有捄其角正是角尺且良耜報賽里社安得用太牢耶犉牡黃牛黑脣也地官牧人陰祀用黝牲今用黃者正禮用黝報功則黃以社是土神故用黃色仍用黑脣也詳見孔疏

詩亦分四節自畟畟良耜至實函斯活播種之事自或來瞻女至黍稷茂止耘耨之事自穫之挃挃至婦子寧止收穫之事末四句報祀之事

絲衣

王者於祭之明日賓尸於廟門外又祭之謂之繹肴尊繹昨日之祭也周謂之繹商謂之肜夏謂之復胙賓尸者以賓禮尊所祭之尸也鄭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天子則在明日又謂之祊楚茨云祝祭於祊是也郊特牲曰繹之于庫門內祊于東方失之矣若繹祭雖輕于正祭然其禮當在廟門外之西夾室不可失也

此與大雅之鳧鷖不同此乃繹祭之正樂鳧鷖則繹而燕公尸之樂故鳧鷖入雅而絲衣入頌凡頌皆正祭之樂

繹祭輕於正祭楚茨曰諸宰君婦廢徹不遲周禮膳夫徹王之胙俎膳夫以士爲之故首以絲衣載弁說也堂者門側之堂爾雅門側之堂謂之塾是也自堂卽自塾也蓋門之內外夾其東西皆有塾一門凡四塾外兩塾南向內兩塾北向也有堂則有基基者門塾之基祭器陳于堂牲物陳于基繇下文言之也自羊徂牛凡陳牲必由小以至大也鼐鼎及鼒先牲體盛和羹次第以舉事凡皆士之行禮之事非同正祭必王親自視濯者與告潔也鼐鼏鼒上中下三等之別爾雅鼎絕大者謂之鼐圜弇上者謂之鼒天

子諸侯有牛鼎大夫羊鼎士則魚鼎豕鼎非用牛者不用鼐士大夫所用不過鼎鼒而已鼐鼎有中用之鼒凡視鼎者舉其鼏此禮文之散見於詩可補儀禮特牲之未備者鄭箋本特牲以自堂徂基爲視壺濯籩豆告潔其自羊徂牛爲視牲告充舉鼎及鼒爲告潔皆宗人爲之郝氏敬曰繹祭殺于正祭牲牢器皿皆因祭之餘有司徹云儐音賓尸俎非別殺牲先夕省視也如王親省則大小宗伯皆從豈越細大夫而用士故鄭旣云繹祭輕故用士然則王又何必親省乎姜氏炳璋曰繹祭于堂肆爛脀鼎俎籩豆之屬無不備具若天子必親省不勝其煩矣有司徹云儐尸俎

卒禁乃升羊豕魚三俎無腊與膚乃設扃鼏陳鼎于門外如初則天子諸侯亦當視此是詩曰旨酒欣欣燔炙芬芬而謂繹有異牲耶詩言絲衣爵弁之士自堂而之基自羊而之牛之牲鼐鼎以烹牲觩觵以盛和羹皆徹之以陳于廟門之外非王之親省也

酌

此大武再成之樂歌儀禮燕禮若舞則勺內則十三舞勺勺或作酌舞曲也酌其時之可不可曰酌時不可則爲十三年之養晦時既可則爲一戎衣之大介也言於鑠王師始則遵養時晦繼則乘時純熙大介而成功皆天之寵我王而受之也蹻蹻哉王之虎臣維王造士之多斯大功所以易成也用是嗣于後世惟是王公之心大白于天下允服其師師之衆實此爲告成大武蓋商既滅其旨顯然

桓

此大武之六成也大功既成繼以大有非天命有在乎唯桓桓之武王保有此如虎如貔之士臣築臣力以克定我厥家其功丕昭于天皇矣哉代商而有天下也此非武之講武類禡也天下定而歸功臣下並以見桓桓之盛烈故左氏以爲是大武之六章樂記所云復綴以崇天子也

賚

此大武三成之樂歌記所謂三成而南也大武之三成舞者由三位以至四位極乎北而反乎南象克商而南還于是封賞頒行于廟而將帥之士皆爲諸侯矣濟濟多士皆文王之貽我而受之者故推文王勤求之心所以敷布于今時者皆尋繹而思其故也我之徂殷維以求百姓之安定而今已定矣因是頒新命以行賞賚爾其可不重繹文王勤求之德哉又以成之

般

序曰巡守而祀四嶽河海蓋時巡祭告之詩天子巡守所至必告祭其方之嶽武王在位七年於庚戌祭告之後初行巡守之禮此其樂歌也與時邁不同時邁是大告武成于所過之名山大川此則巡守告祭于所至之方岳故詩適言其不覆叠此但曰陟其高山隨山喬嶽皆文可以省義也此爲大武之四成記所云四成而南國是疆也或疑詩中不見此意不知南國既疆之後乃行巡守之典祀名山大川何必一一縷舉之乃爲四成之詩乎陟其高山隨山喬嶽言山之或高大或隨長非一狀也隨即長也翕河逆河也河之合流而入海者謂之逆河允猶翕河謂圖河之次第而祭之敷天之下裒時之對謂敷威

德于普天之下裒百神以昭對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也百神懷柔奉若王命是謂時周之命

會稽范家相蘅洲一字雪舲學

魯頌

總論

魯之郊禘非成王之賜伯禽之受其說有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但言魯之郊禘不言成王賜魯郊禘一也明堂位祭統皆出漢儒賜祭之文在漢文分封三王已著其說雖非劉歆僞竄而實未見之經傳不可取信二也自伯禽至魯惠公凡二十二世始請郊廟平王使史角止之使成王賜魯郊禘在先惠公何必請命平王亦安能止之故春秋自隱桓莊以下並無卜郊卜禘有事于太廟之文而僖公八年後遂一一書之可知僭自僖公三也即以詩證之閟宮三章首述分封但云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不言賜祭下乃云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明明指出禘始僖公四也如郊禘始自伯禽何以無頌詩貽後而獨有閟宮一篇即此可見魯之先公無重祭五也考僖公之前惟閔公二年書禘者一乃是吉禘非大禘是賊臣慶父所為正僭亂之漸至僖公遂公言賜祭若固有之僭郊因以僭頌詩曰是饗是宜言外豈無微詞哉後序謂季孫行父請命于周史克作頌考行父于宣公六

年始見于經至襄公六年卒左氏稱其相三君宣成襄而無
私積若僖公時安有行父適周之事史克即里革與行父
同時恐詩命作頌別有其人而傳譌耳然僖之僭郊作頌
即此亦是明證

頌皆祭祀之樂章體皆典重而魯頌專美其君有似變風
變雅是頌之變也僖在魯稱賢君而春秋所書如城項伐
邾取濟西田與夫人姜氏如齊會齊侯其失非一而僭郊
作頌其罪尤大

駉

古者天子諸侯皆重牧事宣王中興雅有考牧衞文渡河

風美騋牝故詩人即就駉牧以美僖公曰思無疆思無邪
猶定之言秉心塞淵即駉牧之用心如是而他可知矣

季氏本曰詩所敘之馬凡十六種毛公謂諸侯六閑馬四
等首章爲良馬二爲戎馬三爲田馬四爲駑馬考經文不
言馬之高下而皆曰牡至于市則曰彭彭伾伾繹繹祛祛
皆言其有力而能勝車未見有四等之分也按三章驒駱
騮雒何未與是戎馬若四章之駰騢驔魚翁亦駑馬可知
彭山說是也

有駜

序曰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李氏迂仲曰僖之賢臣惟季
友臧文仲而已季友不死子般之難文仲有三不仁三不
知安得爲有道乎按三章俱君臣燕樂之詞亦不見稱其
有道意以僖公重農養士上下和睦而美之乎

泮水

序謂僖公能脩泮宮言外已無餘義采芹采藻小大從公
而匪怒伊教當此學校廢弛之日僖能愛賢育才如此可
謂加人一等但詩多溢美耳

平淮夷一事敘至四章之多考僖公十三年從齊桓會于
鹹討淮夷之病杞十六年又從齊桓會于淮討淮夷之病
鄫只此二事皆因人成事他無可考所謂獻馘獻囚及元

龜象齒等語悉非實錄或以七章式固爾猶淮夷卒獲一
句疑爲未定之辭益是強說

按詩凡八章首三章美公之脩泮宮已畢四章美其允文
允武昭假烈祖而曰靡有不孝是美其能紹文武周公伯
禽之業也夫泮宮者伯禽始封于魯之所作非作自僖公
但僖公重脩之耳五章首曰明明魯侯既作泮宮是追敘
伯禽始作泮宮甚明然則獻馘獻囚淮夷卒獲皆敘伯禽
之事無疑矣尙書費誓序曰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
不開作費誓其文曰徂茲淮夷徐戎並興正與作泮宮服
淮夷語語印合蓋追述前勛以美公之能復舊業耳末言

懷我好音來獻其琛意僖公時淮夷尚能脩職貢賂而詩特侈言之

閟宮

閟宮非姜嫄與閟公廟也詩首言后稷太王纘及文武以逮文公三章總言龍旂承祀則非一廟可知況下云春秋匪解秋而載嘗夏而楅衡是時祭也云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孟春郊祀也云周公皇祖亦其福女是祭太祖也其祭非一則廟亦非一蓋僖公大修羣廟故歷舉而美之當從集傳說指羣廟

顧氏辯曰太王當武丁祖甲之世殷道未衰何從翦商詩特本王迹所基而侈言之猶泰誓言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康誥言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也楊氏愼曰說文引詩作實始戩商解云戩福也蓋謂太王始受福于商而大其國不知後人何以改戩作翦曾謂古公之賢而萌后羿寒浞之心乎二說甚明

一章二章自王曰叔父至土田附庸述成王命伯禽之詞自周公之孫以下言僖公郊天配祖之事四章自秋而載嘗至萬舞洋洋言祭之盛禮自孝孫有慶以下言祭之獲福可見僭郊實始僖公詩文顯然李氏迂仲曰春秋書郊多矣皆譏其僭而詩乃美之左氏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

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不知諸侯用郊禘果可以爲禮乎僖三十一年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以四月而卜郊卜至于四安在其爲春秋匪解享祀不忒也哉李安溪詩所曰春秋自隱桓以下不書郊知魯之郊自僖公始其可謂成王之錫周公乎公羊曰魯郊非禮也

龍旂承祀曹氏粹中曰司常言日月爲常王建之交龍爲旂侯建之僖雖僭郊猶以龍旂承祀不建太常甚明乃明堂位直曰日月之章則又過矣按詩明著此四字言建龍旂者乃祭上帝而配之曰是饗是宜是美郎爲諷也

魯之禘與周微異萬氏斯同曰公羊傳于文二年八月大事于太廟曰大祫也大祫卽禘也又曰毀廟之主陳于太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則下及羣祖與天子同推所自出與天子異明堂位言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大廟言禘禮止言周公則不推所出也此詩既曰周公又曰皇祖朱子曰皇祖羣公也合已祧未祧之主其爲禘可知不言文王不推所出也

集傳曰白牡爲周公之牲騂剛爲魯公之牲周公有王禮故不敢與文武同魯公則無所嫌故用騂剛羅氏長源曰周牛以騂而魯牛以白此明僭郊而自爲之制也嚴氏粲又曰從殷之白所以自比于宋也皆似未確竊疑白牡騂

剛者猶曰易白牡爲騂剛云爾無甚深義無庸詞費

三壽作朋鄭氏謂是三卿或據令妻壽母合成風聲姜與僖公爲三皆非王氏厚齋曰晉姜鼎銘云保其孫子三壽是利則三壽乃古語也但未知何解

詩中事實惟膺戎狄無考其四年從齊桓伐楚問召陵謂之懲荊舒也可邾莒在魯之東而近海世與魯相爭僖元年敗邾師于偃十月敗莒師于酈二十二年伐邾取須句謂之荒大東也可徐素服于魯踰息繹即至于徐十四年楚人伐徐公孫敖帥師會諸侯救徐是荒徐宅也徐即南夷而在淮南非及彼南夷乎詩人因公大祀而先述先公所以保世滋大之由美公能敬承先志克復舊宇至于眉壽無有害非盡虛詞但不免過于誇大耳

商頌

總論

國語云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太師以那爲首名頌頌之美者周用六代之樂故太師有之正考父爲戴公大夫宋白微子至戴公僅十世而禮樂廢壞至于名頌無存非正考父則不可復問矣夫子取以附魯頌之後斷無刪去七篇之理已詳卷首

商頌之文較周頌反似平易者周人尚臭殷人尚聲尚聲則音曲宛轉節拍紆徐所以格神明而發幽渺者盡在乎斯不可不知

商有三宗今惟中宗高宗而太宗則無三宗皆中興之主其廟百世不遷必有專頌而獻之矣

那

那爲殷人尚聲之証通篇皆言聲樂中間於赫湯孫穆穆厥聲二句尤極分明首曰置我鞉鼓奏鼓簡簡即記云讙以動衆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乃樂之始作也毛氏謂鞉乃樂之成非是詩分三節首節是樂三闋然後出迎牲求神之事二節牲既入行九獻仍以鞉鼓爲節第三節是九獻之終金奏交作而萬舞在庭矣節次如繪

或曰記所謂尚聲特未迎牲先奏樂耳此詩貫祭之始終豈是未迎牲之樂且臭味殷豈不重不見烈祖之重言和羹元鳥之重言大糦乎曰臭味之重何論殷周但殷尤以聲是尚耳就此篇繹之臭味未成先以蕩滌其聲既成則鞉鼓與管音並作而結之以依我磬聲但言聲不言味非尚聲之明証而何

奏鼓簡簡以下樂之音節至繁詩難悉舉故但以革竹二音括之而八音之克諧可知既和且平兼衆音而言非專指鞉鼓也

鏞鼓有斁之鏞當兼有鐘磬在內周禮鏄有頌鐘笙有頌
笙磬亦有頌磬頌即鏞也與歌聲相間
周樂之不同于殷者在乎音容儀奏之繁殺不在乎條理
始終之差別故曰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郊特牲曰
禘有樂而嘗無樂今此詩專言聲而曰顧予烝嘗湯孫之
將則殷人秋嘗有樂甚明此其與周異者也若其作樂之
條理大抵無甚懸殊耳

烈祖

此序以為祀中宗之詩其首稱烈祖毛傳無明文鄭氏謂
指成湯其下及爾斯所之所指主祭之時王歐陽公謂烈

祖自太甲至紂皆是詩云烈祖即指中宗及爾斯所指助
祭言其說與鄭不同蓋以中宗為殷三宗之一功烈顯盛
其稱為祖者如丙以甲為祖戊又以丙為祖也此於烈祖
為創解而要皆為祀中宗之詩夫中宗為湯之四世孫有
桑穀之異復興商業其廟百世不遷特祀固宜但詩無明
文可據而鬷假思成等句又與烈祖同是以朱子改為祀
成湯之樂而諸家多執序說不從今按那主於樂此主於
味那無所祈此言豐穰降康似那為迎牲之詩此乃
迎牲後歆神之詩朱子改此非無故也
清酤者祼神之清酒載設也殷人先合樂以求神于陽而
後迎牲迎牲而後祼非如周之祭先祼地以求神于陰而
後迎牲也蓋聲陽也味陰也孔氏曰殷周之禮先後雖異
而作樂行祼相去亦無幾是知殷祭亦未嘗不祼故曰既
載清酤是祼也曰賚我思成是祼在後也
和羹鉶羹也晏子曰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
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是和
羹也特記門儀禮載祭祀熟享始言羹定蓋以羹熟為
節然後行禮即戒平之謂按禮曰納牲詔于庭血毛詔于
室羹定詔于堂是羹定在納牲啓毛之後也既戒既平在
行禮之先而詔羹則在腥熟之時于禮為五獻

玄鳥

序祀高宗明見詩文朱子以武丁孫子為主祭之爵則是
祖甲之祀祖庚矣考祖庚之有武功不見書傳而武王非
商家世襲之號疑若難從且主後王說則自武王靡不勝
以下皆為言已之武德于義尤為難安嚴華谷辨之當矣
首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雖無吞卵之文而顯有降命之
語故愚以為遺卵流娥事或有之但不過聖人降生之祥
耳簡狄吞卵自仍進御而生契詳見生民之詩
方命一句承上武湯說下言自武湯正域四方以後商之
先后繼起者俱能奄九有而受命不殆至于武丁之為孫

子而命猶在也武丁之爲孫子于武王之遺業靡不克勝
故使今者諸侯咸來助祭祀事之孔明如此其文甚明稱
武丁者商人尚質廟中不諱名也
邦畿千里二句又承武王靡不勝言之言武丁中興之功
與武湯正域四方無異今日之祭四海來假肉景山四周
之大河以至亳都可卜殷之受命咸宜雖百世猶未艾耳

長發

序曰長發大禘也朱子承趙伯循解大傳之誤謂配唯始
祖一人不及羣祖詩中兼及相土明非大禘因改是詩爲
大祫今詳考唐宋元明諸儒禘祫不同之說而折衷之知

禘祫本無二祭禘非單祭始祖不及羣祖而序不可易也
按禮大傳及喪小記皆曰禮不王不禘大傳不王不禘下
接言之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
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馬端臨謂
禮文止言一祭是但天子及其祖之所自出諸侯祭止太
祖大夫士見知于君許之祫則干祫及其高祖共是合祭
祖宗但所及有遠近耳蓋天子五年之殷祭謂之大禘其
禮獨隆諸侯無大禘其合祭祖宗但可謂之祫不可謂之
禘趙氏泥于祖之所自出一語遂謂配唯始祖一人不及
羣祖不知始祖以下皆祖也記曰以其祖配之不包有羣祖

乎長發之合祭祖宗正是大禘非大禘之外別有大祫也
自朱子誤信趙氏以之注論語并因之以改序而楊信齋
諸人推廣其意附會禮文以成其是謂禘爲大祭不與祫
混皆于禮不合也且夫祫禘何以本無二祭也禘非王者
不舉祭法曰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國語曰有虞氏禘黃
帝而祖顓頊其制蓋始于有虞而三代因之爾雅曰禘大
祭也即公羊傳所謂五年殷祭是也合毀廟未毀廟之主
皆升合食于太廟是之謂禘其文從示從帝蓋帝祭之稱
又以審視昭穆爲義也若夫祫之爲祭于經不數見自大
傳大夫士干祫外唯曾子問有祫祭于祖王制有祫嘗祫

烝之文乃是時祭時祭亦合祭羣廟所以謂之祫其他別
無祫祭而春秋文二年有事于太廟公羊獨曰大事者何
大祫也而大祫之名始見于是禮緯有三年一祫五年一
禘之說而韋元成謬解公羊遂謂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
祫漢光武詔問羣臣禘祫之禮張純郎據緯書以對康成
篤信緯書遂謂祫大禘小王肅張融孔晁諸人又謂祫小
禘大聚訟紛如而禘祫分以爲二矣不知公羊氏解大事
爲大祫者以禘之合祭爲特大特發一義以補諸經所未
及耳祫之文從示從合凡合祭皆謂之祫通于上下故大
夫士亦可干祫及其高祖也孔氏穎達曰取其序昭穆謂

之禘取其合羣祖謂之祫杜預以左傳無大祫因以經之
大事即爲禘孔氏又曰祫即禘也皆不易之論也夫祭不
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古者月有祭月有享時有類歲有
祀可謂勤矣若三年一祫五年又一禘不幾煩且數而非
所以敬祖乎漢元帝始剏爲五年祫祭而不行禘禮司馬
彪謂即禘祭章懷太子亦云祫即是禘然則禘不當改爲
祫明矣長發之詩決當從序不當從朱子爲大祫也
禘祭有混于大禘者二入主免喪即吉致新主入太廟而
遷主當遷入祧廟因大祭而審昭穆之序謂之吉禘三年
即吉而行之如春秋閔二年書吉禘于莊公是也或疑禮

無吉禘明文閔之禪祭適當時禘之期故合兩祭爲一再
不知閔之吉禘喪服猶未闋也春秋所以譏之而書于經
況竹書紀年稱康王三年吉禘于先王顯有可証且雍非
吉禘之詩乎此其一也天子諸侯四時之祭春曰礿夏曰
禘秋曰嘗冬曰烝謂之時禘散見于禮文及春秋者非一
如春秋昭十五年春禘於武公定八年冬禘于僖公皆時
禘也鄭康成謂王制所言是殷禮若周之時祭改夏禘爲
礿矣故詩曰禴祠烝嘗也按郊特牲亦曰春禘而秋嘗鄭
指爲殷禮並無明證若春秋定公冬烝于僖公何以云冬
禘乎似礿祠烝嘗通可名之曰禘故曰時禘也此又其一

也吉禘時禘皆兼羣廟雖俱名曰禘而其禮皆殺於大禘
毛氏奇齡曰吉禘亦稱吉祫公羊曰大事者何大祫也商
頌元鳥注曰祀者祫也其義一也時禘亦稱時祫王制天
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
犆者特也天子以春礿爲特祭而禘嘗烝皆合祭諸侯不
然礿固特祭而禘則一年特一年祫是時即爲祫非時之
外又別有祫也是故大禘非吉禘時禘可得混也近時四
明萬充宗著學禮質疑其辨禘祫爲一事尤極詳明但斷
以大禘即爲時禘亦足悞人故爲之辨而附於後
萬氏充宗曰大禘即時禘也大傳喪小記所言不王不禘

皆指時禘不但禮文並無吉禘亦並無大禘可證凡禘歲
舉必以午月蓋夏祭之禘乃時祭中最大之禮春秋一一
可證也其說凡數千言不可悉載夫時祭乃每歲之常祭
大禘乃五年之大典今謂天子無大禘而但有時禘舉經
傳一禘而空之其悞後學不淺矣按祭統曰夏祭曰禘時
陽盛也其取義不過如此今以不王不禘爲不王不作時
陽之祭可乎古者諸侯時祭亦名爲禘王制曰諸侯礿則
不禘禘則不嘗又曰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是也豈諸侯
與王者之重祭同乎記何以云不王不禘乎大禘惟魯僭
行他國未見妄干唯時禘通於侯國若時禘即是大禘則

魯僖非僭矣非背傳且以背經乎萬氏特以中庸言禘嘗之義與郊社對舉取以爲時禘即大禘之證不知中庸以禘嘗對郊社者承上文脩其祖廟三節皆指時祭而言也執其偏見欲以改古王之盛典學者毋信其謬也

詩首云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是禘所自出之帝也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相土是昭明之子契之孫自契至湯凡十四世(國語)此詩作于湯崩之後是相土早爲毀廟之主而合祭於廟此合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廟也末章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此大禘之時功臣與祭盤庚所云茲予大享先王爾祖其從享之是也

契與禹同爲堯臣而詩曰禹敷下土方有娀方將者言司徒之命在禹平水土之後乃推言契受命之始也或云禹既平水土是時有娀方大乃立其女而生契不但年分相去遠甚似契爲堯所生之子矣

幅隕既長讀如員與圓同詩緝曰自其直方言之曰幅自其周圍言之曰員有娀方將言脩狄方將往爲帝嚳之妃天已立子氏之姓而生商矣

元王桓撥毛傳桓大也撥治也言五品不遜百姓不親契爲司徒而大治之而大國小國皆達其道也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齊渠也曰躋者日新又新也上帝是祇正聖敬日躋之實帝命式于九圍性民歸於一德也萬鏡不絿不剛不柔允執厥中也小球大球大國小國所執之瑞綴旒以喻諸侯之心如旌旗之旒綴之于緣也(旒之下垂者爲旒衆旒所著爲綴)小共大共唯正之供駿大厖厚也爲下國大其恩澤薄取于下而不傷其財也

殷武

高宗當帝乙之世親盡當祧以中興功高百世不遷此新廟既成而祭之樂歌

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古注謂即荆楚南人尚鬼故曰鬼方匡衡引商邑翼翼四句曰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蓋自成湯時早已內屬至高宗而復叛也高宗三年中伐非一次非是頓兵三載此其最後蕩平之舉耳百濮羣蠻之地林莽深菁其人隨服隨叛非窮其巢穴不足以安反側故必罙入其阻以彰撻伐

來享來王享入貢也王來朝也非近者以時聘享遠者亦來終王之謂孔疏曰遠夷父死子繼及嗣王即位乃來朝于王其非來朝之日凡遇歲貢則有貢獻蓋待戎狄之禮當如此亦不必以要荒分二等

三章舉天命以㬥人謂天既命爾衆君設此都邑于禹所底績之所必時以自戒歲時來脩朝貢謂天其底勿予我

以禍適乎爾于稼穡之事尤當盡心匪懈此正天所以命爾以主民者也

寢廟之成非高宗之脩之也此所重在威德之遠服與閟宮不同集傳謂立高宗百世不遷之廟據史記也乃是祀高宗之詩